

郑振鐸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郑振铎全集

第一卷

小说



花 山 文 艺 出 版 社

第一卷说明

本卷是作者小说专集，末尾附加了两个作者早期创作的现已鲜为人知的活报剧。

三个小说集均为作者亲自编定：

《家庭的故事》一九二八年上海远东图书公司初版；一九五九年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郑振铎文集》第一卷，本卷据此版本。

《取火者的逮捕》一九三四年上海生活书店初版；一九五九年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郑振铎文集》第一卷，本卷据此版本。

《桂公塘》一九三六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初版；一九五九年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郑振铎文集》第一卷，现即据此版本。

"集外"收《惊悸》、《平凡地毁了一生》、《一个不幸的车夫》、《向光明去》、《陈士章传》、《漩涡》、《王秀才的使命》、《风涛》、《访问》、《汨罗江》等十个短篇。其中《向光明去》、《漩涡》、《访问》、《风涛》、《汨罗江》等五篇曾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郑振铎文集》第一卷；另外五篇均本卷所增，散见于二三十年代的《晨报》、《文学》等报刊；《一个不幸的车夫》则最早刊于作者就读的铁路管理学校《毕业纪念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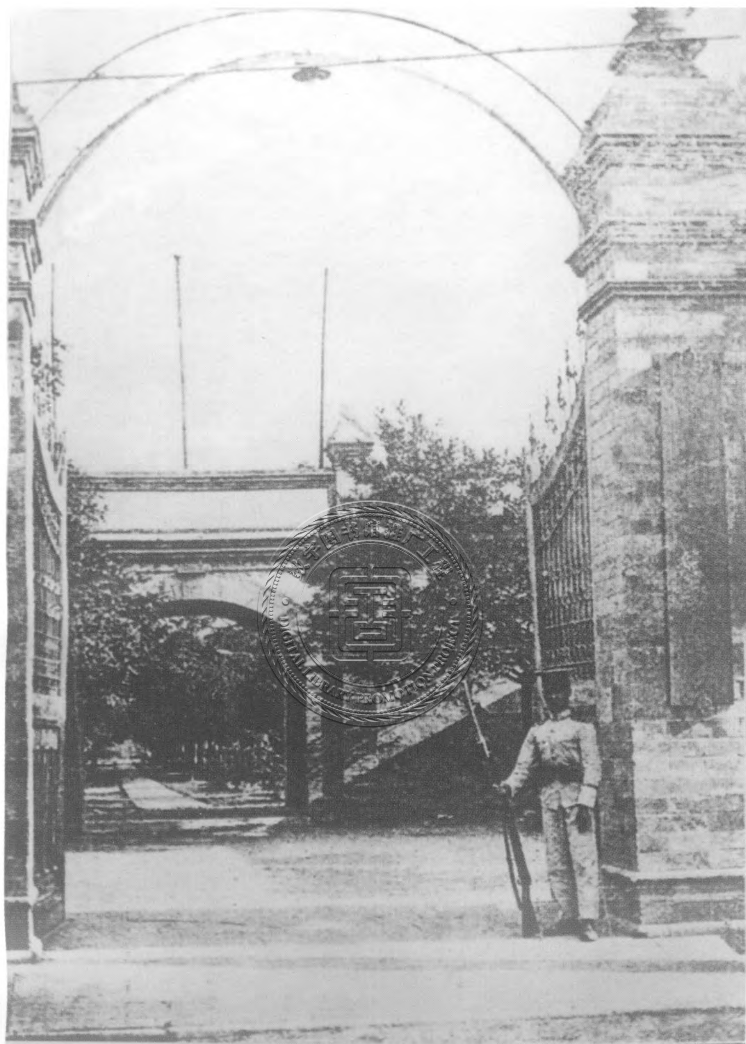
《秋晨》与《春的中国》两个活报剧，是目前所知作者仅有的两个小剧本创作，因无法独自成卷，故编在本卷之末尾。



郑 振 铎



郑振铎之母郭氏



郑振铎曾经就读之北京铁路管理学校（今北方交大）大门



1920年，郑振铎与铁路管理学校同学合影。右一为郑振铎。



1920年，郑振铎与好友瞿秋白等人合影。左一：瞿秋白，左二：郑振铎，左五：耿济之。

出 版 说 明

郑振铎先生是我国现当代著名学者，《郑振铎全集》出版尚属首次。尽管编者已尽全力收集整理，但由于历史变迁，战火结连，运动频仍，郑振铎先生著作的毁劫和散佚是在所难免，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毁者已毁，希望散佚的篇什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能重新发现，届时再作增补，乃幸事矣。

郑振铎著译单行本版本较多，且出版时间不一，年代久隔，因此字词句读的使用以及译文中人、地、书名等等的译法较为混杂。全集的编纂是以这些单行本为基础，为了保存原文原貌，除明显错讹之处外，一般不作修正和规范；极必要处，编者作了简明的注释。

由于种种原因，有些词汇现已扬弃不用。但凡这些词汇在文中出现，便加用引号，文内不再另作说明。

《郑振铎全集》篇帙宏巨，校勘工作繁杂，由于编校人员水平所限，会有粗疏和错漏之处。我们衷心期待着读者和专家的指教和帮助。

花山文艺出版社

1998 年 7 月 1 日

编者的话

“编一套父亲的全集”这是我多年的夙愿。近些年，我在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编父亲文集期间，曾有几家出版社，先后登门来和我商谈出版父亲全集的事。但，由于种种原因，这几家出版社，一直议而未决，未能给我一个肯定的答复。而正当其中的一家出版社，给我来信，表示将来人进一步商谈时，河北花山文艺出版社刘英民同志——约去年五六月间——给我来了信——我和他素昧平生，他是几经辗转，才和我取得联系的——说是他们出版社决定要出版“郑振铎先生的全集”，并且说，这也正是他多年的心愿。信中言辞恳切真诚，表达了他和出版社领导要出好这套全集的一片真情。我为这封虽只是一张纸却感到沉甸甸的信所深深感动！我对“花山”并不熟悉，但他们几年前出版的《艾青全集》我是看到过的，并听说此书还得了国家图书奖提名奖，因此，我对他们的图书质量，还是有所了解的，于是我当即写了两封信，一是告诉上面提到的那家出版社，请他们不必再派人来；一是写给英民同志，表示愿意和他们合作，并很快就草拟了一个提纲给他。不久，花山文艺出版社李津生副总编和编辑小李（艳明）同志就风尘仆仆，长途驱车来舍下商谈细节问题，此事当场

便敲定了；又过了没多久，小李同志又冒着盛夏酷暑，汗流满面地来和我正式签订了“合同”。于是，我的工作就从签订合同的一九九五年七月一日正式“开工”了。我为花山文艺出版社这种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和他们所表示的对我的一种信任感所深深感染，并且很受鼓舞！决心要把这套全集编好，以不辜负他们对我的重托！

当时，我正患严重的痔瘘，两度住院手术。所以，我的搜集整理工作是断断续续进行的。幸好能得到医生的谅解，尽可能“放假”让我回家；又幸好有一些热心朋友的帮助（如帮我去图书馆和一些出版社查找资料，以及复印、打字、抄写等），总的来讲，“全集”的“工程”进展是顺利的。历时近十个月，到今天为止，此项“工程”终告竣工了。看到自己身边一摞摞，在忍受着手术后伤痛整理完成的书稿，想到多年的夙愿即将成为现实，将可告慰于父亲的在天之灵了，此时此刻的心情是难以言喻的，而伤口的疼痛早已抛到了九霄云外……

作为一位作家兼学者，父亲素以“杂家”著称，这是指他治学的涉猎面广而言，因此他的全集就体现了一个“杂”字。粗略的约可分为：小说、诗歌、散文、杂文、文学杂论、政论、文学史、古典文学研究、古代戏曲研究、童话、寓言、文物、考古、美术、古代版画、目录学、版本学、外国文学史以及翻译作品等近二十大类。这在我国现代作家和学者群体中，是不多见的（他编的书和各种图籍还不算在内）。

这套全集共二十卷，总字数约八百万字左右，几乎囊括了父亲一生的全部著作和译作以及讲学、演讲等记录稿，还有书信及日记等等。这里编者之所以用了“几乎”二字，是由于编者限于水平（如我对父亲的了解和对他著作的全面掌握等等）和种种条件（如经历了十年浩劫，很多资料都找不到了），这套“全集”

的有些遗漏是在所难免的。而且有些将来也许可能补充，有些是永难弥补了（譬如，家中的“片纸只字”包括一些书信日记等就在康生授意下，被人毁掉了[1]）。这也正是编者所最感遗憾和对读者深深歉疚的！同时，也企望知情人及专家们多多指教，或是提供有关文章之线索，以便以后有机会再加以补充，使“遗憾”尽可能少一些。

为尊重原著，保持原文风貌，编者在搜集整理过程中，除作了必要的校订和对个别由于作者笔误或排印上的错误加以改正外，一般对原文不作任何改动。

必须一提的是，由于编者的中国古典文学和外文水平有限，有些书稿中的疑难问题，分别请教了有关专家。如古典文学请教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部编审陈建根，俄文请教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外文部编审卢永福，德文则请教了中国社科院外文所高中甫……得到了几位先生的热情指教，谨在此致以由衷的感谢！

还需要说明的是，全集中涉及到外国人名、书名、地名的，由于译音和今天不尽相同，有些会使读者费解；但本着保持原著风貌的原则，编者除对少数译音和现今差异较大的著名作家，如“嚣俄”（雨果）、“贵推”（歌德）、“法乌斯特”（《浮士德》）等，不改动原文，但作些必要的注释外，一般对差异不大者，既不动原文，亦不加注，如“普式金”、“高尔该”、“墨司科”等，多数读者均一看便可明了的。

最后要交待一下的是，作者的许多著作，原本都是有插图

---

① 此事背景复杂，非三言两语所能说清。先父日记本就不全。如他二十年代后期，旅欧期间的日记（近两年）因屡次搬迁，后整理出版的《欧行日记》如他自己所说，只是“半部之半”，其余四分之三均丢失；而其他日记（本也是不全的），经此“劫”后，只有四十年代的还较为“完整”些，当然，这亦是与其他年代日记相对而言的。

的，但由于当时的印刷水平不高，作者的《近百年古城古墓发掘史》、《俄国文学史略》、《太戈尔传》以及儿童文学的“图画故事”中的黑白插图，原本较为模糊，翻印后，将会是黑糊糊一片，因此只得忍痛割爱了；至于对《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和《文学大纲》中，由作者亲自精选的插图，则尽可能全部保留。

现在“书”将要问世了。我代表我亲爱的父亲，万分感谢花山文艺出版社通力合作，使本全集得以顺利地呈现在世人面前。但，同时也使我惴惴不安的是，这套书出版后，将会是个什么样子？能否受到读者的欢迎？这是我所期待着的答案。

郑尔康于京寓玄览堂

一九九六年四月廿一日

目　　录

·小　说·

家庭的故事

取火者的逮捕

桂公塘

集外

·活报剧两则·

小　　说

家庭的故事

自　　序

我不曾写过什么小说。这一个集子中所收的不过是小小的故事而已。其中有几篇是前三四年写的；一大部分则于去年八月，旅居巴黎的时候写成。我在巴黎的生活，除了几次特约几个朋友到郊外的宫堡去以外，白天不是到国立图书馆，便是到洛弗博物院。到了晚上，也有几次上歌剧院，也有几次坐坐孟巴那斯的咖啡馆，但在家的时候最多。因此，便在斗室的灯下，随意的写了那几篇故事。其总名，原来定为《家庭的故事》，发表时却各以篇名为名，并没附上这个总名。

中国的家庭，是一个神妙莫测的所在。凭我良心的评判，我实在说不出它究竟是好，还是坏，更难于指出它的坏处何在，或好处何在。但从那几篇的故事中或可以略略看出这个神妙莫测的将逝的中国旧家庭的片影吧。

我写这些故事，当然未免有几分的眷恋。然而我可以说，他们并不是我自己的回忆录，其中或未免有几分是旧事，却决不是旧事的纪实。其中人物更不能说是真实的。或者有人看来觉得有些像真实者，那是因为这种型式的人，到处都可遇到，所以他们便以为写的像他或像她。其实全不是那末一回事。我写的是旧家

庭的“积影”，其中的人物也都是“积影”，决不曾影射过某人某人，或影射过某事某事。如果有人要为这些故事做索隐，其结果恐怕也将等于《红楼梦》索隐之类的“一无是处”。

我生平最恨黑幕派的小说或故事，当然自己决不会写出有“索隐”的可能的故事来!

我对于旧家庭，旧人物，似乎没有明显的谴责，也许反有些眷恋。这一点，看书的人当然是明白的，许许多多的悲剧，还不都是那些旧家庭酝酿出来的么？不过假定他们是“坏的”，或“不对的”，那是他们本身的罪恶么？

我应该在此谢谢叶圣陶君，他为我校正了好多地方；还要谢谢徐调孚君，他为我收集了这末一册我自己没有工夫去收集的。其他还有几位督促我出版本书的，也要在此总谢一声。没有他们的督促与鼓励，本集是不会与读者相见的；在其中，老舍君是特别要举出的。

1928年10月24日在上海

猫

我家养了好几次猫，结局总是失踪或死亡。三妹是最喜欢猫的，她常在课后回家时，逗着猫玩。有一次，从隔壁要了一只新生的猫来。花白的毛，很活泼，常如带着泥土的白雪球似的，在廊前太阳光里滚来滚去。三妹常常的，取了一条红带，或一根绳子，在它面前来回的拖摇着，它便扑过来抢，又扑过去抢。我坐在藤椅上看着他们，可以微笑着消耗过一二小时的光阴，那时太阳光暖暖的照着，心上感着生命的新鲜与快乐。后来这只猫不知怎地忽然消瘦了，也不肯吃东西，光泽的毛也污涩了，终日躺在厅上的椅下，不肯出来。三妹想着种种方法逗它，它都不理会。我们都很替它忧郁。三妹特地买了一个很小很小的铜铃，用红绫带穿了，挂在它颈下，但只显得不相称，它只是毫无生意的，懒惰的，郁闷的躺着。有一天中午，我从编译所回来，三妹很难过的说道："哥哥，小猫死了！"

我心里也感着一缕的酸辛，可怜这两月来相伴的小侣！当时只得安慰着三妹道："不要紧，我再向别处要一只来给你。"

隔了几天，二妹从虹口舅舅家里回来，她道，舅舅那里有三四只小猫，很有趣，正要送给人家。三妹便怂恿着她去拿一只

来。礼拜天，母亲回来了，却带了一只浑身黄色的小猫同来。立刻三妹一部分的注意，又被这只黄色小猫吸引去了。这只小猫较第一只更有趣，更活泼。它在园中乱跑，又会爬树，有时蝴蝶安详地飞过时，它也会扑过去捉，它似乎太活泼了，一点也不怕生人，有时由树上跃到墙上，又跑到街上，在那里晒太阳。我们都很为它提心吊胆，一天都要“小猫呢？小猫呢？”查问得好几次。每次总要寻找了一回，方才寻到。三妹常指它笑着骂道：“你这小猫呀，要被乞丐捉去后才不会乱跑呢！”我回家吃中饭，总看见它坐在铁门外边，一见我进门，便飞也似的跑进去了。饭后的娱乐，是看它在爬树。隐身在阳光隐约里的绿叶中，好像在等待着要捉捕什么似的。把它抱了下来，一放手，又极快的爬上去了。过了二三个月，它会捉鼠了。有一次，居然捉到一只很肥大的鼠，自此，夜间便不再听见讨厌的吱吱的声了。

某一日清晨，我起床来，披了衣下楼，没有看见小猫，在小园里找了一遍，也不见。心里便有些亡失的预警。

“三妹，小猫呢？”

她慌忙的跑下楼来，答道：“我刚才也寻了一遍，没有看见。”

家里的人都忙乱的在寻找，但终于不见。

李嫂道：“我一早起来开门，还见它在厅上。烧饭时，才不见了它。”

大家都不高兴，好像亡失了一个亲爱的同伴，连向来不大喜欢它的张婶也说：“可惜，可惜，这样好的一只小猫。”

我心里还有一线希望，以为它偶然跑到远处去，也许会认得归途的。

午饭时，张婶诉说道：“刚才遇到隔壁周家的丫头，她说，早上看见我家的小猫在门外，被一个过路的人捉去了。”

于是这个亡失证实了。三妹很不高兴的，咕噜着道："他们看见了，为什么不出来阻止？他们明晓得它是我家的!"

我也怅然的，愤恨的，在诅骂着那个不知名的夺去我们所爱的东西的人。

自此，我家好久不养猫。

冬天的早晨，门口蜷伏着一只很可怜的小猫。毛色是花白，但并不好看，又很瘦。它伏着不去。我们如不取来留养，至少也要为冬寒与饥饿所杀。张婶把它拾了进来，每天给它饭吃。但大家都不大喜欢它，它不活泼，也不像别的小猫之喜欢顽游，好像是具着天生的忧郁性似的，连三妹那样爱猫的，对于它也不加注意。如此的，过了几个月，它在我家仍是一只若有若无的动物。它渐渐的肥胖了，但仍不活泼。大家在廊前晒太阳闲谈着时，它也常来蜷伏在母亲或三妹的足下。三妹有时也逗着它玩，但没有对于前几只小猫那样感兴趣。有一天，它因夜里冷，钻到火炉底下去，毛被烧脱好几块，更觉得难看了。

春天来了，它成了一只壮猫了，却仍不改它的忧郁性，也不去捉鼠，终日懒惰的伏着，吃得胖胖的。

这时，妻买了一对黄色的芙蓉鸟来，挂在廊前，叫得很好听。妻常常叮嘱着张婶换水，加鸟粮，洗刷笼子。那只花白猫对于这一对黄鸟，似乎也特别注意，常常跳在桌上，对鸟笼凝望着。

妻道："张婶，留心猫，它会吃鸟呢。"

张婶便跑来把猫捉了去，隔一会，它又跳上桌子对鸟笼凝望着了。

一天，我下楼时，听见张婶在叫道："鸟死了一只，一条腿被咬去了，笼板上都是血。是什么东西把它咬死的?"

我匆匆跑下去看，果然一只鸟是死了，羽毛松散着，好像它

曾与它的敌人挣扎了许久。

我很愤怒，叫道："一定是猫，一定是猫！"于是立刻便去找它。

妻听见了，也匆匆的跑下来，看了死鸟，很难过，便道："不是这猫咬死的还有谁？它常常对鸟笼望着，我早就叫张婶要小心了。张婶！你为什么不小心？"

张婶默默无言，不能有什么话来辩护。

于是猫的罪状证实了。大家都去找这可厌的猫，想给它以一顿惩戒。找了半天，却没找到。我以为它真是"畏罪潜逃"了。

三妹在楼上叫道："猫在这里了。"

它躺在露台板上晒太阳，态度很安详，嘴里好像还在吃着什么。我想，它一定是在吃着这可怜的鸟的腿了，一时怒气冲天，拿起楼门旁倚着的一根木棒，追过去打了一下。它很悲楚的叫了一声"咪呜！"便逃到屋瓦上了。

我心里还愤愤的，以为惩戒得还没有快意。

隔了几天，李嫂在楼下叫道："猫，猫！又来吃鸟了。"同时我看见一只黑猫飞快的逃过露台，嘴里衔着一只黄鸟。我开始觉得我是错了！

我心里十分的难过，真的，我的良心受伤了，我没有判断明白，便妄下断语，冤苦了一只不能说话辩诉的动物。想到它的无抵抗的逃避，益使我感到我的暴怒，我的虐待，都是针，刺我的良心的针！

我很想补救我的过失，但它是不能说话的，我将怎样的对它表白我的误解呢？

两个月后，我们的猫忽然死在邻家的屋脊上。我对于它的亡失，比以前的两只猫的亡失，更难过得多。

我永无改正我的过失的机会了!

自此，我家永不养猫。

1925 年 11 月 7 日于上海

风　　波

楼上洗牌的声音瑟啦瑟啦的响着，几个人的说笑、辩论、计数的声音，隐约的由厚的楼板中传达到下面。仲清孤寂的在他的书房兼作卧房用的那间楼下厢房里，手里执着一部屠格涅夫的《罗亭》在看，看了几页，又不耐烦起来，把它放下了，又到书架上取下了一册《三宝太监下西洋演义》来；没有看到二三回，又觉得毫无兴趣，把书一抛，从椅上立了起来，微微的叹了一口气，在房里踱来踱去。壁炉架上立着一面假大理石的时钟，一对青磁的花瓶，一张他的妻宛眉的照片。他见了这张照片，走近炉边凝视了一会，又微微的叹了一口气。楼上啪，啪，啪的响着打牌的声音，他自言自语的说道："唉，怎么还没有打完!"

他和他的妻宛眉结婚已经一年了。他在一家工厂里办事，早晨八九点时就上工去了，午饭回家一次，不久，就要去了。他的妻在家里很寂寞，便常到一家姨母那里去打牌，或者到楼上她的二姊那里，再去约了两个人来，便又可成一局了。

他平常在下午五点钟，从工厂下了工，匆匆的回家时，他的妻总是立在房门口等他，他们很亲热的抱吻着。以后，他的妻便去端了一杯牛奶给他喝。他一边喝，一边说些在工厂同事方面听

到的琐杂的有趣的事给她听：某处昨夜失火，烧了几间房子，烧死了几个人；某处被强盗劫了，主人跪下地去恳求，但终于被劫去多少财物或绑去了一个孩子，这些都是很刺激的题目，可以供给他半小时以上的谈资。然后他伏书桌上看书，或译些东西，他的妻坐在摇椅上打着绒线衫或袜子，有时坐在他的对面，帮他抄写些诗文，或誊清文稿。他们很快活的消磨过一个黄昏的时光，晚上也是如此。

不过一礼拜总有一二次，他的妻要到楼上或外面去打牌去。他匆匆的下了工回家，渴想和他的妻见面，一看，她没有立在门口，一缕无名怅惘便立刻兜上心来。懒懒的推开了门口进去，叫道："蔡嫂，少奶奶呢?"明晓得她不在房里，明晓得她到什么地方去，却总要照例的问一问。

"少奶奶不在家，李太太请她打牌去了。"蔡嫂道。

"又去打牌了！前天不是刚在楼上打牌的么?"他恨恨的说道，好像是向着蔡嫂责问。"五姨也太奇怪了，为什么常常叫她去打牌？难道她家里没有事么?"他心里暗暗的怪着他的五姨。桌上报纸凌乱的散放着，半茶碗的剩茶也没有倒去，壁炉架上的花干了也不换，床前小桌上又是几本书乱堆着，日历也已有两天不扯去了，椅子也不放在原地方，什么都使他觉得不适意。

"蔡嫂，你一天到晚做的什么事？怎么房间里的东西一点也不收拾收拾?"

蔡嫂见惯了他的这个样子，晓得他生气的原因，也不去理会他，只默默的把椅子放到了原位，桌上报纸收拾开了，又到厨房里端了一碗牛奶上来。

他孤寂无聊的坐着，书也不高兴看，有时索性和衣躺在床上，默默的眼望着天花板。晚饭是一个吃着，更觉得无味。饭后摊开了稿纸要做文章，因为他的朋友催索得很紧，周刊等着发稿

呢。他尽有许多的东西要写，却总是写不出一个字来。笔杆似乎有千钧的重，他简直没有决心和勇气去提它起来。他望了望稿纸，叹了一口气，又立起身来，踱了几步，穿上外衣，要出去找几个朋友谈谈，却近处又无人可找。自他结婚以后，他和他的朋友们除了因公事或宴会相见外，很少特地去找他们的。以前每每的强拽了他们上王元和去喝酒，或同到四马路旧书摊上走走。婚后，这种事情也成了绝无仅有的了。渐渐的成了习惯以后，便什么时候也都懒得去找他们了。

街上透进了小贩们卖檀香橄榄，或五香豆的声音。又不时有几辆黄包车衣挨衣挨的拖过的声响。马蹄的的，是马车经过了。汽号波波的，接着是飞快的呼的一声，他晓得是汽车经过了。又时时有几个行人大声的互谈着走过去。一切都使他的房内显得格外沉寂。他脱下了外衣，无情无绪的躺在床上，默默的不知在想些什么。

当，当，当，他数着，一下，二下，壁炉架上的时钟已经报十点了，他的妻还没有回来。他想道："应该是回来的时候了。"于是他的耳朵格外留意起来，一听见衣挨衣挨的黄包车拖近来的声音，或马蹄的的的走过，他便谛听了一会，站起身来，到窗户上望着，还预备叫蔡嫂去开门。等了半晌，不见有叩门的声音，便知道又是无望了，于是便恨恨的叹了一口气。

如此的，经了十几次，他疲倦了，眼皮似乎强要阖了下来，觉得实在要睡了，实在不能再等待了，于是勉强的立了起身，走到书桌边，气愤愤的取了一张稿纸，涂上几个大字道："唉！眉，你又去了许久不回来！你知道我心里是如何的难过么？你知道等待人是如何的苦么？唉，亲爱的眉，希望你下次不要如此！"

他脱下衣服，一看钟上的短针已经指了十二点。他正钻进被窝里，大门外仿佛有一辆黄包车停下，接着便听见门环嗒、嗒、

嗒的响着，“蔡嫂，蔡嫂，开门!”是他的妻的声音。蔡嫂似乎也从睡梦中惊醒，不大愿意的慢吞吞的起身去开门。“少爷睡了么?”他的妻问道。“睡了，睡了，早就睡了。”蔡嫂道。

他连忙闭了双眼，一动不动的，假装已经熟睡。他的妻推开了房门进来。他觉得她一步步走近床边，俯下身来，冰冷的唇，接触着他的唇，他懒懒的睁开了眼，叹道：“怎么又是十二点钟回来!”她带笑的道歉道：“对不住，对不住!”一转身见书桌上有一张稿纸写着大字，便走到桌边取来看。她读完了字，说道：“我难道不痛爱你?难道不想最好一刻也不离开你!但今天五姨特地差人来叫我去。上一次已经辞了她，这一次却不好意思再辞了。再辞，她便将误会我对她有什么意见了。今天晚饭到九点半钟才吃，你知道她家吃饭向来是很晏的，今天更特别的晏。我真急死了!饭后还剩三圈牌，我以为立刻可以打完，不料又连连的连庄，三圈牌直打了两点多钟。我知道你又要着急了，时时看手表，催他们快打。惹得他们打趣了好一会。”说时，又走近了床边，双手抱了他的头，俯下身来连连的吻着。

他的心软了，一阵的难过，颤声的说道：“眉，我不是不肯叫你去玩玩。终日闷在家里也是不好的。且你的身体又不大强壮，最好时时散散心。但太迟了究竟伤身体的。以后你打牌尽管打去，不过不要太迟回来。”

她感动的把头倚在他身上说道：“晓得了，下次一定不会过十点钟的，你放心!”

他从被中伸出两只手来抱着她。久久的沉默无言。

隔了几天，她又是很迟的才回家。他真的动了气，躺在床上只不理她。

“又不是我要迟，我心里正着急得了不得!不过打牌是四个人，哪里能够由着我一个人的主意。饭后打完了那一圈牌，我本

想走了，但辛太太输得太利害了，一定要反本，不肯停止。我又是赢家，哪里好说一定不再打呢！”

“好！你不守信用，我也不守信用。前天我们怎么约定的？你少打牌，我少买书。现在你又这么样晚的回家，我明天也一定要去买一大批的书来。”

“你有钱，你尽管去买好了。只不要欠债！看你到节下又要着急了！我每次打牌你总有话说，真倒霉！做女人家一嫁了就不自由，唉！唉！”她也动了气，脸伏在桌上，好像要哽咽起来。

他连忙低头下心的劝道：“不要着急，不要着急，我说着玩玩的！房里冷，快来睡！”

她伏着头在桌上，不去理会他。他叹道：“现在你们女人家真快活了。从前的女人哪里有这个样子！只有男人出去很晚回来，她在家里老等着，又不敢先睡。他吃得醉了回来，她还要小心的侍候他，替他脱衣服，还要受他的骂！唉，现在不同了！时代变了，丈夫却要等待着妻子了！你看，每回都是我等待你。我哪一次有晚回来过，有劳你等过门？”

她抬起头来应道：“自然喽，现在是现在的样子！你们男子们舒服好久了，现在也要轮到我们女子了！”

他噗哧的一声笑了，她也笑了。

如此的，他们每隔二三个礼拜总要争闹一次。

这一次，她是在楼上打牌。她的二姊因为没事做，气闷不过，所以临时约了几个人来打小牌玩玩。第一个自然是约她了。因为是临时约成的，所以没有预先告诉他。他下午回家手里拿着一包街上买的他的妻爱吃的糖炒栗子，还是滚热的，满想一进门，就扬着这包栗子，向着他的妻叫道：“你要不要？”不料他的妻今天却没有立在房门口，又听见楼上的啪，啪，啪的打牌声及说笑声，知道她一定也在那里打牌了，立刻便觉得不高兴起来，

紧皱着双眉。

他什么都觉得无趣，读书，做文，练习大字，翻译。如热锅上蚂蚁似的，东爬爬，西走走，都无着落处。又赌气不肯上去看看她，只叫蔡嫂把那包栗子拿上楼去，意思是告诉她，他已经回来了。满望她会下楼来看他一二次，不料她却专心在牌上，只叫蔡嫂预备晚饭给他吃，自己却不动身，这更使他生气。“有牌打了，便什么事都不管了，都是假的，平常亲亲热热的，到了打牌时，牌便是她的命了，便是她的唯一的伴侣了。”他只管叽哩咕噜的埋怨着，特别怨她的是今天打牌没有预先通知他。这个出于意外的离别，使他异常的苦闷。

书桌上镇纸压着一张她写的信：

我至亲爱的清，你看见我打牌一定很生气的。我今天本来不想打牌，她们叫我再三我才去打的。并且你叫我抄写的诗，我都已抄好了半天了。你说要我抄六张，但是你所选的只够抄三张。你回来，请你再选些，我明天再替你抄。我亲爱的，千万不要生气，你生气，我是很难过的。这次真的我并没有想打牌。都是二姊她自己打电话去叫七嫂和陈太太，我并不知道，如果早知道，早就阻止她了。千万不要生气，我难道不爱你么？请你原谅我吧！你如果生气，我心中是非常的不安的！二姊后来又打一次电话去约七嫂。她说，明天来，约我在家等她。二姊不肯，一定要她来。我想宁可今晚稍打一会，明天就不打了。因为明天是你放假的日子，我不应该打牌，须当陪你玩玩，所以没有阻止她，你想是么？明天一块去看电影，好么？我现在向你请假了，再会！

你的眉

他手执这封信，一行一行的看下去，眼睛渐渐朦胧起来，不觉的，一大滴的眼泪，滴湿了信纸一大块。他心里不安起来。他想：他实在对待眉太残酷了！眉替他做了多少事情！管家记账，打绒线衣服，还替他抄了许多书，不到一年，已抄有六七册了。他半年前要买一部民歌集，是一部世间的孤本，因为嫌它定价略贵，没有钱去买，心里却又着实的舍不下，她却叫他向书坊借了来，昼夜不息的代他抄了两个多月，把四大厚册的书全都抄好了。他想到这里，心里难过极了！"我真是太自私了！太不应该了！有工作，应该有游戏！她做了一个礼拜的苦工，休息一二次去打牌玩玩。难道这是不应该么？我为什么屡次的和她闹？唉，太残忍了，太残忍了！"他恨不得立刻上楼去抱着她，求她宽恕一切的罪过，向她忏悔，向她立誓说，以后决不干涉她的打牌了，不再因此埋怨她了。因为碍着别人的客人在那里，他又不敢走上去。他想等她下楼来再说吧。

时间一刻一刻的过去。他清楚的听着那架假大理石的时钟，的嗒的嗒的走着，且看着它的长针一分一分的移过去。他不能看书，他一心只等待着她下楼。他无聊的，一秒一秒的计数着以消磨这个孤寂的时间。夜似乎比一世纪还长。当、当、当已经十一点钟了。楼上还是啪、啪、啪的打着牌，笑语的，辩论的，不像要终止的样子。他又等得着急起来了！"还不完，还不完！屡次告诉她早些打完，总是不听话！"他叹了一口气，不觉的又责备她起来。拿起她的信，再看了一遍，又叹了一口气，连连的吻着它，"唉！我不是不爱你，不是不让你打牌，正因为爱你，因为太爱你了，所以不忍一刻的离开你，你不要错怪了我！"他自言自语着，好像把她的信当作她了。

等待着，等待着，她还不下来。楼上的洗牌声瑟啦瑟啦的响

着，几个人的说笑、辩论、计数的声音，隐约的由厚的楼板中传达到下面。似乎她们的兴致很高，一时决不会散去。他无聊的在房里踱来踱去，心里似乎渴要粘贴着什么，却又四处都是荒原，都是汪汪的大洋，一点也没有希望。

十二点钟了，她们还在啪、啪、啪的打牌，且说着笑着。“快乐”使她们忘了时间的长短，他却不能忍耐了。他恨恨的脱了衣服，钻到被中，却任怎样也不能闭眼睡去。“唉!”他曼声的自叹着，睁着眼凝望着天花板。

书之幸运

天一书局送了好几部古书的头本给仲清看。一本是李卓吾评刻的《浣纱记》的上册，附了八页的图，刻得极为工致可爱，送书来的伙计道："这是一部不容易得到的传奇。李卓吾的书在前清是禁书。有好些人都要买它呢。您老人家是老交易，所以先送给您老人家看。"又指着另外一本蓝面子、洁白的双丝线订着的《隋唐演义》，道："这是褚氏原刻的，头本有五十张细图呢，您老人家看看，多末好，多末工细！"说着，便翻几页给他看，"一页也不少，的确是原刻的，字刻一点也不模糊，连框也多末完整。我们老板费了很贵的价钱，昨天才由同行转让来的，刚才拿到手呢。"又指着一本很污秽的黄面子虫蚀了好几处的书道："这是明刻的《隋炀艳史》，外面没有见过。今早才收进来，还没有装订好呢。您老人家如要，马上就可以去装订。看看只有八本，衬订起来可以有十六本，还是很厚的呢。老板说，他做了好几十年的生意，这部书还不曾买过呢。四十回，每回有两张图，共八十张图，都是极精工的。"又指着一本黄面子装订得很好看的书道："这是《笑史》，共十六册，龙子犹原编，李笠翁改订的，外间也极少见。"这位伙计晓得他极喜欢这一类的书，且肯出价钱，

所以一本本的指点给他看。此外还有几部词选，却是不大重要的。

仲清默默的坐在椅上，听着伙计流水似的夸说着，一面不停手的翻着那几本书。书委实都是很好的，都是他所极要买下的，那些图他尤其喜欢。那种工致可爱的木刻，神采奕奕的图像，不仅足以考证古代的种种制度，且可以见三四百年前的雕版与绘画的成绩是如何的进步。那几个刻工，细致的地方，直刻得三五寸之间可以容得十几个人马，个个须眉清晰，衣衫的襞痕一条条都可以看出；粗笨的地方，是刻的一堆一堆的大山，粗粗几缕远水，却觉得逸韵无穷，如看王石谷、八大山人的名画一样。他委实的为这部书所迷恋住了。但外面是一毫不露，怕被伙计看出他的强烈的购买心，要任意的说价，装腔的不卖。

“书倒不大坏；不过都是玩玩的书，没有实用。”他懒懒的装着不大注意的说着。

“虽然是玩玩的书，近几年买的人倒不少，书价比以前贵得好几倍了呢。”伙计道。

“李卓吾的《浣纱记》多少钱？那几部多少钱？”

伙计道：“老板吩咐过的，您老人家是老交易。不说虚价。《浣纱纪》是五十块钱，《隋唐演义》是三十块钱，《隋炀艳史》是八十块钱，《笑史》是五十块钱，……”他正要再一部的说下去，仲清连忙阻挡住他道：“不必再说了，那些我不要。”

“价钱真不贵，不是您老人家，真的不肯说实价呢。卖到东洋去，《浣纱记》起码值得一百块钱。《隋炀艳史》起码得卖个两三百块。……”

仲清心里嫌着太贵，照他的价钱计算起来，共要二百块钱以上呢，一时哪里来这许多钱去买！且买了下来，知道宛眉一定又要生气的。心里十分的踌躇，手却不停的翻翻这本，翻翻那本，

很想狠心一下，回绝那个伙计说：“我不要买，请送给别人家去!”却又委实的舍不得那几部书归入别人的书室中。踌躇了好一会，表面上是假饰着仔细的在翻看那些书，实则他的心思全不注在书上。

伙计站在他旁边等候着他的回话。

“这几部书都是一点也不残缺的么？没有缺页，也没有破损么?”他随意的问着伙计。

“一点都没有，全是初印最完全的。我们店里已经检查过了，一页也不缺。缺了一页，一个钱都不要，您老人家尽管来退。您老人家是老交易，一点也不会欺骗您老人家的，您老人家放心好了。”

“那末，把这三部书的头本先放在这里吧。”说时，他把《浣纱记》、《隋唐演义》、《隋炀艳史》另放在一边，“其余的你带回去。价钱，我停一刻去和你们老板面议，还要去看看全书。”

“好的，好的。”伙计带笑的说道，好像他的交易已经成功了，“请您老人家停一刻过来。价钱，老板说是一定不减的。这部《笑史》也给您老人家留下吧，这部书很少见的，有人要拿去做石印呢。”伙计拿起《笑史》也要把它放在《浣纱记》诸书一堆。他连忙摇头道：“这部我不要，没有用处，你带给别人家看吧。”伙计缩回手，把它和其他拣剩的书包在一个包袱中，说着“再见，您老人家”而去了。他点点头，仍旧坐下去办他的公事，心里十分踌躇，买不买呢?

他的妻宛眉因为他的浪买书，已经和他争闹过不止几十次了。

“又买书了！家里的钱还不够用呢。你的裁缝账一百多块还没有还，杭州的二婶母穷得非凡，几次写信来问你借几十块钱，你有钱也应该寄些给她用用。却自己只管买书去！现在，你一个

月，一个月，把薪水都用得一文不剩，且看你，一有疾病时将怎么办！你又没有什么储蓄的底子。做人难道全不想想后来！况且书已经有了这许多了。”她说时指着房间的七八个大书架，这间厢房不算小，却除了卧床前面几尺地外，无处不是书，四面的墙壁都被书架遮没了，只有火炉架上面现出一方的白色。“房间里都堆得满满的了，还买书，还买书，看你把它们放到哪里去?”她很气愤的说着，“下次再买，我一定把你的什么书都扯碎了!”她的牙紧咬着，狠狠的顿一顿足。

他低头坐在椅上，书桌上放着一包新买来的书，沉默不言，任她滔滔的诉说着。

“这些书都是要用的，才买来。”他等着她说完了，抗辩似的回答了一句，但心里却十分的不安。他自己忏悔，不该对他的妻说不由衷的话；他买的书，一大半是随意的购买，委实不是什么因为要用了才去买的。

“要用，要用，只听见你说要用，难道我不晓得么？你买的都是什么小说、传奇，这些书翻翻而已，有什么实用!”

“你怎么知道没有用？我搜罗了小说是因为要做一部《中国小说考》，这部书还没有人做过呢。”

他的妻气渐渐的平了：“难道别处都没有地方借么？为什么定要自己一部一部的买?”

“借么？向哪里去借？那末大的一个上海，哪里有一座图书馆给公众使用？有几家私人的藏书室，非极熟的人却不能进去看，更不用说借出来了。况且他们又有什么书？简直是不完不备的。我也去看过几家了，我所要的书，他们几乎全都没有。怎么不要自己去买呢！唉！在中国研究什么学问，几乎全都是机会使他们成功的。寒士无书可读，要成一个博览者是难于登天呢!”他振振有词的如此的说着，他的妻倒弄得没有什么话可说了。

“不过为了做一部书而去买了那末多的书来，也实在不合算。书店买不买你那部书还是问题，即使买了，三块钱一千字，二块钱一千字的算着，我敢担保定你买书的花的钱是决计捞不回来了，工夫白费了是当然!”他的妻恳挚的劝着。

“我也何曾不知道。他们乱写了一顿，出了一二部集子倒立刻有了大作家的称号，一般青年盲目的崇拜着，书铺里也为他们所震吓，有稿子不敢不买了。辛辛苦苦的著作者却什么幸运都没有遇见。唉！世间上的事都是如此。谁叫得响些，谁便有福了。以后，再不买什么捞什子的书了，读书买书有什么用!”

“非必要的书少买些就好了，何必赌咒说不买书呢。别人的事不去管他，你只自己求己心之所安而已，”他的妻安慰着他说。“不过，你说的话真未见得靠得住的。现在说一定不买，你看不到几天，一定真又要一大包一大包的买进家了。”

他被他的妻说着了真病，倒说得笑起来了。

不多几天，他又买了一大包的书回家了，一大半是随手的无目的的买来的。他的妻见了，又生气起来：“你真的一个钱在身边也留不住，总要全都送了出去才安心！家用没有了，叫我去想什么方法，你却又买了一大包的书回来!”她气愤愤的从架上取了一本书抛在地上，“一定要把它们都扯碎了，才可出我的一口气。”说着，又抛了一本书在地上，却究竟不忍实行她扯碎的宣言。他俯下去一本一本的拾起来，仍旧安放在架上，心里却也难过起来，暗暗的恨着自己太不争气了，太无决心了，太喜欢买书了，买了许多不必用的书，徒然摆在架上装装样子，一面却使他经济弄得十分穷困。他叹了一口气，自己怨艾着，他的妻坐在椅上默默的无言。两行清泪挂下她的双颊。他走近她身边，俯下身去，吻她的发，两手紧握着她，忏悔的说道：“真对不住，真对不住，又使你生气了！我实在自己太无自制力了。见书就买，累

你伤心。我心里真是难过！下次决计再不到书店里去了。”他又咬着牙顿一顿足的誓道：“下次再去的不是人！”他的妻仰头望着他，双眼中泪珠还满盈盈的。

像这样的，一年来不止有几十次了。仲清好买书的习惯总是屡改不悛。正和他的妻宛眉打牌的习惯一样。

“你少买书，我就少打牌。”

“你不打牌，我也就不买书。”他们俩常常的这样牵制的互约着，却终于大家都常常的破约，没有遵守着。

现在，仲清要买的书，价钱太大了，他身上又没有几块钱剩下。买不买的问题，总在他心上缭绕着。这一天，恰好宛眉又被她五姨请去打牌了，他又得空到天一书局去走一趟。老板见了他来，很恭敬的招呼着他，刚才送书来的伙计也在那里，连忙端了一张凳来请他坐，又送了一杯茶来。

“您老人家请坐用茶，我到栈房里拿书给您。”那个伙计说着出店门去了。

“这几部书真是不容易见到。我做了好几十年的生意了，还不常遇见。《隋唐演义》卖出三部，李卓吾批的《浣纱记》只见过一次，那样好的《隋炀艳史》却简直未曾见过，不是您，真不叫人送去看。赵三爷不知听见谁说，刚才跑来，要看这几部书，我好容易把他回绝了。刘鼎文也正在收买这些小说传奇。不过他们都是买去点缀书架的，不像您是买去用的。”老板这样的滔滔的说着。

“那几部书倒委实不坏，不过你们的价钱未免开得太大了。”

“不大，不大，不瞒您说，不是您老主顾，真的不肯说实价呢。这种书东洋人最要买，他们的价钱真出得不低，不过我们中国的好东西，不瞒您说，我实在有些不愿意使它们流入异邦。所以本店不大和东洋人来往。不像他们，往往把好书都卖给外国人

了。像他们那末样不知保存国粹的做着，不到几十年，恐怕什么宋版元抄，以及好一点的小说、传奇，都要陈列在他们外国人的家里去了。唉，唉，可叹！可叹！”老板似乎很感慨的说着，频频摇着他的光头。

仲清不好说什么，只默默的遥瞩着对面架上的书。慢慢的立起身来，走近架边，无目的的翻翻架上的书，又看看他们标着的价目。

伙计抱了一包的书回到店里来：“你老人家请来看，一页缺残也没有，只有一点虫蚀的地方。不要紧，我们会替您老人家修补好的。”

他一本一本的把这三部书都翻了一遍，委实是使他愈看愈爱。《隋炀艳史》上还有好几幅很大胆的插图，是他向未在别的书图上见过的。每本书，边框行格都是完完整整的，并无断折，一个个字都是锋棱钢利，笔画清晰，墨色也异常的清浓，看起来非常的爽目。一页一页的似乎伸出手来，要招致他来购买它。他心里强烈的燃着购买的愿望，什么宛眉的责难，经济的筹划，他都不计及了，然他表面上却仍装出可买可不买的样子。

“书实在不坏，只是价钱太贵了，不让些是难成交的。这种玩玩的书，我倒不一定要买，如果便宜了，便买，贵了，犯不着买，只好请你们送书别家去吧。”

老板道：“价钱是实实的，一个也不能让。不瞒您说，《隋唐演义》我是花了二十五块钱买下的，《浣纱记》是我花了四十块钱买下的，《隋炀艳史》却花了我五十块钱，都是从一个公馆里买来的。除了我，别一家真不肯出那末大的价钱去买它们的。我辛苦了一场，二三十块钱，您总要给我挣的。这一次您别让价了。下次别的交易上，我们吃亏些倒可以。这次委实是来价太贵，不能亏本卖出。”

他明晓得秃头老板说的是一派谎话，却不理会他，假装着不热心要买的样子，说道："那末，请你的伙计明天到我公事房里把头本拿去吧。太贵了，我买不起。"

老板沉下脸，好像失望的样子，说道："您说说看，能出多少钱?"

"一百块钱，三部书，《隋炀艳史》要衬订过。"

老板摇摇头道："不成，不成，实在不够本钱。我本没有向您要过虚价。对不起，请您作成了我，不要让价了。大家是老交易，不瞒您说，有好书我总是先送给您看的。"

他很为难，想不到老板这样强硬，知道价是一定不能多让的了。

"那末，多出了十块钱，一百十块，不能再多了。我向来是很直爽的，不喜欢多讲价。"

"是的，我晓得您。不过这一次委实是吃亏不起。您是老顾主，既然如此，我也让去十块钱吧，一共一百四十块。不能再吃亏了。"

他懒懒的走到店门口，跨足要到街上去。心里却实实的欢喜这几部书，生怕被别人抢夺去了。"我再加十块，一共一百二十块，不能再加了。"

"相差有限，请你再加十块钱，一百三十块，就把书取去吧。"

他知道交易可成了，只摇摇头，仍欲跨出店门，"一个钱也不能再加了，实在不便宜。"

老板道："好了，好了，大家老交易，替您包好了，《隋炀艳史》先放在这里，订好了再送上。"

伙计把《隋唐演义》、《浣纱记》包好了递给他，说道："我替您老人家叫车去，是不是回家?"

他点点头，伙计叫道："黄包车！海格路去不去？多少钱？"

"今天钱没有带来，隔几天钱取来再给你吧。"他对老板道。

"不要紧，不要紧，您随便几时送下都可以。"老板恭敬的鞠躬一下，几乎有九十度的弯下，光光的秃头，全部都显现出；送到门口，又鞠躬了一下，看他上车走了才进去。

他如像从前打得了一次胜仗，占了敌国一大块土地似的喜悦着，双手紧紧的抱着那一包书。别的问题一点也没有想起。

他到了家，坐在书桌上，只管翻阅新买来的几部书，心里充满了喜悦，也没有想起他的妻在外打牌的事。平常时候的等待时的焦闷与不安，这时如春初被日光所照射的残雪，一时都消融不见了。"实在买得不贵，"他自想着。

阅了许久，许久，才突然的想起了经济的问题。"怎么样呢？一百二十块钱，一块都还没有着落呢！"他时时的责怪自己的冒失，没有打算到钱，却敢于去买书。自己暗暗的苦闷着后悔着，想同宛眉商议。又怕她生气，责备。

他从来没有开口向人借过钱，这时却不由得不想到"借"的一条路上去了。这是一条唯一的救急的路。

向谁去借呢？叫谁去借呢？他自己永没有向人开口过，实在说不出，只好请宛眉去。这一次已经买了，总得还钱，挨些气也无法。叫她到五姨那里去借，五姨没有，再向二舅去，总可以有。"唉，这样的盘算着，真是苦恼！下次再不冒失去买书了！"

懒懒的在灯下翻着新买的书，担着一肚子的忧苦，怕宛眉回来听了，要大怒起来，不肯去借。

嗒、嗒、嗒，门环响着，他知道是他的妻回来了。他心脏加速的猛烈的跳着。"蔡嫂，开门，开门！"他的妻如常的叫道。

蔡嫂开了门，她匆匆的走进房，见他独坐在灯下，问道："清，你还没有睡？在看书么？"他点点头，怀着一肚子鬼胎。她

走近他，俯头吻了他一下，回头见书桌上放着一堆书，问道："你又买了书么?"他点点头，心里扰乱起来。

"多少钱? 你昨天说身边一个钱也没有了，怎么又有钱去买书? 是赊账的么? 千万不要在外面赊账! 你又没有额外的收入，这一笔账怎么还法? 唉! 又买书!"见他呆呆的如有所思的坐在椅上，一句话不响，便着急的再追问道："怎么不说话? 是不是赊账买来的? 回答一声说：'不是'，也可以使我宽心些!"

他心上难过极了，如果有什么地洞可逃，他一定逃下去了。她见他仍旧呆呆的坐在椅上不言语，便颤声的说道："唉! 你还是不说话! 想什么心事! 是不是赊账买的? 请你告诉我一声! 说，'不是,'说'不是!'唉!"

他硬了头皮，横了心，摇摇头。她喜悦的说道："那末，不是赊账的了。是不是?"他点点头。她向前双手抱着他，说道："好的清，我的清，这样才对! 买书不要紧，有多余的钱时可以去买，千万不要负债!"

他沉默着，什么话都说不出口。

全夜在焦苦、追悔、自责中度过。

第二天清早，他起床了，他的妻还在睡。他们没有说什么话。午饭时，他回家吃饭。饭后，坐在书桌上翻阅昨夜买来的《隋唐演义》，一面翻着，一面想同他的妻说话，迟疑了半天，才慢吞吞嗫嚅的说道："你能否替我到五姨那里借一百二十块钱来? 这几天我要用。"他的眼不敢望着她，只凝视着书页，一面手不停的在翻着，虽然假装着很镇定，心却扑扑的跳着，等待她回答。

"什么用，借钱? 你向来没有问过人借钱。"她诧异的问。

他不声不响，手不停的翻着书页。

"什么用要借钱? 你说，你说! 不说用途，我不去借。"

他只是不声不响，眼望着书页。

"晓得了，是不是要借去买书，还书店的账？除此之外，你不会有别的用途。"

他点点头，等候她的责备。真的她生气起来，把桌上的书一本一本的抛在地上，"一天到晚只想买书！这个脾气老是不改，我已不知劝说了多少次了！唉，唉！最好把饭钱房钱也都买书去，大家饿死就完了。"她伏着头在桌上，声音有些哽咽。他心里很难过，俯下身去拾书，说道："不要把这些书糟蹋了，价钱很贵呢。"

她抬起头来问道："多少钱？是不是借钱就去买这些书？"

他点点头，承认道："是的。"把一本书拿到她面前，指点给她听，"共买了三部书，实在不贵，一百二十块钱。你看，这些画多末工致！如果我肯转卖了，一定可以赚钱。"

她不声不响，接过了书翻了一会。她的眼凝注着他的脸，见他愁眉不展的样子，心里委实不忍。她的气平下去了，叹了一口气道："为了买书去借钱，唉，下次再不可如此了。没有钱便不要买。欠账是最不好的事！这次我替你去借借看。五姨也不是很有钱的，姨夫财政部里的薪水又几个月没有发了。能不能借来，还是一个问题呢。"

他脸上露出一线宽慰的笑容。"五姨那里没有，二舅那里去问问，他一定会有的。"

"你下次再不可这样冒失的去买书了。"她再三的吩咐着。

他点点头，不停手的在翻着书页。似乎一块大石已在心上落下。

淡　　漠

她近来渐渐的沉郁寡欢，什么也懒得去做，平常最喜欢听的西洋文学史的课，现在也不常上堂了。平常她最活泼，最愿意和几个同学在草地上散步，或是沿着柳荫走着，或是立在红栏杆的小桥上，凝望着被风吹落水面的花瓣，随着水流去。现在她只整天的低了头坐着，懒说懒笑的，什么地方也不去走。她的同学们都觉察出她的异态。尤其是她最好的女同学梁芬和周妤之替她很担心，问她又不肯说什么话。任她们说种种安慰的话，想种种法子去逗她开心，她只是淡漠的毫不受感动。

有一天，梁芬手里拿着一封从上海来的信，匆匆的跑来向她说道：

“文贞，你的芝清又有信给你了，快看，快看!”

她懒懒的把信接过来，拆开看了，也不说什么话，便把它塞在衣袋里。

梁芬打趣她道：“怎么？芝清来信，你应该高兴了！怎么不说话?”

她也不答理她，只是摇摇头。

梁芬觉得没趣，安慰了她几句话，便自己走开去了。

她又从衣袋里把芝清的信取出看了一遍，觉得无甚意思，便又淡漠的把它抛在桌上。

无聊的烦闷之感，如霉菌似的爬占在她的心的全部。桌上花瓶里插着几朵离枝不久的红玫瑰花，日光从绿沉沉的梧桐树阴的间隙中射进房里，一个校役养着的黄莺的鸟笼，正挂在她窗外的树枝上，黄莺在笼里宛转的吹笛似的歌唱着。她什么也听不见，看不见，只是闷闷的沉入深思之中。

她自己也深深的觉察到自己心的变异。她不知道为什么近来淡漠之感竟这样坚固而深刻的攀据在她的心头？她自己也暗暗的着急，极想把它泯灭掉。但是她愈是想泯灭了它，它却愈是深固的占领了她的心，如午时山间的一缕炊烟，总在她心上袅袅的吹动。

她在半年以前，还是很快活的，很热情的。

她和芝清认识，是两年以前的事。那时他们都在南京读书。芝清是南京学生联合会主席，她是女师范的代表。他们会见的时候很多，谈话的机会也很多。他们都是很活泼，很会发议论的。芝清主张教育是神圣的事业，我们无论是为了人类，为了国家，都应该竭力去倡办一种理想的学校，以教育第二代的人民。有一次，他们坐在草地上闲谈，芝清又慨然的说道：

“我家乡的教育极不发达，没有人肯牺牲了他的前途，为儿童造幸福。所有的小学教员，都是家贫不能升学，借教育事业以搪塞人家，以免被乡人讥为在家坐食的。他们哪里会有真心，又哪里有什么学识办教育？我毕业后定要捐弃一切，专心在乡间办小学。我家有一所房子，建筑在山上，四面都是竹林围着，登楼可以望见大海；溪流正经过门前，坐在溪旁石上，可以看见溪底的游鱼；夏天卧树阴下，静听淙淙的水声，真是‘别有天地非人间’，屋后又有一块大草地可以做操场，真是天然的一所好学校

呀！只……”他说时，脸望着她，如要探索她心里的思想似的。停了一会，便接下去说道：

“只可惜同志不容易找得到。在现在的时候，谁也是为自己的前途奔跑着，钻营着，岂肯去做这种高洁的事业呢？文贞！你毕业后想做什么呢?”

她低了头并不回答他，但心里微微的起了一种莫名的扰动，她的脸竟涨得红红的。

沉默了一会，她才低声说道：

“这种理想生活，我也很愿意加入。只不知道毕业后有阻力没有?”

芝清的手指，这时无意中移近她的手边，轻轻的接触着，二人立刻都觉得有一种热力沁入全身心，脸都变了红色。她很不好意思的慢慢的把手移开。

经了这次谈话后，他们的感情便较前挚了许多。同事的人，看见这种情形，都纷纷的议论着。他们只得竭力检点自己的行迹，见面时也不大谈话；只是通信却较前勤得多了，几乎每天都有一封来往。

他们心里都感到一种甜蜜的无上的快乐。同时，却因不能常常见面，见面时不能谈话，心里未免时时有点难过。

她从他的朋友那里，得到他已经结过婚的消息。他也从她的朋友那里，知道她是已经和一位姓方的亲戚订过婚的。虽然他们因此都略略的有些不高兴，都想竭力的各自避开了，预防将来发生什么恶果，然而他们总不能祛除他们的恋感，似乎他们各有一丝不可见的富于感应的线，系住在彼此的心上，愈是隔离得久远，想念之心愈是强烈。

时间流水似的滚流过去，他们的这种恋感，潜入身心也愈深愈固。他们很忧惧，预防这恶果的实现，只是时间上的问题。他

们似乎时时刻刻都感有一种潜隐的神力，要推逼他们成为一体。他们心里时时刻刻都带着凄然的情感。各有满肚子的话要待见面时倾吐，而终无见面的机会。便是见面了，也不像从前的健谈，谁都默默的，什么话也说不出，四目相对了许久，到了别离时，除了虚泛的问答外，仍旧是一句要说的话也没有诉说出来。

他们都觉得这种情况是决不能永久保持下去的。

他们便各自进行，要把各自的婚姻问题先解决了。在道德上，在法律上，都是应该这样做的。

他的问题倒不难解决，他的妻子是旧式的妇人。当他提出离婚的要求时，她不反抗，也不答应，只是低声的哭，怨叹自己的命运。后来他们的家庭被芝清逼促得无可如何，便由两方的亲友出面，在表面上算是完全答应了芝清的要求。不过她不愿意回娘家，仍旧是住在他的家里，做一个食客。芝清的事总算是宣告成功了。

解决她的问题，却有些不容易。她与她的未婚夫方君订婚，原是他们自己主动的。他们是表兄妹。她的母亲是方君的二姨母。他们少时便在一起游戏，在同一的私塾里读书。后来他们都进了学校。当他在中学毕业后，她还在高等小学二年级里读书。

五年前的暑假，他们同在他俩的外祖父家里住。这时她正考好毕业。

他们互相爱恋着。他私向她求婚，她羞涩的答应了他。后来他要求他母亲向姨母提求正式婚议，她们都答应了。他们便订了正式的婚约。她很满意；他在本城是一个很活动的人物，又是有才名的。

暑假后，她很想再进学校，他便极力的帮助她。她到了南京，进了女子师范。他们的感情极好，通信极勤。遇到暑假时，便回家相见。

自五四运动爆发后，他们的这种境况便完全变异了，她因为被选为本校的代表，出席于学生会之故，眼光扩大了许多，思想也与前完全不同，对于他便渐渐的感得不满意。后来她和芝清发生了恋爱，对于他更是隔膜，通信也不如从前的勤了。他来了三四封信，她总推说学生会事忙，只寥寥的勉强的复了几十字给他。暑假里也不高兴回去。方君写了一封极长的信给她，诉说自己近来生了一场大病，因为怕她着急，所以不敢告诉她。现在已经好了，请不要挂念。又说，他现在承县教育局的推荐，已被任为第三高等小学的校长。极希望她能够在假期内回来一次。他有许多话要向她诉说呢！但她看了这封信后，只是很淡漠的，似乎信上所说的话，与她无关。她自己也觉得她的感情现在有些变异了！她很害怕；她知道这种淡漠之感是极不对的，她也曾几次的想制止自己的对于芝清的想念，而竭力恢复以前的恋感。但这是不可能的。她愈是搜寻，它愈是逃匿得不见踪痕。

她在良心上，确然不忍背弃了方君，但同时她为将来的一生的幸福计，又觉得方君的思想，已与自己不同，自己对于他的爱情又已渐渐淡薄，即使勉强结合，将来也决不会有好结果的；似不应为了道德的问题，牺牲自己一生的幸福。

这种道德与幸福的交斗，在她心里扰乱了许久。结果，毕竟是幸福战胜了。她便写了一封信，说了种种理由，告诉方君，暑假实不能回去。

她与芝清的事，渐渐的由朋友之口，传入方君之耳，他便写了许多责难的信来。这徒然增加她对他的恶感。最后，她不能再忍受，便详详细细的写了一封长信，述说自己的思想与志愿，并坚决的要求他原谅她的心，答应她解除婚约的要求。隔了几天，他的回信来了，只写了几个字：

“玉已缺不能复完，感情已变不能复联。解除婚约，我不反

对。请直接与母亲及姨母商量。”

这又是一个难关。亲子的爱与情人的爱又在她心上交斗着。她知道母亲和姨母如果听见了这个消息一定要十分伤心的。她不敢使她们知道，但又不能不使她们知道。踌躇了许久，只得硬了头皮，写信告诉她母亲与表兄解约的经过。

她母亲与她姨母果然十分伤心，写了许多信劝他们，想了种种方法来使他们复圆，后来还是方君把一切事情都对她们说了，并且坚决的宣誓不愿再重合，她们才死了心，答应他们的解约。

他们的问题都已解决，便脱然无累的宣告共同生活的开始。

虽然有许多人背地里很不满他们的举动，但却没有公然攻击的。他们对于这种诽议，却毫不介意；只是很顺适的过着他们甜蜜美满的生活。

他们现在都相信人生便是恋爱，没有爱便没有人生了。他们常常坐在一张椅上看书，互相偎靠着，心里甜蜜蜜的。有的时候，他们乘着晴和的天气，到野外去散步。菜花开得黄黄的，迎风起伏，如金色的波浪。野花的香味，一阵阵的送来，觉得精神格外爽健。他们这时便开始讨论将来的生活问题，凭着他们的理想，把一切计划都订得妥当。

一年过去，芝清已经毕业了。上海的一个学校，校长是他很好的朋友，便来请他去当教务主任。

“去呢，不去呢?”这是他们很费踌躇的问题。她的意思，很希望他仍在南京做事，她说:

“我们的生活，现在很难分开。而且你也没有到上海去的必要。南京难道不能找到一件事么?你一到上海，恐怕我们的计划，都要不能实现了，还有……”

她说到这里，吞吐的说不出话来，眼圈红了，怔视着他，像卧在摇篮里的婴孩渴望他母亲的抚抱。隔了一会，便把头伏在他

身上，泣声说道："我实在离不开你。"

他的心扰乱无主了。像拍小孩似的，他轻轻的拍着她的背臂，说道："我也离不开你，这事，我们慢慢的再商量吧。"她抬起头来，他们的脸便贴在一起，很久很久才离开了。

他知道在南京很不容易找到事，就找到事也没有上海的好。不做事原是可以，不过学校已经毕业，而再向家里拿钱用，似乎是不很好出口。因此，他便立意要到上海去。她见他意向已决，便也不再拦阻他，只是心里深深的感到一种不可言说的凄惨，与从未有过的隔异。因此，不快活了好几天。

芝清走了，她寂寞得心神不定，整天的什么事也不做，课也不上，只是默默的想念着芝清，每天都写了极长的甜蜜的信给芝清，但是要说的话总是说不尽。起初，芝清的来信，也是同样的密速与亲切。后来，他因为学校上课，事务太忙，来信渐渐的稀少，信里的话，也显得简硬而无情感。她心里很难过，终日希望接得他的信，而信总是不常来；有信来的时候，她很高兴的接着读了，而读了之后，总感得一种不满足与苦闷。她也不知道这种情绪，是怎样发生的。她原知道芝清的心，原想竭力原谅他的这种简率，但这种不满之感，总常常的魔鬼似的跑来叩她的心的门，任怎样也斥除不去。

半年以后，她也毕业了。为了升学与否的问题，她和芝清讨论了许久许久。她的意见，是照着预定的计划，再到大学里去读书，而芝清则希望她就出来做事，在经济上帮他一点忙。他并诉说上海生活的困难与自己勤俭不敢糜费而尚十分拮据的情形。她很不愿意读他这种诉苦的话。她第一次感到芝清的变异和利己，第一次感到芝清现在已成了一个现实的人，已忘净了他们的理想计划。她想着，心里异常的不痛快。虽然芝清终于被她所屈服，然而二人却因此都未免有些芥蒂。她尤其感得痛苦。她觉得她的

信仰已失去了，她的前途已如一片红叶在湍急的浊流上漂泛，什么目的都消散了。由彷徨而消极，而悲观，而厌世；思想的转变，如夏天的雨云一样快。此后她一个活泼泼的人便变成了一个深思的忧郁病者。

有一天，她独自在房里，低着头闷坐着，觉得很无聊，便提起笔来写了一封信给芝清：

> 我现在很悲观！我正徘徊在生之迷途。我终日沉闷的坐在房里，课也不常去上；便走到课堂里，教师的声音也如蝇蚊之鸣，只在耳边扰叫着，一句也领会不得。
>
> 我竭力想寻找人生的目的，结果却得到空幻与坟墓的感觉；我竭力想得到人生的趣味，却什么也如饮死灰色的白汤，不惟不见甜腻之感，而且只觉得心头作恶要吐。
>
> 唉！芝清，你以为这种感觉有危险么？是的，我自己也有些害怕，也想极力把它扑灭掉。不过想尽了种种方法，结果却总无效，它时时的来鞭打我的心，如春燕的飞来，在我心湖的绿波上，轻轻的掠过去，湖面立刻便起了圆的水纹，扩大开去，漾荡得很久很久。没等到水波的平定，它又如魔鬼，变了一阵的凉飔，把湖水又都吹皱了。唉！芝清，你有什么方法，能把这个恶魔除去了呢？
>
> 亲爱的芝清，我很盼望你能于这个星期日到南京来一次。我真是渴想见你呀！也许你一来，这种魔鬼便会逃去了。
>
> 这几天南京天气都很晴明，菊花已半开了。你来时，我们可以在菊园里散步一会，再到梧村吃饭。饭后登北极阁，你高兴么？

她写好了，又想不寄去；她想芝清见了信，不见得便会对她表亲切的同情吧！虽然这样想，却终于把信封上了，亲自走到校门，把信抛入门口的邮筒里。

她渴盼着芝清的复信。隔了两天，芝清的信果然来了。校役送这信给她时，她手指接着信，微微的颤抖着。

芝清的信很简单，只有两张纸。她一看，就有些不满意；他信里说，她的悲观都因平日太空想了之故。人生就是人生，不必问它的究竟，也不必找它的目的。我们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低着头办事，读书，同几个朋友到外边去散步游逛，便什么疑问也不会发生了。又说，上海的生活程度，一天高似一天。他的收入却并不增加。所以近来经济很困难，下月寄她的款还正在筹划中呢。南京之行，因校务太忙，恐不能如约。

她读完这封无爱感，不表同情的信，心里深深的起了一种异样的寂寞之感，把抽屉一开，顺手把芝清的信抛进去，手支着颐，默默的悲闷着。

她现在完全失望了，她感得自己现在真成了一个孤寂无侣的人了；芝清，她现在已确然的觉得，是与她在两个绝不相同的思想世界上了。

此后，她便不和芝清再谈起这个问题。但她不知怎样，总渴望的要见芝清。速写了几封信约他来，才得到他一封答应要于第二天早车来的快信。

第二天她起得极早，带着异常的兴奋，早早的便跑到车站上去接芝清。时间格外过去得慢；好容易才等到火车的到站。她立在月台上，靠近出口的旁边，细细的辨认下车的人。如蚁般的人，一群群的走过去，只看不见芝清。月台上的人渐渐的稀少了，下车的人，渐渐都走尽了。她又走到取行李的地方，也不见芝清，“难道芝清又爽约不成么？也许一时疏忽，不曾见到他，

大概已经下车先到校里去了。”她心里这样无聊的自慰着。立刻跑出车站，叫车回校。到校一问，芝清也没有来。她心里便强烈的感着失望的愤怒与悲哀。第二天芝清来了一封信，说因为校里有紧急的事要商量，不能脱身，所以爽约，请她千万原谅。她不理会这些话，只是低着头自己悲抑着。

她以后便不再希望芝清来了。

她心里除了淡漠与凄惨，什么也没有。她什么愿望都失掉了。生命于她如一片枯黄的树叶，什么时候离开枝头，她都愿意。

失去的兔

“贼如果来了，他要钱或要衣服，能给的，我都可以给他。”

一家人饭后都坐在廊前太阳光中，虽是十月的时候，天气却不觉十分冷。太阳光晒在身上，透进一缕舒适的暖意。微风吹动翠绿的竹，长竿和细碎的叶的影子也跟了在地上动摇着。两只红眼睛的白兔，还有六只小兔，在小小的园中东奔西跑的找寻食物。我心里很高兴，微笑的对着大家忽然谈起贼的问题。

二妹摇摇头笑道：“世界上难有这样的好人。”

母亲笑道：“你哥哥他真的会做出来。前年，我们刚搬到这里来时，正是夏天，他把楼上的窗户都洞开了，一点警戒的心也没有。一个多月没有失去一件东西。他大意的说道：‘这里倒还没有贼。’不料到了有一天晚上，忽然被贼不费力的偷去了一件春大衣，两套哔叽的洋装，一件羽毛纱的衣服，还有一个客人的长衫。明早他起来了，不见了衣服，才查问起来，看见楼廊上有一架照相箱落下，是匆促中来不及偷走的，栏杆外边的椽檐上有一块橡皮底鞋的印纹。他才知道了贼是从什么地方上来的。但他却不去报巡警，说道：‘不要紧，让他拿去好了，我还有别的衣服穿呢。’你们看他可笑不可笑。后来贼被捉了，在警局里招出

偷过某处某处。于是巡警把他们带来这里查问。一个是平常做生意人的样子，一个是很老实的老头子，如一个乡下初上来的愚笨的底下人。你哥哥道：‘东西已被偷去了，钱已被花尽了。还追问他们做什么？’巡警却埋怨他一顿，说他为什么不报警局呢。”

三妹道：“哥哥对衣服是不希罕的，偷去了所以不在意。如果把他的书偷走了，看他不暴怒起来才怪呢！前半个月，我见他要找一本书找不到，在乱骂人，后来才记起来被一个朋友带走了。他咕咕絮絮的自言自语道：‘再不借人了，再不借人了。自己要用起来，却不在身边！’”她一边说，一边学着我着急的样子，逗引得大家都笑了。

祖母道：“你哥哥少时候真有许多怪脾气。他想什么，真会做出什么来呢。”

我正色的说道：“说到贼，他真不会偷到书呢！偷了书，又笨重，又卖不得多少钱。不过我对于贼，总是原谅他们的。人到了肚皮饿得叫着时，什么事做不出来。我们偶然饿了一顿，或迟了一刻吃饭，已经忍耐不住了，何况他们大概总是饿了几顿肚子的，如何不会迫不得已的去做贼。有一次，我在北京，到琉璃厂书店里去，见一部古书极好，便买了下来，把身上所有的钱都用尽了，连回家的车钱都没有了。近旁又无处可借。那时恰好是午饭时候，肚里饥饿得好像有虫要爬到嘴边等候着食物的入口。我勉强的沿路走着。见一路上吃食店里坐客满满的，有的吃了很满足的出来，有的骄傲的走了进去。我几次也想跟了他们走进，但一摸，衣袋里是空空的，终于不敢走进。但看见热气腾腾的馒头饺子陈列在门前，听见厨房里铁铲炒菜的声音，铁锅打得嗒、嗒的声音，又是伙计们：‘火腿白菜汤一碗，冬菜炒肉丝一盘，烙饼十个，多加些儿油’的叫着，益觉得肚里饥饿起来，要不是被‘法律’与‘羞耻’牵住了，我那时真的要进去白吃一顿了。以

此推之，他们饿极了的人，如何能不想法子去偷东西！况且，他们偷东西也不是全没有付代价的。半夜里人家都在被窝中暖暖的熟睡着，他们却战战瑟瑟的在街角巷口转着。审慎了又审慎，迟疑了又迟疑，才决定动手去偷。爬墙，登屋，入房，开箱，冒了多少危险，费了多少气力，担了多少惊恐。这种代价恐怕万非区区金钱所能抵偿的呢。不幸被捉了，还要先受一顿打，一顿吊，然后再坐监中几个月或几年。从此无人肯原谅他，无人肯有职业给他。'他是做过贼的，'大家都是如此的指目讥笑着他，且都避之若虎狼。其实他们岂是甘心做贼的！世上有许多人，贪官、军阀、奸商、少爷等等，他们却都不费一点力，不担一点惊，安坐在家里，明明的劫夺、偷盗一般人民的东西，反得了荣誉、恭敬，挺胸凸腹的出入于大聚会场，谁敢动他们一根小毫毛。古语说，'窃钩者诛，窃国者侯'真是不错！"我越说越气愤，只管侃侃的说下去，如对什么公众演说似的。

"哥哥在替贼打抱不平呢，"三妹道。

"你哥哥的话倒还不错，做了贼真是可怜，"祖母道。

"况且，贼也不是完全不能感化的。某时，有一个官，知道了家里梁上有贼伏着，他便叫道：'梁上君子，梁上君子，请你下来，我们谈谈。'贼怕得了不得，战战兢兢的下梁来，跪在他面前求赦，他道：'请起来。你到这里来，自然是迫不得已的。你到底要用多少钱，告诉我，我可以给你。'这个出于意外的福音，把贼惊得呆了，他一句话也说不出，半晌，才嗫嚅的说道：'求老爷放了我出去，下次再不敢来了。'某官道：'不是这样说，我知道你如果不因为没有饭吃，也决不至于做贼的。'说时，便踱进了上房，取出了十匹布，十两银子，说道：'这些给你去做小买卖。下次再不可做这些事了。本钱不够时，再来问我要。'贼带了光明有望的前途走了回去，以后便成了一个好人。我还看

了一部法国的小说。它写一个流落各地的穷汉，有一天被一个牧师收在他家里过夜。他半夜时爬起床来偷了牧师的一只银烛台逃走了。第二天，巡警捉了这个人到牧师家里来，问牧师那只烛台是不是他家的。牧师笑道：'是的，但我原送给他两只的，为什么他只带了一只去?' 这个流浪人被感动得要哭了。后来，改姓换名，成为社会中一个很著名的人物。可知人原不是完全坏的，社会上的坏人都是被环境迫成的。"

大家都默默无语，显然的是都同情于我的话了。太阳光还暖暖的晒着，竹影却已经长了不少。祖母道："坐得久了，外面有风，我要进去了。"

母亲，二妹，三妹都和祖母一同进屋去了，廊上只有我和妻二人留着。

"看那小兔，多有趣，"妻指着墙角引我去看。

约略只有大老鼠大小，长长的两只耳朵，时时耸直起来，好像在听什么，浑身的毛，白得没有一点污瑕，不像它们父母那末样已有些淡黄毛间杂着，两只眼睛红得如小火点一样，正如大地为大雪所掩盖时，雪白的水平线上只露出血红的半轮夕阳。我没有见过比它们更可爱的生物。它们有时分散开，有时奔聚在母亲的身边，有时它们自己依靠在一处，它们的嘴，互相磨擦着，像是很友爱的。有时，它们也学大兔的模样，两只后足一弹，跳了起来。

"来喜，拿些菠菜来给小兔吃，"妻叫道。

菠菜来了，两只大兔来抢吃，小兔们也不肯落后，来喜把大兔赶开了，小兔们也被吓逃了。等一刻，又转身慢慢的走近来吃菜了。

"看小兔，看小兔，在吃菜呢。"几个邻居的孩子立在铁栅门外望着，带着好奇心。

妻道："天天有许多人在门外望着，如不小心，恐怕要有人来偷我们的兔子。"

"不会的，不会的，他们爬不进门来，"我这样的慰着妻，但心里也怕有失，便叫道："根才，根才，晚上把以前放兔子的铁笼子仍旧拿出来，把兔子都赶进笼里去。散在园里怕有人要偷。"根才答应了。

第二天早晨，我下了楼，第一件事便是去看兔子，但是园里不见一只兔子的影子。再找兔笼子也不见了。

"根才，根才，你把兔笼放在哪里去了?"我吃惊的叫着。

"根才不在家，买小菜去了，"张嫂答应道。

"你晓得根才把兔笼子放在哪里?"我问张嫂。

"我不晓得。昨天晚上听见根才说，把兔子赶了半天，才一只一只捉进笼去。后来就不晓得他把笼子放在哪里了，"张嫂答道。

我到处的找，园中，廊上，厅中，厨房中，后天井，晒台上，书房中，各处都找遍了，兔子既不见一只，兔笼子也无影无踪。

"该死，该死！一定被什么贼连笼偷走了。"我开始有些愤急了。

妻和三妹也下楼来帮我寻找，来喜也来找。明知这是无益的寻找，却不肯就此甘心失去。

我躺在书房中的沙发上，想念着：大兔们还不大可惜，小兔们太可爱了，刚刚是最有趣的时期，却被偷走了。贼呀！该死！该死！为什么不偷别的，却偷了兔去！能卖得多少钱？为什么不把兔拿回来换钱？巡警站在街上做什么的？见贼半夜三更提了兔笼走，难道不会阻止。根才也该死，为什么不把兔笼放到厅上来？

我诅咒贼，怨恨贼，这是第一次，我失了衣服，失了钱，都不恨；但这一次把可爱的小兔提走了，我却痛痛的恨怒了他！这个损失不是金钱的损失！

……唉，大姊问我们要过，二妹的朋友也问我们要过。我都托辞不肯给，如今全都失去了。早知这样，还是分给人家的好。

“一定没有了，一定被贼偷去了！都是你！你昨天如果不叫根才把兔都捉进笼，一定不会全都失去的！散在园中，贼捉起来多末费力，他们一定不敢来捉的。现在好了，笼子，兔子，一笼子都被捉去了。倒便宜了贼，替他装好在笼子里，提起来省力！”妻在寻找了许久之后，也进了书房，带埋怨似的说着。我两手捧着头，默默无言。

“小兔子，又有几只，一只，二只，”是来喜的声音，在园中喊着，我和妻立刻跳起来奔出去看。

“什么，小兔子已经找到了么？”我叫问着，心里突突的惊喜的跳着。

“不是的，是第二胎的小兔子，还很小呢，只生了两只，”来喜道。

墙角的瓦堆中，不知几时又被大兔做了一个窝，底下是用稻草垫着，草上铺了许多从母兔身上落下的柔毛，上面也是柔毛，做成了一个穹形的顶盖，很精巧，很暖和，两只极小的小兔，大约只有小白鼠大小，眼睛还没有睁开，浑身的毛极薄极细，红的肉色显露在外，柔弱无能力的样子，使人一见就难过。

又加了一层的难忍的痛苦与悲悯！

母兔去了，谁给它们乳吃呢？难道看它们生生的饿死！该死的贼，该杀的贼，这简直是犯了万恶不可赦的谋杀罪！

“根才怎么还不回来！快去叫巡警去，一定要捉住这偷兔贼，太可恨了！叫他们立刻去查！快些把母兔捉回来！”我愤急的叫

着。

“唉！只要贼肯把兔子送回来，什么价钱都肯出，并且决不追究他的偷窃的罪！”我又似对全城市民宣告似的自语着。

我们把那两只可怜的小兔从瓦堆中捉出，放在一个竹篮中，就当作它们的窝。

我不敢正眼看他们那种柔弱可怜的惨状。

“快些倒点牛奶给它们吃吧！”我无望的，姑且自慰的吩咐道。

“没有用，没有用，它们不肯吃的。”张嫂道。

我着急的叫道：“不管它们吃不吃，你去拿你的好了；不能吃，难道看它们生生的饿死！”

“少爷要，你去拿来好了。”妻说道。

牛奶拿来了，我把它们的嘴放在奶盘中。好像它们的嘴曾动了几动，后来又匍匐的浑身抖战的很费力的爬开了，毫没有要吃的意思。我摇摇头，什么方法也没有。

根才在大家忙乱中提了一大盘小菜进来。

“根才，你把兔笼子放在哪里的？”我道。

“根才，兔子连笼子都不见了！”妻道。

根才惶惑的说道：“我把它放在廊前的，怎么会被偷了？”

我怒责道：“为什么放在廊前？为什么不取来放在客厅上？现在，你看，”我手指着那两个未睁开眼睛的小兔说，“这两只小兔怎么办？都是你害了它们！”

根才无话可答，只摇摇头，半晌，才说道：“平日放在园中都不会失去，太小心了，反倒不好了。”

我走进书房，取了一张名片，写上几个字，叫根才去报巡警，请他们立刻去找。

根才回来了，带了一句很简单的话来：“他们说，晓得了。”

我心里很不高兴。妻道："时候不早了，你到公事房去吧。"

在公事房里，我无心办事，一心只记念着失去的兔，尤其是那两只留存的未睁眼的小兔。我特地小心的去问好几个同事，有什么方法可以养活它们，又到图书馆，立等的借了几册论养兔的书来，他们都不能给我以一点光明。

午饭时，到了家，问道："小兔呢？怎么样了？"

"很好，还活泼。"妻道。

竹篮上盖了一张报纸，两只小兔在报纸下面沙沙的挣爬着，我不忍把报纸揭开来看。

下午，巡警还没有什么消息报告给我们。我又叫根才去问他们一趟。警官微笑的说道："兔子么，我们一定代你们慢慢的查好了，不过上海地方太大了，找得到否，我们也不知道。"

要他们用心去找是无望的了。他们怎么肯为了几只兔子去探访呢？

姊夫来了，他的家住在西门，我特地托他到城隍庙卖兔的地方去看看，有没有像我们家里的兔在那里出卖。

又一天过去了，姊夫来说，那里也没有一毫的影迹。恐怕是偷兔的人提了笼沿街叫卖去了。

两只小兔还在竹篮中沙沙的挣爬着。我一点方法也没有。又给牛奶它们吃，强灌了进去，不久又都吐了出来。

"唉，无望，无望！"我这样的时时叹息着。

祖母不敢来看小兔子，只说，"可怜，可怜，快些给它们奶吃。"

母亲拿了牛奶去灌了它们几次，但也无用。

到了三天了，竹篮里挣爬的声音略低了些，我晓得这两个小小的可怜的生物，临命之期不远了。但我不敢揭开报纸的盖去望望它们。

“有一只不能动了，快要死了，还有一只好一点，还能够在篮上挣爬。”午饭时三妹见了我这样说。

我见来喜用火钳把倒死在地上的那只小兔钳到外面。妻掩了脸不敢看，我坐在沙发上叹息。

“贼，可诅咒的贼！唉，生生的饿死了这两只可怜的生物，真是万死不足以蔽辜！只要我能捉住你呀，……”我紧紧的握着双拳，这样想着。如果贼真的到了我的面前，我一定会毫不踌躇的一拳打了下去。

再隔一天，剩下的那只小兔也倒毙在竹篮中了。

“贼，该死的贼！……”我咬紧了牙根，这样的诅咒着，不能再说别的话了。

“哥哥失了兔子，比失了什么都痛心些；他现在很恨贼，大概不肯再替贼打抱不平了。”仿佛是三妹在窗外对着什么人说道。

我心里充满了痛苦，悲悯，愤怒与诅咒，抱了头默默的坐在书房中。

压岁钱

家里的几个小孩子，老早就盼望着大年夜的到来了。十二月十五，他们就都放了假，终日在家里，除了温温书，读读杂志，童话，或捉迷藏，踢毽子，或由大人们带他们出去看电影以外，便梦想着新年前后的热闹与快活。他们聚谈时，总提到新年的作乐的事，他们很早的就预算着新年数日间的计划。

小妹最活泼，两颊如苹果般的红润，大哥一回家便不自禁的要去抱她，连连的亲她，有时把她捉弄得着急起来要哭了，还不肯放松。她常拍着两手，咕嘟着可爱的嘴，撒娇似的说道："姊姊，大年夜怎么还不来?"三妹一年年的长大了，现在不觉得已是一个婀娜动人的女郎了，便应道："不要性急！今天是十六，还有两个礼拜就是大年夜了。"

说到大年夜，那真是儿童们最快乐的一夜。他们见到许多激动而有趣的事与物，他们围着火堆，戴了花面具跳舞，他们有压岁钱，这些钱可以给他们自由花用。一切都是有味的，都是蕴蓄无穷的乐趣的。

近二十时，家里开始忙乱起来了，厨子买了许多鸡鸭鱼肉来；孩子们天天见他杀鱼杀鸡鸭，有的用盐腌，有的浸在酱油

中，都觉得是平常所未有过的。隔了几天，瓦檐前已挂了许多腊货。家里个个人都忙着，二妹、三妹也去帮忙，只有小妹、小弟和倍倍旁观着，有时带着诧异的神情望着，有时却不休的问着，问得大人们都讨厌起来。

地板窗户都揩洗过了，椅上也加了红缎垫子，桌前围了红缎围布，铜的锡的烛台都用瓦灰擦得干干净净；这是张婶、李嫂、来喜们的成绩，母亲也曾亲自动手过。

大年夜一天天近了，孩子们一天天的益发高兴起来。二十八日，厨子带了一个大猪头来，这引动了孩子们的好奇心，窝蜂似围拢来看。母亲叫张婶取了一大盆水来，把猪头放在水盆中，母亲自己、来喜、张婶和二妹，每个人都手执一把钳子，去钳猪头上的细毛。费了半天的工夫才把猪头钳洗干净了。

二十九日，厨房里灯火点得亮亮的，厨子和李嫂忙得没有一刻空闲，他们在蒸米粉，做年糕。厨子拿了热气腾腾的大堆的糕团，在石臼中舂捶；孩子们见他执了大石锤，一下一下，很吃力的舂着，觉得他的气力真是不可思议的大。舂完了，三妹首先问他要一点糕团来，掐做好些有趣的东西，人呀，兔呀，猴子呀，她都会做。小妹、小弟学样，也去问厨子要糕团。

“你们也要做什么？又不会做东西，”他故意的嗔责道。

小弟哭丧着脸，如受了重大打击似的，一声不响的站着，小妹却生气了。

“三姊有，我们为什么没有？你怎么知道我不会做什么？告诉妈妈去，你敢不给我！”

厨子带笑的摘了两小块糕团给他们，一人给一块，说道：“不要气，同你玩玩，不要气。”小弟还咕嘟着嘴不大高兴。

大年夜终于到来了！

早上，一切的筹备都已就绪了。大家略略的觉得安闲些。大

哥还要到公司里去做半天工，因为要到下午才放假。店家要账的人，陆续的来了，母亲和嫂嫂一个个的付钱，把他们打发走。到了午后，母亲在房里包压岁钱，嫂嫂和二妹、三妹在祖宗牌位前面摆设香炉烛台；厨子在劈柴，一根根的劈得很细，来喜帮他把柴堆在天井中，很整齐的堆列着，由下堆到上。小妹、小弟和倍倍在房里围着大哥，抢着要他刚才买回家的种种花面具。

“我要那个红脸的。”小弟道。

“我要那个白脸有长胡子的。”小妹道。

倍倍伸了两只小手道：“爹爹，我也要，我也要！”

大哥把红脸的给小弟，白脸有须的给小妹，剩下一个黑脸的给倍倍。孩子们拿了花面具，立刻嘻嘻哈哈的戴到脸上去，各自欲吓别人。

“你长了胡子了，脸怎么白得和壁上的石灰一样？”

“你才好看哩，怕人的红脸，和强盗似的！”

倍倍不说话，戴了黑的面具，立刻到大厅上去找他的母亲。“姆妈，姆妈，我的脸好看不好看？”他很起劲的说道。

“真有趣，黑黑的脸！倍倍，你这个花面具真好，谁买给你的？”

“爹爹，他给我的。”

说时，小弟、小妹也都跑来了，大厅上立刻充满了孩子们的笑声和哄闹声。

晚上，先供祭了祖先，大家都恭恭敬敬的跪拜着，哥哥却只鞠了三下躬。倍倍拜时，几乎是伏在地上，大家都哄堂的笑了。然后，母亲带小弟到灶下去，叫他取了火钳，在灶中钳了一块熊熊燃烧着的柴来，放在天井柴堆中。这个柴堆也烧了起来。黑暗的天井中，充满了火光，人影幢幢的往来。来喜把盐一把一把的掷在柴堆中。它便噼拍噼拍的爆响起来。小妹也学样，掷了不少

盐进去。

母亲道："好了，不要再掷了。"她还是不肯停止。

大厅上摆设了桌子，大大小小都围在桌上吃年饭。没有在家的人，也设有座位，杯前也放着一副杯箸。天井中柴堆还只是烧着，来喜在那里照料。

饭后，母亲分压岁钱了，二妹、三妹都是十块钱，小妹、小弟和倍倍，则每人一块钱，都用红纸包了。小弟接了钱，见只有一块，立刻失望的不高兴起来。

"姆妈答应过给我五块钱，去订一年《儿童画报》，还买一部滑冰车。怎么只有一块？我不要！"

说时，他把钱锵的一声抛在桌上。母亲道："做什么？你，大年夜还要发脾气！你看，小妹、倍倍都安安静静没有说一句话。"

小弟急得嘴边扁皱起来，快要哭了。

"大年夜不许哭，哭就打！"母亲道。

大哥连忙把小弟连劝带骗的哄到书房里来。

"不要着急，等一等我给你钱。唉，弟弟，你知道我小时有多少压岁钱？哪里像你们一样，有什么一块两块的！

"有一年，当我才八九岁时，我在大年夜的前几天就预算好新年要用的钱和要买的东西了。我和大姊道：'去年祖母给二百钱做压岁钱，今年我大了一岁，一定可以给我五百钱。我要买花炮放，还要买糖人，还要和你，和他们掷状元红，今年一定要赢你的。'我一切都计划得好好的，五百钱恰好够用。

"到了大年夜了，我十分的快活，一心等候着祖母发压岁钱。饭后，祖母拿出一包包的红纸包，先递一包给大姊，又递一包给我。我一看，只有一百钱！那时，我真失望，好像跌入一个无底的暗洞中似的，觉得什么计划都打翻了；火炮糖人都买不成，状

元红也不配掷了。

“我哭声的问祖母道：‘今年压岁钱怎么只有一百钱？我不要！’

“祖母一句话也没有，眉毛紧皱着，好像有满脸心事似的。

“我见祖母不答应我，知道无望了，便高声的哭了起来。祖母道：‘你哭你哭！要讨打了！大姊只有五十钱呢！她不哭，你哭！你晓得今年没有钱吗？’说时，她脸色凄然，好像倒也要下泪了。婶母见我哭了，连忙把我哄到她房里，说道：‘乖乖的，不要哭，祖母今年实在没有钱。明年正月里一定会再给你的。’

“祖母在她房里自言自语道：‘三儿钱还不寄来，只有两块钱了，今天又换了一块做压岁钱，怎么过日子！’她说时，声音有些哽咽了。婶母道：‘你听，祖母说的话！她多疼爱你，有钱难道还不给你么？’

“我的气终于不能平下去。倒在床上抽噎了许久，才被婶母拉进房里去睡。那一个大年夜真是不快活的一个。第二天，听婶母对老妈子说，老太太昨夜曾暗自流泪了一回。后来，我见祖母开抽屉取了钱打发地保上门贺喜的，去望了一望，真的，她抽屉里只有一块钱，另外还有压岁钱分剩的几百钱，此外半个钱也没有了。这个印象我到现在还极深刻的留着。唉！我真不应该使祖母伤心！”

弟弟倚在大哥怀里，默默的听着，在灯光底下，见大哥脸色很凄惨，眼角上微微的有几滴泪珠，书房里是死似的沉寂。

外面，大厅上，小妹和倍倍的喧闹、嬉笑的声音，时时的透达进来。

五 老 爹

我们猜不出我们自己的心境是如何的变幻不可测。有时，大事变使你完全失了自己的心，狂热而且迷乱，激动而且暴勇，然而到事变一过去，却如暴风雨后的天空一样，仍旧蔚蓝而澄清；有时，小小的事情，当时并不使你怎样激动，却永留在你的心底，如墨水之渗入白木，使你想起来便凄楚欲绝。有时，浓挚的友情，牵住你一年半年，而一年半年之后，他或她的印象却如梅花鹿之临于澄清无比的绿池边一样，一离开了，水面上便不复留着他们的美影；有时，古旧的思念，却历劫而不磨，愈久而愈新，如喜马拉雅山之永峙，如东海、南海之不涸。

三十年中，多少的亲朋故旧，走过我的心上，又过去了，多少的悲欢哀乐，经过我的心头，又过去了；能在我心上留下他们的深刻的印象的有几许呢？能使我独居静念时，不时忆恋着的又有几许呢？在少数之少数中，五老爹却是一位使我不能忘记的老翁。他常在我童年的回忆中，活泼泼的现出；他常使我忆起了许多童年的趣事，许多家庭的琐故，也常使我凄楚的念及了不可追补的遗憾，不忍复索的情怀。

是三十年了，是走到“人生的中途”了，由呱呱的孩提，而

童年，而少年，而壮年；我的心境不知变异了几多次，我的生活不知变异了几多的式样，而五老爹却永远是那样可惊的不变的五老爹。长长的身材，长长而不十分尖瘦的脸，月白的竹布长衫，污黄的白布袜，慈惠而平正的双眼，徐缓而滞涩的举止，以至常有烟臭的大嘴，常有烟污的焦黄色手指，厚底的青缎鞋子，柔和的微笑，善讲善说的口才，善于作种种姿势的手足，三十年了，却仿佛都还不曾变了一丝一毫似的。去年的春天，我到故乡去了一次。五老爹知道我回去了，特地跑来找我。他一见了我，便道：

“五六年不见了，你又是一个样子了。听说你近来很得意。但你五老爹却还依然是从前一贫如洗的五老爹！……”

面前立的宛然是五年前的五老爹，宛然是三十年前的五老爹，神情体态都还不变，连头发也不曾有一茎白，足以表示五年的，三十年的岁月的变迁的，只有：他的背脊是更弓弯了。

这是我最后一次的见他。半个月后，我离了故乡。三四个月后，黄色封套，贴着一条蓝色封套，上写“讣闻”二大字的丧帖，突然的由邮局寄到。“前清邑廪生春浩府君痛于……”我翻开了丧帖一看便怔住了：想不到活泼泼的五老爹那末快便死去了。

后来听见故乡的亲友们传说，五老爹临死的两三个月，体态完全变了一个样子，龙钟得连路都走不动；又变成容易发怒，他的妻，我们称她为“姑娘”的，一天不知给他骂了多少次，甚至动手拿门闩来打她。亲戚们的资助，他自己不能去取了，便叫了大的男孩子去。有时拿不到，他便叨叨罗罗的大骂一顿，是无目的的乱骂。他们都私下说“五老爹变死”了。而真的，不到两三个月，这句咒语便应验了。

但我没有见到过这样变态的五老爹。五老爹在我的回忆中，

始终是一位可惊的不变的五老爹。长长的身材，长长而不十分尖瘦的脸，月白的竹布长衫，污黄的白布袜，……三十年来如一日。

我说五老爹是“老翁”，一半为了他辈分的崇高。他是祖母的叔父，因为是庶出的，所以年龄倒比祖母小了十多岁。他对祖母叫“大姊”，随了从前祖母母家的称号；祖母则称他为五老爹，随了我们晚辈的称呼。叔叔们已都称他为五老爹了，我自然应该更尊称他。然而祖母说：“孩子不便说拗口的话，只从众称五老爹好了！”

我说五老爹是“老翁”，一半也为了他体态的苍老。我出世时，他只有三十多岁，然而已见老态，举止徐缓而滞涩，语声苍劲而沙板，眼睛近视得连二三尺前面的东西也看不清楚。他还常常夸说他的经历，他的见闻。我们浑忘了他的正确的年龄，往往当他是一个比祖母还老的老翁。然而他的苍老的体态，却年年是一样的，如石子缝中的苍苔，如屋瓦下的羊齿草，永远是那样的苍绿。所以三十多岁不觉他是壮年，六十多岁也不觉他变得更老，除了背脊的更为弓弯。

他并不曾念过许多书。听说，年轻时曾赴过考场。然而不久便弃了求功名的念头，由故乡出来，跟随了祖父谋衣食。如绕树而生的绿藤一样，总是随树而高低，祖父有好差事了，他便也有；祖父一时赋闲了，他便也闲居在家；祖父虽有短差事在手而不能安插自己私人时，他便又闲居着。大约他总是闲居的时候多。他闲居着没事，抱抱孩子，以逗引孩子的笑乐为事。孩子们见他闲居在家便喜欢；五老爹这个，五老爹那个，几乎一时一刻离不了他；见他有事动身了便觉难过：“五老爹呢？五老爹？我要五老爹！”个个孩子一天总要这样的吵几次。而我在孩子们中尤为他所喜爱。我孩提时除了乳母外，每天在他怀抱中的时候最

久。他抱了我在客厅中兜圈子；他抱了我，坐在大厅上停放着的祖父的藤轿中荡动着；他把我坐在书桌上，而他自己裁纸折了纸船纸匣给我玩。我一把抓来，不经意的把他折的东西毁坏了，而他还是折着。在夜里，他逗引着我注视红红的大洋油灯。我不高兴的要哭了，他便连声的哄着道："喏，喏，喏，你看墙上是什么在动?"他的手指，便映着灯光做种种的姿态。我至今还清楚的记得：他映的兔头最像，而两个手指不住的上下扇动，状若飞马之拍翼，最使我喜欢。其他犬头、猫头、猪头，也都和兔头的样子差不了多少，不过他定要说它是犬头、猫头或者猪头罢了。最使我害怕，又最使我高兴的，是：他双手叉着我的肋下，高高的把我举在空中，又如白鹄之飞落似的迅快的把我放下。我的小心脏当高高的被举在空中时，不禁扑扑的跳着。我在他头顶上，望下看着，似乎站在绝高的山顶，什么东西都变小了，而平时看不见的黑漆漆的轿顶，平时看不见的神龛里的东西，也都看得很清楚，连绝高的屋脊也似乎低了，低了，低到将与我的头颅相撞。当我被迅速的放落时，直如由云端坠落，晕迷而惶惑。而大厅的方砖地，似乎升上来，升上来，仿佛就要升撞到我的身上。直到我无恙的复在他怀抱中时，我才安心定神，而我的好奇心又迫着我叫道："五老爹，再来一下!"

我大了一点，他便坐在祖母的烟盘边，抱我在膝上，讲故事给我听。夜间静寂寂的，除了小小的烟灯，放出圆圆一圈红光，除了祖母的嗤嗤潺潺的吸烟声，除了一团的白烟，由烟斗，由祖母嘴里散出外，一切都是宁静的。而五老爹抱了我坐在这烟盘边，讲有长长的，长长的故事给我听，直讲到我迷迷沉沉的双眼微微的合了，祖母的脸，五老爹的脸渐渐的模糊了，远了，红红的小灯渐渐的似天边的小圆月般的亮着，而五老爹的沙板苍劲的语声，也如秋夜的雨点，一声一滴的落到耳朵里，而不复成为一

片一段时，他方才停止了他的讲述，说道："睡着了。"便轻轻的把我放在床铺上躺着睡，扯了一床毡子盖在我身上。

他讲着"海盗"的故事，形容那种红布包在头上，见人便杀的"海盗"，是那样的真切，他说道："'海盗'都拿着明晃晃的刀，尖尖的长枪，人一见了他们便跪下来献东西给他们。他们还是一刀把人的头斫下，鲜血直喷！有一次，一大批的男男女女，老老小小，躲在一大堆稻草下面避着'海盗'。'海盗'团团转转的找不见人，正要走了，一个执着长枪的'海盗'无意中把枪尖向草里刺了一下，正中一个男人的腿，他痛得喊了一声。于是'海盗'道：'有人！有人！'他们都把长枪向草堆中乱刺，稻草都染得红了，草堆里的人是一个也不剩。还有，我家的一个亲戚，你应该叫她祖太姑的，她现在已经死了；她的一家死得才惨呢！'海盗'来了，全家不留一个人，只有你祖太姑躲藏在厨房的灶洞中，没有被他们看见。她亲眼看见'海盗'的头上包着红布，手里都拿着明晃晃的刀枪，头发长长的。'海盗'走后，她由灶洞里爬了出来，满天井是死人！亏得一个老家人躲在别处的，回来见了她，才背了她出城逃难。半路上，他们又遇见一个'海盗'，老家人头上被斫了一刀，红血流得满脸；还好，你祖太姑很聪明，连忙把手上戴的小金镯脱下来给他，才逃得性命出来！"

他这样的追述那恐怖时代的回忆，使我又害怕又要听。微明而神秘的烟盘边，似乎变成了死骸遍地的空宅、旷场。而他的讲述《聊斋》，也使我有同样的恐怖。我不怕狐仙花怪的故事，我最怕的是山魈、僵尸。有一次，他说道："一位老太太和一个婢女同睡在一屋。老太太每夜听见窗外有人喷水的声音，便起了疑心，叫醒婢女一同去张望。却见一个白发龙钟的老太婆在那里用嘴喷水洒花。她知有人偷窥，便向窗喷了一口水。老太太和婢女

都死了过去。第二天，家里的人推进房门，设法救活他们，却只救活了婢女，老太太是死了。婢女述夜中所见的情形。家人把老太太所没入的地方掘起来，掘不到七八尺，却见一个僵尸，身体还完好的，躺在那里，正是婢女夜中所见的白发龙钟的老太婆。他们把她烧了，此后才不再出现。”我听得怕了起来，仿佛我们的窗外也有人在呼呼的喷着水一样。我紧紧的伏在五老爹胸前不敢动，眼睛光光的望着他，脸色是又凄凝，又诧异，如一个宗教的罪人听着牧师讲述地狱里的惨状一样。

但他最使我兴高采烈的，笑着、聚精会神的听着的，还是他的《三国志》的讲述。他手舞足蹈的形容着，滔滔不息的高声讲述着刘备是怎样，张飞是怎样，曹操是怎样，这些英雄的名字都由他第一次灌输到我心上来。他形容着关公的过五关，斩六将，仿佛他自己便是红脸凤眉长髯的关羽，跨了赤兔马，提着青龙偃月刀。他形容着张飞的喝断板桥，仿佛他自己便是黑脸的张飞，立在桥边，举着丈八蛇矛，大喝一声，喝退了曹操人马。他形容着曹操的赤壁大败，仿佛他自己便是那足智多谋，奸计满胸的曹操。他形容曹操的割须弃袍，狼狈不堪的样子，不禁的使我大笑。他讲得高兴了，便把我坐在床上，而他自己立起来表演。长长的身材，映在昏红的小小灯光之下，仿佛便是一个绝世的英雄。这一部《三国志》足足使他讲了半年多，直到他跟了祖父到青田上任去，方才告终，然而还未讲到六出祁山。每夜晚饭后，我必定拉着他，说道：

“五老爹，接下去讲，曹操后来怎样了？”

于是他又抱了我坐在祖母的烟盘边讲述着这长长的，长长的故事。

我已经到了高等小学里读书。有一天，吃中饭时，我一个不小心，把一根很长的鱼骨鲠在喉头了；任怎样咳嗽也咳不出，用

手指去抠，也抠不到，吃了一大团一大团的饭下去也粘它不下去。喉头隐隐的作痛，祖母、母亲都很惊惶。他们叫我张大了嘴给她们看，也看不见鱼骨鲠在哪里。我急得哭了起来。五老爹刚好从外面进来——当然，他这时又是赋闲住在我们家里——我一见他，便哭叫道："五老爹快来！五老爹快来！鱼骨鲠得要死了！要死了！"五老爹徐缓的踱了过来，说道："不要紧的，等五老爹把你治好，五老爹有取鱼骨的秘方。"于是他坐在椅上，拉我立在他双膝中间叫我张大了嘴，又叫丫头去取一把镊子来。他细细的，细细的看着，不久便用镊子探进喉头。随镊子到口腔外的是一根很长的鱼骨，还带着些血。他问道："现在好了么？"我咽了咽口水，点点头，心里轻快得多，直如死里逃生。至今祖母对人谈起这事，还拿我那时窘急的样子来取笑。

五老爹快四十三四岁了，还不曾娶亲。还是祖父帮助了他一笔钱，叫他回故乡去找一个妻子。他娶的是大户人家的一个婢女，年纪只有二十左右，同他在一起真可算是父女。当然，他的妻不会美丽，圆圆的一张脸，全身也都胖得圆圆的，身材矮短，只齐五老爹的腋下高，简直像一个皮球；她不大说话，样子是很傻笨的。他结婚了不多几月，便把她带到我们家里来，于是他们俩都做了我们家里的长住的客人。我们只叫他的妻做"姑娘"，并没有什么尊称。自此，五老爹不再指手划足的谈《三国》，讲鬼神，但却还健谈；一半，当然是因为我已经大了，自己会看小书了，不会再像坐在他膝上听讲《三国志》时那末的对于他的讲述感兴趣了，一半，也因为他现在已成了家。

他成了家不久，姑娘便生了一个女孩子。这孩子很会哭，样子又难看，合家的人都不大喜欢她，而她的母亲，姑娘，终日呆涩死板的坐在房里，也不大使合家怎么满意。只有五老爹依旧得众人的欢心，他也依旧健谈不休。

祖父故后，我们家境也很见艰难，当然养不起许多闲人食客，于是在一批底下人辞去后，跟着告别回归故乡的，还有五老爹和他的“姑娘”和他们的善哭的女儿；他的去，一半也因为祖父已经去世，他的希望，他的“靠山”是没有了，所以不得不归去，另谋别一条吃饭的路。

啊，与我童年时代有那末密切的系连的五老爹是辞别归去了，从这一别，直到了十年后方才在北京再见。记得他带了他的妻女上“闽船”归去时，祖母叫了一个老家人替他押送着行李，那简简单单的包括两只皮箱、一只网篮、一卷铺盖的行李，还叫我也跟了去送行：“顶疼爱你的五老爹回家了，你要去送送。”闽船是一种不及二三丈长的帆船，专走闽浙一路海边贩运货物的，而载客是例外。这样的船，在海边随风驶行着，由浙到闽，风顺时也要半个月，逆风时却说不定是一月两月。由闽出来时，大都贩的是香菰、青果之类，由浙回闽，贩的却都是猪。猪声吆吆的，与人声交杂，猪臭腾腾的，与人气混合。那真是难堪的苦旅行。五老爹要是有钱，他可以走别的路径，起陆，或由上海坐轮船回去。然而五老爹如何有这样大的力量呢？于是只好杂在猪声猪臭之中归去。船泊在东门外，那里是一长排的无穷尽的船只停泊着，船桅参参差差的高耸天空，也数不清是多少。五老爹认了半天，才认出原定的船来，叫伙计帮着拿行李上船，抱孩子，扶女人上船。伙计道：“船要明早才开。”五老爹自己立在船头对我说道：“你不要上船了，跳板不好走，回去吧。我一到家就有信来。”又对老家人说：“来顺，你好好的送孙少爷回去，太阳底下不要多站了。”来顺说：“五老爹叫你回去，你回去吧。”我心里很难过，没情没绪的跟了来顺走。走了几十步，回头望时，五老爹还站在船头遥望着我的背影。

啊，与我童年时代有那末密切的系连的五老爹是辞别归去

了。

十年后，我在北京念书，住在三叔家里。每天早晨去上学，下午课毕回家。有一天，天气很冷，黑云低压的悬在空中，似有雪意。枯树枝萧萧作响，几片未落尽的黄叶纷纷扬扬的飞坠地上。我匆匆忙忙的赶回家。一进门，看见有一担行李，放在门房口，便问看门的李升道："是谁来了？"李升道："一个不认识的老头子，刚由南边来的，好像是老爷的亲戚。"

我把书包放在自己房里，脱了大衣，便到上房。一掀开门帘，便使我怔住！和三叔坐着谈的却是五老爹，十年未见的五老爹！他的神情体态宛然是十年前的五老爹，长长的身材，长长而不十分尖瘦的脸，污黄的白布袜，青缎的厚底鞋，慈惠而平正的双眼，柔和的微笑，一点也没有变动，只是背脊是更弓弯了些。他见了我也一怔，随笑着问道："是一官么？十年不见，成了大人了，样子全变了，要是在路上撞见，我真要不认识了呢。只是鼻子眼睛还是那样的。"

屋里旺旺的烧着一大盆火，五老爹还只是说："北京真冷呀！冷呀！"三叔道："五老爹的衣裳太薄了，要换厚的，棉鞋棉袜也一定要去买，这样走出去，要生冻疮的。"

五老爹还是那样的健谈。在晚上的灯光底下，他说起，在家里是如何的生活艰难，万不能再不出来谋生，而谋生却只有北京的一条路。他说起，他的动身前筹备旅费是如何的辛苦，东乞求，西借贷，方才借到了几十块钱。他又说起，一路上是如何的困苦难走，北边话又不会说，所遇到的脚夫、车夫、旅馆接客，是如何的刁恶，如何的善于欺压生客。由晚饭后直说到将近午夜，还不肯停止。还是三叔说道："五老爹路上辛苦，不早了，先去睡吧。李升已把床铺理好了。"五老爹走到房门边，把门一推，一阵冷风，卷了进来，他打了一个寒噤，连忙缩了回去，说

道："好冷，好冷！"三叔道："五老爹房里煤炉也生好了。睡时千万要当心，窗户不要闭得密密的。煤毒常要熏坏了人。"五老爹道："晓得的。"三叔又给他一条厚围巾把他脖子重重围了，他方才敢走出天井，走到房里。

他的房间在我的对面，也是边房，本来是做客厅的，临时改做了他的卧房。第二天，他起床时，太阳已辉煌的照着。天井里，屋瓦上，枣树上，阶沿上，是一片的白色。太阳照在雪上，反映出白光，觉得天井里格外的明亮。他开了门，便叫道："啊，啊，好大的雪！"

这一天，他又和三叔谈着找事的问题。三叔微微的蹙着双眉，答道："近来北京找事的人真多，非有大力量，大靠山，真不容易有事。二舅在这里近两年了，要找一个二三十块钱一月的录事差事，也还找不到呢。"

五老爹默默的不言。他在北京直住到半年，住到北京的残雪已消融完尽，北河沿和东交民巷边界的垂杨，已由金黄的丝缕而变成粗枝大叶，白杨花如雪片似的在空中乱舞时，他方才觉得希望尽绝，不得不收拾行李回家。在漫长的冬天里他只是缩颈的躲在火炉边坐着。太阳辉煌的照着，而且一点风也没有，这时，他才敢拖了一把椅子坐在阶沿晒太阳。天色一阴暗，一有风，他便连忙躲进屋来，一步也不敢离开火炉边。刚开了门，一阵冷风便虎虎的卷了进来，他打了一个寒噤，叫道："好冷，好冷！"又连忙缩回火炉边去。

一到了晚上，他更非把炎炎旺旺的白炉子端放在他房里不可。三叔再三的吩咐他，把房子烘暖后，炉子便要端出门外去；要放炉子在房里，窗户便要开一扇。煤气是很厉害的；一冬总要熏死不少人。他似听非听的，每夜总是端了烧得炎炎旺旺的白炉子进屋，不再放它出门，窗户总是闭得严严密密的。好几天不曾

出过什么毛病。

有一夜，我在半夜中醒来，仿佛有什么东西在呻吟，那重浊而宏大的呻吟声，不似人类发的，似是马或骆驼的呻吟，或更似建幕于非洲绝漠上时所闻的狮子的低吼。我惊了一跳，连忙凝神的静听，清清楚楚的，一声声都听得见，这声音似从对房发出的。我穿了衣，披了大氅，开了门出去，叫了几声："五老爹，怎样了？怎样了？有病么?"他一声都不答。我推了推门，是闩着的，便去推他的窗子。窗子还没有关闭着，我把窗一推，一股恶浊的煤气由房里直冲出来，几乎使我晕倒。这时，三叔也已闻声起来了。我们由窗中爬进，把门开了，房里是烟雾弥漫的。五老爹不省人事的躺在床上呻吟着。合家忙碌碌的救治他，把他抬到天井里使他呼着清新的空气，李升又去盛了一大碗酸菜汤来，说是治煤毒最好的东西，用竹筷掘开他的牙齿，把酸菜汤灌了进去。良久，他才叹了一口气而复活了，叫道："好难过呀!"

足足的静养了五天，他才完全复原。自此，他乃浩然有归意。挨过了严冬，到了白杨花如雪片似的在空中乱舞时，他便真的归去了。送他上东车站的是三叔和我。行李还是轻飘飘的来时的那几件，只多了身上的一件厚棉袍，足上的棉鞋、棉袜。

五年后，在故乡，我们又遇见了几次，是最后的几次。他一听见我回来了，便连忙赶来看我。还宛然是五年前的五老爹，十五年前的五老爹，三十年前的五老爹，神情体态都一点也不变，只是背脊更弓弯了些。

他依然是健谈，依然是剌剌不休的诉说他的贫况，依然是微笑着。但身上穿的却是十五年前的衣服，而非厚的棉衣，足上穿的却是十五年前的污黄的布袜，青缎的厚底鞋，而非棉袜棉鞋。他叹道："穷得连衣服都当光了。有几个亲戚每月靠贴一点，但够什么!"

第三天，二舅母来时，她说，五老爹托她来说，如果宽裕，可以资助他一点。我实在不宽裕，但我不能不资助五老爹。三十年来，他是第一次向我求资助。

我带了不多的钱，到他家里去拜望他。前面是一间木器店，他住在后进，只有两间房子，都小得只够放下床和桌子。他请我在床上坐，一会儿叫泡茶，一会儿叫买点心，殷勤得使我不敢久坐。我把钱交给了他，说道："这次实在带得不多，请五老爹原谅。以后如有需要时，请写信向我要好了。"他微笑的谢了又谢。

第二天早晨，他又跑来了，说道："我还没替你接风呢。今午到我家里吃饭好么?"我刚要设辞推托，不忍花他的钱，他似已知道我的意思，连忙道："你不厌弃你五老爹的东西么？五老爹在你少时也曾买糖人糖果请你，你还记得么？菜都已预备了，一定要来的。不来，你五老爹要怪你的。"我再也不能说得出推辞的话，只好说道："何必要五老爹多破钞呢!"

这一顿午饭，至少破费了我给他的三分之一的钱。他说："听说你喜欢吃家乡的鲍鱼海味，这是特别赶早起去买来的，你吃吃看。"又说道："这鸡是你五老爹亲自炖的，你吃吃看，味儿好不好?"我带着说不出的酸苦的情绪，吃他这一顿饭，我实在尝不出那一碗一碗的丰美的菜的味儿。

我回到上海后，五老爹曾有一封信来过，说道，这二三月内，还勉强可以敷衍，希望端午节时能替他寄些款去，多少不拘。然而端午节还没有到，而五老爹已成了古人了。我寄回去的却是奠仪而不是资助啊，我不忍思索这些过去的凄惋!

1927 年 8 月 7 日在巴黎

王　　榆

那年端午节将近，天气渐渐热了。李妈已买了箬叶、糯米回来，分别浸在凉水里，预备裹粽子。母亲忙着做香袋，预备分给孩子们挂，零零碎碎的红缎黄绫和一束一束绿色、紫色、白色、红色、橙色的丝线，夹满一本臃肿的花样簿子。有一种将近欢宴的气象悬萦在家庭里，悬萦在每个人的心上。父亲忙着筹款，预备还米铺、南货铺、酒馆、裁缝铺的账。正在这时，邮差递进了一封信，一封古式的红签条的信，信封上写着不大工整的字，下款写着“丽水王寄”。母亲一看，便道：“这又是王榆来拜节的信。”抽出一张红红的纸，上面写着：

恭贺
太太
大少爷　大少奶
诸位孙少爷　孙小姐
节禧
晚王榆顿首

每到一个季节，这样的一封信必定由邮差手中递到，不过在

年底来的贺笺上，把“节禧”两个字换成了“年禧”而已。除了王榆他自己住在我们家里外，这样的一封信，简简单单的几个吉利的贺语，往往引起父亲母亲怀旧的思念。祖母也往往道：“王榆还记念着我们。不知他近况好不好?”母亲道：“他的信由丽水发的，想还在那边的厘卡上吧。”

自从祖父故后，我们家里的旧用人，散的散了，走的走了，各自顾着自己的前途。不听见三叔、二叔或父亲有了好差事，或亲戚们放了好缺份，他们是不来走动的。间或有来拜拜新年，请请安的，只打了一个千，说了几句套话，便走了。只有王榆始终如一。他没有事便住在我们这里，替我们管管门，买买菜。他也会一手很好的烹饪，便当了临时的厨房，分去母亲不少的劳苦。他有事了，有旧东家写信来叫他去了，他便收拾行李告辞，然而每年至少有三封拜年拜节的贺片由邮差送到，不像别的用人，一去便如鸿鹄，一点消息也没有。

我不该说王榆是“用人”。他的地位很奇特，介乎“用人”和亲密的朋友之间。除了对于祖父外，他对谁都不承认自己是用人。所以他的贺片上不像别的用人偶然投来的贺片一样，写“沐恩王榆九叩首拜贺”，只是素朴的写着“晚王榆顿首”。然而在事实上他却是一个用人，他称呼着太太，少爷，少奶，孙少爷，孙小姐，而我们也只叫他王榆。他在我家时，做的也都是用人或厨子的事。他住在下房，他和别的用人们一块儿吃饭。他到上房来时，总垂手而立，不敢坐下。

他最爱的是酒，终日酒气醺醺的，清秀瘦削的脸上红红的蒸腾着热气，呼吸是急促的，一开口便有一种酒糟味儿扑鼻而来。每次去买菜蔬，他总要给自己带回一瓶花雕。饭不吃，可以的，衣服不穿，也可以的，要是禁止他一顿饭不喝酒，那便如禁止了他生活下去。他虽和别的用人一块儿吃饭，却有几色私房的酒

菜，慢慢的用箸挟着下酒。因为这样，别人的饭早已吃完了，而他还在浅斟低酌，尽量享受他酒国的乐趣，直到粗作的老妈子去等洗碗等得不耐烦了，在他身边慢慢的说："要洗碗了，喝完了没有？洗完碗还有一大堆衣裳等着洗。今天早晨，太太的帐子又换了下来。下半天还有不少的事要做呢。"

他便很不高兴的叱道："你洗，你洗好了！急什么！"他的红红的脸，带着红红的一对眼睛，红红的两个耳朵，显着强烈的愤怒。又借端在厨房里悻悻的独骂着，也没人敢和他顶嘴，而他骂的也不是专指一人。母亲听见了，便道："王榆又在发酒疯了。"但并不去禁止他，也从来不因此说他。大家都知道他的脾气，酒疯一发完，便好好的。

他虽饮酒使气，在厨房里骂着，可是一到了上房，尽管酒气醺醺，总还是垂手而立，诺诺连声，从不曾开口顶撞过上头的人，就连小孩子他也从不曾背后骂过。

偶然有新来的用人，看不惯他的傲慢使气的样子，不免要抵触他几句，他便大发牢骚道：

"你要晓得我不是做用人的人，我也曾做过师爷，做过卡长，我挣过好几十块钱一个月。我在这里是帮忙的，不像你们！你们这些贪吃懒做的东西！"

真的，他做过师爷，做过卡长，挣过好几十块钱一个月，他并不曾说谎。他的父亲当过小官僚。他也读过几年书，认识一点字。他父亲死后，便到我的祖父这里来，做一个小小的司事。他的家眷也带来住在我们的门口。他有母亲，有妻，有两个女儿。在我们家里，我们看他送了他的第二个女儿和妻的死。他心境便一天天的不佳，一天天的爱喝酒，而他的地位也一天天的低落。他会自己烧菜，而且烧得很好。反正没有事，便自动跑到我们厨房里来帮忙，渐渐就成为一个"上流的厨子"，也可谓"爱美的

厨子”。祖父也就非吃他烧的菜不可。到了祖父有好差事时，他便又舍厨子而司事，而卡长了。祖父故后，他也带了大女儿回乡。我们再见他时便是一个光身的人，爱喝酒，爱使气。他常住在我们家里，由爱美的厨子而为职业的厨子，还兼着看门。

他常常带我出门，用他戋戋的收入，买了不少花生米、薄荷糖之类，使我的大衣袋鼓了起来。但他见我在泥地里玩，和街上的“小浪子”“擂钱”，或在石阶沿跳上跳下，或动手打小丫头，便正颜厉色的干涉道：“孙少爷不要这样，衣服弄龌龊了，”“孙少爷不要跟他们做这下流事，”“孙少爷不要这样跳，要跌破了头的，”或“孙少爷不要打她，她也是好好人家的子女！”我横被干涉，横被打断兴趣，往往厉声的回报他道：“不要你管！”

他和声的说道：“好，好，同去问你祖母看，我该不该说你?”他的手便来牵我的手，我连忙飞奔的自动的跳进了屋。所以我幼时最怕他的干涉。往往正在“擂钱”擂得高兴时，一眼见他远远的走来，便抛下钱，很快的跑进大门去，免得被他见了说话。

全家的人都看重他，不当他是用人，连父亲和叔叔们也都和颜的对他说话，从不曾有过一次的变色的训斥，或用什么重话责骂他，——也许连轻话也不曾说过——他是一个很有身分的用人(?)，但我这个称谓是不对的，所以底下又加了一个疑问号，不过我实在想不出什么别的恰当的语句来称他，他的地位是这样的奇特。……

我第一次到上海来，预备转赴北京入大学。这时，王榆正在上海电报局里当一个小司事，一月也有三四十元。他知道我经过上海，便跑来看我，殷勤的邀我到酒楼里喝酒去。我生平第一次踏到这样的酒楼。楼下柜台上满放着一盆一盆的熏炙的鸡、鸭、肝、肠，墙边满排着一瓮一瓮的绍兴酒。楼梯边空处是几张方桌

子，几个人正在喝着酒，桌上只有几小碟的冷菜。王榆领我一直上楼，倚着靠窗一张方桌坐下。他自己又下楼去，说道："就来的，就来的，请坐一坐。"窗外是一条一条的电线，时时动荡着，嗤嗤的声音，由远而近，连支线的铁柱上也似有嗡嗡的声响，接着便是一辆电车驶过了。车过后，电线动荡得更厉害，这条线的动荡还未停止，而那边的电线上又有嗤嗤的声响了。车过后，远远的电线上还不时发出灿烂的火光。我的幻想差不多随电线而动荡着。而王榆已双手捧了几包报纸包着的东西上楼来。解开了报纸，里面是白鸡、烧鸭、熏脑子之类，正是楼下柜台陈列着的东西。他道："自己下去买，比叫他们去买便宜得多了。"我们喝着酒，谈着，他的话还是带有教训的气味，如当我孩提时对我说的一样。我有点不大高兴，勉强敷衍着。他喝了酒，话更多，红红的一张清秀瘦削的脸，红红的细筋显现在眼白上，而耳朵也连根都红了，嘴里是酒气喷人。我直待他酒喝够了，才立起来说："谢谢了，要回去了。"他连忙拦阻着道："还有面呢。"一面又叫道："伙计，伙计，面快来！"

我由北京回到上海时，他已先一年离开了。听人家说，电报局长换了人，他也连带的走了，住在那个旧局长家里——他也是他的旧东家——充当厨子。但常常喝酒，发脾气，太太很不高兴他，因此他便走了，不知到什么地方去。这一年的年底，我接到一封古式的红签条的信。像这样的信封，我是许多年不曾见到了。从熟悉的不大工整的字体上，我知道这是王榆的拜年信。这一次他只写道："恭贺大少奶，孙少爷，孙小姐年禧，"因为只有我母亲和妹妹和我同住在上海。贺笺之外，还有一张八行笺，还有两张当票。他信上说，他现在吉林，前次在上海时，曾当了几件衣服，不赎很可惜，所以，把当票寄来，请我代赎。我正在忙的时候，把这信往抽屉里一塞。过了十几天不曾想起，还是母亲

道："王榆的当票，你怎么还不替他去取赎呢?"我到抽屉里找时，再也找不到这封信和这两张当票。我想，大约已经满期了吧。他信上说，快要满期了，一定要立刻去取。我很难过不曾替他办好这一事。然而，到了第二年，他又写信来拜节了，却没有提起赎当的事。我见了这"恭贺少奶孙少爷节禧"的贺笺，便觉得曾做了一件负心的事，一件不及补救的负心的事。

在我结婚之前，合家已迁居到上海来，祖母也来了。王榆这时正由吉林到上海，祖母便也留着他帮忙。在家里，在礼堂里，他忙了好几天。到结婚的那一天，人人都到礼堂去，没有肯在家里留守的，只有他却自告奋勇的说道："我在家里好了，你们都去。"这使我们很安心，他是比别人更可靠，更忠心于所事的。这一天他整天的不出门，酒也喝得少些。我们应酬了客人，累了一天后，在午夜方才回家。而他已把大门大开着，大厅上点了明亮亮的一对大红烛，帮忙的人也有几个已先时回来，都在等候着。一见汽车进了弄口，他便指挥众人点着鞭炮，在劈劈拍拍的响声中，迎接我们归来，迎接新娘子的第一次到家。他见我的妻和我只在祖先神座前鞠躬了几下，似乎不大高兴，可是也不敢说什么。

他在这里，暂时屈就了厨子的职务。在他未来之前，我家里先已有了两个用人。这两个用人见他那么傲慢而古板的样子，都不大高兴。他还是照常的喝着酒，从从容容的一筷一筷挟着他私有的下酒的菜，慢慢的喝着。喝了酒，脸色红红的，眼睛红红的，耳朵连头颈都红红的，而一口的酒糟气，就在三尺外的人都闻得到。且还依旧借端发脾气，悻悻的骂这个，骂那个，还指挥着这个，那个，做这事，做那事，做得不如意，便又悻悻的骂着，比上人更严厉。为了他这样，那两个原来的用人也不知和他吵过几回嘴，上来向母亲控诉过几多次。母亲只是说道："他是

老太爷的旧人，你们让他些，一会儿就会好好的。”他们见母亲这样的纵容他，更觉不服，便上来向我的妻控诉着。有好几次，他们私自对我的妻说：“王榆厨子真好舒服！他把好菜留给自己下酒，却把坏的东西给主子吃。昨天，中饭买了一条黄鱼，他把最好的中段切下来自己清炖了吃，鱼头和鱼尾却做了主子的饭菜。哪有这样的厨子！”第二天，他们又来报告道：“昨天中饭，他又把咸蟹的红膏留下自己吃了，蟹壳和蟹肉却做了饭菜。”如此的，不止报告了十几次。我的妻留心考察饭菜，便真的发现黄鱼是没有中段的，咸蟹的红膏只寥寥可数的几小块放在盘子里。她把这事对我说了，也很不以为然。我说道：“随他去好了，他是祖父的旧人。”

“是旧人，难道便可以如此舒服不成！”妻很生气的说着。我默默的不说什么。

过了一二月，帮忙的老家人都散去了，只有王榆，祖母还留他在厨房里帮忙，然而口舌一天天的多了；甚至，底下人上来向妻说他是这般那般的对少奶奶不恭敬，听说什么菜是少奶奶要买的，他便道：“我不会买这菜，”连少奶奶天天吃的鸡子，他也不肯去买。这样的话，使妻更不高兴。

有一次，他领了五块钱去买菜，菜也没买，便回来在厨房里咕噜的骂人，说是中途把钱失落了。几个底下人说：“一定是假装的，是他自己用去了，还了酒账了。”但妻见他窘急得可怜，又补了五块钱给他。他连谢也不说一声，还是长着脸提了菜篮出门。这又使妻很生气。

妻见我回家，便愤愤的又把这事告诉了我。我慰她道：“他是旧人，很忠心的，一定不会说假话。”妻道：“是旧人，是旧人，总是这样说。既然他如此忠心，不如把家务都交给他管好了！”

我知道这样的情势，一定不能更长久的维持下去，而王榆他自己也常想告辞，说工钱实在不够用，并且也受不了那末多的闲气。然而他到哪里去好呢？这样的古板的人物，古怪的脾气，这样的使酒谩骂的习惯，非相知有素的人家，又谁能容得他呢？我为了这事踌躇了好几天。后来，和几个朋友商定，叫他到一个与我们有关系的俱乐部里去当听差，事务很闲空，而且工钱也比较的多。他去了，还是一天天的喝酒，喝得脸红红的，眼睛红红的，耳朵连头颈都红红的，一开口便酒气喷人。他自己烧饭烧菜吃，很舒适，很舒适的独酌着；无论喝到什么时候都没人去管他。然而，他只是孤寂的一个人，连脾气也无从发，又没有一个人可以给他骂，给他指挥，而且戋戋的工资，又实在不够他买酒买菜吃。他常常到我家里来，向我诉说工钱太少，不够用。又说，闲人太多，进进出出，一天到晚开门关门实在忙不了。我嘴里不便说什么，心里却有些不以他为然。

然而他虽穷困，却还时时烧了一钵或一磁缸祖母爱吃的菜蔬，送了来孝敬给“太太”吃。祖母也常拿钱叫他买东西，叫他烧好了送来。“外江”厨子烧的菜，她老人家实在吃不惯。

有一次，俱乐部里住着一个和我们很要好的朋友。他新从天津来，没地方住，我们便请他住到俱乐部一间空房里去。于是王榆每天多了倒脸水、泡茶、买香烟等等的杂事，门也要多开好几次，多关好几次。他又跑来对我诉说，他是专管看门的，看门有疏忽，是他的责任，别的事实在不能管。我说道：“他不过住几天便走的，暂时请你帮忙帮忙吧。”而心里实在不以他为然。

有一天清晨，他如有重大事故似的跑来悄悄的对我说：“你的那位朋友，昨夜一夜没回来。今天一回来，便和衣倒在床上睡了，不知他干的什么事。我看他的样子不大对，要小心他。”又说道：“等了一夜的门，等到天亮，这事我实在不能干下去。”我

只劝慰他道："不过几天的工夫，你且忍耐些。他大约晚上有应酬，或是打牌，你不必去理会他的事。"而心里更不以他的多管闲事、爱批评人的态度为然。

过了几天，他又如有重大事故似的跑来悄悄的对我说："你的朋友大约不是一个好人。他一定赌得很利害，昨夜又没有回来。今天一回来，便用白布包袱，包了一大堆的衣服拿出门，大约是上当铺去的。这样的朋友，你要少和他来往。"我默默的不说什么，而心里更不以他为然。我相信这位朋友，相信他决不会如此，我很不高兴王榆这样的胡乱猜想，胡乱下批评，且这样的看不起他。

过了几天，在清早，他更着急的又跑来找我，怀着重大秘密要告诉我似的。我们立在阶沿，太阳和煦的把树影子投照在我们的身上。他悄悄地说道："我打听得千真万确了，他实在是去赌的。前天出去了，竟两天两夜不曾回来。这样的人你千万不要再和他来往，也千万不要再借钱给他，他是拿钱去赌的。"我再也忍不住了。我相信这位朋友决不会如此，我不愿意这位朋友被他侮辱到这个地步。我气愤愤的一脚把阶沿陈设着的两盆花，猛力踢下天井去，砰的一声，两个绿色的花盆都碎成片片了。同时厉声的说道："要你管他的事做什么！"他一声不响的转身走出大门，非常之怏怏的。

我望着他的背影，心里后悔不迭。他不曾从祖父那里受到过这样厉声的训斥，不曾从父亲那里受到过这样厉声的训斥，不曾从叔叔们那里受到过这样厉声的训斥，如今却从我这里受到！我当时真是后悔，真是不安，——至今一想起还是不安——很想立刻追去向他告罪，但自尊心把我的脚步留住了。我怅然的望着他的背影消失在大门外。我想他心里一定是十分的难过的。他殷殷的三番两次跑来告诉我，完全是为了同我关切之故，而我却给他

以这样大的侮辱，这侮辱他从不曾受之于祖父、父亲、二叔、三叔或别的旧东家的。唉，这不可追补的遗憾！我愿他能宽恕了我，我愿向他告一个、十个、百个的罪。也许他早已忘记了这事，然而我永不能忘记。

又过了几天，好几个朋友才纷纷的来告诉我：这位朋友是如何如何的沉溺于赌博，甚至一夜输了好几千元，被人迫得要去投江。凡能借到钱的地方，他都设法去借过了，有的几百，有的几十。他们要我去劝劝他。王榆的话证实了，他的猜疑一点也不曾错。他可以说是许多友人中最先发现这位朋友的狂赌的。王榆的话证实了，而我的心里更是不安，我几乎不敢再见到他。我斥责自己这样的不聪明，这样的不相信如此忠悬而亲切的老人家的话！

然而，他还在俱乐部看着门，并不因此一怒而去。大约他并不把这个厉声的斥责看得太严重了吧。这使我略觉宽心。但隔了两个月，他终于留不住了，自己告退了回去。促他告退的直接原因是：俱乐部来来往往的人太多，有一天，他出去买菜，由里边出外的人，开了门不曾关好，因此，一个小偷掩了进来，把他的一箱衣服都偷走了。他说道："这样的地方不能再住下去了！"于是，在悻悻的独自骂了几天之后，才用墨笔画了一个四不像的人体，颈上锁着铁链，上面写道："偷我衣服的贼骨头"，把它用钉钉在墙上。几天之后，他便向我和几位朋友说，要回家了，请另外找一个看门的人。我道："回家还不是没事做，何妨多留几个月，等有好差事了再走不晚。"他道："这里不能再住了，工钱又少，又辛苦，且偷了那末多的东西去，实在不能再住了，再住下去，一定还要失东西，回去先住在女儿家里，且顺便看看母亲，有好几年不见她了。住在那里等机会也是一样的。"

我们很不安，凑了一点钱，偿补他失去衣物的损失。他收了

钱，只淡淡的说了声谢谢。

此后每逢一个年节，他还是寄那红红的贺笺来，不过贺笺上，在恭贺“太太，大少奶，孙少爷”之下，又加添上了一个“孙少奶”的称谓。从去年起，他的贺笺的信封上，写的是“水亭分卡王寄”，显然的他又有了很好的差事，又做了卡长了。

1927年8月8日在巴黎

三姑与三姑丈

在我所见所知的亲属里，没有一位的运命与境遇比之三姑燕娟和三姑丈和修更为恶劣艰苦的了。我的亲属，有好些是壮年便死去，留下寡妇孤儿，苦苦的度着如年的日子。有好些是一无本领的人，一生靠着亲戚吃饭，受尽了闲气闲话。更有的是遭了叠次的失败之后，到晚年又盲了目，受着媳妇的气。更有的是正在享老福时，他的唯一的依靠着的儿子却死了。更有的是辛苦勤俭了一生，积着些许的钱，却为桀傲不驯的儿子耗尽，使他在孤寂的老年，不得不东家借，西家求，叫化子似的度着日子。然而他们的苦是说得出的，数得尽的。说不出，数不尽的，只有三姑燕娟和三姑丈和修所受的苦了。在我童年时，已见他们落在艰难穷困的陷阱中了。二十年后，他们还是在这坚不可破的艰难穷困的陷阱中挣扎着。我不知他们怎样的度过这样悠久的二十年的时光。

祖母在二十年前便说道："想不到和修这样的一个忠厚的人，会落到这样的苦境里！"在二十年后，她还是这样慨叹的说道："想不到和修这样的一个忠厚的人，会落到这样的苦境里！"尤其当她见了周家的夺了他产业的两个兄弟，如今还是兴兴旺旺的，

舒舒服服的过着他们的生活，而且家境还一天一天的好，而忠厚的他却还在艰难穷困的陷阱里挣扎着时，便不禁兴起“天道无知”的感慨。

祖母生了三个女儿。大姑母嫁给邓家，她的丈夫在马尾海军军官学校毕业的，和他的一个兄弟同在一个军舰上服务。甲午中日战争时，他们兄弟二人一同战死。大姑母悲悲切切的过了几年，便也死了。我从来没有见过她，只偶从祖母口中知道有这样一位姑母罢了。祖母每见亲戚中很显赫的当着海军的将校，或在与海军有关的机关里，每月领受干薪，很阔绰而安闲的生活的人，便说道：“你大姑丈要不死，如今要比他们更阔了。”二姑母嫁给曾家。她的丈夫是一位能干的少爷，他父亲远迢迢的做着云南大理府知府。故乡的家事，都由他一手经管。我还记得，当我少时，他常常到我们家里来，一个瘦瘦身材的人，似乎阅历很深的样子。他父亲死在任上，他远迢迢的和几位兄弟一同迎柩回乡。他家里颇有些产业，兄弟们又善于守成。有一所很大的住宅，自己三房住不了，还租了一半给别人。又有许多田，每年的收成，除了自己吃的以外，还可以粜给米店，此外，还有些现款，存在钱庄或靠得住的商店里生息。他过了几年，也死了。留下二姑母和她的三个孩子。然而衣食可以无忧，生活也很舒服。她家里至今还有许多大理石。前年，我回故乡时，二姑母送我许多块大理石，够做两条长屏。自从我们自己的房宅为二叔卖去后，我们回乡没有地方可住，往往就住在二姑母家里，她那里空房多。祖母每次回乡时，也住在她那里。她也善于保存，至今还可以衣食无忧，而孩子们又都长大了，都受了大学的教育，可以挣钱了。

三姑母嫁给周家，她的丈夫便是忠厚无能的三姑丈和修。当三姑母初嫁时，他家里很阔。有三个当铺，四五个米店，十几顷

田地，在三个姑母中，要算她是最有钱的，三姑丈做着小老板，也不赌，也不嫖，终日笑嘻嘻的坐在家里或店里，蒲卢蒲卢的捧了一把水烟袋吸着。他身体很强壮，圆圆而黑的脸，活现忠厚无能的神气。他说话的声音重浊而凝涩，往往讷讷的说不出口来，见了生客便脸红。他也曾读了几年书，然而资质很坏，不久便放弃了。所以他后来连一封信也不会写。祖母颇嫌他无用。但大家都以为像他这样的人，像他这样的家产，一定是一辈子坐吃不完的。他自己虽无能，却也不至于耗败已有的产业。

然而人事的变迁谁能预料呢？他的丰富的家产，不败于浪费，不败于嫖赌，却另有第三条大路，把他的所有，都瓦解冰消，以至于单剩下光光的几口要吃饭要用钱的人。

自他父亲亡故，他的两个哥哥便和他争产，欺侮他忠厚无能，把坏的东西给他，自己取了好的，把少数的资产给他，自己取了多数。有一个叔叔看得不平，出来说几句公道话，然而那两个哥哥简直不理会他。三姑觉得很气愤，天天不平，天天当他的面骂他无用，不会争。而那个叔叔也激动他到县衙里去告状。他只是默默无言的，一点主张也没有。他怕进衙门，他怕多事，他怕诉讼、告禀，他怕见官。然而他的一星愤火终于为三姑和几个亲戚鼓动了。他讷讷的请教了几个讼师，上禀到县衙里去。一切事都由他那位叔叔和讼师们主持着，他自己是一点意见也没有，一切听任他们的排布。到了两造同在县官面前对质时，他的两个哥哥都振振有词，虽然自己取了好的，还说取的是坏的，虽然自己取了多数，还说取的是少数。三姑丈却讷讷的，战兢兢的，一句话也说不出。县官问了他好几句，他只颤声的简单的回答一句半句。像这样的官司，大家知道他一定是要输的。然而讼师们主张用贿赂，于是送了许多钱给县官，送了许多给幕客，给胥吏。结果，总算没有失败，然而得到的只是“由族长偕房长尊亲凭公

调解”一句批语。族长房长尊亲，关于这件事，调解过不止一次了。那两个哥哥当着他们的面，又会说，又会装腔，背后又会送点小礼物给他们。这些地方，三姑丈一点都不会。于是，尊亲族长虽明知他的理直，却不高兴为他而争；虽明知他的两个哥哥理亏，却不愿意叫他们吐出强夺了去的资产。每次的调解总是没有结局的散了。而他的两个哥哥仍占着多数好的资产，他仍只占坏的少数的东西。这一次，县官虽批着要族长房长尊亲凭公调解，结局还不是和从前一样么？而族长房长尊亲更可以借口“调解不下”，仍把这个原案交还了县里去，求太爷去发放。于是，又审问了，三姑丈又要花了一笔大款子送给县官，送给幕客和胥吏，而几个讼师也吃着他的，用着他的，另外还得了不少的酬报。祖父知道了这个消息，曾写了好几封信，再三的劝诫他不要再打官司了。宁可吃些亏，不可再争讼。然而，事已至此，他已骑上马背，为几个讼师把持着，且已用了许多钱，要休讼也是不能由他自主的了。一天天的，一年年的拖延下去，他已把分得的一大半资产耗费在争讼上头了。他终日皱着眉，心里摇摇无主的，一点方法也想不出。他又想休讼，心里又不服他哥哥们的强夺。三姑时时指着他当众人之前骂他无用。他用笨重的语声艰涩的答道：“那末，由你出头去办好了。”

三姑道：“亏得你是一个男子汉！要是没有你在，我自然可以出头去办了。谁都不像你这么无用，没本领！”

他又是默默无言的，圆圆而黑的脸上，罩上了一层薄薄的愁云。

他真的，每次得到祖父的去信后，总决心的想从此休讼，保存着那剩下的些少产业。然而，等到和讼师们一商量，又受他们极力的鼓动，教他不要从此息手。他如要从此息手，他们的这一大笔收入便将绝源了！

他们道："事情已到了这个地步，且已用了这许多钱，如果中途而废，岂不前功尽弃。且现在准有可得胜诉的机会。前天县里丁大爷来说过了，只要五六千，太爷便可答应了。等到你赢了官司，大房子、大当铺，都是你的了，何怕耗费这些少的钱。"

他又被他们说得疑迟了，踌躇了，他又把他的决心抛到大海洋中去了。他这样的疑迟着，踌躇着，因循着，一天天的过去，一年年的过去；他的资产就一天天的，一年年的少了，少了。得利的是县里的太爷、师爷、胥吏，得利的是讼师们、帮闲的人们。他分到的一个小当铺，已经盘给别人去开张了；乡下的几十亩田地也已卖去了，都是为了这个无休止的不由自主的诉讼。但他还有一个米店在着，每年的收入还很可观。有了这个米店，使亲戚们对于他还显得亲热。因为亲戚们每逢要赊米时，总是要到他那里去的。到了年底、节底，他又不好意思说硬话向他们索账，又不会说软话向他们求清账。几年来，不知给亲戚们拖欠了多少的米账。三姑每当他回家时，便告诉他道：

"刚才店里阿二又来说了，五表舅那里又来要了一担米去。他去年的账还一个钱没有还呢，你怎么又赊给他？"

三姑丈又只是默默无言的对着她，圆圆而黑的脸沉闷着，浓浓的双眉微蹙着，表示出他的无可奈何，无可诉说的微愁。他当了五表舅——以及一切其他亲戚——的面，米店里现堆着一袋一袋的米，一桶一桶的米，怎么还好说不赊呢，更怎么说得出要五表舅还清前账的话呢。而且五表舅近来家境的穷困，他是知道的。

米店的伙计们，上自经理，下至学徒，都知道他们的店主人是懦弱的，忠厚无能的，不会计算的，于是一个个的明欠暗偷起来。表面上这店还是显显赫赫的五大开间的门面，米粮堆积如山，而实际上已经是"外强中干"了。他哪里知道这些事。三姑

虽比他精明些，然而店里的事，她又怎么管得到，她又怎么会知道。

于是，有一夜，更坏的事发生了。米店的经理把店里所有的现款，预备下乡买米的，以及亲戚们存着生息的，一总席卷而去。到了第二天，经理不来店，伙计们还以为他在家有事。到了第三第四天还不来，他们跑到他家里，而他家已搬得无影无踪了。于是他们才知道出了事，才跑去通知三姑丈。三姑丈又是急得一筹莫展，还是一个帮闲的人替他出了一个主意，叫他先去报官。外面的人一听见米店经理卷逃的消息，要账的纷至沓来，要收回存款的纷至沓来，直把三姑丈急得只是跺足。家里哪有许多现款给他们呢？而他们个个都是非要款子不可的，不给便要去告状。而三姑也焦急的脸色都白了，一见他便悻悻的骂，说，都是他无用，才会有这事发生。好好的一个店怎么会托给那样的一个靠不住的王慎斋去经理；她早已说过王慎斋的靠不住了，早已嘱付过要他自己去看看账，且要把现钱多取些回家了，他总是不听。如今，居然发生了这事，看他一家将来怎么过活，她诉说着，战抖抖的焦急的诉说着，双牙咬紧着，恨不得把他吞了下去。他只是默默无言的对着她，圆圆而黑的脸上，罩上了一层愁云，双眉紧紧的蹙着。她焦急得无法可想，和衣躺在床上，悲切的大哭起来。他还是默默的站在房里。他们两个孩子，听见他们母亲的哭声，由外面跑进房里，惊惶的呆呆的立在床边。老妈子连忙进来，一手一个，把他们牵了出去，低低的说道：“你妈妈生气呢，到外边玩玩去，不要给她打了。”

到了这个地步，最不能想法子的人也迫得你不得不想法子了。于是三姑丈一边托人去告诉债主，说，款子是一定还的，请等几天，等欠账收齐了便送上。如果收不齐欠账，卖了房子也是要还的。一边便四处奔走的去讨欠账，或托人，或老了脸皮自己

去。然而欠人的账是急如星火的，个个人都是非还不可的。三姨太的款子，是她下半世的养老金，万不能不还的；二奶奶是一个寡妇，那一笔钱还是她丈夫死时，几个亲戚为她捐集起来的，这种可怜的款子，更能不还么？还有，好几个大户，是很有势力的，好几家商店，是很凶恶的，又都不能不一一的归还，不归还便吃官司。至于拖欠他的账的人家呢，一听见他的米店倒账，便如皇恩大赦一样以为从此可以不必清偿了。他托人去，他自己去，去这家，去那家，谁又肯还他这一笔不必还的欠账呢。而他又讷讷的不会说硬话，不会说软话。于是除了几户厚道人家还了他一部分欠账外，就一个钱也收不到。把这笔戋戋的收到的账款去还那笔巨大的欠款，真是杯水车薪，一点也不济事。于是，真的，房子也不能不卖去了，连三姑的珠宝首饰也不能不咬着牙齿，悻悻的骂着的拿出去变卖了。好容易才把债主一一打发完毕，而他自己却已四壁萧然，身外无长物了。于是，他们俩便开始陷落到艰难穷困的陷阱中去，永远脱逃不出。

在这时，你便想再打官司也没有钱可以给你打官司了；讼师们便不再来劝他坚持到底，而这场争产的官司，便如此无声无臭地终止了。

一个忠厚无能的男人，一点本领也没有；一个精明的，负气的，从幼没受过苦的女人；两个从襁褓中便娇养惯了的孩子，突然的由好吃好着，安安逸逸的境遇中一变而穷困万状，典衣质裳而举火，愁米忧柴而度日。他们简直如由这个世界而突然迁入别一个世界，如鱼登陆，如兽入水，如人类至火星上，一切生活的习惯与方法都要从底变换起。这够多么苦恼，悲戚，忧闷！从前住的是三进的大厦，只怕人少寂寞，还招致了好几家近亲同住，不要他们的房租，如今是自己要住到别人边房里去了。那房子只有两小间，小得可怜，只够放下一架床，一张桌子，还要一块钱

一个月的房租，不能拖欠。从前吃的是大鱼大肉，还嫌厨子烧得不好，穿的是绸绫绢缎，还要拣选裁缝匠，要他做得新式，如今却连蔬菜也还是勉强吃得到，至于肉腥儿，真要好几天才可见到一点儿。穿的是蓝布粗衣，还不敢时时的换洗，怕洗坏了不能再做。从前是人家天天来见他们，来求他们，仰面而望着他们的颜色，少奶长，舅爷短的，真如灯蛾儿赶着向旺处飞，如今却要他们去仰面而望着别人家的颜色了，却要去求别人家的资助了。他们所见的已不是那些微笑而谄媚的脸孔，而是那些冷板板的如冰如霜的面目了。他们看得几块钱，真如流水似的，如落叶似的，送去了，用去了，一点也不在乎，如今却看得一个小钱如泰山之重，如性命之可宝贵了。

谁想得到这一个虽忠厚无能而守成则有余的三姑丈，竟会弄到这样的一个地步，竟会陷落到这样的一个艰难穷困的陷阱中呢？祖母知道了三姑丈米店倒闭的消息时，还不晓得他们竟是如此的一落千丈，如此的无以度日。直到了她回归故乡，见了三姑和三姑丈，三姑向她仔细的哭诉着时，她才完全知道他们的近况。她不禁叹了一口气道："想不到和修这样的一个忠厚的人，会落到这样的苦境里！"而她见三姑鸭蛋形的脸，因愁苦而益显得长而忧郁；向来微黄的气色，因焦急而益觉得黄澄澄的如久病方愈；而她向来多言善语的脾气，如今也变了郁郁寡言；向来爱争强，喜做面子的性情，如今也变而为退后谦让；向来衣绸穿缎，珠围翠绕，如今却一变而为质质朴朴的蓝布粗衣时，更不禁的落下了几滴伤心的怜惜的酸泪。从此以后，她见亲戚中要找女婿的，便劝他们不要只看夫家的家道丰厚，不要只看女婿的忠厚老实，这些都是不足恃的，而忠厚老实更是无用无能的表示。找女婿第一要看他的才干，要看他有没有自立的能力。有能力的便家道清贫些也不要紧。

他们住在故乡，一年两年，实在支持不住了。其初还希望把米店欠账陆续的讨取回来，可以借此度日；然而碰了几次大钉子之后，他们才知道倒店后的欠账，有如已放生于大海中的鱼虾，再也不会物还原主的了，去问他们索还这些欠账，简直比向他们借债还难。他们一个个都板起脸孔来对付三姑丈，粗言粗语的仿佛这些欠账已奉旨免收，再去索取，便等于“大逆不道”似的。他们在希望尽绝之后，在无米少柴之际，三姑虽然傲骨犹存，三姑丈虽然讷讷的不敢向人开口，然而饥饿却迫着他们不得不开口向亲戚们求资助。求资助，这真是一件难如登天的事。谁有多余的钱肯资助穷困的亲戚呢？便是他们自己，在家道还兴旺之时，每见亲戚们讷讷的，踌躇的，又要开口又不敢开口的向他们求资助时，还不是也曾觉得有些憎厌么？还不是嘴里虽不说，而心里却在说道：“真讨厌,又来了，哪里有那许多闲钱来给他们”么？

三姑终日焦急着，变得黄瘦得不堪，她没有法子出气，只好一见三姑丈的面便罗罗苏苏的骂着。三姑丈还是那样的一副圆圆而黑的脸，显得浑厚无用的神气，默默的静听着她的尖利的谩骂。有时只是简短的回答道：

“是了，是了，尽骂我，又不会骂出米来，柴来。”

三姑道：“不骂你还骂谁！年纪轻轻的，一点事都没本领去做。人家一个个的都会挣钱回来养家；连五舅的笙哥也会挣钱了！四表姊家里，从前是多么穷苦，如今也买起田地来了！只有你没用的东西，一点事都没本领去做！好好的一份家当，反都弄得精光！亏你还有脸在家吃饭！不知我……”

她说得悲戚起来又和衣倒在床上幽怨的低哭着，心里是千愁万恨的，说不出怎样的苦闷。除了憎怨自己的命运的恶劣外，更想不出这是谁的罪过，使她受如此的苦。

祖母知道她无以度日，便接了她出来，住在我们家里。三姑丈和两个孩子也同来。三姑是一个精细的明白人，她晓得这一次的回母家，不是像姑娘们回家来玩几天的，可以发发脾气，而人家也都会客客气气看待如看待一个娇贵的客人。她是来寄食的，她现在是贫穷了的人。她很明白自己的地位。她一切都谦让退后。对嫂嫂们，对侄儿、侄女们，对底下人们，都和和气气的。坐在饭桌上吃饭，好菜是向来不肯下箸去挟的；一顿饭吃不了一点点的菜。有时，她的两个孩子，吵着要外公面前的好菜吃，她便狠狠的钉了他们几眼，钉得他们不敢再开口，只是眼光光的看着母亲，连饭也不敢吃。老妈子忘记了倒她的洗脸水，她也不开口。大门外有叫卖杂食的担子，喊着挑过去，家里的孩子们都飞跑的出去要买，她的两个孩子也跟了大家跑。然而三姑却厉声的叫道："依桐，依榆，你们到哪里去?"那两个可怜的孩子只好伏伏贴贴的缩住了脚步。啊！一个好强的精明的人，境遇竟使她不得不强制着她自己：把她自己的刚强的性格压伏着，把她自己的傲慢自尊的心情收拾起！她哪一天不是郁郁的。她住在这里如坐在针毡上似的，在故乡虽然时时要愁米忧柴，反觉得快乐自在。母家的人看待她都很好，然而她总觉得不自在。她对三姑丈也不当面的讽骂了，她知在别人家里不便骂人，对孩子们也不一耳光一耳光的打过去了，她怕他们哭，惊扰了别人。她每逢恨起来，只是咬紧了牙，把一切苦辣酸辛都向自己肚里吞下去。这是如何难忍的苦闷，如何难忍的悲楚！

三姑丈还是那样浑浑沌沌的，一天不做事，也不想找事做，只是捧了一把水烟袋，坐在客厅的椅上蒲卢蒲卢的吸着水烟，仿佛他心里一点心事也没有，且一点也不觉焦急、苦闷似的。这使三姑更觉得生气。

她很喜欢打麻雀，从前在家里是常常打的。如今嫂嫂们约她

打时，她总是托辞拒绝。她听见牌声花啦的倒在牌桌上，她听见清脆的洗牌声，打牌声，她听见牌桌上的笑声，有大牌时惊愕的叫声，她听见琐琐絮絮的和牌后的诉说声，她听见输家怨怨切切的骂牌声。许多人都围在牌桌看着，而她却坚忍的不出房门一步。她手痒痒的，心脏跳跳的，渴欲一试，然而她却勉强的制服了她自己的欲望。她真受不了那样的痛苦！

她在我们家里住不上一年，便对祖母说，她要回家。她的话一说出口是不能挽回的，她的主意一打定，也是任怎样也改不过来的。祖母留不住她，便只好让她带了两个孩子乘闽船回去，答应每月寄一点津贴给她零用。而祖父却留住了三姑丈，说回家是一定不会有事做的，不如在此看看机会，也许有什么小局面，可以替他设法。

三姑丈在此住了不久，凤尾山的渔户们派了代表来见祖父，诉说现在的“会馆主”不会办事，要求祖父另行推荐一个人。凤尾山是海门外的一个海岛，岛上的居民都是打鱼为生的，且都是闽人。山上的管理权，实际上是在所谓会馆主的手里。所谓会馆主，便是福州会馆的一个管事者，一面代表全山渔民，向当地官府交涉一切关于山上的事，一面算是众渔户公推的管理人，山上的一切公益事务，都要由他主持，连夫妻间的吵架，也都要向他控诉，求他批判是非。这个会馆主大概要是一个读书人，见过世面的，有力量的，可以见官见府，可以向他们保释山上因闹事被捉的渔户的。而众渔户便每年凑集了一笔款子送给他维持生活，以为报酬。如遇渔市兴隆时，他也着实可得一批款子。这个会馆的成立，祖父是主持最力的一个人，且曾亲自上山为他们筹划一切，亲自向同乡中有钱的人，为他们募款来建筑这个会馆，所以渔户每次要会馆主时，总是向祖父要求推荐一个人，每次觉得会馆主不称职，不满众望时，也必向祖父要求撤换了他，而另举一

人。这一次，他们又来了。祖父便想起一个穷苦的远房兄弟来，他恰恰也赋闲着，便荐了他去，叫三姑丈也跟了去，可以分到一点好处。三姑丈到凤尾山去，而且要去分得些会馆主应得的一部分利益，是没有人会反对的；因为会馆的大殿，乃是他父亲生前独资捐建的。周家大老板的名望，山上没有一个人不知道，他的儿子去做会馆主的助手，谁还会反对。要是三姑丈有本领，可以见官见府的话，他要做会馆主是再容易没有的。只是他自己知难而退，晓得一定不能胜任，所以宁退居于助手。他到了山上半年一年，还是一个钱也不能寄回家。他除了吃一口饭以外，实在不曾得到一个小钱。那个会馆主是很有心计的，他用种种的方法，来欺瞒这个忠厚无能的三姑丈，使得他一个钱也得不到；所有的钱，一总都落在他自己的袋里去，完全不顾祖父和他说定的口头契约，而且一年之后，他还设法使这样浑浑沌沌的一个忠厚人也会自己觉得山上是不能再住下去。于是三姑丈下山了，而会馆由他一个人独占了去。祖父对于这事很不高兴，但也不便和他变脸，因为山上渔户和他还相安，便任他当会馆主下去。而三姑丈在外已久，觉得很想家，便也回到故乡了。他们一家四口，又如前的过着无米少柴的困苦万状的生活，而他又默默的静听着三姑尖利的无休止的讽骂的话。他圆圆而黑的脸上，只微微的罩上了一层薄薄的愁云，双眉微微的蹙着。

如此的过了八年，十年，十五六年，他们总还是沉陷在这样艰难穷困的泥泽中而不能自拔。其间，三姑又曾到过我们家里住了几次，却终于每次都住了不久便回家。其间，三姑丈也曾有过几次小差事，然都仅足维持一时的生活，且都不久便又失业了。我不知这悠久的岁月，在他们是怎样的度过去的，这穷厄万状的生活，在他们是怎样能活下去的！这一对年轻力壮的夫妇！

前年，我回归故乡时，见到三姑，她还是那样黄瘦而郁郁

的。两个表弟已经都有十三四岁了，因为不曾读过书，进过学堂，也都是浑浑沌沌的大有父风。三姑丈因为实在穷得无法，且在家里为三姑讽骂得实在无可容身，便投身于警察厅里，当了一名长警。他终日忙碌着，有公事在身，很不容易回家。直到我见到三姑后的第三天晚上，他才得请假回来，和我相见。他穿着黑布的警服，还是满脸的忠厚无用的样子。他对我说起当巡警的苦楚。天一亮就要起床，冰冷的天气还要执枪早操。腿微弯了一点，便要被巡官不留情的拔出指挥刀重打几下。一天倒有半天时间在站岗、出差。还有，几天便轮到一次夜班，那更是苦了。冷清清的立在街头巷尾。要是偷偷的依墙睡一下，被巡夜的警官查见，第二天便要打几十下军棍了。我以前，每见雄赳赳的长警，便以他们为具有无限权力的人，是管人，不是被人管的，不料内幕里却有如此的苦处。我更想不到忠厚无能的三姑丈竟会受得住这样的劳苦辛勤。

又有三年不知道他们的消息了。等到他们的消息再给我知道时，却有一个更坏的消息，报告三姑丈的病亡的。据祖母说，他病死的前半年，更受尽了人家不曾受过的苦楚，三姑也是这样。一直到了死，他才脱离了这个苦境，三姑也方才脱离了这个苦境。在那半年前，他不知为了什么缘故，竟遭巡官责打了几十下军棍而被革退。他棍疮发作，又没钱去请外科。如此的睡躺在床上，流着脓血，不能起床，以至于死。三姑一面侍候他，一面还要张罗家中的柴米，那辛苦与焦急，真是不忍令人去想象。

他临死的几天前，三姑还是哝哝咕咕的讽骂着，他还是那样的默默无言的对着她，双眉紧蹙着，圆圆而黑的脸上罩上了一层薄薄的愁云，有时还轻轻的叹着气，这是他从来所没有的。无论遇到如何痛苦的境况，他从来不曾叹过气。人家说，这是他将死的征象。

他死了，一切的丧事费用，都是靠着几家近亲的赙赠。他死了，冷冷清清的一口薄材，一个妻，两个孩子哭着送他上厝所，再没有别一个来送丧。他死了，也许在他反是脱离了人世的苦海与艰难穷困的陷阱。然而被留下的是三姑，是两个孩子，他们还在这个永不能冲破的陷阱中挣扎着，只是少了一个同囚的人了。

夺了他资产的两个哥哥，如今还是兴兴旺旺的，舒舒服服的过着生活，而且家境还一天一天的好。祖母一想起，便要感慨叹息于天道的无知。

1927 年 8 月 14 日在巴黎

九　叔

九叔在家庭里，占一个很奇特的地位：无足轻重，而又为人人的眼中钉，心中刺；个个憎他，恨他，而表面上又不敢公然和他顶撞。他走开了，如一片落叶堕于池面，冷漠漠的无人注意。他走开了，从此就没有一个人在别人面前再提起他，也没有人问起他的近况如何，或者他有信来没有。只有大伯父还偶然的说道："老九在湖州不晓得好不好。去了好几个月一封信也没有来过。"只有大姆还偶然的忆起他，说道："九叔的脾气不大好，在那边不晓得和同事住得和洽否？"

但是，九叔的信没有来，九叔他自己不久却回来了，他回来了照例是先到大姆的房门口，高声的问道：

"大嫂，大嫂，在房里么？大哥什么时候才可回家？"

他回来了，照例是一身萧然，两袖清风，有时弄得连铺盖也没有，还要大姆拿出钱来，临时叫王升去买一床棉被给他。

他回来时，照例是合家在背后窃窃的私议道："讨厌鬼这末快又来了！"人人心中是说不出的憎和恨，家庭中便如一堆干柴上点着了火，从此多事，鸡犬不宁。

他是伯祖的第二姨太太生的，他出世时，伯祖已经有六十多

岁了。伯祖死时，他还不到八岁，于是大伯父便算是他的严父，他的严师，不仅是一个哥哥。他十岁时，跟了几个兄弟一同上学。是家里自己请的先生。今天是谁逃学，不用说，准是他；今天是谁挨了先生的打，不用说，准是他；今天是谁关了夜学，点上灯还在书房里“子曰，子曰”的念着，不用说，也准是他。好容易两年三年，把《四书》念完了，念完了他的责任便尽了，由“大学之道”起到“则亦无有乎尔”止，原文不动的交还了先生。说到顽皮，打架，他便是第一。带领了满街的孩子在空地上操兵操，带领的是谁，不用说，准是他；抛石块到邻居的窗户里去的是谁，不用说，准是他；把卖糖果的孩子打得哭了，跑到家里来哭诉，惹祸的是谁，不用说，也准是他。

大伯父实在管不了他，只好叹了一口气，置之不理。他母亲是般般件件纵容他惯的，大伯父要严管也不敢。但他怕的还只有大伯父，不仅在小时候是怕，到了大时还是怕。“大哥”是他在家庭中唯一的畏敬的，唯一的说他不敢回口的人。

他母亲死时，他已经二十多岁了，便常在外面东飘西荡，说是要做买卖，说是要找事做，说是到上海去，说是到省城去。不知在什么时候，祖父留给他的一份薄产，他母亲留给他的一份衣服首饰，都无形无踪的消没了，他便常在父亲家里做食客，管闲事，成了人人的眼中钉，心中刺，闹得鸡犬不宁。

自从大伯父合家搬到上海来后，二婶、五婶也都住在一处，家庭更大，人口更杂，九叔也成了常住的客人，而口舌更多。他每次失业，上海是必由之路，而大伯父家便是他必住之地。他的失业，一年二年不算多，而他的就事，两月三月已算久。于是家里的人个个都卷在憎与恨的旋风中，连李妈也被卷入，连荷花也被卷入。五婶是表面上客客气气，背后讽刺批评；二婶是背后罗罗唆唆，表面上板着面孔不理他。而九叔和她便成了明显的不两

立的敌人。

九叔爱管闲事，例如：荷花手里提着开水壶，要去泡水，经过他的面前，他便板着脸说道："荷花，你昨夜又偷吃五太太的饼干么？大太太不舍得打你。再偷，我来打！"这时，厨房里锵的一声，表明郭妈洗碗时又打碎了一只，九叔便连忙立了起来，赶到厨房里说道："又打碎碗了！好不小心的郭妈！要叫大太太扣下工钱来赔。这样常打碎东西还成么！"李妈又由楼上抱了小弟弟噔噔的走下楼梯。"李妈，"九叔又叫住了她："把小弟弟抱到哪里去？当心太阳。不要乱买东西给他吃，吃坏了你担当不起。"李妈咕嘟着嘴答道："又不是我要抱他出去！是五太太她自己叫我抱他去买十锦糖的。"

他是这样的爱管闲事。于是在傍晚的厨房里窃窃的骂声起来了："一个男子汉，没出息，不会挣钱，吃现成饭，倒爱管人家的闲事！"朦胧的灯光之中，照见李妈、郭妈和荷花，还有四婶用的蔡妈和厨子阿三。

九叔的吵闹得合宅不宁，例如：他天天闲着没事做，天天便站在二婶、五婶，隔壁的黄太太，还有二姨太的牌桌旁边，东张张，西望望，东指点，西教导，似乎比打牌的人还热心。"看了别人的牌，不要乱讲。"黄太太微笑的禁阻他，二婶便狠狠的钉了他一眼。有一次，二婶刚好听的白板，二索对倒，桌上已有红中一对碰出，牌很不小，她把听张伏在桌上，故意不让九叔看见。九叔生了气道："不看就不看，我还猜不出？一定有一对白板！对家和数很大，你们白板大家不要打。"而这时，黄太太刚好摸到一张白板，正要随手打出，听他一说，迟疑了一下，便换了一张熟牌打出。结局是二婶没有和出。她忍不住埋怨道："爱看牌就不要讲话！东看西看的，什么牌都知道了。"

九叔光了眼望她道："二嫂说什么，我又没有看见你的！自

己输急了，倒要埋怨别人！”

要不是黄太太和五婶连忙笑劝，一场大闹是决不免的。看了黄太太和五婶的脸上，看了打牌的份上，二婶只好咕嘟着嘴，忍气吞声的不响，而九叔也只好咕嘟着嘴，忍气吞声的不响。

这一场牌的结果，二婶是大输，她便罗罗唆唆的在房里骂了九叔半夜。九叔便是她输钱的大原因。她的牌刚刚转风，九叔恰来多嘴，使她这一副牌不和；这一副牌不和，便使她一直倒霉到底。这罪过不该九叔担负又该谁担负的？

“好不要脸，一个男子汉，三十多岁了，还住在哥哥家里吃闲饭，管闲事。有骨气的人要出去自己挣钱才好。不要脸的，好样子！爱管闲事……吃闲饭！好样子！”她的骂话，颠之倒之是这几句。

不知以何因缘，她骂的话竟句句都传入九叔的耳朵里。第二天，大伯父出门后，九叔就大发雷霆了，瘦削的脸铁青铁青的，颧骨高高突出，双眼睁大了，如两只小灯笼，似欲择人而噬。手掌击着客厅的乌木桌，啪啪的发出大声，然后他的又高又尖的声带，开始发音了。

“自己输急了，反要怪着别人，好样子！我吃的是大哥的饭，谁配管我！我住的是大哥的家，爱住便住，谁又配赶我走！要赶我，我倒偏不走！怕我管闲事，我倒偏要管管！大哥也不能掮我走！大哥的家，我不能住么？快四十的人了，还打扮得怪怪气气的，好样子！自己不照照镜子看！”

这又高又尖的指桑骂槐的话，足够使二婶在她房里听得见，她气得浑身发抖，也颤声的不肯示弱的回骂着：

“好样子！一天到晚在家吃闲饭，生事，骂人！配不配？凭什么在家里摆大架子！没有出息的东西，三十多岁了，还吃着别人的，住着别人的，好样子！没出息！……”

二婶的话，直似张飞的丈八蛇矛，由二婶的房里，恰恰刺到他的心里，把他满腔的怒火拨动了。他由客厅跳了起来，直赶到后天井，双手把单衫的袖口倒卷了起来，气冲冲的仿佛要和谁拚命。

他站在二婶窗口，问道："二婶，你骂谁?"

二婶颤声的答道："我说我的话，谁也管不着!"

"管不着！骂人要明明白白的，不要棉里藏针！要当面骂才是硬汉！背后骂人，算什么东西！好样子！输急了，倒反怪起别人来。怕输便别打牌！又不是吃你家的饭，你配管我！二哥刚刚有芝麻大的差事在手，你便威风起来，好样子！不看看自己从前的……"

二婶再也忍不住了，从椅上立起来，直赶到房门口，一手指着九叔，说道："你敢说我……大伯还……"她的声音更抖得利害，再也没有勇气接说下去。

九叔还追了进一步："谁敢说你，现在是局长太太了！有本领立刻叫二哥回来吞了我。一天到晚，花花绿绿，怪怪气气的，打扮谁看。没孩子的命，又不让二哥娶小。醋瓶子，醋罐子!"

这一席话，如一把牛耳尖刀，正刺中二婶的心的中央。她由房门口倒退了回来，伏在床上号啕大哭。

这哭声引起了全家的惊惶。七叔和王升硬把九叔的双臂握着，推了他出外，而五婶、大姆、李姆、郭姆、荷花都拥挤在二婶的身边，劝慰的语声，如傍晚时巢上的蜜蜂的营营作响，热闹而密集。

他是这样的闹得合家不宁。

等到大伯父从厅里回家，这次大风波已经平静下去了。九叔不再高声的吵闹，二婶也不再号啕，不再啜泣。母亲和五婶已把她劝得不再和"狗一般的人"同见识，生闲气。

这一夜在房里，大姆轻喟了一口气，从容的对大伯父说道："九叔也闲得太久了，要替他想想法子才好。"

大伯父道："我何尝不替他着急。现在找事实在不易。去年冬天，好容易荐他到奔牛去，但不到两个月，他又回来了。他每次不是和同事闹，便是因东家撤差跟着走。这叫我怎么办。他的运气固然不好，而他的脾气也太坏了。"

大姆道："你想想看，还有别的地方可荐么？你昨天不是说四姊夫放了缺。何不荐他到四姊夫那里去试试？"

大伯父道："姑且写一封信试试看。事呢，也许有，只怕不会有好的轮到他。"

第三天早晨，九叔动身了。他走开了，如一片落叶堕于池面，冷漠漠的无人注意。他走开了，从此就没有一个人在别人面前再提起他，也没有人问起他的近况如何，或者他有信来没有。只有大姆还偶然的忆起他，只有大伯父还偶然的说起他。他走开了，家里也并不觉少了一个人。只有一件很觉得出：口舌从此少了；而荷花的偷吃，郭妈的打碎碗，李妈的抱小弟弟出门，也不再有人去管。

这一次，他的信却比他自己先回来。他在信上说，"四姊夫相待甚佳，惟留弟在总局，说，待有机会再派出去。"隔了几月，第二封信没有来，他自己又回来了。

这一次，失业只有半年多，而就事的时候也不少于半年，这是他失业史上空前记录。他回来了，依旧是一身萧然，两袖清风，依旧是合家窃窃的私议道："讨厌鬼又来了！"依旧是柴堆上点着了火，从此鸡犬不宁，口舌繁多。

"四姊夫太不顾亲戚的情面了。留在总局半年，一点事也不派。到他烟铺上说了不止十几次，而他漠然的不理会。他的兄弟，他母亲的侄子，他的远房叔叔，都比我后到，一个个都派到

了好差事。我留在总局里，只吃他一口闲饭，一个钱也不见面。老实说，要吃一口饭，什么地方混不到，何必定要在他那里！所以只好走了！”他很激昂的对大伯父说，大伯父不说什么，沉默了半天，只说道：“做事还要忍耐些才好……不过，路上辛苦，早点睡去吧。”回头便叫道：“王升，九老爷的床铺铺好了没有?”

王升只随口答应道：“铺好了。”其实他的被铺席子，都要等明天大姆拿出钱来再替他去置办一套。

这时正是夏天。夏夜是长长的，夏夜的天空蔚蓝得如蓝色丝绒的长袍，夏夜的星光灿烂如灯光底下的钻石。九叔吃了晚饭，不能就睡，便在夏夜的天井里，拖了一张凳子来，坐在那里拉胡琴。拉的还是他每个夏夜必拉的那个烂熟的福建调子《偷打胎》。他那又高又尖的嗓子，随和了胡琴声，粗野而讨人厌的反复的唱着。微亮的银河横亘天空，深夜的凉风吹到人身上，使他忘记这是夏天。清露正无声的聚集在绿草上，花瓣上。而九叔的“歌兴”还未阑。李妈、郭妈、荷花们这时是坐在后天井里，大蒲扇啪啪的声响着。见到的是和九叔见到的同一的夏夜的天空。荷花已经打了好几次的呵欠了。

二婶在房里，正提了蚊灯在剿灭帐子里面的蚊寇，预备安舒的睡一夜。她听见九叔还在唱，便自语道：“什么时候了，还在吵嚷着！真是讨厌鬼，不知好歹！”

然而，谁能料到呢，这个讨厌鬼却竟有一次挽救了合家的厄运。真的，谁也料不到这厄运竟会降到我们家里来，更料不到这厄运竟会为讨厌鬼的九叔所挽救。

黄昏的时候，电灯将亮未亮。大伯父未回家；王升出去送信了；七叔是有朋友约去吃晚饭。除了九叔和阿三外，家里一个男子也没有。李妈抱小弟弟在楼上玩骨牌；荷花在替母亲捶腿；郭妈在厨房里煮稀饭。这时，大门蓬蓬的有人在敲着，叫道“快

信，快信！”二婶道：“奇怪，快信怎么在这个时候来！”她见没人开门，便叫正在她房里收拾东西的蔡妈道：“你去开门吧。先问问是哪里来的快信。”

蔡妈在门内问道：“哪里寄来的快信？”

门外答道：“北京来的，姓周的寄来的。”

呀的一声，蔡妈把大门开了，门外同时拥进了三个大汉。蔡妈刚要问做什么，却为这些不速之客的威武的神气所惊，竟把这句问话梗在喉头吐不出。

“你们太太在哪里，快带我们去见她。”来客威吓的说道。

蔡妈吓得浑身发抖，双腿如疯瘫了一样，一步也走不动，而来客已由天井直闯到客厅。

全家在这时都已觉得有意外事发生了。不知什么时候，九叔已由他自己的房里溜到楼上来。他对五婶道：“不要忙乱，把东西给他们好了。”五婶颤声道：“李妈，当心小弟弟。他们要什么都给他们便了。”四婶最有主张，已把金镯子、钻戒指脱下放到痰盂里去。母亲索索的打冷战不已，一句话也说不出，一步路也不能走动。

九叔已很快的上了阁楼，由那里再爬到隔壁黄家的屋瓦上，由他家楼上走下，到了弄口，取出警笛呜呜的尽力吹着，并叫道：“弄里有强盗，强盗！”

弄里弄外，人声鼎沸，同时好几只警笛悠扬的互答着。

那几个大汉，匆匆的由后门逃走了，不知逃到哪里去。家里是一点东西也没有失，只是空吓了一场而已。

大姆只是念佛：“南无阿弥陀佛！亏得菩萨保佑，还没有进房来！”

五婶道：“还亏得是九叔由屋瓦上爬过黄家，偷出弄口吹叫子求救，才把强盗吓跑了。”

大姆轻松的叹了一口气道："究竟是自己家里的人，缓急时有用!"

谁会料得到这合家的眼中钉、心中刺的九叔，缓急时竟也有大用呢?

然而，谁更能料到呢，这合家的眼中钉、心中刺的九叔，过了夏天后，便又动身去就事了呢？而且这一去，竟将一年了，还不归来。

谁更能料到，九叔在一年之后归来时，竟不复是一身萧然呢？他较前体面得多了。身上穿的是高价的熟罗衫，不复为旧而破的竹布长衫；身边带的是两口皮箱，很沉重，很沉重的，一只网篮，满满的东西，几乎要把网都涨破了，一大卷铺盖，用雪白的毯子包着，不复是"双肩担一嘴"的光棍；说话是甜蜜蜜的，而不复是尖尖刻刻的谩骂。

五婶道："九叔发福了，换了一个人了。"

他回来时，照例先到大姆的房门口，高声的问道：

"大嫂，大嫂，在房里么？大哥什么时候才可回家?"

他回来了，合家不再在背后窃窃的私议道："讨厌鬼又来了!"

他回来了，家里添了一个新的客人，个个都注意他的客人。大姆问他道："九叔，听说发财了，恭喜，恭喜！有了九婶婶了么?"

他微笑的谦让道："哪里的话，不过敷衍敷衍而已。局里忙得很，勉强请了半个月的假，来拜望哥嫂们。亲是定下了，是局长的一个远房亲串。"他四顾的看着房里说道："都没有变样子。家里的人都好么?"荷花正在替大姆捶腿背。他道："一年多不见，荷花大得可以嫁人了。"

合家都到了大姆的房里，二婶、五婶、七叔，连李妈、郭

妈、蔡妈，拥拥挤挤的立了坐了一屋子，都看着九叔。

五婶问道：“九叔近来也打牌么?”

“在局里和同事时常打，不过打得不大，至多五十块底的。玩玩而已，没有什么大输赢。”九叔答道。

饭后，黄太太也来了。她微笑的问道：“下午打牌好不好?九叔也来凑一脚吧。横竖在家里没事。只怕牌底太小，九叔不愿意打。”

九叔道：“哪里的话。大也打，小也打。不过消遣消遣而已。”

花啦一声，一百三十多张麻将牌便倒在桌上，而九叔便居然上桌和黄太太、二婶、五婶同打，不再在牌桌旁边，东张张，西望望，东指点，西教导，惹人讨厌了。

谁料到九叔有了这样的一天。

这时正是夏夜，夏夜是长长的，夏夜的天空蔚蓝得如蓝色丝绒的长袍，夏夜的星光是灿烂如灯光底下的钻石。在这夏夜的天井里，只缺少了一个九叔，拉着胡琴，唱着那熟悉的福建调子《偷打胎》。微亮的银河横亘天空，深夜的凉风，吹到人身上，使他忘记这是夏天。清露正无声的聚集在绿草上，花瓣上。在这夏夜的后天井里，同时还缺少了李妈、郭妈、荷花们，也不见大蒲扇的啪啪的响着，也不见荷花的打呵欠。

上房灯光红红的，黑压压的一屋子人影。牌声悉悉率率的，啪啪噼噼的，打牌的人，叫着，笑着，而李妈、郭妈、荷花们忙着装烟倒茶，侍候着他们打牌的人。

1927 年 8 月 1 日在巴黎

三　年

月白风清之夜，渔火隐现，孤舟远客。“忽闻江上琵琶声”，这嘈嘈切切之音，勾引起的是无限的凄凉。繁灯酣宴，酒肴狼藉，絮语琐切，高谈惊座，以箸击桌而歌，若醉，若醒，这歌声所引起的是燠暖繁华之感。至若流泉淙淙，使人有崇洁之意，松风飒飒，令人生高旷之思，洞箫幽细，益增午夜的静悄，胡琴低昂呜咽，奏出难消的愁绪，这些声调都是可知的，现世的，是现世的悲欢，是现世的愉闷，是现世的情怀。独有在沉寂寂的下午，红红的午日晒在东墙，树影花影交错的印在地上，而街头巷尾，随风飘来了一声半声的盲目的算命先生的三弦声，这简单而熟悉的铮铮当当之声，将勾引起你何等样子的心绪呢？这心绪是不可知的，是神秘的，是渺茫的，是非现世的。这铮铮当当的简单而熟悉的三弦声，仿佛是一个白衣天使的幽微的呼唤，呼唤你由现世而转眼到第二世界，呼唤你由狭窄的小室而游心于旷莽无边的原野。这铮铮当当的简单而熟悉的三弦声，仿佛是运命她自己站在你面前和你叨叨絮絮的谈着，你不能避开了她的灰白如死人的大而凄惨的脸，你不能不听她那些淡泊无味而单调的语声。呵，这铮铮当当的简单而熟悉的三弦声，虽只是一声半声，由街

头巷尾而飘来你的书室里，却使你受伤了，一枝两枝无形的毒箭，正中在你的心。

谁都曾这样的受伤过，就是十七嫂的麻木笨重的心里，也不由得不深深的中了一箭。她茫然的，抬起板涩失神的眼来，无目的地注在墙角的蛛网上，这蛛网已破损了一角，黑色的蜘蛛，正忙着在修补。桃树上正满缀着红花。阶下的一列美人蕉，也盛放着，红色、黄色而带着黑斑的大朵的花，正伸张了大口，向着灿烂的春光微笑。天井里石子缝中的苍苔，还依旧的苍绿。花台里的芍药，也正怒发着紫芽。十七嫂离开这里的故家，不觉得已经三年了。如今重来时，家里的一切都还依旧，天井里的一切都还依旧，只有她却变了，变了！这短短的三年，使她由少女而变为妇人，而无忧无虑的心，乃变而为麻木笨重，活溜溜的眼珠，乃变而板涩失神，微笑的桃红色的脸乃变而枯黄，憔悴，惨闷。这短短的三年，使她经历了一生。她的一生，便是这样的停滞了，不再前展了，如一池死水似的，灰蓝而秽浊的停储着。她这样茫然的站在天井里。由街头巷尾随风飘来一声半声算命先生的三弦声，便在她麻木笨重的心里，也不由得不深深的中了一箭。运命她自己似乎正和她面对面的站着。

“姑姑，快来看，新娘子回来了！”她的一个五岁的侄女，圆而红润的脸上微笑着，由大厅里跑跳了来向她道。她的小手，强塞入她姑姑的手里，“姑姑，去看，快去。新娘子还带了红红金金的许多匣子东西回来呢。”

她渺茫的，空虚的，毫无心绪的，勉强牵了这个孩子的小手，同到前面大厅里来。

新娘子是她的第三弟媳，前三天方才娶进门的。她自出嫁后，三年中很少归宁到两天以上。这一次是破例，因为有了喜事，所以四婶，她婆婆，特别允许她多住几天。

十七嫂在九岁时，她母亲曾有一天特别的叫了一个算命先生进门，为她算算将来的运命。铮铮当当的三弦声，为小丫头的叫声“算命的，算命的”而中止。小丫头执着盲目的算命先生的探路竹棒的一端，引了他进来。他坐在大厅的椅上说道：“太太，要替谁算命？男命？女命？”

她母亲道：“是女命。九岁，属虎。七月十六日生。”

算命先生自言自语的念了许多人家不懂的术语后，便向她母亲道：“太太，我是喜欢说直话的，有凶说凶，有吉说吉，不能瞎说骗钱，太太，是么？这命可是不大好，命中注定要克……太太，这命，双亲都在么?”

“父亲已故，母在。”

“是的，命中注定要克父。不要出嫁得太早，二十四五岁正当时。出嫁早了，要克子。太太，这命实在硬。太太，我是喜欢说直话的，有凶说凶，……”

小丫头仍旧领了这瞎子出门。铮铮当当的三弦声又作了，由近而渐远，渐渐的消失于街头的喧声中。这时，天井里几树桃花正盛开着，花台里的芍药，正怒发紫芽，而蜘蛛也正忙着在墙角布网。十七嫂带着红红的一个苹果脸，正在阶前太阳光中追逐着一只小黑猫。她毫不挂念着她未来的运命。烦恼她的，只有：她的一双耳片，还隐隐的作痛。前天她母亲才请隔壁的顾太太替她穿了耳环孔，红色的细线，还挂在孔中。顾太太的手不会发抖，短短的针，很利落的便在粉嫩的耳片中穿过了。当时并不觉得怎么痛，所以戚串和邻居都喜欢请她穿女孩子们的耳环孔。十七嫂的两个姊姊，也都前后由顾太太的手，替她们穿了耳环孔。她是她家里最小的女孩，顾太太穿了她的耳片后，要等她家第二代的女孩子们长成后，才再有这个好买卖呢。

春天，秋天，如在北海上面溜冰的人似的，很快的，很快的

一个个滑过去了，十七嫂不觉得已经二十岁，这正是出嫁之年，也许已经是太迟了些。十七哥这时正由北京学校里毕业回家。四叔和四婶忙着替他找一房好媳妇，而十七嫂遂由媒婆的撮合，做了十七哥的新娘子。

新房里放着一张大铜床，是特别由上海买来的，崭新的绿罗帐子，方整的张在床架上。两只白铜的帐钩，光亮亮的勾起了帐门。帐眉是绣了许多、许多花的红色缎子，还有两个绣花的花篮式的饰物，悬了帐门两边。桌子、椅子、衣架、皮箱、镜橱、镜框，都是崭新的，几乎可以闻得出那“新”味来。窗前的桌上，放着一对高大的锡烛台，上面插着写着金字的大红烛，还放着几只崭新的茶碗茶杯。床底下是重重叠叠的堆着大大小小的金漆的衣盆、脚盆之类。这房间一走进去便觉得沈沈迷迷的，似有无限的喜气，“新”气。

四婶看待新娘子又是十分的细心体贴。新少奶长，新少奶短，一天到她房里总有七八趟。吃饭时，总要把好菜拣在她碗里：“新少奶不要客气，多吃些菜。”早上，十七嫂到上房问好时，她总要说：“新少奶起得这末早！没事不妨多睡睡。”

十七嫂过门一个月后，四叔便署理了天台县。四叔在浙江省做了二十年的小官僚，候补的赋闲的时间总在十二三年以上；便放出差来也是苦差，短差，从没有握过正印。这一次的署理天台县正堂，直把全家都喜欢得跳起来，四婶竟整三天的笑得合不拢嘴。她在饭桌上说道：“都是靠新少奶的福气！”

她过门的第三个月，又证明了有孕在身。这使四婶格外的高兴。她说道：“大房媳妇，娶了几年了，还不生育一男半女；新少奶过门不久，便有了身。菩萨保佑她生了男孩子，周家香火无忧了！”

她自此待十七嫂更好，更体贴得入微：“新少奶要保养自己，

不要劳动。要吃什么尽管说，叫大厨房去买。”

晚上厨子周三到上房问太太明天要添什么菜时，她在想好了老爷少爷要吃的菜后，总要叫李妈去问问新少奶要吃什么不。新少奶总回说不要，然而四婶却自作主张的吩咐道：“周三，明天为新少奶买一只嫩鸡，清炖。炖好了叫李妈送到她房里。好菜放在饭桌上，你一箸，他一箸，一会儿便完了，要吃的人反倒没份!”

她每天到新少奶房里去的时间更多了，坐在窗前的椅上，絮絮叨叨的谈着家常细故，诉说八嫂的不敬婆婆，好吃懒做。又问问她家中的小事。看她桌上放着正在绣花的鞋面，便道：“样子真好！谁画的花？新少奶真有本事。”临出房门，便再三的吩咐道：“不要多做事，不要多坐，有事叫李妈、张妈做好了，不要自己劳动。”

十七嫂是过着她的黄金时代。八嫂面子上和她敷敷衍衍，背地是窃窃絮絮的妒骂着：“也不知是男是女？还只三四个月，便这末娇贵？吃这个，吃那个，好快活！婆婆也不像婆婆的样子，只是整天的在媳妇房里跑！也不知是男是女？便这么爱惜她!”

十二月，雪花飘飘扬扬的落了满屋瓦，满天井。四叔正忙着做他的五十双寿。这是他生平最热闹的一次寿辰。前半个月，合家便已忙碌起来。前三天，家前已经搭起红色的牌坊，大天井上面是搭盖了明瓦的天篷。请了衙门里的两位要好的师爷，经理账房里的事。送礼的人，纷至沓来。十几个戴着红缨帽，穿着齐整的新衣的底下人，出出进进，如蛱蝶之在花丛中穿飞着。几个亲戚们也早几天便来做客了，几个孩子，全身崭新的红衣、绿衣，在大厅里，天井里，跑着笑着，或簇集在一块看着挑送进来的礼担。火腿是平放在担中，鸡屈伏在鞭炮红烛之间，鸭子伸出头来，呷呷的四顾着；间或有白色的鹅，头顶着红冠，而长项上还

围了一圈红纸；间或有立在地上比桌子还高的大面盆、大馒头盆，盆上是装饰着八仙过海、麻姑献寿等等故事中的米面做的人物。暖寿那一夜，已有十几桌酒席。大厅上，花厅里，书房里，坐满了男客；而新少奶的房里，四婶的房里，八嫂的房里，也都拥挤着太太们，小姐们。红烛十几对的高烧着。大厅里，花厅里，书房里，红红的挂满了寿幛、寿联、寿屏。本府张大人也送了一轴红缎幛子来，而北京做着侍郎的二伯，也有一对寿联寄来。上席时，鞭炮燃放了不止数万，震得客人耳朵几聋，连说话也听不见。门外是雪花飘飘扬扬的落下，而这里是喜气融融的，暖暖和和，一点也不觉得是冬天，一点也不觉在下雪。第二天是正寿，客人更多了，更热闹了，连府尊也很早的便来拜寿，晚上是三十桌以上的酒席，连大天井里也都摆满了桌子。包办酒宴的是本城最大的一个酒馆，他们已有三四天不做别的生意，而专力来筹备这周公馆的寿宴。残羹剩酒，一钵一碗的送给打杂的吃，大爷们，老妈子们还不屑吃这些呢!

四叔满脸的春风，四婶满脸的春风，十七哥满脸的春风，十七嫂也终日的微笑着，忙着招呼客人，连八嫂也在长而愁闷的脸上显着笑容。老家人周升更是神气旺足的，大呼小叱，东奔西走，似乎主人的幸福便是他的幸福，主人的光荣，便是他的光荣。

直到了深夜，很晏很晏的深夜，客人方才散尽，而合家的人都轻松的舒畅了一口气，如心上落下一块石头。这繁华无比的寿辰是过去了。

第三天，彩扎店里来拆了天篷彩坊去，而天井角里还红红的堆积了无数的鞭炮的残骸和不少的瓜子壳、梨皮。

四婶又在饭桌上说道："新少奶的福气真好，今年一进门，老爷便握了正印。便见这样热闹的做寿。今年，福官（十七哥的

小名）也要有好差事才好。明年，小娃娃是会笑会叫公公了，做寿一定更要热闹!”

果然，不到半个月，十七哥有差事了，是上海的一家公司找他去帮忙的。虽然不是什么顶好的差事，而在初出学校门的人得有这样的事做，已经很不坏了。忙了三四天的收拾行李，十七哥便动身赴上海了。

四婶含笑的说道：“新少奶，我的话没说错么？说福官有事，便真的有事了。新少奶，你的福气真好!”

这时，十七嫂的脸上是红润的，肥满的，待人是客客气气的，对下人也从不叱骂。她还是一个新娘子的样子。四婶常道：“她的脸是很有福相的，怪不得一娶进门，周家便一天一天的兴旺。”

然而黄金时代却延长了不久，如一块红红的刚从炉中取出的热铁浸在冷水中一样。黄金时代的光与热，一时都熄灭了，永不再来了。

四叔做五十大寿后，不到二月，忽然觉得胃痛病大发。把旧药方撮来煎吃，也没有效验。请了邑中几个有名的中医来，你一帖，我一剂，也都无用。病是一天一天的沉重。他终日躺在床上呻吟着，有时痛得翻来滚去。合家都沉着脸，皱着眉头。一位师爷荐举了天主堂里的外国人，说他会看病，很灵验。四婶本来不相信西医西药，然到了中医治不好时，只好没法的请他来试试。他来了，用听筒听了听胸部，问了问病状，摇摇头，只开了一个药方。说道：“这病难好！是胃里生东西。姑且配了这药试试看。”西药吃下去了，病痛似乎还是有增无已，仿佛以杯水救车薪，一点效力也没有。

病后的八九天，大家都明显的知道四叔的病是无救的了。连中医也摇摇头，不大肯开方了。电报已拍去叫十七哥赶回来。

正当这时，不知是谁，把十七嫂幼时算命先生算她命硬要克什么什么的话传到周家来。八嫂便首先咕噜着说道："命硬的人，走一处，克一处，公公要有什么变故，一定是她克的！"四婶也听见这话了。她还希望不至于如此。然而到了病后十天的夜里，四叔的症候却大变了，只有吐出的气，没有吸进的气，脸色也灰白的，两眼大大的似钉着什么看，嘴唇一张一张的，似竭力要说什么，然而已一句话都不能说了。四婶大哭着。周升和师爷们忙着预备后事。再过半点钟四叔便死去了。合家号啕的大哭着，四婶哭得尤凶，"老爷呀，老爷呀！"双足顿跳着的哭叫。两个老妈子在左右扶着她，小丫头不住的绞热手巾给她揩脸。没有一个人敢去劝她。

在一"七"里，十七哥方才赶回来。然而他说："那边的事太忙了，不能久留在家。外国人不好说话，留久了，一定要换人的！"所以到了三"七"一过，他便回到上海去。

家里只是几个女人，要账的纷至沓来。四叔虽说是做了一任知县，然而时间不长，且本来亏空着，娶十七嫂时又借了钱，做寿时又多用了钱，要填补，一时也填补不及。所以他死后，遗留的是不少的债。连做寿时的酒席账，也只付了一半。四婶一听见要账的来便哭，只推说少爷不在家，将来一定会还的。底下人是散去了一大半。

在"七"里，每天要在灵座前供祭三次的饭，每一次供饭，四婶便哀哀的哭，合家便也跟了她哭。而她在绝望的、痛心的悲哭间，"疑虑"如一条蛇似的，便游来钻进她的心里。她愈思念着四叔，而这蛇愈生长得大。于是她不知不觉的也跟随了八嫂的意见，以为四叔一定是十七嫂克死的。她过门不一年，公公便死了，不是她克死的还有谁！"命硬的人，走一处克一处！"这话几乎成了定论。而家中又纷纷藉藉的说，新娘子颚骨太大，眼边又

有一颗黑痣，都是克人的相。且公公肖羊，她肖虎。羊遇了虎，还不会被克死么？于是四婶便把思念四叔的心，一变而为恨怨十七嫂的心，仿佛四叔便是十七嫂亲自执刀杀死一样。于是终日指桑骂槐的发闲气，不再进十七嫂房间里闲坐闲谈。见面时，冷板板的，不再"新少奶，新少奶"的叫着，不再问她要吃什么不，也不再拣好菜住她的饭碗里送。她肚子很大，时时要躺在床上，四婶便在房外骂道："整天的躲在房里，好不舒服！吃了饭一点事也不做，好舒服的少奶奶！"有时她要买些鸡子或蹄子炖着吃，便拿了私房的钱去买。四婶知道了，便叨叨罗罗的骂道："家用一天天的少了，将来的日子不知怎样过？她倒阔绰，有钱买鸡买鸭吃，在房里自自在在的受用！"

十七嫂一句句话都听得清楚。她第一次感到了她的无告的苦恼。她整天的躲在床上，放下了帐门，幽郁的低哭着，满腔的说不出的冤屈。而婆婆又明讥暗骂了："哭什么！公公都被你哭死了，还要哭！"

新房里桌子、椅子、橱子、箱子以及金漆的衣盆、脚盆，都还新崭崭的，而桌上却不见了高大的锡烛台与写着金字的红红的大烛，床上却不见了绿罗帐子，而用白洋布帐子来代替，绣了许多许多花的红缎帐眉以及花篮式的饰物，也都收拾起来。走进房来，空洞洞的，冷清清的，不复如前之充满着喜气。而她终日坐在、躺在这间房里，如坐卧在愁城中。

在这愁城中，她生了一个孩子，一个男孩子！当她肚痛得厉害，稳婆已经叫来时，四婶忙忙碌碌的在临水陈夫人香座前，在观音菩萨香座前，在祖宗的神橱前，都点了香烛，虔诚的祷告着，许愿着，但愿祖先、菩萨保佑，生一个男孩，母子平安。她心里担着千斤重的焦急，比产妇她自己还苦闷。直等到呱的一声，孩子堕地，而且是一个男孩子，她方才把这千斤担子从心上

放下，而久不见笑容的脸上，也微微的耀着微笑。稳婆收生完毕后，抱着新生的孩子笑祝道："官官，快长快大，多福多寿!"而四婶喜欢得几乎下泪，不再吝惜赏钱。十七嫂听见是男孩，在惨白如死人的脸上，也微微的现着喜色。自此，四婶似乎又看待得她好些；一天照旧进房来好几次，也许比前来得更勤，且照旧的天天的问："少奶要吃什么不呢？要多吃些东西，奶才会多，会好!""明天吃什么呢？蹄子呢？鸡呢？清炖呢？红烧呢?"然而这关切，这殷勤，都是为了宝宝，而不是为了十七嫂。譬如，她一进房门，必定先要叫道："宝宝，乖乖！让你婆婆抱抱痛痛!"而她的买鸡买蹄子，也只为了要奶多，奶好!

宝宝只要呱呱的一哭，她便飞跑进十七嫂的房门，说道："宝宝为什么哭呢？宝宝别哭，你婆婆在这里，抱你，痛你，宝宝别哭!"而宝宝的哭，却似乎是先天带来的习惯，不仅白天哭，而且晚上也哭。静沉沉的深夜，她在上房听见孩子哭个不止，便披了衣，走到十七嫂房门口，说道："少奶，少奶，宝宝在哭呢!"

"晓得了，婆婆，宝宝在吃奶呢。"

直等到房里十七嫂一边拍着孩子，一边念着："宝宝，乖乖，别哭，别哭，猫来了，耗子来了，睡吧，睡吧。"念了千遍百遍，使孩子渐渐的无声的睡去时，她方才复回到上房宽衣睡下。

"少奶，少奶，宝宝为什么又哭个不停呢?"她在睡梦中又听见孩子哭，又披衣坐起了。

十七嫂一边抚拍得孩子更急，一边高声答道："没有什么，宝宝正在吃奶呢，一会儿便好的。"

每夜是这样的过去。四婶是一天天的更关心宝宝的事，十七嫂是一天天的更憔悴了。当午夜，孩子哭个不了，十七嫂左拍，右抚，这样骗，那样哄，把奶头塞在他嘴里，把铜铃给他玩，而

他还是哭个不了时，她便在心底叹了一口气，低低的说道："冤家，要磨折死了我!"而同时又怕婆婆听见，起来探问，只好更耐心耐意的抚着，拍着，骗着，哄着。

母亲是脸色焦黄，孩子也是焦黄而瘦小。已是百日以上的孩子了，还只是哭，从不见他笑过，从不见他高兴的对着灯光望着，呀呀的喜叫着，如别的孩子一样。

有一夜，宝宝直哭了一个整夜。十七嫂一夜未睡，四婶也一夜未睡，他手脚乱动着，啼哭不止，摸摸头上，是滚烫的发烧。四婶道："宝宝怕有病呢，明早叫小儿科来看看。"

小儿科第二天来了，开了一个方子，说道："病不要紧的，只不要见风，吃了药，明天就会好些。"

药香达于全屋。煎好了，把黑黑的水汁，倒在一个茶碗里，等到温和了，用了一把小茶匙，捏了孩子的鼻子，强灌进口。孩子哭着，挣扎着，四婶又把他的手足把握住。黑汁流得孩子满鼻孔，满嘴边。等到一碗药吃完，孩子已是奄奄一息，疲倦无比，只是啼哭着。

来不及再去请小儿科来，而孩子的症候大变了。哭声渐渐的低了，微细了，声带是哑了，小手小足无力的颤动着，一双小眼，光光的望着人，渐渐的翻成了白色，遂在他婆婆的臂上绝了呼吸。

十七嫂躲在床上，帐门放下，在呜呜的哭着，四婶也哭得很伤心。小衣服一件件穿得很整齐后，这个小小的尸体，便被装入一个小小的红色棺中。这小棺由一个褴褛的人，挟在臂下拿去，不知抛在什么地方。整整的两天，十七嫂不肯下床吃饭，只在那里忧郁的哭着。她空虚着，十分的空虚着，仿佛失去了自己心腔中的肝肠，仿佛失去了一切的前途，一切的希望。她看见房里遗留着的小鞋、小衣服，便又重新哭了起来，看见一顶新帽，做好

了他还未戴过一次的，便又触动她的伤心。从前，他的哭声，使她十分的厌恶，如今这哭声仿佛还在耳中响着，而他的黄瘦的小脸已不再见了。她如今渴要听听他的哭声，渴要抱着他如从前一样的抚着，拍着，哄着，骗着，说道："宝宝，乖乖，别哭，别哭！猫来了，耗子来了，睡吧，睡吧。"而她的怀抱中却已空虚了，空虚了，小小的身体不再给她抱，给她抚拍了。有一夜，她半夜醒来，仿佛宝宝还在怀抱中，便叫道："宝宝，乖乖，吃奶奶吧，别哭，别哭！"她照常的在半醒半睡的状态中抚拍着，而仔细的一看，手中抱的却是一只枕头而非她的宝宝！她又低声的哭了半夜。这样的夺去她的心，夺去她的希望，夺去她的灵魂，还不如夺去她自己的身体好些！她觉得她自己的性命是很轻渺，不值得什么。

四婶也在上房里哭着，而宏大的哭声中还夹着不绝的骂声："宝宝呀，你的命好苦呀！活活的给你命硬的妈妈所克死！宝宝呀，宝宝呀！"

而十七嫂的命硬，自克了公公，又克子后，已成了一个铁案。人人这样的说，人人冷面冷眼的望着她，仿佛她便是一个刽子手，一个谋杀者，既杀了父亲，又杀了公公，又杀了自己的孩子，连邻居，连老妈子们也都这样的断定。她的脸色更焦黄了，眼边的黑痣愈加黑得动人注意，而活溜溜的双眼，一变而干涩失神，终日茫然的望着墙角，望着天井，如有所思。连小丫头也敢顶冲她，和她斗嘴。

她房里是不再有四婶的足迹。她不出来吃饭，也没有人去请她，也没有想到她，大家都只管自己的吃。还亏得李妈时常的记起，说道："十七少奶呢？怎么又不出来吃饭了？"

四婶咕噜的说道："这样命硬的人，还装什么腔！不吃便不吃罢了，谁理会到她！不食一顿又不会饿死！"吓得李妈不敢再

多说。

她闲着无事，天天闯邻居，而说的便是十七嫂的罪恶："我们家里不知几世的倒楣，娶了这样命硬的一个媳妇！克了公公，又克了儿子！"

她还把当初做媒的媒婆，骂了一个半死。又深怪自己的疏忽鲁莽，没有好好的打听清楚，就聘定了她！

十七哥是久不回家，信也十分的稀少。但偶然也寄了一点钱，给母亲做家用，而对于十七嫂却是一文也没有，且信里一句话也不提起她，仿佛家里没有这样的一个媳妇在着。

这一天，三伯的五哥由上海回来，特地跑来问候四婶。四婶向他问长问短，都是关于十七哥的事：近来身体怎样？还有些小咳嗽么？住的房子怎样？吃得好不好？谁烧的饭菜？有在外面胡逛没有？她很喜欢，还特地叫八嫂去下了一碗肉丝面给五哥吃，十分的殷勤的看待他。

五哥吃着面，无意的说道："十七弟近来不大闲逛了，因为有了家眷，管得很严，……"

四婶吓得跳了起来，紧紧的问道："有家眷了？几时娶的小？"

五哥晓得自己说错了话，临行时，十七哥曾再三的叮嘱他不要把这事告诉给家里。然而这时他要改口已经来不及了。只好直说道："是的，有家眷了，不是娶小，说明是两头大。他们俩很好的过活着。"

四婶说不出的难过，连忙跑进久不踏进门的十七嫂屋里，说道："少奶，少奶，福官在上海又娶了亲了！"只说了这一句话，便坐在窗前大桌边，哭了起来。十七嫂怔了半天，然后伏在床上哀哀的哭着。她空虚干涩的心又引起了酸辛苦水。

四婶道："少奶，你的命真苦呀！"刚说了这一句，又哭了。

十七嫂又有两整天的躲在床上，帐门放下，忧郁的低哭着，饭也不肯下来吃。

她自公公死后，不曾开口笑过，自宝宝死后，终日的愁眉苦脸，连说话也不大高兴。从这时起，她却觉得自己的地位是更低下了，觉得自己真是一个不足齿数的被遗弃了的苦命人，性命于她是很轻渺的，不值得什么。于是她便连人也不大见，终日的躲在房里，躲在床上，帐门放下。房间里是空虚虚的，冷漠漠的，似乎是一片无比黑暗的旷野。桌子、椅子、柜子，床下的衣盆、脚盆都还漆光亮亮的，一点也不曾陈旧，而他们的主人十七嫂却完全变了一个人，短短的三年，她已经历了一生，甜酸苦辣，无所不备的一生！

她是这样的憔悴失容，当她乘了她三弟结婚的机会回娘家时，她母亲见了她，竟抱了她大哭起来！

墙角的蛛网还挂着。桃树上正满缀着红花。阶下的一列美人蕉也盛放着，红色、黄色而带着黑斑的大朵的花，正伸张了大口，向着灿烂的春光笑着。天井里石子缝中的苍苔，还依旧的苍绿。花台里的芍药也正怒发着紫芽。短短的三年中，家里的一切，都还依旧，天井里的一切，都还依旧，只有她却变了，变了！

她板涩失神的眼，茫然的注视着黑丑的蜘蛛，在忙碌的一往一来的修补着破网。由街头巷尾随风飘来一声半声的简单而熟悉的铮铮当当的三弦声，便在她麻木笨重的心上，也不由得不深深的中了一箭。

五叔春荆

祖母生了好几个男孩子，父亲最大，五叔春荆最小。四叔是生了不到几个月便死的，我对他自然一点印象也没有，家里人也从不曾提起过他。二叔景止，三叔凌谷，在我幼年时代和少年时代都曾给我以不少的好印象。三叔凌谷很早的便到北京读书去了。我还记得很清楚，当我九、十岁时，一个夏天，天井里的一棵大榆树正把绿荫罩满了半片砖铺的空地，连客厅也碧阴阴有些凉意，而蝉声在浓密的树叶间，叽——叽——叽——不住的鸣着，似乎催人午睡。在这时，三叔凌谷由京中放暑假回家了。他带了什么别的东西同回，我已不记得，我所记得的，是，他经过上海时，曾特地为我买了好几本洋装厚纸的练习簿，一打铅笔，许多本红皮面绿皮面的教科书。大约，他记得家中的我，是应该读这些书的时候了。这些书里都有许多美丽的图，仅那红的绿的皮面已足够引动我的喜悦了。你们猜猜，我从正式的从师开蒙起，读的都是干干燥燥的莫测高深的《三字经》、《千字文》、《大学》、《中庸》、《论语》，那印刷是又粗又劣，那纸张是粗黄难看，如今却见那些光光的白纸上，印上了整洁的字迹，而且每一页或每二页便有一幅未之前见的图画，画着尧、舜、武王、周公、刘

邦、项羽的是历史教科书；画着人身的形状，骨胳的构造，肺脏、心脏的位置的是生理卫生教科书；画着上海、北京的风景，山海关、万里长城的画片，中国二十二省的如秋海棠叶子似的全图的是地理教科书；画着马呀、羊呀、牛呀、芙蓉花呀、青蛙呀的是动植物教科书。呵，这许多有趣的书，这许多有趣的图，真使我应该不暇！我也曾听见尧、舜、周公的名字，却不晓得他们是哪样的一个神气；我也知道上海、万里长城，而上海与万里长城的真实印象，见了这些画后方才有些清楚。祖父回来了，我连忙拿书到他跟前，指点给他看，这是尧，这是周公。呵，在这个夏天里，我不知怎样的竟成了一个勤读的孩子，天天捧了这些书请教三叔，请教祖父，似欲窥那这些书中的秘密，这些图中的意义，我的有限的已认识的字，真不够应用，然而在这个夏天里我的字汇却增加得很快。第一次使我与广大外面世界接触的，第一次使我有了科学的常识，知道了大自然的一斑一点的内容的，便是三叔给我的这些红皮面绿皮面的教科书。三叔使我燃起无限量的好奇心了！这事我很清楚的记得，我永不能忘记。他还和祖父商量着，要在暑假后，送我进学堂。而他给我的一打铅笔，几本簿子，在我也是未之前见的。我所见的是乌黑的墨，是柔软的乌黑的毛笔，是墨磨得淡了些，写下去便要晕开去的毛边纸、连史纸。如今这些笔，这些纸，却不用磨墨便可以写字了，不必再把手上嘴边，弄得乌黑的，要被母亲拉过去一边说着，一边强用毛巾把墨渍擦去。而且我还偷偷的在簿子里撕下一二张那又白又光的厚纸下来，强着秋香替我折了一两只纸船，浮在水缸面上，居然可以浮着不沉下去，不比那些毛边纸做的纸船，一放上水面，便湿透的，便散开了。呵，这个夏天，真是一个奇异的夏天，我居然不再出去和街上的孩子们“擂钱”了，居然不再和姊妹以及秋香们赌弹“柿瓢子”了。我乱翻着这些教科书，我用铅笔乱画

着，我仿佛已把全个世界的学问都握在手里了。三叔后来还帮助我不少，一直帮助我到大学毕业，能够自立为止，然而使我最不能忘记的，却是这一个夏天的这些神奇的赠品。

二叔景止也不常在家。他常常在外面跑。他的希望很大，他想成一个实业家。他曾买了许多的原料，在自己家里用了好几个大锅，制造肥皂，居然一块一块造成了，却一块也卖不出去，没有一个人相信他所造的肥皂，他们相信的是“日光皂”，来路货，经用而且能洗得东西干净。于是二叔景止便把这些微黄的方块的都分送了亲戚朋友，而白亏折一大笔本钱。他又想制造新式皮箱，雇了好几个工匠，买了许多张牛皮，许多的木板，终日的在锯着，敲着，钉着，皮箱居然造成了几只，却又是没有一个人来领教，他们要的是旧式的笨重的板箱或皮箱，不要这些新式的。他只好送了几只给兄弟们，自己留下两只带了出门，而停止了这个实业的企图。他还曾自己造了一只新的舢板船，油漆得很讲究，还燃点了明亮亮的两盏上海带来的保险挂灯。这使全城的人都纷纷的议论着，且纷纷的来探望着。他曾领我去坐过几次这个船。我至今，仿佛还觉得生平没有坐过那末舒服而且漂亮的船。这船在狭小的河道里，浮着，驶着，简直如一只皇后坐的画舫。然而不久，他又觉得厌倦了，便把船上的保险挂灯、方桌子、布幔，都搬取到家里来，而听任这个空空的船壳，系在岸边柳树干上。而他自己又出外漂流去了。他出外了好几年，一封信也没有，一个钱也不寄回来，突然的又回来了。又在计划着一个不能成功的企图。在我幼年，在我少年，二叔在我印象中真是又神奇、又伟大的一个人物，一个无所不能的人物。他不大理会我，但我常常在他身边诧异的望着他在工作。我有时也曾拾取了他所弃去的余材，来仿着他做这些神奇的东西。当然不过儿戏而已，却也往往使我离开童年的恶戏而专心做这些可笑的工作，譬如我

也在做很小的小木箱、皮箱之类。

然而最使我纪念着的，还是五叔春荆。

三叔常在学校里，两年三年才回家一次，二叔则常飘流在外，算不定他什么时候回来，于是家里便只有五叔春荆在着。父亲也是常在外面就事，不大来家的。

说来可怪，我对于五叔的印象，实在有些想不起来了，然而他却是我一个最在心中纪念着的人物。这个纪念，祖母至今还常时叹息的把我挑动。当五叔夭死时，我还不到七岁，自然到了现在，已记不得他是如何的一个样子了，然而祖母却时时的对我提起他。她每每微叹的说道：

“你五叔是如何的疼爱你，今天是他的生忌，你应该多对他叩几个头。”这时祖先的神橱前的桌上，是点了一双红烛，香炉里插了三支香，放了几双筷子，几个酒杯，还有五大碗热菜。于是她又说起五叔的故事来。她说，五叔是几个叔父中最孝顺，最听话的；三叔常常挨打，二叔更不用说，只有他，从小起，便不曾给她打过骂过。他是温温和和的，对什么人都和气，读书又用功。常常的几个哥哥都出去玩去了，而他还独坐在书房里看书，一定要等到天黑了，她在窗外叫道：“不要读了吧，天黑了，眼睛要坏了呢!”他方才肯放下书本，走出微明的天井里散散步。二叔有时还打丫头；三叔也偶有生气的时候，只有五叔是从没有对丫头，对老妈子，对当差的，说过一句粗重的话的，他对他们，也都是一副笑笑的脸儿。“当他死时，”祖母道：“家里哪一个人不伤心，连小丫头也落泪了，连你的奶娘也心里难过了好几天。”这时，她又回忆起这伤心的情景来了，她默默的不言了一会，沉着脸，似乎心里很清楚。她道：“想不到你五叔这样好的一个人，会死的那末早!”

当我从学堂里放夜学回家，第二天的功课已预备完了时，每

到祖母的烟铺上坐着，看着她慢慢的烧着烟泡，看着她嗤、嗤、嗤的吸着烟。她是最喜欢我在这时陪伴着她的。在这时，在烟兴半酣时，她有了一点感触，又每对我说起五叔的事来。有一天，我在学堂里考了一次甲等前五名，把校长的奖品，一本有图的故事集，带了回家。这一夜，坐在烟铺上时，便把它翻来闲看。祖母道："要是你五叔还在，见了你得了这本书，他将怎样的喜欢呢？唉，你不晓得你五叔当初怎样的疼爱你！你现在大约已经都不记得了吧？你五叔常常把你抱着，在天井里打圈子，他抱得又稳又有姿势。有一次，你二叔曾喜喜欢欢的从奶娘怀抱里，把你接了过来抱着。他一个不小心，竟把你摔堕地板上了，这使全家都十分的惊惶。你二叔从此不抱你。而你五叔就从没有这样的不小心，他没有摔过你一次。你那时也很喜欢他呢。见了你五叔走来，便从奶娘的身上，伸出一双小小的又肥又白的手来——那时，你还是很肥胖呢，没有现在的瘦——叫道：'五叔，抱，抱！'你五叔便接了你过来抱着。你在他怀抱里从不曾哭过。我们都说他比奶娘还会哄骗孩子呢。当你哭着不肯止息时，他来了，把你抱接过去了，而你便见笑靥。全家都说，你和你五叔缘分特别的好。像你二叔，他未抱你上手，你便先哭起来了。唉，可惜你五叔死得太早！"

她又说起，五叔的身上常被我撒了尿。他正抱了我在厅上散步，忽然身上觉得有一阵热气，那便是我撒尿在他身上了。那时，我还不到一岁，自然不会说要撒尿。他一点也不憎厌的，先把我交还了奶娘，然后到自己房里，另换一身的衣服。奶娘道："五叔叔，不要再抱他了，撒了一身的尿。"然而他还是抱，还是又稳重、又有姿势的抱着。我现在已想象不出那时在他怀抱中是如何的舒服安适，然而我每见了一个孩子睡在他的摇篮车里，给他母亲或奶妈推着向公园绿荫底下放着时，我每想，我少时在五

叔怀抱中时一定比这个孩子还舒服安适。有一次，他抱了我坐在他膝上，翻一本有图的书指点给我看。我的小手指正在乱点着，乱舞着，嘴里正在呀呀的叫着时，忽然内急，撒了许多屎出来，而尿布又没有包好，于是他的一件新的蓝布长衫上又染满了黄屎。奶娘连忙跑了过来，把我抱开，说道："又撒了你五叔叔一身的屎！下次真不该再抱你玩了！"而他还是一点也不憎厌，还是常常的抱我。

祖母又说起，家里的杂事，没人管，要不亏五叔在家，她真是麻烦不了。一切记账，吩咐底下人买什么，什么，都是五叔经管的；而他还要读书，常常读到天色黑了，快点灯了，还不肯停止。她又说起，我少时出天花，要不亏五叔的热心，忙着请医生，亲自去取药，到菩萨面前去烧香许愿，真没有那末快好。她说道："你出天花时，你五叔真是着急，天天为你忙着，书也无心念了，请医生，取药，还要煎药，他也亲自动手。一直等到你的病好了，他方才放心。你现在都不记得了吧！"

真的，我如今是再也回想不起五叔的面貌和态度了，然而祖母的屡次的叙述，却使我依稀认识了一位和蔼无比、温柔敦厚的叔父。不知怎样，这位不大认识的叔父，却时时系住了我的心，成为我心中最忆念的人之一。

五叔写得一手好楷书；我曾见过他钞录的几大册古文，还见到一册他自己做的试帖诗，那些字体，个个都工整异常，真是一笔不苟，一画不乱。我没有看见过那末样细心而有恒的人。祖母说，他的记账也是这个样子的，慢慢的一笔笔的用工楷写下来。大约他生平没有写过一个潦草的字，也没有做过一件潦草的事。

祖母曾把他所以病死的原因，很详细的告诉过我们，而且不止告诉过一次。她凄楚的述说着，我们也黯然的静听着。夜间悄悄无声，连一根针落地的响声都可以听得见，而如豆的烟灯，在

床上放着微光，如豆的油灯，在桌上放着微光。房里是朦胧的如被罩在一层阴影之下。这样凄楚的故事，在这样凄楚的境地里述说着，由一位白发萧萧的老人家，颤声的述说着，啊，这还不够凄凉么？仿佛房间是阴惨惨的，仿佛这位温柔敦厚的五叔是随了祖母的述说而渐渐的重现于朦胧的灯光之下。

下面是祖母的话。

祖母每过了几年，总要回到故乡游玩一次。那时，轮船还没有呢。由浙江回到我们的故乡福建，只有两条路程。一条是水路，因“闽船”运货回家之便而附搭归去；一条是旱道，越仙霞岭而南。祖母不愿意走水路，总是沿了这条旱道走。她叫了几乘轿子，自己坐了一乘，五叔坐了一乘——大概总是五叔跟护着她回去的时候为多——日子又可缩短，又比闽船舒服些。有一次，她又是这样的回去了。仍旧是五叔跟随着。她在家里住了几个月。恰好我们的祖姨——祖母的最小的妹妹——新死了丈夫，心里郁郁不快。祖母怕她生出病来，便劝她一同出来，搬到我们家里来同住。她夫家是一个近房的亲戚都没有，她自己又不曾生养过一个孩子，在家乡是异常的孤寂。于是她踌躇了几时，便也同意于祖母的提议，决定把所有的家产都搬出来。她把房子卖掉，重笨的器具卖掉，然而随身带着的还有好几十只皮箱。这样多的行李，当然不能由旱路走。便专雇了一只闽船。她因为船上很清净，且怕旱路辛苦，便决意坐了船。祖母则仍旧由旱路走。有五老爹伴侣着她同走。五叔则和几个老家人护送了祖姨，由水路走。船上一个杂客也没有，一点货物也没有。头几天很顺风，走得又快，在船上的人都很高兴。祖姨道：“这一趟出来，遇到这样好风，运道不坏。也许要比走旱路的倒先到家呢。”海浪微微的抚拍着船身，海风微微的吹拂着，天上的云片，如轻絮似的，微微的平贴于晴空。水手高兴得唱起歌来。沿船都是小小的孤

岛，荒芜而无居民。有时还可遇见几只打鱼的船。这样顺利的走出了福建省境，直向北走，已经走到玉环厅的辖境了，不到几天便可到目的地了。突然，有一天，风色大变，海水汹涌着，船身颠簸不定，侧左侧右。祖姨躺在床上起不来，五叔也很觉得头晕。天空是阴冥冥的，似乎要由上面一直倾落下来，和汹涌的海水合而为一，而把这只客船卷吞在当中了。水手个个都忙得忘记了吃饭。他们想找一个好海湾去躲避这场风浪。又怕遇到了礁石，又不敢离岸过远。这样的漂泊了一天两天，天气渐渐的好了，又看见一大片蓝蓝的天空，又看见辉煌的太阳光了。船上的人，如从死神嘴里又逃了出来一样。正在舒适的做饭吃，正在扯满了篷预备迎风疾行时，忽然船底嘭的一声。船身大震了一下，桌上的碗和瓶子都跌在船板上碎了。人人脸如土色，知道是触礁了。祖姨脸色更白得死人般的，只道："怎么办呢？怎么办呢？"五叔也一筹莫展。船上老大进舱来说了，说这船已坏，不能再走了，好在离岸很近，大家坐舢板上岸，由旱路走吧。船搁浅在礁上，一时不会沉下去，行李皮箱，等上岸后再打发人再取吧。祖姨只得带了些重要的细软，和五叔老家人们都上了舢板。这岸边沙滩上水很浅，舢板还不能靠岸。于是所有的人，都只好涉水而趋岸。五叔把长衫卷了起来，脱了鞋袜，在水中走着，还负着祖姨一同上岸。遇了这场大险，幸亏人一个都没有伤。祖姨全副财产，都在船上，上了岸后，非常的不放心，她迫着五叔去找当地的土人代运行李下船。然而，这些行李已不必她费心顾虑到。沿岸的土人，一得到有船搁礁的消息，便个个人都乘了小舢板，到了大船边。上了船，见了东西就搬，搬到小舢板不能载为止。有的简直去了又来，来了又去，连运了三四次。大船上的水手们早已走了，谁管得到这些行李！等到五叔找到搬运的人，叫了几只舢板，一同到大船上时，已经来迟了一步，几十只皮箱，连十几

张椅子，几张细巧的桌子、茶几，等等，还有许多厨房里的用具，都已为他们收拾得一个干净了，剩下的是一只空洞洞的大船。祖姨气得几乎晕了过去，她的性命虽然保全，她的全部财产却是一丝一毫也不剩了。她的微蹙的眉头，益发紧紧的锁着。她从此永无开颜喜笑之时了。五叔先从旱路送了祖姨到家中，留下两个老家人在催促当地官厅迫土人吐还祖姨的皮箱。经了五叔自己的屡次来催索，经了祖父的托人，当地官厅总算捉了几个土人来追索，也居然追出了三四只皮箱。然而还是全乡的人民的公同罪案，谁能把一乡的人民都捉了来呢？于是这个案子，一个月，一个月，一年，半年的拖延下去，而祖姨的财产益无追回的希望了。

为了这件事，祖母十分的难过，觉得很对祖姨不住。现在祖姨是更不能回家了。只好紧锁着双眉，在我们家里做客。不到两年，便郁郁的很可怜的死去了。而比她先死的还有五叔!

五叔身体本来很细弱，自涉水上岸之后，便觉得不大舒服，时时的夜间发热，但他怕祖母担心，一句话也不敢说。没有人知道他有病。后来，又迭次的带病出去，为祖姨的事而奔走各处。病一天天的深，以至于卧床不能起。祖母祖父忙着请医生给他诊看，然而这病已是一个不治的症候了。于是到了一个月后，他便离开这个世界了。他到临死时，还是温厚而稳静的，神智也很清楚。除了对父母说，自己病不能好，辜负了养育的深恩而不能报，劝他们不要为他悲愁的话外，一句别的吩咐也没有。他如最快活的人似的，平安而镇定的死去。祖母至今每说起五叔死时的情形，还非常的难过。她生平经过的苦楚与悲戚也不在少数了：祖父的死，大姑母的死，二叔的死，父亲的死，乃至刚生几个月的四叔的死，都使她异常的伤心，然而最给她以难堪的悲楚的，还以五叔的死为第一！在她一生中没有比五叔的死损失更大了！她整整的哭了好几天。到了一年两年后，想起来还是哭。到了如

今，已经二十多年了，说起来还是黯然的悲伤。她见了五叔安静的躺在床上，微微的断了最后的一口呼吸时，她的心碎了，碎成片片了！她从此，开始有了几根白发，她从此才吸上了鸦片！

祖母常常如梦的说道：“要是五叔还在，如今一定已娶了亲，且已生了孩子了！且孩子一定是已经很大了！”她每逢和几个媳妇生气时，便又如梦的叹道：“要是五五还在，娶了刘小姐，怎么会使我生气呢！”她还常常的把她所看定的一房好媳妇，五叔的假定的媳妇刘小姐提起来，她道：“这样又有本事，又好看，又温和忠厚的，又孝顺的媳妇，可惜我家没福娶了她过来！不知她现在嫁给了谁家？一定已有了好几个孩子了。”

她时时想替五叔过继了一个孩子，然而父亲只生了我一个男孩子，几个叔叔都还未有孩子；她只好把我的大妹妹，当作一个假定的五叔的继子，俾能在灵牌上写着：“男〇〇恭立，”且在五叔生忌死忌时，有一个上香叩头的人。每当大妹妹叩完了头立起来后，祖母一定还要叫道：“一官，快过来也叩几个头，你五叔当初是多么疼爱你呢！”

前几年，我和三叔同归到故乡扫墓时，祖母还曾再三的嘱咐我们，“要在五五墓前多烧化一点锡箔。看看他的墓顶墓石还完好否？要是坏了，一定要修理修理。”

我们立在荫沉沉的松柏林下，看见面前是一堆突出地上的圆形墓，墓顶已经有裂痕了，裂痕中青青的一丛绿草怒发着如剑的细叶。墓石上的字，已为风雨所磨损，但还依稀的认得出是“亡儿春荆之墓”几个大字。“墓客”指道：“这便是五少爷的墓。”我黯然的站在那里。夕阳淡淡的照在松林的顶上，乌鸦呀呀的由这株树飞到那株树上去。

山中是无比的寂静。

1927 年 8 月 13 日写于巴黎

病　室

外面是无边的黑暗，天上半颗星儿都没有，北风虎虎的吹着，伸出檐外的火炉的烟通，被吹得阁阁作响。屋内秋迁、仲宣、亦公和子通，围炉而坐。炉火微红，薄酒半酣，花生的硬壳抛了一地，而他们的谈兴正浓。

秋迁似有所感的轻叹了一口气，说："人生是不可测的……今天晚上，是四个人围炉而坐，是喝着薄酒，吃着花生米，是高高兴兴的酣谈着。但谁晓得明天的事。也许我病了，也许你又遇到什么了。像亦公后天就要往南边去，今夜此乐，岂可再乎，人生是不可测的……谁看得见。……"

子通举了盛酒的茶杯说："今朝有酒今朝醉。尽说这些扫兴的话做什么！干一杯，秋迁！"

亦公也说："秋迁要罚干一杯！此地只宜谈风月，说什么渺茫而辽远的人生，人生！"他也举起了他的茶杯。

秋迁神情不属的，并不答理他们，似乎沉入深思。

炉边的伴侣，一时都沉静而败兴。

寡言的仲宣问道："秋迁，你在想什么？"

"我正想到一个人的事，觉得人生真是渺茫，真是不可测之

极了!”

子通盛气的说道:“人生有什么不可测的。我们向前走,我们自己的前途,明显的展开在那里。种什么子便开什么花,一点也不会错。有什么不可测的,高的,远的,深的,我们都不必问,我们只切切实实的生活着,努力着好了。如走山上岭一样,走了一段,似乎山顶就在面前,却还要再走一段,再走一段,再走一段。这样一段段向前走的精神,把人生弄得光明了,灿烂了。走路,只要走路,便是人生,便是幸福。空想者是最苦恼的人,忧天堕的杞人是绝顶的傻子,聪明人是不断的向前走着。……”

秋迁挡住他再说下去,笑道:“你的话不差,但这样冠冕堂皇的理论,须得到公共讲台上讲去。我所感触的却是事实的诏示。譬如疾病……”

子通又抢着说了:“就譬如疾病吧,虽说‘生老病死’是人生四大苦,但就有人在疾病中得幸福的。你如果有了爱人,而你病了。沉寂的病室里,一缕金黄的日光射在地上,时钟的嗒的嗒响着,这其间你的爱人带了含苞的鲜花,以及医生所允许而你爱吃的食物来了。她双眉微蹙着,如薄雾里的春山,更显得美丽可爱;她坐在你的床沿,——如果你不病,她决不会坐在你的床沿的——她低声的安慰着你,说些无关紧要的话,报告些无关紧要的消息,读些轻妙的诗篇。她竟会这样坐在你的床沿大半天。——如果你不病,她决不会留得这末久的。——她心里是泛溢着爱的轻愁,你心里是泛溢着爱的愉悦。爱神站在你枕头上微笑着,她送来的花朵站在床边小桌上的胆瓶里也微笑着。她走了,你心里还泛溢着愉悦,你脸上还泛溢着微笑。这不是‘偶然小病亦神仙’么?如果你没有爱人,那末,年少美貌的看护妇……”

亦公笑道："好了，子通他自己在画招供呢，你们听听看。"

秋迁道："别再打岔了，我的话还一句没说呢，我说的也正是爱神，也正是疾病，却不是一个微笑的故事，如子通所说的。这个故事里的主人翁，可怜没有子通那末好的幸福，他为了他的病，……唉！我不忍说他！"

亦公道："你说吧，不准子通再来插嘴。他再来多话，等我来封闭他的小嘴！"

子通对他白白眼。

秋迁叹道："说起这个故事里的主人翁呢，想你们几位都也认识的。他便是苹涧。"

子通道："自从五年前分别后，我没有再见过他。听说他近来住在上海，生着肺病。现在怎样了？"

亦公道："我去年经过上海时，还曾见过他一面。他事情很忙，身子很瘦弱，还时时干咳着。"

秋迁道："现在他的病更深了。上个月我在上海时，曾到他家里去过几次。临行时，还到他家里去告别，他躺在床上，握着我的手说道：'秋迁，再见。你下次南来时，决不会再见到我了。我自己想想，大约不会再见两三度月圆了。'他随又叹道：'苦生不如善死！这无用的躯壳多见几次日出月落又何必！见到北京诸友，烦告诉他们说，苹涧是不能再见他们了！'他桌上还放着我们几个人在香山瓔珞岩下拍的照片。他回头见到这张照片，不禁凄楚的长吟道：'当时年少春衫薄……'我的眼眶里几乎盛满了热泪，我哪忍立刻离开了他。我真想不到我们豪气盖世的苹涧，竟落得这样凄惨的下场！"

秋迁的声音有些颤抖了，眼眶边有几点泪珠，在灯光下熠耀着，炉中新添了煤，火光熊熊的。户外北风似乎急了，铅皮的烟

通，不住的阁阁的响着。

“现在离了他又有一个多月了，哪晓得他还在人间吐吸着那一丝半缕的气呢，还是已经安眠在绿草黄泥之下了。我那时真不忍离开他；多耽搁一刻就是一刻不会再有的时光。我们要说千万句话，而都格在心头，格在喉头，一句也说不出。我们默默的相对。我不忍正视苹涧的脸。你们想，他在北京时是多末潇洒清秀的一个少年。脸色是薄薄的现着红润，浓黑的柔发，一小半披拂在额前。暮春时节，他穿了湖色的绸衫，在北河沿高柳下散步，微风把他的衣衫拂拂的吹起，水影里是一个丰度绝世的苹涧。他的朗朗如银铃的声音，哪一次不曾吸住了朋友们的听闻，不曾难倒了反对方面的意见。他的理解力，办事的才干，又哪一件不超越过我们。子通，你的事，要不亏他替你设计，替你策划，替你奔走，你哪里会享到现在的艳福，子通，恕我不客气的这样说。——而今呢？相隔不到五六年，他完全换了一个人了；青春的气概不再有了，美秀的容颜消失了，翩翩的风度灭绝了。如今与其说他是‘人’，不如说他是一具活骸。走一两步路都要人扶挟，双腿比周岁的孩子还软弱，说话是不上三五句便要狂咳。脸呢，我不忍形容，比干枯的骷髅只多了一层皮，只多了一双失神的大眼，两排的牙齿是崭崭的露着。他那双手，也瘦得如在X光底下照出的，握住它，如握住了几根细木。唉，当年的苹涧，如今的苹涧，人生是可测的么？我不忍正视他的脸，我避开他，在他屋里四望着。屋里是比前一次我来这里时更混乱龌龊了。床前的痰盂，盛着他一丝丝的带血的痰块的，有好几天不曾拿出去换水了。桌上的瓶花，干枯如同床上的主人，已有几瓣变了色的花瓣落在桌上，也没有人来收拾了去，画片上、桌上、窗户玻璃上，满是灰尘。地上废纸、瓶塞乱抛着。床上的被窝，显见有好几天不曾整理过。几张桌子上都散乱无序的放着药水瓶、报纸、

杂志、诗集、小说，还有咬剩半块的苹果，吃剩了半支的香烟头。靠近房门边，又放着一张小的单人床，那是他夫人睡的，被褥也散乱的放着，没有折迭起。

“‘你的夫人呢?’我不觉顺口问他。

“‘还不是又出门去了!’他说着，深深的叹了一口气。‘她哪一天曾在家里留着过。总是早出晚归，抛我一个人在床上。饭是老妈子烧好了端来放在桌上，也不管我吃不吃，也不问我要吃什么，’说到这里，一阵急咳把他的话打断了。至少咳了两三分钟，脸上涨得通红；慢慢的喝了我递给他的一杯水，方才复原。‘倒药水也要自己做，要水要茶，喊了半天还没有人来。房里沉寂如墟墓。你看我还有一口气，其实是已死的尸体，被放在这空阔的‘棺室’里。倚着枕，看见日光由东墙移到地板上，再移到西墙；看见窗外那株树的阴影，长长的照在天井里，渐渐的短了，又渐渐的长了。看见黑猫懒懒的睡在窗口负暄；走了，又来，黄昏时，又走了。那墙上的挂钟，已经停了三天了，也没有人去开……”又是一阵狂咳迫着他，停止了他的话。

“我后悔不该问了他那句话致引动他的愤慨。我只得又倒了半杯水给他喝，劝他道：‘不要多说话了，多说话是于你有害的，息息吧。’

“他说：‘不，谢谢你。我已看得很清楚我的运命了；死神的双翼，已拍拍的在半空中飞着，他的阴影半已罩在我的脸上。不在这还能说话时对好友多说几句，再也没有时候可说了，而况你明天就要走了，现在是最后一次听见我的话声了。……’

“外面有人敲大门。接着便听见女人的口音问道：‘黄妈，有客人在房里么?’她随即进了房门。这便是他的夫人紫涵。把她和苹涧一比较，是可惊异的差歧：一个是充满了生气，虽然双眉紧蹙着，脸上现出几分憔悴的样子，而掩不住她的活泼、灵动和

血气的完足；一个是，刚才已经说过了，与其说他是‘人’，不如说他是一具‘活尸’，只剩了奄奄一息。她坐在床沿，和我敷衍了几句后，便低了头，沉默着。

“房里寂如墟墓，暮色隐约的笼罩上来，我便立起来说道：‘太晚了，不坐了。苹涧，好好的保重自己！再见，再见！’握了握他伸出的小手，轻轻的。他凄声的说道：‘再见，恕不能起来送你。’

“我心里沉沉的，重重的，似沉入无底的深渊，又似被千万石的铅块压住，说不出的难过。这凄楚的情绪，直把我送到北京，还未完全消失。”

亦公道：“他们俩不是前年冬天在上海开始同居的么？我还记得他们俩刚刚同居时是如何的快乐。每个星期日的午后，苹涧总和她同游环龙花园；如一对双飞的蛱蝶似的，在园中并肩紧靠着走，并肩紧靠着坐在水边，甜蜜蜜的低语着。春天似乎泛溢在他们俩的脸上，春光几乎为他们俩占尽。垂柳倒映在池面，他们俩也倒映在池面。并坐着，低语着，手互握着。不知羡煞了几何走过这一对鸳鸯面前的男女。不料结局却是如此，真是想不到的。”

仲宣道：“爱情比蛱蝶还轻，飞到东，又飞到西，这是常事。”

秋迁叹道：“也不能怪紫涵，我们要设身处地替她想。一个将死的病人，一间沉寂如墟墓的病室，能把一个活泼、灵动、血气完足的青年女子终天关闭、拘留在那里么？我初到上海，第一次去看苹涧时，他已经病得不轻了，但还没有睡倒在床。他终日坐在廊前晒太阳，看看轻松的小说和诗歌。紫涵也终日陪伴着他坐着。时时忙着替他拿药水，拿报纸，拿书，拿茶，拿痰盂。他

的脾气却一天天的随了身体而变坏，动不动便生气，一点小事不对，便不留情的叱骂她。茶太冷了，书拿得不对了，牛奶沸得太慢了，件件事都骂她，仿佛一切事都是她有意和他为难。而骂了几句后，便狂咳不已。

"'我病得这样了，你还使我生气。恨不得叫我早一天死，你才好早一天再嫁别人！'像这样的话也常常骂着。有一天，紫涵偷空跑到我家里，向内子告诉了大半天，几乎是连哭带说的，不知她心里是如何冤苦、忧闷、悲伤。她道：'为了他，我什么苦都肯吃。我见他一天天的消瘦下去，恨不得把我的肌肉割补给他。我一天到晚侍候着他，而他总没有好脸对我，不是骂，便是叱，而且什么重话都骂得出口。我从孩子时候起，活了二十多岁，哪曾受过这样的骂，哪曾吃过这样的苦！我为了他是病着，一句话也不敢回答。有苦只好向自己腹里吞，有冤屈只好背地里自己流泪悲伤。为了他的病，我几曾安舒过一天，安睡过一夜。我向来不信佛，不信神；而今是许愿、求签，什么事都来。我愿冥冥中的大神，早一天赐给我死，而把我的余年给了他。我的苦吃够了。人生的辣味也尝够了，真不如死了好！而他这几天来，更无时无刻不和我生气。医生戒他不要多说话，他却终日骂人，骂了便要咳嗽，这病哪里会好！还不如我避了他，使他少生些气好。'她更曼长的叹了口气，如梦的说道：'过去的美境，过去的恋感，如今辽远了，辽远了。未结婚时，他是如何的殷勤，我要什么，半句话还没有说完，他连忙去代我拿来了；结婚后，他是如何的温存，只有我嗔他埋怨他的份儿，他哪里有对我回说半句重话。而今这幸福已飞去了，辽远的辽远的飞去了，不再飞来了。只当是做了一场美梦，可惜这美梦太短了，太短了！'她愈说愈难过。回忆勾起她万缕的愁恨，不禁伏在桌上呜咽的泣着。

良久，良久，才抬起了头，说道：‘这样的生，不如死好！’泪珠一串串的挂满了她的脸，内子只有陪着她叹息，一句劝慰的话都说不出。

“后来，听见内子说，苹涧是，一天一 天的，生气时候更多了。紫涵为了免他见面便动气之故，只好白天避开了他。我第三次去看苹涧时，紫涵果不在家里。他独自睡在床上。房间里是如此的阴惨、沉寂，似乎只有盘伏在窗口负暄的黑猫是唯一的生物。这里的时间，一刻一秒似乎有一年一月的长久。我不知沉浸在病海中的萍涧将如何度过这些悠久沉闷的时间。他也叨叨罗罗的告诉我许多关于紫涵的话，而最使他切齿的便是她天天出外，太阳没有晒进屋便走了，太阳已将落山还未归来，抛他一个人在家，独自在病海中挣扎着。他微吟道：‘多病故人疏！不，如今是，多病妻孥疏了！’他脸上浮着苦笑。

“对墙挂着一幅放大的他们俩的照片，背景是丝丝的垂柳，一塘的春水，他靠在她肩上，微笑着。在他们俩的脸上都可看出甜蜜的爱情和青春的愉乐是泛溢着。

“这是一个永不再来的美梦。”

秋迁凄然的不再说下去。屋里的四个人怅然的相对无语。

炉火微红，北风狂吼，伸出檐外的烟通被吹得阁阁的响着。外面是无边的黑暗。

一片片的白雪，正瑟瑟的飘下。屋瓦上，树枝上已都罩了一层薄薄的白衣。

1927年8月2日在巴黎

元荫嫂的墓前

二婶全家由北京搬到上海来不到两年，三哥元荫的妻便得病死了。我常到二婶家里去，元荫又是我们兄弟辈中和我最说得来的一个。但三嫂，元荫的妻，我在两年来却只见到三四面。她不大出来见人，终日的躲在房里。她在我的印象里，只是一个脸色惨白，寡言少笑的少妇，身材和脸型都很清秀玲珑而已，元荫是一个忠厚不过的人，惯于受人欺负的。没有一个朋友或兄弟，曾当他是一个同等的人的。他们一见了他不是明讥，便是暗嘲，几乎当他是一个玩物，一种供人取笑的东西一样。他从不生气，也不回报，只是默默无言的置之不理。我是不会如此的取笑人的，有时反替他出了几次气，所以他对我的感情特别的好。有什么事总来和我商量。他也译写些小说童话之类，译完了总要拿来，很谦虚的要我校改指正。我拿了他的译稿在仔细的看，他立在我旁边，似乎很彷徨不安的把眼光也随了我的眼光而往下看。他的中文实在不能达意，把原文的意思也常常弄错了。我不时把眼光钉注在几行译文上，他便知道这里一定是说不大通了，便连忙低声而忙乱的说道："这个地方我也觉得不大对，请你改一改，改一改。"他的身材很矮，立在我身边，真如一个孩子一样，而他的

语音也真如一个孩子，声带尖脆而发音迅快。他永远是很忙乱的，眼又近视，走在车马多的路上真是很不相宜。他和他的妻似乎感情很好，从不曾吵嘴拍桌子的闹过。自他的妻死后，他终日的哭丧着脸，走路也格外的迟钝了，翻译也有好久不曾拿来给我看了。他虽不曾对别人提起他对于妻的忆念，我们却都知道他心里是如何的凄楚难堪。

他的妻死后，便葬在郊外的公共墓场里。他每个礼拜天上午，必定很远很远的由家跑到墓场里，去看望他的妻的墓。这几乎成了他的刻板的功课，他的风雨不移的程序。有一个礼拜天午后，我到二婶那里坐坐。雨丝如水帘似的挂在窗外，阶前几株小美人蕉的花和叶，几乎为重重的雨点所压而坠下。元荫全身是水的从大门外走进来。鞋子似已湿透了，干的地板给他的足一踏上，便明显的现出一个个的足印。

我道："三哥那末下雨天气到哪里去？又不带伞？"

他母亲很不高兴的说道："你猜还会到哪里去！还不是上坟去！去了一个上午了，到此刻才回来，饭也没吃，下雨也不知道，没看见过那末大的人了，还是如此的痴心！"

她转头望着他厉声的说道："家里的饭早已吃过了，一家人怎能等你一个！你自己到厨房里告诉李妈，弄一碗炒饭，再弄一碗紫菜汤去吃。别的菜都已经没有了。"

他默默无言的向厨房走去。他母亲又教训小孩子似的说道："还不去把鞋袜换了？湿漉漉的泥足，把地板都弄脏了。"

我很为这个"痴心"的三哥所感动。

有一个礼拜天，天气很好，太阳光在地上、墙上、树叶上跳跃着，小麻雀唧啾唧啾的在天井里找寻食物，墙角一丛玫瑰花，新绽开了好几朵，花瓣如火似的怒红，又似向了朝阳微张着笑口。五姊久已约我在这几个礼拜天里，陪伴她到三伯墓上探望探

望。前两个礼拜天是阴天，上个礼拜天又下雨，只有这个礼拜天却是晴明的天气。我便陪了五姊坐了马车同去墓场。在墓场门外花铺里买了一大束三伯生前所喜的蜜黄色的玫瑰花，插在墓前的石瓶里。好几个礼拜没有来，泥地上葱翠的小草，已长到足面以上了。五姊立在墓前，沉默的如有所思，我陪她站着，心里也不禁有一种说不出的凄楚；四望都是白石的墓碑和美丽的小石像；在这样的一小方的墓石下面，便埋葬着一个活泼泼的青年，或一个龙钟的老叟，或一个秀丽的姑娘，或一个肥胖聪明的孩子。照在太阳光下而闪闪发光的白杨树的绿叶，迎风颤动着。什么声音都没有。偶然有一二个穿着黑衣的少妇或老妇走过我们前面，那足步踏在砂泥路上，廓廓的作响，益显出这里的凄静。我偶然抬起头来，看见矮小的元荫又站在离此数十步外的他的妻的墓前了。不知他什么时候竟无声无响的走进来。他默默的站在那里，不知在想什么，似乎除了前面的墓石墓碑外，再也看不见四周的别的人物。黄澄澄的太阳光射在他脸上，显出他的不能形容的隐藏的殷忧。

“元荫又来了，”我轻轻的对五姊说。

她道：“还不是每个礼拜天必定要来的。我们走吧，不必去照呼他了，省得打扰了他的思念。”

我们悄悄的打他身边经过，他竟没有看见。我在小路角上回头望了望他，他还是默默的站在那里。眼光凝注在他的妻的墓石上，似乎这样的专诚的等候，竟可以使他的妻复活起来和他叙话一样。

我出墓场大门时，对五姊说道：“像这样的一个痴心男子也真少见。至诚人一定是一个大傻子，这句话一点也不错。”

五姊双手握住了马车的小铁杆，踏上了车，我也跟着上车了，对车夫道：“回去。”马蹄的的，在绿荫的静路上飞跑着。五

姊叹了一口气的说道："可惜他的妻不值得他如此的思念；也许她竟不接受他的如此的思念呢。"

我心里很疑惑，但知道这里一定有一段故事在着，便要求五姊把他们的始末叙说出来。五姊道："论理，人已死了，我们不应该再去说她。但这事，亲戚中大都是知道的——你，常在学校里，亲戚中的家事当然是不会晓得的——说说也不妨。这是人世间千万个悲剧中的小小的一个，也许值得我们为之轻叹一口气的。我们也实在不能苛责她。"

马蹄有规律的一起一落，车子离闹市还很远呢。五姊便滔滔不绝的说着。我们说的是乡谈，车夫不会懂得的。

下面都是五姊的话。

你见过元荫的妻三嫂么？你一定是在她到了上海后才见到的。她在上海时候，已经是一个憔悴不堪的少妇了。他们家住北京的时候，我也在北京，那时她刚做新嫁娘不久，她的丰韵与你所见到的她，真是全不相同呢。长圆的一张鸭蛋脸，眉目口鼻，都长得清秀玲珑，说不出的可爱；双颊上微微的从肤里透泛出红色来，衬着那嫩白的皮肤，真是"着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一双水汪汪的黑眼，活现出一个聪明利落的人来。一双手洁白而美润，如白玫瑰的花瓣。我头一次见到她，便觉得亲戚中再没有一个比她美好的少妇了。但嫁了像元荫那末的一个忠厚而委琐的人物，我也不禁代她叫屈。她怎么会嫁给元荫，元荫怎么会娶到这末美好的一个妻，那是一个神秘，我们永远不会猜透的，也许便是月下老人在那里作怪吧。她还会看书，写浅近的字条信札。她的字当然不大好，但方整而有秀气。她曾对我说，她很想进学堂去念书，但她父母总不答应，说，女孩儿不必进什么学堂，不必念什么书，只要认识几个字，会写写信，记记账便够了。她很后悔，当时不曾争执着要进学堂。如果进了学堂，也许可以自立

了。

她待人是如此的和气，从不曾说过一句重言粗语。元荫得了这样的一个妻，当然是痴心痴意的爱重她了。我们也看不出她对元荫有怎么不满意，但也并不十分亲热，只是冷冷的，淡淡的。她很喜欢叉麻雀牌，亲戚间有什么喜庆宴会，在许多桌的牌桌之间，她总占了一个座位。她很静定的很有工夫的打着牌。在家里她不大开口说笑，只有在这样的热闹场面上，她才称心称意的有说有笑。她不大输钱，有时，反赢钱，总是赢的多，输的少，所以二婶也不大干涉她的赌博。所以她竟能有牌必打，有招必到。她的“牌德”是很高尚的，大家都很爱和她一桌打牌。她不像别的赌手一样，一输了几块钱便要发火，埋怨东，埋怨西，一有了几牌不和，便要申申的骂牌，穷形尽相的着急不堪。她只是和和平平的不动声色的摸牌、打牌、和牌。

便在这样的牌桌上，她第一次遇见了容芬。容芬，你一定认识他的，他是二婶的侄儿，一个人品很漂亮，且很有本领的人，只是略略的觉得荒唐一点。他在家时常常好几夜在外游荡着不回来。

（容芬，我和他是很熟悉的，想不到这故事竟与他有关。）

她那一天是到二婶娘家里去拜祝二婶的大嫂的寿诞的。容芬离家很久，到他母亲寿诞的前几天才赶回来祝寿。白天和黄昏，他在外招待男客很忙碌，竟没有进上房来。到了午夜的时候，男客逐渐的散去了，上房的女客们也散去了一大半，只有几个爱打牌的女客，还在那里兴高采烈的打着牌。牌桌旁边围住了一大堆的旁观者，这都是等车子的客人或家里的人。容芬在这时由外面走了进来。他母亲问他道：“外面的客人都散了么？”他一面答道：“都散了，”一面挤进旁观者的圈中，也在看着。他初见元荫嫂，觉得是一个生客，但显然是为她的清秀玲珑的美貌所吸引住

了。坐在她对面打着牌的是他的妻。他便走过去对他的妻道："你打了一个整天了，也让我打几牌吧。"他的妻立起身来让他，并对他说道："这里有一位客人，你不认识的。他是元荫嫂，去年冬天才过门的。"他对她点点头，她也略立起来一下，微羞的低了头，然后再坐下去。他们这样的打着牌，渐渐的熟悉了，渐渐的说话了。他似乎打得非常的高兴。他提议要打到天亮，整夜不睡。她说，不能打了，晚上已经太迟了，一定要回去。坐在她上手的黄太太笑道："还是新娘子的样子，分离一夜也不肯!"她羞得不敢再多说话，脸上薄薄的加罩上一层红晕，照在灯光下面，是说不出的秀媚。黄太太又道："容哥是难得在家打牌的，凭着他打一夜也不要紧。"又对立在那里旁观的二婶和元荫道："二婶婶先回去吧，荫哥也不用等了。新娘子今天晚上不回去了。"元荫讷讷的不能发一言，只有二婶道："不怕辛苦，打通夜也不要紧。"于是他们便这样的一圈又一圈，一牌又一牌的打下去，直到了客人都散尽了，旁观者都没有了，连侍候的小丫头和老妈子也各自去睡了，他们还在劈劈拍拍的打着牌，摔悉摔悉的洗着牌，直到了天色微亮，隐隐的有雄鸡高啼的声音时才散局。而老妈子已在起身烧茶打脸水侍候着他们了。

这是他们第一次的相见，谁也没有起过什么疑虑。他们究竟在这个第一次的长久的见面里，有没有种上很深的印象，除了他们自己我们也不能晓得。但自此以后，容芬几乎天天的上二婶家里去，总坐了很久很久才走，还不时向二婶吵着要凑"脚"打牌。当然，元荫嫂在这样的牌局里是一个预定的必有的一"脚"了。他又不时的要求他的妻请了几个人到自己家里来"打小牌"，——当然元荫嫂也必是被请者之一了——到了牌桌一铺好，他便抢先的坐下来。名义上说是他的妻打牌，其实是他自己打牌。他的妻往往因此不高兴，但因为平常服从他惯了的，也不敢

说什么。他和元荫嫂因此常常的见面，常常的说说笑笑，一点忌讳也没有；元荫嫂也不再像初次见面时那样的带着羞涩。她也还不时的明谑暗嘲着他，如一个很亲近的密友。仍然是没有一个人曾起过什么疑虑。打牌，那是最正当的聚会，牌桌上的笑谑讥嘲，那也是最平常的事。但未免使容芬的妻微微的起诧异的，便是：容芬从见了元荫嫂后，不再在外面留连一夜二夜的，而只要在家里抢小牌打打，而且打牌的兴致很高，这是从来未有的事。她不禁暗暗的高兴着他性情的这样的变迁。二婶也未免微微的起诧异，这便是，元荫嫂近来打牌的时候更多，而且总要深夜才回家；而且不打牌的日子，总要闷闷的坐在家里，表现着从来没有的闲愁深思。

容芬要走了，他不能在家久住，因为他局里公事太忙，不能离职过久。他到二婶家里辞行时，二婶又留着他在家里打小牌，吃便饭。在牌桌上大家觉到元荫嫂的懒懒的不高兴的情绪。黄太太问道："元荫嫂今天身体不大好?"她点点头道："略有一点头痛。"于是这牌局很早的便散了。第二天清早，元荫嫂梳洗了便出门，说是去找一位女友林太太，直到了傍晚才回，似乎情绪很激动，眼眶有一点红红的。然而也没有什么人注意到。没有一个人曾疑虑着会有什么事件要发生。

她在家里更是冷漠漠的，对于打牌也没有那末高兴了。元荫总是死心塌地的奉承着她。她对他却总是那副淡淡的，冷冷的脸孔，也不厌恶，也不亲切。

容芬离家了三四个月，仿佛是他自己运动着迁职至总局里来。总局是在北京，于是他可以常常住在家里。

自他到了北京后，牌局便又热闹起来。元荫嫂似乎对于打牌的兴致也恢复了。容芬仿佛完全变了一个人，晚上的朋友间的花酒局和牌局总是能推却的便推却掉，老早的便回家，或到二婶家

里，和几个太太们打打小牌，——元荫嫂当然是在内——他母亲和他的妻很高兴他现在的能安分了，二婶也以他的变情易性为幸事。

有一天，二婶到东安市场去买东西，她仿佛看见元荫嫂在远远的走着，有一个男人，像是容芬的样子，和她并肩而走，说说笑笑，转入摊角不见了。她才开始有些疑心。以后，她每站在牌桌边，看见他们俩打牌时，神色总有些不对。时时互视而笑。因为有了疑心，于是一切都有可疑的痕迹了。她因此对于容芬的殷勤走动，也不大高兴理会他，总是冷板板的一副脸。当他嬉皮笑脸，要求她凑成牌局，在她家里打牌时，她总是百端阻挡。元荫嫂要出去打牌，也没有那末方便了。每次出外，她虽不说什么，总有些不高兴的样子，且再三叮咛她早回。这个神情，他们俩都是聪明人，当然看得出的。于是容芬在表面上是不大踏到她家里去了，元荫嫂除了有应酬外，也不大出外打牌了。然而他们却仿佛因了这样的隔离，反愈显得接近。有一天，元荫的弟弟从中央公园回来，他告诉他母亲说，他看见在公园的柏树下面，嫂嫂和容芬竟手牵手的站在那里，低低的说着话。他觉得很诧异。二婶再三的吩咐他不要多嘴对别人乱说。这一天下午，她便到娘家去，把这事私自告诉了她的嫂嫂，叫她约束容芬的行动。容芬的妻也知道了这事，竟悲切切哭了一夜。而她家里的牌局也不再有了。不知他们俩用了什么神秘的方法来互通消息；仿佛他们俩表面上虽见面极稀，而实际上仍是时时有的相会的。

有一天，二婶出去应酬了，说是到晚上才回来，元荫也有朋友约去吃晚饭了。只有元荫嫂一个人在家。二婶忽然觉得头晕，不能久坐，便很早的等不及上席便回来了。她敲了大门进去，看见容芬正从门里出来，见了她，脸上似有些不好意思。她把他叫住了，厉声问他为什么来这里，他唯唯讷讷的连忙走开去了。元

荫嫂是脸红红的坐在自己房里。她来不及脱去新衣服，便絮絮叨叨的明讥暗讽的对元荫嫂教训了一顿，并说，以后再也不许容芬踏进大门口了。元荫嫂整整的哭了一夜，第二天，饭也没有起床来吃。元荫不知什么缘故，竟吓得呆了，再三再四的劝慰着她。她只是哭，并不理会他。他问他母亲，少奶为什么哭？二婶冷笑道："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你去问你自己的媳妇好了！"这使元荫更迷惑难解。他对这事是一点消息也不知道的。过了几天，他仿佛也有些明白了，然而他是天生的懦弱的人，又是一味溺爱他的妻的，竟连一句谴责的话也说不出。见了她的终天闷闷不乐，反想了种种方法要使她高兴。

容芬从此绝迹于二婶之门，元荫嫂从此不大打牌，且不大出外应酬了。就是出外应酬或打牌，二婶也总跟了去，但她心绪似乎很不好，也实在不愿意打牌或应酬，宁愿躲在房里，在床上闷闷的躺着，即在应酬场中也没有从前那末伶俐可喜，和光照人。

亲戚们始而疑，继而一个个都知道这事了。渐渐的大家对于元荫嫂似乎都有些看不起的样子。她每次在应酬场中，似乎总有许多双冰冷如铁箭的讥弹的眼光，向她射来，同时，还仿佛听到许多窃窃的私语，也似乎都是向她而发的。她几乎成了一个女巫，成了一个不名誉的罪犯，到处都要引动人家的疑虑和讥评的了。她往往托辞头痛，逃席而归。仿佛她自己的小房间便是她最安全的寄生之所一样。一出了这个房间，社会的压迫和人世间的讥笑声便要飞迫到她身上来了。因此，不必她婆婆的留心防守，她自己也不高兴出大门了。

然而要把一对情人隔绝了，似乎比把海水隔开了一条路还难。鬼知道他们俩用什么方法通信或见面！总之，他们似乎仍是不时的见面。她婆婆不时的明讥暗骂，监视她的行动，比狱卒监

视他们的囚犯还严密。她受了这样的待遇后，总要在房里幽泣了一天两天，绝食了一天两天。这使元荫非常的难过。他也几乎要陪了她而绝食。二婶因此益觉得生气，每每厉声骂元荫没有志气。然而元荫还是死心塌地的一味爱她，奉承她，侍候她。

有一天，她说是到姊姊家里去。去了一天，直到了深夜才归来。第二天，有一个亲戚说，他看见元荫嫂又和容芬在一处并肩走着了。她婆婆特地叫人到她姊姊家里一问，果然她昨天并没有到她家去。这使她婆婆益益的不能信任她，益益的监视得她严厉周密。

然而他们俩的关系似乎还是继续下去。她的行动竟非常的诡秘，使二婶防不胜防。二婶终日指桑骂柳的讽谕着她，她除了在房里幽泣之外，再不答说什么，然而过了几天，她又抽一个空出外了，似乎又是去和容芬相会。鬼知道他们用的是什么方法来通消息，鬼知道他们是设了什么计划来求会面的。“情人乃是大勇的人，”这句话真是不错，我想不到像元荫嫂这样的一个婉媚的少妇，在这个地方，乃竟能冒举世之不韪，而百计设法，诡变层出，这真是谁也想不到的!

有一天我去看望她去，我是亲戚中最少数的可怜她的境遇，而且能原谅她的衷情的一个。我在房里坐了一会；她没情没绪的坐在那里，脸色也惨白得多了，说话也不大如前的机警了。她桌上床头上放了许多小书。她说，她常常的把它们翻看，但往往看不了几页，便看不下去，仍把它们抛开了。房里是可以静出鬼来。据她说，有好久了，一个朋友也没有来过。她又低低的对我说道：“我想，我不会活得长久的，像这样苦生，真不如死乐!”我劝慰了好久，但她摇摇头，叹道：“你们好福气的人，永远不会知道我的苦楚的!”我当时真是难过，几乎要伏在桌上哭出声来。我任怎样也不忍谴责她！我心里充满了怜惜，悲悯。可怜这

样的一个美好的少妇竟要生生的断送在这样苦境之下了！我们两个人默默的相对；我偶然抬头，见窗外有两株桃花正夭夭烂烂的盛开着，蜜蜂在花间营营的忙碌着。春意似乎欲泛溢出天井外边来，然而她的房里却永远不会受到这个感应，她房里的空气是严肃枯寂如死的。我在她房里坐了许久才出来，二婶还对我骂了她许多不堪的话，我实在不忍听她的，几乎要掩耳而逃。

后来，他们搬到上海来了。临行的那一天，有人看见容芬在第二个月台上徘徊着，也不敢过来送别。不知他们俩究竟曾见最后的一面没有。

真的，是最后的一面！元荫嫂搬到上海后，竟不到两年便死去了。我想，这正如她自己所说的，她的死也许要比她的生快乐些。

听人家传说，自元荫嫂离开了北京后，容芬又回复了他前几年的原样子，喝酒，打牌，到妓院去，时时四五天不回家，而且，据说，酒喝得比以前更凶更多。

马蹄的的，有规则的一起一落，当五姊说完了以上的故事，我们的车子已经过了大马路，过了苏州河向北走了。

听了这样的一个小小的人间悲剧，竟使我不怡了好几天。我每见着元荫，我心里便觉得有一缕莫名的凄楚兜上心来。我永远记住这一个人间的小小的悲剧。

1927 年 9 月 7 日写于巴黎

赵 太 太

八叔的第二妻，亲戚们都私下叫她做赵妈——太太，孩子们则简称之曰赵太太。她如今已有五十多岁了，但显得还不老，头发还是青青的，脸上也还清秀，未脱二三十岁时代的美丽的型子，虽然已略略的有了几痕皱皮的折纹，一双天足，也还健步。她到了八叔家里已经二十年了，她生的大孩子已经到法国留学去了。她是一个异乡人，虽然住在福州人家里已经二十年了，而且已会烧得一手好的福州菜蔬，已习惯于福州人的风俗人情了，但她的口音却总还是带些“外路腔”，说得佶倔生硬，一听便知她并不是我们的乡人。除了她的不能纯熟自然的口音外，其余都已完全福州化了，她几乎连自己也忘了不是一个福州人。这当然难怪她忘了她的本乡，因为二十年来，她的四周都是福州人围绕着，她过的是福州人的生活，听的是福州人的说话，而且二十年来她的故乡也不曾有一个亲属，不曾有一个朋友和她来往过。她简直是如一个孤儿被弃于异乡人之中而生长的一样。

她之所以成为八叔的第二妻，其经历颇出于常轨之外，虽然至今已经是二十年了，虽然她生的大孩子都已经到法国留学去了；然而她为了这个非常轨的结合，至今还为亲友间的口实谈

资。

当和她同居的时候，八叔并不是没有妻。八婶至今还在着，住在她自己生的第一个孩子四哥的家里。所以八叔和她的结合，并不是续弦，却又不是妾。讲起他们的结合来，却又不曾经过什么旧式的“拜堂”、新式的相对鞠躬、交换戒指等等的手续，只是不知在哪一天便同居了，便成了夫妻了，便连客也不曾请，便连近时最流行的花一块半块钱印了一种“我们已经于〇月〇日同居了”的报告式的喜帖也不曾发出。像这样简单的非常轨的结合，在现在最新式的青年间也颇少见，不要说在二十年之前的旧社会中了。所以难怪至今还为亲友间的口实谈资。

他们的结合之所以至今还为亲友间的口实、谈资者，至少还有另一个原因。这便是因为她出身的低微。她不是什么名门的闺秀，也不是什么小家的碧玉，也不是什么名震一时的窑姐，她只是一个平平常常的乡下人，一个平平常常的被八叔家里所雇用的老妈子。她也已有了一个丈夫，正如八叔之已有了妻一样。所不同的是，八叔和她结合，不必经过什么手续和八婶解决问题，而她则必须和她丈夫办一个结束，声明断绝关系，婚嫁各听其便而已。据说，她是一个童养媳，父母早已死了。她夫家姓赵，所以大家至今还私下管着唤她做赵妈——太太或赵太太。每逢亲串家中有喜庆婚嫁诸大事的时候，她便也出来应酬，俨然是一个太太的身价。然而除了底下人之外，没有一个人曾称呼她为某太太的。他们见面时，都以“不称呼”的称呼了结之。譬如，她向四婶告别时，便叫道：“四太太，再会，再会。”四婶却只是说：“再会，再会”，而她之对二婶便要说道：“二婶婶，再会，再会”了。再譬如二婶前几个月替元荫续弦时，她曾一个个的吩咐老妈子去叫车，或已有车的，便叫车夫点灯侍候，当一班客人要散时她叫道：“张妈，叫四太太的马车夫点了灯，酒钱给了没有？”或

是说：“太太要走了，快去叫车夫预备”之类，只是轮到了赵妈——太太，她便只是含糊的叫道：“张妈，叫车夫点了灯。”而张妈居然也懂得。这个“不称呼”的称呼的秘诀，真省了不少的纠纷，免了不少的困难，而在面子上又不得罪了赵妈——太太。

赵妈太太也自知她在亲串间所居的地位的尴尬，所以除了不得已的喜庆婚丧的应酬外，无事决不踏到他们的门口。她很自知不是他们太太们的伴侣。她只是勤苦的在管家，而这个家已够她的忙碌了，而在她自己的家中，她是一个主人翁，她是被称为“太太”的。

她是苏州的乡下人。她丈夫家里是种田的农户。因为她吃不了农家粗作的苦，所以到上海来“帮人家”。有人说，苏州无锡的女人，平均的看来，都是很美好的，即使是老太太或是在太阳底下晒得黑了的农家女，或是丑的妇女，也都另具有几分清秀之气，与别的地方的女人迥不相同。所以几个朋友中间，曾戏编了一个口号道：“娶妻要娶苏州人。”有一个苏州的朋友说，所谓自称为苏州人的，大都是冒籍的，不是真的苏州人。别地方的人听不出她们口音的不同，在苏州人却一听便辨其真假。

说到口音，苏州的女人似乎也有独擅的天赋。她们的语音都是如流莺轻啭似的柔媚而动听的，所谓吴侬腻语，出之美人之口，真不知要颠倒了多少的男子。即使那个女人是黑丑的，肥胖的，仅听听她们的语声也是足够迷人的了，较之秦音的肃杀，江北腔的生硬，北京话的流滑而带刚劲者，真不知要轻柔香腻到百倍千倍。

这都是闲话，但赵妈——太太却是一个道地的苏州人，而且是一个并不丑的苏州女人，也许，仅此已足使八叔倾倒于她而有余了。她再有什么别的好处，那是只有八叔他自己知道的了。但她之所以使八叔对于她由注意而生怜生爱者，却也另有一个原

因。

八婶是很喜欢打牌的，往往终日终夜的沉醉于牌桌上，家事也不大肯管。这也许是一种相传的风尚，还许竟是一种遗传的习性，凡是福州人，大都总多少带有几分喜欢打牌的脾气的。没有一个人肯临牌而谦让不坐下去打的，尤其是闲在家中没有事做的太太们。她们为了消遣而打牌，愈打便愈爱打，以后便在不闲时，在有事时，也不免要放下事，抛了事去打牌了。八婶便是这样的一个妇人中的一个。当八叔到上海来就事，初次把她接来同住时，她因为熟人不多，还不大出去打牌。后来，亲串们一天天的往来的多了，熟了，——不知福州人亲戚是如何这样的多，一讲起来，牵丝扳藤归根溯源，几乎个个同乡都是有戚谊的，不是表亲，便是姻亲，——便十天至少有五六天，后来竟至有七八天，出去打牌的了。下午一吃完饭便去，总要午夜一二时方回。八叔的午饭是在办公处吃的，到了他回家吃晚饭时总是不见了八婶，而晚饭的菜，付托了老妈子重烧的，不是冷，便是口味不对。八叔常常的因此生气，把筷子往桌上一掷，便出去到小馆子里吃饭去了。到了他再回家时，八婶还没有回来，房里是冷清清的，似乎有一种阴郁的气氛。最小的一个孩子，在后房哭着，乳娘任怎样的哄骗着也不成，他只是呱呱的哭着。大孩子又被哭声惊醒了，也吵着要他的娘。八叔当然是要因此十分的生气，十分的郁闷了。有一次，她方在家里邀致了几个太太们打牌，正在全神贯注着的时候，而大孩子缠在她身边吵不休，不是要买糖，便是要买梨，便是告诉母亲说，小丫头欺负了他。八婶有一副三四番的牌，竟因此错过了一搭对子没有碰出，这副牌还因此不和。这使她十分的生气，手里执了一张牌，她也忘了，竟用手连牌在他头上重重的扑敲了一下，牌尖在额角上触着，竟碰破了头皮，流了一脸的血。她只叫老妈子把他的血洗了，用布包起，她自己

连立也不立起来，仍然安静的坐着打牌。孩子是大声的哭着。八叔正在这时回家了，他见了这个样子再也忍不住生气，但因为客人在着，不便发作。到了牌局散后，他们便大闹了一场。八叔对于她更觉得灰心失意。

旧的老妈子恰在这时辞职回家了，赵妈便由荐头行的介绍，第一次踏进了八叔的大门。她做事又勤快，又细心，又会体贴主人的心理。试用了两三天之后，八婶便决意，连八叔也都同意，把她连用下去。她把家事收拾得整理得井井有条，不必等到主人的吩咐，事情已都安排得好好的了。八婶很喜欢她，不久便把什么事都委托给她了。八叔也觉得她不错。自她来了之后，他才每晚上有热菜吃，有新鲜的菜吃。他从此不再到小馆子里去。她做了菜，总是一碗一碗，烧好了便自己端了出来。菜烧完了，便站立在桌边，侍候着八叔添饭。有一次，她端了一碗滚热的汤出来，一个不小心，汤汁泼溅了一手，烫得她忘记了手上端的是一个碗，竟把它摔碎在地上了。八叔连忙由饭桌上立起来，去问她烫伤了手没有。她痛得说不出话来，只点点头。他取了一瓶油膏，一卷纱布，亲自动手替她包扎。她的手是如此莹白可爱，竟使八叔第一次感到了她的美好。她的手执在八叔的手里，她脸上微微有些红晕，心头是卜卜的跳着。谁知道他们是在什么时候有了关系的，但从这个时候之后，他们似乎发生有一种亲切的情绪。八叔再也不干涉八婶打牌的事；有时她不出去打牌，他还劝诱她到哪一家哪一家去，且晚上她再迟一点回来，他也决不像向日那样的板起脸孔来对她。也许他还希望她更迟一点回来更好。如此的不知经过了几个月，也不知在什么时候，他们间的关系乃为八婶所觉察。总之，八婶是知道了他们之间的关系了。她对八叔大吵了一次，且立刻迫着要赵妈卷铺盖走路。赵妈羞得只躲在房里哭泣。八叔也一点不肯让步。结果，不知他用了什么方法，

八婶乃竟肯不让赵妈走路了。而他们间的关系，至此乃成为公开的秘密，亲戚之间竟没有一个人不知道这事的了。

我们中国的家庭，是最会忍垢含秽的，什么难解决的问题，到了我们中国的家庭便都容容易易的解决了。譬如，一个男人在他的妻之外，又爱上一个女人了，而且已经娶了来，而且俨然是一个太太了。无论在哪一国，这件事都是法律人情所不许的，他至少要牺牲了一个太太。而在我们的家庭里，这件事却有一个两全的方法，便是说，他是兼祧的，可以容许他要两个妻。而这两个妻便是"两头大"，这不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法么？再有，男人在外地又娶了一个小家碧玉或窑姐了，他家里的妻乃至家里的上上下下，连亲戚朋友，都当她是一个妾，说是老爷在外面娶了一个妾了，然而其实却是一个妻，在外地的家庭里没有一个人不称她为太太的。眼不见为净，家里的人只好马马虎虎的随他如此的过去了。这不又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法么？这就叫做不解决的解决。比起上面所说的什么兼祧两头大，还觉得彼未免是多事。这乃是中国家庭制度底下的一个绝大的发明，是鬼子们所万不能学得来的。而今，八叔与赵妈的关系，便也是采用了这个绝大发明，即所谓不解决的解决的方法来解决的。

然而这个风声是藉藉的传到外面去了，不仅是流传于亲串之间了。驯至而赵妈的丈夫也知道了这事了。在家庭间可以用了不解决的解决方法来解决一切问题，而在这个与外人有关的问题上，这个绝妙的方法却不便应用了。

不知道他从什么地方知道了这个消息，也不知道有什么人在他背后激动挑拨，他一来便迫着要带赵妈回家。赵妈躲在后房，死也不肯出来见他，还是别一个仆人，出来回他道："赵妈跟太太出去打牌了，要半夜才能回来呢，请明天再来吧。"她丈夫才悻悻的走了。

她丈夫是一个乡农，是一个十足的老实人，说话也是讷讷的说不出口，脑后还拖着一根黑乌的大辫子。他一进门便显然的迷乱了，只讷讷的说道："请叫赵妈出来说话，我有话说，我要叫她卷了铺盖回家，不帮人家了。"当然，谁都知道他是听得了这个消息而来的。

在这天，整天的，赵妈躲在后房床上哭着，心里一点主意也没有，八叔也如瞎了眼的小鼠一样，西跑东攒，眉头紧皱，也想不出一个好方法来。八婶很不高兴的咕絮着道："叫你早办这事，你老是不肯办，现在好了。看你用什么法子去对付她丈夫！这事本不应该的！他上公堂一告状，看你还有什么面子！"

八叔一声不响的听着她的咕絮。她当然私心里是巴不得赵妈的丈夫真的能把赵妈带走，然同时，看见八叔那末焦虑愁闷的样子，又觉得很难过。这矛盾的心理，是谁都觉得出的。

"今天对付过去了，他明天还要来呢。这样干着急有什么用？应该想想方法才好。这事好在亲友们也都知道了，何不找他们来商量商量呢？"八婶怜悯战胜了嫉妒的舒徐的说道。

八叔实在无法，只好照了她的提议，叫徐升去请二老爷和刘师爷来。二叔和刘师爷都是八叔的心腹好友，刘师爷尤其足智多谋，惯会出主张，一张嘴也是锋利无比，仿佛能把铁石人的心肠也劝说得软化了一样。

他们来了，八叔自己不好意思说什么，还是八婶一五一十的把赵妈的丈夫来了要带她回去的事告诉了他们。

二叔道："这当然是他听见了风声才来的了。要买一个绝断才好。这样敷衍着总是不对，保不定哪一时便会发生情端的。"

八婶道："可不是！被他告一状才丧尽体面呢！"

刘师爷想了半天，才说道："他明天来时，除非和他当面说明了，八爷当然不必出去见他，赵妈也仍然躲一躲开。他们乡下

人要的是钱，肯多花一点钱，这件事总是好办的。”

这件事完全委托了二叔和刘师爷去料理。第二天，赵妈的丈夫又来了，是二叔他们去见他。他原是不大会说话的，但听完了刘师爷的一席带劝，带调解，带软吓，为八叔作说客，而又似为他，赵妈的丈夫，设策划计的话，心里显然的十分的踌躇，临走时，却只是说道，“这是不成的，我要的是人！”

他们第二次不知在什么地方见面谈判，总之，赵妈的丈夫却不再到八叔的家里来了。过了三四天，二叔和刘师爷笑哈哈的走来对八叔说道：“恭喜，恭喜，事情都了结了！想不到一个乡下人倒不大容易对付。”

八婶道：“要叫赵妈出来向二叔和刘师爷道谢呢！”

当然，这个和局，总不外于拚着用几百块钱，给了赵妈的丈夫，叫他写了绝断契；这些钱在名义上当然说是给他作为另娶一位妻房之用的了。但这样的一解决，赵妈的地位，在家庭中似乎骤增了重要。她不再是一个名义上的老妈子了，虽然在事实上还是如前的烧菜侍候着老爷。老妈子另外找到了一个。她的卧房搬到了一间好的房间里来，她也坐在饭桌上和太太、老爷一同吃饭了。不久，她便生了一个男孩子。如此的，这个家庭，用了不解决的解决方法，竟是一年两年的相安无事下去。但这不过是表面上的，在里面，那家庭的暗潮是在继长增高着。家庭的实权，一天天的移到赵妈的身上来。八婶几乎在家庭中成了一个附庸的分子，有饭吃，有牌打，有房子住，有月例钱用，其余的便都用不着她管了。她当然是很嫉妒，很不平，很觉得牢骚的。但她是一个天生的懦弱人，虽然很会吵嘴，却不敢于有决绝的表示。兼之，赵妈的手段又高明，笼络得她也无以难她。如此的，这个家庭，在不绝的暗里冲突，在牢骚、嫉妒，在使用心机的空气中，一天一天，一月一月，一年一年的度过去。中间，八婶曾回到故

乡的母家去了几次。一去总要一二年才复回。在这个主妇缺席之时，赵妈的权力便又于无形中增长了起来。家里的底下人，居然也称她做太太了。八婶的孩子们都已经成人了。大孩子，二哥，已经由日本归国，娶了亲，在交通部里办事了。二孩子三哥，则在比利时学着土木工程。他们对于父亲和赵妈的行动，都不大满意。而二哥便把八婶接到了北京同住，不再回到上海来。而赵妈生的四哥也已成人了，在上海娶了亲，生了一个孩子，且已到法国留学去了。如此的，这个家庭是分成了两截，北京一个，而上海又是一个。上海的一个已完全成了赵妈的，孩子是她的，媳妇是她的，孙子也是她的。有什么亲串间的喜庆婚丧，她便也被视为八婶的替身，出去应酬赴宴。而亲串们在背后便都唤她做赵妈——太太，而当着她的面，则以“不称呼”的称呼方法去招呼她。

1928 年 9 月 9 日写于巴黎

取火者的逮捕

新　序

这部《取火者的逮捕》是在一九三三年到三四年之间写成的。小说它自己会说明一切，本来无须我再加上这末一篇新序。但时间已经过去二十多年了，可能有些读者对于写这部小说的背景不太明白，还以为真的是“满纸荒唐言”呢，故不能不稍加以解释。《取火者的逮捕》虽然是由四个短篇小说所集成，而其实却可以说是一个长篇；题材只是一个，那就是：描写“神”的统治的横暴与歌颂“人”的最后胜利。虽然写的是古代的希腊神话，说的却是当时当地的事。“借古人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是有大不得已的苦衷的。我们知道，二十世纪的四十年代，在中国是一个最黑暗的时代。残酷无比的统治者和其喽罗们手上沾满了革命烈士们和无数无辜者的鲜血，没有一天不在张牙舞爪地择肥而噬。恐怖的空气笼罩在大地之上。却有许许多多的仁人志士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不怕任何的压迫与横暴，坚贞地从事于革命事业，相信革命一定会成功。我写这部东西的当儿，是从肃杀的秋天，经过狂风虎虎的冬天，到繁花怒放的春天的。满腔的悲愤，一肚子的牢骚。却也就在这最黑漆漆的夜里看到了将要到来的黎明时的红色曙光。每一篇东西都是一鼓作气地写成的。当时

有些读者们以为，这不过是“神话”，是“寓言”，有的人还特别反对最后的一篇《神的灭亡》，以为是荒唐无稽之至。但我自己知道，那实在是一部“预言”。那“预言”是会最后实现的。果不其然，“人”是终于光辉地得到最后的胜利了！那是人类发展的规律。被注定了要灭亡的横暴的统治阶级，是任怎样也不可能挽救其悲惨的命运的。我原来曾说：“神之族整个的沉落在无底的最黑暗的深渊里去，连柏洛米修士[①] 也在内。”现在看来，取火者柏洛米修士，人类的好朋友，是不应该和“神”之族一同被消灭的。因之，在《神的灭亡》一篇里便删去了“连柏洛米修士也在内”一语，以及其他有关的辞句。除此以外，在全书里差不多没有什么其它的改动。我之所以有勇气把它重新印出来，是在重读了一遍之后，觉得虽然是已经过去的历史了，却还有些生气存在着。究竟是不是这样呢，那是有待于读者们的批判了。所有这部小说里提到希腊神话里的故事，其详细的叙述都可在我的《恋爱的故事》、《希腊罗马的英雄传说》和其他讲述希腊罗马的神话与传说的书里找到。原来用的是“郭源新”这个笔名，现在也趁这个新版的机会改了过来。

郑振铎　1956 年 3 月 6 日写于北京

---

① 现在译作“普罗米修斯”。

序

希腊神话是个无穷尽的艺术的宝库。到今日，许多的艺术家还不曾把眼睛离开过这片漂亮的清泉与草地。只要你去，你便可以欣然的得到你的收获，虽然所得是各有浅深。

它不是小市民们的幻想的遁迹之所在。神话里的天和地，根本上便不是人类幻想的结果，而是记录着真实的古代人的苦斗的经过，以及他们的心灵上所印染的可能的争斗的实感与其他一切的人生的印象的。

所以，所谓神话的“美”，并不是像绿玉白璧乃至莹圆的珠，深红的珊瑚般的只供观赏赞叹之资的，而有着更深入的社会的意义。陈列于巴黎洛夫博物院里的那尊绝美的古代妇人（说是Venus de Milo，但据专家们的考证，她并不像是Venus）以及那些从雅典处女神庙取下来的绝精绝美的许多浮雕，正是表现着雅典的一个伟大的黄金时代，古希腊市民们丰裕满足的生活。然而其对面，却是受难的被屈服的Titan族，却是残酷的被消灭了的半马人们（Centaurs）却是将要死去而尚痛苦的挣扎着的女战士们（Amazons）。他们的艺术家们也并不将那些隐藏在神道们的满足与嬉笑，胜利和盛宴的绚丽的外衣里面之斑污剔除了去。而那

位倔强可怜的牺牲者妮奥卜（Niobe）和那位目睹二子为蛇所咬毙，而他自己也在和死亡挣扎的无告的父亲拉奥孔（Laocoon）却更充分的表现出神道们的把戏是怎样的无赖与无聊，——而恰也正象征着没落的在难中的马其顿人统治后的希腊人的生活。

远在这一切之上，弹奏出永远的反抗的调子的，乃是预知者柏洛米修士（Prometheus）的故事。这故事，很早的便在 Hesiod[①] 的《神谱》（《Theogony》）里叙述着。其后大悲剧家 Aeschylus[②] 更取之而写为《Prometheus the Fire-Bearer》[③]，《Prometheus Bound》[④] 及《Prometheus Unbound》[⑤] 的伟大的三部曲。这伟大的三部曲虽仅存了中间的一部（即《Prometheus Bound》），而我们读之，却是怎样的感动！那伟大的为人类而牺牲的柏洛米修士，便是一切殉教者的象征。苏格拉底、耶稣、释迦牟尼、墨翟，都是这一型式的人物。在个人主义的自私的空气，若烟雾腾腾，黑地昏天似的弥漫于一切之时，能不有感于这！

英国诗人雪莱的《Prometheus Unbound》却更敲弹一个别调：表示出永不屈服的人的精神来。

采用了这故事，陆续的写了《取火者的逮捕》等四篇小说，虽然并不是有所为而作，却实在是长久的憧憬于古希腊神话的崇慕里的结果。有一部分，是离开了那古老的传说而骋着自己的想象的奔驰的，但大部分却都不是没有根据的捏造。

Hesiod 在他的《Works and Days》里很简单的说到了柏洛米

---

① 赫西俄德，古希腊诗人。

② 埃斯库罗斯（公元前 525 年—公元前 456 年），古希腊第一个大悲剧诗人。

③ 《取火者普罗米修斯》。

④ 《被缚的普罗米修斯》。

⑤ 《被解放的普罗米修斯》。

修士偷火的事[1]：

> 但宙士，他心里生了气，藏去了它，因为机警的柏洛米修士欺骗了他，所以他计划着要给人们以忧愁和不幸。他藏起了火；但那位埃壁托士（Iapetus）的崇高的儿子却又从主宙士那里偷它出来，给了人们，他把火藏在一支空的茴香杆里，所以那爱雷的宙士不曾见到它。但后来，聚云的宙士却很生气的对他说道：
>
> “埃壁托士的儿子，你的机灵诚高过于众人，你很高兴，以为你已瞒过我而偷去了火——那火将成了你自己和人们的一个大的疫症。但我要给人们以一件坏的东西，作为火的代价，而在这东西上，当他们拥抱着他们自己的毁灭时，他们心里还喜欢着呢。”
>
> 人和神的父，这样的说着，高声的笑。

以下便说宙士怎样的吩咐海泛斯托士（Hephaestus）以水和泥，创造了一个女人，并命雅西娜、爱孚洛特蒂、合尔米士都各赠她以美，以技能，以无耻和欺骗，这样便将她送给了柏洛米修士的兄弟依辟米修士，而贻人类以大患。在这书里并不曾提到柏洛米修士因偷火而受难的事。

在他的《神谱》里说起埃壁托士娶了海洋的女儿克里米妮，生了亚特拉士和柏洛米修士等四个儿子。柏洛米修士怎样的被宙士所迫害[2]：

---

① 参见赫西俄德的《工作与日子》一书中第四一行以下。

② 参见《神谱》一书的第五〇七行以下。

> 而有智的柏洛米修士，宙士以不可破损的束缚，残酷的铁链，捆住了他，还以一支箭杆，贯穿他的胸部，而更以一只长翼的鸷鹰栖息在他的身上，时时啄食他的不死的肝；但到了晚上，那肝，被鹰啄食的一部分，又重新再长好。

但那只鸷鹰，后来被希拉克里士（Heracles）所射死，就此救柏洛米修士于这可怕的疫疾之中，高高在上的宙士是有意的使他这么做。他为了要给他的儿子希拉克里士以这个光荣，而宽恕了柏洛米修士从前和他斗智的旧隙。于是，Hesiod 在这里便追述起从前人和神在米柯尼（Mecone）辩论时，柏洛米修士因为分配牛的肉骨不均，有意的欺骗了宙士，因此，两个结下了仇。而宙士便把火藏了起来，不给人类。然而柏洛米修士却又从宙士那里，偷出了火，藏在空的茴香杆子里，因此瞒过了宙士。宙士遂创造了女人，用以给苦恼于人间，以抵偿"火"的恩赐。所以宙士是不可能被欺骗，而且不可能被超越的；即使是埃壁托士的儿子，仁慈的柏洛米修士，也不能逃脱出他的重怒之外，而终被强固的束缚，捆住了他，虽然他知道多端的巧计。

在这里，我们看，Hesiod 是怎样的为宙士辩护，而将"无理"的一方尽推给了柏洛米修士。神权的信仰，是紧紧的捉住了这位作者的心灵。在宙士统治时代的《神谱》之记载，其成为这样的结果，是无足怪的。

大悲剧家 Aeschylus 的三部曲，却把柏洛米修士的反抗的精神抬举出来而加以有力的烘染了。从柏洛米修士的口里，说出了对于宙士的有些不敬或怨望的话，已不是绝对的信仰和崇敬了；同情是被放在取火者柏洛米修士的一边。他的第一部曲《Prometheus the Fire-Bearer》已佚，所叙为何，非我们之所能知。第二部曲《Prometheus Bound》尚存于世，其所言，大约是这样：

柏洛米修士，因偷火给人类，触怒于宙士，而被宙士命海泛斯托士将他钉于高加索山的史克萨峰上。海王亚凯诺的女儿们来拜访他，深表同情于他的受难；亚凯诺自己也来此，却劝柏洛米修士降服于宙士。他不听。而宙士的别一个牺牲者，埃娥（Io），在这时也登场了，她被变成了牛，因神后希娕的妒忌被驱赶着到处的奔跑。而百眼怪变成了牛蝇，一刻不停的在扰苦她。柏洛米修士告诉她，将回复人形，而生一子，成为一高贵神族之父，其子孙之一，希拉克里士，将会解放了他。他还预言说，宙士将要有一次的缔婚，其所生之子，将要夺去了他父亲的地位。而宙士立刻便派合尔米士来要求柏洛米修士说出这将来的危机的详情。但柏洛米修士拒绝对他泄露什么，于是这伟大的戏曲便终止：于是宙士愤怒的把他的雷矢击打在床上，而将他的仇人，击沉到大地之下。

其第三部曲《Prometheus Unbound》也已佚；但据古典学者们的推测，剧中所叙的宙士和柏洛米修士的复归和好，大约是由于希拉克里士的出场，于是柏洛米修士被释放了，而他也便说出其久守的秘密，阻止宙士和海中女神底美丝（Themis）的恋爱，因此维持了宙士的统治的运命。

所以，就这三部曲的全剧看来，其情节还不是反叛的；人和神是终于得到一条和解之路。

关于底美丝的事，Apollodorus 的《The Library》也说及①：

> 但有的人则说，当宙士正热恋的追求着她时，柏洛米修士却宣言道：她为他所生的一子，将成天上之主宰。

---

① 阿波罗多洛斯，公元前二世纪的希腊作家。参看他的《神话集》第三卷第十三章第五节。

而 Hyginus 的 Fables[①] 便由此生出了一段异说：他说，宙士之所以释放了柏洛米修士者，为的是感激于这位圣者所给他的不要恋上底美丝的警告。

这样，在古时，虽有好些异说，却都以宙士和柏洛米修士的复和为结局。

在革命诗人雪莱所写的《Prometheus Unbound》里，却以为反叛者的柏洛米修士和暴主宙士之间是没有重归和好之可能的。惟其表现柏洛米修士的反抗精神及其背景，当然也很受着 Aeschylus 的启示。

当雪莱这剧开场时，柏洛米修士被缚在高岩上已久，而海中仙女们，Panthea 和 Ione 却在慰安着他。为了时日已久，他对于宙士的仇视的程度倒渐渐的减淡了，虽然其决心并未移易，且已不记得他当年对于宙士所加的诅咒了。而后来，因了大地所幻化的宙士的化身的自述，他又记忆起了这事。他说，他知道，宙士必被推倒。而宙士，为了要最后的知道这秘密，差遣了合尔米士和复仇女神们到他那里去，恐吓着他说，如果他再不将他所知的秘密宣布了，将会有更痛苦的结局的。

但柏洛米修士并不踌躇的拒绝了。复仇女神们因此使他听见“人”所受的诸苦，而给他以道德的创痛；然后离开了他。

Panthea 和 lone 安慰了柏洛米修士，便走去寻找她们的姊妹亚细亚（Asia），柏洛米修士的恋人。而同时，柏洛米修士解放的时候已到；有语声命令亚细亚走到 Demogorgon 所住的地方去。她在那里，知道了 Demogorgon 的不可抗的权力以及柏洛米修士的立将得到自由的消息。于是她登上了时间之一车，而去目

---

① 参看许癸诺斯（公元前 64 年—公元 17 年，罗马作家）的《神话集》。

睹他的解放。

宙士和底美丝终于缔结了婚姻关系。Demogorgon 升上了亚灵辟斯，投身于底美丝所生的婴孩体中，而将宙士从天上的宝座里推翻了下去。

柏洛米修士也在这时为人间英雄希拉克里士所释放；他和亚细亚重圆了，一同退居于某地。大地、天空和空气以及宇宙间的一切势力，欢呼的颂扬这和平友爱的新的统治的出现。而全剧也在欢呼声里闭了幕。

这种叛逆的情调，竟至于表现了暴主宙士的被推倒的情形的调子，乃是在宙士统治的古代神话里所不敢，也不能写出的（在神话里而预言了“神”代的没落者，仅有北欧 Saga① 里所叙述的 Odin② 及其群的故事而已）。

这里的连续的四作，其写宙士的统治的被推倒的情形，虽不甚同于雪莱之所写，而其颂扬“人”的胜利，“正义”的胜利的情调，却是一致的。

《取火者的逮捕》和《亚凯诺的诱惑》二篇，受到 Aeschylus 的启示也不少，特别是后一篇，其中有一小部分的对话，和一大部分的景色，都是取之于那本伟大的戏曲《Prometheus Bound》的。

《埃娥》的一篇，只是一部“插曲”，当然也免不了是由 Aeschylus 所述的柏洛米修士和埃娥的那一片对话里推演而得的。

关于埃娥，Hesiod 也曾说及，道③：

（宙士把埃娥变了形）在西班底士的佳壤上，这个地方，

---

① 萨迦，北欧的英雄传说。

② 峨丁，北欧神话中主要的神，相当于希腊神话中的宙士。

③ 参看 Hesiod，H. G. Evelyn - White 的英译本第二七三页。

不朽的神们从前曾称之为西班底士，但宙士这时，却以那母牛之名，名之曰优波亚。

而（希谚）派一个看守者监视着她，便是那个硕大而强壮的亚哥斯，他有四只眼，各方皆能看得见。而那个女神更给他以不倦的精神；睡眠永不会坠在他的眼上；但他永远是看守着。

而 Apollodorus 对于这故事也叙说得首尾颇为详尽。在 Ovid[①] 的《变形记》（《Metamorphoses》）里，更是烘染得动人。这些，我在《埃娥》里也都有引用到。

本来是不必再写第四篇的《神的灭亡》了；那必然的结局，已不止一次的在前面的三篇里提到。但仿佛总像有什么话倾吐未尽似的，遂竟不避蛇足，写下了这篇神的挽歌。

这篇是最架空无据，最荒唐无稽的。但究竟也是必然的结局；有了前面三篇，便不再写这篇，那结局也是这样的安排定了的。而在这篇里，所提到的种种的故事和典实，都不是没有什么依据的；像柯绿妮丝、妮奥卜等等的故事，都已为国人所熟知，故便也不加什么注释。

篇中所写的希婼、雅西娜和爱孚洛特蒂的诱惑，聪明的读者们当然立刻会知道是脱胎于那个显赫无比的拐走了绝代美人海仑的巴里士的判断三女神的故事的。这故事的概略，在有名的 J. G. Frazer 所注释的 Apollodorus 的《The Library》里有过这样的记载[②]：

---

① 奥维德（公元前 43 年—公元 18 年），罗马诗人。

② 参看佛来则（1859—1941，英国学者）所注释的阿波罗多洛斯的《神话集》的节本第三章第二节。

> 因为这其中的理由之一，斗争抛了一个苹果，作为美貌的一种奖品，这奖品便为希娅、雅西娜和爱孚洛特蒂所争求；而宙士命合尔米士引了她们到住于依达山上的亚历山大（按即巴里士）那里，叫他去判断这事。而她们都允许给亚历山大以赐品。希娅说，如果她被判为一切妇人中之最美者，则她将给他以统治了全人类的国家；雅西娜允许他：战则必胜，而爱孚落特蒂则允许：将海仑的手交给了他。他便决定把胜利给了爱孚洛特蒂。

但最后的那些关于人与神的战争的描写，却是全无故实的。

这一片的“荒唐言”遂结之以更荒唐的结局。

然而这结局，果真是“荒唐的”么？

古人说得好：

>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
> 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罗贯中以古风一篇结束了他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其中有二语道：“纷纷世事无穷尽，天数茫茫不可逃。”所谓“神”代的史记，在这样的结局上结束了，也诚不过是“天数茫茫不可逃”的必然的结果而已。

作者　1934年3月26日

取火者的逮捕

一

是暴风雨将来的一个黄昏。

死灰色的天空，涂抹着一堆一缕的太阳的红焰，那刺目的猪肝似的恶毒的颜色，使人看了便有些压迫之感，至少是不舒服。

宙士，神与人的主宰，郁郁的坐在他的宝座上；伏在座下的鸷鹰，时时在昂头四向，仿佛只等待宙士的命令一下，就准备着要飞腾出去，捕捉什么人与物。他手上的雷矢，在炎炎的发着白热以上的火光，照耀得立在他左右的诸神都有些目眩头胀，间或隆隆的发着雷声，其声闷而不扬，正足以表示其主人翁的蓄怒未发的心境。

一切都是沉闷，郁怒。

火山口将爆裂的一刹那，暴风雨将降临的前一刻。

等候着！未前有的沉默与等候！

神们都紧皱着双眉，装着和宙士同忧共苦。连娇媚的爱神爱孚洛特蒂也乔作颦态，智慧神雅西娜的无变化的淡青色的脸上却

若在深思。宙士不时的像发疑问似的望着她。她并不变动她的深思的姿态，也一声儿不响，活像一尊无感情无知觉的墓前的翁仲，永远沉默的对着西坠的夕阳。天上的铁匠海泛斯托士，那位柔心肠的残疾者，心里正忐忑不宁，不忍看这幕活剧的进行，但又不敢离开，只能痛苦的等待着。

权威与势力，那两位助桀为虐的神的奴，一对玩铁的铸像似的紧密的站在宙士宝座的左与右；他们俩喜悦的跃跃欲试其恶辣的手腕；他们知道这场面上免不了他们俩的上演。他们握紧了有力的铁似的双拳在等待着。

一切都是沉闷，郁怒。

等候着！未前有的沉默与等候！

二

神的厅上开始骚动起来，窃窃的微语。神们都转脸向外望。宙士抖擞着威风，更庄严的正坐着，暗地里在寻思着怎样开始发泄他的久已不能忍耐的闷怒。权威与势力活动了他们的紧握着铁似的双拳一下。座下的神鹰拍拍它的双翼。

远远的有两个黑点，在飞着似的浮动着。

这两个黑点，近，更近，正向神的宝座前面来。

是他们所期待的人物！

前面执着蛇杖的是神的使者合尔米士，后面跟着他而来的，啊，便是那位叛逆的取火者柏洛米修士。

神的厅上转又沉默下来，沉默得连一移足，一伸手仿佛都会有声响发出。

“别来无恙，”那位叛逆的柏洛米修士的丰姿并没有什么变动；山峰似的躯干，忠恳而有神威的双眼，表现着坚定的意志的

带着浓髭的嘴唇，鬓边的斑白的头发，因思虑而微秃的头颅，以及那双多才多艺的巨手，全都不曾发生变化。

一见到他，期待着壮烈的，残虐的表演的诸神们反都有些茫然自失；一缕“反省”与“同情”的游丝似幻成千千万万的化身，各紧粘着诸神们的心头，摆脱不开。

未之前有的凄清的空气，弥漫了神的大厅。

神的使者合尔米士首先打破了这场清寂，循例的交差似的说道：

“父宙士，您命我去呼唤前来的柏洛米修士，现在已经在您面前了；他一听到您的命令便和我一同动身。”

人与神的主宰宙士似最早便震慑住他自己的权势和自重，使他立即恢复了他的严肃与残忍。他向侍立的权威和势力瞬了一眼，他们正铁棒似的笔立着待命；双拳是紧握的伸出，脸部是那么冷酷无表情，这增加了宙士的自觉的威严。

他紧皱着双眉，望着忠厚而多智的柏洛米修士本想立即咆吼的痛骂，却出于他自料以外，发出来的语声是那么无力而和缓。

“啊，你竟又在我的面前出现了，柏洛米修士，我的好朋友——不，现在你已自动的背叛我们而向下等的猥琐的人类那里求同盟，大约已不承认老朋友们了吧？你有理由说明为什么背叛我们而和人类为友吗?”

柏洛米修士山峰似的站在那里，并不恐惧，也不傲慢；他诚恳的微笑着，并不曾说什么。

他该说什么呢?

长久的沉默。

“你，怎么一声不响?”

宙士大声的开始咆吼，但一望着他的那么诚恳忠厚的脸部，又失了发怒的勇气。“你说，尽管无忌惮的说，为什么你要把神

们所独有的神秘，火，偷给了人类，使他们如今如此的跋扈？”

想到了偷火的事，宙士不禁气往上冲。火是神们的独得之秘，是神的权威的代表，它只能放光明于神之厅与室，它只能供神作种种的利用的工具。有了这火，便足以夸耀于下等的人类之前，足以为他们永久的主宰而不虞其反抗；人们是在永久的龌龊卑污的生活中度过去的；那么可怜，那么无告，却正是神们所愿的；这样的人类，却恰好是最适宜的神之奴。宙士和诸神们从没有想到这神秘的火会由神之天堂而移植到人世间，而供猥琐可怜的人类利用的。然而这火却终于不能成为神的独有之秘密!

三

某一个冬夜，宙士带着他的儿子合尔米士踏着琼琚似的白雪而周行于大地上。手掌大小的雪片，在空中飘飞着，北风虎虎的在发威，把地上的一点一滴的水都冻结成冰块。大地上什么都在沉睡，什么都已深深的躲藏着。宙士挺了挺伟健的巨躯，全身充满着热力，雪花到了他身的周围的一丈左右便都已无声的融化而落在地上了；北风对于他也是服从惯了的，只是服服贴贴的悄然从他背后溜过去。

他们俩幽灵似的在雪地上走着，以克服了一切自喜。

他们也许便是此夜的仅有的夜游者。

“啊!”宙士以全肺部的气力叫道，他是高兴着。

大地几乎要回应着他的游戏喊声而打了一个寒噤。

一个奇迹突然出现了。

远远的，有一星红光在若明若暗的照耀着，映着白雪的大地，似乎格外来得鲜明。

是星光，难道?

铅灰色的天空，重重叠叠的为黑云所笼罩，所包裹，一点蔚蓝色的空隙都没有，哪里会有什么星光穿透重云而出现?

宙士以肘触触跟在他背后的合尔米士，悄声的说道：

“看见了么，你?”

“看见的。”合尔米士微笑的随意答道。他想，也许是娇媚的爱神又在进行什么新的情恋，结婚神正为她执着火把吧？也许是她的儿子，那位淘气的丘比得在闹什么玄虚吧？也许是羊足的萨蒂尔们正在向林中仙女们追逐着吧？也许是酒神狄奥尼修士正率领着他的狂欢的一群在外面浪游吧?

宙士没有他那么轻心快意的疏忽，这位神与人的主宰者，是饱经忧惧与艰苦的，一点点的小事，都足以使他深思远虑的焦念着，何况这不平常的突现的一星红光。

这不平常的一星红光使他有意想以外的严重的打击。

他有一种说不出恐怖的预警。

他一声不响的向那一星红光走去。

啊，突变，啊，太不平常的突变!

走近了，那红光竟不仅是一点星了，一点，两点，三点，……乃至数不清其点数，此明彼暗的竟似在那里向雪白的大地争妍斗媚，又似乎有意的彼此争向宙士和他的从者投射讥笑的眼风。

连合尔米士也渐渐的感觉到一种不平常的严重的空气的压迫了。

走近了，——最先走近的一星红光，乃是从孤立于雪地上的一间草屋的窗中发出来。

这草屋对于神与人的主宰者宙士异常的生疏，刺目。

他想：“这东西什么时候建立在大地上的呢?”

他们俯下身去，向窗中望着。更严重的一幕景象显呈于眼

前。

一盏神们所独有的油灯，放出豆大的火焰，孤独而高傲的投射红光于全屋以及雪地上。

是谁把这盏灯从神之厅堂里移送到这荒原上来呢？

啊，更严重的是，对这盏灯而坐的，并不是什么神或萨蒂尔们或林中仙女们，却是那么猥琐平凡的人类。这些猥琐平凡的人类，当这冬夜向来是深藏在洞窟之中的。

是谁把这盏灯从神之厅堂里偷给了猥琐可怜的神之奴，人类的呢？

宙士不相信他自己的眼。他咬得银牙作响，在发恨。

“非根究出这偷火的人来不成！谁敢大胆的把神的秘密泄露了？只要我能捉住这贼啊！……至于这些猥琐的人类，那却容易想法子……”

他在转着恶毒的念头，呆对着窗内的那盏油灯望着。

一阵嬉笑声，打断了他的毒念。

父亲在逗着周岁的孩子玩，对灯映出种种的手势。孩子乐得“吧，——吧——”的手舞足蹈的大叫着。另一个三岁的孩子伏在他妈的膝盖头，在静静的听她讲故事。

一阵哄堂大笑，不知为了什么。

这笑声如利刃似的刺入宙士的耳中，更增益了宙士的愤怒。

“这些神的奴，他们居然也会满足的笑乐！住神所居的屋！使用着神的灯！而且……满足，快乐！”

妒忌与自己权威的损伤，使得宙士痛苦。他渴想毁灭什么；他要以毁灭来泄愤，来维持他的权威，来证明他的至高无上的能力。

猛一抬头，一阵火光熊熊的高跳起，在五六十步的远近处。

随着听到乒乒乓乓铁与铁的相击声。

“这是什么?”他跳起来叫道。

他疑惑自己是仍在天上，正走在铁匠海泛斯托士工作场，去吩咐他冶铸什么。

那铁与铁的相击的弘壮的音乐，有绝大的力量，引诱他向前去。合尔米士默默的随在后边；他也是入了迷阵；却不敢说什么，他明白他父亲，宙士，正蕴蓄着莫名的愤怒。

那是一个市镇的东梢头，向西望去，啊，啊，无穷尽的草屋，无穷尽的火光!

这铁工场雄健的镇压在市的东梢头，大敞着店门在工作着。火光烘烘的一阵阵的跳起；红热的软铁，放在砧上，乒乒乓乓的连续的一阵阵的重击，便一阵阵的放射出绚烂的红火花。那气势的弘伟壮丽，只有在海泛斯托士的工场里才可见到。然而如今是在人世间!

宙士和合尔米士隐身在铁工场一家紧邻的檐下，聚精会神的在望着那些打铁的工人们。

铁与铁的相击声，此鸣彼应的，听来总有五六对工人在铁砧上工作，但他们只能见到最近的一对。

年轻的一对小伙子，异常结实的身体，虽在冬夜，却敞袒着上身；脸色和上身，铁般的黑。铁屑飞溅在他们的手上，臂上，脸上。一个执着火钳，钳着一块红铁放在砧上。他们抡起庞大的铁锤来，一上一下的在打，在击。红热的铁花随了砧锤声而飞溅得很远。两臂的筋肉，一块块的隆起，铁般的坚强。红光中映见他们的脸部，是那么样的的严肃，自尊与自信！这形象是神们所独有的，而今也竟移植到人世间!

火光映到两三丈外的雪地，鲜红得可爱。

火光半映在宙士的脸部，铁青而忧郁。

天上？人间?

一个严重的神国倾危的预警，突现于他的心上。

瞬间的凄惋，忧郁，又为对于自己权威的失坠之损伤所代替。这伤痕，随着砧与锤的一声声的相击而创痛着。而望着那些自重的满足的铁工们的脸部，又像是一个新的攻击。

他回过脸去。他狼狈到要塞紧了双耳。

那清朗，满足，快乐的铁与铁的相击声，继续的向他进攻，无痕迹的在他心上撕着，咬着，裂着，嚼着。

咬紧了牙，脸色铁青而郁闷的转了身，他向天空飞去。

合尔米士机械的跟随着他。

四

这回忆刺痛了宙士的心的创痕。

“你有什么可辩解的?”

宙士雷似的对柏洛米修士叫道。

“为什么一声不响?”

他为柏洛米修士安详镇定的态度所激怒；血盆似的大口，露出灿灿的白色牙齿，好像要把世界整个吞下去。手紧捏了雷矢一下，便连续的发出隆隆的雷声，震得他自己也耳聋。

权威和势力齐齐的发出一声喊，山崩似的：

“说!”

他们的两对铁拳同时冲着柏洛米修士的脸上，晃了两晃，腕臂上的青筋，一根根的暴起。

柔心肠的铁匠海泛斯托士，打了一个寒噤，回过脸去。

柏洛米修士却安详而镇定的站在那里，山岳似的不动半步。

“为什么不说?”

宙士又咆吼着。

柏洛米修士银铃似的语声在开始作响；那声响，忠恳而清朗，镇压得全厅都静肃无哗。

“你，宙士，要我说什么呢？你责备我取了火给人类。不错，这火是我给了他们的，我不否认。至于我为什么要帮助人类而和他们为友呢？这，你也许比别人更明白：我从前为什么帮助了你和诸神们，我现在也便要以同样的理由去帮助人类。”

这又刺伤了宙士，他皱着眉不声不响。

“我当初觉得你和你兄弟们受你们父亲的压迫太甚，所以，为了正义与自由，我帮助了你们兄弟，推翻了旧王朝。但自从你们兄弟们建立了新朝以后，你们的凶暴却更甚于前。你父亲克罗士是专制的，但他是个人的独裁。你们这群乳虎，所做却是什么事！去了一个吃人的，却换了无数的吃人的；去了一位专制家，却换来了无数更凶暴的专制者。你，宙士，尤为暴中之暴，专制者中的专制者！你制服了帮助你的大地母亲，你残害了与你无仇的巨人种族，你喜怒无常的肆虐于神们，你无辜的残跛了天真的童子海泛斯托士；你蹂躏了多少的女神们，仙女们！你以你的力量自恣！倚傍着权威与势力以残横加人而自喜！以他人的痛苦来满足你的心上的残忍的欲望！你这残民以逞的暴主！你这无恶不作的神阀！你说我离开了你，不和你为友，是的，你已不配成为我的友；是的，我是离开了你！我为了正义和自由而号呼，不得不离开你，正和我当初为了正义和自由帮助了你一样！”

他愈说愈激昂。斑白的须边，有几粒汗珠沁出，苍老的双颊，上了红潮，唇边有了白沫，面貌是那么凛然不可侵犯，仿佛他也便是正义和自由的化身。

宙士默默的在听着责骂，未之前闻的慷慨的责骂。在他硬化的良心上，这场当众的责骂，引不起任何同感，却反以这场当众的责骂为深耻。他的双颊也涨红了，双眼圆睁着，手把雷矢握得

更紧，——雷声不断的在响，仿佛代他回答，以权威回答正义的责骂——血嘴张得大大的，直似一只要扑向前去捕捉狐兔的猛兽。

海泛斯托士惊得脸色发白，他知道有什么事要发生。厅上的诸神们半声儿也不敢响。

这严重的空气从不曾在神厅上发生过。

五

格泊米修士山岳似的站立在那里，安详而镇定；他等候最坏的结果，并不躲避。

宙士并没有立时发作。

柏洛米修士又继续的陈说：

“至于我为什么选择了人类为友呢?”

他望了望厅上的诸神，悲戚的说道：

“我要不客气的说了：完全为的是救可怜的人类出于你们的铁腕之外。人类呻吟在你们这班专制魔王的暴虐之下，已经够久了；你们布置了寒暑的侵凌，秋冬的枯槁；水旱随你们的喜怒而来临，冷暖凭你们的支配而降生；乃至风霜雨露，草木禽兽，无不供你们的驱使，作为你们游戏生杀予夺的大权的表现。为了你们的一怒，不曾使千里的沃土成为赤地么？为了你们的厌恶，不曾在一夜之间，使大水漂没了万家么？雅西娜不曾杀害无辜的女郎阿婎庆么？她死后，不还把她变成蜘蛛，苦扰到今么？日月二神不曾为了他们母亲的眦睚之怨而惨屠妮奥卜所生的十四个少男、少女么？……你们这些专制的魔王们恣用着权威，蹂躏人类，剥夺了一切的幸福与生趣，全无理由，只为了游戏与自己的喜怒。这是应该的么？啊，啊，你们的一部《神谱》，还不是一

部蹂躏人权的血书么？无能力的人类，除了对你们祈祷与乞怜，许愿与求赦之外，还有什么别的趋避之途呢？而你们却以滥用这生杀予夺的大权自喜。以人们可怜的残酷的牺牲，作为你们嬉笑欢乐之源！假如世界上有正义和公理这东西存在，还能容你们横行到底么！”

他停顿了一下，以手拭去额际的汗点。

“你们以为人类便可以永久供你们奴使，永久供你们作为寻求快乐的牺牲品么？这形象不殊于你们，且有更光明的灵魂的人类，难道竟永久压伏在你们专制之下么？不，不，宙士，当你们神之宫里举杯欢宴，细乐铿锵的时候，你们知否人类是如何的在呼吁与愤怒！当你们称心称意在以可怜的被选择的人们作为欢乐的资料的时候，你们知否人类是如何的在诅咒与号泣！”

柏洛米修士睁大了双眼，仿佛他自己也在诅咒，在愤怒。额的中央暴露一条条的青筋，眼边有些潮湿，语声有些发哑，几要为着人类放声哭一个痛快。

勉强镇定了他自己，又陈说下去：

“这诅咒，这哭声，达到了辽远的我的住所；这哭声，这诅咒，刻刻在刺伤我的良心。我为了正义，为了救人类，老实说，也为自己良心的慰安，我不能不出来做点事。这便是我取了火，一切智慧、工艺的源泉，给了人类的原因。”

恢复了安详而镇定的常态，仿佛大雷雨之后的晴朗的青天似的，柏洛米修士山岳似的屹立在神厅中，等候着什么事的来临。

石像似的诸神，呆立或呆坐在那厅上；海泛斯托士感动得要哭出来。爱神的嫩脸，羞得通红，她也许正忆起了生平千件的不端的恋爱。雅西娜和月神亚特美丝恨得拖长了她们的青脸，咬着牙想报复。

宙士频频冷笑着，望望左右立着的权威和势力；他们俩像两

支铁棒似的笔立着，磨拳擦掌的待要发作。

“你说完了话么？我的好心肠的柏洛米修士！现在轮到我的班次了。我不说什么。我要使你明白‘力量’胜过‘巧辩’。来，我的忠仆们！”

权威和势力机械似的应声而立在宙士的面前。

“把他钉在高加索山的史克萨尖峰上，永远的不能解放，为了他好心肠的偷盗。”

铁匠海泛斯托士低了头，两条泪水像珠串脱了线似的落在地上。他为仁爱喜助的柏洛米修士伤心。

宙士瞥见了这，又生一个恶念。

“而你，我的铁匠，你去铸打永远不断裂的铁链，亲自把柏洛米修士钉在那岩上。”

海泛斯托士不敢说什么，低了头走出厅去，诅咒他自己那可诅咒的工作。

六

权威和势力各执着柏洛米修士的一臂向厅外拖。

“停着！”宙士又一转念，叫道。

柏洛米修士的臂被放松了。他安详而镇定的像山岳般的屹立着。

“为了顾念到你从前对于我的有力的帮助，我给你以一个最后的补过的机会：把火从人类那里夺回来，当人类被夺去火的时候，你的罪过也可被赦免。”

柏洛米修士不动情的屹立着，默默不言。

“怎么？不言语？为了猥琐平凡的奴隶，人类，你竟甘心受罪么？”

“不，夺回‘火’的事是不可能的了！我怎么能够‘出尔反尔’的卖友求免呢？这是一。再则，老实说，‘火’是永久要为人类所保有的了。我去，你去，你们都去，都将夺不回来的了。这‘火’在每一个屋隅，在每一个工场，在每一个厨间，在每一个灰堆中，都坚顽的保有着。你们固能毁坏，夺回其一，其二；但你们能把每一个火堆中的火种都夺去了么？把每一屋里的油灯都毁弃了么？把每一件敲火器都抛到远远的所在去么？不，这是不可能的了！火成为深藏在每一个人心里的知识的源泉。你能把每个人的心都夺去么？火也便是知识的本身，其光明使人类照耀着正义与自由的自觉；你能把人类对于正义与自由的自觉都夺去么？不，这是不可能的事了；——除非毁灭了整个的人类。”

“啊，啊，我便毁灭了整个的人类!”

宙士自负的冷笑道。

“这也是不可能的了。”

“为什么？我也不是曾经毁灭一次人类么?”

“不，这次你是不可能毁灭他们的了。”

“为什么?”

“因为他们已经得到了火，成为不可克服的了！火使他们知道怎样保护他们自己；怎样为了他们的自由与平等而争斗；火给他们以无量数的智慧，以无穷大的力量。他们将不再向你们这些神阀乞怜，祈祷的了！他们将不再在你们之前逃避，躲藏，求赦的了！他们也不再诅咒，不再哭泣的了！不，他们将用他们自己的力量反抗。只要你们敢去和他们争斗，你们将见到他们新的力量的伟大与不可克服。他们将永不再受着你们的奴使与支配；他们要用他们自己的力量支配自己，为自己同类而服役，一人为全体而工作，而全体为一人而存在！他们将永不再成为你们娱乐的牺牲，喜怒不常的泄愤的对象；他们要用他们自己的力量来反抗

外来的一切压迫，不，他们的新的力量，还足够撼动神之国的基础的。”

“什么！我将使你知道我的力量。巨人的一族都为我所灭绝，何况猥琐无力的人类。”

宙士气冲冲的说道，但他开始有些气馁，他知道预言者的柏洛米修士的允许是不会落空的。

“不，他们将不再感觉到你的力量的了；巨人族因愚蠢为你们所灭。但人类却将有一个远比你们更伟大，更光明，更快乐的前途；他们对于‘火’的利用，将不是你们这班横暴无智的神阀们所了解的。啊，你们只会把‘火’来照亮夜宴，来幽会，来装饰神的厅与室，来铸打兵器与铁锁，来作为毁灭敌人的工具。但人类却将‘火’的功用改变了；‘火’将不再是个人的装饰品，将不再是神阀的工具，将不再是阴谋与个人主义的奴役。它幻变了千万个式样，为全人类而服务，为向全人类的光明、幸福的生活的建立之目的而服务。啊，‘火’，我终于见到你是向着最光荣，最正当的使命而服役的了！”

柏洛米修士微仰着头，说教者似的，滔滔的陈说着，为他自己的幻想所沉醉。

“什么！你敢在我面前为人类夸口！”宙士咆哮道。

“这是事实，宙士，你将会知道。”

“好，你等着，你看我将再在一夜之间把整个人类都扫荡到地球以外。”

“不，宙士，不要逞强，这不是你力之所能及。”

“啊，啊，恰是我力之所能及的！”

“不，宙士，不要太自负了；人类已不复是猥琐无力的人类了，从得了火之后，在极短的时间里，他们已使他们自己具有了神以上的新的能力。”

“什么，神以上的能力，你们听听，这不是疯话!”

宙士向左右的诸神望望，诸神机械似的点点头。

“我几曾有过‘超事实’的允许!”预言者的柏洛米修士恳切的说道。

“随你的意思去允许什么吧，我是决意将要扫荡那批猥琐的人类的了。”

“你不能，宙士。”

“我能，柏洛米修士。”

“绝对的不能，我说。”

“绝对的能! 我说。”

他们之间，几乎是斗嘴的姿态。

“当你们敢去和人类发生新的斗争的时候，宙士，被扫荡出大地以外的将是你们而不是人类。”

柏洛米修士安详而镇定的预言道。

“什么! 你这暴徒! 敢!”

宙士再也忍不住，大声咆吼道，整个神之厅都为之一震。

“来，把这叛逆带到高加索山去!”

权威和势力各执着柏洛米修士的一臂，向外推，形象狰狞得怕人。

“我因了帮助有伟大的前途的人类而受到苦难，我不以为憾。”柏洛米修士安详而镇定的回过头对宙士说道。“但，宙士，你的权威的发挥，将以我的牺牲为最后的了!”

“什么!”

宙士的愤怒的水闸整个的拉开了；他忘其所以的，双足重重的顿着，紧紧的把握着雷矢的那只手，在桌上重重的击了一下。一声震天动地的霹雳，烟火和硫磺气弥漫了整个神之厅。爱神爱乎洛特蒂惊得晕倒了；丘比特大叫的藏在椅下。宙士他自己也被

震得耳聋。神之后希娕幽幽的哭了。雅西娜还是石像似的站立着，但她青色的脸部却笼罩上一层未之前有的殷忧之色。

雷声不断的大作，电光在闪，每一电鞭，都长长的经过半个天空。铅灰色的天空，重重的为破碎的绵絮似的雨云所笼罩。大雨倾盆的倒下去。

大雷雨像永不停止似的在倾泄，仿佛在尽量的表演神阀的最后的威力。

1933 年 8 月 3 日

亚凯诺的诱惑

一

深蓝色的海水，被装在无垠的不可见的盂钵中，不知有谁在推动这盂钵，海水老是无休止的在动荡。一阵阵的涌了上来，方向巉岩嶙峭的史克萨峰下扑去。这耸立于此不知若干年代的峻峭的高峰，被猛撞着，仿佛痛痒不知似的。哗啦的作着喧声，海水自己碎在峰下了。白色泡沫在嘶嘶的叫着。但嘶嘶的白沫还不曾消散得净，它像受了猎人的矛伤的狮子似的，却又更勇猛凶顽的扑了过去。又是一阵哗哗的被击碎了的水声。

山峰无情的顽健的站着；那一层一层规则的巉岩绝壁，争仰其岭顶于天空。岩石的色彩是那么样的灰黄得可怖；永不曾有过青翠的绿色物在这硬块上爬行过。一望无际的灰黄色的嶙嶙的险石危岩。一望无际的深蓝色的海水。

哗哗的碎了的海水声，更增益了这里难以忍受的寂寞。

太阳终古的照射在这岩上，水上。危岩反射着闷人的郁抑的气息，海水反映出眩目的令人欲作呕吐的蓝光。

这可怕的荒山，这可怕的大地的边缘，几曾有人迹践踏过？——除了海中仙女们的偶一的经由于此。

远远的有铁链条的铮朗的相触声。来到了几个不寻常的来客。

海泛斯托士，天上的铁匠，低了头，走在前面，他手里执着一把硕大的铁锤，无精打采的，脸色苍白，眼光凄然欲泣。后来走的是权威和势力，两个铁铸似的身躯伟巨的奴才；他们监押了巨人柏洛米修士到这大地的绝边的史克萨尖峰上来。柏洛米修士神色安详，坚定的在一步步的跟随着他们走；仿佛具着牺牲的决心，任何艰苦，都已准备着去尝试。他的项上，围挂着永不会断裂的天上铁匠的炉中所锻炼出来的铁链。那铁链的另一头，被执在权威的手中。

"到了史克萨峰了，"权威道，"好座可怕的荒山！现在，海泛斯托士，是你该动手的时候了，"他向天上的铁匠招呼道。

大家都站住了足。势力四望的在找寻一个最适宜的锁钉那位取火者的地位。

"在这里！"势力叫道。

是那么险砵的一个所在，峭壁的低凹处；光滑的硬岩直立着。没有一条小路可走。下面一望便是大海，深蓝色的海水咆吼的喷吐着白沫。一阵大浪卷冲了来，水花飞溅到他们脸上了，凉凉的；势力觉得他唇上有点咸味。

权威把柏洛米修士带到那块危岩上去。铁匠海泛斯托士踟蹰不前的跟着他们。

柏洛米修士高傲的仰首望天；天空有几缕白云懒散的横躺着；太阳光嘻嘻哈哈的投射下来。云影清晰的照在山岩上；人影也清晰的照在山岩上。

"海泛斯托士，为什么不动手？"势力道。

海泛斯托士呆呆的站在那里，眼光老射在地上，仿佛内疚于心，不敢向那伟大的囚人，取火者柏洛米修士，窥望一下。

“是工作的时候了，海泛斯托士，”权威道。“主宙士吩咐你，把这个叛逆的偷火者锁钉在这峭岩之上，永久不能脱难。他犯下了那滔天大罪，胆敢把天上的‘火’，一切知识和工艺的来源，盗给了人类。为了这，不能不使他吃些苦，使他下次知道该如何的服从主宙士的权力，不再闯什么乱子。”

海泛斯托士抬头对着权威和势力，紧蹙着愁眉，说道：

“唉，链子的一端，在你手上呢，权威。父宙士的吩咐，我还能不奉行？不过，以强力将一位同宗的神，锁钉在这个荒原，疾风暴雨常来照顾的地方，我却没有勇气了。柏洛米修士呀，”他回顾取火者说道，“聪明的朋友，你知道我多末难过呢！”他泫然欲涕，泪珠儿已聚集在眼边，勉强的抑止住了。“全不是我所愿意的，你该知道。父宙士吩咐下来，有什么办法可以违抗呢？铸就了那根不可断裂的铁链，将你锁钉在这个寂寞的荒岩之上，不见也不闻人与神的声音面貌的，我是如何的在诅咒我这可诅咒的工作呢！几次我要逃开熔炉，几次我的铁锤停在空中，敲不下铁砧上去，几次我要躲避了这可诅咒的工作。然而我又怎能躲避呢！柏洛米修士啊，你该知道，我生来是一个懦夫；主宙士的吩咐，我怎敢违抗呢！”真心的同情的在倾吐着他的心意，说出来了，心里反而觉得痛快些。“我怕那火热的太阳光要晒得你头晕眼花，晒得你皮肤焦黑。你，会渴盼黑夜的星天的来临。然而黑夜的释放，不多一会，第二天的太阳又将东升了。你将永远的在此守望着，不能卧，不能坐，不能睡眠。父宙士的心肠是铁做的，他决不会怜恤而释放你的。我最担心的，还是暴风雨后的夜间，狂飙卷了海水扑打在你的身上，几要将你吞了下去。连头发都将是咸湿湿的。然而第二天又将受烈日的焦灼！这无穷尽的痛

苦生涯，你将怎样的过?”

他说着，末后是几乎带着哭声。

柏洛米修士不说什么，向他温柔的微笑着，仿佛像受难的慈母忘记了自己的痛苦而反要慰安其稚子似的。

权威咆吼道：“不要多话了！为什么不上紧工作，反而逗留的说这些不相干的空虚的怜恤的话？为何不憎恨这神中的叛逆，将最珍贵的神的宝物盗给了凡人的?”

势力道：“当心你父亲的愤怒!”

海泛斯托士说道：“你们是那么野蛮凶暴!”

势力说道：“对他哭有什么用！又不能解放了他！不要无益的徒耗时间了。快动手工作!”

“立刻动手，不要再延搁下去了!”权威道。

海泛斯托士无力的手抱着大铁锤，说道：“这可诅咒的技术实在磨难死人!”

“抱怨也没有用。快动手!”

“我但愿别人有这个技术!”海泛斯托士说道。

权威说道：“除了主宙士可以说是具有真正的自由以外，谁还有什么自主的工作呢。”

海泛斯托士懒懒的站着，执锤的手下垂着，锤头拖倚在岩下。一点动工的表示也没有。

“怎么？不动工？当心主宙士看见你在这里踟蹰徘徊着。”

海泛斯托士有气无力的举起了大铁锤，“好，就动手。”

权威将铁链的一端，交给了他，“你牵了他去，锁钉在那边岩上。用力钉进岩石上。”

“知道的，”他说道。牵过了取火者，不敢正眼儿向他望着。这铁匠是硬了心肠在工作。铁和铁的相击声，震撼了整个荒原；那清晰的一声声的叮叮托托的怪响，盖过了脚下波涛的咆吼，直

透入海底，惊起了沉沉酣睡的老亚凯诺，骇动了飞翔在远处海面上的诸仙女们。

“用力钉下去！打得重些！”权威道。

海泛斯托士道：“看呀，他的这只手臂已经不能转动一分一寸的了。”

“再把他第二只手臂锁钉住吧。他现在该明白，他虽是狡猾，却终于脱不了主宙士的掌握。”势力道。

海泛斯托士无言的在工作着，他因为用力，额上有津津的汗液沁出。他的眼光还不能和柏洛米修士的相接触，老是躲开了他的。

“现在再把他的双脚锁钉住，”权威道。

“柏洛米修士呀，我实在为你伤心，”海泛斯托士放下了铁锤，欲泣的说道。

柏洛米修士不说什么；他现在是被缚在岩石上，连一转侧都成了不可能的。然而他忍受一切。他明白，他的牺牲并不是无意义的。

势力道：“你又为主宙士的仇人而伤心了！当心你自己的前途。”

海泛斯托士不快的说道：“这景象太凄惨了！”这话，很低声的说着，仿佛对他自己说似的。

权威道：“再把他胸部的铁链紧钉起来。”

海泛斯托士道：“我必须这么做，不劳你多吩咐。你能够帮我一下么?”

权威道：“不，我要吩咐你，督促着你。”

势力道：“你有着严厉的监工者呢。”

海泛斯托士悻悻的说道：“你们的舌头说出来的话是严刻丑恶得像你们的形貌。”

势力道："我们生性便是那么样的。"

海泛斯托士不再说话。震撼人心肺的长久的铁与铁，以及铁石的相击，相触，相噬声。

最后，海泛斯托士说道："完了，我们走吧。他的四肢都已被不可断裂的铁链捆锁住了。"他提起了大铁锤，放在肩上，叹了一口气。"再见，柏洛米修士，自己保重！"

柏洛米修士只能向他点一点头；仍是默默不发一言，没有一丝的憎恨与屈辱之色。

势力向柏洛米修士做着鬼脸，讥嘲的说道："你会把神之秘密盗给了凡人；但是现在凡人们能够救你出于这个刑罚么？人家称你为先思，柏洛米修士，好一位先思，看你能否把你自己从这个罕有的坚固铁工中解放出来！"

柏洛米修士回转了头，不去理会他。

权威和势力趾高气扬的走去了，如成就了一件大事业；海泛斯托士无聊的随了他们，痛苦的拖着步履不匀的双足走着去。

二

太阳光似有意的和柏洛米修士开玩笑，恶毒的直射在他的脸部。柏洛米修士侧了脸躲避着，然而光力还是紧逼着他，使他睁不开眼来。

岩下的水声，哗啦哗啦的，一阵阵的碎了，退了，又是一阵阵的争涌了上来。

寂寞得可怕。一只小鸟唧的一声，飞过天空。这是柏洛米修士所见的唯一的生物。

他轻轻的喟叹了一口气。太阳光晒得他头晕目眩。他想转一

个身，然而不可能；铁链是那么紧的捆缚着他。他不得已要抬起右手来遮蔽这过强的光线，而他不可能！

痛楚开始袭击着他。一秒一分，像一年一季似的悠久。太阳今天仿佛在天上生了根，老不肯向西方归去。

额前有汗水滴出；渐聚渐大，沿了脸流下去，流到了眼里去，酸溜溜的怪难受。然而，用手拭去是不可能。渐渐的流到了嘴边；那咸腥味儿也够恶心的。只好用力的把它唾射出来。

一只大牛蝇，不知从什么地方飞来，爬在他手背上，叮得他又痛又痒。然而没法子去驱逐它。痒得他连牙齿都麻酸了！恨不得要顿足。然而，足也是那么紧紧的被缚着，不能移动！

牛蝇痒痒麻麻的沿了手臂，爬上了肩膀；更剧烈的苦恼捉住了他。那酸痒，不可抵挡，不能搔抓，把这位好脾气的巨人也弄得心头发火。他目射凶光，牙齿咬得紧紧的，要想捉住什么来出气。然而什么都在他权力之外！

牛蝇又爬上了下颔，爬上了左颊，爬上了眉端与额头。他灵敏的感得牛蝇的细足的爬动，它的吸嘴的不规则的触动，全身起了一阵阵的战栗。仿佛自顶至踵的皮肤，一粒粒的细胞，都在颤抖与凸出。

脸部被接触的部位，觉得有点被刺的痛楚。大概是有几个红肿的小泡粒。虽然他是那样的渴望着要用手抚摩一下，然而他的手却不能去抚摩。

这剧烈的痒与痛，继续的扰苦着他，恼得他要发狂。

死以上的苦楚！他但祷求大地在足下裂开了，把他吞没了下去。然而这祷语一点也无效。

三

这痛苦不知继续了若干时间。一秒一分是一年一季的悠久!

远远的有拍拍的鼓翼之声。一群美丽的海中仙女向柏洛米修士所在的地方飞来。

“是谁被锁在这悬崖之上呢?”一个仙女道。

“爸爸听得铁锤的震响声，知道是有人在受难。他叫我们来看望你的。”另一位仙女向柏洛米修士道。

柏洛米修士无声无力的答道:“我是神之族柏洛米修士。为了取火给人类，遭受这样恶毒的待遇。”他被痛楚扰乱得筋疲力尽。

不知什么时候，牛蝇已经飞走了。(是仙女们到来把它惊走的吧?)

太阳已经向西方走去。人影显得长长的倒映在东边的地上。空气是比较的清新与快爽。

海水安静的平伏着，有若熟睡的巨狮。一点涛声都闻不到。水面如镜似的平;水色蓝得可爱，好像是最可令人留恋的春湖。西逝的太阳光照射在水面，一片的清新动人的金光。

柏洛米修士长长的吐了一口气，像是从死亡中逃了出来。几乎把刚才的倦苦忘个干净。

“啊，是亲爱的柏洛米修士!”海中仙女们同情的齐声叫道。“爸爸叫我们飞快的跑来;我们不顾双翼的疲倦，却见到的是你，被难在这里!”

“你们看，我是那么不能动弹的被锁在这里!”

“我们看见的，咳，柏洛米修士呀，我们实在为你难过，我们的眼睛都起了雾，我们的泪快落下了。是宙士把你紧缚在此

吧。他也实在太恣意的为所欲为了!”一位仙女道。

“被他推倒的旧王朝还不至这样的虐待亲人呢。”又一位仙女怀旧似的说道。

柏洛米修士道:“是我扶掖了他登上了他的宝座,而今我却食此报!但我并不灰心,并不懊悔。我知道,他的统治也不会久远。我看出了一个新的光明时代的到来。”他眼发亮光,望着天空,预言家似的说着,仿佛那光明将来世界,他已是见到其征兆。

“他将很残酷的被推倒了,直从最高的所在,跌落在地下的最深最暗处。他的王朝将整个的粉碎了,被扫除了,连纤细余屑也不留存。神之族将被逐出地球以外。代之而兴的,将是那些滋生极盛的人类;他们久被神之族所奴使,所蹂躏,所压迫,而那时却将抬头,成了他们自己的主人翁了。地上将是那么美丽的乐园;人世间的生活将是那么自由,平等,恬静,美好。”柏洛米修士滔滔的说着,似为他自己的幻想所沉醉。

海中仙女们听说故事似的在静静的听着。“那末,神之族能自救么?”其中的一仙女问道。

柏洛米修士摇摇头,“运命是这样的注定了的。谁能和运命抗争呢?宙士还不是时时低首于其前的么?”

仙女们凄然的不语了好久。海风渐渐的大了;海水开始又蠢动起来。砰砰哗哗的声响,又在岩下吼着。太阳光更向西了;微弱无力的将其余晖悬挂在海面上。景象凄凉得可怜。仙女们的衣衫被风吹拂得卜卜作响,有若张在归舟之上的百幅风帆。

“难道竟没有法子可逃出运命的残酷的爪牙?”

柏洛米修士叹道:“被牺牲在宙士的残酷的爪牙之下的也够多的了!以牙还牙……”

“不,柏洛米修士,这不是宙士独自一个的事。你该为神之

族打算。”一位仙女道。

“我何能为力呢？这是不可避免的！堕落的便该没落，‘运命’永久指导着最大多数的幸福。而神之族早已走上没落之途了。少数神们永久把握着统治权的事当然不是‘运命’和‘公道’所允许的。”柏洛米修士说教似的道。

“记住你自己也是一位神呢，”另一位仙女道。

柏洛米修士笑道：“我不能违抗‘运命’与‘公道’的指导。走上了没落之途的堕落的神之族，是决不能以我之力而挽回劫运的。”

海中仙女们凝立无语，如一群石像似的，假若不是海风吹动了她们的金发和衣衫。

她们凄然的互视着，眼中含着泪雾，像是已看见了她们自己的运命和归宿。

太阳红得像深秋的柿子，无力的躺在水平线上，仿佛一失足便要永久沉沦在西陲而不能再起似的。黑云聚集在天空，更多，更浓，更厚。傍晚的海风更严厉在追扑一切。寒冷与严肃的气象弥漫于空中。但夕阳的最后余光，究竟还在努力的和风云争斗领域。它的可怜的病人似的淡金光，还挣扎的牵拉着黑云的衣袂不肯放手。这便使迟暮的光阴还略存留些生气。

深蓝若墨的海水在崖下翻腾滚沸着，哗哗的碎了，又怒吼的扑了过去。其咆吼声，掩盖过一切声响。

四

一只鹰嘴的飞狮，拖了一个坐车，出现于海波汹涌之中。坐在车中的是老年的海之主亚凯诺。

“爸爸自己来了，”几位仙女们从梦中被惊醒似的同声叫道。

亚凯诺的车停在荒岩上。他下了车，走到柏洛米修士的身边，叫道：

“啊，亲爱的柏洛米修士，你受苦了！我一闻到这个消息，便赶来看望你。试试我有没有方法，救你出于这个困厄之中。”不等柏洛米修士的回答，他又向海中仙女们吩咐道：“你们停留在此已久了；晚风凄厉，快些归去吧。”

仙女们凄然的望着柏洛米修士，飞起在天空，如一群海鸟似的，拍拍的鼓动双翼，渐远而不见了。

“啊，亲爱的柏洛米修士，你遭这场横祸，我真为你伤心。你知道我是怎样的关心于你呀！老友！总有法子可以想的。你不要过于灰心失意。宙士不是那样忘恩负义的。他的暴烈的性格，如飚风骤雨似的，一过去，便又是天朗气清了。我试试看，能否为你们俩和解一下。”

柏洛米修士凝望着这位老者亚凯诺的脸部。他的白发被海风吹得凌乱的拂垂着，颔下长长的白须也在不安静的动荡着。皱纹爬满了脸、额与眉边，肤纹尤为深刻，好像用尖刀深深的划成似的。眼光有些枯涩，已没有什么锋利的神彩了。夕阳照在他脸上，好一副饱经世故的老奸巨滑的多变化的颜面！

“可怜的海泛斯托士，你知道，他是如何的为你而伤心！他嘴里永在诅咒他自己的工作。他跑到我那里大哭了许久。他不敢向宙士为你求恕，你知道，他是那样的一位懦怯可怜的人物。一见到他父亲，他便要足踟蹰而口嗫嚅的。他对我哭，要求我设法救你。即使没有他的要求，老友，假如我知道了你的事，我也是要为你设法的。”

好像等待着柏洛米修士的回答似的，亚凯诺的眼光老是凝注在他的脸上。

柏洛米修士沉吟的说道：“有什么可设法的呢！你看，宙士

那家伙高高的占据着他天上的宝座，却以这样的方法对待我！——我从前是那样的帮助过他！你想，亚凯诺，和这种家伙还有什么话可讲的呢！”

亚凯诺连连的把枯瘦的手指掩在嘴上，狼狈的四顾着，摇头的说道：“轻声，轻声，不要说这些愤慨的话了。宙士虽然高坐在天上，他却是无所不知，无所不闻的呢。前话不用提了；如今他是神之王，我们便该服从他。老友，你要平心静气的仔细想想。‘在他门下过，怎得不低头。’也许还要有更甚的痛苦，在等待着你呢。他处置你，还不容易。谁敢不服从他？可怜的柏洛米修士呀，你该听从我的劝告。抛开了你的傲慢与愤怒，寻求一个补救的方法。我是无不愿意为你尽力的。”

这一篇好心肠似的劝谕，竟打不动柏洛米修士的伟大的自信的心。他明白老人亚凯诺是有人差遣来的。他找不出什么恰当的明白拒绝的话，只是默默的低头不语。然而映在夕阳的最后光芒之下的他的脸色，却表现着沉毅而坚决的光彩。

亚凯诺不见柏洛米修士回答他，便低首下心的又柔声的劝说道：“我的柏洛米修士呀，你的受难，全为了你的正直与崇高的精神。神与人，谁不敬佩你的伟大的‘人格’呢！不过你也不该太自苦了。不该为了猥琐的凡人们而牺牲到这个地步。你的高傲，你的不肯卑躬曲节，你的不屈服于艰苦之前，已经是谁都朗亮的明白的了。但是，你如果肯听我的劝告，我可以决定，宙士的心并不是不可以挽回的。我为了你，不惜奔波一夜，卖了老脸去说情；也许可以把你从这场困苦里解放出来。不过，……你是聪明绝顶的人，你该明白，宙士的愤怒不是空言所可挽回的。”

他装着很关切，絮絮切切的说着。柏洛米修士听得有些不耐烦，脸上涨满了红潮，正和天边的红霞相映照；足下澎湃的涛声，似若为他而倾泄郁怒。

柏洛米修士以银铃似的声音，朗朗的说道："亚凯诺，谢谢你好意的惠临；你的来意，我岂有不明白的么？我老实告诉你了吧：我和宙士之间是没有可以复和的。你不必徒劳跋涉。"

亚凯诺还想再试试最后的努力。"知道你是明白人。我的来，全出于一片好意。你该仔细为你自己打算一下。至于宙士那方面，老实说，我可以有些把握。关键全在你这一边。'明人不说暗话，'只要——"说至此，他突然放低了声音，"——你肯把'火'从凡人那里再取了回来，只要你肯向宙士服罪输诚，他立刻便可以放你自由的。你何苦来为了凡人们而自甘牺牲呢？"

柏洛米修士脸上若蒙了一重严霜，凛凛不可侵犯的说道："向宙士自首？出卖朋友？啊，亚凯诺，你以为我肯那么做么？"

亚凯诺失望了。他明白，这一场劝说是白费了的，但他还最后挣扎的辩解道："我并不是说要你去自首。你既然会把'火'给了人类，自然也会将它取了回来。这似是并不困难的事。何必为了人类而受难呢？他们难道还会有什么伟大的前途？"

柏洛米修士说道："即使我愿意把'火'取回，也已是不可能的了；这'火'已成了人类最可宝贵的财产；他们有了'火'，已是自由强盛的一族。他们将不复为神的奴隶与玩物了。神之国将灭，代之而兴的便将是他们！"

"你说什么！"亚凯诺惊叫道，"难道那些猥琐的人类，宙士会在一夜之间将他们全都扫出地球以外的，竟会代神之族而兴！啊，好不可笑的事！柏洛米修士啊，你实在有些神经错乱了，大约今天的刺激太深了吧。"

"不，亚凯诺，"柏洛米修士道，"我的允许没有落空的。这人类不像他们的祖先那样的驯良而易欺压的了。他们所蕴蓄的无限的力量，将不是你们所知道的。如果神之族要去扫荡他们，那么被扫荡的将是神之族而不是他们；这话我已坦白公开的对宙士

说过了。也许，结局来得更快；没有等到神之族的发动，他们将更快的建树起‘剿神军’的旗帜了，以无限的新力，攻击腐败，堕落，横恣，无助的神之族，还不像‘拉枯摧朽’似的容易么？亚凯诺，你又何必为这无益的奔走呢？我也劝你，且安静的等待着‘运命’所预备给你的结局。为暴虐的宙士做说客，是决不会有什么效果的。”

亚凯诺有些勃然，但突然又燃起最后的一线希望。“我是完全为了神之族的前途而来的。‘两虎相斗，必有一伤。’你们何苦自残而授人类以隙呢？你难道不是属于神之族么？难道你忍坐视神之族为猥屑的人类所灭绝么？忍视神之国为他们所推倒？神之庙堂为他们所窃据，神之财产文物为他们所盗取么？你是光明磊落，聪明正直的。为何厚于人类，而反薄于神之族！你该明白：——我知道你一定是明白的：——当神之族果真毁灭时，你难道可以独存？为何做这自掘坟墓的笨事？”

柏洛米修士凄然的说道：“你这些话，我何尝不曾想到呢？我之扶植人类，完全为了‘正义’与‘运命’的驱遣。神之族这若干年来所造下的罪恶，不是罄竹难书么？他们自趋于堕落之途，自陷于没落的运命，我怎能以只手挽回之呢？我难道铁石所造的，竟一点亲情都没有？你知否：我曾经怎样努力的要挽回这不可挽回的运命？我之所以帮助宙士兄弟们推翻了他们的父亲克罗士的王朝，便是要尽最后之力于此的。岂知宙士们那批乳虎，其为暴为残的程度又甚于旧朝数十百倍呢！运命之所弃的我岂能帮助之？至于自己，我是早已明了我的结局的。不过，在结局未来之前，我总是要尽心之所安做去的。”

亚凯诺惘然的站在那里，他的须发被晚风吹得散乱不堪。他目送斜晖，看太阳的红球渐渐的与西方的水平线相接吻。“难道没有方法可以逃出运命的掌握么？”成了谵语似的自白。

柏洛米修士道："无可挽回的，运命已明白的诏示过我们了。"

太阳的红球已半沦于海面之下，显得格外的圆大，其光焰是那样红得可怜，有若肺病患者的临终的脸颊。天空的黑云，聚集得更浓厚，云边的彩色，渐由红，而紫，而深灰，而黑。那太阳的红球，很快的便沉到西天的下面。阴影立刻便爬满了一切山与川，海与崖。但西方还存留着夕阳的余晖。一缕缕的残霞，尚照映得见亚凯诺的脸色，那脸色是苍白而多忧的。

"难道果然没有可挽回的么？假如取回了'火'呢？"嗡嗡的语声，像从无垠的空虚中发出。

"无可挽回，'火'也绝对的取不回来。"

瞿然像从梦中醒来似的，亚凯诺用手指搔理着他的乱发，愤愤的说道：

"那末，当这大危机将到之际，你竟不肯一援手？"

"何尝不肯援手呢？实在'运命'是这样注定了的，连她们自己也是无法变更。"

"好吧，天黑了；柏洛米修士，再见。废话不多说了。不过，最后，在神之族不曾遇到结局之前，你也许便要先遇到你的残酷的运命吧！？啊，啊，你这场壮烈的无名的牺牲！"这老人的话，转成了刻薄的讥嘲。

柏洛米修士像就义的烈士似的，以沉毅的语声答道："牺牲难道还求'有名'！世界的构成，便是从无量数的无名的壮烈的牺牲之上打基础的。"

"啊，啊，柏洛米修士，我敬服你的至死不变的坚决的意志。但是，你为了猥琐的人类而受难，人类会感激你么？恐怕他们连知道这事都还不曾呢。"亚凯诺坐上了车，讽刺的说道。

"为'正义'而牺牲，而受难，岂复求人之知！"柏洛米修士

自誓似的答道。

亚凯诺颓然的拉起缰绳，飞狮急速的拍着双翼。

无际的黑暗，吞没了一切。

五

夜潮格外喧哗得可怕。但柏洛米修士的心神比较白天宁静得多。牛蝇的叮咬处，又有些蠢动的酥麻的作痒，却已经微得可耐下去。足下的汹汹猛冲的海水，浪花激得高时，往往飞溅得他一脸一身一发的湿漉漉咸水。

在这无边的黑暗里，沉默主宰了一切。柏洛米修士也沉入深思之中。他觉得可笑：宙士托亚凯诺来游说他，活现出这专制者的狼狈的心情来。亚凯诺那副狡猾的老脸，吞吐的辞令，回忆着还有些厌恨。他们实在太卑鄙了，他难道是一个吃了些苦处便会屈服的人物么？他岂是一位出卖正义与友谊而违叛运命的指令以求得自己暂时的自由与安乐的人物？这徒劳的劝诱！但一想到亚凯诺临走时的愤愤的讽嘲，他也有些不安。他知道有更可怕的残酷的虐刑在等待着。他不怕什么壮烈的牺牲；但零碎的磨折与奇惨怪特的苦楚，却是很难抵挡的。他预备鼓起了勇气在迎接什么新的残酷。

过度的兴奋，使他肢体与精神都有些困倦。他要想酣睡，打了好几个呵欠。然而被牢牢锁钉着的四肢和胸背，使他的身体不能与岩石接触；倚着，仰着，俯着，都不能与岩土相亲贴。粗硬的铁链，磨得他肤肉奇痛，压得他肌骨酸楚，以双手支持体重，或以双足支持着，都是很不安，很难当的。全身被牵动得不时作痛。

痛楚在支持着他的睡眠的渴念。

不意的，有一个声音在他面前说话："柏洛米修士，父宙士差我来最后问你几句话，你要明白的回答。"不知什么时候，执蛇杖的神使合尔米士，小窃似的已溜到了他的身边。

柏洛米修士以沉默当作了回答。

合尔米士宣示似的说道："父宙士，神与人之王，他吩咐你立即设法把'火'从人间取回；还有，神之族将如何维持永久的统治权，你也要明白的指示出。这是你所能的。你如果这么办了，立刻便可自由，而且还将永享天国的荣华与功名。如果再顽抗不遵命令，那末，更楚毒的刑罚与牺牲，你要准备着忍受。你须熟思自身的运命！"

柏洛米修士愤懑之极，变成了冷笑。"不，合尔米士，你这趟奔走是徒劳的。恐吓并不比劝诱更足以动我的心。我知道我自己的运命。我和宙士之间，没有什么可和解的。"

合尔米士不理会他这决心的表示，又机械的传示道："给你以十分钟的最后期限，是或否！"

"否！"柏洛米修士悲愤的不假思索的答道。

沉默了好一会。时间是蜗牛似的在慢爬。难忍的局面。

"是或否：只要一句话；已经过了六分钟了。"

"否！"一个坚决的受难者的宣言，似带着无限的勇气与受苦的牺牲的决心。

"已经过八分钟了；是或否？"

"否！"

"是或否！最后的一分钟，十秒钟，一秒钟了！"

"否！否！"更坚决，更洪朗的断言。

"好，你这顽强的叛逆者！等待着——"

水蛇似的，一闪眼间合尔米士又在黑暗中溜走了。

六

一条电光，闪过天空，几乎是经过大半个穹圆的天。像是一个信号。以后是，继续不断的电光在闪。雷声跟了来，更猛更烈的烟火。似专注在这史克萨峰的荒崖。满处都是难忍受的硫磺气味。大地在动，待裂不裂；左右的撼摆着。岩石似帆船行于大洋的暴风雨中时的桌上的陈设般的，东倒西倾。铁链因着在大岩上，柏洛米修士随了岩动而动，一掣一拉的几类于肢解。

他在挣扎着，电光照见他的痛楚受难的脸。

一个震动天地的雷声，恰响在他头上。他的白发被烧焦了一大片。难忍受的怪气息。

大风从天上团团的卷扫下来。尘土被卷捆的飞扬起来，天然的集成一团，又倒倾下来。

海水被激怒得山立着，吼着；扑向峰顶，竟吞没了一切。等到它颓然的倒下来时，柏洛米修士的身形，湿漉漉的，才再被照在电光之下。

挣扎，抵抗，被难!

一阵高吼，海水又淹没了史克萨峰，把柏洛米修士卷没在大海中。

电光不住闪着，雷声不停的霹雳作响。狂风疯了似的在扫，在卷，在推，在摧毁它所遇到的一切。

1933 年 10 月 10 日

埃　　娥

一

埃那克河缓缓的流过平原，流过山谷。水声潺潺的悠扬的歌唱着。河边的青草，绒毡似的平铺着。未知名的黄花、白花、红花、蓝花，无秩序的挺生于细草之间，仰面向着太阳和天空，骄傲而快乐，仿佛这大地，这世界便是属于它们似的。古老的橡树经历了不知年代的岁月，和这河水同样的显得苍老，张开杈丫的老干，万事无所用心的在太阳底下曝晒取暖。藤萝爬满了它的身上，居高临下，悠然自得的欣赏这大自然的美景。一株新生的常春藤悬挂着婀袅多姿的柔条，恰好拖在水面之上，临波自照它的绿颜，娇媚若嫁前一夕的少女，春风吹之，柔条乱动的乘机卖弄风姿，水中的长影，也拂移不已。游鱼三五，正集其下，受了这不意的惊扰，纷纷的四窜而去，平静的河面上便连连起了数阵涟漪。

河神埃那克士的独生女儿埃娥常在这河边草地游戏着。她是一位初成熟的女郎，双颊红得像蓓蕾刚放的玫瑰花，脸上永远的

挂着微笑。编贝似的一排白齿，那么可爱的时时的微露着，一双积伶积俐的眼珠儿，那么样天真烂漫，足以移动了最凶暴的神与人的胸中所蕴的毒念。一对白嫩而微现红色的裸足，常在这草地上飞跑，细草低了头承受着她的践踏，仿佛也感得酣适的蜜意。

她是她父亲埃那克士的安慰，他的骄傲。他也常坐在河边的石块上望着她在天真的奔跑着；凝注着她的漂亮的背影，他自己也为之神移心醉。

“谁是她有福的郎君呢？该好好的替她拣选一个才好。”老埃那克士微笑的满足的自语着。

埃娥常常找了许许多多的小花朵儿，满手把握不了，强迫的戴些在她爸爸的白发上，老埃那克士像小孩儿似的婉婉的随她插弄。

这一片快乐的天地是他们的，纯然的属于他们。

二

但有一天，一个闯入者突来打断了他们这快乐的好梦。

埃娥在草地上飞跑着，嬉笑的弯身在采撷小花朵儿。她爸爸恰好有事，不曾和她同来。

她跑得更远更远的离开了河边。

暮霭绚丽的现在天空，黑夜的阴影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偷偷的跑到大地上来。晚风吹得埃娥身上有些发凉。

她想，这该是归去的时候了。

刚回过身去，她发现了一个身躯高大的神，如大树干似的，矗立在苍茫的暮色之中，正挡着她的归途。

两只热情的眼，灼灼的凝注在她的身上。

她的双颊立刻集中了红血，觉得有些发热。

她想越过这位不意的来客，假装着从容不迫的向他走了去。心头是打鼓似的在跳着。

转了过去，她发现那两只灼灼的热情的眼，也随了她而转。她有些发慌，心跳得更厉害，仿佛要冲到口腔中来。

离了那个高大的身躯仿佛很远了，她放慢了足步，侦探似的偷偷侧转头去。

啊，这高大的身躯是紧跟在她后边!

她望见那两只灼灼的热情的眼，像天上的“黄昏晓”似的老凝注在她身上。

“完了。”她自己警觉的暗叫道。立刻飞步的向家而逃。然而全身在发抖，双腿软软的，有点不得劲儿。愈奔愈快，呼吸急迫得接不上气来。脸是绯红的。身后也有飞跑着的沉重的足音。她什么都不想，只是没命的奔逃。头有些发胀，要晕倒。

后边是紧跟着的足步声。

实在是透不过气来，膝盖头酸疲得要融化了。被一个小石子绊了一交，她全身的倒在地上。脸色由红而变白。

黑夜遮盖了一切。

三

那两只灼灼的热情眼，如今是更贪婪的注射在她的眼。她闭上了眼皮，泪不自禁的扑扑的落下，如连绵的秋雨。

“嗳，不要伤心了；随了我，什么都如愿。”那高大的身躯拥抱着她，他身上是那么热而有力，仿佛被围困在热度过高的温室里，仿佛被压榨在千钧的岩石之下。

她的红色复潮上了双颊。

女性的同感的温柔渐渐的伸出头来。

她挂着残泪的脸渐渐的消失了恐怖。她不再挣扎，不再战栗，不再想躲避。她被男性的热力所克服。

她如做了一场恶梦；叹了一口气，从梦中醒来似的张开了眼，同时支持自己的要脱出他的怀抱。

在挣脱着，柔嫩的手背，不意的触到了他的颔下，有些麻叮似的刺痛。

她吃了一惊，那颔下是一部衹衹的短髭。

她和他面对着面的望着。

好可怕的一张峻涩而苍老的脸，只有那双眼光是灼灼的热情的。

她若遇蛇蝎似的竭力挣出他的拥抱。她的心头既热而又冷下去。想要作呕。头目涔涔然的。

她背转了身，浑身若发疟疾似的在乱抖。那高大的身躯作势的还想拥抱她。

但她聚集了全身的勇气，转过身去，和他面对面的，严峻而带哭声的问道：

“你是谁?”

那高大的身躯若夜栖于秋塘间的鹭鸶似的格格的笑着；这奸笑，使埃娥的血都冰结了似的凝住了；浑身的毛孔仿佛都张大了，吐出冷气来。

“孩子，啊，啊，你不知道我么?”充满着自负的威权的口吻。他的手抚拍着她的右肩。

她蛇似的滑开了他的接触。

“孩子，啊，啊，你要知道，你该怎样的喜欢呢?”他的手又开始去抚摸她的裸出的背的上部。

“不，不，”她耸肩的拒绝了他，含糊的答道，自己也不知道说出的是什么声音，本意是要冷峻的直捷痛快的说道，“不喜欢，

不喜欢，一百个不喜欢!”

还是温和的追求着，“啊，啊，孩子，你有了一个人与神之间最有权威的情人了。”那充分的自负的声音。

“宙士!”埃娥惊喊了起来，几乎忘形的。她又要挣扎的转过身去，飞步逃走。

然而她浑身是没有一点儿的气力。

“是宙士，我便是他!”那高大的身躯的神，傲然的答道，“你该以此自傲。”

“不，不，”埃娥欲泣的在推却，仿佛对于一切都显出峻拒的方式，神智有点昏乱。

宙士作势又要把她揽到怀中来。她蛇似的乱钻，乱推，乱躲。

“怎么？难道你竟不愿意有这样一个情人么?”

他觉得有些受伤。

埃娥一腔的怒气，脸色变得铁青的，颤巍巍战抖抖的断续的努力的说道——几乎是声嘶力竭的在喊叫。

“是，不愿意……就为了你是宙士……你这恶魔……你又来蹂躏……人间的多少好女子……呜呜！都供了你的淫欲的……牺牲!”她变成了哭泣，“呜，呜，那可怜的媞托娜（Latona)，她被你所诱，为你生了那一对双生子女，你的妻竟拒绝了她在大地上生产……呜！你这淫贼……你竟不一加援手……让她在浮岛的狄洛斯（Delos）上住着……而赛美尔（Scmele）……那女郎牺牲得更酷毒……更悲惨……呜，我不知你是否有一点儿感情……有一些儿心肝在腹腔中！……你完全为了你的淫欲……她怀了狄奥尼修士在身，受了你的妻的欺骗……被你自己的雷火所烧灼……你在火中只抢救了孩子出来……那母亲……可怜的竟被烧死……”她动了同感，竟哀哀的大哭起来，停了一会，勉强的止住

了呜咽，眼射出正义之光，继续的说着，反而镇定了些，不再那末战抖得厉害。“那位绝代美女的狄娜（Danaë），她被囚在铁塔之中……而你……为了自私……化了一道金光，入塔与她同居。……她生了一个孩子……你完全弃之不顾，……她被她父亲所弃，……连孩子被装在筒中，抛入大海……她怎样的向你求救……她怎样的祷求着你……她向天伸出双手……她说了怎样无数的恳求的话，……你几曾答理她……你这自私的无耻的……”

她以一手戟指着他，几乎是在谩骂。

宙士并不曾发怒——并不曾如他平日似的那末容易发怒——但他也不曾为这一席话所感动，那真性情已经涸干到半滴不存的心腔，是决不会知道自愧，自省的，反而见了这美丽的少女，埃娥，时而战栗，时而哭，时而骂，时而愤怒的种种姿态，而感到醉心；就是在悲恐里，愤怒里，她的丰姿也不曾减少半分。那少女的愤激的美，宙士是从未见到过的，几乎若欣赏什么似的，他是在嬉嬉的静观默察着，沉醉到忘记了一切，连她骂的什么，也都模模糊糊的。

“说完了吗，孩子?”宙士嬉嬉的接说道。

埃娥觉得心头舒畅了些，默默的不理他。

“怎样？现在跟我走吗?”他如对付小孩子似的哄逗着她。

她突然的又一惊，“不，不!”她说道，想逃避。

但她怎样逃得出宙士的掌握呢?

新月挂在蓝色的天边，为这场劫掠婚作证人。

四

老埃那克士那天很晚的方回家来。他想，他的孩子埃娥该早也在家里等候着他了，她该如往常的跳跃着出来欢迎他，抱住他

的头颈，吻他的冰冷的面颊。想到这，他不自制的微笑着。她还该像往常的故意放刁，故意撒娇，絮絮切切的责备他为什么那么晚才回家，张大了她的娇媚的小口……害她老等着，她饿得慌了……她饿得几乎要想吃人……她还要编造出一大篇故事来告诉他……她怎样的在草地上遇到了一条毒蛇，她奔逃跌了一交，"你看，这里是血!"或者她便诉说，怎样的在采撷草花的时候，有一个怪模怪样的羊足的萨蒂儿在追求着她，怎样紧跟在她后边说些什么什么混帐的话，害得她不得不掩了双耳逃归……一切都只为了他不和她在一处。而他便紧紧的搂抱她在胸前，如她孩子时代似的，拍拍她，哄哄她，说爸爸不再离开她了，都是爸的不好。乖乖的，明儿找个好的漂亮的女婿儿给她，而她急速的挣出了他的怀抱，娇嗔的进屋去，故意儿嘭的一声，重重的关上了房门。

一缕甜蜜的家庭的乐感，在他心腔里飘荡着。

老埃那克士故意放轻了足步，当他走近了家的时候，要出其不意的吓那顽皮的埃娥一跳。他一步步走近了，走到门边。埃娥不在那里!

"这孩子，今天怎么不在门边等爸?"预筹的打闹的计划为之粉碎。他有些愠恼，重重的踏着步走进。

埃娥也不在厅堂里。

"埃娥!"老头儿粗声的叫道。没有回应。

急速的走到她的房门口，以为她偶然疲倦了在睡。

从门缝里伸进了白发的头颅，柔声的说道：

"埃娥，起来，爸回来了。还在睡！你这懒孩子！你看，爸为你带了什么好东西来了？……"

他在星空和新月的朦胧的微光之下，看得清楚，床上并没有埃娥。被褥是齐整的堆叠在那里。

“埃娥到哪里去了呢?”

他怔住了。心里开始有些惶惶。

“不要躲起来吓我，天黑了！我的埃娥，好埃娥!”他凄然的叫道，还疑心她故意躲藏了起来。

“埃娥，埃娥,”他大声的叫道。还是没有回应。

“你到哪里去了，埃娥?”什么屋角门边都找到了，没有一个人影儿!

“埃娥，埃娥，埃娥!”他找到门口，“埃娥，埃娥!”他往屋后找。都没有回应。

他心头涌起了亡失的预警。他知道埃娥从不会那么晚回家的。

“埃娥，埃娥，埃娥!”他的叫声凄厉得自己消灭于黑暗中。

他提了一盏手提灯，龙钟的走到河岸的草原上。老橡树像鬼怪似的矗立于大地之上。天空晶蓝得像千迭琉璃的凝合；星光疏朗朗的散缀于上。镰刀似的新月，已走在西方的天空上，很快的便要沉没下去。

老埃那克士无心领略这可爱的夜景。他走一步叫一声。“埃娥，埃娥，埃娥!”大地和夜天把这可怜的呼唤吞没进去，一点回声都没有。

“埃娥，埃娥，埃娥，你在哪里?”老头儿凄惶的叫道。

他叫着，他叫着，连栖在老树上的夜鸦都为之惊醒，拍着双翼，很不高兴似的呱呱的叫着，远远的飞向别的地方去继续它们的好梦。

“埃娥，埃娥，埃娥!”这呼唤空旷而无补的自己消沉下去。像海水之啮咬岩根，嗡嗡作响似的无聊赖。

他叫得喉干，他叫得唇颤，最后，几乎成了干号，有声无力的喘息着，瘫坐在草地上。

“她是亡失了！她是亡失了！”老埃那克士想道；叹息着，有一个最坏的结果的预测。

“为毒蛇所咬伤？……然而没有她的呻吟，她的踪影。落到什么悬岩之下，跌死了……也许可能……”

但他不敢想到……被什么淫恶的神或人劫掠而去……美丽便是祸端……天涯水角，他到什么地方去寻找呢？父女还有相见的时候么？

他绝望，他的心有什么在刺痛；他哀哀的哭了。他的滔滔的泪水，混在埃那克河水里，流去，流去，流到不知所在的地域。

他躲在深屋之中，沉默的在愁思；他疯狂似的在草地上漫走着；他若有所失的懒散的坐在河岸的石上，双眼茫然的望着远处，望着那夕阳西沉的无垠的天涯。

五

就在那夕阳西沉的天涯的一角，宙士安放了美丽的埃娥，以备他政躬闲暇的时候的享用；活像一个孔雀，一只梅花鹿，只是被囚着作为观赏之资。

虽然是衣食不缺；住的是高房大厦，使唤的是豪奴俊婢，但埃娥是终日的悲哀着。

那讨厌的宙士，她一见了便要恶心，便要愤怒，便要躲藏。他却偏要不时的来纠缠着她。被玩弄着的美人儿的她，如今是那么容易激怒，虽然她往日是那么温柔可喜。宙士，残忍的宙士，却反以她的泪水，满脸横流直淌的泪水，作为观赏的对象，竟说，他最爱看她的发怒作态时候的娇憨模样儿。调兽者还不是偏要挑逗着被囚的兽类的使性以为快乐么？

她想哭个痛快，但眼泪是常被愤怒之火烧灼得干了；她想投

身于什么高崖绝壁之下自杀，然而宙士的奴隶防卫得那么严密……而且她父亲还不知道她的生死……

一想到她父亲，她的心又软了下来。年老的爸，发见了她亡失了时，还不知要怎样的悲哀呢！他该天天在念着她，在默默的愁苦着吧。有什么方法向他通一个信呢？有什么法子告诉他一声："你爱的女儿并不曾死，她不过被暴主所囚禁着。你设法救出她吧；至少，你该设法来见她。"

他知道了她的确消息的时候，该是怎样的高兴呀！紧蹙不开的双眉也将暂时为之一放吧。她总须设法和他通一个音讯的。

然而有什么方法可通音讯呢？宙士的奴隶们监视得那么严密，连房门，她也难得走出一步。

在想到她要是有机会能够见到她爸爸呀，他们将紧紧的搂抱着，互以乐极而涕的泪脸互相倚偎着；她将对他痛快的倾吐出所受的那一切的冤抑，她在世界上至少是有一个安慰她真心的疼爱她的人，然而这唯一的慰藉，却也是空想！

她幽幽的哭了。

宙士又偷偷的由什么地方溜到她的身边来。

"你又在哭！"

她别转头不理他。但宙士勉强的拥着她。玩物似的慰劝她，逗弄她。这逗弄增益了她的愁恨。

她愈躲，宙士迫得愈紧，逗得愈高兴。

"那么美的天气，我们俩到园囿里去走走吗？老闷在屋里要闷出病来的。"宙士劝诱着她。

实在，她也好久不曾见到天日了，听了这话，只默默的不响；宙士觉察出她的默允，便以一臂夹了她的臂，半扶掖的把她带到了园囿中。

花朵争妍斗艳的向春光献媚；老大的绿树是那么有精神的矗

立着，像整排的兵在等候命令。地下是那么柔软的草毡，足履悄然无声。

和大自然虽只隔绝了几天，在埃娥看来，好像是十月数年不曾相见似的。一切都显得亲切而可爱。如久别重逢的亲友。那黄澄澄的太阳光，竟如此的辉丽，在脸上手背上抚摩着，是如此的温柔，仿佛她从不曾有过那么可爱的白昼。

数级的云石的踏步引他们到一泓池水的边涯。这池水是如此的清莹，如此的澄绿，如此的静静的躺着，竟使人不忍用手去触动它，连把身体映照在水面也似是有碍这静默的继续。水底有几株鲜翠欲滴的水草，秀挺而又温柔的各自孤立着。一树紫藤的珠串似的花丛，正倒影在池中。

埃娥默默的坐在这池边，不言不动，她为这静默的幽寂所吸引，暂时忘记了她的烦恼，忘记了她的存在，乃至也忘记了揽抱着她的宙士。

宙士仿佛也为这沉默所感动，双眼凝注在天空，好久不曾说什么，天上是纤云俱空，似是一尘不染的水晶板。

“嗄，”宙士突然的大叫了起来；他连忙推开了埃娥，立起身来，急速的召集一大片的厚而重的乌云，遮蔽了那晴天。他看见远远的东天，有孔雀的斑斓的羽光在一闪一闪的动着。

埃娥的幻默被打断，惊愕的也立了起来。她呆了似的，不知有什么变故要发生。

宙士口中念念有辞，把池水泼了一握在她身上，叫道：

“变，变！”

等不及埃娥的觉省，她已经变成了一只洁白无垢的牝牛站在那草地上，黑漆似的双睛，黑漆似的有亮光的双角，黑漆似的坚硬的四蹄，衬托着一身细腻的白毛，这是神与人所最喜爱的牲畜。

天上的黑云已经披离的四散了；孔雀的尾翎，仪态万方的在空中放射着光彩。池水被映照得有些眩目怵心；和这幽悄的环境，绝不相称。

孔雀的主，神之后希娅，脸若冰霜的和她的不忠实的丈夫，宙士，面对面的站着。她明白她丈夫要了什么一个把戏。好几天以来，她已觉察到他的神情不属的可疑的样子。一忽儿的工夫，他又不见了，宫中，厅上，都找不到，行踪飘忽得像六月的飓风，说话老是唯唯诺诺的。该办的正事全都放下了。

有什么羁绊着他呢？

爱孚洛特蒂和她的顽皮的孩子丘比得常常窃窃的私语着；丘比得对着宙士作鬼脸。他怒之以目，微微的对他摇头。雅西娜石像似的站在那里，以冷眼作旁观。

希娅坐在那里，什么事都看在眼里，明白在心里，表面上只装作不知。但她已遣了无数的侦探，在跟随着宙士，早已把宙士这场喜事打探得明明白白。

如今是捉个空儿来点破他。

宙士奸滑的微笑着，并不说什么。老练于作奸犯科的心灵，已不知什么叫羞愧。他在等候希娅的发作。

希娅洞若观火的，立刻奔到白牛的旁边，装作爱悦的抚拍着她，说道：

“好不可爱的白牛！是你所畜的么？”

宙士点点头。

“我要向你要个小惠，把这匹白牛送给了我吧？”

这使宙士很为难的踌躇着；给了她吧，埃娥是从此失去；不给了她，将再有可怕的事在后面。

但巧于自谋的宙士，只一转念，便决定了主意，装作淡然的，微笑说道：

"你既然爱她，便属于你吧。"

那副得失无所容心的潇洒的态度，活画出一位老奸巨滑的久享荣华的"主儿"的神情。

好像博弈负了一场似的，他耸耸肩走了；也许已另在打别一位可怜的女郎的主意。留下埃娥听任他的妻希娅的处置，播弄，与虐待。

豪富的玩兽者，谁还顾惜到被玩弄的兽类的生与死，苦与乐呢？世间有的是兽类！

六

希娅冷笑的目送宙士走去。她不敢惹宙士的生气，却把久郁的妒忌与愤怒全盘倾倒在可怜的埃娥的身上。

埃娥的身体虽变了牛，但她的心还是人心，她的耳也还是人耳。她呆立着视察这一幕滑稽剧的表演，无限的伤心，不禁的淌下泪来。

希娅见白牛落泪，还以为是惜别，这更炽了她的无明的妒火。

"你这无耻的贱奴，惯勾引人家丈夫的，还哭么?"她用力拳击埃娥一下；打得那么沉重，牛身竟为之倒退几步。

埃娥想告诉她，这完全是她丈夫的过失，她自己并不甘心服从他，她并不爱他，这些事全然与她无干。她是一位可怜的少女，被屈服于他的暴力之下而无可如何的。希娅应该怜恤她，同情她，释放她回去看望她的父亲。她父亲自她亡失后，必定天天在愁苦，白发不知添了多少，泪水不知淌了多少。该看在同是被压迫的女性的分上，从轻的发落她！……

她想说千万句的话，她想倾吐出最沉痛的心腑之所蓄，但是

她只是哞哞的鸣叫着，说不出一句话来！

她干着急的后足乱蹦乱跳；她要伸出双手来呼吁，乞求，恳祷，但是她的手已变了前蹄！她想跪下去，抱了希娅的腿，吻着她，要以女性的痛苦，赢得女性的怜恤与同情，但是她如今是变成了牛，什么都不能如意的行动。

希娅还以为她是在拗强，在挣扎，在敌对，愤怒更甚，拳击得更重更快，一直打到白牛跪倒在地上，她自己也手臂酸痛，无力再打，才停止了。

"你这贱婢，苦处还在后呢，现在且让你偷生苟息一下！"希娅脸色苍白的，喘息的说道：

"来！百眼的亚哥斯。"

她的跟从者百眼怪亚哥斯垂手听她的吩咐。

"把这贱婢好好的看守着，永远跟在她的后边，一刻都不许逃出你的视线之外。不许任何人与神接触着她。你要贿纵，当心我的家法！"

百眼怪诺诺连声。希娅恨恨的走了，还回头指着白牛骂道：

"你这贱婢，且看我的手段，要叫你求生不能，求死不得！"

埃娥不能剖白一句，只是将万斛的悲泪向腹中自吞下去。她不再说什么，残酷的宙士竟将她的口永远封锁着。她只能沉默的哑了似的忍受一切。

"这恶毒之极的淫棍！"她想切齿的骂道，而发出来的声音却变作哞哞的鸣叫。

百眼怪亚哥斯，头脸上生长着一百只眼，每两只眼睛轮流着休闭，那九十八只的灼灼的看守的眼，老是日夜警觉的监视着她。

一步不离的监视，驱赶，这百眼怪的亚哥斯。

埃娥这样过着牛的生活，而她的心却是人的心，她的感觉却是人的感觉。

每逢走到水边，她便想窜入水底，了此沉痛的生命，而百眼怪却永远牵率着她，严厉的监视着，呼叱着；使她死也没有自由。

七

求死不得的埃娥，挨过着畜类的生活，度一日如一年，乃至十年百年。她仅有一条思念，便是她的父亲，仅有的一个愿望，便是飘泊的走到埃那克河畔，见她父亲一面；只要能够见她亲爱的父亲一面呀，便万死，便受比这更楚毒万倍的楚毒，她也甘心！

她是这样挣扎的挨过着畜类的生活，一天又一天的；受了多少的鞭扑，呼叱，楚毒，然而阻止不了她步步向埃那克河而去。便一天只走一步，她也高兴。

不知有多少时候了，埃娥的愿望居然得偿。当她远远的望见一条白练似的埃那克河蜿曲的在山下流动着时，她便渴想要飞奔而去。她快乐得下泪。然而绳儿是被牵在百眼怪亚哥斯的手上。她愈挣扎的要向河而趋，那忠心的神奴亚哥斯却偏将她拉回山谷。她向前一步，倒被拉回三步。

亲爱的父亲，只是可望而不可即；亲爱的童年嬉游之地，孩子时候生长的快乐的家，已可奔就，却只是可望而不可即。她焦灼得如被架在火堆上烧烤。

愈急愈缓，愈挣扎，愈受阻难。

索性镇定了下来。强抑住万斛的悲哀与思慕。

有意无意的向下而趋。亚哥斯永远跟随着她。

不知经过多少时候，埃娥是踏在她所爱的草地上了，切切实实的踏到了她的家乡了。

看啊，河边的大石上，坐着一位老头儿，垂着头，若有深思，一切对于他似都无见。白发，在风中飘荡着。

“不是爸爸吗?”埃娥想大叫起来，然而只是吽吽的几声牛鸣。

她想高声的说道：“爸呀，你的宝贝回来！看呀，她在这边呢！你为什么不抬起头来？为什么不向这边看?”然而发出的只是几声吽吽的牛鸣。

她的心狂跳着，她的泪不自禁的直淌下来，她跳跃，她奔腾，什么都阻止她不住，她要奔过去紧紧的拥抱了她的父亲，痛快的大哭一场，尽量的诉说这别后所受的无涯无限的楚毒与屈辱。

然而绳儿是被牵在亚哥斯的手上！

她实在再忍受不住了；这当前的相逢，这经了长久的思慕的想念，这渴想已久的亲恋的抚慰，痛苦的倾吐，岂能再让它滑了过去！她不顾一切的，在挣扎，在奔腾，在争持。

绳儿终于被她在百眼怪亚哥斯的手上挣脱。她迅如电似的没命的向她父亲身边奔去，蹄底踢起了一阵泥雾。亚哥斯追在后面，赶她不上。

她喘息的奔到了埃那克士身边，温热的鼻息直喷冲到他的脸上。老头儿诧异的站了起来。这可爱的白牛为什么奔跑到他的身旁呢？这主什么征兆呢？难道是女儿遣送她来的？该有女儿的消息吧？——他一心只牵挂在女儿身上！

埃娥渴想伸出双手来抱住她爸爸的头颈；然而可怜她的双手变成牛了的前蹄，竟不能伸出拥抱他，她高声的悲痛的叫道：“爸爸，爸爸，”而这叫声也竟变成了牛鸣。老头儿木然的站在那

里，不明白这白牛的意思。

埃娥悲楚的叫道：“爸爸，爸爸，你失去的女儿在这里了；她冒了千辛万苦而来到你身旁；你为何不拥抱她呢?”然而只是变成几声吽吽的牛鸣!

百眼怪远远的在追来了；她又焦急的说道：“爸爸，爸爸，快些，我对你说，那边有人追来了！我要对你说些要紧的话，爸爸，爸爸!”

然而只是连续的吽吽之声；老头儿还是木然的站在那里，一点表示都没有——他自从失去了爱女，老是这样木木讷讷的，对于一切都不发生兴趣。

急得埃娥双泪直流，双蹄在泥地上践跳不已。

老埃那克士注意到牛的眼泪，他开始觉得有点怪。

然而埃娥老说不出话来，只是连续的吽吽的叫着。

她诅咒那残酷已极的宙士！切齿的咒着，恨着。

亚哥斯快到眼前了，他们还不能通达一点的意见。

突然，埃娥想到了一点很好的主意：她用前蹄在泥土上划出字来。

“我是埃娥，爸爸，我是埃娥!”

老埃那克士见了这牛所划的字迹，大叫着的把白牛紧紧的抱着，比遭到死丧更沉痛的“儿呀，儿呀”的哭唤着。他的脸和白牛的脸紧紧的贴着；热泪交杂的流下，辨不清谁的；他的胸膛和白牛的侧胸紧紧的依偎着，两人心脏都在狂跳。他的双手紧紧的用全力的抱住了埃娥的头颈。然而埃娥却没有法子可以对她爸爸表示什么；她只是紧紧的用细毛丛丛的身体挨擦着爸爸的身体。

辨不出是喜，是悲，是苦，是乐！一霎时的热情的倾吐，千万种愁绪的奔泄!

而百眼怪亚哥斯来了，他便要把白牛牵走。老埃那克士将身体拦护着她。白牛也辗转的躲避着，不受他的羁拉。

老埃那克士一边没口的向百眼怪亚哥斯恳求着，什么悲恻的恳求的话，什么卑躬屈节的祈祷的要求，都不拣不择的倾泄出来。

“求你，求你……天神……上帝……她是我的女儿……让我们说几句话……上帝……我的天……我所崇拜的……我求求你……求你……求你……”

他一手拦阻亚哥斯，一手作势向天祷求，而双膝是不自禁的跪倒在地上。白牛在闪避，躲藏，却老依偎在她父亲的身旁。

神之奴都是铁打石刻的心肝。亚哥斯见了这位白发萧萧的老人这样沉痛的呼吁，他却是不动心，虽然任谁见了都要为之感动得哭了。

他手打足踢的要把老头儿推开，他要乘机的拉起白牛的绳儿来，牵着便走。

然而老头儿抵死的在阻挡着；白牛是那么巧滑的在闪避。

引得亚哥斯心头火起。捉一个空，他把牵牛的绳获到手里，便尽力的拖了走。

埃娥忍着万不能忍受的痛苦，死赖着不肯走，只要多停留一刻，她也心满意足。挨一刻是一刻!

老埃那克士是死命的抱着牛颈，死也不放，白牛被牵前一步，他也随一步。他哭喊不出声音来；眼泪也被热情与愤急烧干得流不出来。那一对可怕的预备拚了命来护救他所最爱的女儿的眼，活像疯人的似的。不知道哪里来的力气，衰老的老头儿竟成了一位勇猛无比的壮士。

但亚哥斯用打牛的鞭去鞭他，用足去踢他，浑身受了不轻的伤，但他还是跟着，抱了白牛的头颈不放手。

埃娥是如被白热以上的地狱的火所烧灼，她愤怒得双眼全红了，她的后蹄没命的向亚哥斯腿上踢。

这最沉痛的活剧不知继续到多少时候，但老埃那克士终于放了手。他颓然的跌倒在地，不知生与死，白牛是被鞭被牵的远远的离去。

八

白牛发了狂。她疯狂的脱出了百眼怪亚哥斯的羁勒。她是那样的可怕，实在连凶暴若魔王自己的亚哥斯也不敢走近她身边。她奔腾，她跳跃，她越山过岭，她窜林渡河，远远的，远远的，向着无人迹的荒原奔去。

亚哥斯追不上她。

她不知奔跑了多少里路，不知越过多少的城邑与山林，不知经历了多少的风霜与雨露，落日与残星。她一息不停的跑着，如具有万钧之力。

不知什么时候，她停止了；而停止时，她的疯狂便清醒了些。她开始在青草地上吃草，在河里喝水。她模模糊糊的想到她过去的一切。

而回想便是创痛。她的清泪，绵绵不断的滴在河里。她没有什么前途，她没有什么光明的结局的空想，她只有一个愿望，她只有一个咒诅，她只有一条心肠：

她要报复!

这使她不愿意死：死要死个值得；对敌人报复了才死，就是一个残酷的死，她也含笑忍受。

她要报复！为她自己，也为了一切受难的女性!

她不知将怎样的报复，然而她有一个信念：她知道，总会有

这么一天，“天国”是粉碎了，粉碎在她和她的子孙之手。

这信念，坚固了她的意志，维持着她的生命，使她受一切苦而不想以“死”来躲避。

但有一天，新的磨难又来临。不知怎样，神后希娅又发见了她在草地上漫游，而百眼怪亚哥斯已不在她身边监临着，便大怒，切齿的恨道：

“这贱婢，且看她还会逃出我的掌握不?”

她遣送了恶毒的牛蝇到埃娥的身上，使她受更深刻更苦楚的新的刑罚。

埃娥正在细嚼着青青的嫩草；无垠的苍穹覆罩在她的头上，微风吹得身上凉爽而舒适。没有一个别的生物，连甲虫和蝴蝶都没有在这里飞翔徘徊，她暂时息下冤苦的重担。

但突然，身上狠狠的被什么虫叮咬了一下；她把尾拂打着，拂打着，但驱不去这小虫。麻痒，痛楚，她受不了。不像是蚊子，也不像是草丛里的虫类。不知什么地方飞来。她跳跃，但也震不落这怪虫。又被狠狠的叮咬几口。痒痛之极！她奔跑，震荡，腾跳，设法要把这怪虫抛下身去，落在后面。但这怪虫仿佛生根在她身上似的，老叮着她，成了她的毛孔的一部，血肉的合体。却又那样的作怪，一刻不停的咬着，啮着，叮着。刚在颈部，又在肩上。她回过头颈，要拿齿与舌去咬它，卷它，吞它，赶它，它却又跑到背脊上去了。尾毛狠狠的向脊上拂打着，枉自打痛了她自己，这怪虫又滑到腿上了。积伶鬼似的，黑影子似的老是跟随着她。老是叮咬着她，昼夜不停，风雨不去，简直是成了她自己的最扰苦的灵魂的自身。咬着，叮着，啮着，这怪虫！

她腾跳，她奔逃，她颤动，她卧倒，她将背在地上擦磨，总是赶它不去，抛它不下。

那一阵子的麻痛，酸痒，使她一刻不能安息，一刻没有舒气休憩的空儿；反视亚哥斯监视着的时候为最快乐的过去的一梦。她不能睡，刚合眼，又被叮醒了，又痛，又麻，又痒。她站立着，那么样的不安宁，尾拂不停的在驱打，没有用。自己抛掷在地上，滚着，擦着，卧着，转侧着，没有用。永远是这又痒，又麻，又痛！

激怒得她又发了狂，她喘息着，没命的奔跑，奔山过涧，越岭翻谷。远远的，远远的，不知向什么地方奔跑而去。没有目的，没有思想，只是发狂的奔跑着，如具有千钧之力，而身上永远的是被叮，被咬，又麻，又痛，又痒，驱逐不去，抛落不下，那可怪的怪虫儿！

不知什么时候，她奔到了高加索山，史克萨峰之下，她望见了大海，如得了最后的救主似的，她想自投到峰下的海里死去，她痛苦得什么都忘记了，连报复之念也消灭得不见。

但被囚的柏洛米修士见到了这，雷似的喊叫道：

“埃娥，埃娥，停着，听我的话！”

好久没有听到有什么人呼唤她的名字了，这呼声使她感得亲切，她停在岩边。是一位白发的老人被钉锁在这绝壁悬岩之上。但她不能回答他，只是哞哞的叫着，其意是要问他是谁，何以知道她。

柏洛米修士明白她的意思，继续的说道：“我是预言者柏洛米修士，被残酷的宙士所毒害的一个，正如你一样。你所受的苦难，我都知道。但你不要灰心，神之族是终于要没落的，代之而兴的是伟大和平的人类。你的仇，将得报复，不仅是你，凡一切受难受害者们的仇，皆将得报复。天堂将粉碎的倾覆了，宙士和其族将永远的被扫出世界以外。‘正义’和‘运命’是这样的指导着我们。你不要灰心。被压迫者们将会大联合起来的！前途是

远大，光明，快乐。也许我们见不到，但我们相信：这日子是不在远！你到埃及去，在那里，你的咒诅将终了，你将回复人身，为人之妻，生子。而你的子孙也便是参与倒神运动的主力的一部。”

埃娥不能回答他，但眼中显出希望的光。她又恢复了她的勇气与信念。

她到了埃及，定居在那里。当宙士的咒语效力消灭了的时候，果然成了人之妻与母。

1933 年 12 月 4 日

神的灭亡

一

先知者柏洛米修士的预言实现了，神与人类如今是面对面的在狭路相逢着。

骄奢的神道们，依然是榨取，压迫，掠夺，追捉凡人间的美好的一切，作为他们的挥霍无度的享乐之资，永不曾想到过他们所践踏的乃是一座火山，一片埋伏了地雷的阵地，而不久便终将喷发轰炸的。

他们把柏洛米修士的可怕的预言，早已忘个干净；那话是好久之前说的；初时，他们还怀有戒心。但日子一多，故态便复萌。人类也仍然是浑浑噩噩的，听任神们的摆布。他们仍然把第一场的收获，第一滴酿成的葡萄酒，第一匹初生的肥胖羔羊，第一只最白肥俊美的壮牛献给了神道们，台尔菲，巴那士山，亚灵辟山，以及美貌女神爱孚洛特蒂所住的海岛金杜斯都依然的拥挤着祈求祷告的善男信女们。而神道们之所以报答这一班信徒们的，只是恣意所欲的榨取，掠夺，追捉，压迫。男的神道们，从

宙士以下，无不发狂的追逐于人间的最美貌的姑娘们之后，以必得为止，而不久便抛弃了她们，或听任她们很残酷的被牺牲了。唉，宙士之于埃娥，爱坡罗之于柯绿妮丝等等——真数说不尽他们的可怕的血染的恋史。女神们，从爱神爱乎洛特蒂以下，也无不看准了人间的最年轻壮健的小伙子们而施以笼罩，诱惑。狄爱娜所恋的安特美恩，他还不是永睡在深山里么？爱乎洛特蒂的残虐的恋爱，更多到不可胜计；最可怜的是，那位老而不死的过时的情人竟惹她讨厌，而被变成了螳螂，到今还永不得翻身。

神道们只是吃得胖胖的，养得漂亮而光润，终日在消耗那永远消耗不尽的人类所奉献的最肥美的礼物。他们的过剩的余暇，便在计划，布置，实现，怎样去虐待，戏弄那可怜的人类，以供他们一瞬间的笑乐之资——他们惯在人类的哭泣与悲伤里，取得欢笑之资。

喜怒无常的神道们，不知做出了颠颠倒倒的多少的恐怖的事业；而他们每一次的过失与戏弄，可怜的人类却反报酬之以最美好的人间之物，哀恳他们的息怒停嗔。

一天天的这样的滑过去，那神与人之间的不平等的失态的关系，依然继续着下去。

宙士老了，颔下的髭须，更多，更浓，更粗，而他的色心却更猛，更无忌惮。索性连他的后希媂也不瞒了，终日的在人间的少女们，在林中，水中的仙女们的堆里乱闯着。

爱坡罗背着他的银弓，无恶不作的在处处试碰他的恋爱的运气。

那机警的神的使者合尔米士，水蛇般的，滑来滑去，他也有供他的消遣的一份牺牲品。

雅西娜最严肃，拘谨；但这位老处女，心理却有些变态。处处的寻人吵闹。一个不对劲儿，便使出她的最恶辣的手段来。不

幸的女郎阿娅庆，只为说错了一句话儿，竟无辜的被她咒变了蜘蛛，到今还在编织着那“可怜无补费精神”的蛛网。

铁匠海泛斯托士和酒神狄奥尼修士最忠厚。海泛斯托士生来心肠柔软，却受尽了神们的侮辱与欺骗，他只有躺在工房里哭的分子。他的妻爱孚洛特蒂天天涂脂抹粉，打扮得千娇百媚，和别的神在任情打俏，他也不敢过问半声儿。狄奥尼修士是孤苦无依，他看不惯那许多不平的无赖事，只是端起大杯的葡萄酒直往喉管里倒，不醉不止。天上的诸神们简直忘记了他们之中有海泛斯托士和狄奥尼修士的二位。海泛斯托士终日躲在工房里，而狄奥尼修士却终日在外边漫游着。

心灵脆弱的海泛斯托士，永远忘不了柏洛米修士的预言；但他将如何补救呢？即在睡梦里他也还警觉着那最后的大难的来临。他曾悄悄的对狄奥尼修士说。狄奥尼修士，那位聪明的弱者，也只是叹了一口气，更发狂的把葡萄酒倾倒到胃和肠里去，一点办法都没有。

然而先知者柏洛米修士的预言终于实现了：神与人类如今是面对面的在狭路相逢着。

二

人类在被榨取，掠夺，被恣意残虐的高压之下，滋生得更多，更繁。年轻的小伙子们长得更壮健有力。柏洛米修士所给予他们的“火’，更帮助他们以千万种的方法，向光明走去。他们变得更聪明，更有理性，更会思索。而同时感情也更热烈；自尊心也渐渐的像在春天的绿草似的钻出萌芽来。

他们学会了造屋。但还是恭顺的将第一所造成的屋，奉献了神道们，作为他们的家，而更充实以凡人间最珍贵的宝物，最肥

美的牺牲，炫饰以凡人间最有艺能的雕刻家所造的最精致的精品。他们便在那新居里膜拜，祈祷，恳求，哀诉。

神道们欣欣的笑了，柏洛米修士偷窃的结果还是有利于神道们的；而人间的“火”的作用却仍是以供养神道们为最高的目的。柏洛米修士的预言，这次是撒了一个谎，第一次落了空。

但在一天，可怕的结局终于来到了。

有些人间的聪明而有思想的小伙子们，对于坐食安享的神们正开始有些反感。其中有一个小伙子的恋人，一位美貌的少女，被爱坡罗所见而掠夺了去。那少女的被劫去时的哀号与挣扎，竟粉碎了这小伙子的心。他立志要对爱坡罗，那个无赖的神，复仇。——从不曾有过的反抗的心理，如今是滋长在这勇敢聪明的小伙子的心胸间。

他哭诉，他哀号，他控告，他抗议，这场无赖而残酷的掠劫婚——不对神，却对他的同伴们。他知道对神道们哀诉与祈祷，是绝对不生效力的；还是向同伴们祈求，要求以实力夺回他所爱的人儿吧！这是唯一的可走的路。

好事而勇敢的小伙子们，为他的祈求与控诉所感动，他们也对于长久的传统的信仰，起了深切的怀疑与反抗。

“我们所崇拜的神道们，竟会夺取我们所爱之物么?”他们开始怀疑道。

“怎么不，他们所最要掠劫的却正是我们人间所最爱的东西。他们以我们为牺牲，为刍狗，而我们却膜拜，祈祷，哀诉于其前。这是合理的事么?”另一部分小伙子道。

“我们以第一场的收获，第一滴酿成的葡萄酒，第一匹初生的肥胖的羔羊，第一只最白肥俊美的壮牛所供养的神道们，乃竟是专养来掠劫我们自己所最爱的人和物的么?”那位被掠夺了恋人的小伙子高叫道。

“我们不愿意把人们的血汗和脂膏来供养掠夺我们，施残害于我们的神道们!”反抗的声音渐渐的高响起来。

人世间的年轻小伙子们，有思想，有膂力的，开始的蠢蠢欲动起来。

老年人们还隐忍持重，传统的信仰与恐怖，紧紧的抓住了他们的心灵。他们存着苟且偷安的心，反对，约束，并且阻止年轻小伙子们的轻举妄动。

“神道们的威力无所不及，无所不周至。我们渺小的人类怎么能和神道们争斗呢？快不要打这种无聊的可怕的算盘了，将以少数人的狂妄而贻全人类以大患呢!”老年人们说道。

“不曾忘记了古昔的可怖的经验了么：宙士的一怒，不曾在大地上起了一次洪水，把人类都淹没了，只剩下豆克龙的夫妇么？——而那个目无神道的妇人妮奥卜，不曾眼见着她的七对活泼壮健的子女为爱坡罗的神箭逐个的射死了么?”一个老人恐怖的说道。

“人间私语，天闻若雷，快些闭了嘴。宙士也许听见了呢!罪过，罪过，快些到神庙去祷告，忏悔!”别一个老人祈祷的道。

而老人们在商议怎样的能够向神道们恳求哀祷，消弭神怒的办法。

年轻的小伙子们耸耸肩，轻蔑的走开了，他们自去预备怎样去反抗那无恶不作的神道们的运动。

三

年轻小伙子们悄悄举行了一次会议。

“得小心！我们这人间，有的是神的侦探与走狗。老人们为了苟全一时，也许会出卖我们，而神庙的祭师们，为了自私，准

会出死力来阻挠，来破坏我们的。”

“怕什么！我们年轻人是一团！”一个说。

“年轻人永远是前进的，团结的，不怕什么的！”有人这样叫道。

“不错，不错，我们是永远团结的！”错杂的赞同的呼叫。

“一人为全体，全体为一人！”他们宣誓的举起右手来，那雄壮的响声盖过了一切。

无穷无尽的年轻小伙们，站在那里，头颅在波动，重重叠叠的，像一个无涯的人海。

在一个屋角，隐伏在暗处，有一个中年的瘦削的男子，像蝙蝠似的，躲在那里窃听。

那雄壮的齐一的宣誓的响声，惊得那中年的男子头盖里都在嗡嗡作响。他从不曾见到人世间有那么声气浩大，意志坚决的表现过。他开始惊觉：这反抗是不平常。但为了他自己和他的神，他却私衷的在盼望这年轻小伙子们的反抗运动的失败。他在心底发出微声的祈求道：“我的神呀，请显出无上的威力来，压伏那些年轻的小伙子们！”

他忘记了那些年轻的小伙子们仍是他的同类，同是血与肉所铸成的人类；神庙里的烟火和祭神的牺牲的余沥，熏醉得这瘦削的中年人，丧失了人的心。为了那戋戋的余沥，他甘心为神道们的走狗和爪牙。

“去！我们先去烧掉那淫神爱坡罗的鬼庙！”比雷还响亮的叫声，惊断了那个瘦削的中年人的幻想。

圆滚滚的有力的拳头，随着口号的叫响，如雨后拔地而起的春笋似的无千无万向天空伸出。

人群在骚动。嘈杂的语声，不大听得清楚。

“走呀，带了火把去！”群众喊着。

不知道由什么人率领着，那无穷尽的年轻的小伙子们，如海浪汹涌似的，都向爱坡罗庙冲去。

那个躲在暗地的瘦削的中年人，摇着头——“可怕的叛逆，没得好死！他们还没有尝过神道们的苦头呢！”

幸灾乐祸的念头，如电光似的，掣过他的胸中。但突然他在顿足：“该死！该死！明和晶不也混在他们小伙子们中同去么?”

不知是在怎样的杂乱无措的心理之下，他跪倒在地上，仰面向天祷告着：

“那一群年轻的小伙子们，犯了这场不可赦的大罪，神道们该把他们歼灭。奴仆们不敢请求宽恕，但，但，请神道们看在奴仆们这几十年来的辛勤服役的份上，至少不要用雷火或疫矢把他们一网打尽，至少得留下你们的忠心的奴仆的儿子们，至少得留下你们忠心的奴仆所爱的明和晶！奴仆在这里祷求，哀恳！如果留下了他们，奴仆将奉献明春最好的第一滴的酿成的葡萄酒与最肥美的初生的羔羊！还有，从此以后，决不再私自扣留下什么奉献物，也决不再把远地老人们新献来的神袍，神冠，私自押当了，变卖了零用！”他第一次羞惭的，真诚的出于心底的祷求。

他哭泣了起来，心里扰扰的，不知怎么办才好。为自己的地位与前途，和为他的所爱的孩子明和晶的命运，究竟该怎么办的念头，交杂在他的心上，纠纷，绕缠，解决不开，如老树枝上的藤干似的。这两者是矛盾的，冲突的，不能并容的。

在神道们的金石俱焚的雷矢和疫矢之下，他的明和晶能独存么？神道们能因了他的祷求而独赦免了明和晶么？而且，想起来还要心底惭愧和不安：像他这样的老是窃盗些神道们的奉献物以自肥的祭师，神道们果能真实的听从他的祷语而独佑护他的明和晶么？他们是犯了那么重大的叛逆罪的。这他一想起来便哆嗦，实在没有把握，但假如，万一，也许，……那年轻的小伙子们便

真的成了功呢……决不会有的事，……他连忙想从心底摒弃了这不良的犯罪的念头……不，也许，万一成了功呢——他老是斥不开这可怕的念头——那末，他的前途将是怎样的呢？他的运命是明显的摆放在那里；失业，被唾弃，甚至被虐待以死！不……不……，还是真心一意的盼望着神道们把那一批年轻的小伙子们歼灭了吧！

想起来，真该埋怨杀那两个不听话的小伙子，明和晶；他是怎样的训教，指示他们的，然而一切恳切的忠告都落了空！他老早的告诉过他们，祭师这行业是如何的重要和光荣。说享用，更是无穷。那长年四季的从不同地方的老年们妇女们奉献来的祭神的礼物是享用之不尽的……这行业，他对明说过，他是长子，将归了他继承下去。然而晶呢，那前山的狄奥尼修士庙里的祭师，老而无子，他已经打好了根基，要使晶接上他的手。……然而这不听话的两个竟参加了这场可怕的叛逆无道的举动……该死的孩子们……辜负了父亲的一片苦心！假如有什么不测呢？……他真不敢想……他真怨恨那两个大胆的孩子！……死不足惜……自己闯下的祸……然而，为父亲的爱……从小看他们长大了的，……多么乖巧可爱……多么讨人欢喜……更可爱的是晶，那脸上一个小小的酒涡，笑起来便圆圆的凹了下去，自己是惯搂住他们在怀里，吻着，疼爱着的……自己是一刻也离不开他们，说实话，……母亲是早已逝去了……能够安慰他晚景的，只是这两个孩子……然而多么可怕……竟犯下了这场大罪！……

想到这里，他幽幽的啜泣了；为了父子的天性的爱，他竟敢想到宁可牺牲了自己的一切，而愿意神道们失败了，而他们那些小伙子们成了功！

然而，这是可能的事么？——他不敢想，心里扰苦的像服了毒似的，牵肠挂肚的，好不难过。好久不曾有过的清泪，不自禁

的一滴滴如雨珠似的落下。

不，不——突然的他想道，还是让他们死去吧！……最可恨的是那些引诱孩子们为叛逆的小伙子们……他们是情真罪确的万恶不赦的罪犯——孩子们的罪过，全都是出于他们的囮诱！……一腔的怨毒又找到了一个泄出的漏口。他只是咬牙切齿的恨……那一批年轻的小伙子们。……愿神道们整批的把他们歼灭了……不，不，他的心又在作痛……至少得给他留下明和晶……然而这是可能的么？……

他咬着牙关，双眼睁得像毒蛇似的，从地上挣扎了起来，不顾一切的，立定了主意，和那一批害人的，害他的，年轻的叛逆的小伙子们作定了对头。

他有些晕乱，勉强挣扎的出了这屋角，颠蹀的走着，向爱坡罗庙，他的住所，而去；要看那不敢看的暴乱的结果。

四

无穷尽的年轻的小伙子们的队伍，向山前爱坡罗庙冲去。爱坡罗庙祭师的二子明和晶，及那位爱人被掠夺的少年，亚克修士，在前率领着，手里擎着明亮亮的火把，火把上的黑烟如幕了丧纱的妇女似的，在红尖尖的火焰里乱窜着。

庙站在巴那士山的坡前。四周是若干白色大理石的圆柱，支持着四块三角形的屋额。额上的浮雕，精美无比，是人间巧匠在大理石上所能雕斫的最美丽的形体。正面的一额雕的是爱坡罗，这位年轻的神，正驱着太阳车，从大海中升起，向西天驰骤而去。那汹涌的海波，就像在起伏的动荡着，海风吹拂得太阳车前面的马的鬃毛和爱坡罗的头发，向后飘拂着。在最前面飞行着的是美貌的女神奥洛拉，她张开红霞色的双手，在指示太阳车的前

来。马匹是雄健若猛狮似的向前直冲，爱坡罗是充满了生气、青春与自足的容仪，华贵、闲暇的把捉住那难御的马缰绳。那种活泼阔大的气概，邈小的人类见了，真要向之膜拜顶礼不暇。其他的三面，雕镂的都是爱坡罗在巴那士山巅上和那九位缪斯在奏乐，跳舞，歌唱的情形。那九位美貌的缪斯们的歌舞是那末优秀而逼真地被雕刻出来，仿佛是有血有肉，呼之若语似的。

石柱的里面，是一周的走廊；廊上也有许多美丽的浮雕。正门是黄光闪闪的亮铜的双扉，那上面也由巧匠们铸造出绝为精美的景色；一扉上铸的是爱坡罗执着银弓，在山前追逐于野兽们之后。负伤的鹿，那滴滴的鲜血，仿佛便要落在地上似的；奔逃着的山兔和野猪，在狼狈战栗的东西盲撞，仿佛便要冲出躲出这铜门之外似的。山地上的绿草和不知名的花朵是欣欣向荣的盛长着；天上是无垠的晴空，间有几朵的白云，懒散的躺着。别一扉上，铸的是爱坡罗和他的双生的姊妹，亚特美丝，站在乌黑的云头上，弯弓向妮奥卜的可怜而无辜的漂亮的儿女们射去；已死的垂头僵直的躺在地上；未死的，痛楚的在挣扎；将死的在尽着他或她的最后的努力，和死神在牵牵拉拉的想躲了去；一个最少的幼女，却藏到她母亲，那多言的妮奥卜的怀里来。妮奥卜张开双手保护着她，那幼女的脸上是表现着怎样的惊惶失措的神气呀，见了那副可怜的战栗，没有不为之油然生怜恤心的；然而那个女神亚特美丝，凶光满脸的，却正把一支银箭搭放在弓弦上，向她瞄准着；想来也不会有幸！那母亲，最可怜的是，顾了一个，顾不了那个的在奔救；心底的痛楚与肉体的疲倦，使她几乎软瘫了下来，她的一只腿半跪于地上，她的脸仰向天上，那两只被悲怨愤急烧灼得无泪可滴的眼睛，正对着那两位残杀者爱坡罗和亚特美丝睁视。但她并不屈服，她仍傲慢而自信，这在她坚定的眼光里可见到——她决不露出乞怜相来。这是人和神道争闹的最可怖

的一幕活剧，祭师们特地摆布出来，作为警告后人的——然而人类在那里已显示出他们的怎样的勇气与不屈来。

进了这亮铜的门便是大殿。殿上是光洁无比，地上满铺大理石的地板，行道的所在，还铺上了最细腻，最贵重的绒毡，一尊大理石雕的爱坡罗的大立像，站立在正中。前面是一个祭坛，上面放满了奉献于这位大神的祭品与礼物。红色的丝绒的幕，间断了这大殿。然高大，空阔，冷寂的气象，仍要压倒了一般来此求福避祸的信徒们。有一股神秘的气象，渗透于每个人的心胸上。

庙的左翼，有好几间边房，那是那位瘦削的中年的祭师的巢穴；在这穴里，收藏着不少的被吞没了的献神的珍物。

庙前是一片广场，可容好几万人，由这广场到庙门，得经过二百级以上的阶级，那也都是大理石所造的。庙的右翼，有一方大水塘，四周围有无数的常青的大树，树上挂满了披离的藤葛，水边是平坦的柔软的草地，上面盛开着无数的小花。那西边的一方，很少人去的，繁殖着一丛丛的小水仙花，正临流自怜的映照其绝世的芳姿。

庙后，便是山。岩石嶙峋的突出，像要奔出来啮人。而突出的岩上长着无数的常春藤，拖着它们的柔软的长长的枝叶，拂悬于庙的屋顶上，使这纯白色的大庙，表现着苍老的古拙的气味，增益着传统的信仰的习惯。

这庙，如今是招致了空前的巨数的来客，可是这无穷尽的来客们并非进香求卦的信徒，而是年轻的叛逆的小伙子们。神秘的畏敬之感，在他们的心胸里，已经扫荡得干干净净。

庙前的广场上，容纳不下那么无穷尽的叛逆的广漠的队伍。最前列的已经挤到庙前，登上了大理石阶，走人了亮铜门里，而后列的还在路上走着，并未望见庙的影形。

大殿里黝黑异常。明走得太急，几乎被光滑的大理石的地

板，滑了一交，连忙站定了。他手里执着一个大火把在熊熊的发光，照见爱坡罗的大像，傲慢的站在那里。红色的丝绒的帐幕，把这大殿间隔成几区。

“我们就动手了!”他大叫道。

悲愤的亚克修士也跟了上来；他见了那充满了自足、傲慢的石像的姿态便气往上冲，随手用手执的火把，把红色的丝绒幕燃着了。大家都学样。一片的火与烟。

年轻的小伙子们一见了火光，齐声的大喊，兴奋得欲狂：“打呀，烧呀，踏平了这淫神的巢穴!”

亚克修士第一个动手要去推倒那大神像，然而推不动分毫。潮涌似的群众，挤向前去。人的海，但仍没法挤倒了那神像，它还是傲慢的屹立在那里。

“拿绳子来拖倒了它!”明有主张的喊道。

立刻取到了最坚牢的绳子，亚克修士攀上了神座，把这绳子捆住了神像的颈部。拉着那一端的绳头，如拔河戏似的，大众使劲的拉，拉，拉……叭哒的一声响亮，连大地似都被惊撼得跳了起来。大理石的地板，被打得粉碎，那尊大神像，也断成七八段，美貌的头部，跌得成了碎屑；大理石的碎屑纷飞在空中，站在附近的青年的小伙子们有好几个的脸上，都被溅打得流着血……殿上是一片红光……黑烟突突的升起……

就在这时，就在神像倒下了的时候，一个奇迹出现了：爱坡罗他自己代替了他的立像站立在神坛之上。大众不相信自己的眼，然而的的确确是爱坡罗，一个活动的，代替了大理石所雕成的，不知从什么地方，在什么时候，飞奔了来；只是这活的神道，脸上显得憔悴了些，没有神像那么年轻美貌，大约是酒色淘虚了他，衰老了他。

“什么大胆的叛徒，敢在我的神庙里捣乱！我的祭师呢，哪

里去了？难道不会阻止他们么？竟要我自己奔了来！他受了我多年的佑护，竟躲开了不见面？我且先结果了这小子！……但你们这些无知大胆的小伙子们……且看看我的手段，"他银铃似的声音，但有些沙哑，已不如当年的清朗了，有威力的说道。同时，执起了他的银弓，从银色的箭囊里，拔出了一支银箭。

大众是被这突现的奇迹，惊得傻呆了。然而很快的便恢复了勇气。

"好！这淫神竟自己站立在我们之前！还不向前打倒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扑灭了他！"亚克修士大声的，用尽肺部的力量喊道，挥舞着双手，像司令官似的，第一个奔向前去，往爱坡罗面前直冲，要像推倒了他的立像似的，推倒了他。

如电光的一闪，爱坡罗的银色的疫箭，已经穿贯了亚克修士的心。他大叫了一声，向后倒去。血咕咕的从伤口流出，脸和身体都变成了铁青色。

很快的，爱坡罗又拈起了第二支，第三支……的疫箭，随意的射着，年轻的小伙子们，陆续的倒了下去。

群众被惊住了；最前的一列，要向后退回去，但后面是拥拥挤挤的人体，急切的退不了，还是向前冲；但气势已缓和了些。

死尸堆成了山。受伤者在痛苦的呻吟着。有的已被火所烧灼；烧焦了的人发和肉体的臭味怪难闻的。

爱坡罗傲慢而无恙的屹立在神坛上，脸部表现着自信与轻蔑的冷笑。双手还是忙碌的拈箭，搭上弓弦便放射。在红色的火光里，他是那样的雄伟的屹立着。

"往前冲呀，不要怕他的箭！扑倒这无道的妖神！扑倒他！杀死他！"祭师之子明，站在那里喊。

他率领了一部分年轻的人第二次冲向上去。快到了爱坡罗的身边，却被他的疫箭所射中，痛苦的仆倒在地上，嘴里还在模糊

的喊着："打倒……他！冲向……前！"

群众又略退了退。但祭师的第二子晶，悲愤欲绝的不顾性命的很快的便冲了上去。爱坡罗眼尖，连忙弯弓向他射去，却中了旁边的一个人。他到了爱坡罗的身边，用火把直戳到爱坡罗的脸部。

爱坡罗退了一步，但脸的一边已为火把所灼伤。他大吼了一声，——大殿的屋顶都为之震动，来不及拈箭，连忙用弓弦隔过了熊熊的火把。第二支火把又扑向他来。黑烟熏得他急切的张不开眼，他的半裸着的身上也被灼伤好几处。他像被猎中矛的公狮般的，连连的大吼着。他的弓弦，虽打倒了好几个年轻的人们，他们却总是不肯退去，且愈杀愈多。

爱坡罗不得不第一次倒了威风的退下去。一声响亮，他已经不见了，剩下一座空空的神坛！

但晶，那祭师之子，脸上虽被弓弦割伤了一大块，还是勇敢的冲到殿后，叫道："追呀，打倒他，扑灭他！"

大众追到了殿后。一片的嶙峋的可怕的岩山，无径可上。爱坡罗站在那岩顶上狞笑着——那可怕的恶毒的笑！

他再向银色的箭袋取箭，但他的箭袋已经空了；一看那永永不离身的银弓，弓弦也不知在什么时候已被烧断了。

他觉得有些丧气，心里警觉着比这更重大的危险。连忙离开了这重要的巢穴巴那士山，如一道火光，经过长空，向亚灵辟山飞去，求计于宙士和雅西娜。

这里，见爱坡罗狼狈的逃去，便扰扰的大喊起来，歌唱着胜利之曲；永未之前闻的人类战胜了神的胜利之曲。

年轻的小伙子们发狂的在跳跃，歌唱，那雄壮而齐一的歌声直可达到了亚灵辟山之顶巅，而使诸神们感得不安，而使宙士觉得有些心惊肉跳。

未死的受伤者们，陆续的被扶出神庙，明也在内，送到了山脚下那所极大的医院里去。被视为不可救的疫箭的伤，这时，因了人类的文化的发展，已有灵药可以治愈。人类竟不怕那神和人所久畏的疫箭和银弓！

庙里的火焰，熊熊的继续的烧着。亮铜的双扉，被烧灼得红了，失了形，大理石的大柱和殿额都倒塌了下去。祭师的巢穴，也被波及，烧得只剩下枯柱，矗立在那里。一切珍物宝藏，都被这场大火一古脑儿收拾了去。

右边的美丽的森林和池塘，被过炽的红焰，灼得变成了焦黄色，失去了青翠可爱的鲜艳。

等到那位瘦削的中年人，爱坡罗庙的祭师，赶到了时，他只发见一片的折柱颓垣；在那白色的大理石堆里，还余烬未熄，冒吐着袅袅的轻烟，和难闻的枯焦的味儿。

五

那瘦削的中年的祭师，急得只顿足：一生的勤劳竟被毁于一旦！而他的两个爱子：明和晶，也急切的找不到他们的踪迹——也许已被爱坡罗的愤怒的疫箭收拾而死，但他还不曾想到这！只是吝惜着那一切的丧亡；他发狂似的在大理石堆里寻找着：见到了一块破蓝布，他也在石缝里拖了出来。看了看，又扔开了；仿佛仍有宝藏被压在石堆之下。但那么沉重的大理石块，远非他的枯瘦的身材所能转动，他搬了搬，见得丝毫不动弹，叹了一口气，也便放下。

在大理石堆里徘徊无计，成了无家可归的狗。天色暗了下来，他颓唐的坐在一堆断柱上。西方的天空，昏黄得可怕；仿佛便是地球的末日的到来。

沉默了许久，他扑的跪倒在乱石堆里，向天哀祷："请宽恕你的奴仆呀，大神爱坡罗，实在非他之过呀！他想不到会有那么一场大灾祸的！大神呀，请你来临！听你奴仆的祷告：快出现来，歼灭了他们那些大胆妄为的小伙子们！恳求你！如果再不显些神威，那末，神道们更将有谁来崇拜呢？他的奴仆们将怎样的生存下去呢？爱坡罗呀，请对你的奴仆现出吧！他在这样哀祷你呢！"他祷告着，想到哀怨处，竟大声的哭了起来。从来没有过的真心的祷求。但他没有想到，他的神，爱坡罗，这时正狼狈不堪的负了一身的火毒和灼伤，躺在他的父亲宙士的宫里，在痛楚的呻吟着，一切置之不见不闻。

在这时，那瘦削的中年人，祭师，突然听见山坡下宏亮而齐一的唱着一曲胜利之歌，人对于神的战胜之歌——那歌声是，那么样的坚定而喜悦，宏畅而自信，那祭师从来不曾听见过，有异于一切的哀祷的，祈求的，感谢的敬神歌，他们乃是那么样的谦牧与乞怜相，那末样的婉曲而不敢放肆！他顺着歌声，在朦胧的太阳的最后的余晖里，回过头，望见山坡之下，无穷尽的年轻的小伙子们的队伍，在欢跃，在歌唱，表现着人类不曾有过的第一次大胜利的凯旋的姿态。

"年轻的小伙子们真的便占了上风了么？"他有些不相信他的眼睛和耳朵。"神的威灵真的便一蹶不振了么？"他又跪倒了："神呀，我们所托命的神呀，快些显威示灵出来吧。别让那些小伙子们尽猖狂的下去！你的奴仆在此哀祈着呀！哭诉着呀！"

然而神是一毫的动作也没有。回答他的是塌颓了的石罅里的还未熄尽的袅袅上升的余烟。

他颓唐的挣扎的站了起来，顿着足，咬牙切齿的诅咒道："神的更大的惩罚，有的是在后边！"

不由自主的向山坡走下。混入了年轻的小伙子们的堆里。他

想到了要寻找他的明和晶的下落。

“呵，呵，爱坡罗的祭师，走来了！看他的颓唐失措的神气！呵，祭师，你的巢穴被铲除了，你还是投入我们的队伍里来吧，凡是人类都应该同站在一条战线上来的！”一个年轻人，始而开玩笑，继而变成了严肃的说道。

“不错，凡是人类都应该站在一条战线上来的！”年轻的小伙子们错落的叫道。

出乎那祭师的意料之外，他们并没有敌视之意。

“看样子，他是受刺激过度了吧？且又无家可归，”一个年轻的领袖说道，又和气的向祭师道：“祭师，不，我们的朋友，还是请你到医院里暂息一夜吧。”

祭师心不属焉的沉默不言，但并不反抗的被他们引导到那所宏丽的医院里来。

一股浓烈的药的气味，扑鼻而来，大厅上横纵的支架着无数的床，床上有人在呻吟着。他看不清是谁，光线是那么微弱。“爸爸，我们是胜利了！”一个欢跃的声音叫道。

是晶，他所爱的晶，头上扎着白布，显然是受了伤，但仍是精神奕奕的，从一张床上跳了起来，赤着足，向他走来。

那祭师，不说什么，只用劲的抱住了他，吻着他的黄金的发。

“爸爸，爸爸，说来你不信，刚才我们是和爱坡罗，那无赖的神，对垒着！我们这边受了伤和战死不少，但爱坡罗，呵，呵，那无赖狼狈的逃走了！爸爸，爸爸，我们以后再不要恐怖于他的疫箭了，他的银弓的弦，被我们烧断，而我们的医院却很有把握的会医好疫箭的伤痕。”

那祭师，还以为他在开玩笑的说谎，并不管理他。“但爸爸，”晶呵呵的笑，“那无赖，爱坡罗，是狼狈的逃走了！”

年轻的小伙子们，受了伤的，都坐了起来，他们是被人类自己的力量所救活过来的，同声的呵呵的笑道："不错，那无赖，爱坡罗，是狼狈的逃走了!"

那祭师有些惶惑，他不知道自己是置身在什么地方；爱坡罗他自己出现了，而且被打败了，这是可信的么?

他疑心自己是在睡梦里，神道们有意要试试他的信仰。

他的晶以热情的手臂，环着他父亲的头颈，叫道："爸爸，你该放弃了对于神的迷信了；他的巢穴，你的产业，都已一扫而空；正是你赤裸裸的重新做人的一个绝好的机会。请你相信人类自己的力量，不要再为神道们做爪牙，在自欺欺人了!"

那祭师还是沉默不响，瘦削的面颊，不自禁的有些忸怩的表情。

"不要忘记了你也是个人，并不是那神的同类。是人，便该团结起来。"晶又道。

"但明呢，他在哪里呢?我要看他!"那祭师哑着声的第一次开了口，仿佛是要找个遁逃的处所似的。

"哥哥在那边；他被爱坡罗的箭，射中了胸前，伤势不轻。同伴们把他抬到这医院里来。经了大夫们的竭力救治，已经是脱离危险了。"

他领了那祭师进入里边的一间病房。

年轻的小伙子们无边无际的队伍，还在欢唱与跳舞；他们的歌声，表现着无限的自信与勇敢。歼神军的工作刚在开始，他们知道：前途是需要无量的牺牲与贞勇。

被烧掉的布匹，木材以及其他的余烬，发出熏焦的气息，随风不时的飘吹过来。那焦气味，年轻的小伙子们并不拒绝嗅闻，怪有趣儿的，仿佛野蛮人之贪爱熏山兔似的。他们张开了肺量，在晚风里，深深的呼吸；充满了生的自信与满足。

六

神道们在会议。

天色是死灰的。温温的浓雾，隔绝了天和地。那漫漫四围，把握不住的死灰色，郁闷得人只想发怒。

宙士，神与人的主宰，郁郁的颓唐的坐在宝座上，英鸷无畏的自傲的姿态，有些动摇。因了主人的不愉，他座下伏着的鸷鹰，也像被剪去了毛翮似的垂头丧气的蹲着。势力和权威，那两个铁铸的奴才，也垂手站在两边，像无所施其技似的无聊的沉默着。

爱坡罗，浑身包裹了白布，他的灼伤，还未全愈，那狼狈的样子，任谁见了便要发笑，非复背着银弓时的漂亮的神气了。

雅西娜还是那么冷峻的，披着盔甲，执着长矛，石人似的站在那里。她的旁边，坐着神之后希拉，那位易激怒，善妒忌的女神，她显出暴躁不安；但望了望宙士，也不说什么。

娇媚淫荡的爱之女神爱孚洛特蒂半裸着上身，白里透红的肌肤，像五月最鲜美的水蜜桃似的，怪诱惑人的；她紧挨着战神亚里士身边坐着。斜着眼，微微的在笑。一大厅的诸神，只有她一个是充满了愉快的生气。亚里士微蹙着额头，那凶残的久习于战阵的身躯，在这时，也似感着棘手与踌躇。爱的女神，他的情妇的娇笑，竟移不了他的愁思。

水之主宰普赛顿，轻易不上天庭来的，而这时也匆匆的赶了来；满脸的深刻的皱纹与于思满颌的浓须，表现着一个多虑的有经验的老人。他的同伴，海之主人，亚凯诺，那位惯于献殷勤的老头儿，也跟了来，看看有什么他该帮点忙的事可做。

酒神狄奥尼修士和天上的铁匠海泛斯托士坐在最隐僻的一

隅，低垂了头，不说一句话。

死寂以上的沉默。

“合尔米士，好不误事，还不来报告什么!”希婉不安而焦虑的说道。

“忙什么!”宙士没有好气的睁着眼，望着她。她懊恼的低了头，咕嘟着嘴。

“你的弓弦是怎样的被烧断的呢?”亚特美丝，爱坡罗的孪生姊妹，悄声的对他问道。

爱坡罗耸耸肩，苦笑的说道：“没有什么！只是人类是大不同了！他们不怕死；我已经杀死他们不少，尸堆成了山，但他们不退，还是逼了上来，用那可诅咒的火烧灼我!”

“难道他们真的不需要我们了么？真的不再以第一场收成的谷，第一滴酿成的葡萄酒，第一胎的肥美的羔羊，第一匹最壮健的白牛，奉献给我们了么？我们的祭师们，哪里去了？那些取我们的余沥以自肥的奴仆们难道不会威吓他们，囮诱他们？再不显些神威给他们看看，真要招致从来没有的神国的侮辱了!”亚特美丝愈说愈气愤，语声有些高纵。

“你且去试试看,”爱坡罗冷冷的说。

“你难道真被那些猥琐的人类吓破了胆？我替你好羞！连银弓也遭了劫!”亚特美丝愤愤的哑声的说，为了她兄弟的过于不争气，有些难堪。

爱坡罗掉转了头，不去理她。

“那末，该用普赛顿的威力来了,”宙士说道。“我曾经吩咐过你，在一宵间，集中了河海的水涛，把整个的人类淹没了去，难道你不曾照办么?”

普赛顿苦着脸，摇摇头，徐缓的说道：“何尝不曾那么办呢！无奈那些人类实在太狡猾了！他们防备得是那么严密周到。河水

泛滥不了他们的住宅区，河堤的保护与建筑，是那样的坚固，海塘更不必说的。我的刚才，曾率领了全部水兵，用尽力量的冲、激、扫、荡，然而他们是丝毫不动。河水只是驯服的向海流去。人类如今是大不同了！”

宙士，紧蹙着双眉，不说什么。

又是一阵的沉默。

宙士座下的鸷鹰，闷伏得不耐烦了，伸开双翼，像人伸懒腰似的拍拍几下，又闭合了拢来。

合尔米士张皇的由厅外溜了进来。

“合尔米士，有什么重要的消息?”宙士问道，皱着眉头。

“人类实在太可怪了！连被爱坡罗疫箭所射伤的人，他们都会救活了过来。如今是更活泼，更壮健的活动着，声言要和神道们作对到底。”合尔米士道。

“呵，有这怪事！”宙士跳了起来。“死亡是做什么的！叫了他来！”

“但死亡曾被击退了来的，”合尔米士道。“人类有一个什么场所，称为医院的，中了疫箭的人，进了那里便被治愈了。”

亚特美丝默默不言，她也感到一种不平常的严重。她和她的兄弟爱坡罗的威权，将要无所施其技的了！——辛苦的配制来的箭头，也可以不必再安装上箭竿的了。

“连疫箭都对之不发生效力，更有什么别的办法呢?”宙士沉思的说道。

“用雷火！”如电似的，这思想一闪而过。但在用尽了别的歼灭人类之法以前，他还不愿意浪用这最后的可怕的武器。

长久的沉默，可怕的拖着下去。

势力站得脚酸了，不安的在左右足换着站立。权威打了一个呵欠，觉得不合礼貌，连忙用大手掩上了嘴。

海的主人亚凯诺，小心翼翼的献议道：“只有设法把他们分化了，使他们自相猜疑，自相残杀，我们可以不费吹灰之力，便可以歼灭了他们。”

雅西娜冷峻的说道：“只有这办法最妥当。”

“利用了我们的祭师们去实行么？”宙士向亚凯诺问道。

“不，不，”亚凯诺仿佛狡智满胸的说道，“他们在人类里已经失去作用。随了神的权威的动摇，他们的势力也被推倒了。最好还是用什么可欣羡的东西，去诱惑新兴的领袖们。只要获得了他们的赞助，神的权威便又可重树起来的了。”

宙士似解开一重死结，心里痛快得多了。“这倒是一个办法，立刻便去试试。但差遣了谁去呢？”

亚凯诺猪似的小眼，巡睃了大厅一周，眼光停在爱的女神爱孚洛特蒂的身上。“还是辛苦爱孚洛特蒂小姐一趟吧，她的魔力最大。”

宙士首先嗤的一声笑了；大众随之而嘻嘻吃吃的乐着。暂时解除了那严重的空气。海泛斯托士觉得有点受伤，（只有他不笑）头垂得更低。战神亚里士以手触触爱孚洛特蒂的身体，肘节恰触到她的胸部；感着光腻温暖，心里有些荡漾。她却嬉嬉的笑着，充满了自信与光荣的气概。

“但只有她一人还不够，”亚凯诺续道，“最好再烦劳神后希婠和雅西娜一同走走。”

希婠显得怪难为情的，雅西娜的严冷的脸上，却丝毫不变。

“当然诸位女神们是明白怎样的去劝惑和舌诱凡人的。不过，这次的事不平常，得小心。”

七

就在那一夜，星光如江上渔火似的正在天板上转动。三位女神从亚灵辟山的最高峰，飞到了人间。

积伶鬼的合尔米士，指示她们以几个重要的年轻的小伙子们的领袖的所在。这场面无须乎他出场；他便水蛇似的滑了开去，听任那三位女神们的如何展布其伎俩。

希娅第一个向一位领袖走去。他是一位勇敢的粗鲁人，出身于农民的家里，风雪水旱，受尽了神道们的作难与勒索。他天然的具有厌恶与反抗神道们的情绪。

希娅这次并不带了美丽的孔雀，她的爱禽同去，但也掩不住她那仪态万方的华贵的样子。

那少年的领袖，住在一所低矮的屋里，屋里的器具，异常的简单，他正对着荧荧的一灯，打算着怎样乘了一鼓作气的当儿，逐渐的扫荡了神道们的巢穴。

屋里突然的一亮，闯进了一个不速的来客。太不意了，他惶惶的站了起来。

希娅和蔼的叫道："呵，年轻人，你知道我是谁么？我是专为你而来的！要将人世间的最宝贵的礼物，带给了你！"

这使他更迷惑。这位半老的华贵妇人是谁呢？人间没有这样的一个人物。

"假如你肯抛弃了你的无益的企图，阻止了你同伴们的冒险的叛逆行为的话，啊，啊，我的孩子，你将见神道们所酬报于你的，是怎样的一份厚礼。"

这年轻人，渐渐的明白了这贵客的来意。

"你该知道神道们的威力是如何的伟大。在一夜之间，他，

主宙士，可以扫荡整个人类出于地球之外。然而，为了上天的好生之德，为了人类的历年的为神服务，为了祭师和长老们的哀祷，祈求，主宙士却不肯使这么辣手的办法。只要你们肯停止了反抗的举动，啊，啊，孩子，你将见神道们将怎样的报答这可爱的人类——丰年与繁华，成熟的葡萄与财富，什么都有。至于你个人，如果肯为神出力呢，我将允许你，帮助你，——你得知道神后希姆的允许是永不会落空的，而她的帮助，你也将明白是怎样的有力。”

那年轻人沉默不言。

“解散了那年轻的小伙子们的团体，不再从事于叛神的举动，而你便将有你所欲的最大的恩赐。你想富，世界上的财富是会放在你的足边的；我们将为你启示出一个未之前有的宝藏。但如果你更注意于权力呢，那末世界的最高的权力，将是属于你之所有。……”

再也忍不住了，他昂起头来，气概凛然的叫道：“走开去，不管你是谁。我不能出卖同伴们以求得财富与地位。神的压迫，已经到了末日，任怎样也是维持不住的。这诱劝，是无用。何况，我将怎样的劝阻大众呢？当我一显示出叛众的行为时，立刻便将为大众所认识，便将不再为他们所信任，便将成为攻击的目标。徒然毁损了我，于你们是无益的。这运动，是普遍的久郁的怨恨的表示，并不是一二人所能挑动，更不是一二人所能劝阻的。去，请和平的离开去，不管你是谁。一切的游说是无用了！”

他坚决的以手指着门。

希姆不能不走，但还婉婉的说道：“你且仔细的想想。假如能够回心转意，我还愿意将所允许的给了你。”

“不，不！”年轻人坚决的表示着。

希姆怅怅的无所得的飞回天庭。

而雅西娜所得的结果，也不更好。

她到一个年轻的领袖那里去，那人是一个土木工程师，他曾设计过好几个重要建筑的图案，他的学问的野心很大；他还苦心的想解决一个建筑学上的难题。

正在更深人静的当儿，雅西娜出现于他的窄小的研究室里。他惊惶的放下了规矩与笔，站了起来。

雅西娜虽欲表示出她的和蔼，脸上却仍是冷冷的，没有任何的表情，活像一个和顽皮的学生们厮混惯的学校老舍监，永远是那么矜持，想拒人于千里之外。

“不惊动了你么?”雅西娜装作和气，语声是那么做作。

“有几句话要和你谈谈。且不要问我是谁。”

年轻人呆呆的站在那里，不知所措。

“你们年轻人们是勇敢的，有智慧的，这深为我所喜。但你们要知道，该把从神那里得到的智慧，运用到别一方面去，为人类造福利，不该那么大胆无忌的便对神叛逆起来。我来劝告你，完全为了人类的光明的前途——你该知道，我素来是怎样的爱护人类——你得阻止这叛逆的行动的发展。否则，人类必无幸！假如你能够为神，不，也是为了人类，出力，解散了这场叛逆的运动的再度进行呢，神对于你个人，一定会有最丰厚的酬报的。譬如，你是一个建筑师，你便可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一个，能够解决远古不曾有人能解决的一切难题，像海上浮岛的建设，百里以上的大桥梁的设计，等等，而你的名望将永远的悬于人类的历史里。而且，将来，我还可以设法，把你永生的居住于天上，成为天庭的御用的建筑大师。为了你，也为了你的同伴们，你该设法阻止了这非法无天的叛逆的行动的发展，劝他们趁早的偃旗息鼓！”

一口气便滔滔的说下去，没等那年轻人的回答。

那年轻人沉入深思，好久不回答。但最后，摇摇头，说道：

“这不是我力之所及！我只是团体里的一员。大势所趋，一二人绝对的不能使之改动其流向。况且……”他迟疑的说道，“在神的重压之下，人果能自由的运用其智慧，为同伴们造福利么?”

“当然可能的，而且神还要尽了力来帮忙他们。”雅西娜乘机的加以劝诱。

“不，不，”那年轻人严肃的说道，“我们的同伴们的口号是：打倒神权！在神的统治之下，我们知道，——这可怜的把戏已经演唱得太久了，——人的智慧是决不能为自己的福利而运用的。譬如建筑师吧，其生来的最高功业，仿佛便是建筑弘大的神庙，只是成为神的奴役。如今，我们是不再为神用了！”

雅西娜知道没有什么话更可以打动他，便也悄悄的无聊的离了开去。

只有爱孚洛特蒂回到天庭最晚。她玩演了一个最滑稽的场面。

她来到了年轻的小伙子们的变乱的真正的中心区。一个繁星散缀，缺月无云的午夜，静悄悄的人世间，疲倦了的胜利的歌与舞，闲愁闲闷最易惹起的时候，温温暖暖的密室，哥哥的明，巨创方瘥，正安息的躺于里室。弟弟的晶，头上的白布还包着，然而精神已经完全恢复。他在外房往来的蹀躞着，筹划着明天的行动。今天的不意的大胜利，还在他心上激动的留着未尽的兴奋。

爱孚洛特蒂溜进了房里。他的眼前突然一亮，有股诱人的香味儿同时钻入他的鼻孔。抬头一望，立刻认识了来的是谁。——他是祭师的儿子，从童年的时候便熟识着每个神的面貌和故事。

他站定了，昂然对爱孚洛特蒂望着，刚想说道："我知道你是谁，也知道你为什么而来。但在这严重的决战的时候，我不愿意和任何的神有什么接触，"爱孚洛特蒂对他嫣然的微微的一笑，眼波如最清澄的月光似的，向他脸上一溜转，那张吹弹得破的脸，是那么秀丽合度，而又是那么健洁，像最晶莹的白璧，却又透露着血气旺盛的红霞，那娇媚惹人荡动的姿态是任怎样不能找到什么美和新的言语来形容的；而那裸着的白藕似的双臂，裸着的双足，以及半裸着的胸前，背部和双膝以下，更富于诱惑性；光光艳艳的耀得这有定力的年轻人的眼光有些眩花，未说出来的话，便向喉头倒咽了下去。

究竟是一个坚定的叛徒，连忙闭了眼，自己镇静了一下，说道："请你出去，我们和你们神道们，已经没有什么接触交通的必要了！"但感到有一团的势力是逼立在他身边，浑身有些痒痒的不自在，仿佛是逼近了一具热度过高的火炉旁站着似的。方想退却几步，而爱孚洛特蒂已更逼近了些。他不敢望着她，然而感到她是在微笑——那令人死而无怨的最娇艳的微笑！他听到她的呼吸声——而他自己的心脏是那么急速的在跳动着；闻到她的从她娇嫩的身体里透出来的肉香和温暖的气息，他几乎瘫化了下去。惶惶无措的站着，生了根似的。成了一无抵抗的人，雄辩的口，也被箴闭着。

"我的孩子，"爱孚洛特蒂开始说道，以柔若无骨，丰若有余的手，搭在他的肩上，那由手心传达出来的热力，像千万个单位的电力似的，钻进了他的全身；从头顶到脚尖都痒痒的，有些麻木不仁；"你十分明白我是为什么而来的；我来，为了神，也为了人类。神与人之间是不必有什么芥蒂的。神不是帮助了人类的成功么？至少是我，圆成了人间多少对的最美满的夫妻！"那声音的本身便是最优雅悦耳的音乐，兼之那如兰的吐气，熏得晶的

面颊似都有细粒的芬芳强钻了进去。“该取消了一切的叛逆的行动。听我的话，孩子，这是在你的权力以内的。你将被神任命为最高的祭师，而我将时时的到你这里来……”她的面颊是将贴近了他灼热的面颊。他一无主意的昏乱的立着，连她的话，也不大听得清楚。

没有一句回答。

但里室睡着的哥哥的明，却着急了，大叫道：“弟弟呀，快不要上她当！她是爱孚洛特蒂，最卑下，最恶毒的淫妇；你该记住我们的誓言，我们的使命！赶她出去，这恶毒的说客！你不赶，我来赶！”说着，便挣扎的要爬起来。

晶的手无力的举了起来把爱孚洛特蒂搭在他肩上的手，掉了下去，而当他的手触到她的温馥柔软的手指时，他的心还强猛的动荡着。他远远的站开了，如梦似的，以干涩的口音，说道：

“请你出去！请你出去！”

而他自己便颓然的向里室跑去，伏在他哥哥身上，抱了他，啜泣起来。

怪没意思的，怀着第一次被拒绝的耻辱，悄悄的溜了出去，有些失了自尊心，咬着牙齿，骂道：“且看你们这些的叛逆的小子们的下场。”

八

严重的空气又弥漫于天庭。

生死的决斗，在神与人之间似是免不了的。

合尔米士传来了一个更严重的消息：人类已准备了要在第二天集合了来扫荡神圣的亚灵辟山，神的最坚固的中心的巢穴，宙士的宝座的所在，即今的会议厅所在！

他们如今是在狭路上面对面相逢着了。

宙士愤愤的叫道："无所用其踌躇了，我将使用到我们最后的武器了!"这叫声凄厉可怖。

"来，集合了来，准备，夜袭!"宙士叫道。

神道们很快的集合为一军，气概还不减于和巨人们争斗的时候。

鸷鹰先飞起在天空，势力和权威左右的跟随着宙士；他的左手执着大把的雷矢，他的最可怕的武器，右手执着一支短矛。

战神亚里士全身披挂的执着刀与盾；亚特美丝肩负着银弓；爱坡罗则改执着一柄大刀，雅西娜冷峻的执着她的长矛；普赛顿使用的是三股叉。全体的神都在军中。狄奥尼修士连连的端起了最大的酒杯，灌倒下巨量的葡萄酒然后动身。海泛斯托士拖着一双不良于行的足，一瘸一拐的跟在最后。连爱孚洛特蒂也披上一身铁甲，是最轻巧的一身；也执着一把刀，是最灵便细小的一把；在杀气腾腾的阵伍里，她还减少不了她的迷人姿态。

乌云密布于天空，雷声隐隐的可闻。电光不时的在闪。雨水黄豆似的大量的沙沙的滴落下来。人类都在沉沉的睡，但已为雷电的可怖的袭来而惊醒。

大队的年轻的小伙子们集中于城镇中心的大建筑物里，留着哨兵在屋顶上看守着。

宙士的神军，一路上耀武扬威而来。郊外的小屋，被大风摧毁了不少。人都从屋里逃出，狼狈的冒雨奔向市集。雷声隆隆的只在他们头顶上响，乌云和雨水追赶着他们而来。宙士爱惜他的雷矢，不欲逐个的击死他们，浪费了这武器，想要把他们赶集在一处，然后聚而歼之。

雷声更响，电光长长的闪过天空，照见冒雨逃难者的狼狈的情形。老人们最早被惊醒，他们警觉道："天怒是终于到了!"慌

乱的跪在地上哀祷，祈求，顿首无数，喃喃的把人类最珍贵的东西都乱许给了神。

但神道们并不曾听见他们的哀祷，只是要用那猛烈无比的雷火把人类聚而歼之；像从前用洪水的办法一样，在一夜之间，把他们全都灭绝了。

郊外的人蜂乱的都拥挤到市上的大建筑物里来。屋顶上的哨兵们尖锐的吹着报警的银笛。年轻的小伙子们都慌乱的起来准备着。

夜是黑漆漆的，断续的电光是唯一的光亮。但在大建筑物里，灯光也陆续的燃起。

一堆堆的乌云更低了下来，人类在电火的一掣里，清楚的看见愤怒的神道们的全体，站在云端。

老人们和祭师们只是伏在地上叩头不已，在大声的哀求着，祈祷着，求赦他们的罪过。但年轻的小伙子们则在大建筑物里边，忙忙的准备着对抗。

“你们这批下贱的人类，如今是恶贯满盈的了！我要在这一夜之间，用雷火把你们全都歼绝了，而另殖以新人种！”宙士宣战的叫道，同时抛下他的一部分的雷矢。

震天撼地的一声响亮，硫磺的气味，充塞于空气中。接着有房屋倒塌了的声音。被压的人类在微弱的呻吟。尸道纵横的躺卧于地上。

宙士有些得意，又将手中的雷矢，抛射下去。又是一声可怖的炸裂的响声。似乎大地母亲她自己都被打晕了过去。好难闻的硫磺气和被雷火所烧灼的东西的焦味。

电光是不断的在闪亮。雷声隆隆的在发怒。但在电光的照亮里，神道们却开始发觉，他们竟不可能把人类聚而歼之。雷矢所能摧毁的只是矮屋小店，至于那些大建筑物，年轻的小伙子们所

占据的大本营，却依然傲慢的屹立着，丝毫不受损害。

宙士气往上冲，把手中所有的雷矢，全都向那些大建筑的屋顶上抛了下去，但竟哑然的没有反响。那些黑漆漆的大建筑物，还是像巨怪似的屹立在那里。雷矢的火，它自己竟消失其气势于屋顶上装置好了的避雷针之上，连隆隆的余威都不曾有！

这打击是太大！宙士哑然无言，也如他的雷矢一样；鸷鹰栖息在他的手上，如斗败了的公鸡。势力和权威悄然的垂头而立，一毫不能展布。亚里士摇摇头，无可奈何的执起了盾和刀，首先的冲了下去。

就在这时，大建筑物的前面广场上，轰隆的发出了一声震天的怪响，仿佛便像雷矢炸裂了似的，震天撼地的威势；也有一连串红的蛇舌似的火光发出，却是直向天空而去。

没曾等到神道们的警觉，又是连续的几声怪响，震得大地像要裂开。一道道的红光怪美丽的，直向天空射去；在这雨夜的黑暗里，炸裂了开来。

已有被射中了的。亚里士首当其冲，被炸成粉碎。势力和权威，在云端倒跌了下来。

宙士连忙麾众退却，很快的向东方而逃。诸神一窝蜂似的都随了他而奔去。

那边天空上的炸裂的火光，还在黑漆漆的天空，美丽的画着无数的弧线。轰轰隆隆的炸裂声，还隐约可闻得见。

神道们有些纳闷。人对于“火”的利用，难道竟高明到这个地步，连雷矢一类的什么，都会仿造了？

“这罪恶全要那偷火的无良心的柏洛米修士担负了的！”宙士在一个荒山上休息下来，顿足的埋怨道。

“诅咒他也没用。还是商量着怎样自救吧。”雅西娜忧郁的说道。她从来不曾损失自信得那么厉害。

“说到柏洛米修士，他是早已警告过我们的。还是先找他商量些什么补救之策吧。”希娅畏缩的说道。

宙士如从梦中醒过来似的说道：“就向高加索山去，都去，他也是一个神，得给神之族想一个办法。”

九

柏洛米修士，那位先知者，被锁在史克萨峰上，不知几历年月。无涯的痛楚与受难，把他磨练成一个麻木无知的人物。

他的双眼天天被太阳光直射，几已盲无所见；他的四肢和胸部，为巨链所磨擦，竟破烂见骨。很大的苍蝇成群的飞集着，在吮啜他的腐肉。时时扑向上的海水，总是把白盐留在他的发际和皮肤；使得他的全身，怪可怕的，如蒙上了一层白灰。久已无任何神来过问这个求死不得的伟大的牺牲者，受难者。

宙士一群奔了来为了表示和好，首先叫海泛斯托士把那永不可断的链条的一端，从岩罅里取了出来。这样使他恢复了自由。但他闭了眼，一毫力气都没有，简直站立不起来，只是软瘫的坐在地上，背部靠在一块崖上。

“是宙士么？我看不见，但我还听得出他的声音。什么事到我这里来呢？我们之间，是没有什么交涉可办的。”

宙士有些凄然，一时说不出什么话来。

良久，才勉强的叹道：“是我的过于暴躁的脾气不好，累你受了这无涯的苦楚！”

“你无事不会来到这里的。我知道你的结局是近了。”

诸神的心脏都为之一凉，似被抛在冰窖里。

“你的忠心的奴仆们势力和权威哪里去了？你的鸷鹰也飞得不知去向了吧？我告诉你，太迟了！”

“然而为了神之族的自救计，你，该想一个办法。”

“神之族是早已走上了自杀之途。太迟了！如今是无可挽救。”

“难道竟坐听人类的如此猖獗么？我们神之族竟将损失了一切么？连亚灵辟山的宝殿都要被扫荡而去么?”

“不仅这样，一切神之族的末日都已到了。”

“连你自己也在其内么?”

柏洛米修士默默不响。

“然而是你盗了‘火’给他们的！总得想个法子。”

“我取火，是为了正义。神的统治是太久了，这世界总得变。”

“难道竟变到该由猥琐的人类来统治一切么?”宙士气往上冲的说道。

“结果总要这样。”

“你除了预言神的没落之外，竟没有办法可想么?”

柏洛米修士摇摇头，头发里堆得很多的盐的细粒，簌簌的被摇落下来。

神道们是凄然的相对的望着。

沉沉的深夜。星斗们都渐向西赶路下去。海水是哗啦哗啦的怒吼着，扑了上来，又被击碎在史克萨峰之下。

无边的死寂。

不知从什么地方，随风飘来了一声喔喔的鸡啼。

夜将逝去。东方已经有些微红。

宙士警觉的叫道：“回去，尽最后的努力!”

十

亚灵辟山的宙士的神宫，集合了人类的膏血与巧匠的心计建筑起来的，傲慢的站在山巅。清晨的太阳光，照射在纯白色的大理石的阶级、墙柱和雕刻上，闪闪耀目的在发亮。

祭师们已被捆缚了去，司打扫之役的少年们，都已加入了叛逆之群。从东与西，从南与北，年轻的小伙子们的队伍，无边无际的集合了来，——可怜的埃娥的子孙们自然也在内——挤满了山谷，挤满了庙前的广场。

刀矛如林的向天空耸出。个个人都表示着坚定、勇敢、牺牲的气概，击不退，烧不灭的像潮水似的涌上来。

神道们都站立在庙的石阶上；憔悴，颓唐，但在集合最后的攻击的，或宁可说是防御的勇气，凄然无语。

宙士手上执着最后的最强烈的一大束的雷矢。

广场上站的小伙子们突然的齐一而宏亮的唱着人与神的战歌来。那歌声是壮烈而自信。神道们是听惯了靡靡之音和人们的哀祷与感谢曲的，听了这壮烈的战歌，有些惊愕，不习惯。

“最后的一次决战；神道们都在这里了。兄弟们，冲向前来，歼灭了他们，肃清了这魔穴！”一个年轻人以全肺量的力高声大喊道。同时他举起了一柄矛，冲上石阶来。

“冲向前去呀！”如潮涌似的且喊且冲了上来，那年轻的小伙子们的无边无际的队伍。

雅西娜站在最前，也举起了矛，如以食叉取熟薯似的，矛锋很容易的直刺进了那年轻人的心胸。他大叫了一声，倒了下来。胸血喷射出来。雅西娜的矛尖上染得红红的，还有血往下滴。但又是一个，但又是一个，无穷尽的队伍尽勇敢的往上冲过来。有

几支刀矛斫刺了雅西娜的胸甲，当的一声，击出火光来，但刀矛自己折断了。有一个年轻人，溜到了雅西娜的身边，举刀向她颈部斫去。她连忙转过身，一矛直刺透那人的眼鼻之间。红血喷射得她一脸。又是一个上来；这次却被斫个正着，受了轻伤，但那人也被杀死。

爱坡罗，普赛顿，以至爱孚洛特蒂无不杀得浑身是血，腥臭得难闻，刀，矛，叉上也都染红了，还有血凝结在上面。亚特美丝站在一角；她的银弓一弯，必定有一个倒下。但不久，她的疫箭放射尽了。而小伙子们的队伍还是无边无际的向前涌，向前冲。

人尸堆得石阶都被掩没了，红血流得遍地，滑腻得站不住足，但小伙子们的队伍还是无边无际的向前涌，向前冲，践踏了死者的尸体而冲上来。

神受了伤的不少，爱孚洛特蒂在娇啼，她的右臂被斫中了一刀，伤口不小，但谁也没有去理会她。

生与死的决斗，这样可怕的延长下去。神被逼退到庙门之前，无可再退。

宙士愤甚，不顾一切，集中了最后的勇气，用全身之力，使劲的把手中所把握着的雷矢，全都抛了下来。

震天的一声绝响，大地被击得晕了过去。神庙在自己的雷矢之下倒塌了。亚灵辟山裂开了一个无底的深渊，就在神道们所站的地方。可怕的黑，可怕的深，无底的罅洞。

神之族整个的沉落在这无底的最黑暗的深渊里去。

山石大块的被击飞起来，再落下去时，埋压并打死了不少人。

等到他们恢复，镇定了时，神之族已经沉落到他们自己所造的深渊里去了；神庙是只剩下一堆堆的碎石折柱。

响入云霄的胜利之歌。——人战胜了神的胜利之歌。

太阳正升在中天，血红的光，正像见证了这场人与神的浴血之战。

1934 年 3 月 5 日

桂 公 塘

桂 公 塘

> 天地虽宽靡所容！长淮谁是主人翁？
> 江南父老还相念，只欠一帆东海风。
>
> ——文天祥：《旅怀》

一

他们是十二个。杜浒，那精悍的中年人，叹了一口气，如释重负似的，不择地的坐了下去。刚坐下，立刻跳了起来，叫道：

“慢着！地上太潮湿。”他的下衣已经沾着淤湿了。

疲倦得快要瘫化了的几个人，听了这叫声，勉强的挣扎的站着，背靠在土墙上。

一地的湿泥，还杂着一堆堆的牛粪，狗粪。这土围至少有十丈见方，本是一个牛栏。在这兵荒马乱的时候，不知那些牛只是被兵士们牵去了呢，还是已经逃避到深山里去，这里只剩下空空的一个大牛栏。湿泥里吐射出很浓厚的腥骚气。周遭的粪堆，那

臭恶的气味，更阵阵的扑鼻而来。他们站定了时，在静寂清鲜的夜间的空气里，这气味儿益发重，益发难闻，随了一阵阵的晚风直冲扑而来。个个人都要呕吐似的，长袖的袖口连忙紧掩了鼻孔。

“今夜就歇在这土围里？”杜浒无可奈何的问道。

“这周围的几十里内，不会有一个比这个土围更机密隐秘的地方。我们以快些走离这危险的地带为上策，怎么敢到民家里去叩门呢？冷不防那宅里住的是鞑子兵呢。”那作为向导的本地人余元庆又仔细的叮嘱道。

十丈见方的一个土围上面，没有任何的蔽盖。天色蓝得可爱。晶亮的小星点儿，此明彼灭的似在打着灯语。苗条的一弯新月，正走在中天。四围静悄悄的，偶然在很远的东方，有几声犬吠，其声凄惨得像在哭。

露天的憩息是这几天便过惯了的，倒没有什么。天气是那末好，没有一点下雨的征兆。季春的气候，夜间是不凉不暖。睡在没有蔽盖的地方倒不是什么难堪的事。所难堪的只是那一阵阵的腥骚气，就从立足的地面蒸腾上来，更有那一阵阵的难堪的粪臭气浓烈的夹杂在空中，熏冲得人站立不住。

“在这个龌龊的地方，丞相怎么能睡呢？”杜浒踌躇道。

文丞相，一位文弱的书生，如今是改扮着一个商人，穿着蓝布衣裤，腰系布条，足登草鞋。虽在流离颠沛之中，他的高华的气度，渊雅的局量，还不曾改变。他忧戚，但不失望。他的清秀的中年的脸，好几天不曾洗了，但还是那末光润。他微微的有些愁容。眉际聚集了几条皱纹，表示他是在深思焦虑。他疲倦得快要躺下，但还勉强的站立着。他的手扶在一个侍从的肩上，足底板是又酸痛，又湿热；过多的汗水把袜子都浸得湿了，有点怪难受的苦楚。但他不说什么，他能够吃苦。他已经历过千辛万苦；

他还准备着要经历千百倍于此的苦楚。

他的头微微的仰向天空。清丽的夜色仿佛使他沉醉。凉飔吹得他疲劳的神色有些苏复——虽然腿的小肚和脚底是仍然在酸痛。

“我们怎么好呢？这个地方没法睡，总得想个法子。至少，丞相得憩息一下！”杜浒热心地焦急着说道。

文丞相不说什么，依然昂首向天。谁也猜不出他是在思索什么或是在领略这夜天的星空。

“丞相又在想诗句呢！”年轻的金应悄悄的对邻近他身旁的一个侍从说。

“我们得想个法子！”杜浒又焦急的唤起大家的注意。

向导的余元庆说道：“没有别的法子，只能勉强的打扫出一片干净土出来再说。”

“那末，大家就动手打扫，”杜浒立刻下命令似的说。

他首先寻到一条树枝，枝头绿叶纷披的，当作了扫帚，开始在地上扫括去腥湿的秽土。

个个人都照他的榜样做。

“你的泥水溅在我的脸上了！”

“小心点，我的衣服被你的树枝扫了一下，沾了不少泥浆呢。”

大家似乎互相在咆吼，在责骂，然而一团的高兴，几乎把刚才的过分的疲倦忘记了。他们孩子们似的在打闹。

不知扫折了多少树枝，落下了多少的绿叶，他们面前的一片泥地方才显得干净些。

“就是这样了吧，”杜浒叹了一口气，放下了他的打扫的工作，不顾一切的首先坐了下去。

一个侍从，打开了文丞相的衣包，取出了一件破衣衫，把它

铺在地上。

“丞相也该息息了，” 他怜惜的说道。

“诸位都坐下了吧，” 文丞相蔼然和气的招呼道。

陆陆续续的都围住了文丞相而坐下。他们是十二个。

年轻的金应道：“我觉得有点冷，该生个火才好。”

“刚才走得热了，倒不觉什么。现在坐定了下来，倒真觉得有些冷抖抖的了。” 杜浒道。

“得生个火，我去找干树枝去。” 好动的金应说着，便跳了起来。

向导，那个瘦削的终年像有深忧似的余元庆，立刻也跳起身来，挡住了金应的去路，严峻的说道：“你干什么去！要送死便去生火！谁知道附近不埋伏着鞑子兵呢？生火招他们来么？”

金应一肚子的高兴，横被打断了，咕嘟着嘴，自言自语道：“老是鞑子兵鞑子兵的吓唬人！老子一个打得他妈的十个！” 然而他终于仍然坐了下去。

“鞑子兵不是在午前才出来巡逻的么？到正午便都归了队，夜间是不会来的。” 杜浒自己宽慰的说道。

“那也说不定。这里离瓜州扬子桥不远，大军营在那边，时时有征调，总得格外小心些好。” 余元庆的瘦削见骨的脸上露出深谋远虑的神色。

文丞相只是默默的不响，眼睛还是望着夜天。

镰刀似的新月已经斜挂在偏西的一方了；东边的天上略显得阴暗，有些乌云在聚集。中天也有几朵大的云块，横亘在那里，不知在什么时候出现的。

晚风渐渐的大了起来。土围外的树林在簌簌的微语，在凄楚的呻吟。

二

沉默了好久。有几个年轻人打熬不住，已经横躺在地上睡熟了；呼呼的发出鼾声来。金应是其一，他呼噜呼噜的在打鼾，仿佛忘记了睡在什么地方。

文丞相耿耿的光着双眼，一点睡意也没有。他的腿和脚经了好一会的休息，已不怎么酸楚了。

他低了眼光望望杜浒——那位死生与共，为了国家，为了他，而牺牲了一切的义士。杜浒的眼光恰恰也正凝望着他。杜浒哪一刻曾把眼光离开了他所敬爱的这位忠贞的大臣呢!

“丞相,”杜浒低声的唤道，“不躺下息息么?”他爱惜的提议道。

“杜架阁，不，我闭不上眼，还是坐坐好。你太疲乏了，也该好好的睡一会儿。”

“不，丞相，我也睡不着。”

文丞相从都城里带出来的门客们已都逃得干干净净了；只剩下杜架阁是忠心耿耿的自誓不离开他。

他们只是新的相识。然而这若干日的出死入生，患难与共，使得彼此的肺腑都照得雪亮。他们俩几成了一体。文丞相几乎没有一件事不是依靠架阁的，而杜架阁也尝对丞相吐露其心腑道：

“大事是不可为的了！吴坚伴食中书，家铉翁衰老无用，贾余庆卑鄙无耻；这一批官僚们是绝对的不能担负得起国家大事的。只有丞相，你，是奋发有为的。他们妒忌得要死，我们都很明白，所以，特意的设计要把你送到鞑子的大营里去讲和。这魔穴得离开，我们该创出一个新的有作为的局面出来，才抵抗得了那鞑子的侵略。这局面的中心人物，非你老不成。我们只有一腔

的热血，一双有力的手腕。拥护你，也便是为国家的复兴运动而努力。”

丞相不好说什么，他明白这一切。他时刻的在罗致才士俊侠们。他有自己的一支子弟兵，训练得很精锐；可惜粮饷不够——他是毁家勤王的——正和杜浒相同。人数不能多。他想先把握住朝廷的实权，然后徐图展布，彻底的来一次扫荡澄清的工作。然而那些把国家当作了私家的产业，把国事当作了家事的老官僚们，怎肯容他展布一切呢！妒忌使他们盲了目。“宁愿送给外贼，不愿送给家人”，他们是抱着这样的不可告人的隐衷的。文天祥拜左丞相的谕旨刚刚下来，他们便设下了一个毒计。

蒙古帅伯颜遣人来邀请宋邦负责的大臣到他军营里开谈判。

这难题困住了一班的朝士们，议论纷纷的没有一毫的定见。谁都没有勇气去和伯颜谈判。家铉翁是太老了，吴坚是右丞相，政府的重镇，又多病，也不能去。这难题便落在文天祥的身上。他是刚拜命的左丞相，年刚气锐，足以当此大任。大家把这使命，这重责，都想往他身上推。

“谁去最能胜任愉快呢？”吴坚道。

“这是我们做臣子的最好的一个效力于君国的机会，我倒想请命去，只可惜我是太老了，太老了，没有用。”家铉翁喘息的说道，全身安顿在东边的一张太师椅上。

“国家兴亡，在此一举，非精明强干，有大勇大谋的不足以当此重任，”贾余庆献谀似的说，两眼老望着文天祥。他是别有心事的：文天祥走了，左丞相的肥缺儿便要顺推给他享受了，所以他怂恿得最有力。

朝臣们纷纷的你一言我一语的，都互相在推诿，其意却常在“沛公”。

那纷纷营营的青蝇似的声响，都不足以打动文天祥的心，在

他的心里正有两个矛盾的观念在作战。

他不曾预备着要去，并不是退缩怕事。他早已是准备着为国家而牺牲了一切的。但他恐怕，到了蒙古军营里会被扣留。一身不足惜，但此身却不欲便这样没有作用的给糟蹋掉。

当陈宜中为丞相的时候，伯颜也遣人来要宜中去面讲和款，那时天祥在他的幕下，再三的诤谏道：

“相公该为国家自重。蒙古人不可信，虎狼之区万不宜入。若有些许差池，国家将何所赖乎？”

宜中相信了他的话，不曾去。

如今这重担是要挑在他自己的身上了。他要为国家惜此身。他要做的事比这重要得多。他不愿便这样轻忽的牺牲了，他还有千万件的大事要做。

他明白自己地位的重要，责任的重大。他一去，国家将何所赖乎？杜浒，他的新相识的一位侠士，也极力的阻止他去；劝他不要以身入虎口。杜浒集合了四千个子弟兵，还有一腔的热血，要和他合作，同负起救国的责任。也有别的门客们，纷纷扰扰的在发挥种种不同的意见。但他相信，纯出于热情而为远大的前途作打算者，只有一个杜浒。

然而，文天祥在右丞相吴坚府第里议事时，看见众官们的互相推诿，看见那种卑鄙龌龊的态度，临难退缩，见危求脱的那副怯懦的神气，他不禁觉得有些冒火。他的双眼如铜铃似的发着侃侃的恳挚的光亮。他很想大叫道：

“你们这批卑鄙龌龊的懦夫们呀，走开；让我前去吧！”

然一想到有一个更大的救国的使命在着，便勉强的把那股愤气倒咽了下去。他板着脸，好久不开口。

但狡猾如狐的贾余庆，却老把眼珠子溜到他身上来，慢条斯理的说道：

“要说呢，文丞相去是最足以摧折强虏的锐锋——不过文丞相是国家的柱石——”

他很想叫道：“不错，假如我不自信有更重要的使命的话，我便去了!”

然终于也把这句不客气的话强咽了下去。

“文丞相论理是不该冒这大险。不过……国家在危急存亡之候，他老人家……是最适宜于担着这大任的。”吴坚也吞吞吐吐的应和着说道。

一个丑眉怪目的小人，刘岊，他是永远逢迎着吴坚、贾余庆之流的老官僚的，他挤着眼，怪惹人讨厌的尖声说道：

“文丞相耿耿忠心，天日可鉴；当此大任，必不致贻国家以忧戚。昔者，富郑公折辱辽寇……”

“彼一时也，此一时也，……方张的寇势，能以一二语折之使退么？这非有心雄万夫的勇敢的大臣，比之富郑公更……”贾余庆的眼锋又溜到文天祥的身上，故意的要激动他。

对于这一批老奸巨猾们的心理，他是洞若观火的。他实在有些忍不住，几乎不顾一切的叫道：

“我便去!”

他究竟有素养，还是沉默着，只是用威严有棱的眼光，来回的扫在贾余庆和刘岊们的身上。

一时敞亮的大厅上，鸦雀无声的悄静了下来，虽然在那里聚集了不下百余个贵官大僚。

空气石块似的僵硬，个个人呼吸都艰难异样。一分一秒钟，比一年一纪还难度过。

还是昏庸异常的右丞相吴坚打破了这个难堪的局面。

“文丞相的高见怎样呢？以丞相的大才，当此重任，自能绰有余裕，国家实利赖之。”

他不能不表示什么了。锋棱的眼光横扫过一堂，那一堂是行尸走肉的世界；个个人都低下了眼，望着地，仿佛内疚于心，不敢和他的锐利如刀的眼光相接触。他在心底深喟了一声，沉痛的说道：

"如果实在没有人肯去，而诸位老先生们的意见，都以为非天祥去不可的时候，天祥愿为国家粉碎此无用之身。惟恐嚣张万状的强虏，未必片言可折耳。"

如护国的大神似的，他坐在西向一张太师椅上。西斜的太阳光，正照在他的身上，投影于壁，硕大无朋，正足以于影中笼罩此群懦夫万辈!

个个人都像从危难中逃出了似的，松了一口气。

文天祥转了一个念，觉得毅然前去，也未尝不是一条活路。中国虽曾扣留了北使郝经到十几年之久——那是贾似道的荒唐的挑衅的盲举，但北廷却从不曾扣留过宋使。奉使讲和的人，从不曾受过无礼的待遇。恃着他自己的耿耿忠心，不惧艰危，也许可以说服伯颜，保全宋室，使它在不至过分难堪的条件之下，偷生苟活了若干时，然后再徐图恢复、中兴。这未必较之提万千壮丁和北虏作孤注一掷的办法便有逊。这也是一个办法。即使冒触虏帅而被羁，甚至被杀，还不是和战死在战场上一样的么？人生总有一个死，随时随处无非可死之时地，为国家，个个人都该贡献了他的生命，而如何死法，却不是自己所能自主的。为政治活动者，正像入伍当一个小小的兵丁，自己是早已丧失了自由的——自己绝对没有选择死的时和地的自由。

况且北虏的虚实，久已传闻异辞，究竟他们的军队是怎样的勇猛，其各军的组织是怎样的，他们用什么方法训练这长胜之军，一切都该自己去仔细的考察一下，作为将来的准备。那末，这一行，其意义正是至重且大。

这样一想，他便心平气和起来，随即站起身来，说道：

“诸位老先生，事机危矣，天祥明天一早便行；现在还要和北使面谈一切。失陪了。”

头也不回的，刚毅有若一个铁铸的人，踏着坚定的足步离开大厅而去。

三

想不到北虏居然出乎例外的会把他羁留着。

杜浒听见了他出使的消息，焦急的只顿足。见了他，只是茫然若有所失；也更说不出什么刺激或劝阻的话来。他觉得，这里面显有极大的阴谋。他不相信文丞相不明白。他奇怪的是，丞相为什么毅然肯去。

“难道我们的计划便通盘打消了么?”他轻喟的对天祥说道。

“不过，这一着也是不得已的冒险的举动——战争还不像赌博，每一次都在冒险么?我们天天都要准备站在最前线，又何妨冒这一次险。其实，我的目的还在观北虏的虚实——你明白我的心事，我去了，你要加紧的训练着军士。更艰危的责任，是在你们的身上!”天祥说着，有些黯然，他实在莫测自己此行的前途。

杜浒瞿然的跳叫道：“不然，不然!丞相在，国便在!丞相去了，国事将靠谁支持?吴坚、贾余庆……不，不，他们岂是可以共事的人!丞相既然决心要出使，那末我也随去，也许有万一的帮助。假如北虏有万一不测的举动，我们得设法躲逃。丞相以一身担国家大事，为责甚重，决不可视自身过轻。要知道我们的身体，已许于国，便是国家的，而不是自己的了!……至于我的子弟兵，那很容易措置，还不是有我的族弟杜渚在统率着么?他是不会误事的。”

天祥热切的握住了杜浒的手，感动得说不出话来，良久，才道：

“杜义士，我是国之大臣，应该为国牺牲。义士何必也随我冒这大险呢?”

“不，不，我此身是属于国的，也是属于丞相的。丞相的安危，便是国家的安危！我要追随着丞相的左右，万死无悔！”他的眼眶有些泪点在转动。

天祥很兴奋，知道宋朝还不是完全无人！天下的壮士们是尽可以赤诚热血相号召的。同时奋然自拔，愿和他同去的，又有门客们十余人，随从们十余人。

想不到一到北营便失了自由，一切计划，全盘的被推翻。北虏防御得那末周密，他们的军士们是那末守口如瓶。天祥们决无探访一切的可能。他们的虚实是不易知的。但所可知的是，他们已下了一个大决心，要掠夺南朝的整个江山，决不是空言所能折服的。

他对伯颜说了上千上万的话；话中带刺，话里有深意。说得是那末恳切，那末痛切，说得是那末慷慨激昂，不亢不卑，指陈利害是那末切当；听得北虏的大将们，个个人都为之愕然惊叹。他们从不曾遇到那末漂亮而刚毅的使臣。

他们在中央亚细亚，在波斯，在印度，灭人国，墟人城，屠毁人的宗社，视为惯常不足奇的事。求和的，投降的使臣们不知见了千千万万，只有哀恳的，诉苦的，卑躬屈节的，却从来不曾见过像这位蛮子般的那末侃侃而谈，旁若无人的气概。

出于天然的，他们都咬指在口，啧啧的叹道：

“好男子，好男子！”

伯颜沉下了脸，想发作，终于默默无言。几次的争辩的结果，伯颜是一味敷衍，一味推托；总说没有推翻南朝的社稷之

心，总说绝不会伤害百姓，总说要听命于大皇帝。但文天祥现在是洞若观火的明白蒙古人的野心；他们不像过去时代的辽、金，以获得一部分的土地和多量的岁币与贿赂为满足的。挡在蒙古人铁蹄之前的，决不会有完整的苟全的一片土。他们扫荡，排除，屠杀一切的障碍，毫不容情，毫不客气。在他们的字典里没有“怜恤”这一个名辞。

文天祥警觉到自己这趟的劳而无功；也警觉到自身的危险。然而他并不气馁。条件总是谈判不下，蒙古兵不肯退，也不叫文天祥回去，只是一天天的敷衍推托着。派他们二个贵族的将官们，天天同天祥作馆伴，和他上天下地的瞎聊天。趁着这个机会，文天祥恳切的把能说的，该说的话都说尽了；说到了南朝的历代深仁厚泽，说到了南方人民们的不易统治，说到了蒙古人之必不能适宜于南部的生活，说到了几代以来南朝与蒙古皇帝的真诚的合作，说到了南北二朝有共存共荣的必要。他几乎天天都在热烈的游说、辩难着。

那两位贵酋，也高高兴兴的和天祥折难，攻驳，但一到了紧要关头，便连忙顾左右而言他，一点儿真实的意见也不肯表示。蒙古人集重兵于临安城下，究竟其意何居呢？讲和或要求投降？谁都没有明白的表示。

然而在那若明若昧，闪闪烁烁的鬼祟态度之下，文天祥早看穿了他们的肺腑。他们压根儿便没有讲和的诚意。已经快到口的一块肥肉，他们舍得轻易放弃了么？

捉一个空，天祥对杜浒低声的叹息道：“北虏此来，志不在小。只有拚个你死我活的份儿；决没有可以苟全之理！饶你退让到绝壁，他们也还是要追迫上来的。讲和，只是一句门面话。我懊悔此行。以急速脱出为上策。此事只可和君说！走！除了用全力整军经武和他们周旋之外，没有第二条路可走！”

杜浒慷慨的说道："一切都会在意，我早就看穿了那些狼子们的野心了!"

坚定的眼光互相凝望着。他们的前途明明白白的摆放在那里；没有踌躇、徘徊、退缩、躲避的可能。

四

从降臣吕师孟叔侄到了军中，北虏的情形益加叵测。大营里天天有窃窃私语声，不知讲论些什么。一见到文天祥走近，便都缄口不言。天祥好几次求见伯颜，欲告辞归之意，只是托辞不见，故意拖延了下去。告二贵酋，要求其转达，也只是唯唯诺诺的，不置可否。而防卫加严，夜间门外有了好几重的守卫。铁甲和兵器的铿铿相触声，听得很清楚。

终于见到了伯颜。天祥直前诟斥其失信："说是送我归朝，为何还迟延了下去呢？有百端的事待理。便讲和未成，也该归朝和诸公卿商议，明奏皇上，别定他计。为什么明以馆伴相礼，而实阴加监视呢?"

伯颜只以虚言相慰。天祥声色俱厉在呵责，求归至切。吕文焕适在旁坐，便劝道：

"丞相且请宽心住下，朝事更有他人可理会，南朝也将更有大臣来请和。"

天祥睁目大怒，神光睃睃可畏，骂道："你这卖国的乱贼，有何面目在此间胡言乱语！恨不族灭你！只怪朝廷失刑！更敢有面皮来做朝士？汝叔侄能杀我，我为大宋忠臣，正是汝叔侄周全我。我又不怕!"

北酋们个个都动容，私语道："文丞相是心直口快男子心!"

文焕觉得没趣，半晌不响。然天祥却因此益不得归。

文焕辈私语伯颜道："只有文某是有兵权在手的，人也精明强干；羁留住了他这人，他们都不足畏了。南朝可传檄而定。"伯颜也以为然。

五

那一夜，天容黑得如墨，浓云重重叠叠的堆拥在天上。有三五点豆大的雨点，陆陆续续的落下。窗外芭蕉上渐有淅沥之声，风吹得檐铃间歇的在作响。

窗内是两支大画烛在放射不同圈影的红光。文天祥坐在书桌前，黯然无欢，紧蹙着双眉，在深思。

唆都，那二贵酋之一，也坐在旁边，在翻阅他的带来的几本诗集，有意无意的说道：

"大元将兴学校，立科举。耶律大丞相是最爱重读书人的。丞相，您在大宋为状元宰相，将来必为大元宰相无疑！不像我们南征北讨的粗鲁人……"

"住口！"天祥跳起来叫道，"你们要明白，我是大宋的使臣！国存与存，国亡与亡！我心如铁如石，再休说这般的话！"他的声音因愤激之极而有些哽咽。

"这是男子心，我们拜服之至！只是天下一统，四海同家，做大元宰相，也不亏丞相您十年窗下的苦功。国亡与亡四个字且休道！我们大元朝有多少异族的公卿。"

天祥坚定的站在烛影之下，侃侃的说道："我和你们说过多少次了，我是大宋的使臣，我的任务是来讲和！生为大宋人，死为大宋鬼！再休提那混账的话。人生只有一个死；我随地随时都准备着死。迫紧了我，不过是一死。北廷岂负杀戮使臣之名！"

忙右歹连忙解围道："我们且不谈那些话。请问大宋度宗皇

帝有几子?”

天祥复坐了下来，答道：“有三子。今上皇帝是嫡子。一为吉王，一为信王。”

“吉王，信王，今何在呢?”

“不在这都城之内。”

忙右歹愕然道：“到哪里去了呢?”

“大臣们早已护送他们出这危城去了!”

唆都连忙问道：“到底到了哪里?”

“不是福建，便是广东。大宋国疆土万里，尽有世界在!”

“如今天下一家，何必远去!”

“什么话! 我们不知道什么叫做降伏；即使攻破了临安，我们的世界还有在! 今上皇帝如有什么不测，二王便都已准备好，将别立个朝廷。打到最后一人，我们还是不降伏的! 还是讲和了好，免得两败俱伤。贵国孤军深入，安见不会遇到精兵勇将们呢? 南人们是随地都有准备的。”

唆都不好再说下去，只是微笑着。

门外画角声呜呜的吹起，不时有得得的马蹄声经过。红烛的光焰在一抖一抖的，仿佛应和着这寒夜的角声的哀号。

六

接连的几天，北营里纷纷扰扰，仿佛有什么大事发生。杜浒和小番将们是很接近的，但也打听不出什么。

天祥隐约的听到入城的话，但问起唆都们时，他们便都缄口不言。

伯颜是更不容易见到了。连唆都、忙右歹也忙碌起来，有时半天不见面，好像到什么地方。归来总是一身汗，像骑马走了远

路似的。

天祥知道一定有什么变故。他心里很不安，夜间，眼光灼灼的睁着，有一点声响便侧耳细听。

有一夜，他已经睡了，唆都、忙右歹方才走了进来，脱了靴。仿佛是忙右歹，低语道："文丞相已经熟睡了吧？这事，大家瞒得他好，吕家叔侄也说，万不可让他知道。"

"如今大事已定，还怕他知道做什么！"唆都粗声的说。

天祥霍地坐起身来，心脏蓬蓬的像在打鼓，喉头里像有什么东西塞住，一股冷气透过全身，整个人像跌落在冰窖里。

"什么！你们瞒的是什么事？"

忙右歹连忙向唆都做眉眼，但唆都不顾的说道：

"我告诉您丞相了吧，如今大事已定，天下一统了！我大元军已经进了贵国都城。贵皇上拜表献土，并诏书布告天下州郡，各使归附。我大皇帝和大元帅宽厚仁慈，百姓们丝毫不扰，社稷宗庙可以无虞。不过纳降大事，大元帅已请贵国吴相，贾相，谢枢密，家参政，刘同知五人，为祈请使奉表大都，恳请大皇帝恩恤保存！"

"这话真的么？"天祥有些晕乱，勉强的问道。

"哪有假的！我们北人从来说一是一。"

天祥像在云端跌到深渊之下；身体有些飘忽，心头是欲呕不呕，手足都战抖着，面色苍白得可怕。挣扎得很久，突伏在桌上大哭起来。

血与泪的交流；希望与光明之途，一时都塞绝。他不知道怎么办好！此身如浮萍似的无依。只欠一死，别无他途。

那哭声打动得唆都们都有些凄然，但谁都不敢劝。红烛光下，透吐出一声的哀号，在静夜，凄厉之至！

门外守卫的甲士们，偶然转动着刀矛上的铁环，发出丁丁之

声。

唆都防卫得更严，寸步都不敢离开，怕天祥会有什么意外。

七

杜浒凑一个空，来见天祥。天祥的双眼是红肿着，清秀的脸上浮现着焦苦绝望的神色。

杜浒的头发蓬乱得像一堆茅草，他从早起便不曾梳洗。

低声的谈着。

“我们的子弟兵听说已经从富春退到婺、处二州去了；实力都还不曾损。”杜浒道。

天祥只点点头，万事无所容心的。

“吴坚、贾余庆辈为祈请使北上，不知还能为国家延一线之脉否？最可怜的是，那末颓老的家参政，也迫他同行。丞相明天也许可以见到他们。”

天祥默然的，不知在打什么主意。他的心是空虚的。一个亡国的被羁的使臣，所求的是什么呢？

“但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消息：虽诏书布告天下州郡，各使归附北廷。但听说，肯奉诏的很少，忠于国的人很多。两淮、浙东、闽、广诸守将都有抗战到底的准备，国家还可为！”

天祥像从死亡里逃出来一样，心里渐有了生机；眼光从死色而渐恢复了坚定的严肃。

“那末，我们也该有个打算。”

“不错，我们几个人正在请示丞相，要设法逃出这北营，回到我们的军队里去。”

“好吧，我们便作这打算。不过，要机密。如今，他们是更不会放我归去的了；除了逃亡，没有其他的办法。”

杜浒道："我去通知随从们随时准备着。"

"得小心在意！"

"知道的。"

就在这一天下午，伯颜使天祥和吴坚、贾余庆辈一见。

"国家大事难道竟糟到这样地步了么？"天祥一见面便哭起来。

相对泫然。谁也不敢说话。

"老夫不难引决；惟有一个最后的希望，为国家祈请北主，留一线命脉。故尔偷生到此。"家铉翁啜泣道。

"北廷大皇帝也许可以陈说；伯颜辈的气焰不可向迩，没有什么办法。所以，为社稷宗庙的保全计，也只有北上祈请的一途。"贾余庆道。

天祥不说什么。沉默了一会。

唆都跑了来，传达伯颜的话道："大元帅请文丞相也偕同诸位老先生一同北上。"

天祥明白这是驱逐他北去的表示。在这里，他们实在没有法子安置他。但这个侮辱是太大！伯颜可以命令他！他不在祈请使之列，为何要偕同北上呢？

他想立刻起来呵责一顿；他决不为不义屈！他又有了死的决心。北人如果强迫他去，他便引决，不为偷生。

但这时是勉强的忍受住了，装作不理会的样子。

那一夜，他们都同在天祥所住的馆驿里。天祥作家书，仔细的处分着家事。

那五位，都没有殉国的决心。家铉翁以为死伤勇；祈而未许，死还未晚。吴坚则唯唯诺诺，一点主见也没有。贾余庆、谢堂、刘岊辈口气是那末圆滑，仿佛已有弃此仕彼的心意，只是不好说出口。

杜浒，在深夜里，匆匆的到了天祥寝处，面有喜色的耳语道：“国事大有可为！傍晚时，听说陈丞相、张枢密已有在永嘉别立朝廷的准备了；这是北兵的飞探报告的。伯颜很恐慌。”

“如天之福！”天祥仰天祷道。

他的死志又因之而徘徊隐忍的延下来。而逃亡之念更坚。

“有希望逃出么？”

杜浒摇摇头。“门外是三四重的守卫。大营的巡哨极严，行人盘查得极紧密。徒死无益。再等一二天看。”

“名誉的死”与“隐忍以谋大事”的两条路，在天祥心里交战了一夜。

“我们须为国家而存在，任何艰危屈辱所不辞！”他喃喃的梦语似的自誓道。

第三天，他们走了，简直没有一线的机会给天祥逃走。他只好隐忍的负辱同行。他的同来的门客都陆续的星散了。会弹古琴的周英，最早的悄悄的溜走。相从兵间的参谋顾守执也就不告而别。大多数的人，都是天祥在临行之前遣散了的。他们知道这一去大都，凶多吉少，便也各自打算，挥泪而别。不走的门客和随从们是十一个。杜浒自然是不走，他对同伴们说道：

“丞相到哪里去，我也要追随在他的左右。我们还有更艰巨的工作在后面。”

一个路分，金应，从小便跟在天祥身边的，他也不愿走，他是刚过二十的少年，意气壮盛，有些膂力。

“我们该追随丞相出死入生，为国尽力！”他叫道。

十一个人高声的举手自誓，永不相离。天祥凄然的微笑着；方棱的眼角有些泪珠儿在聚集，连忙强忍住了。

“那末，我们得随时准备着。说不定什么时候有事，我们应该尽全力保护丞相！”杜浒道。

仗节辞王室，悠悠万里辕！
诸君皆雨别，一士独星言！
啼鸟乱人意，落花销客魂。
东坡爱巢谷，颇恨晚登门。

杜浒悄悄的对天祥道：“我们等机会；一有机会，我们便走；疾趋军中，徐图恢复！路上的机会最多；请丞相觉醒些。一见到我的暗号，便当疾起疾走！”

“知道，我也刻刻小心留意。”

那一夜，船泊在谢村。他们上岸，住在农家。防御得稍疏。到了北营之后，永不曾听见鸡啼。这半夜里，却听得窗外有雄鸡长啼着。觉得有些异样，也有些兴奋。

他们都在灯下整理应用的杂物；该抛的抛下，该带的带着，总以便于奔跑为第一件事。灯下照着憧憧往来的忙乱的人影，这是一个颇好的机会。

杜浒吩咐金应道：“到门外看看有什么巡逻的哨卒没有?”

金应刚一动足，突闻门外有一大队人马走过，至门而停步，把破门打得嘭嘭的响。

吃了一惊，那主人战抖的跑去开门。一位中年的北方人，刘百户奉了命令来请天祥立刻下船。同来的有二三十个兵卒，左右的监护着。那逃走的计划只好打消。

但刘百户究竟是中国人，听了婉曲的告诉之后，便不十分的迫逼，竟大胆的允许到第二天同走。然防卫是加严了。

不料到了第二天清晨，大酋铁木儿却亲驾一只船，令一个回回人命里，那多毛的丑番，立刻擒捉天祥上船。那种凶凶的气势，竟使人有莫测其意的惶惑。杜浒、金应都哭了。他们想扑向

前去救护。

天祥道："没有什么，该镇定些。他们决不敢拿我怎样的。此刻万事且须容忍。以蛋碰石，必然无幸!"

他们个个人愤怒得目眦欲裂。可惜是没有武器在手，否则，说不定会有什么流血的事发生。

且拖且拉的把天祥导上了船，杜浒们也荷着行李，跟了上去。在船上倒没有什么，只是防备甚严。为祈请诸使乘坐的几只船都另有小舟在防守着；随从们上下进出，都得仔细的盘查，搜检。他们成为失了自由的人了!

听说刘百户为了没有遵守上令，曾受到很重的处分。几个色目人乘机进谗，说是中国人居心莫测，该好好的防备着。所以重要的兵目、首领，都另换了色目人。

八

那一夜，仍宿在岸上。有留远亭，北酋们设酒于亭上，请祈请诸使列坐宴饮。亭前燃起了一堆火。他们还忘不了在沙漠里住蒙古包的习惯。贾余庆在饮酒中间，装疯作傻，诋骂南朝人物无所不至，用以献媚于铁木儿。那大酋只是吃吃的笑。

更荒唐的是刘岊，说尽了平常人不忍出口的秽亵的话；只是想佞媚取容。诸酋把他当作了笑具。个个人在取笑他，以他为开玩笑的鹄的。他嘻嘻的笑着，恬然不以为耻。

天祥掉转了头，不忍看。吕文焕悄悄的对天祥道：

"国家将亡，生出此等人物，为南人羞!"

他并不答理文焕。半闭目的在养神，杂碎的笑语，充耳不闻，笑语也掷不到他的一个角隅来。

突然的一个哄堂的大笑。站在身边的杜浒顿足道："太该死

了！太该死了！假如有地缝可钻，我真要钻下去了。”

天祥张开了眼。不知从什么地方携来了一个乡妇，丑得可怕，但和北人甚习，恐怕是被掳来已久。北酋们命这乡妇踞坐在刘岊的身上，刘岊居然和她调戏。

一个贵酋指挥道：“怎么不抱抱这位老先生呢？”

乡妇真的双手抱住了他，咬唇为戏。刘岊还笑嘻嘻的随顺着。连吴坚也觉得难堪。

天祥且悲且愤的站了起来，踏着坚定的足步而去。吴坚、家铉翁、贾余庆也起而告辞。

远远的还听见亭上有连续的笑声，不知这活剧要进行到什么时候。

九

船到了镇江，诸祈请使和护送的北军们都暂扎了下来。镇江是一个四通八达的所在；对岸的扬州和真州都还在南军手里。北方的大军都驻在瓜州一带，在监视扬、真两军的举动。镇江的军队并不多。

天祥们在这里比较的可以自由。他住在一个小商店的楼上。杜浒们也随在左右。他们是十二个。

江上的帆船往来不绝，天祥天天登楼望远，希望能够得到一只船，载渡他们向真州一带去。一到了那里，他们便可脱险了。这事，杜浒担任下全责。

他天天上街打听消息。同伴们里有一个真州人余元庆，他熟悉这里的风土，也同在策划一切，杜浒道：

“这里再不走脱，更向北走，便不会有可脱之途了。但这事太危险。我准备以一死报丞相！”

天祥在袖中取出一支小匕首来，说道："我永远的带着这匕首，事不济，便以此自杀，决不再北行!"

如颠狂的人似的，杜架阁天天在酒楼闹市上喝酒胡闯。见一可谋的人，便强拉他为友，和他同醉。醉里，谈到了南朝的事，无不兴奋欲图自效。他便很大胆的倾心腑与之商谋，欲求得一船，为逃遁计。那人也慷慨激昂的答应了。

然而空船永远没有。所有的空船，都已为北军所封捉。往来商艇，几已绝迹。江上纷纷藉藉的不是北军的粮船，便是交通艇。每只船上都有"鞑子"或回回督压着。那当然是谈不到什么租赁的话，更不必说同逃。

这样的，杜浒见人便谈，一谈便商谈到租船的事；所商的不止十个人，还是一点影子都没有。

已经有了北行的消息。在这几天里，如果不及速逃出，那逃出的希望便将塞绝。

天祥天天焦急的在向杜浒打听，杜浒也一筹莫展的枉在东西奔走，还是没有丝毫的好消息。

说是第二天便要请祈请使们过江到瓜州，再由那边动身北去。

"再不能迟延下去了！怎么办呢?"天祥焦虑的说道。

"能同谋的人们，都已商量到的了，还是没有影响；昨天有一个小兵，说是可以尽力；他知道有一只船，藏在某地，可以招致。但到了晚上，他悄悄的来了，一头的大汗，劳倦得喘不过气来。那只船却不知在什么时候已被北军封去了。"

默默无言的相对着，失望的阴影爬上每个人的心头，每个人的心头都觉得有些凉冰冰的。

"只有这一个绝着了!"余元庆，一个真州人，瘦削多愁，极少开口，道："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不见已久，前天忽然在街

头遇见了，还同喝了一回酒，他告诉我，他现在北船里为头目。姑且和他商议看。事如可成，这是丞相如天之福；事不完成，为他所泄，那末，我们便也同死无怨！”

“只有走这末一个绝着了。”杜浒道。

“我已决意不再北行了；不逃出这里，便死在这里！”天祥坚决的说道。“只是诸位的意思怎样？”

“愿随丞相同生同死！”金应宣誓似的叫道。

“我们也愿随丞相同生同死！”余元庆和其他八个人同声说道。

他们是十二个。

“谁泄露此消息者，谁逃避不前者，愿受到最残酷的终局！”杜浒领导着宣誓说。

空气是紧张而又亲切，惶恐而又坚定。

十

余元庆在夕阳西下的时候，去访问他的旧相识吴渊，那位管那只北船的头目。吴渊热烈的欢迎他。

“难得您在这个时候光临。伙计，去打些酒来，买些什么下酒的菜蔬，我们得畅快的谈谈。”

“不必太费心了，只是说几句便走。”余元庆道。但也不拦阻伙计的出去。

“连年来很得意吧，吴哥。”余元庆从远处淡淡的说起。

吴渊叹了一口气：“不必提了，余哥；活着做亡国奴，做随了降将军而降伏的小卒，有什么意思！想不到鲍老爷那末轻轻易易的便开了城门迎降，牵累得我们都做了不忠不义之徒，臭名传万世！还不如战死了好！最难堪的是，得听鞑子们的呼叱。那批

深目高鼻，满脸是毛的回回们更凶暴得可怕。他们也是亡国奴，可是把受到的鞑子们的气都泄在我们的身上。余哥，不瞒您说，您老是大忠臣文丞相的亲人，也不怕您泄漏什么，只要有恢复的机会，我是汤便汤里去，火便火里去，决无反悔！总比活着受罪好！我是受够了鞑子们回回们的气了！一刀一枪的拚个你死我活，好痛快！”

吴渊说得愤激，气冲冲的仿佛手里便执着一根丈八长矛，在跃跃欲试的要冲锋陷阵。他的眼眦都睁得要裂开，那样凶狠狠的威棱，是从心底发出的勇敢与郁愤！“可是咱们失去这为国效力的机会！”说时，犹深有遗憾。

余元庆知道他是一位同心的人，故意的叹口气，劝道：“如今是局势全非了；皇帝已经上表献地，且还颁下诏书，谕令天下州郡纳款投诚。我辈小人，徒有一身勇力，能干得什么事！只怕是做定了亡国奴了！”

吴渊愤懑的叫道：“余哥，话不是这么说！姓赵的皇帝投了降，难道我们中国人便都随他做了亡国奴！不，不，余哥，我的身虽在北，我的心永远是南向的。我委屈的是和鞑子们周旋，只盼望有那末一天，有那末一个人，肯出来为国家尽力，替南人们争一口气，我就死也瞑目！”说到这里，他的目眶都红了，勉强忍住了泪，说下去：

“余哥，别人我也不说，像文丞相，难道便真的甘心自己送入虎口么？我看，一到了北廷，是决不会让他再归来的。”

余元庆再也忍不住了，热切的感情的捉住了吴渊的手掌，紧握不放，说道：

“吴哥，我们南人们得争一口气！我也再不能瞒住您不说了！文丞相却正是为此事苦心焦虑。他何尝愿意北去，他是被劫持着同走的。在途中，几次的要逃出，都不能如愿。如今是最好的一

个逃脱的机会；这个机会一失，再北行便要希望断绝。我此来，正要和吴哥商量这事。难得吴哥有这忠肝义胆！吴哥，您还没有见到像文丞相那末忠贞和蔼的人呢，真是令人从之死而无怨。朝里的大臣们要个个都和他一样，国事何至糟到这个地步呢？还有相从的同伴们像杜架阁、金路分们也都是说一是一的好汉们，可以共患难，同死生的。吴哥，说句出于肺腑的话，要不，我为何肯舍弃了安乐的生涯而甘冒那末可怕的艰危与险厄呢？临来的时候，文丞相亲口对我说过：吴哥如果肯载渡他逃出了北军的掌握，他愿给吴哥以承宣使，并赐白银千两。”

“这算什么呢？救出了自己国里的一位大臣，难道还希冀什么官爵和赏金！快别提这话了。余哥，您还不明白我的心么？”他指着心胸，“我恨不剖出给您看！”

“不是那末说，吴哥，”余元庆说，“我不能不传达文丞相的话，丞相也只是尽他的一分心而已。丞相建得大功业，恢复得国家朝廷，我们相随的人，可得的岂仅止此！且又何尝希冀这劳什子的官和财！我们死时，得做大宋鬼，得眠歇在一片清白的土地上，便已心满意足了。不过，丞相既是这末说，吴哥也何必固拒？”

吴渊道：“余哥呀，我们干吧，您且引我去看看丞相，我为祖国的人出力，便死也无怨！至于什么官赐，且不必提；提了倒见外，使我痛心！我不是那样的人！”

余元庆不敢再说下去。那位伙计恰才回来，手里提了一葫芦的酒，一包荷叶包着的食物，放在桌上。

“不喝了吧，余哥，咱们走！”吴渊道。

街上，巡哨的尖兵，提锣击柝，不断的走过。但吴渊有腰牌，得能通行无阻。

“好严厉的巡查！”余元庆吐舌说道。

“整街整巷的都是巡哨，三个人以上的结伴同行，便要受更严厉的盘查。”

余元庆心下暗地着急：“怎样能通过那些哨兵的防线而出走呢，即使有了船。”

“一起了更，巡哨们便都出来了；都是我们南人，只是头目是鞑子兵或色目兵。只有他们凶狠，自己人究竟好说话。我这里地理也不大熟悉，不知道有冷僻点的路可到江边的没有？”

“且先去踏路看，”余元庆道。“有了船，在江边，走不出哨线，也没有用处。”

他们转了几个弯，街头巷口，几乎没有一处无哨兵在盘查阻难的。

这把吴渊和余元庆难住了。他们站在一个较冷僻的所在，面对面的观望着，一毫办法也没有。

前面一所倾斜的茅屋里，隐约的露出了灯光。吴渊恍若有悟的，拉了余元庆的手便走：“住在这屋里的是一个老军校，他是一个地理鬼，镇江的全城的街巷曲折，都烂熟在他的心上。得向他探问。可是，他是一个醉鬼，穷得发了慌，可非钱不行。”

“那容易办，”余元庆道。

一个老妇出来开了门，那老头儿还在灯下独酌。见了吴渊，连忙站了起来，行了礼，短舌头的说道：“吴头目夜巡到这里，小老儿别无可敬，只有这酒，请暖暖冷气。”说时，便要去斟。吴渊连忙止住了他，拉他到门外，说道：“借一步说话。”

给门外的夜风一吹，这老头儿才有些清醒。吴渊问道：“你知道从鼓儿巷到江边，有冷僻的道儿没有？”

老头儿道：“除了我，问别人也不知。由鼓儿巷转了几个弯，——一时也说不清走哪几条小巷，——便是荒凉的所在。从此落荒东走，便可到江岸，可是得由我引道，别人不会认得。”

吴渊低声的说道："这话你可不能对第二个人提，提了当心你的老命！我有一场小财运奉送给你，你得小心在意。明儿，也许后儿的夜晚，有几位客人们要从鼓儿巷到江边来，不想惊动人，要挑冷巷走，由你领路，到了江边，给你十两白银。你要是把这话说泄漏了，可得小心，你逃不出我的手掌心儿！"

老头儿带笑的说道："小老儿不敢，小老儿不敢！"

他们约定了第二天下午再见面。

十一

那一夜把什么事都准备好了。吴渊去预备好船只，桅上挂着三盏红灯，一盏绿灯为号。第二天黄昏时便在船上等候，人一到齐，便开船。

杜浒和余元庆预备第二天一清早便再去约妥那领路的老头儿，带便的先踏一踏路。

一切都有了把握。文天祥整夜的眼灼灼的巴望着天快亮，不能入睡。杜浒也兴奋得闭不上眼。少年的金应，没有什么顾虑，他头脑最单纯，他最乐观，一倒下头便酣睡，如雷的鼾声，均匀的一声声的响着。

邻家第一只早鸡的长啼，便惊动了杜浒；他一夜只是朦朦胧胧的憩息着。

天祥在大床上转侧着。

"丞相还不曾睡么？"杜浒轻声的说道。

"怎么能够睡得着。"

金应们的鼾声还在间歇而均匀的作响。鸡声又继续的高啼几响。较夜间还冷的早寒，使杜浒把薄被更裹紧了些。

但天祥已坐起在床。东方的天空刚有些鱼肚白，夜云还不曾

散。但不一会儿，整个天空便都泛成了浅白色，而东方却为曙光所染红。

鸡啼得更热闹。

杜浒也起身来。余元庆被惊动，也跳了起来。

那整个的清晨，各忙着应做的事。

但瓜州那边的北军大营，却派了人来说，限于正午以前渡江。脱逃的计划，几乎全盘为之推翻。

又有一个差官来传说，贾余庆、刘岊们都已经渡江了。只有吴坚因身体不爽，还住在临河的一家客邸里，动弹不得。文天祥乘机便对差官说，他要和吴丞相在明天一早渡江，此时来不及，且不便走路。

那位狞恶的差官，王千户，勉强的答应了在第二天走；但便住在那家店里监护得寸步不离。

天祥暗地里着急非凡，只好虚与敷衍，曲意逢迎。在那永远不见笑容的丑恶的狠脸上，也微有一丝的喜色。杜浒更倾身的和他结纳，斥资买酒，终日痛饮。那店主人也加入哄闹着喝酒。到了傍晚，他们都沉醉了，王千户不顾一切的，伏在桌上便熟睡。店主人也归房憩息。

余元庆引路，和杜浒同去约那老头儿来，但那老头儿也已轰饮大醉，舌根儿有些短，说话都不清楚。杜浒十分的着急，勉强的拉了他走。那老妇人看情形可疑，便叨叨絮絮的发话道："鬼鬼祟祟的图谋着什么事！我知道你们的根柢，不要牵累到我们的老头儿。你们再不走，我便要到哨所去告发了！"

想不到的恐吓与阻碍。杜浒连忙从身边取出一块银子，也不计多少，塞在那老妇人的手上，说道："没有什么要紧的事，请你放心。我们说几句话便回的。这银子是昨天吴头目答应了给他的，你先收了下来。"

白灿灿的银光收敛了那老妇人的凶焰。

老头儿到了鼓儿巷，大家用浓茶灌他几大碗，他方才有些清醒。

“现在便走了么?”杜浒道。

“且慢着，要等到深夜，这巷口有一棚鞑子兵驻扎着，要等他们熟睡了方可走动。出了这巷口，便都是僻冷的小弄，不会逢到巡哨的了。”老头子说道。

王千户还伏在桌上熟睡，发着吼吼的鼾声，牛鸣似的。

谁都不敢去惊动他。他一醒，大事便去，连他的一转侧，一伸足，都要令人吓得一跳。二十多只眼光都凝注在他身上。

一刻如一年的挨过去！听着打二更，打三更。个个人的心头都打鼓似的在动荡，惶惑的提心吊胆着。

“该是走的时候了，”老头儿轻声道，站了起来，在前引路。杜浒小心在意的把街门开了，十几个人鱼贯而出。天上布满了白云，只有几粒星光。不敢点灯笼，只得摸索而前，盲人似的。

街上是死寂的沉静，连狗吠之声也没有。他们放轻了足步，偷儿般的，心肝仿佛便提悬在口里。蓬蓬的心脏的鼓动声，个个人自己都听得见。

老头儿回转头来，摇摇手。这是巷口了。一所破屋在路旁站着，敞开着大门，仿佛张大了嘴要吞下过客。门内纵纵横横的睡着二十多个“鞑子”兵。鼾声如雷的响，在这深夜里，在逃亡者听来，更觉得可怖。

在屋前，却又纵纵横横的系住十多匹悍恶的坐马，明显的是为了挡路用的。一行人走近了，马群便扰动起来，鼻子里嘶嘶的喷吐着气，铁蹄不住的踏地，声音怪响的。

一行人都觉得灵魂儿已经飘飘荡荡的飞在上空，身无所主，只有默祷着天神的护佑。他们进退两难的站在这纵横挡道的马匹

之前，没有办法。

亏得余元庆是调驯马匹的惯手，金应也懂得这一行。他们俩战战兢兢的先去驯服那十多匹的悍马，一匹匹的牵过一旁，让出一条大路来，惊累得一头的冷汗，费了两刻以上的时间，方才完事。

他们过了这一关，仿佛死里逃生，简直比鬼门关还难闯。没有一个人不是遍体的冷汗湿衣。文丞相轻轻的喟了一口气。

罗刹盈庭夜色寒，人家灯火半阑珊；
梦回跳出铁门限，世上一重人鬼关！

十二

更生似的，他们登上了船板。立刻便开船。吴渊掌着舵，还指挥着水手们摇橹。

咿咿哑哑的橹声，在深夜里传来，更显得清晰。长江的水，迎着船头，拍拍的作响，有韵律似的。

船里没有点灯，黑漆漆的伸手不见五指。他们是十二个，沉默的紧挤的坐着，不知彼此心里在想什么。

他们并不曾松过一口气，紧张的局面俨然的还存在着。江岸两边，北军的船只织梭似的停泊着，连绵数十里不断。鸣梆唱更，戒备极严。吴渊那只船，就从这些敌船边经过，战兢兢的惟恐有什么人来盘问。

想要加速度的闯出这关口，船摇得却像格外的慢。好久好久，还不曾越出那些北船的前面。

到了七里江，北船渐渐稀少了。后面是一片的灯光，映在江

上，红辣辣的；嘈杂的人声似梦语似的隐约的掷过来。

前面是空阔的大江，冷落孤寂，悄无片帆。很远的所在，有一二星红光在间歇的闪烁，大约是渔火吧。

江水墨似的黑，天空是闷沉沉的，一点清朗之意都没有。那只船如盲人似的在这深夜里向前直闯；没有灯光，也没有桅火。假如没有橹桨的咿咿声，便像是一只无人的空艇。

后方的人声已经听不见，血红的热闹的火光，变成了一长条一长条的红影子，映在水上，怪凄凉的。

杜浒长长的吐了一口气，刚要开口说话，却听得江上黑漆漆的一个角隅，发出一声吆喝：

“是什么船只，在这夜里走动?”

惊得船上的人们都像急奔的逃难者，一足踏空在林边的陷阱上一样，心旌飘飘荡荡的，不知置身于何所。

船梢上吴渊答道：“是河豚船。”

“停止!”那在黑暗里截阻来往船只的巡船的人叫道。

吴渊和水手们手忙足乱的加劲的摇，想逃出这无幸的不意的难关。

巡船上有一个人大叫道：“是歹船！快截住它!”

仿佛有解缆取篙的声音。巡船在向吴渊的那只船移动来。吴渊明白，北人所谓“歹船”，便是称奸细或暗探的船只之意，被截住，必定是无幸的。

船上的人们如待决的死囚似的，默不出声，紧紧的挤在一处。文丞相在摸取他袖中的小匕首。如被获了，他不入水则必以此小匕首自刭。

他们那些人冷汗像细珠似的不断的渗透出皮肤之外来。

吴渊的手掌上也粘滑得像塑过油膏。

连呼吸都困难异常。

但巡船终于没有来。这时江水因退潮落得很低，巡船搁浅在泥滩上，急切的下不了水，便也不来追。

江风像呼啸似的在吹过，水面动荡得渐渐厉害起来，白色的浪沫，跳跃得很高。

吴渊道："起风了，快扯上大篷。"

船很快的向前疾驶，不假一毫的人力，水浪激怒的在和船底相冲击。

"大约，像这样的顺风，不到天亮，便可以达到真州城下了。真是亏得江河田相公的护佑!"

大家都方才松了那口气。

船由大江转入运河，风却静了下来。船仿佛走得极慢，水手们出全力摇桨撑篙，有时还上岸几个人，急速的拽缆向前。但心里愈着急，仿佛这船移动得愈慢。天色渐亮，金应、余元庆们都已齁齁的入睡，鼾声彼此相应。文天祥却仍是双眼灼灼，一毫睡意也没有。

他怕北船从后面追蹑而来，又怕北兵有哨骑在河岸上，恨不得一篙便到真州城下，始终是提心吊胆的。

远远的在晨光里望见了真州的蜿蜒的城墙。城中央的一座高塔，也可看得到。玫瑰色的曙光正从东方照射在塔顶上。万物仿佛都有了生气。

随从们陆续的从睡里醒来，匆匆的在收拾包裹。

天祥的心里，也像得着太阳光似的，苏生了过来。

但这船不能停泊在城下；潮水正落，船撑不进内河，只好停在五里头。大家起岸，向城走去。城外荒凉得可怕。没有一家茅舍；四望无际，半个人影儿都没有。这一队人，匆匆的急速向城门走去。走的时候，还频频回头，只怕不意的有追骑赶上来，他们成了惊弓之鸟。

吴渊没有同来，他留在船上，要候潮水把船撑到城边来。

但终于不再见到他。听说那一天的正午，有北军的哨马到了五里头。这位忠肝义胆的壮士，其运命是不难知的!

十三

他们是十二个。到了真州城下，恰恰开了一扇城门，放百姓们出来打樵汲水。百姓们都惊怪的围上了他们，东盘西问的。守城的将士们也皆出来了。

杜浒向他们说道："这文丞相在镇江北营里走脱，径来投奔。请哪位到城里去报告太守一声。"

金应叹着气，说道："一路上好不容易脱险!"

一个小头目说道："请丞相和诸位先进了城门。"同时吩咐一个兵卒，立刻去通知苗太守。

天祥和随从们都进了城。城墙并不高，街道也很窄小。行人却拥拥挤挤的，都是乡间逃难来的。商店都半掩上了门，也有完全闭却了的。是兵荒马乱的时候的景象！那位小头目引导着他们向太守衙署走去。

在中途，太守苗再成也正率领了将官们来迎接。他是认识文丞相的，当丞相统兵守平江府时，他曾因军事谒见过几次。

苗太守要行大礼，但天祥把他扶住了。亲切的紧握住了他的手，一时说不出话来，只是不由自主的哀号不已。苗太守也哭了起来。道旁的观者们，也有掩面落泪的。

"想不到今生得再见中国衣冠！真是重睹天日!"良久，天祥感慨的说道，泪丝还挂在眼眶边上。

观者夹道如堵，连路都被塞住了。

"京城已失，两淮战守俱困。丞相此来，如天之福。真州可

以有主宰了！虏情，丞相自了如指掌。愿从麾下，同赴国仇！”苗太守婉婉的说道，一边吩咐侍从们在人群里辟出一条路来，让丞相走过。

到了州衙里，苗再成匆匆忙忙的收拾出清边堂，请文丞相暂住。便在堂上设宴款待丞相和同来的人们，诸重要将佐和幕客们也都列席。

在宴席上，苗再成慷慨激昂的陈说天下大事；与宴的，个个人说起蒙古人来，无一不有不共戴天，愿与一拚的悲愤。

“两淮的兵力是足以牵制北军的。士气也可以用。他们本不敢正眼儿一窥两淮。只可惜两淮的大将们薄有嫌隙，各固其圉，不能协力合作。天使丞相至此，来通两淮脉络。李公、夏老以至朱涣、姜才、蒙亨诸将，必能弃前嫌而效力于丞相麾下的。某的一支兵，愿听丞相指使。”苗再成出于至诚的说道。

“这是天使中国恢复的机会！有什么可使两淮诸将合作的途径，我都愿意尽力。现在不是闹意气的私斗的时候！合力抗敌，犹恐不及，岂能自相分裂！这事，我必以全力赴之。夏老，某虽不识其人，想无不可以大义动的。李公曾有数面，必能信某不疑。”天祥说道。

“虏兵全集中于浙中；两淮之兵，突出不意，从江岸截之，可获全胜。”再成说道。

“浙江闻有陈丞相主持军事，二王亦在彼，天下义士们皆赴之；闻两淮报，必能出兵追击，虏帅可生致也！”天祥说道。

他们热烈的忠诚的在划策天下事，前途似有无限的光明。幕客们和部将们皆喜跃。大家都以为中兴是有望的，只是不测李、夏诸人的心意。

“有丞相主持一切，李、夏二公必会弃嫌合作无疑。”一个瘦削的幕客说道。

“但得先致札给他们，约定出兵的路径和计划，”再成道。“就请丞相作书致夏老、李公和诸郡，再成当以复帖副之。不出数日，必见分晓。”

就在清边堂上，忙忙碌碌的磨墨折纸，从事于书札写帖。天祥高高兴兴的手不停挥的把所有的札帖，一封封的写毕；忠义之怀，直透出于纸背；写得是那末恳切，那末周至，那末沉痛，那末明白晓畅，就是骄兵悍将读之，也将为之感泣。

苗再成也追随着忙碌的在写复帖。全堂上只听见簌簌的笔尖触纸的急促细碎的响声；间以隆隆的磨墨的动作。

谁都没有敢交谈。然而空气是热烈而亲切，光明而紧张。一个恢复中原的大计划的轮廓，就摆放在大众之前；他们仿佛便已看见“鞑子”兵的狼狈败退，汉族大军的追奔逐北。

杜浒的眼光，不离的凝望在文丞相的身上；他那不高不矮的身材，蔼然可亲的清秀的面部，一腔的热血赤诚，在杜浒看来，是那末样的伟大可爱！他望着丞相的侧面。丞相坐在一把太师椅上，手不停挥的在写，热血仿佛便随了笔尖而涌出。虽焦虑用力，但兴奋异常。未之前见的高兴与舒畅。

“也不枉了丞相冒万死的这趟逃出，”杜浒在心底自语道；他也感到充分的快适，像初冬在庭前曝于黄澄可爱的太阳光里一样，光明而无所窒碍。

十四

天天在等待着诸郡的复札。策划与壮谈，消磨了清边堂上的时间。文天祥和他的随从们，这几天来，都已充分的恢复了疲倦，把几天前脱逃的千辛万苦，几乎都忘记干净。只是余元庆，那个瘦削多愁的本地人，却终日在想念着他的朋友吴渊。也曾托

几个人到五里头去打听消息，连船都不见。他是遭难无疑。想起了便心痛，却不敢向文丞相提起，怕他也难过。

到了第三天，苗再成绝早的便派人来请丞相，说早食后看城子。天祥很高兴的答应了。

过了一会，一位偏将陆都统来请丞相上小西门城上闲看，杜浒们也都跟随了去。

城是不高，却修建得很坚固；城濠也深，濠水绿得可爱。岸边还拖挂着些未融化尽的碎冰块。微风吹水，粼粼作波，饶有春意。郊原上野草也都有绿态，在一片枯黄里，渐钻出嫩绿的苗头来。只是没有树，没有人家。一望无际的荒原。远处，有几个池塘，映在初阳下，闪耀有光。这怕是可怜的春日孤城的唯一点缀。

天祥觉得胸次很光明，很舒畅，未之前有的放怀无虑。春晨的太阳光，那末晶洁，和暖的晒在他身上。冬衣有些穿不住。春风一阵阵吹拂过城头，如亲切的友人似的在抚摸他的面颊和头发。

但又有一个王都统上了城头，说道："且出到城外闲看。"

他们都下了城，迤逦的走出城外。

"扬州或别的地方有复札来了么？"丞相问道。

"不曾听见说有，"王都统说道，但神气有些诡秘。

良久，没有什么话，天祥正待转身，王都统突然的说道："扬州捉住了一个奸细，他说是逃脱回来的人，供得丞相不好。他在北中听见，有一丞相，差往真州赚城。李公有急帖来，这样说。"

如一个青天的霹雳，当头打得天祥闷绝无言。杜浒、金应立刻跳了起来："这造谣的恶徒！"几乎要捉住王都统出气。

余元庆叹惋道："总不外乎北人的反间计。"

来不及听天祥的仔细的问，陆和王已经很快的进了城。小西门也很快的闭上了。

被关在城外，彷徨无措，不知道怎么办好。天祥只是仰天叹息，说不出半句话来。

金应对天哀叫道："难道会有人相信丞相是给北人用的么?"

杜浒的精悍的脸上，因悲愤而变苍白无人色，他一句话都没有，也无暇去安慰丞相。他不知道自己置身在什么地方，他不曾有过比这更可痛的伤心与绝望。

这打击实在太大了。

他们是十二个。彷徨，徘徊于真州城下，不能进，也不能退。比陷在北虏里更可惨。如今他们是被摈绝于国人！"连北虏都敬仰丞相的忠义，难道淮人偏不信他吗！"金应顿足道。

余元庆的永久紧蹙着的眉头，几条肉纹更深刻的凹入。杜浒如狂人似的，咬得牙齿杀啦杀啦的响。他来回的乱走着，完全失了常态。

"我不难以一死自明，"丞相梦呓似的自语道。

杜浒不说半句话，两眼发直。

突然的，他直奔到城濠边，纵身往濠水里便跳。

金应们飞奔的赶去救。余元庆拉住了他的衣，及时的阻止了他的自杀。

他只是喘着气，不说什么。大家忘记了一切，只是围住了他，嘈杂的安慰着。过了一会，他哇的一声，大哭起来。极端的悲愤，摧心裂肝的伤戚的倾吐！

谁都劝不了他。金应也呜咽的坐在地上，这是他少有的态度。文丞相挂着两行清泪，紧握住杜架阁的手，相对号啕。

荒原上的哭声，壮士们的啜泣，死以上的痛心！这人间，仿佛便成了绝望的黑暗的地狱。太阳光也变得昏黄而凄惨。

城头上半个人影也没有出现。

过度的打击与伤心——有比被怀疑、被摈弃于国人的烈士们更可痛心的事么？——使得他们摇动了自信，灰心于前途的恢复的运命。

颓丧与自伤，代替了悲愤与忠勇。他们甚至怀疑到中国人有无复兴的能力。怀疑与猜忌，难道竟已成了他们不可救药的根性了么？

敌人们便利用了这，而实行分化与逐个击破的不战而胜的政策。

良久，良久，究竟是文丞相素有涵养，首先挣扎着镇定了下来。"我不难一死以自明，"他又自语道。"但难道竟这样的牺牲了么？不，不！这打击虽重，我还经得起，杜架阁，"他对杜浒道。"我们应该自振！危急的国家在呼唤我们！这打击不能使我们完全灰了心！我们该怜恤他们的无知与愚昧！但该切齿的还是敌人们的奸狡的反间！我们该和真正的敌人们拚！一天有生命在着，一天便去拚！我们不是还健全无恙么！来，杜架阁，不必再伤心了。敌人们逼迫得愈紧，我们的勇气应该愈大！诸位，都来，我们且商量个办法，不要徒自颓唐丧志。"天祥恢复了勇气，这样侃侃的说。

杜浒还是垂头懊丧着；但那一场痛哭，也半泄去了他的满腔的怨愤。

"只是，这一场伤心事，太可怕了！我宁愿被掳，被杀于敌人们手里，却不愿为国人所摈弃，所怀疑！"杜浒叹息道。

"我们准备着要遇到更艰苦的什么呢。这场打击，虽使我太伤心，但不能使我绝望不前！"天祥道。

他的镇定与自信，给予杜浒们以更挣扎着向前的最后的勇气。

秦庭痛哭血成川，翻讶中原背可鞭。
南北共知忠义苦，平生只少两淮缘！

十五

在悲愤忙乱间，不觉到了晌午。他们还没有想到向哪里去。

太阳光逐渐的强烈起来，晒得他们有些发燥。一片的荒原，没有一株绿树。从早食后，还不曾吃过什么。个个人腹里的饥虫开始有些蠢动，可是连热水都无从得到。

“取最近的一条路，还是向扬州去吧！李庭芝是认识的，见了面，剖析明白，也许误会便可销息。”天祥道。

“扬州是万不可去。说不定，不分皂白的便被当作了奸细，”杜浒说道，他的心还在作痛，怨恨淮将们入骨！

金应饿得有些发慘，他早上吃得太少，急于要随同出来看城子。“就是到扬州去吧。”他道，“死在自己人手里，总比死在鞑子刀下好些。徘徊在这旷原上，总不是一回事。”

“扬州万不可去，”杜浒坚决的说道。

徘徊，彷徨；逐渐向东倒的人影映在荒原上，也显得踌躇仓皇的样子。

小西门开了。金应喜得跳起来，还以为是再迎他们入城。但杜浒却在准备着最后的一着，以为有什么不测。

两个骑士从城里跑了出来，城门随又闭上了。这两骑士到了文丞相面前，并不下马，说是义兵头目张路分和徐路分，奉命来送，“看相公去哪里？”

天祥道：“没有办法，只好去扬州，见李相公。”

张路分道：“奉苗安抚命，说相公不可到扬州去。还是向他

处去好。”

“淮西为绝境，三面是敌。且夏老未见过面；只好听命于天，向扬州去。”天祥道。

二路分道：“走着再说。”

茫然的跟随了他们走。城门又开了，有五十人腰剑负弓，来随二路分。他们带了天祥们的衣被包袱来送。行色稍稍的壮旺。但那二路分意似不可测。

余元庆悄悄的向杜浒道：“这一带的路径我还熟悉，刚才走的是向淮西的路，不是到扬州去。且站住了问问看。”

二路分却也便站住了。真州城还蜿蜒的在望。城里的塔，浴在午后的太阳光里，也还挺丽可爱。但天祥的心绪和来时却截然的不同，还带着沉重的被摈斥的悲愤。

那五十名兵拥围住了天祥。二路分请天祥，说是有事商量，请前走几步。杜浒、金应紧跟在天祥身旁，恐有什么不测。

走了几步，他们立在路旁谈。

张路分道：“苗安抚是很倾心于相公的；但李相公却信了逃人的话，遣人要安抚杀了丞相。安抚不忍加害，所以差我们来送行。现在到底向哪里去呢?”

天祥道：“只是向扬州，也没有别的地方可去。”

“扬州要杀丞相怎样办呢？且莫送入虎口。”

“不，莫管我，且听命由天。”

“但安抚是要我们送丞相到淮西。”

“不，只要见李相公一面。他要信我，还可出兵，以图恢复；如不信我，便由扬州向通州路，道海向永嘉去。”

张路分道：“不如且在近便山寨里少避。李相公是决然不会容丞相的。”

“做什么！合煞活则活，死则死，决于扬州城下！”

张路分道：“安抚已经预备好一只船在岸下，丞相且从江行。扬州不必去。归南归北都可以。”

李路分只是不开口，恶狠狠的手执着剑把，目注在文丞相身上，仿佛便要拔剑出鞘。金应也在准备着什么。

但天祥好像茫然不觉的；听了张路分的话，却大惊。

“这是什么话！难道苗太守也疑心我！且任天祥死于扬州城下，决不往他处！”

二路分见天祥那末样的坚定与忠贞，渐渐的变了态度。李路分道：“说了实话吧；安抚也在疑丞相；他实是差我们见机行事的。但我们见丞相一个恁么人，口口是大忠臣，如何敢杀相公！既是真个去扬州，我们便送去。”

金应对杜浒吐了吐舌头，但他们相信，危险已过，便无戒备的向前走去。他们走上向扬州的大道。

张路分又和丞相说起，丞相走后，真州贴出了安民榜，说是，文相公已从小西门外，押出州界去讫。

天祥听了这话，只有仰天浩叹，心肚里分别不出是苦、辣、酸、甜。

天色渐渐黑了下来。暮霭朦胧的笼罩了四野。四无居民，偶遇有破瓦颓垣，焦枯的柱子还矗立在砖墙里，表现出兵火的余威。

他们肚子里饿得只咕咕的响叫，金应实在忍不住了，便向小兵们求分他们携来的干粮。

二路分索性命令他们，把干粮分些给杜浒们同吃；也把他们自己所带的，献上一份给文丞相。

随走随食，不敢停留一刻。张路分道：“经过的都是北境；‘鞑子’兵的哨骑，常在这一带巡逻，得小心戒备。”谁都寂寂的不敢说话。

远远的所在,灯火如星光似的一粒粒的现出。张路分指点道:“这一边是瓜州,‘鞑子’兵大营盘在那里呢。”走了一会,又道:“那边的一带灯光,便是扬子桥,‘鞑子’兵也防守得很严。”

仿佛听得刁斗的声音,在荒野莽原听来,一声声远远的梆子响,格外凄厉得可怕。

到了二更,离扬州还有二十多里路。二路分却要赶在天明以前回真州城,便告了辞。

他们仍是十二个,在旷野中踯躅着。夜已深,无垠的星空,大圜帐似的罩在大地之上。他们是那样的渺小,在这孤寂的天与地间行走着。

余元庆在前引着路。他久住在扬州,附近一带的道路,比他本乡的真州还要熟悉。

一天的行路,疲倦得要软瘫下来。好容易见到扬州城。两足是拖着走似的,到了西门。城门早已闭上了,等候天明进城的人很多,狼藉的枕卧在地上。左近有三十郎庙,经过兵火,只存墙阶,他们都入庙,躺在地上憩息着。

城头上正打三更。风渐渐的大起来,冷得发抖。金应从衣包里取出棉衣来给文丞相披上。新月早已西下,阶上有冷湿的霜或露。金应们凄凄楚楚的互相依靠着取暖。

他们悄寂的各在默想什么,并不交谈。

不知时间是怎样爬过,城头上又已在打四更。城下候门的人们已有蠢蠢的起身的。城头上也有人在问话,盘诘得极严。杜浒且去杂在他们中间。据说,见得眼生和口声不对的,便当奸细捉了。必须说出城里的住址与姓名来,方得入城。

他回到三十郎庙,对文丞相道:“看情形,扬州是进不去,何必入虎口呢!两淮军决无可作为!李庭芝既有急帖到真州要杀丞相,必无好意可知。即使无恙,说服了他,也决不会有什么了

不得的作为的，绝对的犯不着牺牲于此。”

天祥的心有点开始动摇。“那末，怎么办好呢?”

“还是趁早的直趋高邮，到通州渡海，归江南。看二主，别求报国之道。”

金应道：“这里到通州，有五六百里路呢；一路上都是北军的哨骑，怎么通得过呢？不如死在扬州城下，也胜似死在鞑子手里，何况未必见杀呢!”

杜浒道：“你不要忘记了我们是刚从鞑子们掌握中逃脱出来的，在那末严重的守卫之下，我们都能脱出，何况如今呢！虽为路五六百里，决无他虑，只要小心。”

余元庆深思的说道：“此地到高邮，有一条僻径，我是认得的。不过要走过许多乱山小路，鞑子们不会知道这些小山路的，想不会遇哨。”

杜浒道：“况且我们脱出时，原不曾想在两淮立足，本意不是要南趋永嘉，以图大计么？何必又中途变计！丞相以一身系国家安危，必须自重，万不可错走一步。还有，我们的兵士们也还在婺、处等候着我们呢!”

天祥立刻从地上跳了起来：“不错，我见不及此！几乎又走错了一步。那李庭芝，胆小如鼠，决不能有为，我是知道他的；就是肯合作，也不会成功。我们走吧！向海走去！我们的兵士们在等候着!”

本是疲倦极了的，如今却又要重上征途了。为了有了新的希望，精神重复抖擞着，离开扬州城，斜欹的走去。

十六

整整的走了一天，都是羊肠鸟道，有时简直没有路迹可循。

那一带没有山居的人，也没有茅舍小庙，有银子买不到东西充饥，大家饿了一天。金应那小伙子，饥饿得要叫唤起来，但忍住了千万的怨恨，不说什么。

天祥走得喘不过气来，扶在余元庆的身上，勉强的前进。有几次，实在走不动，便像倒了似的，坐在荒草上，一时起不来。休息了好一会，方才再得移动。

到了一个山谷里。夜色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爬在天上，镰刀似的新月纤秀的挂在东方。

“过了这山谷，便近高邮了，是一条大道。只怕山顶上有哨兵。我们得格外小心。别开口，足步走得轻些，最好躲在岩边树隙里走。”余元庆悄声的说道。

“前面是桂公塘，有个土围，我认得。原是一个大牛栏，如今栏内大约不会有牛匹了。到那里憩息一夜，养好了足力，绝早便走。除此可隐蔽的以外，四望都是空旷之所，万不能住下。有几户山民，不知还住在屋里否？但我们万不可去叩门，鞑子兵也许会隐藏在那里。”余元庆又道，在这条路上，他是一个向导，一个统帅，他的话几乎便是命令。

他们暂时占领了这土围。金应们不一会便都睡着了；只有天祥和杜浒是警醒着。风露渐凉起来，只有加厚衣在身，紧紧的裹住。夜天的星光，彼此在熠熠的守望着，正像他们的不睡。

新月已经西沉，乌云又已被风所驱走。繁星的夜天，依然是说不出的凄美动人。

文丞相和杜浒都仰头向天，好久好久的不言不动。

仿佛已经过了三更天的光景。山道上，远远的传来嘈嘈杂杂的马蹄声。

杜浒警觉的站了起来：“不是马蹄声么？”

“这时候难道有哨骑出来？”

“不止数十百骑，那声响是嘈杂而宏大。”

余元庆也被惊醒过来。“是什么声响?”

“决然是马队走过。马蹄踏在山道上的声响，仿佛更近了些。但愿不经过这土围!”

余元庆凄然的说道：“只有这一条大道!”

杜浒有些心肺荡动，“这一次是要遭到最后的劫运了!”他自己想道。

骑兵队愈走愈近。宏大而急速的马的蹄声，听得很清晰。金应们也都醒了来，面面相觑，个个人都惊吓得没有人色。

上下排的牙齿，似在相战；膝头盖也有些软瘫而抖动。只有天祥和杜浒还镇定。

天祥又探握着他的小匕首，预备在袖口里。

马蹄声近了，更近了；嘶嘶叱叱的马匹的喷气声也听得到。马上的骑士们的偶发的简语，也明晰可闻。大家都站了起来，以背负土墙而立，仿佛想要钻陷入墙隙里一样。

就在土墙外而走过。一骑，二骑……数十数百骑，陆续的过去。仿佛就在面前经过，只隔了一座墙。土墙有些震撼，足下的地，也似应和着外面的马蹄的践踏而响动着。

总有两刻钟还没有走完。

难堪的恐怖的时间!

“这土围里是什么呢?”明白的听见一个骑兵在说。

“下马去探探看吧!”另一个说。

“这一次是完结了!”杜浒绝望的在心底叫道，全身血液似都冷结住了。

“没有什么，臭得很，快过去吧，左右不过是马栏、牛栏。”又一个说。马蹄得得，很快的过去了。

总有三千骑走过。骑兵们腰上挂的箭筒，喀嗦喀嗦的作响；

连这也历落的传入土围之内的他们的耳中。

当最后的一骑走过了时，人人都自贺更生。

马蹄声又渐远渐逝了，山间寂寂如恒。

不知从哪里，随风透过来一声鸡啼。

天色有些泛白，星光暗淡了下来。彼此的手脸都有些辨得出。

“趁这五更天，我们走吧。”余元庆道。

有的人腿足还是软软的。

闯过了山口，幸没遇见哨兵。

山底下是一片大平原，稻田里刚插下秧苗，新碧得可爱。

太阳从东方升起。和蔼的金光正迎面射在他们的身上脸上。有一股新的活力输入肢体。

山背后还是黝黑的，但前面是一片的金光。

英雄未肯死前休，风起云飞不自由！
杀我混同江外去，岂无曹翰守幽州！

——文天祥：《纪事》

黄公俊之最后

最痛有人甘婢仆，可怜无界别华彝！
世上事情如转烛，人间哀乐苦回轮。
周公王莽谁真假？彭祖颜回等渺茫。
凡物有生皆有灭，此身非幻亦非真。
纲常万古恶作剧，霹雳青天笑煞人。[①]

——黄公俊作

一

铁栅的疏影，被夕阳的余光倒映在地上，好像画在地上的金红色的格子。是栅中人在一天中所见的唯一的红光。

江南地方，五六月的天气，终月泛着潮。当足踏在这五尺见方的铁栅的地上时，湿腻腻的怪不舒服。

① 这篇不是一首完整的诗，只是摘句。

靠墙边，立着一只矮的木床，只是以几块木板，两条板凳架立了起来的。为了地上潮腻，黄公俊只好终日的拳坐在板床上，双足踏在板沿，便不由得不习惯他的成了抱膝的姿态。

门外卫士们沉默的站着岗，肩扛着铁枪，枪环铿铿的在作响。间或飘进来一两声重浊的湖南的乡音，听来觉得怪亲切的。

仅在夕阳快要沉落在西方的时候，铁栅里，方才有些生气。这时栅中反比白昼明亮。他间或把那双放在床脚的厚草席下的古旧而污损的鞋子取了出来，套在无袜的光脚上，在地上松动松动。为了久坐，腰有点酸。伸直了全身，在踱方步，像被槛闭在笼中的狮或虎，微仰着头颅，挺着胸脯，来回的走着，极快的便转过身，为的只是五尺见方的一个狭的栅。外面卫士们的刀环枪环在铿铿的作响。

这是他从小便习惯了的。他祖父，他父亲都在饭后便到厅前廊下散步。东行到廊的尽处，再回头向西走。刻板似的，饭后必定得走三十多趟。

“会消食的，有益于身体。”祖代，父代，这样悬训的说。

他十岁的时候，便也开始刻板的在练习踱方步。自西向东走，再自东向西走；微仰着头颅，挺着胸脯。有时，祖孙三代，兵士们似的，一排在同走。父亲总让祖父在前一二步。他年幼，足步短，天然的便急走也要落后些。

每一块砖纹都记认得出，每一砖接缝的地方的式样也都熟认。廊上梁间的燕巢和不时的探头出窥的黄口的小燕，也都刻板似的按时出现。

他们默默不响的在踱着方步，一前一后的，祖孙三代。

廊下天井里种的两株梧桐树，花开，子结，叶落，也刻板的按时序变换着。春天到了，一株海棠，怒红了脸似的，满挂着红艳的花朵，映照得人添喜色。天井的东北方，年年是二十多盆菊

花的排置的所在。中央是一个大缸，黄釉凸花的，已不知有多少年代了，显得有点古铜色，年年有圆的荷叶和红的荷花向上滋长。

砖隙的泥地上，年年是洒下了凤仙花的细子；不知什么时候，便长出了红的白的凤仙。女人们吵吵嚷嚷的在争着采那花朵，捣烂了染指甲。

刻板似的生活，不变，不动。闭了目便可想象得到那一切事物的顺序和地位。

有了“小大人”之称的他，随了祖与父在廊下，在饭后，终年，终月的在踱方步。

机械式的散步，是唯一的使他杀灭了奔驰的幻想的时间。“小大人”的他，在书塾，或在卧室，那可怖的幻想，永远的灭不去。只有散步时，方把那永远追随着他的那阴影暂时的放逐开。

那可怖的阴影是使他想起了便愤怒而焦思的。

他的家庭是一个小田主的家庭，原来只是流犯，为了几代的克勤克俭，由长工而爬上了田主的地位。在祖父的幼年，便开始读了书。但八股文的那块敲门砖，永远不能使他敲得开仕宦之门。

三十岁上便灰了心。有薄田可耕，不用愁到温饱的问题。他便任意的在博览杂书。

他在这里是一个孤姓独户，全部黄姓的嫡系，不上二十多人。什么时候才犯罪而被流放在这卑湿的长沙的呢?

这他不明了。但在他父亲断气的前一刻，却遗留给他一个严包密裹的布袱。打开了看时，他才明白他祖先的痛苦的以血书写的历史。

这黄姓，是因了一次的反抗清廷的变乱，在台湾被捕获而流

放到这湖南省会的。不知被任意的屠戮了多少人，但这黄姓的祖，却巧于为他自己辩护，说是胁从，方才减轻其罪，流放于此。

好几代的自安于愚昧与苦作。

但黄公俊的祖父，他开始读了书。像一般读书人似的，他按部就班的要将八股型的才学，“货与帝王家”。

灰了心，受了父死的刺激，又不意的读到了血写的家庭的历史，把他整个的换成了另一个人。

他甘心守家园，做一个不被卷入罪恶窝的隐逸之士。

他见到儿子的出生、长成、结婚、生子，他见到他孙子的出生、长成。

他给他们以教育。但不让他们去提考篮，赶岁考，说是年纪太轻。但够了年龄的时候，又说，读书不成器，要使他们改行。其实，只是消极的反抗。

他把那血写的家庭的历史，交给了他儿子，当他懂得人事的时候，同样的也交给了他孙子。

祖孙三代这样的相守着，不求闻达，只是做着小田主。并没有什么雄心大志，只是以消极的憎恶，来表示他们的复仇。

明末的许多痛史，在其中，有许多成了禁书的，这黄姓的三代，搜罗得不少，成了一个小小的史籍的文库。

当深夜，在红晕的豆油灯下，翻阅着《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那一类的可怖而刺激的记事，他们的心是怦怦的鼓跳着。

感情每被挑拨了起来，红了脸，握拳击桌。但四周围是重重叠叠的酣睡的人们。

只是叹了口气便了。但更坚定了他们不去提考篮的心。

而长沙城驻防的旗军的跋扈与过分优裕的生活，更把那铁般

的事实，被压迫的实况，表现得十足，永远在提醒他们那祖先的喋血的被屠杀的经过。

强悍的长沙少年们，时被旗军侮辱着，打一掌，或踢一足；经过旗营时的无端被孩子们的辱骂与抛砖石，更是常事。

愤火也中烧着；但传统的统治的权威抑止了他们的反抗。

“妈的!”少年们骂着，握紧了拳头，但望了望四周围，他们不得不放下了拳，颓丧的走了开去。

在这样的空气里，黄公俊早熟的长大了，受到了过分的可怖的刺激。

憧憧的被屠杀的阴灵们，仿佛不绝的往来于他梦境中。有时被魇似的做着自己也在被屠之列而挣扎不脱的噩梦，而大叫的惊醒。

他觉得自己有些易感与脆弱，但祖先的强悍的反抗的精神还坚固的遗传着。

他身体并不健好，常是三灾两病的。矮矮的身材，瘦削的肩，细小的头颅。但遗传的反抗的精神，给予他以一种坚定而强固的意志与热烈而不涸的热情。

微仰着的头颅，挺出的胸脯，炯炯有神的眼光，足够表现出他是一个有志的少年。

但四周围，重重叠叠的是沉酣的昏睡的空气。除了洁身自好的，以不入罪恶圈，不提考篮，作为消极的反抗的表示外，一切是像抱着微温的火种的灰堆，难能燃起熊熊的火。

仅在幻梦里，间或做着兴复故国的梦。

但那故国实在是太渺茫了，太辽远了；二百年前的古旧的江山，只剩下模糊的轮廓。

天下滔滔，有无可与语的沉痛!

“等候”变成了颓唐与灰心。

他们，祖与孙的三代，是“等候”得太久了。

二

灰堆里的火种终于熊熊的燃起光芒万丈的红焰。

这红焰从广西金田的一个荒僻的所在冲射到天空，像焰火似的幻化成千千万万的光彩，四面的乱洒。

这星星之火，蔓延成了数千万顷的大森林的火灾。这火灾由金田四向的蔓延出来，蔓延到湖南。

兴复故国的呼号已不是幻梦而是真实的狂叫的口号了。

忠直而朴实，重厚而勇敢，固执而坚贞的湖南人，也已有些听到了这呼号，被他们所感化，而起来与之相呼应的了。

蠢蠢欲动，仿佛有什么大变乱要来。

长沙，那繁华的省会，是风声鹤唳，一日数惊。

说是奸细，一天总有几个少年被绑去斩首。

惶惶的，左右邻都像被烤在急火上的蚂蚁似的，不晓得怎么办好。

“只是听天由命罢了。”老太太们合掌的叹息道。

周秀才，黄家的对邻，整日的皱紧了眉头，不言不语，仿佛有什么心事。

曾乡绅的家里，进进出出，不停的人来人往。所来的都是赫赫有名的绅士们，还有几个省当局，像藩臬诸司。最后，连巡抚大人他自己也来了。

空气很严肃，并不怎么热闹，也没有官场酬酢的寻常排场。默默的，宾主连当差们，都一脸的素色。

仿佛有什么大事要发生。

黄公俊的家，便在曾乡绅的同巷。为了他祖父曾经青过一

衿，他父子又是读书的，故也被列入“绅”的一群里。

但他的心却煮沸着完全不同的意识与欲望。

他是天天盼望着这大火立刻延烧到整个中国的；至少，得先把这罪恶的长沙毁灭个干净，以血和刀来洗清它。

曾国藩，原来也只是农人的儿子，却读了几句书，巴结上了“皇上”，出卖了自己，接连的，中省试，中会试，点了翰林，不多几年，便俨然的挤入了缙绅大夫之林。

一身的道学气，方巾气，学做谨慎小心的样子：拜了倭仁做老师，更显得自己是道统表上的候补的一员了。

“天下太平，该为皇家出点力，才不辜负历圣的深恩厚泽!”这是老挂在嘴上的劝告年轻人的话。

“只要读八股文，这敲门砖只要一拿到手，敲开了门，那你便可以展布你的经纶了。不是我多话，俊哥，看在多年的乡邻面上，我劝你得赴考，得多练字，得多读名家闱墨。明知八股文无用，但为了自己的前程，却不能不先搞通了它，你那位老伯，说句不客气的话，也实在太执拗了，自己终身不考，也不叫你去考，这成话么？我们读书的人，都得为皇家出力，庶能显亲扬名，有闻于后世。”

黄公俊默默不言，也不便驳他，实在有点怕和他相见。他摆足了绅士的前辈的架子，和前几年穿着破蓝衫，提着旧考篮的狼狈样儿迥乎不同。

在那出入于曾府的绅士的群里，黄公俊是久已不去参加的了，除非有不得不到的酬酢。

而于这危机四伏、天天讨论机密大事的当儿，黄公俊是挤不进其中的。但他却爱探知那民族英雄，恐怖的中心，洪秀全的消息。他是那样的热心，几乎每逢曾府客散，便跑到那里去找曾九、国荃——国藩的弟，向他打听什么。

“有消息么?”

曾九皱着眉，漫长的吁了一口气，说道：“还会有什么好消息！不快到衡阳了么？我们是做定牺牲者了。”

“听说是‘仁义之师’呢!”公俊试探的不经意的问。

曾九吓了一跳，“这是叛逆的话呢，俊哥，亏得是我听见。快别再听市井无赖们的瞎扯了。一群流寇，真的，一群流寇。听说他们专和读书人作对呢，到一处，杀一处，秀才、绅士；说是什么汉奸，还烧毁了孔庙。未有的大劫运，大劫运！我们至少得替皇上出力，替读书人争面子，替圣人保全万古不灭的纲常与圣教!”他说得有点激昂。

公俊笑了笑，不说什么。沉默了一会。

“未必是读书人都杀吧?”

“不，都杀！都杀！可怕极了！有几亩田的，也都被当做土豪、地主、乡绅，拿去斫了。可怕！你不是认识刘纪刚么？他在浏阳便被洪贼捉去，抽筋剥皮呢！哀号的干叫了几天才断气！可怕极了！他的田都被分给穷人了，都分了。这是他逃出的一个侄儿亲眼看见的。他对我说，还流着泪，千真万确！得救救我们自己!”

公俊皱皱眉。

“是穷人们翻身报怨的时候了！我们至少得救救自己。”曾九说，他把坐椅移近了些，放低了声音，“大哥和罗泽南们正预备招练乡兵抗贼呢。俊哥呀，这消息很秘密，不是自己人决不告诉你。但你也得尽点力呢，这是我们自己的事，保护自己的产业!”

“…………”

“而且，你不知道么？那洪贼，到一处，掘一处的墓，烧一处的宗祠，捣毁一处的庙宇。他们拜邪教呢：什么天父天兄的，诡异百出，诱惑良民，男女不分，伦常扫地。对于这种逆贼叛

徒，千古未有的穷凶极恶，集张角、黄巢、李闯、张献忠于一身的，我们读书人，还不该为皇上出点力么?”

公俊心里想：“还不是为了自己的功名财产打算!”但觉得无话可说，便站起身来。

“改日再谈。”

“得尽点力，俊哥，是我们献身皇家的最好机会呢。”曾九送他到门外，这样的叮嘱。

他点点头。

三

有点儿懊丧。这打着民族复兴的大旗的义师，果真是这样的残暴无人理么？真的专和读书人作对么？

说是崇拜天主，那也没有什么。毁烧庙宇，打倒佛道，原也未可厚非。

要仅是崇信邪教的草寇，怕不能那么快的便得到天下的响应，便吸收得住人心吧。

民族复兴的运动的主持者，必定会和平常的流寇规模不同的。

难得其真相。

绅士们的口，是一味儿的传布着恐怖与侮蔑之辞。

黄公俊仿佛听到一位绅士在玩味着洪秀全檄文里的数语：“夫天下者，中国之天下，非满洲之天下也。……故胡虏之世仇，在所必报，共奋义怒，歼此丑夷，恢复旧疆，不留余孽。是则天理之公，好恶之正。”还摇头摆脑的说他颇合于古文义法。

他觉得这便是一道光明，他所久待的光明。写了这样堂堂正正的檄文，决不会是什么草寇。

绅士们的奔走、呼号、要求编练乡勇，以抵抗这民族复兴的运动，其实，打开天窗说亮话，只是要保护他们那一阶级的自身的利益而已。

他也想大声疾呼的劝乡民不要上绅士的当，自己人去打自己人。

他想站立在通衢口上，叫道："他们是仁义之师呢，不必恐慌。绅士们在欺骗你们，要你们去死，去为了保护他们的利益而死。犯不上！更不该的是，反替我们的压迫者，我们的世仇去作战？诸位难道竟不知道我们这二百年来所受的是什么样子的痛苦！那旗营，摆在这里，便是一个显例。诸位都是身经的……难道……"手摇挥着，几成了真实的在演说的姿势。

但他不能对一个人说；空自郁闷、兴奋、疑虑、沸腾着热血。渴想做点什么，但他和洪军之间，找不到一点联络的线索。

后街上住的陈麻皮，那无赖，向来公俊颇赏识其豪爽的，突然不见了。纷纷藉藉的传说，说是他已投向洪军了，要做向导。

接连的，卖肉的王屠、挑水的胡阿二，也都失踪了。凡是市井上的泼皮们，颇有肃清之概。

据说，官厅也正贴出煌煌的告示在捕捉他们。东门里的曹狗子不知的被县衙门的隶役捉去，打得好苦，还上了夹棍，也招不出什么来。但第二天清早，便糊里糊涂的绑出去杀了。西门的伍二、刘七也都同样的做了牺牲者。

虽没有嫌疑，而平日和官衙里结上了些冤仇的，都有危险。聪明点的都躲藏了起来。

公俊左邻的王老头儿，是卖豆腐浆的，他有个儿子，阿虎，也是地方上著名的泼皮，这几天藏着不出去。但老在不平的骂。

"他妈的！有我们穷人翻身的时候！"他捏紧了拳头，在击桌。公俊恰恰踱进了他的门限，王老头儿的儿子阿虎连忙缩住了

口，站起来招呼，仿佛当他是另一种人，那绅士的一行列里的人。

他预警着有什么危险和不幸。

但公俊客气的和他点头，随坐了下来。

“虎哥，有什么消息?”

阿虎有点心慌，连忙道：“我不知道，老没有出过门。”

“如果来了，不是和老百姓们有些好处么?”

“…………”阿虎慌得涨红了脸。

“对过烧饼铺的顾子龙，不是去投了他们么？还有陈麻皮。听说去的人不少呢。”

“我……不知……道，黄先生！老没有出门。”声音有点发抖。

公俊恳挚的说道：“我不是来向你探听什么的，我不是他们那一批绅士中的一个。我是同情于这个杀鞑子的运动的，我们是等候得那么久了……那么久了!”头微向上仰，在幻梦似的近于独语，眼睛里有点泪珠在转动。

阿虎觉得有点诧异，细细的在打量他。

瘦削的身材，矮矮的个子，炯炯有神的双眼，脸上是一副那末坚定的、赴义的、恳挚的表情。

做了十多年的邻里，他没有明白过这位读书人。他总以为读书人，田主，总不会和他们粗人是一类。为什么他突然的也说起那种话来呢?

“没有一个人可告诉，郁闷得太久了……祖父，父亲……他们只要在世看见，听到这兴复祖国的呼号呀……该多么高兴！阿虎哥，不要见外，我也不怕你，我知道你是说一是一的好汉子。咱们是一道的，唉，阿虎哥。那一批绅士们，吃得胖胖的，出卖了自己的灵魂和民族的利益，猪狗般的匍伏在鞑子们的面前，过

一天是一天的，……但太久了，太久了，过的是二百多年了！还不该翻个身！”

于是他愤愤的第一次把他的心敞开给别人看，第一次把他的家庭的血写的历史说给别人听，他还描状着明季的那可怕的残杀的痛苦。

阿虎不曾听见过这些话。他是一个有血气的少年，正和其他无数的长沙的少年们一样，他是嫉视着那些驻防的“鞑子”兵的；他被劳苦的生活所压迫，连从容吐一口气的工夫都没有。他父亲一年到头的忙着，天没有亮就起来，挑了担，到豆腐店里，批了豆腐浆去转卖。长街短巷，唤破了喉咙，只够两口子的温饱。阿虎，虽是独子，却很早的便不能不谋自立。空有一身的膂力，其初是做挑水夫，间也做轿夫，替绅士们作马牛，在街上飞快的跑。为了他脾气坏，不大逊顺，连这工作都不长久。没有一个绅士的家，愿意雇他的。只好流落了，什么短工都做。有一顿没一顿的。没了时，只好向他年老的父亲家里去坐吃。父亲叹了一口气，没说什么。母亲整日的放长了脸，尖了嘴。阿虎什么都明白，但是为了饥饿，没法。他憋着一肚子的怨气。难道穷人们便永远没有翻身的时候了？他也在等候着，为了自己的切身的衣食问题。

一把野火从金田烧了起来。说是杀“鞑子”，又说是杀贪官污吏，杀绅士。这对了阿虎的劲儿，他喜欢得跳了起来。

“也有我们穷人翻身的时候了！”

他第一便想抢曾乡绅的家，那暴发的绅士，假仁假义的，好不可恶！“鞑子”营也该踏个平。十次抬轿经过，总有九次被辱，被骂。有一次抬着新娘的轿，旗籍浪子们包围了来，非要他们把轿子放下，让他们掀开密包的轿帘，看看新嫁娘的模样儿不可。阿虎的血往上冲，便想发作。但四个轿夫，除了他，谁肯吃眼前

亏。便只好把怨气往回咽下去。他气得一天不曾吃饭。

报怨的时候终于到了！该把他们踏个平！穷人们该翻个身！

他只是模模糊糊的认得这革命运动的意义，他并不明白什么过去的事。只知道：这是切身的问题，对于自己有利益的。这已足够鼓动他的勇气了。

太平军，这三字对他有点亲切。该放下了一切，去投向他们。陈麻皮们已在蠢蠢欲动了。

还有什么可牵挂的？父母年纪已老，但谁也管不了谁，他们自己会挣吃的。全去了，反少了一口吃闲饭的。光棍的一身，乡里所嫉视的泼皮，还不挣点面子给他们看看!

他想来，这冒险的从军是值得做的。这是他，他们，报怨，翻身的最好的机会。

他仿佛记得小时候听人说过什么，“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的话，他很受感动。

他下了个决心，便去找陈麻皮。麻皮家里已有些不伶不俐的少年们在那里，窃窃纷纷的在议论着。

“正想找你去呢，你来得刚巧!”麻皮道。

“麻皮哥，该做点事才对呢，外头风声紧啦。”阿虎道。

麻皮笑了，俯在他的耳旁，低低的说道：“阿虎哥，有我呢。洪王那边已经派人来了。大军不日就到，要我们做内应。不过，要小心，别漏出风声，听说防得很严紧。”

阿虎走出麻皮的门时，一身的轻松，飘飘的像生了双翼，飞在云中，走路有点浮。过分的兴奋与快乐。

但不知怎样的，第二天，这消息便被泄漏了。麻皮逃得不知去向，他的屋也被封了。捉了几个人，都杀了。

联络线完全的断绝，阿虎不敢走出家门一步。

天天在郁闷和危险中过生活，想逃，却没有路费。

黄公俊的不意的降临，却开发了他一条生路。听见了许多未之前闻的故事和见解，更坚定了他跟从太平军的决心。他从不曾想到，读书人之间，也会对于这叛乱同情的。

“但，黄先生，不瞒您老说，我也是向着那边的。太平王有过人来说，……不是您老，我肯供出这杀头的事么？……可惜，这消息不知被哪个天杀的去通知衙门里人。陈麻皮逃了，不知去向。……现在只好躲在家里等死！”说着，有点黯然。

“怕什么，阿虎哥！要走，还不容易。明天，我也要走，雇了你们抬轿，不是一同出了城么？”

阿虎又看见前面的一条光明。

四

闯出了鬼魅横行的长沙城。黄公俊和他的从者王阿虎，都感到痛快、高兴。打发了别一个轿夫回城之后（阿虎假装腿痛，说走不了；轿子另雇一个人抬进去的），他们站在城外的土山上。

茫茫的荒郊，乱冢不平的突起于地面。野草已显得有点焦黄色，远树如哨兵般的零落的站着。

远远的长沙城，长蛇似的被笼罩在将午的太阳光中。城中的高塔，孤寂的耸在天空。几缕白云，懒懒的驰过塔尖旁。

静寂、荒凉、严肃。

公俊半晌不语，头微侧着，若有所思。

“黄先生，到底向哪里走呢？”

公俊从默思里醒过来。

茫茫的荒原，他们向哪里去呢？长沙城是闯出来了，但要向南去么？迎着太平军的来路而去么？还是等候在这里？

“但你和他们别了的时候，有没有通知你接头的地方，阿虎

哥?”

若从梦中醒来，阿虎失声说：“该死，该死，我简直闹得昏了!”用拳敲打自己的头，“麻皮说过的，城里是他家，现在自然是被破获了，没法想；城外，说是周家店，找周老三，那胖胖的老板。”

“得先去找他才有办法。”

周家店在南门外三里的一个镇上，是向南去的过往必由之路，他们便向南门走。

几只燕子斜飞的掠过他们的头上，太阳光暖洋洋的晒着，已没有盛夏的威力了。

过了一道河。河水被太阳射得金光闪烁，若千万金色的鱼鳞在闪动。

远远的河面上，有帆影出现，但像剪贴在天边的蓝纸上似的，不动一步，洁白巧致得可爱。

陈麻皮恰在这店里。他见阿虎导了一位穿长衫的人来，吓得一跳。

“你该认得我，陈哥。”公俊笑着说。

“阿呀，我说是谁呢?是黄先生!快请进来，快请进来!您老怎样会和阿虎哥走在一道了?”

公俊笑了笑。“如今是走在一道了。”

麻皮，那好汉，有点惶惑。他是尊重公俊的，看他没有一点读书人的架子，能够了解粗人穷人的心情，也轻财好施。但他以为，读书人总归是走在他们自己那条道上的，和自己是不同的，永不曾想到他是会在这一边的。而且，太平军的来人，吴子挥，也再三的对他说道：“凡读书人都是妖，他们都是在‘满妖’的一边的，得仔细的提防着。”他在城里时，打听得曾氏正在招练乡勇，预备和太平军打，这更坚了“凡读书人都是妖”的信念。

难道黄公俊是和阿虎偶然的同道走着的么？他到这里来有什么事？阿虎也太粗心，怎么把他引上门来？

但阿虎朗朗的说道："麻皮哥，快活，快活！黄先生与我们是一道儿了！"

麻皮还有些糊涂。

"不用疑心。我明白你们都当我是外人，但我能够剖出心来给你们看，我是在太平军的一边的！"

于是他便滔滔的说着自己的故事和意念，麻皮且听且点头。

他喜欢得跳了起来，忘了形，双手握着公俊的瘦小的手，摇撼着，叫道："我的爷，这真是想不到的！唉！早不说个明白！要是您老早点和我们说个明白，城里的事也不会糟到这样。如今是城里的人个个都奔散了，一时集不拢，还有给妖贼斫了的。"

"读书人也不见得便都卖身给妖，听说，太平军见了读书人便杀，有这事么？"

"没有的话！不过太平王见得读书人靠不住，吩咐多多提防着罢了。"

"掘墓烧祠堂的事呢？"

"那也是说谎。烧庙打佛像是有的，太平王是天的儿子呢。他信的是天父、天兄，我们也信的是。不该拜泥菩萨。您老没看见太平王的檄文吧。"他便赶快的到了后房，取了一张告谕出来。

"喏，喏，这便是太平王的诏告，上面都写的有，我也不大懂。"

公俊明白这是劝人来归的诏告，写得异常的沉痛，切实，感人。读到："慨自明季凌夷，满虏肆逆，乘衅窃入中国，盗窃神器，而当时官兵人民未能共奋义勇，驱逐出境，扫清膻秽，反致低首下心，为其臣仆，"觉得句句都是他所要说的。"遂亦窃据我土地，毁乱我冠裳，改易我制服，败坏我伦常；削发剃须，污我

尧、舜、禹、汤之貌，卖官鬻爵，屈我伊、周、孔、孟之徒。”这几句，更打动了他的心。

他的怀疑整个的冰释，那批绅士们所流布的恐怖和侮蔑是无根的，是卑鄙得可怜的。

还不该去做太平军的一个马前走卒，伸一伸久郁的闷气么？他们是正合于他理想的一个革命。

虽然天父、天兄，讲道理、说教义的那一套，显得火辣辣的和他的习惯相去太远。但他相信，那是小节道。他也并不是什么顽固的孔教徒，这牺牲是并不大。民族革命的过度的刺激和兴奋使他丧失了所有的故我。

“呵，梦境的实现，江山的恢复，汉代衣冠的复见！”公俊头颅微仰着天，自语的说道。

“太平王的诏谕，不说得很明白么，您老？”麻皮担心的问。

“感动极了！读了这而不动心的，‘非人也！’”

“城里也散发了不少呢！不知别的乡绅老爷们有看见的没有？”

“怎么没有，我还听见他们在吟诵着呢。不过，说实话，我们该做点事。听说曾乡绅在招收乡勇，编练民团呢。说是抵抗太平军。得想法子叫老百姓们别上当才好。”

“我也听得这风声了，”麻皮道，“有法子叫老百姓们不去没有？”

“这只有两个法子，第一，是太平军急速的开来，给他们个不及准备；第二，是向老百姓们鼓动，拒绝加进去，要他们投太平军。”

“但太平军还远得很呢，”麻皮低声道，“大军集合在南路的有好几十万，一时恐怕来不了。”

“那末，老百姓们怎么样呢？”

麻皮叹了口气，“只顾眼前，他们只要保得自家生命财产平安。说练团保乡，他们是踊跃的；说投太平军，他们便说是造反要灭族，便不高兴干。”

公俊黯然的，无话可说。

“也不是没有对他们说太平军的好处，妖军的作恶害人。他们只是懒得动弹。并且，妖探到处都是。一不小心，就会被逮了去。曹狗子、刘七、伍二都是派出去说给老百姓们听的，话还不曾说得明白，就被逮了去斫了。”

公俊住在湖南好几代了，自己的气质也有点湖南化，他最明白湖南人。

湖南人是勇敢的，固执的。他们不动的时候，是如泰山般的稳固，春日西湖般的平静，一旦被触怒了时，便要像海啸似的，波翻浪涌，一动而不可止。他们是守旧的，又是最维新的，是顽固的，又是最前进的；有了信仰的时候，就死抱住了信仰不放。

他们是最勇敢的先锋，也是最好的信徒，最忠实的跟从者。但被欺骗了去时，像曾氏用甘言蜜语，保护桑梓，反抗掘墓烧庙的一套话，去欺骗他们的时候，他们却也会真心的相信那一套话，而甘愿为其利用。

而那批乡绅们，为了传统的势力，在乡村里是具有很大的号召力和诱惑力的。难保忠厚、固执、短见、勇敢的农民们不被他们拉了去，利用了去。

可忧虑之点便在此。

公俊看出了前途的暗淡。

难道真的再要演一套吴三桂式的自己兄弟们打自己兄弟们的把戏，而给敌人们以坐收渔翁之利的机会么？

把农民们争取过来。但这是可能的么？

他们的力量是这么薄弱。

“还是设法到太平军里去报告这事吧。”

公俊点点头，不语。

五

太平军给黄公俊以很好的印象，同时也给他以很大的刺激。像久处在暗室的人，突然的见到了盛夏正午的太阳光，有些头眩脑晕，反而一时看不见一物。

满目的金光，满目的锦绣，满目的和妖军完全不同的装束，这是崭新的气象与人物!

天王的朝会的演讲与祷告，给公俊以极大的感动。他不是一个任何宗教的信徒，他具有中国读书人所特有的鄙夷宗教的气味儿。和尚们、道士们都只是吃饭的名目，以宗教的名色来混饭、来做买卖的。但他第一次见到有真正的宗教热忱的集会了，被感动得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

他才开始明白：为什么这僻远的金田村的一位教主，能够招致了那末多的信徒，成就了不很小的事业的原因。这决不是偶然的侥幸。

他全心全意的，以满腔的热诚，参加于这个民族复兴的运动。以他的忠恳与坚定的认识，以他的耐劳与热烈的情感，不久便博得天王、翼王们的信任。

但湖南南部的战争总是持久下去，长沙城成了可望不可及的目标。

太平军不久便放弃了占领湖南的计划，越过了长沙城而一举攻下了武昌。

这震撼了整个中国！民众们如水的赴壑似的来归降，声势一天盛似一天。

太平军浩浩荡荡的由水陆而东下，占领了安庆、江苏、浙江、福建。南京成为太平天国的都城。

而同时，曾国藩、罗泽南辈编练乡勇的计划却也成了功。

如黄公俊之所虑的，忠厚、勇敢的湖南人果然被许多好听而有诱惑性的名辞，鼓动了他们的热情。

曾国藩辈初以保乡守土为名，而得到了拥护与成功，便更炽盛了他们的功名心，要想出乡“讨贼”。乡勇们不意的得到了过度的荣誉与鼓励，便也觉得抵抗太平军乃是他们的建立功名的机会，乃是他们的唯一的事业。

一批一批的无辜的清白的农民们便这样的被送出三湘而成就他们自己打自己的兄弟们的功业。

太平军遇到了这么强悍而新兴的生力军是绝对没有料到的事。满洲兵和一般妖军都是那么样脆薄，一击便粉碎。这时却碰到最强固的“敌人”了——而这“敌人”其实却是兄弟。

武昌被夺去，安庆被夺去了之后，天王召开了一次会议，专门讨论湘军的问题。黄公俊为了是湘人，熟悉湘事，也被召参加。

这时候，太平军吸引了过多的复杂的分子，初出发时的人物，不是阵亡，便成了名王大将，安富尊荣；而新加入的，没有主义，没有认识，只是为了功名富贵，强盗、土棍，乃至妖军里的腐败分子和贪污的官吏们也都成了太平军中的主要的一部分人物，锐气和声誉在大减。

黄公俊看出了这腐化的倾向，很痛心，然而这是不可抗的趋势。宗教的热忱也渐减，每天的朝会，只是敷衍的情态，他没有法子进言。

外面的局势是一天天的坏，生龙活虎般的湘军是逐步的卷逼了来。

怎样对付湘军的问题，成了太平天国的焦虑的中心。

无结果，无办法的讨论，尽管延长下去。

“和湘军之间，有没有妥协的可能呢?”翼王道。

“怕不会有的吧？这战争成了湘军们的光荣与夸傲之资。要不狠狠的给他们以打击，是不会有结果的。”北王道。

“但生力军是从三湘的农民们之间不断的输送出来的呢。帮妖军来和我军作战，成了他们的唯一的事业，近来并且还成了妖军的主力了呢。曾氏是那样的把握着湘军的全权，有举足轻重之势。”天王蹙额的说道。

“曾氏成了湘人信仰的中心，有办法使他放弃了帮妖的策划而和我军联盟么？——至少是不立在对抗的地位。”翼王道。

北王的眼光扫射过会堂一周。

“咱们这里湘人也不少呢，有法子找到联络的线索没有?”他说。

翼王把眼光停在黄公俊的身上。

“至少这自己兄弟们之间的残杀，必得立刻停止。”

停了一会，他又道：“必得立刻停止，无论用什么条件。”

大家都点头。

“谁去向曾氏致和议的条件呢?”北王道。

翼王的眼光，又停在黄公俊的身上。

公俊也明白，除了他，也没有第二人可去。但这使命实在太艰巨了，他知道决不会有什么结果。湘人是那样的固执而顽强，绝对不能突然转变过来的。

为了整个民族的前途，他却不怕冒任何的艰苦和牺牲，明知是死路一条，却总比停着不走好。

“我，为了天王和天国的前途，愿意冒这趟险。我最痛心的是自己兄弟们帮助了敌人在和自己的兄弟们战斗、相斫！曾氏乃

是旧邻里，他的脾气，我知道的，不易说动。姑且以性命作为孤注去试试。万一能够用热情来感化他呢……不过条件是怎样?”

这又是一个困难的焦点。

经了许久的讨论，结果是，只要停止了自己兄弟们之间的战争，什么条件都可以承认，甚至曾军可以独立，占据几省，不受天国的管束，不信天教。但必须不打自己人，不帮助妖军。天国的一方面，还可以尽力的接济他。只要同盟并谅解便足够了。先打倒了“满妖”，其余的账，尽有日子清算。

公俊便带了这宽大的条件而去。

那一天，灰色的重雾弥漫了天空，惨白、厌闷、无聊、不快，太阳光被遮罩得半线不见。

渡过了长江，方才有一丝的晴意。

六

曾军的大营在安庆。经了几场的艰苦的争斗之后，如今，他的基础是稳固了。就地征取的赋税以及新兴的厘金之外，从湖北方面、北京方面都可以有充分的接济。在安庆争夺战时代所感到的危机，早已过去。

他，曾国藩，正进一步的在策划怎样的进窥金陵，那太平天国的天京，太平军的坚固的堡垒。他要把这不世的功业拥抱在自己的怀中。曾九，他的兄弟，是统率着最强悍的一支湘军的。其他的领袖们也都是乡里同窗和相得的乡绅们。接连的几次想不到的大胜利，更坚定了他的自信和对于功名的热心。他仿佛已经见到最后大胜利的金光是照射在他的一边。

太平军的将官们，信仰不坚的，归降于他的不少。他很明白太平军的弱点和军心的涣散。

为了要使功业逃不出曾氏的和湘人的门外，他便敞开着大营的门，招致一切的才士和文人，特别是三湘子弟们。

黄公俊的突然来临，最使他愕怪，惊喜。关于公俊的逃出长沙，跟从太平军，他是早已知道的，那流言曾传遍了长沙城。曾九最明白公俊的性情，他知道公俊的心，自己觉得有点惭愧，但绅士的自尊心抑止了他的向慕。

“有哪一天公俊会翻然归来才好。”曾九留恋的说。

“想不到他竟从了贼。不可救药！”国藩惋惜的说。

但在他们的心底，都有些细小的自愧的汗珠儿渗出。

而这时，公俊却终于来了。

他究竟为什么来呢？有何使命呢？将怎样的接待他才好呢？他是否还是属于太平军的一边呢？

国藩和他的幕客们踌躇窃议了很久，方才命人请他进来。

曾九这时不在大营，他在前方指挥作战。

公俊来到了大营。气象的严肃，和长沙城的曾府是大为不同。曾国藩，习惯于戎旅的生活，把握惯了发号施令的兵权，虽然面目是较前黧黑些，身体也较癯，但神采却凛凛若不可犯，迥非那一团的和蔼可亲的乡绅的态度了。

许多幕客们围坐在两旁，也有几个认识的乡绅在内。无数的刀出鞘，剑随身的弁目，紧跟在国藩的左右。

“黄公，你也到我这里来了？哈，哈，”还是他习惯的那一套虚伪的官场的笑。“请坐，请坐，”他站了起来让坐。“有何见教呢？听说是久在贼中，必定有重要的献策吧。”

公俊心里很难过。他后悔他的来，曾氏是永不会回头的，看那样子。良心已腐烂了的，任怎样也是不会被劝说的。

但他横了心，抱了牺牲的决心，昂昂然的并不客气的便坐上了客座。用锐利的眼转了一周。

“说话不用顾忌什么吧？曾老先生？”

国藩立刻明白了，他是那么聪锐的人，“那末，到小客厅里细谈吧。”他随即站了起来，让公俊先走。

只留下几个重要的最亲信的幕客们在旁。

“我是奉了天王的使命来的！”公俊站了起来虔心的说。

国藩的脸变了色。

“大夫无私交，何况贼使！要不看在邻里的面上，立刻便绑了出去。来！送客！第二次来，必杀无赦！”

冷若冰霜的，像在下军令。

公俊笑了，说道：“难道不能允许我把使命说完了么？这是两利的事。”

国藩踌躇着。和坐在他最近的幕客，左宗棠，窃窃的谈了一会。回了座，便不再下逐客令。

脸上仍是严冷的可以刮下一层霜来。

“可不许说出不敬的话来！这里也无外人，尽管细谈。你老哥想不到还在那里为贼作伥！”

“贼！曾老先生，这话错了！堂堂正正的王师呢。天王是那样的勤政爱民！”

“别说这些混账话！有什么使命，且爽快的说吧。”

公俊又站了起来，虔敬的说道：“天王命令我到这里来传达：我们同是中国人，虽然信仰不同，但不该这样的互相残杀，徒然为妖所笑。彼此之间的战争，应该立刻停止！自己兄弟们之间的无谓的残杀是最可痛心，最可耻的！”

于是公俊便接着把停战的条件提了出来。最后说：

“这不过天王方面的希望，天王并无成见。曾老先生有无条件，尽管提出，以便转达，无不可商者，只要停止这场自己兄弟之间的残杀！”

这一场激昂而沉痛的话，悲切而近理的讲和，以公俊的热情而真诚的口调说出，国藩他自己也有些感动。

他曳长了脸，默默的不言。心里受了这不意的打击，滚油似的在沸、在滚、在翻腾、在起伏。他久已只认清了一条路走，乃是保村，结果却成就了意外的功名。他别无他肠，唯一的希望是以自己的力扑灭太平军，成就了自己的不世的功业。对于这，他绰有把握和成算在胸。

而这时，却有一个机会给他检阅反省他自己的行为。

长时间的沉默。终于下了决心的说：

“不可能的！势不可止！我和贼之间，没有什么可以谅解的，更说不到同盟。”

“…………”

“食君之禄，忠君之事。万难中途停止讨贼，否则，将何以对我皇上付托之重?”

“啊，啊，曾老先生，既说到这里，要请恕我直言。你还做着忠君的迷梦么？谁是你的君？你的君是谁，请你仔细想想看?”

国藩连忙喝道：“闭口，不许说这混账话！否则，要下逐客令了!”

“这里是私谈，大约不至于被泄漏的吧？无须乎顾忌和恐慌。说实在话，曾老先生，我们做了二百多年的臣仆，还不足够么？为主为奴，决在你老先生今日的意向！你难道不明白我们汉族所受到的是怎样不平等，不自由的待遇么？你老先生在北廷已久，当详知其里面的情形。不打倒了胡虏，我们有生存的余地么?”他动了感情，泪花在眼上滚，忍不住的便流到脸上来。“你老先生该为二十多省的被压迫的同胞着想，该为无数万万被残杀的死去的祖先报仇！你老先生实在再不该昧了天良去帮妖！去杀我们自己的同胞，自己的兄弟们!”说到这里，他哀哀的大哭起来。

充满了凄凉的空气。沉默无语。

“而且，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汉臣在虏朝建功立业的结果是怎样的？吴三桂、施琅、年羹尧……饶你恭顺万分，也还要皮里寻出骨头来。虏是可靠的么？”

“…………”

“说是忠君，但忠虽是至高之品德，也须因人而施。忠于世仇，忠于胡虏，这能算是忠么？只是做走狗、做汉奸罢了。遗臭万年，还叫做什么忠！王彦章忠于贼温，荀攸忠于贼操。这是忠么？谁认他们为忠的？该知道戏里的人物吧，秦桧是忠于金兀术而在卖国的，王钦若是忠于辽萧后而欲除去杨家父子的。洪承畴为虏人的谋主而定下取中国的大计。他们也可算是忠臣么？为贼寇，为胡虏，为世仇而尽力，而残杀自己的同胞，反其名曰忠君！唉唉，我，要为忠的这一个不祥的字痛哭！何去何从，为主为奴，该决于今日！天王为了民族复兴的前途，是抱着十二分的热忱，希望和曾老先生合作，以肃清胡虏的，在任何的条件底下合作！”公俊说得很激昂，双目露出未之前见的精光，略带苍白的瘦颊上，涨了红潮。

国藩在深思，心里乱得像在打鼓，一时回不出话来。

难堪的沉默，但只是极快的一瞬刻。

狂风在刮，屋顶像在撼动。窗扇和户口，在嘭嘭的响。窗外的梧桐树的大叶像在低昂得很厉害。

有什么大变动要发生。

浓云如墨汁般的泼倒在蓝天上，逐渐的罩满了整个天空。风刮得更大；黄豆似的雨点开始落了下来，打得屋顶簌簌的作响。

在极快的一瞬间，国藩便已打定了主意，他未尝不明白公俊的意思。但他怎样能转变呢？他所用以鼓励人心，把握军权的，是忠君，是杀贼；他所用作宣传的，是太平军的横暴，残杀和弃

绝纲常，崇信邪教。假如他一旦突然的转变过去而和太平军握手，不会把他的立场整个丧失了么？他的军心不会动摇么？他的跟从者不会涣散去么？最重要的是他的军权，他的信仰，不会立刻被劫夺么？他将从九天之上跌落到九渊之下。何况，一部分的经济权也还被把握在满廷手上。李鸿章所统率的淮军，声势也还盛。他能够放弃了将成的勋业而冒灭族杀身的危险么？不！不！他绝对不能把将到口的肥肉放了下去。

他立即恢复了决心和威严，一声断喝道：

“快闭嘴，你这叛徒！这里是什么地方，容你来摇嘴弄舌！本帅虽素以宽大为怀，却容不得你这逆贼！来！”

外面立刻进来了八个弁目，雄赳赳的笔直的站在那里等待命令。

“把这逆贼绑去斫了！”

两个弁目便向公俊走来。公俊面不改色的站了起来。

“虽是贼使，不便斩他。斩了便没人传信了。且饶他这一次吧！”左宗棠求情的说道。

国藩厉声道：“死罪虽免，活罪难饶。打三百军棍，逐出！再看见他出现在这大营左近，立杀无赦！”

公俊微笑的被领出去，回头望着国藩道：“且等着看你这大汉奸的下场！”

国藩装作没听见。

七

太平军的军势，江河日下的衰颓下来。北王被杀，翼王则西走入川，只有东南的半壁江山，勉强的挣扎着。南京的围，急切不能解。江苏、浙江各地的战争也都居于不是有利的地位。上海

那个小城，为欧洲人贸易之中心的，竟屡攻不下。

黄公俊感到异常灰心、失望。难道轰轰烈烈的民族复兴运动便这样的消沉、破灭、分崩下去么？

为什么天王起来得那么快，而正在发展的顶点，却反而又很快的表现衰征呢？

这很明白：太平军的兴起，不单是一种民族复兴运动，且也是一种经济斗争的运动。他们的最早的借以号召的檄文，便是这样的高叫道：

“天下贪官，甚于强盗；衙门酷吏，无异虎狼。即以钱粮一事而论，近加数倍。”

在农民们忍受着高压力而无可逃避的时候，这样的口号是最足以驱他们走上革命之路的。历来的革命或起义，多半是从吃大户，求免税开始的。太平军以这样的声势崛起于金田之后，沿途收集着无量数的逃租避税的良民和妒视大姓富户的各地方的泼皮们，军势自然是一天天浩大。但当战争日久，领兵者都成了肠肥脑满的富翁的时候，又为了军需，而不得不横征暴敛的时候，当许多新的大姓富户出现于各地，择人以噬的时候，农民们却不得不移其爱戴之心而表示出厌恶与反抗了。

公俊彻底了解这种情形，但他有什么方法去挽回这颓运呢？他的最早的同伴们，王阿虎早已阵亡了，陈麻皮、胡阿二辈都成了高级军官，养尊处优，俨然是新兴的富豪，而凶暴则有过于从前的乡绅和贪官酷吏。

公俊有什么办法去拯救他们呢？“滔滔者天下皆是也！”即使说服了一二人乃至数十百人，有救于大局么？

他失意的只在叹气。几次的想决然舍去，作着“披发入山，不问世事”的消极的自私的梦。

但不忍便把这半途而废，前功全弃的革命运动抛在脑后。他

觉得自己不该那么自私。虽看出了命运的巨爪已经向他们伸出最后的把捉的姿势，却还不能不作最后的挣扎。

最有希望而握着实权的忠王李秀成，是比较可靠的。他还不曾染上太平军将士们的一般恶习。他也和公俊一样，已看出了这颓运的将临，这全局的不可幸免的崩溃，但为了良心和责任的驱使，却也不得不勉力和运命在作战。

公俊在朝中设法被遣调出去，加入忠王的幕中。忠王很信任他。

而不久，一个更大的打击来了；这决定太平军的最后的命运。

由于李鸿章的策动，清廷想利用英国的军官编练新式的洋枪队来平乱。

这消息给太平军以极大的冲动。

“该和妖军争这强有力的外援才对。”一个两个的幕客，都这样的向忠王献计。

“且许他们以什么优越的条件吧。他们之意在通商，我们如果答应了开辟若干渡口为商埠以及其他条件，他们必将舍妖而就我的。何况北方正在构衅呢！他们决不会甘心给妖利用的。”

忠王踌躇得很久，他和公俊在详细的策划着。

“一时固然可以成立一部有力的劲旅，且还可以充分的得到英、法新式枪弹的接济，但流弊是极多的，不可不防。”公俊说道。

“我也防到这一点。洋将是骄横之极的，他们无恶不作；且还每每对我军的行动横加干涉，使人不能忍受。法将白齐文的反复与骄纵，我军已是深受其害的了，”忠王道。

“所以，这生力军如果不善用之，恐怕还要贻祸于无穷。”

“如果利用了他们，即使成了功，还不是前门驱虎，后门进

狼么？而通商和种种优越的条件——不知他们将开列出多少的苛刻的条件来呢？——的承认，也明白的等于卖国。我们正攻击满妖的出卖民族利益，我们还该去仿效他么？”

“只要站在公平的贸易和正式的雇兵的编制条件上，这事未始是不可考虑的。”

“但这是可能的么？昨日有密探来报告：满妖已经允许了洋教官以许多优待的条件；他们可以独立成为一军，不受任何上级主帅的指挥，他们是只听洋教官的命令与指挥的。”

“这当然是不可容忍的，不是破坏了军令的统一么？而况还有通商等等的政治的条件附带着！”

“恐怕这其间必有其他作用。密探报告说：洋教官的接受清妖的聘任，是曾经得到其本国政府的允许的。”

“必有什么阴谋在里面！”公俊叫道。

忠王道：“所以，我们不能出卖民族的利益，以博得一时的胜利。这事且搁下吧。好在他们的力量也还不大，不过几营人。即使战斗力不坏，也成不了什么大事。”

但这里议论未定的时候，那边已在开始编练常胜军了。这常胜军不久便显出很高的效力来。在英人戈登将军的指挥之下，他们解了上海之围，随即攻破了苏州，使太平军受到了极大的损失。

想不到，这常胜军会给他们以那么大的威胁。旧式的刀枪遇到了从欧洲输入的火器，只好丧气的被压伏。

几次的大败，太平军在江南的声威扫地以尽。军心更为动摇。南京的围困更无法可解。

天王的噩耗突然的传来，传说是服毒而死。

快逼近了黄昏的颓景，到处是灰暗、凄凉。

无可挽回的颓运。

公俊仿佛看见了运命的巨爪在向他伸出；那可怕的铁的巨爪，近了，更近了；就要向下攫去什么。

八

有最后的一线希望么？向谁屈服呢？在倒下去之前，他们还能挣扎一下么？还能鼓动一番风波么？

什么都可放弃，牺牲，只要这民族是能够自由，解放，不必成功于他们自己之手。

公俊把这意见和忠王说了。忠王正在徘徊、迟疑、灰心的时候，也觉得可以牺牲自己的一切而换得民族的自由。这原是他们的革命运动的最初和最终的目的；而永远阻隔在这运动的前途的，却是自己的兄弟们。

公俊有一着最后的棋子，久久握在手里，不肯放下去。死或活，便在这一着棋子上。

攻打太平军和围困南京城的主力，都是湘军。而湘军的主帅虽是曾国藩，其实权却全握在曾国荃——曾九的手上。

曾九和公俊有过相当的友谊，他知道公俊在太平军里，曾设法了好几次要招致他来归。那一次，公俊在安庆的游说，给他事后知道了，还颇懊悔不曾留下公俊来。

这是一个绝着。忠王极秘密的给公俊以全权，命他到曾九的大营里去，致太平军全军愿与他合作的消息，但只有一个条件：离开了“满妖”，自己组织汉族的朝廷。假如这条件能够成立，南京立刻便可以让渡给曾家军。

公俊又冒险而入曾九的营幕。

他的来临，使曾九过度的喜悦。他还不脱老友似的亲切态度。

“俊哥，你来得好。这几年来，想念得我好苦！我知道你在贼中一定不会得意的。这贼便将灭了；灭在我们湘人之手！俊哥，你想得到这么？你来到这里，把性命看得太儿戏了。好在谁都还不知道。要给大哥晓得，便糟了。但一切都有我，我可以庇护你。我担保你的安全。只要你，肯将贼中真相说出，我还可以设法保举你。我们是老友，什么话不能谈！你看我变了么？没有！还不脱书生本色呢。”曾九这样滔滔的说着，不免有点自负，显然是对故人夸耀他自己。

公俊是冷淡而悲切的坐在那里，颓唐而凄楚，远没有少年时代的奋发的态度。所能看出他未泯的雄心的，只有炯炯有光的尖利的双眼。

他凄然的叹道：“我是来归了！”

曾九喜欢得跳起来，笑道：“哈，哈，俊哥，都在我身上，保你没事，还有官做！”

“但来归的还不止是我一人呢。”

曾九有些惶惑，减少了刚才的高兴。

“我是奉了忠王的命，来接洽彼此合作的事的；南京城可以立即让渡给你，……”

这不意的福音，使曾九又炽起了狂欣；他热烈的执了公俊的双手，说道：“俊哥，你毕竟不凡，立下了这不世的大功！都在我身上！功名富贵！大大的一个官！少屠戮了千千万万的无辜的军民，这功德是够大的了！俊哥，你这话不假么？”

公俊冷冷的说道：“不假，不假！”

曾九大喜道：“来，俊哥，该痛喝几杯，我们细谈这事。”

“但还不是喝贺酒的时候呢。”

曾九为之一怔。

“这合作是有条件的，这条件很简单，说难，不难；说易，

却也不易。全在你老哥的身上。”

“…………”

“条件是：我们只愿与我们自己的兄弟们合作，却决不归降虏廷！”

“这话怎么讲的?”曾九陷入泥潭里了。

“这很明白：我们并不欲放弃了民族复兴的运动。我们仍然是反抗虏廷到底；不过，我们却可以无条件的与湘军合作。……不过……”

“…………”曾九回答不出什么，但他知道，这必有下文。

“不过，曾家军得脱离了满廷!”

如一声霹雳似的，震得曾九身摇头昏。他有点受不住!

“这是……怎么……说的！俊……哥!”

“这就是说，由湘军和我们合作起来，来继续这未竟的民族革命的工作。我们知道，力量是足够的。我们愿为马前的走卒，放弃了自己的一切，只求中国能够自由、解放。”

曾九抱了头，好久不说话。他如坠入深渊。这不意的打击太大了，他有点经不住!

“要我们叛国，要我们犯大逆不道之罪！好不狠毒的反间计！要不是你，第二个人要敢说这话，立刻绑去杀了!”他良久，勉强集中了勇气说道。

公俊恳挚的说道：“九哥，我们是一片的血忱，决无丝毫的嫁祸之心，更说不上什么反间计。正为了中国的自由、解放，我们才肯放弃了一切，我们不愿意看见自己兄弟们之间的残杀。我们可以抛开一切的主张，乃至信仰，但有一个最后的立场：宁给家人，不给敌人！和家人，什么都可以妥协、磋商，放弃；但对于世仇，却是要搏击到底的！唉！……可惜这几年来，相与周旋着的却只是家人，而不是敌虏！九哥，这够多么痛心的！九哥，

为了中国，为了为奴为仆的祖先们，为了千千万万的人自由、解放，为了我们子孙们的生存，九哥，我恳求你接受了我们的条件。我们是在等待着你的合作，只要你一决定下来！九哥，我为了中国，为了苍生，在这里向你下跪了！”

说着，便离座，直僵僵的跪在曾九面前，不止的磕头，恳求着，泪流满面，语声是呜咽模糊。

曾九也感得凄然，双手挽了公俊立起。“快不要这样了，使我难受！且缓缓的谈着吧。”

“只是一个决定，便可以救出千千万万人，便可以立下大功大业；否则，不仅对不起祖先们，也将对不住子孙们呢。”

“且缓几时再谈这事吧。俊哥，你也够辛苦的了，就在我的内书房里静养几天吧。”

便把公俊让到内书房里，请一个幕客在陪伴他，其实是软禁，不让他出入，或通消息。里里外外都是监视的人。

曾九也不是不曾想到这伟大的勋业。但他是骑在老虎背上，急切的下不来。也和国藩所想的一样，他们如果一旦转变了，他们便将立即丧失了所有的一切。他们很明白：所以能够鼓动军心，所以能够支持这局面的真实原因之所在。曾九还有些锐气，不能下人。已是沸沸腾腾的蜚语流言。国藩是持之以极其谨慎小心的态度的。虏廷并不是呆子，他已四面布好了棋子。说的是湘军无敌，其实，力量也并不怎么特别强。淮军、满军，以及常胜军是环伺于其左右。一旦有事，胜算是很难操在手里的。何况湘军，那子弟兵，也不一定便绝对的听从曾氏兄弟的命令。那里面，派别和小组的势力，是坚固的支配着。曾氏兄弟是很明了这里面的实情的。

饱于世故的人肯放下了到口的食物而去企求不可必得的渺茫的事业么？当然是不干的！

那良心，一瞬间的曾被转动，立刻便又为利害之念所罩遮。

为了故友的情感，还想劝说公俊放弃他的主张，但公俊的心却是钢铁般的不可撼动。

九

压不住众口，公俊要求合作的一席话，便被纷纷藉藉的作为流言而传说着，夹杂着许多妒忌的蜚语。

国藩听到了这事，立刻派人来提走公俊，曾九辗转的几次的要设法庇护他，但关系太大了，为了自己的利害，只好牺牲掉故友。

公俊便被囚在国藩的监狱里。究竟为了乡谊，他是比其他囚人受着优待的。他住在一间单独的囚室，虽然潮湿不堪，却还有木床。护守着的兵士们，都是湖南口音的，喉音怪重浊的，却也怪亲切。他们都不难为他，都敬重他，不时仍投射他以同情的眼光，虽然不敢和他交谈。

内外消息间隔，太平军如今是怎样的情形，公俊一毫不知，但他相信那运命的巨爪，必已最后的攫捉下去。

被囚的人是一天天的多，尽有熟识的面孔，点点头便被驱押过去。

公俊反倒没有什么顾虑，断定了不可救药的痛心与失望之后，他倒坦然了，坐待自己的最后的运命。

国藩老不敢提他出来，公开的鞫问，怕他当大众面前说出什么不逊的话来，只是把他囚禁在那里。

公俊一天天的在那狭小的铁栅里，度着无聊而灰心的生活。当夕阳的光，射在铁栅上的时候，他间或拖上了仅存的那污破的鞋子，在五尺的狭笼间来回的踱着方步，微仰着头颅，挺着胸

脯，像被闭在笼中的狮虎。

外面的卫士们幽灵似的在植立着，不说一句话。

刀环及枪环在铿铿的作响。

间或远远的飘进了一声两声喉音重浊的湖南人的乡谈，觉得怪亲切的。

坐在木床上，闭了目，仿佛便看见那故居廊下的海棠，梧桐和荷花。盆菊该有了蓓蕾。荷是将残了，圆叶显着焦黄残破。阶下的凤仙花，正在采子的时候。

一缕的乡愁，无端的飘过心头，有点温馨和凄楚的交杂的情味儿。

闭了眼，镇摄着精神，突听见有许多人走来的足步声。

一群的雄武的弁兵，拥着一个高级将官走来。

“俊哥，”这熟悉的声音在耳边叫着。

他张开了眼，站在他面前的是曾九!

“好不容易再见到你，俊哥，我虽在军前，没有一刻忘记了你。我写了多少信，流着泪，在写着，恳求大哥保全着你。”说着，有点凄楚，“好! 现在是大事全定了，你可以保全了，只不过……”底下的话再也说不出来。

公俊的双眼是那样的炯炯可畏，足以震慑住他，不让说下去。

“怎样? 局面平定?”如已判了死刑的囚犯听见宣布行刑日期似的，并不过度的惊惶，脸色却变得惨白。

曾九有些不忍，但点点头。

“究竟是怎样的?”

“南京攻下了，李秀成也已为我军所捕得。大事全定。俊哥，我劝你死了心吧，跟从了我们……”

公俊凝定着眼珠，空无所见的望着对墙，不知自己置于何

所，飘飘浮浮的，浑身有点凉冷。

流不出痛心的泪来。

“还是早点给我一个结局吧，看在老友的面上。我恳求你，这心底的痛楚我受不了！”

曾九避了脸不敢看他，眼中也有了泪光，预备好了的千言万语，带来的赦免的喜悦，全都在无形中丧失掉。

他呆呆的站在那里。

“给我一个结局吧，无论用什么都可以！我受不住，我立刻便要毁去自己！”

良久，曾九勉强的说道：“俊哥，别这么着！我带来的是赦免，并不是判决！”

公俊摇摇头。“只求一死！”

“等几时余贼平了时，你可以自由，爱到哪里便可上哪里去。故宅也仍在那里，你家人也都还平安。”

“不，不，只求一死！个人的自由算得了什么，当整个民族的自由，已为不肖的子孙们所出卖的时候！”

怕再有什么不逊的难听的话说出来，曾九站不住，便转身走了。

“俊哥，请你再想想，不必这么坚执！”

“不，只求一死！快给我一个结局，我感谢你不尽！”

那一群人远远的走了。公俊倒在床上，自己支持不住，便哀痛的大哭起来。

夕阳的最后的一缕光芒，微弱的照射在铁栅上，画在地上的格子，是那末灰淡。

铁栅外，卫士们的刀环在铿铿的作响。

1934年6月3日写毕

毁　灭

一

从三山街蔡益所书坊回家，阮大铖满心高兴，阔步跨进他的图书凌乱的书斋，把矮而胖的身子，自己堆放在一张太师椅上，深深吐了一口气，用手理了理浓而长的大胡子，仿佛办妥了一件极重要的大事似的，满脸是得意之色。

随手拿了一本宋本的《李义山集》来看，看不了几行，又随手抛在书桌上了，心底还留着些兴奋的情绪，未曾散尽。

积年的怨气和仇恨，总算一旦消释净尽了。陈定生，那个瘦长个儿的书生，带着苍白的脸，颤抖的声音，一手攀着他的轿辕，气呼呼的叫道："为什么……为什么……要捉我们？"

吴次尾，那个胖胖的满脸红光的人，却急得半句话都说不出，张口结舌的站在那里。而华贵的公子哥儿，侯朝宗，也把一手挡着轿夫的前进，张大了双眼，激动地叫道：

"这是怎么说的？我刚来访友……为什么牵到我身上来？"

用手理理他那浓而长的大胡子，他装做严冷的样子，理也不

理他们，只吩咐蔡益所和坊长道："这几个人交给你们看管着，一会儿校尉便来的。跑掉一个，向你们要人!"一面挥着手命令轿夫快走。四个壮健的汉子，脚下用一用劲，便摆脱了书生们的拦阻，直闯前去，把颤抖而惊骇的骂声留在后面，转一个弯，就连这些声音也听不见了。

大铖心里在匿笑，脸上却还是冰冷冷的，一丝笑容都没有——要回家笑个痛快——他坐在轿里，几次要回头望望，那几个书呆子究竟怎么个惊吓的样子，却碍于大员的体统，不好向轿后看。

"这些小子们也有今日!"他痛快得像咒诅又像欢呼的默语道。

他感到自己的伟大和有权力；第一次把陈年积月的自卑的黑尘扫除开去。

他曾经那样卑屈的求交于那班人，却都被冷峻的拒绝了。门户之见，竟这样的颠扑不破！而不料一朝权在手，他们却都在他的掌握之中了。书生到底值得几文钱！只会说大话，开空口，妄自尊大。临到利害关头，却也一般的惊惶失色，无可奈何!

为了他们的不中用，更显得自己的有权力，伟大，和手段的泼辣。"好说是不中用的。总得给他们些手段看看，"而权力是那末可爱的东西啊。怪不得人家把握住它，总不肯放手!

丁祭时候的受辱，借戏时候的挨骂，求交于侯方域时的狼狈，想起来便似一块重铅的锤子压在心头。

咬紧了牙齿，想来尚有余恨！那些小子们，自命为名士，清流，好不气焰逼人。直把人逼到无缝可钻入的窘状里去。"也有今日!"他自言自语，把拳头狠狠的击了一下书桌，用力太重了，不觉得把自己的拳头打痛。

"无毒不丈夫，"他把心一横，也顾不得什么舆论，什么良知

了。谁叫他们那些小子们从前那样的不给人留余地，今天他也不必给他们留什么余地了。

“还是这样办好！一不做，二不休，”他坐在那里沉吟，自语道。“把他们算到周镳、雷演祚党羽里去！”

他明白马士英是怎样的害怕周、雷，皇上是怎样的痛恨周、雷。一加上周、雷的党羽之名便是一个死。

他站了起来，矮胖的身躯在书斋里很拙钝的挪动着。

窗外的桃花正在盛开，一片的红，映得雪亮的书斋都有些红光在浮泛着。他的黄澄澄的圆胖的多油的脸上，也泛上来一层红的喜色。

他亲手培植的几盆小盆松，栽在古瓮钵里，是那样的顽健苍翠，有若主人般的得时发迹。

二

“您家大人在家么？”一阵急促的乌靴声在天井旁游廊里踏响着。

“在书斋里吧，杨大人！”书童抱琴说道。

大铖从自足的得意的迷惘里醒了转来。

“哈，哈，哈，我正说着龙友今天怎么还不来，你便应声而来；巧极，巧极，请进，请进。我告诉你一件有趣的事……”随时准备好了的笑声，宏亮的脱口而出。

但一看杨文骢的气急败坏的神色，却把他的高兴当头打回去，像一阵雹雨把满树的蓓蕾都打折了一般。

“时局有点不妙！您听见什么风声么，圆老？”文骢张皇失措的说道。

大铖的心脏像从腔膛里跳出，跑进了冰水里一样，一阵的凉

麻。

“出了什么事，龙友？出了什么事？我一点还不知道呢。”他有点气促的说。

文骢坐了下来，镇定了他自己。太阳光带进了的桃花的红影，正射在他金丝绣圆鹤的白缎袍上。

“时局是糟透了！”他叹息道，“我辈真不知死所！难道再要演一次被发左衽的惨剧么？我是打定了主意的。圆老，您有什么救国的方略？——”

大铖着急道：“到底是什么事呢，龙友？时局呢，果然是糟透了，但我想……”

底下是要说“小朝廷的大臣恐怕是拿得稳做下去的吧”的话，为了新参预了朝廷大计，不像前月那末可以自由闲评的了，不得不自己矜持着，放出大臣的体态来，这句放肆的无忌惮的话，已到了口边，便又缩了回去。

“恐怕这小朝廷有些不稳呢，”龙友哑声的说道。

“难道兵部方面得到什么特别危急的情报么？”

龙友点点头。

大铖的心肺似大鼓般的重重的被击了一记。

“大事不可为矣！我们也该拿出点主张来。”

“到底是什么事呢？快说出来吧。等会儿再商量。”大铖有点不能忍耐。

“十万火急的军报说——我刚才在兵部接到的，已经差人飞报马公了——中原方面要有个大变，大变！唉，唉，”龙友有点激昂起来，清癯的脸庞，显得更瘦削了，“将军们实在太不可靠了，他们平日高官厚禄，养尊处优，一旦有了事，就一个也不可靠，都只顾自家利益，辜负朝廷，耽误国事。唉，唉，武将如此，我辈文臣真是不知死所了！”

“难道高杰又出了什么花样么？他是史可法信任的人，难道竟献河给北廷了么？”大铖有点惊惶，但也似在意料之中，神色还镇定。

“不，高杰死了！一世枭雄，落得这般的下场！”

“是怎样死的呢？”大铖定了心，反觉得有点舒畅，像拔去一堆碍道的荆棘。高杰是党于史可法的，南都的主事者们对于他都有三分的忌惮。

“是被许定国杀的，”龙友道，“高杰一到了开、洛，自负是宿将，就目中无人起来，要想把许定国的军队夺过去，给他自己带。定国却暗地里和北兵勾结好，表面上对高杰恭顺无比，却把他骗到一个宴会里，下手将他和几个重要将官都杀了。高杰的部下，散去的一半，归降许定国的一半。如今听说定国已拜表北廷，请兵渡河，不久就要南下了！圆老，您想这局面怎么补救呢？这时候还有谁能够阻挡？先帝信任的宿将，只存左良玉和黄得功了。得功部下贪恋扬州的繁华，怎肯北上御敌？良玉是拥众数十万，当武、汉四战之区，独力防闯，又怎能东向开、洛出发？”

大铖慢条斯理的抚弄着他颔下的大把浓胡，沉吟未语，心里已大为安定，没有刚才那末惶惶然了。

“我看的大势还不至全然无望。许定国和北廷那边，都可以设法疏解。我们正遣左懋第到北廷去修好，还可以用缓兵之计。先安内患，将来再和强邻算账，也不为迟。至于对许定国，只可加以抚慰，万不可操切从事。该极力怀柔他，不使他为北廷所用。这我有个成算在……”

书童抱琴闯了进来，说道：“爷，马府的许大爷要见，现在门外等。”

龙友就站了起来，说：“小弟告辞，先走一步。”

大铖送了他出去。一阵风来，吹落无数桃花瓣，点缀得遍地艳红。衬着碧绿的苍苔砌草，越显得凄楚可怜。诗人的龙友，向来是最关怀花开花落的，今天却熟视无睹的走过去了。

三

“究竟这事怎么办法呢？杀了防河的大将，罪名不小。如果不重重惩治，怎么好整饬军纪？”马士英打着官腔道。

马府的大客厅里，地上铺着美丽夺目的厚毡，向南的窗户都打开了，让太阳光晒进来。几个幕客和阮大铖坐在那里，身子都半浸在朝阳的金光里。

“这事必得严办，而且也得雪一雪高将军的沉冤。”一个幕客道。

“实在，将官们在外面闹得太不成体统了；中央的军令竟有些行不动。必得趁这回大加整饬一番。”

“我也是这个意思，”士英道，“不过操之过急，许定国也许便要叛变。听说他已经和北廷有些联络了。”

大家面面相觑，说不出一句话来。

沉默了好久。图案似的窗外树影，很清晰的射在厚地毡上，地毡上原有的花纹都被搅乱。

“如果出兵去讨伐他呢，有谁可以派遣？有了妥人，也就可使他兼负防河的大责。”士英道。

“这责任太大了，非老先生自行不可。但老先生现负着拱卫南都的大任，又怎能轻身北上呢？必得一个有威望的大臣宿将去才好。”一个幕客道。

“史阁部怎样呢？”士英道。

“他现驻在扬州，总督两淮诸将，论理是可以请他北上的。

但去年六月间，高杰和黄得功、刘良佐诸将争夺扬州，演出怪剧，他身为主帅，竟一筹莫展，现在又怎能当此大任呢？况且，黄、刘辈也未必肯舍弃安乐的扬州，向贫苦的北地，”大铖侃侃而谈起来。

“那末左良玉呢，可否请他移师东向?”一位新来的不知南都政局的幕客说。

大铖和士英交换了一个疑惧的眼色。原来左良玉这个名字，在他们心上是个很大的威胁。纷纷藉藉的传言，说是王之明就是故太子，现被马、阮所囚，左良玉有举兵向江南肃清君侧之说。这半个月来，他们两人正在苦思焦虑，要设法消弭这西部的大患，如今这话正触动他们的心病。

但立刻，大铖便几乎带着呵责口气，大声说道，“这更不可能！左良玉狼子野心，举止不可测度。他拥众至五十万，流贼归降的居其多数，中央军令，他往往置之不理。外边的谣言，不正在说他要就食江南么？这一个调遣令，却正给他一个移师东向的口实!”

“着呀!”士英点头道，“左良玉是万不可遣动的。何况闯逆犹炽，张献忠虽蛰伏四川，亦眷眷不忘中土，这一支重兵，是决然不能从武汉移调开去的。”

沉默的空气又弥漫了全厅。

这问题是意外的严重。

“圆海，你必定有十全之策，何妨说出来呢?”士英隔了一会，向大铖提示说。

大铖低了头，在看地毡上树影的摆动，外面正吹过一阵不小的春风。

理了理颌下的大浓胡，他徐徐说道：“论理呢？这事必得秉公严办一下，方可使悍将骄兵知有朝廷法度。但时势如此，虽有

圣人，也决不能一下挽回这积重难返的结习。而况急则生变，徒然使北廷有所借口。我们现在第一件事，是抓住许定国，不放他北走。必须用种种方法羁縻住他，使他安心，不生猜忌。所以必得赶快派人北上去疏解，去抚慰他，一面赶快下诏安抚他的军心，迟了必然生变！目前正是用人之际，也顾不得什么威信，什么纲纪了。”

“但他仇杀高杰的事怎么辩解呢?”士英道。

“那也不难。高杰骄悍不法，为众所知。他久已孤立无援，决不会有人为他报复的。我们只消小施诡计，便可面面俱到了，就说高杰克扣军饷，士卒哗变，他不幸为部下所杀，还亏得许定国抚辑其众，未生大变。就不妨借此奖赏他一番，一面虚张声势，说要出重赏以求刺杀高某的贼人，借此掩饰外人耳目。这样，定国必定感激恩帅，为我所用了。”

“此计大妙！此计大妙！”士英微笑点头称赞道，仿佛一天的愁云便从此消散净尽一般。“究竟圆海是成竹在胸，真不愧智囊之目！”说着一只肥胖红润的大手，连连抚拍大铖的肩膀。

大铖觉得有些忸怩，但立刻便又坦然了，当即呵呵大笑道：“事如有成，还是托恩帅的鸿福！”

四

但许定国并不曾受南朝的笼络，他早已向北廷通款迎降，将黄河险要双手捧到清国摄政王的面前了。关外的十万精悍铁骑，早已浩浩荡荡，渡河而过，正在等待时机，要南向两淮进发。

“真想不到许定国竟会投北呢！”士英蹙额皱眉的说，“总怪我们走差了一着。当初不教高杰去防河，此事便不会有；高、许不争帅，此事也不会有。……”

“不是我说句下井投石的话，这事全坏在高杰之手！高杰不北上防河，许定国是决不会激叛的。”大铖苦着脸说，长胡子的尖端，被拉得更是起劲。本来还想说，也该归咎于史可法的举荐失人，但一转念之间，终于把这话倒咽下去。

彼此都皱着眉头坐在那里，相对无言。树影在地毡上移动，大宣炉里一炉好香的烟气，袅袅不断的上升。东面的壁衣浴在太阳光里，上面附着的金碧锦绣，反射出耀目的光彩。中堂挂着的一幅陈所翁的墨龙，张牙舞爪的像要飞舞下来。西壁是一幅马和之的山水，那种细软柔和的笔触，直欲凸出绢面来，令人忘记了是坐在京市的宅院里。

但一切都不会使坐在那里的人们发生兴趣。切身的焦虑攫住了他们的心，不断地在啮，在咬，在啃。

这满族的南侵，破坏了他们的优游华贵的生活，是无疑的。许定国的献河，至少会炽起北廷乘机解决南都的欲望，定国对于南都的兵力和一切弱点是了若指掌的。他知道怎样为自己的地位打算，怎样可以保全自己的实力和地盘。马士英他们呢，当然也是身家之念更重于国家的兴亡。但他们的一切享受，究竟是依傍南朝而有的。南朝一旦倾覆，他们还不要像失群的雁或失水的鱼一般感着狼狈么？

于是，将怎样保全这个小朝廷，也就是将怎样保全他们自己的身家的念头，横梗在他们心上。

“圆海，那条计既行不通，你还有何策呢？”

大铖在硬木大椅上，挪动了一下圆胖的身体，迟疑的答道：“那，那，待下官仔细想一想……除了用缓兵之计，稳住了北廷的兵马之外，是别无他策的了。只要北兵不渡淮，无论答应他们什么条件都可以。从前石晋拿燕云之地给契丹，宋朝岁奉巨币赂辽金，都无非不欲因小而失大，情愿忍痛一时，保全实力，徐图

后举的。”这迂阔之论，只算得他的无话可答的回答，连他自己也不知在说什么。

“但是北廷的兵马，怎么就肯中止开、洛不再南下呢？我们再能给他们什么利益呢？现在是北京中原都已失去的了！”士英道。

大铖沉吟不语，只不住的抚摸浓胡，摸得一根根油光乌黑。

只有一个最后的希望：北廷能够知足而止，能够以理折服。左懋第的口才，能够感动北军中大将，也未可知。但这却要看天意，非人力所能为了。此时这种希望的影子，还像金色绿色紫色的琉璃宫瓦在太阳光中闪烁摇曳那样的，捉摸不定。

“也只有尽人事以听天命的了！”大铖叹息道。

浓浓的阴影爬在每个人的心上，飘摇的不知自己置身何所，更不知明天要变成怎样一个局面。只有极微渺的一星星希望，像天色将明时油灯里的残烬似的一眨一眨地跳动。

突然的，一阵沉重的足步声急促的从外而来，一个门役报告道：“史阁部大人在门口了，说有机密大事立刻要见恩帅！”

厅中的空气立刻感得压迫严重起来。

“圆海，你到我书斋里先坐一会儿吧。我们还有事要细谈。也许今夜便在这里作竟夜谈，不必走了。”士英吩咐道。

大铖连连的答应退入厅后去。

五

“糟了！糟了！”士英一进了书斋，便跌足的叫道，脸色灰败得如死人的一般。

大铖不敢问他什么，但知道史阁部带来的必是极严重的消息。眼前一阵乌黑，显见得是凶多吉少，胸膛里空洞洞的，霎时

间富贵荣华，亲仇恩怨，都似雪狮子见了火一般，化作了一摊清水。

“圆海，”士英坐了下来叫道：“什么都完结了！北兵是旦暮之间就要南下的！许定国做了先锋！这罪该万死的逆贼！还有谁挡得住他呢？史可法自告奋勇，要去防守两淮。但黄得功和二刘的兵马怎么可靠？怎么敌得住北兵正盛的声势？我们都要完了吧！”

像空虚了一切似的黯然的颓丧。

沉重而窒塞的沉默和空虚！铜壶里的滴漏声都可以听得见。阶下有两个书童在那里听候使唤。他们也沉静得像一对泥人，但呼吸和心脏的搏动声规律地从碧窗纱里送进来。

太阳光的金影还在西墙头，未曾爬过去。但一只早出的蝙蝠已经燕子一般轻快的在阶前拍翼了。

“我们的能力已经用尽了，还有什么办法可想呢?”大铖凄然的叹道，那黄胖的圆脸，划上一道道苦痕，活像一个被斩下来装在小木笼里的首级。“依我说，除了缓兵或干脆迎降之外，实在没有第三条路可以走的！”

“迎降”这两个大字很响亮的从大铖的口中发出，他自己也奇怪，素来是谨慎小心的自己，怎么竟会把这可怕的两个字，脱口而出！

“说来呢，小朝廷也实在无可依恋了，”士英也披肝沥胆的说道，“我们的敌人是那末多。就使南朝站得住，我们的富贵也岂能永保？史可法、黄得功、左良玉，他们有实力的人，个个是反对我们的。我只仗着那支京师拱卫军，你是知道的，那些小将官如何中得用？十个兵的饷额，倒被吞去了七个。干脆是没有办法的！”他低了声，“圆海，你我说句肺腑话吧，只要身家财产能够保得住，便归了北也没有什么。那劳什子的什么官，我也不想做

下去了。”

大铖心里一阵的明亮，渐渐的又有了生气。“可不是么，恩帅？敌是敌不过的，枉送了许多人的性命，好不作孽！‘识时务者为俊杰’。我听见史可程说过——他刚从北边来，你老见过他么？——”

士英摇摇头道：“不曾。但听说，史可法当他是汉奸，上了本，说什么‘大义灭亲’，自行举发，要办他个重重的罪呢。但皇上总碍着可法的面子，不好认真办他，只把他拘禁在家。用一个养母终老的名义，前事一字不提了。”

“可还不是那末一套，不过可程倒是个可亲近的人，没有他哥的那股傻八轮东的劲儿。他和我说起过，老闯进了京师，闹得鸡犬不宁，要不是他老太爷从前一个奴才做了老闯的亲信，他也几乎不免。有钱的国戚大僚，没有一个不被搜括干净的，还受了百般的难堪的刑罚，什么都给拾了去。但说北兵却厚道，有纪律，进了城，首先便禁止掳掠。杀了好多乘风打劫的土棍。有洪老在那边呢，凡事都做得主。过几天，就要改葬先帝，恢复旧官的产业，发还府第了。人家是王者之师，可说是市井不惊，秋毫无扰，哪里像老闯们那么暴乱的？我当初不大信他的话，但有一个舍亲，在京做部曹的，也南来了，同他说的丝毫无二。还说是南北来往可以无阻，并不查禁京官回籍的。”放低了声音，“确是王者之师呢。周府被老闯夺去了的财物，查明了，也都发还了。难道天意真是属于北廷了?”说至此声音更低，两个头也几乎碰在一处。“听说北方有种种吉祥的征兆呢。洪老师那边，小弟有熟人；他对小弟也甚有恩意。倒不妨先去联络联络。”

士英叹了一口气道：“论理呢，这小朝廷是我们手创的，哪有不与共存亡之理？但时势至此，也顾不得了，‘孺子可保则保之。’要是天意不顺的话，也只好出于那一途了。”又放低了声

音，附着大铖的耳边，说道：“洪老那边，倒要仗吾兄为弟关照一下。”

大铖点点头，不说什么。他向来对士英是卑躬屈节惯了的，不知怎样，他今天的地位却有些特别。在马府里，虽是心腹，也向来都以幕僚看待，今天他却像成了士英的同列人了。

“要能如此，弟固不失为富家翁，兄也稳稳还在文学侍从之列，”士英呵呵大笑的拿这预言做结束。

桌边，满是书箱，楠木打成的。箱里的古书，大铖是很熟悉的，无不是珍秘的钞本，宋元的刻本。他最爱那宋刻的唐人小集，那么隽美的笔划，恰好和那清逸的诗篇相配称，一翻开来便值得心醉。士英也怪喜爱它。还有世彩堂廖刻的几部书，字是银钩铁划，纸是那么洁白无纤尘。地上放着一个小方箱，是士英近几天才得到的一部《淮海诗词集》。箱顶上的一列小箱，是宋拓的古帖。两个大立柜，放在地上，占了书斋的三分之一的地盘。那里面是许多唐宋名家的字画。地上的一个哥窑的大口圆瓶，随意插放着几轴小幅的山水花卉。随手取一卷来打开，却是倪云林画的拳石古松。

窗外是蓬蓬郁郁的奇花异木，以及玲珑剔透的怪石奇峰。月亮从东边刚上来，还带着些未清醒的黄晕。一支白梨花，正横在窗前，那花影被月光带映在栗色的大花梨木书桌上，怪有丰致的。

大铖他自己家里，也正充斥着这一切不忍舍弃的图书珍玩。他总得设法保全它们。这是先民的精灵所系呢！要是一旦由它们失之，那罪孽还能赎吗？单为了这保全文化的责任，他们也得筹个万全之策。

那一夜，他们俩密谈到鸡鸣；书童们在廊下瞌睡，被唤醒添香换茶，不止两三次。

六

“恩帅，听见外边的谣言了么？风声不大好呢，还是针对着我们两个发的！但北廷方面倒反而像没有什么警报了。”大铖仓仓皇皇的闯了进来，就不转气的连说了这一大套。

士英脸色焦黄，像已吓破了胆，一点主意也没有。他颤抖抖的说道：“不是谣言，是实在的事。但怎么办呢，圆海？这可厉害呢。不比北兵！北兵过了河，就停顿在那里了，一时不至于南下。我见到那人的檄文呢，上面的话可厉害。”

随手从栗色花梨木大书桌上的乱纸堆里检出一份檄文递给大铖。

大铖随读随变了色。“这是从哪里说起？国势危急到这地步，还要自己火并吗！”

“不是火并，圆海，他说的是清君侧呢。”放低了声音。“尽有人同情他呢。你知道，我的兵是没法和他抵抗的。他这一来，是浩浩荡荡的沿江而下，奔向东南。怎样办呢？听说有十几万人马呢。圆海，你得想一个法子，否则，我们都是没命的了！共富贵的尽有人，共患难的可难说了！”士英大有感慨的叹道。

大铖脸上也现着从未曾有的忧郁，黄胖的脸，更是焦黄得可怕，坐在那里，老抚摸自己的胡子，一声不响。

他眼望着壁上的画轴，却实在空茫茫的一无所见。他想前想后，一肚子的闷气，觉得误会他的人实在太多了！他又何曾作过什么大逆不道的罪孽！为什么有这许多人站在那里反对他？至于马士英，他是当朝掌着生杀大权的，他自己为什么也被打入他的一行列里去？心里有点后悔，但更甚的是懊丧。马、阮这两个姓联在一处，便成了咒诅的目的。这怨尤是因何招来的呢？他自己

也不大明白！……心里只觉得刺痛。仿佛立在绝壁之下，断断不能退缩。还是横一横心吧！……他是不能任人宰割的！……不，不，只要他还有一口气在，他总得反抗！什么国家，什么民族，他都可牺牲，都不顾恤！但他不得不保护自己，决不能让仇人们占了上风……不，不能的！他阮胡子也不是好惹的呀！他也还有几分急智干才可以用。他总得自救，他断不退缩！

只在那一刹那间，他便打定了主意：绝对不能退，退一步，便退入陷阱里去。干，不退却，他狠狠的摸着自己的胡子，仿佛那胡子被拉得急了，便会替他想出什么却敌的妙计来似的。

室中沉寂得连自己心肺的搏动也清晰可闻。士英知道他在深谋默策，便不去打扰他，只把眼光盯在窗外，一阵阵的幽香从窗口喷射进来。新近有人从福建送了十几盆绝品的素心兰给他，栽在绿地白花的古窑的方盆里。他很喜爱它们，有十几箭枝叶生得直堪入画，正请了几个门下的画师在布稿，预备刊一部兰谱。墙角的几株高到檐际的芭蕉，把浓绿直送入窗边。满满的一树珍珠梅，似雪点般的细密的白花正在盛放。太阳光是那么可爱的遍地照射着。几只大凤蝶，带着新妍斑斓的一双大粉翼，在那里自由自在的飞着。一口汉代的大铜瓶里，插着几朵紫红色牡丹花，朵朵大如果盆，正放在书桌上。古玩架上，一个柴窑的磁碗里，正养着一只绿毛小龟，那背上的绿毛，细长纤直，鲜翠可爱，一点没有曲折，也没有一点污秽的杂物夹杂在里面。白色的搪磁小钵里，栽着一株小盆松，高仅及三寸，而蟠悍之势，却似冲天的大木。一个胭脂色的玉碗，说是太真的遗物，摆设在一只大白玉瓶旁边，那瓶里插的是几枝朱红耀眼的大珊瑚。

老盯在这些清玩的器物上，士英的眼光有些酸溜溜的。在这样的好天气，好春景里，难道竟要和这一切的珍品一旦告别么？辛苦了一世的收藏，竟将一旦属于他人么？万端的愁绪，万种的

依回；而前月新娶的侍姬阿娇，又那么的婉转依人，娇媚可喜，……难道也将从他身旁眼睁睁看她被人夺去么?

他有些不服气，决计要和这不幸的运命抗争到底。但有什么反抗的力量呢？他是明白他自己和他的军队的。他知道这一年来，当朝执政的结果是结下了许许多多的死活冤家。左良玉的军队一到南京，他就决然无幸，比铁券书上的文字还要确定的。左军向江南移动的目的，一面说是就食，一面却是铲除他和大铖。他想不出丝毫抵抗的办法。他心里充满着颓丧、顾惜、依恋、恐怖的情绪。……迟之又久，他竟想到向北逃亡……

“这一着可对了!”大铖叫了起来，把士英从迷惘里惊醒。

“有了什么妙计么?”士英懒懒的问。

“这一着棋下得绝妙，若不中，我不姓阮!”大铖面有得色的说道。

士英随着宽了几分心，问道：“怎样呢，圆海？如有什么破费，我们断不吝惜!”

“倒是要用几文的，但不必多。”随即放低了声音说道，“这是可谓一箭双雕，我们设法劝诱黄得功撤了淮防的兵，叫他向西去抵抗左师。如今得功正以勤王报国自命，我们一面发他一份重饷，一面用御旨命令，他决没有不去的。他决不敢抗命！两虎相斗，必有一伤。但我们却可保全了一时。此计不怕不妥！若得功阻挡不住，那我还有一计，那得用到诗人杨龙友了。”

“就派人去请龙友来!”

七

杨龙友为了侯朝宗的被捕，心里很不高兴。苏昆生到过他寓所好几趟了，只是恳切的求救于他。他知道这事非阮大铖不能

了，也曾跑到大铖那里去，却扑了一个空。

这两天，西师的风声很紧，他也知道。只得暂时放下了这条营救人的心肠，呆呆的坐在家里发闷。要拿起笔来画些什么，但茫然若失的情绪却使他的笔触成为乱抹胡涂的情形，没有一笔是自己满意的。他一赌气，掷了笔不画了，躺在炕床上，枕着妃色的软垫，拿着一本苏长公小品读读，却也读不进什么去。

他没有什么牵挂。他的爱妾，已经慷慨的和他说过，要有什么不测，她是打算侍候他一同报国的。所不能忘情的，只有小小一批藏书和字画。他虽然不能和阮、马争购什么，在那里面，却着实有些精品，都是他费了好些心血搜求来的。但那也是身外物，……说抛却，便也不难抛却。

但终不能忘情……，心里只是慌慌的，空洞洞的，不知道在乱些什么。

西师的趋向江南，他虽不怎样重视，却未免为国家担忧。在这危急关头，他诚心的不愿看见自己兄弟的火并，而为了和阮、马的不浅的交谊，也有些不忍坐视他们一旦倒下去。

马府请他的人来，这才打断他的茫然的幻想，但还是迷迷胡胡的，像完全没有睡醒。

“哈，哈，龙友，不请，你竟绝迹不来呢!”士英笑着说。“有要事要托你一办。”

“这事非龙友不办，只好全权奉托!”大铖向他作了一个揖说。

龙友有点迷惘，一时说不出什么来。

“你和侯朝宗不是很熟悉么?”大铖接着道。

龙友被触动了心事，道：“不错，侯朝宗，为了他的事，我正想来托圆老。昨天到府上去……”

大铖打断了他的话，说道：“我都知道，那话可不必再提。

已经吩咐他们立刻释放他出来了。现在求你的是，托你向侯生一说，要他写一信阻止左师的东向。他父亲是左良玉的恩主。左某一生最信服他，敬重他的。侯生不妨冒托他父亲的名义，作信给左某，指陈天下大势以及国家危急之状，叫他不要倡乱害国。这封信必要写得畅达痛切，非侯生不办。”

“朝宗肯写这信么?”龙友沉吟道。

“责以大义，没有不肯写的。”大铖道。“你可告诉他，如今正是国家危急存亡之际，再也谈不到什么恩怨亲仇了。北廷顿兵于开、洛，其意莫测，老闯余众尚盛，岂宜自己阋墙? 朝廷决不咎左良玉既往之事，只要他肯退兵。侯生是有血性之人，一定肯写这封信的。”

“为了国家，”龙友凄然的说道，“我不顾老脸去劝他，死活叫他写了这信就是。”

“着呵，”士英道，“龙友真不愧为我们的患难交!”

“但全是为国家计。国事危急至此，我们内部无论如何，是不能再自动干戈的! 在这一点上，我想，朝宗一定会和我们同意。”

“如果左师非来不可，我们也只得拱手奉让，决不和他以兵戎相见，”大铖虚伪的敷衍道。

士英道：“着呵。我们的国家是断乎不宜再有内战的了。我什么都可以退让，只要他们有办法提出。我不是恋栈的人，我随时都可以走，只要有了替代人。”

“可不是，”大铖道，“苟有利于国，我们是不惜牺牲一切的。但中枢不宜轻动。这是必要的! 任他人有什么批评，马公是要尽心力维持到底的!”

龙友不说什么，立了起来，道：“事不宜迟，我便到朝宗那边去。”

八

侯朝宗冒他父亲之名的信发出了，但同时，黄得功的那支兵马也被调到江防。淮防完全空虚了。史可法异常着急，再没有得力的军队可以填补，深怕清兵得了这个消息，乘虚扑了来。

而这时，西兵已经很快的便瓦解了。左良玉中途病死，部下四散，南都的西顾之忧，已是不成问题。

马、阮们心上落下了一大块石头。南都里几位盼着朝政有改革清明的一线希望的人，又都灰了心。

秦淮河边的人们，仍是歌舞沉酣，大家享受着，娱乐着。马、阮心上好不痛快。便又故态复萌，横征暴敛，报复冤仇，享受着这小朝廷的大臣们的最高权威。过一天，算一天。一点不担心什么。

但，像黄河决了口似的，没等到黄得功的回防，清廷的铁骑，已经澎湃奔腾，疾驰南下。史可法和黄得功只好草草的在扬州附近布了防。

经不起略重的一击，黄得功第一战便死于阵上，扬州被攻破，史可法投江自杀。

这噩耗传到了南京，立刻起了一阵极大的骚乱。城内，每天家家户户都在纷纷攘攘，搬东移西，像一桶的泥鳅似的在绞乱着。已经有不逞的无赖子们在动乱，声言要抄劫奸臣恶官们的家产，烧毁他们的房屋。

阮府、马府的门上，不时，深夜有人去投石，在照墙上贴没头揭帖，说是定于某日来烧房，或是说，某日要来抢掠。

终日有兵队在那里防守，但兵士们的本身便是动乱分子里的一部分。纪律和秩序，渐渐的维持不住。

一夕数惊，说是清兵已经水陆并进，沿江而来。官府贴了安民的大布告，禁止迁居。但搬走的，逃到乡下去的，仍旧一天天的多起来，连城门口都被堵塞。

什么样的谣言都有，几乎一天之内，总有十几种不同的说法，可惊的又可喜的，时而恐慌，时而暂为宽怀。有的说，某处勤王兵已经到了。有的说，许定国原是诈降的，现在已经反正，并杀得清兵鼠窜北逃了。有的说，因了神兵助阵，某某义军大破北兵于某处。……但立刻，这一切喜讯便都被证明为伪造。北兵是一天天的走近了来，无人可抵挡。竟不设防，也竟无可调去设防的兵马。他们如入无人之地。劝降的檄文，雪片似的飞来，人心更为之摇动。

"看这情形，在北军没到之前，城内会有一场大劫呢。泼皮们是那样的骚动。"大铖担心的说。

士英苦着脸，悄悄的道，"刚从宫里出来，皇上有迁都之意，可还说不定向哪里迁。"

"可不是，向哪里迁呢?"

"总以逃出这座危城为第一着，他们都在料理行装。"

大铖还不想搬动。北兵入了城，他总以为自己是没有什么危险的。

"我们怎么办呢？随驾？留守?"士英向大铖眨眨眼。他是想借口随驾而溜回家乡去的。

"留守为上。我们还有不少兵，听说，江南的义军，风起云涌似的出来了，也尽够坚守一时。"大铖好像不明白他的意思似的说道。

士英走向他身旁，悄悄的道："你，不知道么？我的兵是根本靠不住的。这两天，他们已经混入泼皮队里去了。逃难人的箱笼被劫的已经不少。还有公然白昼入民房打劫的。谁都不敢过

问。我不能维持这都城的治安。……但北兵还不来……就在这几天，我们得小心……刚才当差的来说，有人在贴揭帖，说到聚众烧我们的宅子。南京住不下去了，还以早走为是。”

“难道几天工夫都没法维持么?”

“没有办法。可虑的是，泼皮们竟勾结了队伍要大干。”

大铖也有点惊慌起来，想不到局面已糟到如此。

留居的计划根本上动摇起来。

九

大铖回了家，抱琴哭丧着脸，给他一张揭帖。

“遍街贴着呢，我们的照壁上也有一张。说不定哪一天会出事。您老人家得想想法子。”

“坊卒管什么事的！让这些泼皮们这样胡闹！”大铖装着威风，厉声道。

“没有，劝阻不了他们。五爷去阻止了他们一会，吃了一下老大的拳头，吓得连忙逃回家。”

“不会撕下的么，没用的东西！”

“撕不净，遍街都是。早上刚从照壁撕下一张，鬼知道什么时候又有一张贴上去了。”

大铖心头有点冷；胸膛里有点发空。他只在书斋里低头的走，很艰难的挪动他那矮短的胖腿。

“您老人家得打打主意，”门上的老当差，阮伍，所谓五爷的，气呼呼的走进来叫道，“皇上的銮驾已经出城门去了！”

“什么！”大铖吃惊的抬头。“他们走了?”

“是的，马府那边也搬得一空了。小的刚才碰见他们那边的马升，他押着好几十车行李说，马爷骑着马，在前面走呢。”

他走前几步，低声的说："禀老爷，得早早打主意。城里已经没了主。刚才在大街上碰见一班不三不四的小泼皮，有我们的仇人王福在里面，仿佛是会齐商量什么似的，我只听见'裤裆子阮'的一句。王福见了我，向他们眨眨眼，便都不声不响了。有点不妙，老爷。难道真应了揭帖上的话？"

大铖不说什么，只挥一挥手。阮伍退了出来，刚走到门口。

"站住，有话告诉你。"

阮伍连忙垂手站住了。

"叫他们后边准备车辆。多预备些车辆。"

阮伍诺诺连声的走去。

大铖是一心的忙乱，叫道："抱琴，"他正站在自己的身旁，"你看这书斋里有什么该收拾收拾的？"

"书呢？古玩呢？"

"都要！"

"怕一时归着不好。"

"快些动手，叫携书他们来帮你。"

"嗻！但是没有箱子好放呢，您老人家。"

书斋里实在太乱了，可带走的东西太多，不知怎样的拣选才好。

一大批他所爱的曲本，只好先抛弃下，那不是什么难得的。但宋版书和精钞的本子是都要随身带走的。还有他自己的写作，未刻成的，那几箱子的宋元的字画，那些宋窑，汉玉，周鼎，古镜，没有一样是舍弃得下的。他费了多少年的心力，培植得百十盆小盆景，没有一盆肯放下，但怎么能带着走呢？箱子备了不到五十只，都已装满书了。

"有的东西，不会用毡子布匹来包装么？蠢才！"

但实在一时收拾不了；什么都是丢不下的，但能够随身携带

的实在太少了。收了这件，舍不下那件，选得这物，舍弃不掉那物。忙乱了半天，还是一团糟。从前搜括的时候，只嫌其少，现在却又嫌其太多了。

“北兵得什么时候到呢?”他忘形的问道。

“听说，沿途搜杀黄军，还得三五天才能进城，但安民告示已经有了。”抱琴道，“那上面还牵连爷，您老人家的事呢。”他无心的说。

“什么!”大铖的身子冷了半截。“怎么说的?”圆睁了双眼，狼狈得像被绑出去处刑似的。

“说是什么罪，小的不大清楚。只听人说北兵是来打倒奸贼，解民倒悬的，倒有人想着要迎接他们哩!”

大铖软瘫在一张太师椅上垂头不语。他明白，自己是成了政争的牺牲品了。众矢之的，万恶所归。没法辩解，不能剖释。最后的一条路，也被塞绝。

逃，匿姓隐名的逃到深山穷谷，只有这条路可走了。还须快。一迟疑，便要脱不得身。

挣扎起身子，精神奋发得多，匆匆向内宅跑去。

十

说是轻装，不带什么，却也有十来车的行李。大铖他自己更换了破旧的衣服，戴着凉帽，骑着一匹快走的毛驴，远远的离开车辆几十步路，装作平常逃难人似的走着。生怕有人注意，凉帽的檐几乎遮到眉头。

满街上都是人，哄哄乱乱的在跑，在窜，在搬运，像没有头的苍蝇似的，乱成一团，挤成一堆。几个不三不四的恶少年，站在街上，暗暗的探望。

“南门出了劫案呢，不能走了！”一堆人由南直往北奔，嘈杂杂的大嚷。

“抢的是谁？”

“马士英那家伙。有百十辆大车呢，满是金银珍宝，全给土匪抢光了，只逃走了他。”

“痛快！天有眼睛！”途人祷告似的这样说。

吓得大钺的车辆再不敢往南奔。回转来，向西走。车辆人马挤塞住了。好容易才拐过弯来。

一阵火光，冲天而上。远远的有呐喊声。

“哈，哈，”一个人带笑的奔过，“马士英家着火了！”

大钺感到一阵的晕眩，头壳里嗡嗡作响，身子是麻木冰冷的。

他必定要同马士英同运，这，在他是明了得像太阳光一般的前途。

火光更大，有黑灰满街上飞。

“这是烧掉的绸缎布匹呢，那黑灰还带着些彩纹，不曾烧尽。”

又是一阵的更细的黑灰，飘飘拂拂的飞扬在天空。一张大的灰，还未化尽，在那里蝴蝶似的慢慢的向下翻飞。大钺在驴上一眼望过去，仿佛像是一条大龙的身段。他明白，那必是悬挂在中堂的那幅陈所翁的墨龙遭到劫运了。

一阵心痛。有种说不出的凄凉意味。

呐喊的声音远远的传来。怕事的都躲在人家屋檐下，或走入冷巷里去。商铺都上了板门。大钺也把毛驴带入巷口。

无数的少年们在奔，在喊，像千军万马的疾驰过去。有的铁板似的脸，有的还在笑，在骂，在打闹，但都足不停步的奔跑着。

“到裤裆子阮家去啊!”

宏大的不断的声音这么喊着，那群众的队伍直向裤裆子那条巷奔去。

大铖又感到一阵凉麻，知道自己的家是丧失定了。他的书斋里，那一大批的词曲，有不少秘本，原稿本，龙友屡次向他借钞，而他吝啬不给的，如今是都将失去了。半生辛苦所培植的小盆景。……真堪痛心！乃竟将被他们一朝毁坏！唐宋古磁，还有那一大批的宋元人的文集，以及国朝人的许多诗文集，也竟将全部失去！可怕的毁灭！他但愿被抢去，被劫走，还可以保存在人间，……但不该放一把火烧掉呵！……

“啊，不好，”他想起了：客厅里挂的那几幅赵孟頫的马，倪云林的小景，文与可的竹，苏东坡的墨迹，都来不及收下。该死，他竟忘记了它们！如今也在劫数之中！还有，还有，……一切的珍品，都逐一的在他脑里显现出来，仿佛都在那里争诉自己的不幸，在那里责骂他这收藏者，辜负所托！

“但愿被抢，不可放火！”他呢喃的祈祷似的低念着万一的希望！

又是隐约的一阵呐喊声，随风送了过来。

“阿弥陀佛，”一个路人念着佛，“裤裆子阮家也烧了!”

大铖吓得一跳，抬起头来，可不是，又是一支黑烟夹着火光，冲天而去。

眼前一阵乌黑，几乎堕下驴来。

“可惜给那小子走了!”巷口走过一个人说道。

“但他的行李车也给截留了。光光的一个身子逃走也没用。一生搜括，原只为别人看管一时。做奸臣的哪有好下场!”

大铖这时才注意到，他的行李车辆，并不曾跟他同来。不知在什么时候竟相失了。

一身的空虚，一心的空虚，像生了一场大病似的，他软瘫瘫的伏在驴上，慢慢的走到水西门，不知走向什么地方去的好。

1934年9月29日写毕

集　外

惊　　悸

我低着头顺马路一直往北走。“靠边走!”如迅雷似的一声响，把我惊了一跳。抬头见前面一只黄色的手臂乱挥着，把行人、车、马，都赶到大车道上来。马路上立刻静悄悄的人烟断绝，只有向南来的一阵兵。很奇怪，他们为什么靠着马路两旁走?为什么一阵马兵一阵步兵的间着走?我心里印上了这几个疑问的符号，立刻命令着腿停止，眼睁睁的只向他们望。那一师那一营的兵士开拔吗?不对!总统出门吗?不对!什么大官僚死了，他们替他送丧吗?不对!……心里只管画了许多耳朵，只是一个个的遭了否决。忽然……奇怪!为什么又有二辆大车夹在阵伍中间走?大车上还坐着好几个人——一辆是四个人，一辆是五个人——呀!绝顶的奇怪!他们几个人为什么都把双手反缚着?可怕呀!他们的脸色!为什么这般白?为什么他们嘴唇都颤震着?……可怕!我回头来不敢再看了。兵都过去了，两辆大车也慢腾腾一步一步地夹在他们中间向前进。末了有一个兵官和一个抱着令箭的兵，押着阵过去了。

“是呀!往下斜街去了!”

“当中一个年轻的长得相貌很好，真可惜!”

我立刻明白了！一阵……咳，一阵说不出的感觉，来侵袭我了。打了几个寒战，心里只觉得软柔柔的，……真说不出……苦……苦……怕！灵魂跟着这两辆大车一块去了！腿也软软的大半天走不动。

食饭，只觉得……咳！不敢想！我只觉……悸……战……不知道为什么心里只是软柔柔的……

睡了！

忽觉得自己也坐着大车，被一阵兵押着由大街出城。到了！一片广场，除了几丛高粱，只有起伏的黄土堆。双手反剪着。神魂摇筑筑的，……只觉着四周围着许多张口舞爪的虎豹，等时候一齐扑来。

咳！惊悸呀！我受够了！为什么还不……

火光一闪，身边一个东西扶了……

忽地醒来，心里还嘭嘭的跳个不住，桌上一盏如豆的灯，放出绿惨惨的火苗……一身都是冷汗。

兄弟们呀！你们心里也软柔柔的吗？……两手满染着血，为什么？

咳！人呀！你们为什么……？

觉着有一点血腥气……心里只是软柔柔的……说不出……

（原载1920年9月8日《晨报》）

平凡地毁了一生

他死了。他的一生就如此平凡地摧毁了。

他是一个强健的活泼的青年。身体矮而肥胖；大而坚实的头上，有许多疤痕，都光滑地不长头发，把他顽皮而屡蒙颠仆、鞭打的历史表现出来。然而他大起来究竟知道一些世事。他的大而粗糙、血管蛛网似的布满着的手，也能够做许多事情，如用石膏摆在铜模里做出白而硬的粉笔，把五倍子造成蓝黑汁之类。他竟是一个工艺家。他买来一部催眠术函授讲义，学了一两个月，竟能把他的后母及他的同学们催眠着。他想悬牌开一精神疗养院，但是终为学校里的可恶的功课和他专制的父亲所妨碍，不能成功。这也没有什么关系。他还会算命和一些医生的知识，能抡着大而粗的手，张着大而阔的嘴，用不南不北的口音为人卜命运呢。他的志向真大而高尚，可是苦得太复杂些。

他学着俄文，将来可以做一个外交官。可是学校的年限太长了，他等不及，他想缩短些学业期间，早一些毕业，可以独立生活。二十岁已经成年的人了，还靠着父亲生活，真觉着羞耻呀！有一天，他看一段报上的新闻，说留法勤工俭学这样这样的好，他心里不觉怦然而动，想从苦里出身，做一个人上的人，就立刻

跑去同他父亲商量，要赴法国勤工俭学去。但是被他的专制而顽固的父亲拒绝了。他懊丧得很，可是也没有法子，谁叫你自己不会独立挣着钱去留学呢？

他发愤想自己弄些钱。可是做什么事好呢？设立精神疗养院，看一个病人可以得二十、三十乃至五十、一百元。这是再好不过了。但是学校里可恶的功课和他的专制的父亲总是妨碍着他的这个计划的实现。算命……呀，太不像样，利益又太薄了。最后有了办法了，他想著一部书，可以卖得很多钱，这是名利双收的好方法，许多人都做过了。可是他的书讲什么好呢？他委实决断不下。写——写——写，究竟写什么呢？手颤着，头脑变了木头似的，咳，究竟想不出什么话来写。他明白了，这是他国文程度太坏的原故。他很懊悔小的时候，为什么不用功来念书。赵先生总是迫他读古文，他恨极了，总是托故逃学，在外面与一班顽童掷钱，放风筝，排阵操练。现在可知道自己的不对了。好在还不晚，还可以补习呢。

他把家里藏着的文选、史记菁华、古文辞类纂都拿出来，天天的念。可是不认识的字、不明白的句子太多了。问谁呢？一月——两月——糊涂的念——啊，他又觉着这个方法迟缓了。——这究竟不是办法。但是除此以外，再也想不到别的弄钱的方法。只好暂时搁着吧。

他有好几个朋友在一个会里服务，教教书，调查调查人力车夫，还常把服务的好处讲给他们同学听；他们很觉愉快而活泼，在外面也非常活动。他很羡慕他们。人是社会的一分子，处在这样腐败的社会里，哪能放弃了自己的神圣的责任，不去服务社会、改良风俗呢？他立定了志向，就要求他们介绍，也入了这个会。很好！会里的人都很看得起他，腾出一点钟的算学功课来，请他教。他很喜欢；愉快、活泼地教着书，很能发挥出博爱、人

道的精神。人力车要拣着老头子拉的车坐，拉的慢也不动火，当多给他们几个铜子。剃头——剪发——也要到生意清淡的下等理发所里去，因为很可怜他们，要照顾他们一些生意。又入了查经班，每礼拜六到青年会去一次，研究基督的圣训。

冬天到了，有几个大慈善家拿出一些钱来，交给这个会，叫他们散发给有病的不能过年的贫民。他们分区调查这种贫民；他也担任了一区的调查的事。他拿着调查表，冒着风雪，到各巡警分派出所里，问他们所辖的贫民的住址。他自己亲到那破屋病榻之前，慰问这些贫民。把他们的姓名、年龄、病状依式填在调查表上。三十那一天，是散发米钱的日子。他依着调查表，把米钱分给那些贫民，整整的忙了一天。到了晚上，匆匆的吃过年酒，又出去散钱了。他究竟是一个能实行的大社会改良家。许多人称赞他的热心。

他的父亲忽然的生病死了。他忙着丧事，未免把服务精神暂时收拾起来。过了好几七，他就扶柩回南了。

三个月以后，他又回来了。他的经济的压迫负在背上，使他不得不牺牲他的服务的精神。算学不教了。除了到学堂上课以外，他只是坐在家里吃补药，凝神听着自己的肺的鼓动和心脏的搏动的声音，因为他总疑惑他自己是有了肺病或神经衰弱病了。

过了半年，他祖父又写信叫他回南了。

他少年的时候，曾定了一头亲事，就是他的表姐妹。现在他祖父看他年纪已经不小，急着要给他娶亲，所以就写信叫他回南去。娶亲以后，家庭的生活倒很好，祖父也给他好些钱。因为学业的原故，他终于把他的小家庭同着他的一个弟弟都带到京里来。忙了许久，才找到了房子，搬了进去。他现在可是不愉快、活泼了。一天到晚只是忙忙碌碌的，发挥做丈夫的本能；又要念书，又要一早上市买菜，又要照料家事。真是累得要死了！还有

什么心肠服务、读古文呢？精神疗养院自然也开不成。他大而高尚的志向竟消磨了。可是他不注意这些，他只尽心做家主的事。

劳苦使他一天一天的衰弱下来，终于得了很厉害的虚肿病，不得不回南方疗养。不久，他的死耗，就传于朋友间了。

他的一生，就如此平凡地摧毁了。

（原载1920年9月30日《晨报》）

一个不幸的车夫

上学的路上，远远的瞧见一大堆人围在一块。马路的两旁商店里，也出来好几个人，由我身旁跑过去看。我顿时发生了好奇心，匆匆的走到那里，也挤进人群里去。只见一个衣服破烂的人倒在地上，身旁通是鲜红的血。一辆破洋车搁在一边，轮子弯了，车把也断了。洋车的旁边，又停着一部汽车，初升的太阳照着它，闪烁的发亮。两个游击队的兵士和一个巡警围守着倒地的人，不使闲人走近。一瞥之下，我就知道这个人是一个给汽车撞倒的不幸的车夫了。

一阵凄惨的感情，充溢在我的心上，很想立刻闭着眼睛挤出去，走我的路。但是不能……再仔细的看了一看，这个不幸的人，约有五十余岁的样子，“老态龙钟”，瘦而且弱。半年多没有剪的长头发，已有一半是灰白的了。手上脸上通是黑垢，破碎而单薄的衣裤也是龌龊不堪。不知他的伤在什么地方，只见得浑身都染有血迹的身子躺在地上，一点也不能动弹。脸色惨白得可怕。眼时时往上翻。虽然说不出话来，他的薄而褪色的嘴唇，却不住的一张一合，咳！嘴张得如此之大！话却总说不出来。显然是感得无限的痛苦。

凄惨与恐怖的情绪，一阵一阵的还是侵袭着我。再也忍不住了！我的视线只得避开他的身上。拿耳朵听站在旁边看热闹的人的话。

“他怎么会给汽车撞了的呢?”

“我看见他撞的。他拉着空车慢腾腾的经过这个胡同口。那个时候，恰好由胡同里跑出来那一辆汽车。叫笛呜呜响。不知他为什么听不见，不躲开，还是慢慢的走。汽车夫一时停不住车，就把他撞倒了。”“这样宽的一条大路还躲不开，难道他是聋子，听不见汽车的叫笛响么?”

“咳！可怜！这一定是他命里注定，应该是死在汽车的轮子底下。”

胡同口的北首，摆着一排的人力车。五六个车夫也围在一块议论。

“老四上哪里去了？是不是去通知他的家里?”

“是的，那一个巡警叫他去的。”

“老赵真可怜！大清早的由家里赶出来拉车，就撞见这个大祸，眼见的就要不济了。不知道他家里的得信，要哭得怎么样子呢!”

“可不是，他的家里整年的病在床上，这几天刚好了一些，听见老赵给汽车撞死，可不要叫她立刻也死去么。”

“咳！他不知做下了什么坏事，家里只是出灾难，好好的做买卖，本钱却赔得精光，接着他母亲又死了。办好丧事，一个大也没有剩下了。没有法子去拉车。想不到拉不到一年，却被汽车撞倒了。遗下一个病人，二个十岁以下的小孩，如果他真的死了，不知以后怎么样过日子呢?”

“他头一天到车厂里领车要拉，我就对他说：‘老赵你是上年纪的人了，耳朵不大方便，身体也不大灵动。我劝你不要做这个

费力气的苦买卖吧！你知道现在北京城里汽车一天一天的多，横撞直冲，我们拉车的不是常有给他撞死的么?’他叹了一口气回答道：‘我怎么不知道。要另外有一条路走，我还肯把这副老骨头吃这个苦么?’我听他这样说，只得随他去了。却不知道他今天真吃汽车的亏。”

“有一天，我看见他带着病出去拉车。我就说：‘老赵将息一天吧！何必带着病去做买卖。’他叹了一口气道：‘一个铜子也没有了。昨天晚上还没有吃东西。不拉，今天吃什么?’咳！我们做苦买卖的真苦!”

“我只怪汽车不好。横撞直冲，总得要我们留神避它。真是可恶不过，他们有钱的人，坐在上面舒舒服服的。我们吃了他的灰尘臭气不算，一不留神，还要把性命送在它的轮下。横竖压死了我们一二个人不过花了几十块钱，不算什么事。咳！他们吃一顿饭也要花上二三十块钱，买一匹马也要好几百大洋。我们穷人的性命真贱呀！……”

说话的车夫说得伤心，眼圈一红，几乎掉下眼泪来，哽咽着再也不能往下说。抬头看其余的车夫时，眼圈子也都早红了。

车夫静默了，看热闹的却愈聚愈多。我挤在群众中，气闷不过，只得挤出去，仍旧走我的路。可是凄惨与恐怖总驱逐不去。在人们的无尽的生命流中，我永久纪念着这个脸色灰白，眼白上翻，嘴唇时时开合的不幸的车夫。

（原载1921年1月《铁路管理学校高等科乙班毕业纪念册》）

向光明去

第　一　章

太阳光带了一个新鲜的早晨来。久雨的泥地上，还是湿腻腻的，满印着大大小小的足迹和钉鞋底的小孔；沿街的石阶上，凹处还积着些雨水，凸出的地方，却已干了，现出白色来。绿叶载着水点，在太阳光中闪闪发亮。好几天没有看见的小麻雀，也唧啾唧啾的重复在空地上及屋檐上忙碌的跳着，飞着，聚语着。

“天晴了。”

一个青年，二十五六岁的样子，从他的房里，开门走了出来。他身材很瘦削，脸色铁青的，一点血色也没有，两个颧骨很高的突出，头发乱蓬蓬的，至少是一两个月没有去梳理的了。他开了门，一见蔚蓝的天色，与晒在天井的西墙角上的太阳光，便如释重负似的自己说了一句，然而声音很冷涩，可以看出他是一个有毅力而不好修饰的少年。

“晴了，晴了，今天可以到公园去了，仲芳，你去不去?”别一个青年，由上屋里踱了出来，一见这太阳光，便快活的向他问

道。他的语声如银铃似的响在空中，充满了青年的愉快与天真。

“去的，闷在屋里好几天，真要病了。你还不打电话约密司周同去么，新甫？和我们去有什么意思！”刘仲芳半开玩笑的说道。

江新甫微微的笑了一笑，不说什么。他是一个善于修饰他自己的青年，从没有人曾见他的衣服是有皱痕或污点或头发有一丝的蓬乱的。他的脸部圆胖而有红晕，不常见他有皱眉的时候。初见他，还当他是一个很趋时的一个豪华公子。他与仲芳同是大学二年级生，同住在一个公寓里，又是同学经济的，常在一个课堂里上课，因为所选的功课，倒有十九是相同的。虽然二人意见是常常的歧异，有时且争论得脸红耳热，但却无损于他们的友谊。且谈论的结果，总是新甫为仲芳所折服。他信仰仲芳，他跟随着仲芳走；仲芳似乎有一种不可知的魔力把他笼罩着。

新甫踱到天井，看了看地上，说道：“今天公园恐怕还不能去呢。草地上一定是湿的。还是到三斋去找柳东秀谈谈吧。他近来谈兴很高。你昨天晚上在学生会里的时候，我和他，还有赵巨夫，一直谈到半夜。今天非继续辩论不可。你今天没事么？去，去！”

“还不是一堆空话，说来说去有什么用处！”仲芳冷冷的说道。他的情绪是坚定的，倾向于实际工作的，看得一切空谈都没有意思，都是多余的，对于这些谈着谈着的人，他都不时要表示出轻蔑的态度，然而到了听他们辩论时，他却又不自禁的加入了，只有比别人辩论得更热烈。

“况且我还要到学生会里转一转，恐怕有事。”

新甫一把拖了他的臂膊便走，再不说一句话。他也不想坚持着不去，只好跟随了他就走。过往的人很少，马路上都是湿泥。一辆汽车波波的驶来，湿泥四处的飞溅开去，二人连忙避过一

边，仲芳的蓝布袍上已经被溅有三五点小泥团了。

“该死，这些可恶的汽车。”他咬紧了牙，照例的骂了一句。

向东走了几步，便是三斋。大学生的生活是很自由的，除了几门必修科和他自己爱听的功课之外，可以自由的不去上课，他们都如意的过着自己的生活。有的四处乱跑，有的终日聚众谈天，有的在图书馆中看看书，有的在公寓里写写文章，做几首小诗，或拿了一本英文的小说或剧本在翻译，预备寄到本京的某某报或上海的某某书局去，有的却忙着主办一二个文艺刊物，向四处拉稿凑印刷费。柳东秀便是一个忙于办报的人；他集合了几个同乡，各人出了几块钱，做了几篇文章，便先把第一期的周报印出。这周报名叫《晨星》，所刊的稿子以文艺为主。新甫、仲芳也都曾被他拉到过几篇东西，所以也总算是晨星社社员之一。

柳东秀屋里语声喧杂，似乎有不少人在内。仲芳、新甫一推门进去，便有一股人气和烟气交混着的气味，冲进鼻管里来。屋里充满了热闹的空气，有一种吸引住人使他进来了便不能即离开的魔力。他们语声混杂的叫道：“呵，仲芳来了！”“新甫来了！”

“新甫，你好呀，今天怎么不到密司周那里去？替我们向她问问好吧。”年龄最少，而且最好和新甫开玩笑的赵巨夫说道。

同他一样年纪，一样顽皮的罗星高，人家都叫他小罗的，继着说道。“晨星社倒要她做几篇东西呢，你去向她要吧。”

“新甫去要一定有的。”赵巨夫说道。

他一眼看见仲芳又注意到他的头发了，“仲芳的头发还没有修剪么？啊，又是一个星期了。”

“这是没有情人的缘故，你们看新甫的头梳得多末光亮！”小罗的谈锋又转到新甫身上来。

大家的视线不期的都集在新甫头上，一个个嘻嘻的笑着，新甫红了脸的站着。柳东秀讷讷的招呼道：“请坐吧，请坐吧，椅

子没有了，请到床上坐吧。”他很客气的装出了主人的样子，然而并不熟练。床上也已经坐有两个人了。仲芳默默的挤在他们当中，躺了下去，以手为枕。新甫侧坐在床的左角上。

东秀是一个身体细小，举止缓慢，仿佛读书过多而反被过多的知识窒塞住了一样，不大爱说话。然而他对于他的工作，他所爱的工作，却极热忱极肯耐苦的做去，虽然有时未免要迟钝些。

“第一期《晨星》销路还好吧?”仲芳问道。

“各分销处还没有报告来。昨天到青云阁去查了一下，只有三十多份卖去。”柳东秀一句一顿的说道，他的说话，也与他的举动一样，是慢吞吞的。

“不骂人是不行的；要销路好，第一要多放高炮。你们看，康西雨他们办的《火花》的销路好不好?第一期在一个星期内，本京就销去了近千份。听说快要再版了，外埠来要求代派的还不少。”新甫道。

柳东秀冷冷的说道：“只要是骂人，不管他通不通，对不对，都容易引动人的兴致，可惜我们是不会乱骂!”

“老柳，我们《晨星》上要多加些杂感才好呢。这是人人要看的。”小罗忽发表了他的不常有的正经的献议。

新甫道：“还要几篇政治论文才好。像《东方时报》那样的每周时事评论，把每周大事加以有系统的叙述，对于读者也很有用。好在《晨星》本不是专门的文艺刊物。第一期都是诗呀，小说呀，太无活气了，所以不会有人欢迎。我以为大家不妨在做诗做文之外，更须注意到实际的政治问题。”

仲芳由床上霍地坐了起来，说道：“谈今天的实际的政治，无非是骂阿猫，揍阿狗，有什么意思!现在是什么时候!前几天，不见报上载的么?有一个姓张的——我忘了，也许是姓方的——因为身边带了几本什么书，竟被军警查出，把人扣留了，送

到军法处去。下文如何，报上也不再见了。我们有两个态度，一个是低头做我们学生的宣传与工作，向更伟大的目标走去，捉住了一个大要点而加以痛击，再一个是躲在象牙塔里唱唱情诗小曲，或在研究室里考求古物学国学。至于谈什么琐碎的实际政治问题，今天骂这个，明天说那件事不对，后天又要解决财政问题，再一天又是教育问题，却都是无聊的举动。老实说，政治不是琐琐空谈所可改革的。我们天天枝枝节节的在报纸上骂，在报纸上批评他们，有什么用处。有了力量，用自己的手，推倒了他们的宝座，这才对。”他说到这里，把双拳紧紧的掐着，似乎敌人就在他前面。他的态度渐渐的激昂了，他的谈锋渐渐的锐利了。

柳东秀道：“话是不错，不过事情不是这么简单的。有的人下场去比赛，有的人在旁呐喊助威，也要人去一部分一部分的谋解决。我们可以看从前的例子……”

“不，”仲芳插说道，“空话是没有用的。枝节的问题是不能单独解决的。我们见了前面的光明，我们便要举足去走到光明之处。我们要自己下手，我们不应该鼓吹别人向前，而我们自己却躲在后面，仅仅呐喊而已。我们更不应该把我们的能力在小小的地方空费了。我们有双手，”说时，他把他的手伸直了，“我们要用这双手，去把这些恶魔打倒了。我们有一双足，”他立了起来，愈说愈认真，“我们要用这双足，去把这些恶魔踢翻了，踩在足下，”这时，他的足不期的重重的蹬了一下，他的一双大眼睛，闪闪的放出光来。“我们也许是失败的，但是我们有一个大目标，我们的子孙，也许是我们子孙的子孙，向了这个目标走，总有达到的一日！”他的口音一个字一个字的沉重而深入人耳。

这一番正颜厉色的话，使满个房间都不由得不寂悄的在静听着，如火如剑似的，灼着或挑起听者之热情了。

“老实说,”他又接下去说,“我们都是罪人。空了一双手,什么事都不做,只知饭到了便吃,夜到了便睡。高兴时,写几句不痛不痒的什么诗,做几篇无关无系的什么小说,凑几个钱,出出一个周报半月刊,出出气,骂骂人,不是在屋里高谈阔论,便是到公园,到西山,陪情人享受自然的美景。那都是不正当的生活,那都是非人的生活!这些劳什子的小杂志,早就不应该出版,空话也不必多说,我们要的是实行,是实行的人,一天天的虚度过去,真是可羞呀可羞!”他愈说愈高兴,不容别人插嘴。“最坏的是我们这一班大学生,这一班所谓知识阶级之流的人。光明呀,奋斗呀,为民族而战呀,打倒什么什么呀,我们都会说,而且说得格外的响。讲到实行,我们的一双贵足便如用大钉钉死在地板上,寸步也难移。而且又最会胡思乱想,上穷碧落下黄泉,把什么东西都看透了。什么人生观,什么人类的将来,什么什么——因此,倒把热烘烘的现实,把废纸满桌、败叶满阶的现状都放在脑后了。我们软瘫在沙发上,不,在床上,一件事也不能做。试看,一年来的学生运动之所以没有什么效果,之所以一曝十寒的时喊时息者,不是完全由于学生们之不肯尽力与没有坚定的意志吗?仿佛患疟病似的,时间到了,便喊了几声,发一阵热,时间过去,便就消沉下去了。表面看起来,未尝不轰轰烈烈的,骨子里却是如何?大家自己都是明白的。我们应该忏悔,忏悔,忏悔!”

柳东秀也以他的从容的一字一顿的语音说道:“我们应该悔过,不错的。不过,我们一向总是自由惯了的,也许从好几千年的祖宗以来,便是自由惯了的。我们骂的是所谓好事的人,我们赞的是所谓隐士和许由、林和靖之流,我们耻笑的是热中,我们向慕的是清高。这许多年许多年的教育与无形中的精神的感化,把我们都变成了如不羁之马似的。我们何尝不知前面光明之所

在，但我们不愿趋时和大家同去，我们何尝不想有所作为，但我们却受不了种种有形的束缚与规则。我们应该悔过，我们应该悔过!”

新甫低了头，勉强说道：“我所谓谈实际政治问题乃是……”

仲芳拦住他道：“空谈不必说，你要晓得在世间，实力乃是无上的可贵！我们空喊着打倒什么什么，他们不会因此便被我们打倒的。我们如有了实力，那便是我们胜利的时期了。有一分实力，便有一分的成功；做了一分的工作，便近了一分成功之境。”

新甫默默无言，显然是又被折服了。

柳东秀真心忏悔的感动的道：“我们是太怯懦了，太懒惰了，太自私了。我们不肯牺牲什么；我们虽有时工作，却都是为了自己而去做的；我们也奔竞追逐，却是奔竞追逐于个人的名望与私利之后。”他低了头，把手掌搁在桌上，一足向后翘起，似乎全身的重量都支撑在手掌上。

房子里的空气是崇高而热烈，即在最自私者的心里这时也要微微的亮着一星忏悔与自责及责任的感觉的火光。

房门突然呀的开了，大家都不期的停了谈论，向门口望着。一个青年由门口走了进来，他跑得气呼呼的，一眼看见仲芳，便叫道：“原来你在这里，害我寻得好苦!”

仲芳道：“又发生了什么事，守中?”

林守中，一个村朴耐苦，而习惯于服从的少年，答道：“今天各校评议会议决，明天出发讲演，散发传单，本校的传单，今天非预备好不可。刚才王周意一从评议会回校，便到公寓里找你去，要你动手做。你却不在屋里，所以又叫我来找，他还有别的事呢。”

“明天又要讲演了么?”新甫诧异的问道。

仲芳匆匆的戴上了帽子，并不答复他，向柳东秀点点头，一

直跟了那个来找他的青年走了。“你也来吧，巨夫，”守中又回首向赵巨夫说道。巨夫也立起身，跟着走了。

“又是讲演，有什么用处！”一个青年讥评似的说道。

“可不是！我上一次到前门大街去，向铺子里借了一张凳子，立在凳上讲，声音都喊得哑了，听的人却都是茫茫不知所谓似的。有几个挤进来一看，立刻转身走开了，嘴里咕嘟的自语道：‘又是学生讲演！’有几个做着鬼脸，向同伴笑笑，带着不信任之意，说道，‘俺们走吧，’这些都如一支一支的冰箭，射进我的心中，使我的血不由得不冻结了。一切都是冷酷的，无情的，如泥泽似的，任怎样也扬不起波浪来。唉，这种的讲演有什么意思！”新甫慨叹似的说道。

柳东秀道：“话不能如此说。我们只知尽我们的心与力做去而已，至于我们的影响如何我们是不能管的。何况这也并不是没有完全效果的呢。新甫，”他转过去向新甫说，“你明天去不去？近来几个月，出去的人太少了，很不好看。上次贴了通告，全校一千多人，只有三十多个报名肯去。这很使我们自愧。东直门外的国英学校，他们倒来了一百多个呢。”

新甫默默无言，好久才有声无气的答道：“到了明天再说，也许可以去。”而他心里却正想着明天下午与密司周的一个约会。

第　二　章

一间小屋子，放了几张木桌与板凳，四面都是竹杆白纸之类的东西。两个学生，各据着一张桌子，在白纸做的旗帜上写着种种的标语。别的两个学生替他们磨墨，还有三四个人则忙着把写好了字的白纸旗粘贴在毛竹杆上。

每个人都热心而有兴趣的在做着他们的工作，如他们在做着

自己所最愿意做的工作，如他们孩童时之玩画片，搭积木。他们虽是七八个人，却是同样的一个心；抱着同样的目的，具着同样的热忱。他们不是为了自己而做事，乃是为了一个崇高的伟大的目的而做的。他们专心的各做着各人的事，不推却，也不争夺。他们是如同在一个飘荡于大海洋中的一叶小舟中的几个遇难者，亲切而易感动，永不会有争辩，永不会有猜疑。像这样不倦不息的做着公共的事，是大学生，是他们，向来不大有过的。然而自从去年五月以后，他们却已习惯于这样的共同生活了。

"浆糊快要没有了，马上叫老柳去打些来吧。"一个蹲伏于地上，在贴白旗的青年说。

"老柳！老柳！"别一个青年立刻开了门跑到天井中叫道。

仲芳和巨夫、守中，匆匆的走来，推开了门直闯进去。

"仲芳来了，"一个青年见了他，很快活的报名似的说道。

一个正在写标语的人，放下了笔，抬起了头，说道："啊，仲芳，找了许久，才找到了你！"那是王周意，一个高大身材，北方口音的人。他的语声有气魄而带有些命令的口气。

"今天怎么议决的？"仲芳问道。

"是育文大学代表齐士行的提议，主张明天再出去讲演。有几个学校的代表反对，以为徒然牺牲无益。但我和法专代表孔匡世的意见，都以为又沉寂了好几天了，万不能不有所表示。因此，极力赞同育文代表的提议。大家也无激烈的反对，便把这议案通过了。是这样的，仍照上次一样，全城共分五十大队，我们至少要担任五队，一队在北城一带，一队在南城一带。每队至少要十个人。你看明天五十人可以有没有？"王周意问。

"大概是有的，不过要派人到各公寓去拉。不拉，是不会有人去的。"仲芳说道，他是根据了好几次经验而说的。

"准定这样办吧，三斋和联升，学庐几个公寓里的人由你担

任去拉吧。一斋由我担任，还有，由，”他抬了头，四面的望着，“赵巨夫、林守中、顾大庆三君分头担任。”

他们三个人，这时都在粘贴纸旗，立刻抬起头来答应道：“好的。不过难保有很好的效果。”

周意道：“那不管它，能多拉几个更好，不能也只好罢了。不过，通告总是要贴的，仲芳，”他转身向仲芳说，“你先拟一个通告吧，不必太长，共要写六张，第一院第二院第三院及各斋各贴一张。”

仲芳便走到了一张靠窗的长桌上，那是一张简陋之极的书桌，除了砚台大笔及一盒印色、几颗图章之外，别无所有了。他磨着墨，侧着头想着通告的措辞。墨磨好了，便提起了大笔，蘸饱了墨水，一口气写了一张。然后，又是一张，又是一张，不到一刻钟工夫，六张通告便都写好了。

周意吩咐道：“顾大庆君，劳驾你把这几张通告拿去贴在各处。”

顾大庆答应了一声，取了通告，另外用一块抛弃在地上的小纸，盛了些浆糊，走了出去。

周意对仲芳道：“我们现在拟传单要紧。拟好了，立刻交印刷科去印。三种传单，你以为够不够?”

仲芳正忙着构思，预备起草传单，所以并不开口答他，只点了点头。于是周意又道：“我先把这些标语写完了，劳你驾，先去起草做一二种，我也许可以帮你做一种。”

仲芳低了头，提着笔仍自去思索，只见他不时的写几个字，又停顿了一会，然后再写下去。

屋里是鸦雀无声的，仅偶而有纸旗沙沙挪动和搬取竹杆时它们互撞的声音可以听见。

“已经有四十三根了，够不够？还要再做么?”林守中蹲在地

上，在细数已做好的纸旗子，抬了头向周意问道。

“再做十几根便够了。”

第 三 章

第二天天气很好，太阳光明亮的晒照着，街道已经干了。有人说，北京的街道，晴天时细泥屑如烟雾似的飞着，如香炉灰似的衬在人的足底，到了下雨时，却又如泥泽似的陷人的足，走着要异常小心。但他们还没有说起，当久雨之后，泥土初干时，北京的街道却并不怎么坏呢。那时，大风起时，既无泥灰可扬，泥土又半干不湿，踩在足下，软软的，绵绵的，倒很舒适，且又不会粘住了足。没有一个时候可以比得这种时候更宜出行的了。

学庐里，仲芳今天特别的起了一个早，匆匆的到了对面隆兴馆里吃了一碗炸酱面，又回到学庐去，立在新甫的房门口，叫道：“新甫，还不起来?”

“刚刚下了床呢。请等一等，立刻来开门了。”

门呀的一声，随了横的铁闩的咯笃一响而开了。新甫只穿了一身白布衫裤立在门口，说道：“今天你怎么特别起得早?”

“通告见到了没有？今天你总去吧。算你一个，千万要去的，我还要去约别人呢。”说了，不等新甫的答应，便转身到别的一间房门外去敲门了。

新甫呆立在门边一会，踌躇着，想追叫仲芳回来，告诉他今天已有约，不能去了，但总讷讷的说不出口。

他穿了衣服，吃了早饭，匆匆的到宣武门大街找密司周去了。

下午一点钟的时候，大学第一院的那间学生会办事室中，陆续的进来了不少人。王周意在忙碌的指挥着。语声异常的嘈杂，

还间着纸旗沙沙的挥舞声和竹杆互撞的轻的响声。各人都匆匆的在拣选他所要的纸旗。好几大束的传单，堆放在中央的几张桌子上，这是连夜在印刷科印好了的。

“现在，不要乱。人都到齐了没有？远处先出发吧。南城的三队先走，劳驾顾大庆君、王亚新君和赵巨夫君领队。每队十个人，三十个人有了没有?”王周意，他是学生会的干事长，命令道。

“有了，有了,”同时十几个声音答应着。

于是陆续的取了旗帜传单，都到天井中各归各人所欲加入的队伍中了。

他们如勇士之出发赴战似的，一个个气概昂昂的；他们心里虽有些迟疑，有些忧虑，不知下一刻将遇到什么，然而每个人都为一种必须要出发的勇毅之心与坚定的意志，把这些迟疑与忧虑，都压服下去了。有几个素来有神经衰弱病，最容易受感动的青年，这时，浑身似乎为奇寒所袭，两个膝盖头不止的震抖着，竭力要镇止着，却愈抖得利害。

“我们到了前门再分路吧,”赵巨夫道。

“好的,”顾大庆、王亚新回答道。

于是他们动身走了。顾大庆走在最前面，仿佛是一个领路者。一举步走去时，大家的态度反而镇定得多了，几个膝盖头抖着的青年也渐渐的态度如常，不再抖着了。

这三队的人鱼贯的出了第一院的大门，白纸旗在空中飐飐的飞扬着。立刻引起了沿路的买卖人和行人的注意，他们都跑到柜台外或驻足来看。

“今天又有什么事了?”他们互相诧奇的问道。

“左不过是学生游行罢了。”

一个乡村中人似的，在人群中说道：“他们是去打外国人

吧?”没有人理会他，大家都向他望望，只有一个小学生似的孩子反驳道：“不。他们要打的是卖国贼!”

传单开始散布了，闲人和孩子们跟在左右一大堆，要求取得传单，多多益善，虽然他们完全不明了传单上的话和散发传单的意义。一个去了，别一个又来了；两个去了，三个又来了；几乎把队伍都冲乱了。队员应接不暇的散发着，这个有了，那个又没有了，免不得要听到了好些怨语。纸片如蝴蝶似的在街上飞着。

“不要在这里发完了，留着到目的地再发吧。”顾大庆命令似的喊道。

立刻队员们都把传单挟在腋下，不再分散了。还有许多孩子们紧跟在他们左右，不住的说道：“给我一张吧，给我一张吧。”队员们都不去理他们。有几个直捷的答道：“没有！没有!”他们跟了好久，见实在没有希望了，方才住了足步，不再跟下去。他们经过了大街，经过了东单牌楼，经过了东交民巷口，一行人直到了前门。

前门大街是北京最热闹的地方，“车如流水马如龙”一语，正可取来形容它。差不多没有一个时刻是冷落着无人行走的。在最热闹的时候，车与车是衔接着走，人和人是擦肩而过。车夫的喧哗声，巡警的指挥声，以及由行人与车辆的相撞，车辆与车辆的互挤所发生的叱责声，谩骂声，差不多如夏天厨房里的蝇声那末样的扰杂。顾大庆他们一到了这里，便分了三队站着。

“你一队在这边，我一队在东车站那边，王亚新一队在马路当中。”顾大庆发命令似的说道。“我们最好能把这里的交通断绝了一时，才可引动人的注意。”赵巨夫如孩提之发见了新事物似的喜悦着说道。

“好的，准定这么办。”顾大庆、王亚新立刻赞成他的话。他们都很想寻求冒险，都希望能有惊人的举动发生；他们的青年的

心中，沸腾着热血与好奇之情绪。等到顾大庆、赵巨夫两队分往东西两站时，王亚新便开始命队员阻挡了前门大街的交通。

闲人们四面拥挤了上来，已经把他们围了一个大圈子。警察也挤进圈子来看，却还没来干涉。照往常一样，他们向一家药材店和一家米店，借了几张椅子出来，放在马路的正中。王亚新便立了上去，预备演说。几个队员便用白旗帜，把往来的车辆阻止住了。很有几辆汽车停在那里不能前进，塌车夫，洋车夫，小车夫在互相的抱怨。不多一刻，一段宽敞的大道便挤满了车与人。后面不晓得的，还要往前进，便与前面的车夫起了冲突，有一两个竟互相扭打起来，警察也无暇去管他们的事。

“怎么一回事?”有一个坐在汽车上的老爷，开了车门，向车夫问着。他的整洁华丽的衣服，白嫩的手和脸，雍容和雅的态度，在许多拉车的和做买卖人之间立刻分别得出来，如白兔之站在家禽的群中。车夫答道：“听说又是学生出来讲演呢。”老爷一句话不响，又缩回车中了。

王亚新放大了喉咙，向群众讲演道：“你们晓得么，现在的局势是怎么样的危险！外国人的侵略，国内当局者的卖国，都逼得我们走上了亡国亡种之路。我们再不起来反对卖国政府，反对外人的侵略，我们便要永久陷入悲苦危险、屈辱的地狱中了。起来！起来！打倒卖国政府，打倒……”王亚新力竭声嘶的嚷叫着，是真的愤怒，是真的忧愁，他嚷着，嚷着，几乎要流下眼泪来。到了说到最后几句话时，声音已有些沙哑了。他跳下了凳子，第二个讲演员又立上了凳子。

只有最近的一二圈子的人能够听见他们的话。虽然他们喊破了嗓子，也只如一只苍蝇在大工厂中嗡嗡的细微的响着一样，没入无限的群众的营营的语海中。时时有几个人用了全力挤出圈子外面去。

圈子外起了一阵扰乱，是东亚大学的讲演队也挤在这大众中讲演。于是，这一段最热闹的街道，被人体挤塞得水泄不通；有几个人在内圈中，要想挤出圈外，枉费了许多力气，却是一步也走不动。这个人堆，愈积愈厚，人力车、汽车、小车、塌车，直停到东西车站过去的两个城门洞之北。现在是不必讲演队员去费心拦阻；南北的交通已是自然而然的断绝了。

这时一个队员，忽与停在最前面的一部汽车的一个汽车夫起了争执。汽车夫强欲开了车过去，这个队员坚执不允。说道："你看，前面怎么能开得过去呢？大家都停在这里呢，你忙什么！"汽车夫顽强的说道："人家不忙！哪有你们这么闲空！"这个队员气极了，用白旗杆子打了这车夫的头一下，骂道："打你这奴隶种子！"车夫双目中充满了血，握紧了拳头，作势要扑过去。"怕你妈的！"王亚新连忙跑去劝解，把这队员拉开了。车门也开了，主人踏出车来，也强制的劝住了车夫。

正在这时，挤塞在一堆的人体，似乎略略有些松动了；包围在讲演队外围的群众忽然渐渐的纷纷的散开了，带着惊惶而欲躲避危险的神色。他们一句话也不敢响，默默的，默默的，如犯了传染病似的，不到一刻钟，都一个个的逃得罄尽。只留包围了王亚新们和东亚大学讲演队的最里面的一部分人尚未散开。原来外面是不少的灰色衣的兵士，上了刺刀，如冲锋似的，闯进了人围中。来不及觉察到和不能预先逃避的，都受到了枪柄的打击；有几个是被推跌倒了，也有几个是被白亮亮的刺刀所戳伤的。王亚新和他的队员们见群众纷纷避开，正在诧异间，而危险却已临头了。有几个机警的队员，赶快的抛下了白旗和传单，跟了群众逃避，却只有两三个脱逃到商店中去，其余的仍都被眼明手快的军警所追捕着。王亚新被他们执着双手，挣扎不已，一个灰色兵用刺刀头在他面前一闪动，怒骂道："他妈的，再敢强，就刺死

你!”白旗子被军警抢了去都拗做两段掷在地上了。其他的队员也都被执了，每两个军警挟着一个学生，如老鹰之捉到小兔一样的，把他们推着向前门之内走去。

“到底怎么一回事？为什么捕捉了我们去?”王亚新倔强的质问道。

“不许说话!”左手一个灰色兵禁止道。

经过西车站，已经不见顾大庆们的踪迹了，不知他们是逃走还是被捉。到了天安门内，军警们便放松了他们，任他们自由行动。天安门的四面，都围扎了重兵，由东往西的车辆行人，一概不许通过。这里是一个绝大的旷场，曾开过两次国民大会，可容得好几万人呢。西边是中央公园的大门，正中进去是午门。门前有三座白石的桥，桥下的水碧绿的，时时被风吹动，起了潾潾的水波。各处植着树木，大约都是新近栽种的，都还未长大。倒是一个囚禁群众的绝妙之场所呢。王亚新们进了这囚所一看，已有不少先他们而来的。远远的，顾大庆看见他们进来，立刻跑了近来，说道：“好呀，你也来了!”

王亚新道：“这里倒不坏呢! 今天是大规模的捉人了。不知赵巨夫他们一队怎样?”

顾大庆道：“我刚才还看见他们的，不知现在到哪里去了?他们还是先我们而来的呢。”

一个队员向北指道：“赵巨夫他们不在桥边么?”

赵巨夫正在那里把自己的队员列成了一排，在查点人数。

王亚新、顾大庆他们也跑到那里去集合。

“你们要点点看，人数缺不缺?”

王亚新连忙去数了一会，报告似的说道：“我们这队缺了两个。”

顾大庆道：“我们这队缺了一个，这是小罗，我看见他一溜

烟的逃进那家煤铺里去的。大约不至被捉吧。”

各校的讲演队，如犯了传染病似的，也立刻效法他们。一队队人都在忙碌的查点人数。这个广大无比的拘禁所暂时充满了喧扰叫喊之声。而这时还陆续的增加了不少人，有的由东门押进，有的由西门押进，有的由南门押进。

暮色渐渐的笼罩下来了，一片的晚雾，稀薄而无所不在的布着，树顶及远处如为轻淡烟云所掩蔽。军警们点上了火炬。刺刀一列一列的映着火光，白得可怕，有如骷髅头上的白森森的牙齿。这时，却不再有囚人进来了。

“集合，集合!”有一个体格强健而身材矮小的学生叫道。“各校都集合在一处，有事要讨论。”这是各校的几个领袖的学生，聚在一个地方，商量了一会的结果。

“集合，集合!”这呼声在四处响应着。不久，这些囚人便都集合在一处了，人数倒不少，有一千多呢。王周意也在内。原来他自己也带了一队在东四牌楼左近讲演而被捕的。他进来时，已经可算是最后的一批了。

暮色苍茫中，约略的可以看见各人的脸。“啊，顾大庆君，你们也在这里，”王周意热烈的握着他的双手叫道。

那个矮而健的学生叫道：“现在，我们开一个会。请谁做主席呢?”他四处的探望着。大众暂时的默然一下。

“我举王周意君!”那个矮而健的学生发见了王周意时叫道。

“还是康西雨君好!”王周意叫道。那个矮而健的学生谦让了一会。几个性急的人叫道：“这时还推让什么！康西雨君，就是你主席吧。”

康西雨无言的站在当中，众人团团的围住了他。

“现在，显然的他们是要用高压手段来对付我们了。我们将怎么办呢？冲出去吧，不可能的。难道竟要在这个大旷地上露立

一夜么？总要想一个对付的方法才好。”

王周意道：“我主张举两个代表向军警长官质问。”

“赞成，赞成!”是四周的喧哗的应声。

“那末举谁做代表呢？两个怕不够吧。”康西雨踌躇道。

赵巨夫大声道：“那末就派四个人，请主席指定。”

“赞成，赞成!”

主席遂指派道：“那末，请王周意、顾大庆、柳君谋、黄泊生四君去一趟，要质问他们拘捕的理由，并要求立刻释放我们出去。”

王周意他们四个人到了东边，问一个警察道：“你们的长官呢？我们要见他，有事问他。”这警察道：“我们这里只有督察长在着，军队那里听说是胡旅长在着，我也不大清楚。”

“那末，我们向哪里去找他们呢?”

“向南去，大概他们总在那边的吧。”

王周意他们一步步的访问过去，最后才见到了警厅督察长和那个姓胡的旅长。督察长问道：“你们有什么事?”

王周意道：“我们代表本京各校的学生，来问今天你们拘捕我们的原因，并要求立刻把我们放回校。难道今夜能站在这露天的监狱中过一夜么？有许多年龄很小的学生，又冷又饿，万不能不放他们回去。”

“论到这事，我们很抱歉。但你们要知道，军人以服从为天职。我们是依照上头命令这么办的，自己一毫也不能做主。”胡旅长摸着他的两撇仁丹胡子，态度和顺的说道。

“你们也是中国的国民，何苦如此摧残爱国的运动!”

胡旅长并不答话，只道：“这事我们不能为力。请回去吧。”

“那末，请你们打电话去问问长官总可以的吧。”

“不知他们现在在什么地方，我们无从通电话给他们。”胡旅

长道。

督察长道："况且我们也不能去请示他们。我们管的是这里看守你们的事，别的事一概不知不问。上头如有命令叫我们释放，我们当然一刻不停的都会把你们放了，上头如没有命令，我们是不能自由行动的。请你们原谅吧，对不起，对不起！"说着，他便和胡旅长转身走开去了。王周意还再追上去问他们，几个卫兵却厉声的喝道：

"走开，走开！还在这里做什么？"

四个代表只好走回去了。顾大庆道："这种东西真可恶！"王周意却不声不响的走着。

"怎么样？怎么样？有结果了没有？"大家竞问着。

"不要吵嚷，等代表们报告！"

王周意道："我们见到了他们的长官了，但交涉一无结果，他们只推是上头的命令，他们不能做主。再去交涉也是无用！"

"可恶，可恶！"几个人怒声的骂道。

康西雨道："那末，大家还有什么好方法没有？"

"有什么好方法！只好等外面的人来营救罢了。我们还是想想消遣这个长夜的办法吧。"赵大庆道。

"赞成！"王周意道："我主张分为五大组，一组看护年幼的学生，让他们安安静静的去睡在午门口。其余三组，分向三门，向驻防军警们演说。还有一组为总预备队。这是利用时光最好的方法。"

"赞成，赞成！"大家一致叫道。

这办法立刻被采用了。王周意带了一组，向东门的军警们演说，报告他们以外交危急的情形，以政府当局的卖国的行动，并说凡是国民都不能不起来反抗。其他二组的话也不过如此。但他们都觉得，现在的演说比刚才的痛快淋漓得多了；他们的血沸腾

着，他们不畏一切的危险，以真实的军队宣传者或煽惑者的面目与他们相见。每个人都似乎身临最庄严最神圣的地域。在这旷大的天安门内，除了清越激昂的学生们的演说声之外，再没有别的声音。

军警们如一根根木杆似的站在那里，一点表情也没有，似乎静听着，又似乎什么都没有听见。

第　四　章

这一天的下午，学生会有一个紧急会议在高等师范开会，刘仲芳和林守中代表了京都大学学生会去出席，所以没有加入讲演队。正在开会的当中，有几个逃回来的讲演队员，神色张惶的向他们报告大众被捕的事。小罗也在内。他惊吓得脸色苍白可怕，心头扑扑的狂跳着，到了好久好久还没停止。出席学生会的各校代表们，见了他们这样的惊慌，也立刻明白了一定是有重大事变发生了。

“他们——他们——都被捉捕了去！”小罗只说得这一句，气息急促得再也接说不下去了。别两个逃回的学生，接着把这事的颠末，约略的说了。然而他们却都不知道被囚捕的人究竟被架到什么地方去。

高师代表说道：“我们可以立刻派人去打听。”于是他匆匆出了教室的门，去找本校的学生会各干事。高师学生会干事，也已得到了这个惊人的消息。他们接洽了一会，便立刻派了一批自行车队去探听被捕者的消息。一面，这里临时动议，商量援救他们的办法。

仲芳站起来说道：“主席，主席以为我们援救他们，实为刻不容缓的事。这应该分两步做去。第一步，赶快去找各校校长，

要求他们正式去和军警当局交涉；第二步，去找几个有势力的学生家属，要求他们出来运动释放。”

讨论了许多，办法不过是如此。自行车队已经回来，报告他们是被拘留在天安门内。

“事更不容缓了，天安门内是露天的地方，拘留了一夜，怕不会冻坏了几个人么！还有，他们晚饭当然是不会有吃的了，我们至少应该预备了些吃的东西送进去。”仲芳说，这提议立刻通过了。

忙忙碌碌的，各人去办各种指定的事。仲芳坐了人力车到各处去通告学生家属。他们也已闻得了风声，正在着急。当然，见到了仲芳后，立刻的便去设法营救了。还有的，便预备铺盖食物，写了某人名字，叫听差送了去。仲芳最后到了他的好友孔匡世的家里，他们一家也正在忙碌着预备行李之类的东西。匡世没有被捕，因为留在法文学校学生会中料理事务。但他的二弟匡渠却不见回家，他是京师第三中学的讲演队的一个队长，大约是必定在被捕之列。他母亲很不放心，时时刻刻的催匡世去打听，把东西送去。

匡世留仲芳在家里吃晚饭，要拖他同去，因为东西太多，一个人是拿不动的。仲芳只好答应了。饭后，他们叫了车子直到天安门，一辆车上放了一大篮食物，一辆车上放了一包铺盖。圆圆的银盆大的月亮已经升在东边天空了，满地都是银白色的光亮照着，天上皎洁无比，一片白云也没有，沿路树影毵毵的照在地上，有如厉鬼，街灯的光一粒粒如黄豆大，映在月光中显得黯然无色。两边的商店，却仍然很热闹，一若没有一点事曾在日间发生过一样。在这凄清无比的街道上，两辆人力车飞奔的向前走。仲芳心里的思想，如海潮似的汹涌的起伏着。忧愁与憎怒如两条毒蛇似的在绞绕他的心。他想道：“他们在这露天的囚场里将受

如何的恐慌呀！饿是当然的，夜间一定又是很凉的，”四月的天气，清寂的月夜，他自己虽穿了两层夹衣，也微微的有些战栗。“周意还没有吃过午饭呢。他太忙了，我曾劝过他几次，先放下事去吃饭，他都不依，现在要饿两顿了。赵巨夫只穿了一件夹衫，不冷么？听说还有受伤的呢，怎么办呢？又没有医生。”他把去年这时所身历的痛苦忆起了。

各队的学生都在外讲演，而军警却把他们一个个拘捕了去，押进北河沿京都大学第三院里。那时是清晨，北河沿双旁满搭着黄色的帐幕。有倔强的，便被他们痛殴。刺刀白亮亮的在眼前闪耀着。他倒不怕枪炮；子弹小到不可见，即使打中了，也不过一下子，便了结了，也不觉得痛苦，大炮即使放过来，几十个，几百个人同时不及觉察的死去，更是痛快。只有白亮亮的刺刀，他是最怕的。那刀光，一闪一闪的映着日光，仿佛是死神他自身在众人面前夸耀他的威力。被戳一下，不死不活，那痛苦是很不容易领受的。他眼前明明白白的重现出王周意被戳了一刀的情形了。额上戳了一下，立刻红血如喷泉似的涌出，流得满脸都是，他成了一个血人。那景状，一想起便要恶心。他们还要用枪柄打他的大腿呢。一个个同囚的人见到了这样，双眼都红了，圆了，放射出怒光来，握紧了拳头。如果有枪械在手中呀，那结果是不难测知的。他想到这里，仿佛自己还在那个时候，全身的血都沸腾着，除了憎怒，没有别的思念了。他不禁的自己怒叫道：“对待学生们，对待爱国运动竟用这样手段呀！”匡世回过头来望望他，不说什么。他又想起，去年的前一个月赵家楼前的情景了。那时，不过是各大学的一部分学生，——其实只有三四个大学，别的学校都未加入——为了一件外交案，在高等师范开会。热烈的辩论了一场，便决定第二天到外交部去示威。第二天是礼拜天。那时，他刚到北京，还住在赵家楼附近的一个亲戚家中，对

于外事是向来不过问的。所以这次的事他也不及预知。下午，他正在午睡，沉沉的做着幼年的家乡的梦，忽然房门外有人很大声的说着话，足步忙乱的跑着。“什么事？什么事?”有人匆惶的问着。

“失火了，赵家楼失火，听说是放火呢。”他隐约的听见。

立刻一翻身从床上立起，开了房门走出去。他们已经走了。男子都到失火处去观望了，只有几个女人和孩子立在隔壁人家的楼上望着。他也上了楼，很近的地方，黑烟如圆柱似的立在空中，时时有火光如无数火龙之舌似的伸缩于烟柱的四周。

“好大火呀，怎么一回事?”他向他亲戚的太太问。

“听说是学生放火呢。你快不要出去呀。”

他骇了一跳，那完全是预想不到的事。一言不发的，他立刻奔下楼到街上。他家的右边是一个大广场，有一所警察派出所的小屋立在那里。他见三四个警察扶了一个头上包扎了白布的受伤的警察进门，还有几个在追着几个向他跑来的青年。

“我不是放火的，我是过路的人，放了我吧，放了我吧，”一个十七八岁的被捉捕的青年这样的张惶的挣扎着说。

一个警察顺手一个巴掌打过去，“他妈的，还敢强辩！我眼看你从赵宅里出来的!”这青年的脸上红了半边。

“张连升，你先带了他去!”

这里三四个青年也都陆续的被捕着了。只有一个还远远的向胡同口奔逃，两个警察在他后面死追着。他记起了早春时在山间所见的猎犬追捕野兔的惨状来。

他不敢再向前走，折了回去，取了几串钱，便坐了车到火神庙去探望消息。他匆匆的进了一斋，便去找那时唯一的朋友江新甫。

“你也得到了消息么？今天的事，我事前一点也不知道。听

说是王周意他们在主持着。先到外交部，倒很正式的派了代表去见他们总长。不料门房说是礼拜天，总长不在。次长呢？也不在。部里一个人也没有。于是大家面面相窥，临时，有一个人提议道：‘我们到赵家楼去！’‘赞成，赞成！’大家喊了一声，立刻走了。他们先包围了赵宅，门房不肯开门，还要骂，于是动了众怒，毁了门进去。赵已经从后门逃去了。客厅里还有两个人坐着。有人认得的说，‘那不是张宗禹！’于是几个激烈的人先动手打他。有一个顺手取了桌上的一个花瓶向他抛去。他眼角立刻出血了，他跌倒在地上。一个学生执了火炉的铁条，正要打下去，却为别一个客人死命的阻止了。那个客人躺护在他身上，操不纯熟的京话说道：‘不要打，不要打！’一个人才发见了这个客人是日本人，便叫道：‘好了，去吧。’他们又一哄而进了上房，见物即毁。后来听说军警快来了，站在宅外的同学都已逃光了，他们才出去。却不知怎的会着火。这都是王周意逃了回来告诉我们的。他真险呢，差一刻不能逃出。听说被捉的人很不少，有人主张严办，情形很不好，有人说还要搜查各校呢。”

仲芳道：“我亲眼看见几个人被捕的。不过以前一切事我都不知道。”

京都大学的学生，立刻开了一个大会，仲芳也参预着，议决一面去要求校长去交涉释放被捕学生，一面向各名流各报馆请求一致主张救助。同时，并成立了一个学生干事会办理一切事务。干事共有二十个人，王周意自然是当选的，仲芳和新甫却也都当选了。

当夜才得到确切消息，被捕的共十九个人。京都大学有五个，年龄最小的赵巨夫也在内。听说在步军统领衙门内曾刑讯过一次呢。学生干事会立刻又开会，讨论如何援救的方法，又主张发宣言，联络各学校一致进行。

仲芳回家时已经中夜了，黑漆漆的摸到了家。良久，良久，才敲开了门。“老爷太太好不着急呢！您怎么到这时候方才回来？他们刚才去睡呢。”老妈子睡眼蒙眬的说道。

他一句话不说，摸进自己房里，点亮了如豆的灯，呆呆的在回想这一天的事。心里是充满了新奇的激动与热情。

第二天一早，他亲戚便跑到他房里说道：“你昨天怎么那样晚回家？我们好不担心！你母亲再三的托我们照应你，我们又是至亲，极关心的。现在正是乱轰轰的时代，千万不要多管闲事才好呢。听说昨天被捕了好几十个学生。千万不要和他们混在一处！”

仲芳低了头，一声不响的站着。

吃早饭时，他亲戚的太太又说道：“今天不要再出去了。千万不可和他们混在一起吃苦。你要晓得，你母亲只养了你一个，千辛万苦的抚养你成人。要有什么危险，你想她要如何痛心？”

“我们只管读书好了，外面的事不必多管。今天还是在家里看看书吧。你前天要我去借的《通志二十略》，今天一定可以借来。学校里想这几天一定不会上课的，你且不必去了吧。”

一个中年的因焦愁与苦作而早老的母亲仿佛现在他面前。他没有什么近亲，他父亲死得很早，家里只有母子二人苦苦的度日。他之能由小学而中学而大学的一步步上去读书，其费用完全由他母亲东借西挪，卖田集会来的。他母亲对他属望极深，差不多全个性命都寄托在他的身上。他因此也很能刻苦用功。有一次，他坐在方桌上读《赤壁赋》，他母亲在旁一针一针的把零碎的花缎，做成各式各样的禽鸟野兽，或青蛙之类，这是他母亲最擅长的手工艺，许多戚串都极赞许她。针篮中已经有十几只了，她还在不停不息的做着。他问道：“妈呀，今年做这许多香袋有什么用？”他母亲抬起憔悴的双眼，脸色青白得可怕，颧骨高高

的突出，凝视着他，良久的才答道："你七姨要几只，还要送几只给你五姊的保官、清官。"

"但是还有那许多呢？他们两家只要七八只够了。"

他母亲踌躇的缓慢的说道："那几只是拿出来卖给洋货店的。叶妈说，他们要买，可出两角小洋一只。"

仲芳想不到他母亲要如此的工作着度日，不禁的放下了书，走到他母亲膝前，把头伏在她膝上哽咽的哭了。良久，觉得头发上有冰凉的水点滴着，他抬头看他母亲，她的泪也如两行珠串般的不自禁的落下。

"只要你好好的读书上进，我受什么苦都可以。"她把仲芳抱在胸前，如她在十几年前之抱他一样，柔和而感动的说。

仲芳一想起这事，便有一种坚定的意志，要为他母亲谋晚年的幸福。他之勤苦读书，似乎为了他自己的前途与学问倒少，为了他母亲的前途倒多些。

但现在，他却被一种更伟大的光明的目的，把他苦作的母亲暂时忘记了。他自己也不知是怎么一回事。他听着他亲戚的话，只是默默的不响。很快的吃完了早饭。他的胸中炎沸着青年的勇敢与青年的责任的自觉。这个勇敢与责任的自觉，他曾时时因他母亲而燃起，现在却另为一个更大的目的而燃起了。他忘记了他母亲，他忘记了他母亲的辛苦，他忘记他以前的意愿，他所记着的只有一个更伟大的责任，更伟大的目的。乘着亲戚家中人的不觉，又一溜烟的跑出门外，到一斋去了。

这一天学生干事会又开会了，议决下午召集各校代表会议，讨论以后进行方法和援救被捕诸人。当时京都大学先举出四个代表来，王周意是一个，刘仲芳也在被选中。下午，这个代表会开会了，到的学校居然有三十多个，连几个向来不预闻外事的几个教会学校也有代表来。这是所谓学生联合会的最初的一个会议。

王周意起立道：“请推举一位主席。”高等师范的代表康西雨道：“我举京大代表王周意君做主席。”大众一阵的鼓掌声。王周意只好就席，一面便指派刘仲芳道：“劳驾刘仲芳君暂做会场记录。”

仲芳到外面匆匆的取了笔墨和纸来。王周意道：“今天召集开会，一方面固然是讨论援助昨天被捕的十几位同学，一方面却要讨论更重要的问题，那就是今后我们进行的方法。我们昨天既然用一把火将一堆积薪点着了，便不能不积极进行，积极奋斗，以达到我们最初的目的。诸位代表有什么高见，请尽量发表。”

法文学校的代表孔匡世道：“我们还是先讨论进行方法要紧。”

政治专门学校的代表刘毓舟起立道：“不对，我们应该先讨论援助被捕的诸位同学，他们受尽了苦楚，在狱中望救如大旱之望云霓呢。我们难道还忍得在此慢吞吞的不设法么?”他说着，眼眶也有些潮润了。“今天一定要讨论一个援救的方法!”他的语声沉着而坚决。大家都不自禁的为他所感动了，会场的空气变成了另一个样子，很浓挚的悲戚与同情充满在各代表的心上。

主席道：“那末，先讨论援救被捕同学之方法。请大家发表意见。”

讨论了许久，议决：一、派代表到南方与各处学校及商会教育会接洽，要求声援。二、要求各校长联合去向军警请求保释被捕诸人。

南行的代表立刻由主席提出刘毓舟君，大众一致赞成。一面即由各校代表回校向各校长要求去保释被捕同学。

其次讨论以后进行方法。主席道：“这事比营救被捕同学更重要。我们不能因为几个人被捕，便停止进行。我们要奋斗到底。即使他们当局把我们全体都捕去，只剩下一个人，我们还是

要积极奋斗的！请大家尽量发表意见。”

康西雨道：“诸君，我们一定要积极奋斗！我们不怕高压！我主张我们明天再要出去。这一次却不必去包围什么外交部。我们要向民众宣传外交紧急的情形。向来外交之失败，都因为民众没有动起来。他们如积着死水的池塘一样，一个石子打下去，只有浮面上起了几个水沤与波纹，底下的水仍旧是寂然不动的。暴风大雨吹着打着，也只有最上面的一层池水受到了影响，下层仍旧是寂然不动的。我们不能只在浮面上做工夫，我们应该从事于最根本的下层的工作，即民间的宣传。我们能从池底把他们鼓荡着，那末，这几千年来的死水，便也将开始流动，开始有澎湃汹涌之气势了。现在是最紧急的时候，是最好的一个宣传、鼓动的机会。我们必须乘此机会，作大规模的宣传。”

主席道：“怎么宣传法呢？请康君再发表高见。”

康西雨道：“我主张各校把全体同学都组成了讲演队，每队十人八人，各自划定了区域，担任讲演。一日间有了几十几百队在宣传，其效力一定是很可观的。”

刘仲芳起立道：“我附议康君的提议。”

主席道：“这事情非常的重大，我们应该仔细的讨论。各校的代表，不妨一一发表意见，直说贵校同学有没有出发讲演的可能。”

齐世芳立了起来，高声的坚决的说道：“主席，我敢代表敝校全体同学说，我们是绝对能够出发的。大家都很愤慨，都很坚决的要为国家而牺牲。他们心神兴奋的渴欲做些事情。不要说讲演，即更危险些的事也可以做呢！只要有本会的命令，一定可以出发的！”

法文学校的代表孔匡世继立了起来，干咳了几声，有如先要廓清喉头的发音的阻碍，然后再开口说话似的，这是他向来说话

的习惯，然后不急不迫的说道："主席，我以为只要本会有命令下来，要各校同学出发讲演，当然不会有人不听命令的。除非有了万不得已的原因，我想他们一定都会出发的。"

康西雨又立了起来，大声说道："如果出发讲演都不能够，都退缩，那末我们还能做别的什么事！要不是热血冻结了，要不是怯懦无耻的人，我想，他们一定会很踊跃的出发讲演的！"

齐世芳抢立起来说道："而且我们万不能不有更进一步的举动，万不能就此偃旗息鼓。我们要更勇猛的，更勇猛的做去！什么危险我们都要预备担受！"

再有几个学校的代表，也都相继立起来说话，都是表示赞成出发讲演的。会场的空气非常的紧张，非常的热烈。有几个学校的代表，因为本校有各种的困难，本想立起来声明一下的，在这时也都见机而作，闭口不言了。

康西雨愤急的再立起来道："请主席即付表决！时候不早了，还有别的要事待讨论呢！"

"请主席立刻付表决！"是三四个人同时发出的应声，大家都具着坚毅而愤急的音调。

主席道："大家还有讨论没有？"隔了一分钟，见大家没有讨论，便道："现在，要付表决了。——赞成高师代表的提议，于明天由各校组织讲演队出发讲演的请举手。"

全部代表一致举手。

接着便是讨论分组与划分讲演区域的事。京都大学担任的是北城一带。

这一次的讲演，是空前的举动，居然震动了不少的人。很早的，大学生们便都手执着写着种种标语的纸做的旗帜出发了。北城一带只见京都大学的讲演队，东一堆，西一堆的在那里大声疾呼的演说。他们是初次的对群众说话，是很不熟练的宣传者的举

措，是带有些羞涩的怯惧的神情的。然而青年的勇敢与沉毅，却渐渐的把这些羞涩与怯惧扫除了开去。第一个人讲完了，第二个人上去讲，便更容易的说出口，便更热烈的更高声的发言。

刘仲芳也带领了一队出去。他担任的区域是东四牌楼。他把他的一队分做两组，同时举行讲演，围听的人真不少，他们都带着诧异的心意听着。其初，有的人还以为是救世军或基督教徒们弄的把戏，后来才知道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久在积威之下讨生活的北京民众，见了这一班热烘烘的大胆攻击政府当局的学生，颇为之担心。有的人，开头见他们说到抵制外人倒很高兴的听，后来一听见他们攻击当权者时，便有些害怕，慢慢的溜走了。

"走开，走开，"突然的有一队穿着灰色军衣的兵士荷了枪驱散了闲人，把刘仲芳们都拘捕了去，连旗帜都带了走。兵士们的枪头上耀着白亮亮的刺刀，学生们在当中，他们则夹在两旁走着。被夹在当中而捕去的学生，一个个的神情都很镇定。他们不抗辩，知道和他们抗辩是无益的，他们不挣扎奔脱，知道奔脱是不可能的。前面有不可知的危险与艰苦在等待着他们。初被捕时，有不少人是浑身的颤抖的，如发了寒热病似的，连仲芳也未免有些凛凛然。后来，走了几十百步之后，他们的态度却渐渐的恢复了，反而坦然的，漠然的，若大英雄之被俘，一点也没有丧失了他们的勇气与热情。倒是许多市民，见了这样严重监护着的囚犯，颇有些为他们栗栗危惧。他们见一个个被捕者都是穿长衫的清秀的青年，费了不少的猜测，终于打不破他们的疑团。有的人说："是学生呢！"然而他们却更怀疑，不知学生为了何事而被兵士们如此的捕捉了去。只有少数的人，曾见到他们在讲演的，方才明白被捕的真正原因。一路上，仲芳遇见不少由他处捕捉到的学生们。他们都向京大三院进行。

北河沿响着丁丁的铁器的敲打声，那时是兵士们在搭盖帐

幕。这声音在很远处便清楚的听见了。

第五章

“到了，先生，”车子往下一放，把仲芳的回想打断了。这时车子已到了天安门的东门，不能再前进了。门前有十几个军警守护着。

“先生，请你把这件东西送进去吧，做做好事！”

“先生，这行李上写了姓名，请你们顺便的递一递进去吧。”

好几个像老妈子般的人在那里提着行李食物之类的东西，恳求着军警们把他们送进去。

“不能够送进去！我们不能做主，是上头不叫拿。”这是军警们唯一的阻挡他们的话。

孔匡世提了食物篮，仲芳提了铺盖挤到一个军警之前。匡世咳嗽了几声，然后低声的向他问道：“这些东西可以送进去么？”

“不能够！”

“拜托你送一送吧，他们饿着肚子呢。”匡世恳求的说道。

“我们还不愿意送么？但我们是听上头命令的。上头叫送，我们不能拦阻，上头不叫送，我们也不敢做主。你看，送不进东西的，不止你一个呢。他们饿倒不怕，刚才有几个学校已经送了不少笼的馒头进去了。你们去吧，放心，放心，”他挥着手，作势叫匡世走开。

匡世和仲芳把东西放在街旁泥地上，自己立在那里等着，一半看热闹，一半也要看看有没有什么人说服了军警，把东西送进去，在这时，他们便也可以援例要求了。

夜渐渐的深了，晚风吹得人身上不由得不起了战栗。瘦弱的匡世的咳嗽声，时时间发。门前刚才来的人都已失败而去了，后

来的人又挤满了。但他们的交涉却总是失败的。仲芳、匡世孤寂寂的在路旁立着，但看看热闹，却也并不感到无趣。那挡住门的军警们，并不横暴，他们对于求送东西进去的人都很客气的拒绝，并不如一般人意想中那末样的凶险可怕。有一个圆圆脸的下级警官，尤为客气，满脸的微笑，对于过度的絮烦，毫不生气，总是以一句“对不住，对不住”来回答要求者。但这同样的戏剧，终于使他们俩厌倦了。怒与恨又在仲芳的心上绞绕着。他很想跑开了，不愿意把时间空费在无益的恳求中。但匡世没有说走，做陪伴者的他，却也有些不好意思说走。似乎时间过得很慢。匡世从怀中拿出表来一看，说道：“已经十一点多钟了。”再过了三五分钟，匡世看看无望，便道：“我们回去吧，看样子送东西进去是万不成功的了。我可以叫两部车子把东西送回。时候不早了，请你自己回去吧，劳驾，劳驾！”一面便转身叫道：“车子，车子！”

仲芳木干似的立在那里，他心上绞绕着忧愁与憎恨。他极坚定，极坚定的抱持着为国家而奋斗的思念，仿佛那一班的外来的侵略者和卖国的人都可以用他的一只手把他们扫除了，如他之把一大堆的骨牌或残余的食物扫落到地上一样容易。而他的思念便是他的意志！

天上是圆圆的明月，蔚蓝无比的天空。东方却微微有些混浊的浓云。

第六章

江新甫这一天并没有加入讲演队。他本意要想去告诉密司周，说他今天不能践约了，因为下午要出发去讲演。但他一踏进周宅的客厅，他便纷乱了，没有一毫主张了。那是他看惯了的几

张油画，那是一架钢琴，那是很巧致的书架，放了几十部装订极华美的词集诗集之类。他在靠近书架旁的沙发上坐下了。柔柔的有弹性的垫子把他的半个身体抚爱的拥抱着了。

“您今天早呀，是找小姐么?”门房张升不等他开口便说道。

新甫点点头。张升便弯着腰背跑进后院去了。

良久，他托了一盏茶出来，放在桌上，说道：“请用茶吧。小姐刚起来不久，正在梳头呢，请略候一候。”

新甫无聊赖的在骋目观望着室内的陈设，那都是他不知看见了多少遍的，连一杆最小的铜笔管他也可以告诉出放在什么地方；书架上的书籍，一部部的书名他都记熟得可以背诵得出，油画上的一个取牛油女子的衣服上的多少襞纹，他都可以数得出。他无聊赖的独自坐在这间太熟悉的客室里，很不安宁。快要十一点钟了，才见后天井里有咯咯咯的小皮鞋的响声，那是他听熟了的足音。他心头急跳着。这一瞬刻呀，立刻把什么注意力都集中了。客室外走进了一个女学生，身上穿着爱国布的衣裙，那是英秀女学的校服。脸是蛋圆的，左颊有一个酒窝，显出她格外的可爱。身材照例是和一般女学生们同样的矮小，却不失秀雅窈窕的态度。她说起话来，头微微向左侧着，时时有些处女特有的羞涩之态；和女同学们同在时，往往的因一两句可笑或调侃的话，便依偎在她同学胸怀里，吃吃的笑个不止。这愈使新甫心醉神摇。“如果她是偎伏在我的怀中呀……”新甫在这时往往的这样幻想着。他和密司周的交际，本不过是寻常的朋友的交际。他尝对她说道：“男女的朋友还不是一样么？为什么世上的人对于两性的交际总有些怀疑，总有些题外的猜度呢。即如我们，还不是和平常的男朋友女朋友一样么？我们应该竭力打破他们的传统的观念。”这完全是仲芳的意见，新甫也非常的表同意而且常常转述着的。密司周对于男子的交际，也是很自由的。她常以为现代的

女子，已不是过去时代的奴隶似的女子了。女子不应该仅仅以为妻为母耗其一生。在贤妻良母之外，女子还有她自己的任务与自由。但如果嫁了人，这个自由便要立刻失去了。家庭的铁索，会无形即把她的前途牵挡住了。所以她是主张独身主义的。她这话曾对新甫说了不止一次，每次也都得新甫热切的同情。新甫也往往恳切的说道："男子也是一样的。如欲有所成就，便非独身不可。家庭会使人埋没在庸碌与日常生活的深阱中而无可救药。"

然而他想虽是如此想，却时时的会不自禁的想到题外去，时时有一种至为微妙的遐想，连他自己也不知道这些遐想怎么会闯进他的心上的。有一次，他和密司周同到安平戏院去看电影。正演到剧中两个男女主人翁热烈的互相拥抱着，接着第一次的吻，良久，良久，还未把他们的朱唇离开时，而幕中现出"休息五分钟"的字样。戏院的电灯亮了。他在繁灯之下，朦胧的见到密司周的细嫩的粉颈，圆媚而秀美的耳朵，一层细到不可见的小白毛丛丛的铺在白中透红的皮肤上，她的蓬松的头发，近接在他的鼻前，女性的发臭，和香油的气味，强烈的刺进他的鼻管中。他突然的感到一阵的心神的动荡，有一种不可制的欲望在他全身中炎沸着。他满要把她搂抱住了，接了一个长久的吻，至少也要在她的白嫩的颈上吻一下。抬头一望，四围是千百只的眼光，童男的羞怯使他自己禁止他的过度的欲望。在下半幕的电影进行中，他都心神不宁的坐着，银幕上的动作，他也全不觉得它是什么，只偶然的见一两个黑影子跳来跑去，或立或坐而已。他的心劈劈拍拍的狂跳着，恍惚已做了一件坏事，一件不可告人的亏心事一样。他正颜厉色的坐着，眼光不敢向密司周那边斜看一下。

"你看，这风景多末美好呀，蓝的水，蓝的天，蓝的月！"密司周向他说。而乐队正奏着幽细欲绝的清美的调子，而幕上的男女正在这个绝美的背景中款款的谈着心曲。他都无所见。只含糊

的以“唔，唔”答复着她。

戏场散后，他送她回家，一个人回到三斋，整夜的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他向无失眠症，是一上床便熟睡的，而这一夜却光了眼干听着别的床上，别的房里的鼾声和间发的说梦话的声音。窗外的月色格外的明亮；由窗纸中透进了一缕长的银光在床前。

男友与女友果是不一样的！

陈士章传

一

不知从什么地方远远的飘来几声犬吠的声音，惨厉得怕人。夜黑得不见一星儿光亮。整个天空全为乌云所遮满。秋风不时的从西北方偷偷的跑来吹得树枝虎虎的响，树叶簌簌的从枝头飞落，像舍身殉难的志士们似的自投于地。

一片的平原。官道无尽境的在水田的中间延伸开去。二三里以内，没有一间农舍。

一长列的殡舍，躺在官道旁边。每一间都堆置着或陈或新的若干个灵柩。纸锭的烧灰和棺上的油漆气息儿，混合成一种可怕的朽腐似的气味，飘浮在空中。

这一列的殡舍的对面是一间土地庙，只有三间小屋，在这村里却已经是最大的一所了。这小庙养活不了一个庙祝之流的人物。往往是锁上了门，无人过问。现在正为一个壮年的乞丐和他的一只狗所占据着。

纵横的零乱的散放着的一堆稻草，便成了人和狗的卧床和巢

窝。

一声声的不知从什么地方飘来的犬吠声。仿佛精灵们正在夜游，狗儿们若有所见的恐怖的在嚎叫。

那只驯良的小狗，却沉默无声的蜷伏在它主人的足旁，正像它主人的颓唐，连开口也懒得。

夜黑得不见一物。只有人和狗的两对眼睛，亮灼灼的有着绿光浮出。但他们彼此都不抬头对看。仿佛谁都明白那个陷入同运命者的心灵的所感。

那壮年的乞丐随手抚摩着那只小狗的背毛，狗是瘦得背脊骨的一粒粒的突起处都数得出，毛是稀松松的，像极薄的廉价的毡子。

一阵冷风从门隙里吹进，衣裳破得见了皮肤的乞丐感到一阵的战栗。狗也似乎蜷伏得更紧了。只有搭在狗身上的那只手掌心是温暖的。

他蹲伏了下去，拉过些麻乱的稻草往身上腿上盖。怀里抱着那只小狗，像同难共苦的老友似的互相依偎着取暖。

狗的特有的骚气扑鼻钻入心上来。但那壮年仿佛是过惯了这相依为命的生活，一点也不嫌恶它。

二

这乞丐的脸相有些憔悴；瘦削得连两个颊骨都高高的突出，但还隐约的看得出是清秀。

他有万端的莫名的愁绪，但没有一个人可告诉，除了那只小狗。

这乡村，他不是不熟悉，但有谁顾念到他呢？他们是自顾不暇。大乱的残破之后，谁还有剩饭残羹施舍给别人呢？他便常常

挨饿。他每天非跑个七八里到一个大都市里去要饭不可。他在糊涂里，也明白，乡里的他们是正同他走上了同一的道路的，迟早总得走。

村里的王大嫂，没有一天不愁着脸，皱着眉。她的小酒店，难得在一两天里有一次的买卖。

但在前二年，这里却是村中称得起人物的人们的集会的中心。她是曾经旺过十来年来着的。

“王大嫂，哈，哈，你生意好，”那被酒糟糟红鼻子的王六，在中午做完了附近一带的木活之后，总要往这爿小酒店的白木桌边一坐，好脾气的打起哈哈来。也不必要人家答理他。

不用问，王大嫂便习惯的替他暖了一大碗酒，一碟儿盐卤花生放在桌上。

而对门的布店的掌柜，胖胖的何三官，也便踱了过来，坐在同一的白木桌边。

“哈，哈，何三爷，您好！买卖好！听说您又添了一丁了。福气，好福气。哈，哈，我给您道喜来着！”说着，便立了起来，学着打拱的样子。

何三官也随着站了起来，抱着拳拱拱手，说道：“好说，好说！多男多累。”虽是谦恭着，心里却开了花似的高兴，胖脸上被笑容挤得紧绑绑的。

陈士章，那时他还是一个地主，也常踱了过来。他的家，两进的高大瓦屋，在这乡里是很有气势的，正位置在那间布店的隔壁。

“哈，哈，陈家少爷，您早！吃饭来着？”

士章微笑着脸上显着清朗的喜意。他刚才下了田里去察看，收成准好。稻苗头像道旁的野草似的顽健的茂长着。

他不喝酒；却要常到这个酒店里来谈谈。

三

他长日的没事干。他的爸有着百十亩的田地；这些田地，在他手上也还不曾丧失，尽够他一家吃着不尽。

他中学里毕了业，便闲住在家里。他的爸不让他出去，怕他学坏了什么。

“家里尽够你吃你着的了，忙什么找事？替我管管账得啦。李家三哥，好容易找到了事，倒用脱了三十多块大洋的顶缺费。到头来，也还不是三块大洋一个月。一天还得跑一趟长路，鞋子钱也得费个块把来钱呢。一天得累个五个钟头。你舒舒服服的蹲在家里，我不求赚钱养老，保得住这百来亩田地，也就叫我死了也闭得上眼了。”

刚毕业，他还有些雄心豪志。“就使升不了大学，也得为这城乡办点事业。”他的同学李书怀说道。书怀是穷人家的儿子，他父亲做过书办，死得很早。他寡母替人洗衣服，做针指，好容易养活大他，还送他入学校。在中学里，书怀是著名的刻苦用功，成绩常冠于一班。教员们都很看重他。

陈士章是个懦弱的人，成绩也不大好，却佩服的是李书怀。书怀的话，他总是相信的。他像一株没骨气的藤科植物，总得依附了松柏，方才能够立得起来。

但他的爸不赞成他去当小学教员，他只好打消了这计划，一句不敢强辩。

在家里他是依附着他的爸的，以他的爸的意志为意志，他的爸的主张为主张。他被供养在家里，软瘫瘫的像他家里的鹅和羊和猪一样，只是逍遥自在，不做一点事。偶然也去催催租，或到坟头上走走。

他不爱赌钱，也不喜喝酒。他是天生的一个中庸的好人。村里的人个个都觉得他好；却也不都特别注意到他。他是默默无闻的隐藏在这不很大的村庄里。

在这样的一个乡村里，中学生照例是被视为特殊阶级的。他却是一个例外，谁都不把他当着“有希望的读书人”。他们知道他是一个无用的好人。

他的爸在满足的情况之下死去。佃户们并不欺软骗生，所以士章虽失掉了所依靠的，衣食却也无忧。年年秋天所进来的谷粒，并不比他的爸活着的时候少。

他很早的便有了一个妻，那是一个远属的表姐，比他大三岁，也蠢蠢的没有什么心计，和他恰是一对。

没事时，他便上酒店去沉静的听人家闲谈，争论。任他们辩论得口水四溅，脸红耳赤，他都不参加一句。有什么好笑的新闻听到了，也只藏在心里，从不搬回家里去说。

中学里的同学们，有的已经在大学里毕业了回到县城里，像胡方思，气势是那末显赫，连县长都曾和他平起平坐。有的是飘流到不知什么地方去，像于华之他们。有的，像李书怀他们却终日的为教育而忙碌，而尽心。书怀这时已经由初小的半级任[①]的教员而升做高小的专任的国文教员了，薪金也增高到一月十二元。曾经有过几次，书怀到乡间来，拉过他进城，预备介绍他担任教员，却怎样也鼓不起他的兴趣来。

在家庭里的几年依赖的生活，使他更软的，更懦怯下去了；简直连有人扶着也站不稳了。

这平静的村庄生活，使他满意。无忧无虑的一天天安逸的懒

---

① “半级任”这个名辞，是杜撰的；但从前——十来年前吧——在小学里常有一个级任教员，由两个人分担着的，薪水也是平分。

惰的度了过去，像绿草似的，顽石似的，没有思想，没有动作，却也没有焦愁和痛苦。

他和他的妻不曾生育过孩子。家庭的生活是枯寂的。在结婚的第三个年头，他的妻染了肺炎死去。家里更没有什么亲近的人，只有他的爸时代便住在前院的一个长工和他的妻及长子。这长工的儿子也领种他十来亩地。长工丁立是六十来岁的老人了；他儿子狗儿也有三十多岁；和士章年纪相等，一脸的忠实相。做着过重的生活，却从不叫苦；只是黄牛似的耐劳负重。拖着一双泥足，从田间或菜园里回来，蠢蠢的取了水来洗了足，便默默的钻进了被窝，预备第二天一大早再去下田。

老头儿丁立不再下田了，他为主人管家看门。他也是一个沉默的人，安分守己，忠心待主。

这组成了一个沉默枯寂的家庭。生活似河水似的滑过去，一点波涛也没有。

他们唯一的有生气的季节是春，仲夏和秋末。春天找短工下田插秧；要供给他们的茶饭；闹洋洋的倒有好几天喧哗，忙碌。累得丁立的女人，咕嘟着嘴，手里端着饭钵在生气。——但也终于无抵抗的做着。仲夏是车水灌田的时候，又是一阵忙。但多雨的时候，找人的机会是不多的。有几年简直是无须车水，雨水是常足的；天天到了下午，便油然作云，沛然的落下大点的雨。

秋季收谷的时候是最忙的了；然而也最高兴。阿狗整天的下田。六七个短工在帮着他割稻，搬运和打谷。那些黄金色的稻秆，一丛丛的杂乱的堆在谷场的四周。有一股特殊的干草的气息，嗅到了使人会觉得清香和爽朗，和天高气清的秋空恰是合拍的。这时候，雨水也不大有了。下午往往天边集合了一堆乌云，不久却又悄悄的在不知不觉间溶散了开去。却是晚霞丽天，红得可爱；表示着第二天必是一个不含糊的晴天。

“杭——唷，杭——唷”的负重的喊声，也似乎只有愉悦的气氛，而没有愁苦的情调。

一片坦坦荡荡的黄金色的波浪，渐渐的被清扫了开去。黑土的地域渐渐的多了。稻根连着土块，无秩序的被翻掘的曝露在天空之下。

割稻的人全身隐没在黄金色的波浪里了，一会儿又现了出来。待运的稻秆，一堆堆的被抛在田垄上，或干枯无水的田里。几个附近的妇人们和孩子们，在竞拾着落在田间的零星的稻秆，一把把的捧回家去，也无人加以干涉。甚至，有一个悍泼的寡妇胡三嫂实在掠夺得不成体统了；竟从一个短工的手上夺取着一两整把的稻秆。那短工叱斥着道：“去!”做着抵抗的姿势，胡三嫂还破口大骂了起来。

“关你的卵事！你不给我!”夺得更凶，更猛了。他们只好让她多占些便宜。

似乎人人都成了格外好脾气的人物。连狗们也懒懒的躺在谷场上，静观着这闹剧的进行，一声也不发。

不时的有短短的歌声，此起彼歇的在田间唱起来。人人都熟悉那是谁的歌唱声。

有时，逗引得拾稻秆的女人们都哄笑了起来；有时粗鄙得要使人掩盖了耳朵。

笑在空中飘荡着；欢乐像生了翼膀，在来回的飞翔；从地主陈士章到短工们都觉得大地上的收获是他们的当然的酬报。短工们的劳力是用在有结果的上面。他们有一种兴奋；虽然所得是戋戋，这兴奋却使他们似乎分享着地主们的快乐。

丁立的女人，一个人忙不过来，还找了长工牛六和王阿五的女人们来帮着对付短工们的茶饭。

收割完了，便开始忙着打谷。终日的劈劈拍拍的“禾拍”打

在稻秆上，把谷粒和稻秆分离了开去。平坦的谷场上，奔忙着人，饶有生气起来。

一担担的谷粒，扫集了起来，挑进大门去，倒在仓里，而稻草一堆堆的愈堆愈高，仅有勇敢的孩童们才敢爬到上面去。站在稻草堆上，仿佛天空是更低了些，而星星是一粒粒的那末的亮。

陈士章四肢不动的望着他的雇工们工作。丁立和他的儿子阿狗，累得浑身是汗，有时喊叫着指挥得口干喉哑。但士章是默默的呆望着；他的一只爱狗，阿花，吃得肥胖胖的，蜷伏在他足旁，也是懒洋洋的不肯抬起身来。它和它主人有同样的好脾气和惰懦的性格。

他这样坐享其成的一天天，一年年的活了下去。社会不需要他，他似乎也不需要社会。与世无争的过着地主的生活，不浪费，不赌钱，不吃烟，不喝酒；一个理想的守成的人物——却只是懒惰，懦弱，成了根性，一点振作的精神都没有，老待在乡村里，靠天吃饭，靠祖遗的田地吃饭，靠他的雇工们的劳力的所获吃饭；老待在祖遗的古屋里，只除了夕阳红在西天的时候，踱到不远的王大嫂的酒店，沉默的坐在那里，并不喝酒，只是静听着王六和何三爷们的瞎聊天。他并不插嘴。在那几个人的谈话场中，他能够始终维持着沉默和中立。

人家不觉得多他这一个人，他也不觉得自己是一个场中的人物。他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有之不为赘瘤，少了也不为可惜的乡愿——虽然照他的地位和身份，应该是在这村庄里占着很重要的“绅”党的一座的。

雇工们都是些老实头，丁立和阿狗又是那末忠心的管事者，所以他的产业也并不曾因为他的懒惰和不懂事而消耗了下去。一年年的田租的收入，总是足够他过着逍遥自在的生活的。

士章，这位乡愿，便这样的无声无息的生活下去，像绿草似

的，自青，自黄；像河水似的，自消，自长；他不思虑，他不忧愁。他不工作，好事固然不做，连坏事也懒得去做。他从春雪的消融，看到夏雨的滂沱，看到秋实的登场，看到冬冰像玻璃板似的铺在河面上；仿佛插秧还是不久时候的事，而谷粒却又已入仓了。他从早上的阳光初出，晨露未干的时候起，到中午的乌云密布，或太阳猛烈的晒着，到晚霞斑斓的排列着，到夜天的星空灿烂，缺月像走了气的皮球似的软瘫在中天，始终只是袖着手，看别人忙碌着。日子也真容易过，不知不觉的已是他妻死后的一周年了。

像他这样的人家，当然立刻便有戚串们来劝他续弦。但他也不置可否；自己是一点主张也没有，人家也不敢替他做主张。因此，便也自然的蹉跎下来。

四

李书怀下了乡，特地来找他。书怀做了县立高小的校长，他要士章到城里来，帮他忙，教一级的书。他知道士章忠厚无用；但他相信士章是可信托的朋友，不像几个同班的，像王英，周希哲他们那末狡猾多端。

“你也空闲了许久了，士章，老待在乡下总不是一回事。还是到城里来教教书吧。”

士章不响。——也许是在那里筹思什么。

“人总该做一点事，活着才有意思。老懒惰的空闲着，在自己也是怪难受的。你平常不觉得闷得慌么?”

“闷得慌”，这句话倒触动了士章的心事。不差，有时他实在觉得闷得慌。他没有地方可逛，他没有事可资消遣。他只是袖手旁观的看着别人做事，甚至听着别人说话。连王大嫂的酒店里的

酒客们的上下古今的闲谈瞎扯，在他也觉得是一种愉乐和消遣。

“倒没有什么。”良久的，他才说出这句话来。

“不，我知道的。你的生活得变动变动。你自己必得振作起来。否则，一定是无可救药的。你要成了软体动物了。”

书怀有点说得激昂起来，他瘦削的青白色的脸上也涨了兴奋的红影。

“是人，必得做些事。为自己，也为了人类。你不能永久的依靠佃户雇工们生活着。你有自己的工作要做。我们受的教育虽然只是中等教育，但你该知道，在那四年的中学教育时代，地方上的人是出了多少的租税，维持着我们的学校。我们每个人都已分享到地方上的供养。我们单为了报答，也得好好的为他们做一点事。现在，我们所能做的只是教育事业。”说到这里，他盯着眼望着士章。士章低了头，还是默默不响；那清秀的苍白的脸上，一点表情也没有。为了缺少运动和工作，他的手和腿似乎都是很娇嫩的，经不起什么劳动。

“但我们必得好好的做去；这责任是不轻的呢。”他继续的说道。“我们必须为地方上好好的办点事。我们要工作，为人类的福利和教育而工作，这是我们所最觉愉快的！那班天真的儿童们是很可爱的。你如果去教书，准保你一定会发生兴趣，舍不得离开去的。”

他观察着士章究竟有没有被说动。但士章是软瘫在坚硬的靠背椅上，眼光老钉在地上，一点表示都没有。

“你的意思究竟怎样呢？我知道你的家境是很充裕的，无须乎再出外求食。不过这是工作，——每个人都必得有他的工作。这是义务；并不是权利。你受了四年的地方上的供养，你有为地方尽这义务的必要！”

书怀正言厉色的说着，有点近乎责备；士章在学校里的时

候，老是受他教训惯了的。

“我要求你出来做点事！机会有在这里。县里的高小，缺几个教员，狡猾的周希哲，托人来说了好几趟，但我不敢信任他。我们需要的是忠实的同志。”

书怀站了起来，走过士章身旁，拍拍他的肩头。“士章，不要再游移，犹豫了；给我一个确切的答复。”

士章抬了头，望着书怀，他为书怀的坚定的视线所慑服。

“我没有什么意见；去倒可以，不过，我怕……”

书怀热烈的执了他的手，摇撼着，说道：“呵，呵，我知道的，没有什么关系。你教的是低级班，绝对的不困难。你要知道，那班孩子们是如何的可爱！”

士章也站了起来。

书怀道：“我真实的对于这工作感到兴趣；不完全是为了生计。我是一刻都空闲不得的。如果一天没有工做，我便要像被囚于空室里的小鼠似的东逃西窜，永远不得安定的了。空闲便是一种难堪的痛苦和罪恶。士章，世界上有多少的罪恶不是由空闲不做工的人创造出来的！我不知道你这几年是怎样能够忍受过的！好，你现在必须开始改造你的生活！”

“让我想一想看——”

“不用多想什么了，就此一言为定吧。从下学期起，你便住到城里来。就住在校里好了；我们可以天天谈谈。”

士章点点头；他是永远的自己没有意志，而必须屈服于坚定的意志的指导之下的。

五

陈士章终于不曾到城里去教书。他的懒惰使他一天天的拖延

下去。而这时，在暑假之前，一个大事变到来了。

“难道是那事发作了?”他这样朦胧的怀疑着；究竟“那事”是怎么一回事，他是不愿意知道，也不能够知道的。

但“那事”和他并不是漠然无关的。当“那事”一天天的趋于紧张，风声一天天的急迫了时，乡里似是不能久居了。何三官，那位地方上的有钱人的领袖，胖得像弥勒佛似的，首先慌张失措的把家眷送到了城里。

“你得小心些，士章哥，地方上不大稳当呢。得准备准备!要紧的东西先送进城去。事情也许就会爆发呢。我们的县城还不大要紧。但乡里实在是住不下去了。”

士章木木的站在那里，一句话接说不上。但他也很焦急，知道自己地位的危险。他和何三官是属于同一类的人物，这是他明白的。三官那末镇定的“守财虏”向来不肯迁动一步的，都觉得不稳，他自然便也知道确是不稳的了。

“我要搬进城呢。”他对丁立吩咐道。

“家里的许多物事怎么办呢?”

这又使士章迷糊了。“怎么办呢?”

“小的们替您看家。没有什么事的。谣言——总是谣言。不外趁风打劫。我不怕。什么没有经过。民国元年革命的时候，……卢大帅打××的时候，……乡里有什么么?没有!一劲是谣言。您放心，有我们在这里!您带了阿狗进城好了，要是您害怕。要紧的东西叫阿狗替您挑进城。是住姑老爷家里吧?”

士章不能更说什么，他点点头。

六

阿狗过了几天，回到乡里去看他父母，但他一去便不再来，

什么消息都没有。城里也在乱着搬家，有钱的人已经搬到省城里或更远的什么租界上躲着去了。何三官已经不在这城里，虽然他的家眷还住在这里。

士章的姑丈也是当地的绅士，姓刘，名焕祥，做过两任知县，很积有些不义之财。他的家眷已经在忙乱里搬到××市去了。士章来到了时，刘焕祥表示出异常欢迎的样子。

“好极，好极！尽管住在我这里。正没有人管家呢。他们都走了，走了。正想带信叫你搬进城来。乡里不稳呢。你来，好极，好极！只剩下我老头子，寂寞极了，我们正可盘桓盘桓。”

士章讷口的不能说什么话，只是红了脸，低着头，站在那里。他有点怕他的这位姑丈。

“坐下吧，你累着了?”

他摇摇头，但服从的坐了下来。

良久，他们都默默的没有话可说。

“现在世界是变了，大变了，”刘焕祥独语似的慨叹的说道。“说什么不纳田租；说什么田是耕者所有的。……那些话够多末可恶！田，难道不是我们花血汗钱买下来的！？佃户不过出力气。要占为己有么？哼，哼，天理所不容！看他们胡闹到什么地方去！”

焕祥转脸对着士章。

士章想不到事情是这末严重。

几天住了下去，刘焕祥他自己终于也收拾动身了。

“士章，把房子托给你了呢。没有什么事。不过，我得去看看他们，看看他们。”

士章不敢推却，他也没有别的地方可去。

阿狗下乡了，一直没有消息。自己的家是不知怎样的了，却反替他姑丈看家。他心里有点凄然；但也不敢说出。

“乡里被抢了呢。”一个避难在城的同“类”的人物说道，“今天早上有人逃进城来。”

“我家里怎样?”士章焦急的问。

“谁知道呢！何三官的家是抢光了之后放火烧的。咳，什么年头!”

眼前是一片黑暗。

七

“那事”被军队平定了之后，避难在省城里的人都回到乡里来。但许多人只发见他们的住宅成了一片白地，看家的长工们都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了。

乡里空荡荡的不像有什么生人或生物在着。

归来的人们憧憧的在往来着，见了面，各自凄楚的点点头，他们不知怎么办好。

难得有几家保全了的。烟火的焦枯气息似还振荡在空中。

屹立着的危墙，带着成了黑炭的木柱与烟痕的，到处触在眼前。一堆堆的瓦砾，积在这些断垣的前后。

屋基还很容易的找得出呢。

何三官还没有归来；他的管账的何小乙被派来考察情形。

“这……这……怎么回三爷的话呢?”何小乙逢人便诉苦。谁都没有耳朵去听他。

人人各自在废址颓垣里徘徊着，徘徊着；有的咬牙切齿，有的在低头凭吊，有的几乎像发了狂，在喃喃的咒骂。

没有被烧的房子不上二十所。但也都是窗破门缺，被糟蹋得不堪。门里是垃圾成堆，稻秆，破布，零乱的散布着。

从清早到下午，太阳渐渐的自西斜了，红红的格外显得凄

凉。

什么地方有嘟嘟打打的军号声吹起，吹得人心都发毛起来。

军队还没有开拔净呢。

市梢头还有不少的军兵住着。王大嫂还住在灶下，为他们烧饭补衣。

全乡的几百家寥寥的只留下几十个老太婆，走不动，逃不脱的。

“大遭劫，阿弥陀佛！不知前世遭了什么孽！”何小乙叹息的说道。但他还是属于安全的归来的一类。

士章也安全归来了。但他到什么地方去住呢，丁立夫妇和阿狗都不见了。一个老太婆说，她亲眼看见麻皮陈把阿狗和丁立都拖了入伙去，不去不成！他们俩跟了大队去了呢，丁立家的也收拾收拾，随了去。

“可是他们走后房子还好好的呢。不知什么时候，不知是谁，缺德的，放了一把火，烧得这样！咳，那时候，谁还去救火呢。只好听着它烧罢了。”她更低了声：

“我见到那些人搬了东西去的。可没亲眼看见他们放火。火是夜里起的。”

士章没有什么话可说。他木木的站在那里，不知怎么办好。太阳已经偏西，人影照在黑地上，显得更长。

“陈家少爷，时候不早了，不进城，要赶不及呢。路上怕还不太平。”何小乙走近了身边，说道。

像丧家之狗，士章随了许多无家可归的人回到了城里。

军号嘟嘟打打的还在后面响着。

八

“这年头谁要你的田呢，白赔了钱收得回租米么!”刘焕祥气冲冲的说道，有点近于高声大喊。

士章沉默了一会，嗫嚅的说道：“可是怎么办呢？没有别的可卖的了。”

“谁还顾得了谁，这年头，这年头!”焕祥是做出拒人千里之外的神气在推却。

“再说，你也不是一个孩子了，老早就该出来做点事。没志气，净靠着租米为生，过着老太爷的生活。年纪轻轻的，终日游惰着，不做事，不做事!”可是他从前还当面赞过士章的老成，知道享福，不轻浮好动。

士章哭丧着脸，听着他的责备。眼睛老望在地上。

“老实对你说了吧，田是不用想有买主的了。你且死了这条心，打打别的主意，西乡里周大户，他的田还少么？你猜，怎样的一个下场？人丁也少。荒芜着田多着呢。”

“更惨的是，西乡里的祖荫夫，你是认得的吧，他一家只靠着二十来亩田过活。却空着半年，没人种，眼看着年成是粒米无望。县里的差人却来了好几回。他没法应付，只好全家搬逃开去，把田契贴在大门板上，大门板上!”

焕祥，那财主，绅士，说来也有点伤心，口气渐渐激昂起来，几乎要把士章作为对方而责骂着。

“这年头，这年头，多田多累!得有本领，才不怕没饭吃。靠租田吃饭，哼，准得饿死，饿死!”仿佛是在独语。

“你得自己打主意，士章，”他鼠似的小眼睛里，射出尖利的凶光，显得严厉而峻拒的神色。“你得知道，年纪也不小了，也

受过学校的教育。再不济，做个小学教员，也可以养活自己。别再梦想靠祖田吃安闲饭了！这年头，这年头……咳！……”他似乎又变得温和起来。

士章不曾回答过一句话，尽由着焕祥一个人在滔滔的谈着。他只是低了头，眼光在地上扫射着，不敢抬起头来看他。他的一句句的话，或高或低的掷进士章的耳里，像夏夜卧听着帐外的蚊鸣，实在也不晓得说的是什么。

但他明白，那结局是必得要到来的。他在栗栗危惧的等候着最后的判决。在最后的时刻未到之前，他是拖延得过一刻便算是一刻的。

他不知道怎样处置他自己的生活和前途。

李书怀是逃亡了；他没法找一个可帮他的人。代替书怀做校长的便是那个周希哲。他知道士章和书怀的关系，而且他平日是欺侮惯了士章的，老是看不起他，当然找到他谋一个位置是不可能的。

“士章，”暴雷似的一声，打断了他的思想，“你得明白，我家里人口太多，实在住不下一个闲人。论理呢，像我们这样的亲戚，总得照顾着你，义不容辞。可是，你是个有能力的人，年纪也不轻了，总得自己想法，老住在亲戚家里也不是事，人家说起来也要笑话。”

最后的判决终于说出来了；士章像被闷雷打了似的呆呆的站在那里，说不出一句话。

“你想想看，今天就搬到什么地方去住。那房间，我要有一个用处。不是我要赶你。我很知道你的懒脾气，你是不激不成的。你会一天天，一年年的老拖延下去，不做一点事。你得受一点教训和磨练。不差，少年人必得磨练，必得磨练。‘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话不错。”

他还是迟疑着："可是我到什么地方……"

焕祥立刻剪断了他的话："天无绝人之路。你自己得会想办法的。来，"他叫道，"把陈家少爷的铺盖，箱子搬出屋来。"

他茫茫蠢蠢的离开了刘家的大宅。

九

把所有的行囊都耗费了之后，他踽踽的回到了乡里，终日在家宅的废址里徘徊着。整块的瓦片和砖头，早已不见。连一根焦炭也都被掘去。

就是完整些的房宇，也都是东歪西倒的，洞开破缺了的窗户，都用芦席遮掩住，显得怪寒碜的。

王大嫂的酒店是村里唯一的未被破坏的一所房子。可是那股热闹的劲子却成了过去的一梦。常来光临的人物都已星散。何三官是搬进城去了，不要回到乡间来。木匠王六在大变乱里不知逃到什么地方去了，像海面上的一片枯叶，被浪头冲卷向什么不可知的所在去。缺少了他，那酒店便失去了灵魂。

王大嫂不再以她的笑迷迷的胖脸儿迎人了；她憔悴得怕人，像老了二十年。终日拖长了脸，紧皱着双眉。她的长工阿丑，被那股人裹胁了去，从此不再回来。她只得一个人在做工。板门是上不得的，她还得靠此店过活。

可是顾客们零落得可怕；一两天难得有几项生意。老酒还剩下几大坛，可是她舍不得卖。这是她好容易从大变乱里用尽方法隐藏了下来的。她很盼望，像何三官那样的主顾们会赏识那陈年老酒。她宁可到城里零星的批了几十斤来应市。酒常常是酸涩的，可是顾客们常是些过往的差役，兵士们，他们只要有酒便好，倒不在乎好坏。他们的脾气却大到难以侍候。一点从前的亲

热打闹的情绪都没有了。

士章踽踽的走向她的店前时，王大嫂正在浆洗衣服。她抬起头来，见了衣衫破烂的士章，辨认了半天，才叫道："是陈家少爷?"

士章叫了声："王大嫂。"

"陈家少爷，你可回来了？这里是地狱，地狱！人都散光了。生意是完了；只有鬼上门。咳，上门的可真都是些鬼——什么都干呢，他们。"王大嫂凄然的说。

"我的家当都光了，王大嫂。丁立他们呢，有信息没有？田也没人要。你有买主么?"

王大嫂摇摇头。

"我眼看着丁立的一家随了大伙子走了呢。丁立还叮嘱我对您告诉着：什么东西放在哪里，他们都好好的不曾动。可是，那些天杀的——一把火，什么都完了。"

士章没有什么好说的。

一只薄毛燋尾的瘦狗，从灶下冲了出来。

王大嫂连忙去取门后倚着的竹杆，扬起手臂叫道："死狗！你还敢来!"

瘦狗夹着尾巴，逃出门外，它站在街上，嗅着士章的腿脚。

"是我家的阿花呢，它还没死!"士章叫着，有点惊喜。他怜惜似的抚摩着它的背毛。

王大嫂恨恨的说道："爱偷吃着呢，这死狗!"

士章不敢说什么，向王大嫂点点头，无目的的走向村外。

他便这样的占据了村外的那所破庙，和他的狗阿花。他每天得踽踽的走进城去要饭吃，傍晚的时候，回到庙里来。黑漆漆的，只有朦胧的星或月的微光在天上隐约的照着。老是多云天空。

天气渐渐的凉了。他和他的狗依偎着互相取暖。他随手抚摩着那只小狗的背毛；狗背上的圆而突起的脊骨一粒粒都数得出。

狗眼里射出绿光；仿佛在慰藉着看它的主人。

远远的飘来几声犬吠的惨厉的声音。阿花，这小狗，和它的主人一样，只是沉默的懒懒的躺着，连站起来和它同类呼应的勇气都没有。

它大约也将和它主人一样，永远的不能明白：他们是为什么会被快乐的生活，温暖的房屋所驱逐开去的。

天空全为乌云所遮满，风声渐渐的大了。可怕的从殡舍里发出朽腐的气息儿，混杂着狗儿身上发出的骚气，飘浮在空中。

他们这同运命的人和狗，在依偎着取暖。仿佛整个世界都遗忘了他们，而他们也遗忘了世界，直到第二天他们进城去的时候。

（原载1935年3月《文学》第4卷第3号）

漩　　涡

一

李书怀走了，像夏雨后的乌云似的，不知躲藏或消散到什么地方去。只有几个“谈虎色变”的人们，特别是当地的绅士们还记住他；偶然有些风吹草动，便疑神疑鬼的，总以为书杯是其中主动的人。

在不同的情形之下想念着他的，也还有许多镇立第一高等小学校的高年级的学生们。

“李先生不是这末讲的，周先生，”当周希哲在课堂上讲本国历史的时候，这班里一个最聪慧的学生，王洵，十三四岁的模样，站起来说道。

周希哲皱了皱眉头，但随即变成了和颜悦色的样子，微笑的说道：

“各人有各人不同的见解。我的话也不见得准对，但李先生是有色彩的呢。”

“李先生说，中国的内乱全都是帝国主义者们在作祟，在暗

地里指挥着。所以要安内必须先攘外。”

“这是鬼话!”周希哲睁大了一双小眼，这小眼和他的一双压在眼皮上面的浓眉是很不相称的，严肃地说。“不可听他的。”又放低了声音，“县政府正在捉他呢，他是××党。”

王洵一句话不响的坐了下去，低垂了头，眼光射在中国历史教本上。童年的心，开始感到愤愤与不安。有一注泪水要掉落下去似的。

“李先生是解说得那末清楚；他说，像洪杨之役……”一个叫做刘元恩的学生站起来说道。

“要不得，要不得！你们都中了毒。”周希哲叫道，又装作诚恳的说道：“这些意见是完全错误的。外国人只是要做生意。要攘外，便非先安内不可。未有家不和而能抗外邻的，木腐而后虫生之。”

刘元恩涨红了脸，坐了下去，但咕嘟着嘴，含糊的说，“李先生说，虫生而后木才会腐呢。”

周希哲装作不曾听见，继续的大声的讲书，把这问题岔了开去。

“五口通商，”他在黑板上写了这几个字。

“是哪五口？有人知道没有?”

没有人答应。

“知道的举手。”

沉默像推不倒的一堵坚墙。空气是难堪的沉闷。

“没人知道么?”

挨过了一会。

“都没有知道么?”

又挨过了一会。

空气是难堪的沉闷。

“请先生写在黑板上给我们抄下吧，”刘元恩站起来说道。

而下课的铃声丁铃丁铃的在清脆响着。周希哲立刻把伸在黑板上预备写字的手，垂了下来。

“下次再告诉你们吧。得预先好好的预备着。”

二

“年龄虽小，却不好对付着呢，英哥。”

“可不是。上午教国文，他们也提出几个怪问题来。”

“中毒已深。得想个法子洗涤清净。”

王英，周希哲的左右手，右肘靠在木桌上，手掌支着颐，肥胖的脸，紧绑绑的，在沉入深思之中。

“只可智取，不可力敌。”

“此言正合孤意。”周希哲无意的抄袭着戏词。“我也不曾责备他们。”

“不能责备，只可怀柔。可是，”王英放低了声音，“那武字号的，得提防着他点儿呢。”

周希哲悄然的点点头。

“他野心不小呢，和书怀是一鼻孔出气，有鼓动一部分学生的能力。”

“卧榻之下，岂容他人酣睡！”希哲低声背诵着成语，装作滑稽地。

“他还借着老胡这个靠山呢。”王英道。

“老胡也没有什么成见。大家都是老同学。我上次见过他，他着实的还念着旧情，很敷衍我一气。”

“听说于华玉这小伙子回来了呢。”

“我也听见人这样说，还说他很不得意。”

“他和老胡在校时是最密切的朋友，还沾点表亲。我们和不和他拉拢拉拢?”

灯光发出一圈黄晕，只照射在薄板做成的木桌的中间。煤油气味难闻的熏人欲呕。桌上有一匣粉笔匣子，几本破旧的教本，两册《辞源》，一本《学生字典》。

他们俩的面颜，朦胧的现在微弱的灯光之下。但心肝是雪亮的彼此都见到，比面颜还要见得明白些。

“以夷制夷，这倒是一个办法，”周希哲正经的说道。

“老于也不是外人。他虽是个浑小子，可不是难对付的人物。”

“那武字号的和他还不错。他有点憨气。作兴弄僵了事呢。”

“他要知道了这底细，倒不肯上钩了。当然要瞒着他。必得先对那武字号的，‘取瑟而歌’，给他些颜色看看。让他自动的发生退意，以后便好办了。把老于拉了过来，全为的是对老胡方面好说话。”

灯光爆了几爆，突然大亮了起来，又阴暗了下去。

“老张这该死的小子，把钱挣得昏了；煤油里到底掺上了多少水？敢来蒙混我！”周希哲牢骚的说道。

“有几个茶房是不吃油水的？哪有猫儿不爱腥？哪有耗子不偷油?”王英的滑稽的脸形，引得周希哲也笑了。

“言归正传。对付那武字号的，该怎样的进行初步呢?”

“有我呢，”王英拍拍胸道，“归我来办。可是你老哥必得笼络好那几个奔狼似的野生徒。只要他们不出头来反对便够了。”

“这！”周希哲沉吟道，“一时不好办。他们对我没有什么好感。他们似总在疑心，我是要负把李书怀赶跑了的责任。”

“小学生有什么难对付的！从前我们在校里的时候，教务主任的刘大个子，不曾利用过我们么?”

像一把光闪闪的利刃穿过胸膛一样，周希哲突然的明白了过来，点了点头，也不说什么。

一具廉价的时钟，摆在木桌的一角，的搭的搭地在有韵律的响着。

那两具人形的脸在朦胧的煤油灯的光下，微微的得意的笑着。

墙上挂着一幅被灰尘飞沾得黑旧了的石印的大成至圣先师像。

紧靠着墙角，放着一个木床，床上铺叠着印着大红花的被！露出的白色被头显得汗污的灰黑色。

三

布告板上贴着一张引人注意的通告。挤满了小学生们，争着在看那通告。

看过的由人丛里挤了出去，立刻被站在外层、不知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的同学们所包围了。

“是国文比赛会的布告。国文好的人倒可以试试。”

人群里起了嗡嗡喳喳的交头接耳的语声。

“有五名的额子。第一名有免学费一学期的奖赏；第五名也可以奖《小朋友》半年。”

在小小的心胸里，各都起了跃跃欲试的心事。

有五个题目，任他们自由选择。都是迎合当时的风气的，并不怎么陈腐。

照周希哲的意思，是要把题目出得陈旧些，迎合新任的教育局长的意见，还要他们做文言文。

“一时风气改不过来。欲取姑予。必须暂时迎合着他们的心

理，不能立刻便移风易俗。”王英道。

周希哲沉吟了一会。

“你这话对！暂时且迎合着他们。”

“要表示得并不两样。并不退后、落伍才好。”

“可不是么。准照你的意见办。”

“正在人心激昂的时候，缓和和迎合是必要的步骤。等到联络成功，那便擒纵在我了。”

“对！对！只要把几个头儿脑儿的抓在手上，别的人便容易对付了。”

“还得好好的和那武字号的敷衍着，”王英低声道。

周希哲点头会意。

王洵究竟是年龄大了些，他不能相信周希哲的把戏。只有他不曾上钩。他根本上不愿意和这些新教员们接近着。

他于李先生外，只和音乐图画教员武克刚常常谈话。李先生走了后，只有武先生能够抓住了他的心。

近几天以来的学校里的大变局，把他幼稚简单的头脑弄得迷迷惑惑的。

他不明白李先生为什么非走不可；他不知道，为什么好端端的学校会更换了那末一大批的新的教员们。

当好几个陌生的脸孔出现于大礼堂的讲台上时，他惶惑的几乎落下泪来。竭力的在寻找熟悉的脸孔，只发见武克刚先生和素来并不为学生所爱戴的刘世华，一位教算学的先生。

“必得好好的用功。不问外事，埋头读书。读通了书，才有能力为国家社会服务。国民教育是基本的教育，更不能含糊草率的混过去。

“外面乱轰轰的，都是乱党们在惹祸。听说，本校的同学们里也有几个供他们利用了的。

"所以教育局长派我来整顿一下。"说到这里，那位新校长周先生张大了鼠似的小眼睛，满是自信和威武的神色说道。他的小眼睛向讲台下巡睃了一遍，仿佛便要发现出谁是被利用了的人物似的。

"但我不愿意和同学们为难。既往不咎。可是从今天起，得好好的用功，埋首读书。绝对的不许预问外事。"

台下，谁都不敢说什么话，只低垂了头，望着污黑的砖块，或自己的鞋头和袜面。

王洵急涨得通红了脸，他满想站了起来，质问道：

"要是敌人再由济南南下了呢？城里的中学师范和几个小学，全都起来，出外游行讲演。难道我们这学校便死寂寂的不见不闻？"

但童年的羞涩和惶恐把他的愤怒压了下去，只是低垂了头，右足蹉接着地面，来回的磨着。

大会在不自然的严肃的空气里散去。

王洵和一位邻居的学生，周效文比肩同走出来，叹道："怎么会有这样大的变动呢？"

"李先生怎么会走了呢？"周效文道，"可是我听见爸爸说，他不走，便会挨捉了呢。说他是什么党。"

"咳，李先生是那末热忱的领导我们！学校里必会完全变个样子了！"王洵叹道，眼圈子不自禁红了起来，仿佛要落下泪来，又勉强的忍住了。

"周先生是什么样子的人呢？看样子是惯用高压手段的。"周效文道。

"不会有李先生那末热心，那末诚恳的了。"

"可不是！大讲台上坐的全是新来的教员们。武先生显着怪孤零的坐在那里。但是刘先生却随和着多呢，有说有笑的。"

接着，他们便上王英的国文课。肥肥的脸，显着怪有趣的，口齿也清楚，可只是照书直讲下去，没有一点的活泼的趣味。比着李书怀便差多了。

他又把“祟”字写成了“崇”，也读着“崇”的音。

这一着，使学生们对他的信仰便降低得不少。

但他是好脾气的人物。有几个顽皮的学生们在吵吵闹闹的，他也不禁止。这得到若干爱捣乱、不好念书的童子们的欢心。

他常常拉拢学生们，和他们问长问短的。最爱在下课的时候，谈学生们家里的事，第二天便送点铅笔、白纸簿之类的东西给一些接近他的学生们。

王洵觉得难过。李先生、武先生们只是专心的在讲书，并不敷衍、笼络学生们。

“王先生给了我这本书呢，”一个著名顽皮的学生李俊扬着一本《世界童话》，对王洵说道。

王洵紧皱着眉，不说什么。

“王先生对你好，他爱你！”周效文不高兴的嘲弄他道。

“可不是！他偏不给你！你们妒忌！”李俊歪着头，冲着周效文做一个难看的鬼脸。

王洵不理他，拉了周效文到操场上去。

太阳光明亮的晒在操场上。身上有点热，地上也仿佛在蒸发着热气。

一丛白色的丁香花正盛开着。刺鼻的香味儿，引得人要打起呵欠来。

春日的下午，熏蒸得人只想午睡。但爱玩的孩子们吵成一堆，他们一点也不觉得有困意。

比较得宁静的学生们，像王洵，心里一不痛快，便更有些懒懒的，已连打了几个呵欠。

“只有一堂中国历史，上完了课，到我家里去玩玩，好么?”周效文说道。

王洵点点头。

蜜蜂们嗡嗡的在花丛里飞来飞去，栖息不定的在极度的忙碌着。但看不出它们究竟在忙些什么，这样东停一下，西攒一下的。

下午第二课的铃声又丁铃丁铃的响起来。小学生们顿时安静了下来，陆续的走进课室。

四

“倒亏他这样慢吞吞的教着，只是敷衍时间罢了，”周效文爽畅的批评道。“这本历史这学期准是教不完的。”

“他一点儿见地也没有，只是照书直讲。”王洵道。

“你觉察出来没有，他把英法联军入北京的事件，错缠到义和团时候的八国联军进北京的事件上面去了呢。”

“我也知道他是错了，可是不好意思站起来驳他。”

“看他过几天讲到八国联军事件的时候再怎么讲?”

“哈，哈！你们孩子们倒批评起先生了！”周效文的爸爸周子毅，一个大学毕业生，三十四五岁的壮年人，在县城里办民众教育馆的，从书房的椅子上跳起来，走出院子里，笑着说道。

“爸爸：周先生实在是讲错了的。”周效文挤靠在他爸爸身边说。

周子毅笑着摇摇头，不说什么。他是饱历世故的，家里有不少的田产，足够舒适的生活着。但这几年，为了乡下的不太平，少壮的农民们的不易驾驭，又兼之以水旱灾的频仍，人祸的迭至，收入已大不如前，迫得这位壮年的绅士也不能不出来谋生。

他在地方上原有相当的势力，所以毫不费力的便占了民众教育馆这个地盘。

当他是一个大学生的时候，他也和一般青年人一样，具有很高的理想，也还参加过所谓“五四”的这个光荣的启蒙运动。但这若干年来，时代是飞快的向前跑，却把他远远的抛落在后边。

他关起家门来，过着绅士的生活。仿佛世界忘记了他，他也忘记了世界。

所记住的，所干预的只是这镇上和县城里的牛毛般细的小事。

当“那事”发动了时，他也曾随众迁住到省城里去几天。后来觉得没有什么可忧虑的，便又回来。

“爸，李先生可是高明得多了，他懂得不少，讲说更明白。”

周子毅瞿然的像从幻梦里被惊醒，“你又说到李先生，老忘不了他！他是个明白的人，能干，也有很高的理想。可是他是个危险的人物。他不会再到这镇上来了呢。谁都怕他。他如果来了，便会有危险。县里有赏格捉他。”

“李先生到底犯了什么大罪呢，爸?”

“你们孩子们不明白大人们的事。他思想过激!”

“可是他一点也不可怕；他是个最温和慈祥的人。我们同学们都喜欢他。又不是强盗，又不是贼。他是个那末瘦弱的读书人。他们为什么要捉他呢?”

“他说的话一点也没有什么奇怪的；解释现代世界和国内的情形最清晰,”王洵不自禁的插嘴道。

周子毅摸摸自己的短髭，望了王洵几眼，徐徐的说道：

“危险的人物并不一定像小说里描写那末凶恶，更不像戏班里强盗大王似的那末红红绿绿的脸，黄头发，蓝胡子。不，我曾经在省城里见过几个大盗的‘出差’，都是瘦小的个子。”

王洵不说什么低了头。

“你的爸爸在家么？他有什么消息没有？”周子毅随意的问道。

“爸在家呢。他从来不和孩子们说什么。”

周子毅掉转了脸，向着他自己的儿子，正色的训斥道：“好好听周先生的话，不许怀疑。外面谣言多着呢。都得小心，小心！”又加重了语声，说道：“再不许提到李先生和他说的话。听见了没有？”

周效文低了头，轻声的答道：“听见了。”

可是他，以及王洵，永远不会明白为什么李先生会成了这样可怕的一个危险的人物。

太阳已经西偏了，黄澄澄晒在墙头，有点黄昏凄凉的景象。人影被晒照在地上，怪长得可怕，连它自己也有点颤怯。

不知什么时候，朦胧的夜影已经悄悄的爬了上来。早出觅食的蝙蝠已经张开了灰翼，在空中斜飞着。

王洵带着一颗沉重的心，沉默的回了家。

五

学校里的空气，像六月大暑天的天气似的，阴晴不定。谁也捉摸不着，这下午将是个晴天或是大雨滂沱。

周新校长的地位却一天天的稳固了。有一批的学生们被劝诱了过去，作为他的爪牙。

凡有什么消息，周希哲和王英都会立刻知道，简直像精灵鬼似的雪亮的明白一切的事。

在短短的时间里，他便打探出王洵、周效文、刘元恩那几个高年级的学生们是同情于李书怀的，而如今却把同情寄托在那位

音乐图画教员武克刚的身上。

武克刚是一位浪漫的不修边幅的艺术家。他有时候过分的好脾气，也有时候无端的暴躁发怒起来，有时候很固执、守旧，有时候却激烈异常，说着使听者惴惴危惧的大言。

自然，他受有李书怀相当的影响。可是他是一个艺术家，一个软软的瘫卧在自己的旧环境里的懒汉。思想是有的，却时时刻刻的在自己矛盾，冲突着。

关于他，有种种的谣言。

他并不知道这，也从不明白他自己所处的地位是怎样的情形。

"书怀兄的意见是——"有一天在教员休息室里他便这样的和周希哲在抬杠。

窗外正刮着大风，黄沙连着尘土卷了起来，又扑散了开去。鲜绿的丁香树的叶子，全都被蒙上了一层尘土成了黯然的陈旧丑物。

周希哲不说什么，只对坐在对面的王英眣眣眼。

"武先生，"王英和气的叫道，"可是现在的时势不同了，外面的空气完全两样。我们的学生不能单独的立异着。"

武克刚冲动的叫了起来："可不是！革命之后，一切革新！怎么又退化起来！这……这……怎么说的!？反……"他黄蜡似的扁脸上，起了难得见到的红潮，双眼睁大得像要吃人。

"隔墙有耳，武先生轻声些，"王英关切他们的低低说道。"可不似前几个月了，要顾虑到我们所处的环境。"

"什么世界！"武克刚独自似的愤愤的叫道。可是他的盛气，也便慢慢的平了下来。

过了一会，他又是有说有笑的随和着人家，已把前事忘记得干干净净。

那天晚上，周希哲却把王英请到他屋里来。

煤油灯的光朦胧的照在那张薄板桌上。时钟的的搭搭的响着。煤油味儿怪难闻的，玻璃的灯盏外面，满沾着滑滑的煤油。

“这些话要是传出去的话，和学校前途大有关系。正在一夕数惊的时候，地方的绅士们和局长，县长，免不得要因此和我们为难呢。”

“可不是！谣言正大着呢，”王英得意的说道，“地方上正谣传着李书怀有同党埋伏在那里，不能为了一人之故而牵累到全体。”

“得想想法子。怎样让他自己知道才好。”

王英摇摇头。

“这浑小子，没法和他打交道。他简直的不听好人言，客客气气的去通知他，也许要碰了一鼻灰回来。”

“可是总得和他说。”

“那末，只有找刘世华去和他说说看。我是不去碰那浑小子的铁硬的钉子的。”

“这是一着。”

“但这一着未必有用，”王英道。“必得事前准备着那第二，第三着，像昨夜所谈的。”

“第二着呢，怕未必有什么充分的把握。只是第三着太狠毒了些，还是备而不用吧。”

“你老哥真是面硬心软，”王英谄笑的说道。

周希哲满心得意的微笑，他心里也自己承认是个这样无用的软心肠的人物。

煤油灯的火心又一爆一爆的像小炮弹似的在开花炸裂。

周希哲没心思再去骂老张挣钱的手段太狠辣。

六

“这天气真怪，下午刚刮着大风，现在又是那末好的月亮。”

武克刚向窗外望着。月光像水银似的满铺在地上。一庭的花影，被微风拂动，像有什么夜游的精灵们在摇撼它们。

夜有点凉。

他正在编制一首歌词，要不是闯入的刘世华提醒他的话，他已经忘记了今夜是十五夜，也忘记了窗外的明亮的月光和神秘的花影。

他的心随拂动的花枝而摆动着，沉入深思，一句话不响。

“这里的生活枯寂极了，太厌倦了，我真想换换地方呢，”刘世华叹气的说道，在挑逗他。

“可是又有何处是人生的满意的归宿呢?”克刚茫然的在发挥他的哲学。

刘世华装作同情的叹道，“可是这里也实在再住不下去了，尤其是我们老教员们，只剩下我们两个了。全都是新来的人物，难以相处。”

“那倒没有什么，我教我的课罢了。本来我也少和同事们往来。”

刘世华有点着急，他心里暗暗的骂道：“这浑小子!”却又装作一团和气的说道：“我是暑期一过，非跑到别的学校里去不可。谣言太多，受不了。”

“我倒没有听到什么谣言。”

“你一天到晚关在屋里，怎么会听到呢?可是关系太大了，我不能不来关照你。”

“什么谣言?关于我的?”克刚开始有点躁急。

“本不该说。可是照我们多年的交情，实在不能不说。”

克刚有点不安起来。

“刘哥，快点告诉了吧！”他恳求的说道。

“这谣言关系太大。说是书怀虽然逃走，他的党羽却有不少，全都潜藏在镇上。大本营仍在第一高小。你说这谣言可怕不？造这谣言的人的心肠狠毒不？还不是明明白白的冲着我们两人说的。所以，我也着实的有退志了。早日离开为是，武哥打算怎样？”

克刚沉吟着。

“怕不实在吧。不会无端有这谣言的。我们除了上课，便到宿舍，并不曾在外活动，怎么会凭空有此谣言？”

“我听了好几个人在传述着了，是确确实实的。”

“生平不作亏心事，夜半敲门不吃惊。刘哥，我不怕！我不走！我们和书怀虽是朋友，他的事，我却丝毫不知。怕还是什么小子们要钻谋我们的缺，故意散布了这谣言的。”

像被尖刀刺中了心头似的刘世华有点红脸，连忙自己掩饰道：“也许是的。可是人心太坏，不能不提防着点儿。”

“哪里提防得了这许多！”克刚叹道。

刘世华觉得再没有什么话可说。

七

又是一类的谣言，在学校里流传着。

由接近周希哲、王英的学生李俊们领头，开始利用着壁报，向武克刚旁敲侧击的攻讦着，造作了许多可笑的理由。这壁报，原是李书怀发起的，作为学生们练习自由发表意见的地方。如今却被利用作这样的一种工具。

说武克刚行为浪漫的最多，也有说到他教课不专心的，更怪的是，隐隐约约的在说他思想不对。

为避免嫌疑起见，周希哲代他向学生们声明。而同时却向克刚下警告，说道：

“学生们既有这种无意识的行为，虽然无可重视，然先生也须自加检点些。”

克刚气得脸色发白，却也无话可说。

“这……这……从哪里说起呢？”

“他们实在太胡闹了，学校自有办法，请先生放心。”周希哲安慰的说。

“可是无风不起浪，那原因倒得查查，”王英严肃的说道。“请校长彻查。如果发现我的行为有如学生们所说之一条，我必定立刻辞职。”他假装的以颤抖的声音说道，“否则，学生们也必得惩戒一下。”

“那是当然的，请您放心。”

“这种无意识的举动，是不是由学生们自己发动的，倒得查查！”王英故作公正的说道。

“如果有人指使，必定不会把理由说得那末幼稚可笑的，”周希哲说道，“那当然出于学生们的自动无疑。”

“我原也不相信有什么背景。不过不能不疑到这一层罢了，”王英道。

武克刚坐在那里，一声不响。他受了很大的刺激，反而没有愤慨的神情了；仿佛被焦雷震打得呆傻了似的。

李俊和他的同党，胡宗预，地方上有势力的绅士胡方思的儿子，出现于教务室的窗前，挑战的向武克刚睁着眼望着。

过了一会，仿佛忍不住似的大阔步的走进了教务室。

“报告校长，学生们有事请求，”胡宗预开口道，尽把的溜溜

的双眼，望在武克刚的身上。

“可是有旁人在这里，不便说什么，”李俊接着说。

王英立刻站了起来，对武克刚道：“我们姑且出去吧。”

克刚木偶似的随了他走出，李俊还把眼光送他很远。

他仿佛听见胡宗预说道：“武先生，教法——”他知道必定是有关于他自己的事。

他受不了那种“取瑟而歌”的闲气。他很想回到屋里，卷起了铺盖便走。可是实在服不下气。他相信校长必会弹压得住学生们的。

校长和同事们，为了本身的前途，当必会同情在他这一边的。

为了小学生们的这“莫须有”的攻讦，他难道便真的萌退志了么？天下乌鸦一般黑，哪里不是这样黑暗呢？何况在这年头……

想到这年头景象，他便倒抽一口冷气，把什么浪漫的负气的举动，全都压了下去。

家里是有三五十亩田，几间破屋，足够使他和他的母、妻及二子食住无忧的。可是前年来，食粮竟要他花钱去市上购买，——这是从他童年起便不曾有过的情形。佃户那里是粒谷不来。他也没法下乡去坐索。

教书的工作便是维持一家生计的命脉。为了家庭，他也不该那么轻易的负气而去。

离开了这校——这校至少和他有三四年的历史了——又到哪里去呢？

一位同学还不是为了负气辞职，至今还困守在家，找不到一件小事么？

他的前一班的同学陈士章，那一位老实头，他人缘不坏，却

也不能出来做事，虽然托过许许多多人。听说，他近来潦倒不堪呢。

他屈指算了算，同班毕业的二十多个人，失业的倒有十五六个。一听到有什么教员的缺出来，谁不争着去图谋呢？直如群蛆在粪缸里争食一样，无止无休的在翻，滚，爬，跌。

实际的生活，杀灭了他所有的理想和意志。

假如被逼得不能不辞职呢？——他有点寒心，不敢再往下想。

呆呆的坐在宿舍床上，无精打彩的，不知在梦梦的想些什么。

王洵呀的推门进来，骇得他从幻想里跳了起来。

“武先生，”王洵叫道，“我来告诉您一件事，”他的声音有些激动。

克刚让他坐下。

“莫不是王洵有什么消息来告诉我？”他想道。

“有关于我的事么？”他问道。

王洵点点头。

“这事实在太可恨了！学生刚才知道，但已看穿了那内幕的情形，先生您不知道，周校长实在是可恨！壁报上的攻讦先生的种种罪状，原来是出于他的授意！他想造成清一色的系统。李俊们只是受利用的傀儡。刚才我看见他和胡宗预从教务室出来，得意扬扬的。公然的扬言道，某某人是去定的了，周校长已经答应我们的请求了，又听胡宗预告诉刘元恩说，一切有校长主持着呢。可是我们不能让先生您走！我们必定要拥护先生您！您再一走，这学校简直成了黑暗世界了。”

武克刚脸变了惨白色的，最坏的结果，果然终于来到了。可是他倒镇定得多了。

“谢谢你们的好意!”他感动得眼眶边红了起来，有泪珠在转动着。“可是，既有这样的情形，我是任怎样也住不下去了。你们还是不必多事吧。”

“但这不是先生您的事，是我们自己的事。我们要为学校的前途而奋斗，先生您不难一走了事，可是得为我们学生们打算打算!”王洵愈说愈愤激起来，脸都涨红了，也有细泪点在眼眶里聚集着。

“我没有和恶势力争斗的勇气,”克刚叹道。“说不定，我不走，他们还会使出什么下流的手段来呢! 谣言已经够多的了。”

“但是我们必须奋斗!”王洵道。

克刚默默的不响。

“但请先生您不必骤萌退志! 这是最重要的一着。刚才我已经和周效文他们谈过了；我们必须为学校的前途和正义而奋斗，不能让‘无耻’和可笑的举动统治了一切!”

克刚凄然的说道：“我的意思已经决定，请诸位不必费心，还是安心的用功吧。”

王洵说道：“没有了‘光明’是不能生活下去的。李先生的教训不能使我们忘记。先生您，现在便是我们唯一的‘光明’了。先生您要为我们小学生们着想。千万不可退让一步!”他忍不住落下几滴泪来，连忙掏出手巾拭干了。

克刚也几乎哭了出来，极力的把眼泪逼忍下去。声音却哽噎着，一句话也说不出口。

八

武克刚从校里到胡方思家里去，把这一切的情形，都向方思倾囊倒箧的说出。

“大家都是同学们，何必这样的彼此斗着呢！我替你们调停调停好了。”方思并不重视的说道。

“可是实在没有调停的余地。他们竟指使了学生们出来反对我。”

方思想了一会，说道：“我且和周希哲谈谈看。你也不必太意气用事了。现在谋事也实在不易。”

像一盆冷水浇在克刚的头上似的，这生活的问题，又被挑起，和他面对面的在狭巷里相逢。

他冷了半截，很想恳托方思向周希哲说说情。方思的话，希哲是不能不听从的。可是呐呐的说不出一句话来。他从不曾说过这一类的话，竟不知从何说起才好。

方思也没有什么好说，默默的相对着。沉闷的空气几乎把主客都压倒在地。

“那末，明天听我的信吧，克刚。我必定为你尽力一下。周希哲也许会听我的话。”

当武克刚回到宿舍的时候，王洵和周效文已在那里等候着他了。一见到他，王洵几乎哇的一声哭了出来。

“正义是不存在了！人心是那末容易变！”王洵愤急得改变了口音。

“刚才我们召集了一个会来着，”周效文说道。“平常拥护先生您的人，竟到得寥寥无几。他们一听说周校长同情于李俊他们，便觉得大势已去，不愿再管这事了。”

“最可愤慨的是，”王洵以颤抖的声音说道，“刘元恩竟也被收买了过去！”

武克刚镇定的惨笑道，“这是人情之常！可是诸位不要灰心。我个人的事是很小的。”

王洵道：“这不是先生个人的事，这是正义存在与否的问题。

我不相信人情便那样的反覆无常!”

“人世间也着实黑暗得可怕!”周效文叹道。

这些早熟的青年人们竟都变成了悲观主义者。

武克刚倒恬定的劝慰他们道，“人世间实在并不黑暗。诸位不要为了这小事而失望。”

“但是为什么同情于正义的人那末少呢?”王洵哭声的说道，他感到异常的凄凉和寂寞。

“可是正义并不曾绝迹于人间呢，”克刚微笑道，“我们已有了三个，同情者还算是少么?”

王洵凄楚的，却又坚毅的说道：“难道公理便只会在少数的一边么?”

“那也不尽然，”克刚道，“总要看当时的社会环境如何。我们决不能以小小的局部失败便把它当作了全部分失望而估计着。眼光得放得远大些。”

王洵不说什么。周效文显得比刚才活泼些。

灯光一跳一跳的，煤油是将干到灯底下，黄昏时，老张似不曾把灯拿出去加油过。

第二天，武克刚又见到了胡方思；他的态度却变得有点不同。

“事情想不到会糟到如此，”他摇摇头，说道。“周希哲把什么事都推到学生身上去。他说，学生们不上你的课这使他毫无办法。他没有不想帮老同学的忙的，可是事实上有困难。”

这结局是克刚所预料得到的；他听了这一席话，并没有多大的冲动。

“我是前几天便已决定要卷铺盖走的。和周某共事，实在不可能。利用学生，手段太卑鄙!我不愿意和‘无耻’同在，我必

得走!”

方思不说什么。过了一会，才说道：“我愿意尽力帮助你。可是力量不够，爱莫能助。”

克刚要托他另找一个教员的地位，却说不出口。挣扎了半天，才说道：“将来……要有机会……”

“那是自然，有机会，我是没有不替你想法子的。”

就在那一夜，武克刚悄悄的离开第一高小，没有一个人送他。一天的繁星。操场上的空地，显得格外的寥阔。一辆骡车载了他的行李和他。

校外的空气，觉得格外的自由而新鲜。

武克刚觉得自己是坚定而伟大，是确切的站在正义的一边的——这感触，他从前不曾有过。

他觉得，他已不复是一个易于动摇的人！他要开始踏着坚定的足步，为正义而奋斗，个人的得失是太小!

黑暗统治了一切。但天空上星光是灿灿的在闪耀着。

那一夜王洵在家里梦见了一个可怕的梦：仿佛武先生被周校长喊了兵士们来捉了去。他四向的躲藏着。却终于被发见，用绳牵了走去，浑身被打得都是红血。

他惊叫一声，醒了过来。

太阳光已经红红的晒在窗前。鸟儿们在天井的丁香树上细碎的鸣唤着。

他到了学校，才知道武先生昨夜已经悄悄的走了。代替他教音乐图画的是于华玉。

他觉得眼前是一片的黑暗。

1935年4月15日

（原载1935年12月《文学季刊》2卷4期）

王秀才的使命

——“庚辛之际”之一

一

潮湿而狭窄的小街旁，有一座泥和板筑成的陋屋，在更深人静的时候，还射出油灯的黄昏的光来。仿佛有憧憧的人影在灯光之前晃来晃去。

这是罕有的事。假如邻里们不曾关闭了大门在睡，第二天一定得哄传了一条街的：王秀才居然在深夜里还点着灯。这城里的人民的习惯，太阳一下山便关门上床，为了节省灯油。王秀才向来不是一个例外的人物。

有窃窃的私语声，还有隆隆的磨墨声。这也是一个罕有的事。王秀才在辛卯那一年，考过了他的第十次的乡试，落第归来，曾经切齿咬牙掷笔焚书的赌咒着不再上省与试，不再亲近笔砚。他专守着他的誓语，十年来果然是极罕的和笔墨纸砚相见面，除了替乡人们做状子之外。——但，那也是很罕有的事。

在王秀才的屋里的，有阿林哥，小黑子，周茂林和林监生。林监生和王秀才是老搭档了；坐茶馆的时候，他们俩是亲兄弟似

的同桌并榻；有说不尽的琐琐屑屑的话。但在深夜里光临到王秀才的陋室里，却是绝无仅有的事。周茂林他们三人都是地方上著名的泼皮；为了讼事上的请教，到王秀才这里来的回数倒也不少。王秀才成了他们的法律顾问。他们偶然也分润些油水给王秀才。王秀才颇颇的依靠着他们的的势力在地方上横行霸道，无人敢惹。不过，他们连夜的来请教他的事也绝无仅有。

似是很机密的在谈着。个个人的脸色都显得紧张而严肃。周茂林的密布着麻点的横阔脸，因过度的兴奋而在焦黄色里透出些红酱色来。小黑子的鼠眼狼狈的四顾着，仿佛怕有窃听的人在隐伏着。林监生在频频的摇着头。

“这事不能做，太冒风险了。砍头不够，要灭族呢。”

“怕什么！有事我来抵挡，横竖是一个光棍儿！”阿林哥手拍着自己的胸膛说。

王秀才比较的镇定，在灯前踱来踱去，双手背在腰后，着有深思的，双梁眉的布底鞋，踏在砖地上一点声响没有。

“还是醒翁笔上来得快，来打个草儿吧，”他说。

周茂林在隆隆的磨着墨。显着过分的殷勤。

“不能，太冒风险了！我们得再斟酌斟酌。”林监生说。“这封信要是由阿林哥他们出面呢，怕鬼子们不肯相信，由您老哥和小弟出名呢，关系担得太大。还得斟酌斟酌。”

“还斟酌些什么呢？干就是了！也不止一转了。为什么有大油水的反倒缩起头来？”阿林哥睁着怪眼说，有点不耐烦。

“这回的事不同了！阿林哥，你不明白，这是鬼子们的兵船呢。皇上的法，私济敌兵者死。这关系太大了！”

“妈的什么法不法！”周茂林说道，“老子们整年的在白刀进红刀出里过生活，不怕死！老子怕的是饿肚子。肚子饿慌了，什么做不出。不信皇上家的刀和妈的李阿藩他们的刀有妈的两样！”

"着呀！干！"阿林哥低嚷说。

"这事落在咱们手里，是天大的造化。亏得小刘的通线。咱们不干，有李阿藩狗养的会干。咱们眼睁睁的望着一块肥肉落在狗嘴里么?"周茂林道。

"着呀！李阿藩他们会干的！"阿林哥嚷道。

王秀才霍地站住了，手摸着他的两劈的鼠须，低声的说道："别嚷，干是干定了。只是要机密。"

"着呀，"周茂林说道，"谁露了话，妈的，叫他仔细着老子的白刀子。"

小黑子又狠顾了一周转。

墨磨得浓浓的一墨海。

"够了吧？妈的，"周茂林道，随停了手。

王秀才点点头。

"论理呢，接济鬼子们也不止这一遭了，那交道是打熟的。不过，醒翁的慎重，也自有其理，这一遭确乎比往常不同。我昨天在县衙门里听说他们陷了舟山，志不在小。上头有命令要严防着呢。这算是通敌呢。"王秀才踱着方步，说道。

"妈的通敌，通敌！不担着通敌的大关系，会有那末多的油水么?"阿林哥说道。

"有奶便是娘，管他妈的敌不敌！"周茂林道。

"着呀！妈的。活着要紧！前几时顾小保为的贩了一袋私盐，被捉到了，敲得七死八活的，还站了十几天的站笼。这算的有天理么？根弟哥从省城里来，说那旗营里的妈的兵，凶狠着呢。哪件事不干出来？谁敢不让他三分五分的？新娘轿子抬过旗营，哪有饶过不揭开轿帘子看的？什么敌不敌，妈的那皇上家还不是个番人?"阿林哥气愤愤的说。

林监生摇摇头，用只有他自己听得见的低声说道："别那末

胡说八道的!”

“妈的不谈别话，肚子饿了得吃饭。老子干枯了好久，要的是肥肥的油水，娘等米下锅呢。”小黑子用尖嗓嗓子说道。

王秀才想到了家境的艰难，嗷嗷待哺的五六口小伙子。确实的好久没有油水得到了。眼见的节边到了，债务如山的堆积着。非有一笔大款子是应付不开的。

“火烧眉毛，且顾眼前吧，”他横了心想。踱到了桌前，坐了下来，执起笔，递给了林监生，说道：“醒翁之意如何?人在等信呢。时乎时乎不再来，少纵即逝矣!”

林监生还在迟疑着。

“林老快下笔吧。”大家齐声的催促着。“小刘在等信呢!这买卖谁肯错过了?”

二

林监生皱着眉，执起了笔，沉吟了一刻，横了心，想道：“几月来嘴里真的淡出鸟来。捞得这笔大油水，也够半辈子活了。管他砍剐的!”便飕飕的写了下来：

> 大清国书生王定国林宇万书奉
> 大英国统领大人阁下，窃闻阁下兵威所及，前无坚城。敝人等格于国法，恨未能箪食壶浆以迎天师。但力有所能，无不愿为阁下效劳者。敝处海禁甚严，非敝人格外设法，贵军实在无从得粮物。此当为　阁下所深知者。敝人等实冒万分之险。　阁下谅必能额外酬给若干。所需何物，均可办到。如须面谈，敝人等当于×月×日躬上　贵舰奉谒　阁下也。专此敬叩

勛安　　　　　　　　　　　　　　　　　　举生王定国林宇万同叩上

再者。此函万分机密，阅后乞付丙丁。

写好了，又念一遍给他们听。王秀才道：“这就很好了。差谁送去呢?”

阿林哥站起来道：“我去，小刘在河边何老儿店里等着呢。”

“阿林哥一人去，不大妥吧，”王秀才道。

“咱们一同去，”小黑子和周茂林道。

“这信要亲自递到舰上的鬼子头目手里呢。”王秀才吩咐道。

“知道的，我们有舢板。”阿林哥道。

三

别一天的深夜，在同一个潮湿而狭窄的小街旁，王秀才的泥和板筑成的陋屋里，聚会着上文所叙的同样的人物。他们的脸上是兴奋而满意着。

老是不展愁眉的小黑子也放开了他的打结的眉心。周茂林的横阔脸，喜气洋洋的减去了凶相不少。

只有林监生是担着天大的心。

“这事不曾给李阿藩们知道么?”

阿林哥摇着手臂，卑夷的说道：“妈的怕他知道！老子有的是拳头。知道了，灭他的口!”

“机密如此，谅来不会有人知道，醒翁大可放心，”王秀才踱着方步，说道。

“那鬼子们果然容易打交道，”周茂林说道，“管待得那末周

密，和气，难怪小刘们那末死心塌地的给他们使唤。”

“哪有营兵们和县里人那末不讲理。说一是一的，半文不曾缺你的。人家是有信有义!”小黑子赞叹的说道。

“可不是,”周茂林道，“说定了，便没有第二句话。这样的买卖可不坏!”

“红毛子们的买卖哪一转不是这样的！只恨他们不常来咱们这里。要不，那年头儿便要好过得多了。”阿林哥半闭着大眼，说道。

“有外心矣,”林监生低低的叹道。

王秀才道：“醒翁，朝廷的事也只好马虎点罢了。我侪小民，任怎样赤心报主，朝廷会知道么?”

“这总算是背主卖国了,”林监生仿佛发现了良心的叹着。

“孔子是圣之时者：生今之世，必从今之道，三月无君，便遑遑然莫知适从。我们既为世所弃，为何不自择所适呢?”王秀才有所感慨的说道。

林监生默默的不响着。

“醒翁!”王秀才叫道：“您要明白，人生一世，草生一春；岁月几何，欢娱苦短！别去想什么主呀国呀的了。要说是为主为国，我们儒者是最能达观应变的。叔阿通在秦时独免于坑儒，在汉时便建立了‘立朝仪’的大功业。洪承畴知明人不足有为，便投靠助了皇朝，立下了百年之洪基。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患无用我之人耳。若有用我者，我甚为……”王秀才摇头摆脑的说，阿林哥们一句也听不懂。

这些话勾起了林监生的满腹牢骚。

“说来也算了；从家祖父起，寒家便读起书，习知忠君爱国，朔望无缺的遥遥的参拜朝廷，可是五六十年来从不曾有恩典到寒家过。先父好容易进了学，可是到死也不曾享过戴顶子的福。还

是弃儒就商，才勉强的挣得了些饿不死，吃不饱的家产。小弟自己也就磨穿饥砚，百无一成。说来真是愧死了！”

“可不是磨死人的科举！科第功名哪有准的；还不是笼络豪杰们的圈套子。小弟是早已焚笔弃砚，誓不为管城子所误了。”王秀才道。

而同时，在他们的心底，涌现了在兵舰上和英国兵官们的酬酢的情形，想起了，他们信赖的无间和招待的热烈：虽因语言不通用着通译官，未能畅达彼此的心怀，可是其深情厚谊是可感可泣的。一想到，心里还是温燠的，这可不是知己么?

右一章系依据牛津大学一图书馆所藏鸦片战争的汉文文件之一而写的，这文件的时间是庚子年，即英国兵舰陷舟山，侵宁波的时候；这文件的作者是一位通敌的秀才；他献书于英国舰长，自愿效劳；措辞之卑鄙，读之令人心胆俱战。姑更易其姓名，并隐其地名，写成如上的一章。

作者二五，八，十六

（原载1936年8月25日《光明》半月刊1卷6期）

风　　涛

身名到此悲张俭，时势于今笑孔融。
却怪登车揽辔者，为予洒泪问苍穹！
——李应升：《邹县道中口占》

一

李应升被罢归，胸襟倒为之一舒。他为国家，为正义，为朋友，已经尽了他应尽的力量。可惜他的力量太薄弱，于事毕竟无补。

朝廷上各要人竞树党羽，互相攻讦。什么宣党、昆党，闹得他头晕耳胀。他素来是没有什么党的。他只知道尽责办事。他实在看不惯那些以睚眦之怨，互相攻讦、报复，像群蛆似的在污池里翻腾爬动，像苍蝇似的在腐烂的食物堆营营飞聚，争咀"龌龊"以为生。

他和高攀龙、黄尊素、魏大中都是道义之交，言不及私。他

年龄最轻，难免少年气盛。叶向高再度入相，好像政局趋向清明。但时势实已日非。向高虽然负天下重望，然颇依违两可，少有决断。他的政权，渐渐的不知不觉间移转于魏忠贤和其党徒的手上。忠贤勾结着乳母客氏，利用着天启帝的懦弱无知，以东厂的秘密组织的缇骑为主力，以外廷的许多无耻的政客、官僚们为爪牙，渐渐的布置成了一个政权的中心。

李应升看出了这政治上的危机。他踌躇了好许多时候。“要为国出力，这正是时机了!”他自语道。

黄尊素比较的老谋深算；他觉得应该慎重考虑，打蛇不死，必将为其反噬。

有一天，在六月的炎暑里，应升到了尊素的家里闲谈着。他对尊素道：“这危机竟让它日益扩大么？阉人之祸，我朝为烈。刘瑾、王振皆是前车之鉴。必得有一个清君侧的办法。”

尊素道：“逆贤和客氏勾结至固，撼动更为不易。以我侪外臣之力，如何达到内里?”

“难道竟听任阉逆的淆乱朝纲么?”应升毅然的正色的说道。

尊素道：“要择大题目，要择最恰当的时机，才能一击而中，没有后患。”

应升道：“这时机什么时候才会到来呢？难道听任他们的布置么？等候他们布置好了周密的四面网，到那时候我们再发动，也已嫌迟了!”他说时，有些愤愤。“何况为国者不顾家。我们既然以身许国，难道还怕什么危险!”

他从靴统里取出一个弹章来，说道：“我已预备在此了，凡十六款。请过目一下，加以指正。”

尊素默默不语，拿起弹章在读。

魏大中满脸红光的冲了进来，几乎是在奔跑，汗水淋了一身一头。

“竟为他所先！竟为他所先！毕竟大洪[1] 是个有担当的好男儿！”他喝彩似的说，几乎是在叫嚷！

空气突然的紧张。炎暑更显得威力巨大。猛烈的太阳光灼得阶旁几株梧桐树的碧叶低了头在喘气。只有蝉儿们，高兴的在促促的高鸣着。

一瞬间的沉寂。

“什么！大洪做了什么大事?”尊素问道。

“大洪上疏诉魏逆二十四大罪了！我刚才见过他的疏文，激切忠恳之至！必可感动君心！”大中道。

“好男儿！好男儿！竟为他所先！”应升道。“我正和白安[2]在商议着，要上疏弹劾他。”随将尊素放下在红木大书桌上的疏稿交给大中看。

大中默默的在读着疏稿。尊素低头在沉入深思里。

“好！说得痛快！”大中读完了拍桌道，“可惜竟为大洪所先！”

尊素舒缓的镇静的说道：“大洪这疏既上，正面冲突便开始爆发了。一不中，我侪无噍类矣！但事已至此，我侪必须以全力为大洪应援！这正是一个生死搏斗的时候！我侪必须有一个布置与一些准备。”

应升道：“那末我们便应设法进行。”

“叶相那一面必须要有很好的联络；他绝对不能退后一步。他必须站在我们这一边。他一退让，大局便要全非了。他的威望还足以阻止着逆贤的诡谋与阴毒。”尊素道。

“但他是一位过于持重的保守的人物。能否和我们站在一起，

① 大洪为杨涟的号。

② 白安为黄尊素的号。

大是问题。”大中道。

“谁有把握可以去说动他呢?”应升道。

大中道:“我可以去探探他的意见。”

“同时,我们要联络各方面,大规模的发动起来,各自上疏,痛陈客、魏之恶。”尊素道。

“这一层倒不难,”应升道,“我这疏明天便上去。诸公继之。疏一多,或足以挽回君心。”

大中站起身来说道:“那末,我就到叶相府上去。有什么结果,明天我们见面时再谈。”

尊素送了大中回来,对应升道:“叶相的性格我素来是知道的。他过于谨慎小心,老不肯有坚持的主张,更怕得罪了阉人。他一向是以退为进;最不敢有什么特立独行的表白。谦退是他的美德,也是他的缺点。恐怕难得有什么好结果。”

应升叹了一口气道:“像这样才会做宰相!还不是应着‘不痴不聋不作阿家翁’的一句话。”

“不过,他如果不支持我们,我们便要走上很可怕的危途窄径了。”尊素道。

“要他坚决的支持着我们,恐怕不容易做得到。要他在君前力争更是不易逢的奇迹。最好的结果是他站立在那里,不向后退走,暗里头在作我们的应援。”应升道。

“但恐怕连这一层也难得办到。”尊素道。

二人黯然的相对无言。狂风突然的虎虎的吹来,黑云弥漫了天空。梧桐树的枝叶被震撼得像要拗折下来。鸣蝉顿然无声。

暴风雨将要来。

二

政局果然大变。叶向高怕牵连到他，又怕清议的指摘，闭起门来，什么客都不见，接连的上疏辞职。他想洁身而退，不愿陷入政争的漩涡里。他知道政治形势的险恶，阉党的布置已成，大政变恐怕不能避免。内廷里和他通声气的阉人，曾经私自告诉过他，有人曾经把王绍徽写的《东林点将录》交给了魏忠贤，并且指点给忠贤道："这一百八人都是要杀祖爷的。"忠贤切齿，急欲下手。向高生怕在他执政的时候闯出这样大祸，天下后世将以他为如何人。因此，他急急的要想辞职。他上了三十三次的辞疏，天启帝方才批准。

应升、大中们知道向高坚决的求去，心里都很着急，但也想看看帝心是否还尊重向高，坚决的不批准他的辞职；如果向高还得帝的尊重，那末大事还不会怎么败坏。不料，他的辞疏毕竟被批准。

大中得到了这个消息便奔到应升家里来商议。

"大事去矣!"他说道："叶相已得旨准予告退。恐怕要有大变。我侪不能不善为之计。"

应升默默不言。

"君子道消，我辈只有待命而已。"他似乎下了决心似的坚毅的说道。

"果然打蛇不死!奈何，奈何!"大中道。

应升道："还有什么别的路可走呢？只有一条路，向前搏击。看阉党敢于使出什么毒计来。"

大中像独白似的朗诵道："夫鸷鸟之搏击也，一不中，则飘然远逝矣。"

应升道："我侪其能像鸷鸟似的远逝么?"

大中默然。

太阳光晒在窗上，把卍字型的窗格子印打在靠墙放着的大书橱上。几上的一棵小盆松，苍翠倔强，若独与酷暑在斗傲。

"还是找白安去商议对策吧。"大中良久才说道。

"只有丹心报明主，"应升激切的说道。

"难道我侪竟听任阉党的布排么?"

"还有什么可商议的？内廷的消息我们可以得到一点么？执政的大僚们，除了叶相外，我们可更有什么仗义执言，足阻奸谋的友好吗？我们有除邪的剑，斩奸的刀么？我们有清君侧的力量么？我们有的是什么！有的只是一腔热血，一片丹心和一庭清议与正言。这足以和奸党们相周旋么？我辈诚不知死所矣！"

应升说时，激昂中带着凄凉。

大中也凄然的相向着，随手执起放在书桌上的竹如意，向空中挥击了一下，朗诵道："故作风涛翻世态，常留日月照人心。"[①] 假如有玉唾壶在旁边便要一敲而碎。

"不管怎样，去看看白安吧。他那边也许有些消息。"

应升点点头，走向内室更衣去。

三

尊素正在书房里深思着。花几上一株墨榴正结着累累的青杏似的墨色的小石榴，怪有风致的在月影中站着。白色的巨猫伏在几下在懒散的卧着。

沉寂得像墟墓。

---

① 借用顾大章在狱中作的联语。

大中和应升严肃的若有忧色的快步走了进来。

不言而喻，谁都殷忧满怀。

“不意大事竟坏到如此地步。”尊素道。

“还有什么挽回天意之术么?”大中道。

尊素沉吟了一会，道：“听说攻击逆贤之疏皆得严旨切责；于大洪尤甚。但我们还未见到旨意。如今索性再上疏剪除逆贤的外廷的党羽。像崔呈秀、曹钦程辈都是劣迹多端的，攻之不患无辞，也足大快人心。如果他们摇动了，政局或较可清明。羽翼一除逆贤也将无所施其技。不过，这一着棋也是姑且试走着罢了。我侪未必会打击得了他们。”

应升突觉得有一线光明在前，立刻跳起来说道：“我来试试看。魏广微与逆贤勾结甚固，也得给他以致命的打击。”

“广微力量雄厚，一时不易撼动他。要有一个大题目。崔、曹诸人却是正成问题的人物，为士论所卑视，不妨先以他们来试锋。”尊素道。

“呈秀方巡按淮阳归来，声名狼藉之至。我先来弹劾他。”应升道。

“可不是。他从淮阳回来，还想对我有所馈遗。被我严辞斥责，他才知愧而退。”大中道。

“这便是一个大证据！您不妨先行揭发这事，然后由景逸[①]劾之，最为上策。”尊素道。

“景逸那边由我去和他说。你先行准备着。”应升对大中道。

大中很高兴的说道：“这便是杀贼先斩马的办法。徐宁练钩镰枪便是单破拐子马用的。”

“你什么时候倒记熟了《水浒传》?”应升开玩笑的对大中笑

---

① 景逸为高攀龙的号。

道。

“盗亦有道！天下无道，赏罚征伐便自群盗出，呜呼！”大中深有所感的叹道。

“匪盗如毛，还不是贪墨之吏逼迫而成的。人之爱生，谁不如我。把父母的身体玷污了，铤而走险，必有其大不得已的冤抑在着。”尊素道。

应升慨然的说道：“蔡京、高俅之流在朝，其能免于‘陆沉’之祸乎？殷鉴不远！正是我侪洒此一腔热血的时候！”

尊素道：“边报的消息，赤虏甚为猖獗；辽东亟亟可危。内有奸党而外有强敌，我侪诚不知死所！”

大中道：“读圣贤书，所为何事！今日正是臣子报国之日也！”

浩然之气正弥漫着。他们只有一腔的义愤，浑忘了个人利害的打算，也不计前途的成败利钝。

西面粉墙上，太阳光猛烈的照着，反射过来，还有些可畏的热潮蒸发着。

“忘记了问一个话；听说世兄[1]要上京来了，可有这事？”应升问尊素道。

“小儿大约已在道上。他久未见我，说是来省问。据他信上的口气，似有些劝我激流勇退之意。”

大中道：“小儿[2]也有信来，长篇大论的，说什么‘一时硕彦尽在雄艳之地。天欲以此开中兴耶？抑将蕴隆正人之祸而速之坠也？’还说什么，‘无根之花其能久乎’的一套话，总之，也是劝我退休闲居。”

---

① 黄尊素子即黄宗义。

② 大中子即魏学洢。

应升叹道："世兄们倒有些远见。如果不为了朝政的日非，我也是天天想赋归兮的。"

"可不是，"大中道，"所以，我只简简单单的复他几句话道：'岂不怀归，势不得独洁耳！'"

"我辈如萌退志，则天下事去矣！明知天下的罪恶，不能以一肩担负之。然而愚公何人，独欲移山；我侪难道竟不及愚公之专诚！"应升道。

尊素慨然道："只有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我侪不能退后。难道竟付天下事于阉党而听任其腐烂下去么？"

大中背诵似的说道："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

尊素道："我侪虽不敢希孔圣，但生丁此浊世，像孔圣似的救世主之心却不能没有。"

应升充溢了正义似的朗诵着《离骚》道："惟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

四

魏大中揭发御史崔呈秀的馈遗，而主管的大员左都御史高攀龙便疏劾呈秀贪浊。

这一个打击是很重的。阉党几乎手足忙乱的在极力设法图弥缝，图补救。

呈秀求救于魏广微。

广微道："这事大为棘手！即东厂亦不易作主。听说这疏出于李应升手笔。解铃还是系铃人。去哀求他一下，或者可以疏解。"

呈秀道："老高那方面呢？声势汹汹，如何解法？"

"只要李应升这边联络好了，高攀龙便容易说话；他们都是

气脉相通的。”广微道。

“那末，我便怀揣着羞脸去求老李吧，”呈秀说道，立起身来。

“还有一句话，”广微道，“东厂那边，我自去关照一下。但要紧的还是从应升他们那边做工夫。只要所谓‘清议’无声，东厂那边便容易设法了。”

呈秀到应升宅求见。应升恰好在家，不能不见他。他们同在谏台里，几乎是天天见面的。

呈秀哭丧着脸，翼翼小心的向应升打拱作揖。

“这件事老兄台得给小弟援手，小弟在这里恳求老兄台的高抬贵手，让小弟过去。小弟实在冤枉之至。我一家百口均将深感老兄台再生之德！我崔氏数十代先灵也将深感老兄台维持之功！只求老兄台一援手！在老兄台不费吹灰之力，而小弟则终身不忘厚德！小弟在此有揖了！不，不，小弟在此拜求了！”

他真的竟直僵僵的跪倒在李应升的面前。

应升窘得说不出话来；连忙躬下身去，双手去拉他起来。任怎样也拉他不动；好像在地上生了根似的。

“老兄台，这是……这是……怎么一回事？有什么事请先站起来，……坐定了讲！”应升仍在死劲的拉他起来。

“不，不！老兄台如不答应小弟，小弟便终日的跪在老兄台之前，决不站起！但求老兄台一援手！”呈秀道。

应升明白他的来意。但依然假装不知道的说道：“老兄台快请站起；折杀小弟了！如何当得起！老兄台如不起立，小弟在此也有一跪！”他便也松了手，和呈秀面对面的也直僵僵的跪着。

呈秀无法，勉强的说道：“只要老兄台答应一声，小弟便遵命起立。”

应升道：“有什么话请从容的坐了细讲。小弟有可为力之处，

当无不为老兄台尽力。”

呈秀见他口锋和缓，便趁机站了起来，说道：“这事确要细讲，但非请老兄台高抬贵手不可!”他立刻换了一副谄媚的笑容。圆滚滚的肥脸，奸诈的做作的笑着；应升从心底发出莫名的厌恶，恨不得一掌打得他倒地!

落了座，应升道：“老兄台究竟因何事下顾，小弟尚未闻其详。”

呈秀笑道：“这事老兄台也不必假作不知。俺们明人不说暗话。景逸先生的弹章，实在太凶狠了些。小弟虽愚昧，也不至不肖负国至此。小弟实在冤枉，但求老兄台能够高抬贵手，赐小弟以一线生机，则小弟此后有生之日皆老兄台所赐与也!”

应升皱着眉头，说道：“这话从何说起！还求老兄台详述。小弟也曾风闻景逸先生有一弹章，但还未得寓目。老兄台何不去访访景逸先生。小弟实在无能为力!”

呈秀的脸上飞过一道阴影，勉强的还在带笑，说道：“老兄台也不必过谦！谁不知道景逸先生的弹章都出于老兄台之手。只怪小弟愚昧，素日疏于趋候。以后凡有尊命，无不服从。只求老兄台这一次高抬贵手，让小弟过去!”

应升显得十分为难。一瞬时的沉默。

应升正色的对呈秀说道：“这事小弟虽有所风闻，弹章确非出于小弟之手。老兄台还须向景逸先生处一行，真相便可明白。小弟实在无力!”

呈秀见他推托得干脆，知道没有什么希望，但还要作最后的努力。

“但求老兄台在景逸先生前善为一言！小弟感恩不浅！解铃还须系铃人。小弟胸中雪亮。老兄台若肯高抬贵手，小弟决不是忘恩之徒，将来或有足供老兄台驱使之处。”

应升想不到呈秀卑鄙至此，不禁气往上冲，沉下脸来，说道："小弟益发不明白老兄台的话语了。小弟诚实的对老兄台说，这弹章小弟实尚未寓目，更不必说是小弟主稿的了。"

呈秀显出破釜沉舟的气概来，也沉下脸来，说道："小弟多多有罪，不该以此事奉渎老兄台。得罪之至！"随又离座向应升作了一揖。

应升站起来还了一揖，沉着脸坐着，大有逐客之意。

呈秀沉默了一会，若有深思，鼻孔里似在冷笑，突然的像在独白似的说道："有势不可使尽！冤仇宜解不宜结！"

应升再也忍耐不住，厉声的说道："老兄台，这是什么话！谁和谁有什么冤仇？谁使了什么势？却求老兄台明白说出。"

呈秀冷笑道："老兄台当然明白，何必小弟细说。"

应升正色的说道："同为国家办事；特别是我们御史台中人，只有公谊，没有私交。老兄台在台多年，必知其详。若说弹章一上，便结冤仇，则台谏尚可为乎？实对老兄台说，公论是最可怕的东西。台谏弹章不过执行公论而已。老兄台果有冤屈难伸，自可诉之公论。若奔走权门，贪墨无耻，公论一张，便难一手掩尽天下目了。小弟辈若加袒护，何以对朝廷付托之重，何以解公论责备之严？不知者不将以朋比为奸相目么？"

呈秀一言不发，站了起来，作了一揖，道："请了！"快步向门走去。

"请了！"应升答揖道；不愉快的送走他。

"不知道这东西要怎样的图求报复？"应升自语似的咿唔着，回到书房里去。后事怎样，也只好置之不闻不问。

书僮们不知在什么时候放了一盆小荷花在书桌上。只有小水盂大小的花缸，极细致的宣瓷做的，种上了几根小藕。居然长出了金钱似的小荷叶，亭亭玉立着，白色的小酒盏似的荷花有半开

的，有盛放的，其出污泥而不染的气概和池荷不殊。

“这是哪里来的?”应升问道。他注意到它，很喜欢这小巧玲珑的风致。

“是高爷派了人送来给爷赏玩的。”一个书僮答道。

应升不语。他执起笔来，在写弹劾曹钦程的疏。最重要的几句是，以贪墨之吏比之破甑。以为一有贪墨之名，便如破甑似的不可再用。那话恳切沉痛之至。

五

客、魏之党切齿于杨涟和御史台的几个人，却无法可以借口倾陷。

崔呈秀案，因公论的压迫，证据的确实，当局不得不把他削职。魏党在御史台里的势力为之大减。这打击并不轻微。继之，曹钦程也得严旨切责。

应升、大中觉得政局这时还相当的清明。但尊素却已看出了前途的暗淡。奸党怨毒益深，勾结益固，党羽益多，阴谋益甚。而几个君子却是毫无戒备，且也无法戒备。只有清议和公论是他们的唯一的武器。

这样的浑淆的政局从夏天拖延到冬天。表面上看来好像风平浪静，而内幕里却在狠恶的布置着。东厂里的缇骑们到处化装密布着，在刺探东林党中人物的行动和言论。应升他们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无不为魏党所周悉。而言论略涉激昂，便被编入东林之党；行动稍有相通，便也被目为同籍之人。

正等候着一个最恰当的时机来施行最狠毒的一网打尽的恶计。

一个大的破裂和爆发，在冬天发动了。

应升他们捉住了一个大题目在打击魏党的中心人物魏广微。

孟冬享祭太庙，百官齐集行礼。独不见魏广微的踪迹。

应升道：“这是一个劾他大不敬的机会了！”

尊素也以为然。

魏大中上疏纠弹魏广微无礼，只顾奢安，不拜正朔。清议哗然。

广微上疏自辩。

但李应升又再上疏纠弹他。疏上的话极为切直悚听，并指广微谓不可见其父于地下。

广微切齿痛恨，求计于客、魏。这时崔呈秀已和杨维垣、梁梦环、阮大铖辈俱拜忠贤为父。忠贤之党益广且大。其门有五虎、五彪、五狗、十孩儿、二十小孩儿、四十猴狲、五百义孙的名目。爪牙丰满，羽翼长成，正欲择人而噬。

应升再劾广微的疏一上，冲突便表面化了。因为他的疏上所说的话过于切直，下旨严责，不仅摇撼不了广微，反有借此兴大狱的危险。

幸赖几个识大体的枢臣，像韩炉等主持其间，力救应升得免，仅罚俸以示惩。

大祸终于一发不可复收。

反攻的布置已经完成。

然还没有捉住一个大题目，不容易兴大狱。还是呈秀的主张：先排斥他们离开了政局，然后等候到一个机会，一个个的设法罗织成狱，不怕他们不入钩。

曹钦程恨应升最切，便疏劾应升专为东林护法，援其大教主高攀龙，号召其党黄尊素等。得旨削夺应升官爵，放回原籍。

魏大中以推举谢应祥为山西巡抚一案，被御史陈九畴所劾，由吏科都给事降调外任。高攀龙、赵南星也都引罪请去。韩炉力

救，也不听。他自己也引疾归。于是朋党之祸大兴。一被目为朋比东林，便遭休罢。黄尊素、杨涟、左光斗等都离开政府，削职回籍。

这是分散他们力量的一个步骤。大中等还以得外调为幸，却不知正中了阉党的毒计。

应升将要南归，到大中府里辞行。尊素也在那里。

“幸得保全首领以归，殆始料所不及也，”应升轻喟的叹道，若释下一担重负。

“满廷皆奸邪，吾侪一去，国事将益不可问了!”尊素道。

“羽翼已成，将奈之何!”大中道。

应升沉吟了一会。说道：“朝廷既弃去我辈，我辈即欲为朝廷效力亦不可得。只有以在野之身，维持正义说论，待机诤谏而已。”

“铁桶似的关防，将会有我们上言的余地么?”大中道。

“只有晦隐以待时耳。”应升道。

尊素凄然道：“此一别不知何时得再相逢?”

“再相逢时恐怕国事更将江河日下了。”应升道。

“但愿阉党们从此放开了我们。等待到政局的清明，再为国家效力。”大中道。

“恐怕这还是第一着棋；他们不会没有后文的。”尊素道。

“那末，我侪将不知死所了!”大中凄楚的叹道。

应升愤激的说道：“这一腔热血会当有为国洒却的机会! 若不为国家搏击强敌而死，却死在狐兔之手，未免痛心!”

“社鼠城狐最不易熏除，自古已然，于今为烈。”大中道。

尊素高举起酒杯来，说道：“生死交应在，宁为异日怜!”[①]

---

① 借用缪昌期《别友》诗语。

应升也举起酒杯来，一饮而干，朗声的吟唱道：“有客冲冠歌楚调，不将儿女泪沾裳!”

他把酒杯掷向地下，眼里蕴蓄无限的愤懑与忧戚。

良久，凄然的不言。

夕阳像鲜血似的恋恋的挂在西方的天空。庭角的积雪，益显得洁白光明。还没有点烛，而将近黄昏的光线还很明亮，照得他们须眉皆清楚。

寒鸦们一阵阵在天空狂噪着飞过。

六

应升是江阴人，有祖宅在常州城内。他回到了家乡，重睹许多年未曾见到的景物，皆觉亲切有味。像在炎日里长途奔走的挑夫似的，中途忽在树荫下息了下来，胸襟舒畅之至。

他暂时忘记了龌龊的仕途，凶顽的奸党，绝口不提时事，也不上府县官那里去拜望。亲友们也很少来往。他知道太守曾樱是一位正人君子，但也避嫌，不便和他相见。曾公历次的示意要拜谒他，他总是托辞辞谢了去。

他要暂时忘记了政局，也要人家暂时忘记了他。

终日在家里收拾裱糊破薄的房间，布置和粪除枯草乱生的园庭。忙得没有停下来思索的时间。

书房的窗前，是一个小得像一席地的天井，只有傍晚的几刻，夕阳照在高墙上，才有些阳光反射着。天井的地上，长满了绿苔，油润得可爱，像是终年潮湿着。他不忍剔除了它。只在对窗那边墙下，放了一个花架，架上摆着几盆虬龙似的小松树。他最爱盆松，以其高不盈尺而气概凌霄，孤高不群。

园庭里翻了土，种下许多新竹。池塘里放下好些鸭子，呷呷

的往来觅食，一若与世无争。应升常立在池边，看他们没了半个身子在水下啄食什么。

池边本有无数的芙蓉。一棵将百年的大紫藤，盘亘于木架上。架下天然的成了一个花和叶搭成的庭厅。

不少的榆、槐秃着头乱立在园中。一个个鸟巢都显露着。背着夕阳光飞向归巢的乌鸦，增添了冬日的生趣不少。几株松柏，像饱历沧桑的老年人似的，不动声色的杂植在其间，冬夏的炎凉俱不足以摇撼他们；永远是苍翠如故。

他忙碌了一个多月，还未曾一切就绪。书房的四壁全都是一色的朱漆的大书橱。橱里满装着从京都带来的六朝以至唐、宋人的诗文集和杂著；许多时人们相赠的诗文集，满纸的谄语浮辞，装腔作态的，他全都抛弃在京寓里。若干至好的友朋们披肝沥胆的尺牍和诗稿，他却仔细的裱贴起来，不下十余巨册。但他不忍披阅，怕引起了痛苦的回忆，惹动了对于时局的牢愁，所以都把他们压在橱底。

时或咿唔着嵇、阮和陶潜的诗。最爱嗣宗的《咏怀》："徘徊蓬池上，还顾望大梁。绿水扬洪波，旷野莽茫茫。走兽交横驰，飞鸟相随翔。是时鹑火中，日月正相望。朔风厉严寒，阴气下微霜。羁旅舞俦匹，俛仰怀哀伤。小人计其功，君子道其常。岂惜终憔悴，咏言著斯章。"不啻从他自己的笔下写出。

门庭毕竟冷落。亲友们都惧祸，罕得和他相见。正合他的胃口。几个兄弟是终日相处的。友于之情至笃。友朋里，只有徐仲修、蒋泽垒二人不时的到他那里来。

是春天。

池水绿得像草毡。嫩黄的小鸭子在水里无事忙的急促的游泛着，仿佛一刻不停的在觅食。

徐仲修叩门进来。应升正在园中看花匠在种植各式的草花，

连忙迎了出来。

厅前天井里，陈列着许多盆景。小水竹最玲珑可爱。不知名的矮树，嫩叶红得像涂上几层朱漆。盘屈的虬树，从小小的太湖石下斜生出来。有一只小白鹤，丹顶白羽，振翼若欲翱翔，姿态如活的似的。

“是哪位送来的?”仲修指着红树问道。

“泽垒在北门外一个故家的园中见到，设法买下。昨天方才遣价送来。这样可爱的小景倒罕见，鹤顶似的鲜滴滴的朱红!”

“园艺也是经济之一道。由小见大，未可轻视。”仲修道。

“可不是。园艺之道，失传久了，古者四民并重。今日惟以读书为贵。不知胚子坏的人物，再给他们以学问，便如虎附翼，要飞以噬人了。天下几多可痛可伤的事不是秀才们制造出来的!”应升又有些愤愤了。

“我道不行，不如退而灌园，”仲修道，“还可以得我心之所安。依违苟容，实非我侪所能。”

应升道：“东门外的李老，以种瓜为业，古朴纯厚之至。与世无争，与人无求。我视之比达官贵人贵重得多。他是一个人，一个正当的有益于世的人。以自己的力量来养活自己，能视其业为贱业么?”

“讲起李老，我倒有一个新闻。”仲修道。“他知道了你罢职家居，大为慨叹，说是好人家居，朝廷不幸。前几天，他要联合乡邻，为你接风，各人送些自力耕种所得的东西献给你。”

“他老人家是看我长大的。我从小儿便常在他瓜园里游玩惯了的。似此古道的人也少!他见我中举人，中进士，做了朝官，不知喜欢了多少场。他常和我说，老百姓们怎样怎样的受苦，怎样怎样的为官和绅所压迫；怎样怎样的被苛捐杂税所害。他道：‘你做了官，要替老百姓们说话，你是知道他们的疾苦的。’可惜

我不长进，辜负了他的嘱托。所以归来后，也不好意思去拜望他。”

仲修道：“你已经为国家尽了你的力量。朝廷里忠奸不分，将来不知会出什么乱子!”

应升叹道：“辽东消息日恶。沈阳已经为赤虏所据。其势不可侮。而朝廷上还在此争彼夺。直似燕雀处堂，不知大厦之将倾。我侪被废弃之人，有心无力。只有一腔热血时时准备着报国耳。”

仲修也凄然的若有所感。沉默了一会，勉强的笑道：“说要相戒不谈时事，不意又犯了戒。该罚，该罚!”

应升也连忙换了话题，邀仲修进了书房。

“近来有所得没有?”应升问道。仲修是一个收藏家，藏的宋、元名画不少。

“妙品罕遇得很。前天在茶肆里见到一册云林的册页倒不坏，可惜为老刘捷足先得。”

“他要这册页做什么?”应升鄙夷的问道。

“听说他要谋起复，不得不先重重送几份礼给中贵人们，以图相勾结。有人说，他的门路已有了，便是那魏鬼。”

应升不禁握拳击桌道：“如云林有灵，其画册必宁付劫灰，不入魏鬼之门!”

“阉人们也讲风雅，风雅之道绝矣!”仲修道。

“在今天浑浊之势已成，谁能独洁其身呢?我辈清流不知何日能不为浊流所卷没?连洁人的书画册子也不免辱于阉手，我辈其能免么?”应升有些凄凉的说道。

“天下皆浊，谁能独清?入山也遗世不了。整个政局，谁人不被牵连到呢?”仲修说道。

“所以，我辈应抱我佛‘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之心，可惜

我是无能为力了!”应升道。

仲修也黯然若有所感。

七

池里荷花正盛开着。春天的小鸭子都已长成，成群的在水面上追逐着，一阵骤雨，打得鸭子们连忙爬上泥岸来；打得荷盖沙沙的作清响。

应升站在亭上看雨景。他午觉才睡醒，嗽了口，读了几行陶诗。暑意竟被驱逐无遗。

他自己独吟的唱道："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穷巷隔深辙，颇回故人车。欢言酌春酒，摘我园中蔬。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具。"

突然的，仲修气息喘急的奔了进来，脸色白得像纸张，大叫道："祸事！祸事!"

应升很镇定，说："仲修，什么事急得如此?"

仲修喘息了半天，才透过气来，说道："大事益发败坏了!善人尽矣！顷间从县里来，见到邸报，杨大洪、左浮丘、魏廓园、顾尘客等六位，均已于三月间被逮，入诏狱，逼追赃款。"

应升道："不入市廛已半年，想不到有此大变！廓园从嘉善被逮，为何我竟丝毫不知?"

"是东厂的缇骑从京城南下的。机密万端。坐在府里要差人领捕，亦不宣布要捕何人，临时方才通知人名。捕后，不容别亲友，立即督迫就道。家人们仓皇追踪北上，为之料理一切，所以，我们都不得信息。"

顾泽垒也赶了来。三人面面相觑。

"究竟是什么罪状呢?"仲修问道。

泽垒道："我从曾公衙中来，略知一二。题目太大。说是封疆的事。熊经略败，被逮入都。说是曾纳贿于杨、魏诸人求免。正在追赃呢。"

应升大怒道："这是小人的惯技！专诬人以彼等自己们优为之的赃状！我辈恐怕将被牵入了！"

"只有杨、魏六人，听说不至牵连。"仲修道。

"恨我不在君前，不能以颈血溅彼凶顽！"应升切齿道。

"要到嘉善科理魏宅家务才好。"仲修道。

"听说魏世兄学洢立即追踪入京了；正托人变卖一切以求完赃，省得廓园比较吃苦！"泽垒道。

应升凛然说道："尽我所有！变卖一切以接济他们！"

仲修默然，看看书房里的东西，除古书旧画以外有什么是值钱的！

泽垒道："我辈自当尽心竭力！但兄长两袖清风，贤昆季也仅足够温饱。还是由我辈设法凑集吧。"

仲修默然。他兄弟五人，未曾析居，田产所入，仅够每年家用。仲修自己是分文俱无。除了变卖公共田产外，别无方法。这是他所不忍为的。

泽垒道："我再打听消息看。"

这样凄凄楚楚的过了一个夏天。

秋雨开始淅沥个不止，增人无限的愁闷。池塘边芙蓉花开得正盛，凄艳欲绝。残荷只剩下枯黄的零梗败叶，飘零于水面上，点缀着衰败凄凉的景象。

鸭子们已经显得苍老了，徐缓的在池边泥泞里啄寻着小螺。

姜黄色的落叶从枝头飘飘扑扑的跌下地，有的带着虫蚀的孔眼，有的还连着虫丝儿一同飘落。

将近冬天。

高攀龙从无锡寄了一个短简给应升道：“急足从都下来，悉六君子已作故人。惨绝！生死何常之有！仆已立意，心君泰然！想足下亦必了然于此际也！”

应升被愤火灼干了他的眼泪，欲哭无声。

泽垒从府里带了狱中秘密传出的六君子的遗笔和燕客的《天人合征纪实》来。这些秘本，传抄得极快。吴中诸郡，立即遍布，且有书肆刊板印售的。

六君子就义之事，惨绝人寰。从六月下旬诸君子陆续到北司后，立即严刑拷问。以后，每三四日必比较一次。五日一限，限输银四百两。不如数，必痛棍。

应升读到：“十三日，比较。左、顾哓哓置辩。魏、周伏地不语。杨呼众人至腋下，大声曰：‘汝辈归，好生服侍太奶奶。分付各位相公，不要读书。’”不觉大恸，掷书于地。

自此，他便天天的郁郁着，若有所失。勉强的以书自遣。

“多虑令志散，寂寞使心忧。”

他不时的咿唔着这两句诗。决意在第二年的春天的时候要出游访友。

八

而就在第二年的春天，大祸复行爆发。

从诸君子狱中纪实传布于世，吴中人心大愤，无不切齿于客、魏。渐有谱之歌谣词曲的。对于附逆的吴人，人人欲得之甘心。而苏抚新易毛一鹭，也是主要阉党之一。他欲为魏逆建生祠于苏，正勘地兴土木之工。过之者无不遥唾之。

也有市井侠少去鼓动土木工匠们罢工散去的。

而无耻的监生陆万龄且上疏请建忠贤祠于国学之旁；谓孔子

作《春秋》，而忠贤作《要典》，孔子诛少正卯，而忠贤诛东林。

吴人见了这疏文无不痛恨。

毛一鹭见吴中人士的骚动，心里很不安。秘密的报告这些事给魏逆。

魏逆也不自安。崔呈秀道："东林党人多出吴中。要一网打尽。否则，恣意鼓煽人心，大为可虑。"

于是，第二次的大狱开始布置。

东厂的缇骑们陆续南下。

这些缇骑们倚势横行，凶焰万丈，所带各械，都是江南人生平所不曾见到的。如一铜镝，摘人指立可折。到处奢意索贿。贿不满所欲，便作难万端。

缪昌期先被逮捕。江阴知县岑之豹，自称为五百义孙之一，躬率兵快奄捕昌期。缪夫人欲一见不可得。

继之，到无锡捕高攀龙。

攀龙早已立定了主意，义不受辱。他赴水自杀，留下一个极简短的遗表道："臣虽削夺，旧系大臣。大臣一辱则辱国。故北向叩头，从屈平之遗则。君恩未报，愿结来生。乞使者执此报皇上。"

这消息已传到了常州。

应升自知不免。徐仲修、顾泽垒天天在他家里，惟恐他自裁。

但他很镇定，照旧谈诗，谈画，不提时事。

"要到来的事，终于是到来的，"他微笑道。"我自杨、魏诸公被逮后，便料有这一着。高公已逝，缪公已逮，大约不久就要到此处了。"

"也许不至株连如此之广。"仲修道。

"听说指名逮捕的有八十多人呢，都在江南。"泽垒道。

“我胸中安泰，无足恋恋的。只有友情难忘。生平待人以肝胆相见。诸公亦能彼此洞然雪亮。家中自不须料理。有诸公及大兄诸弟在，弟万无挂虑。”

仲修、泽垒听得这话，眼泪都要落下，切急的忍住了，而眼皮边已是润润的，有些晶亮。

应升朗诵道：“生命几何时，慷慨各努力！”四顾仲修们道：“诸公何戚戚！且尽此数日之欢！”

他的性情由偏激而变成旷达了。三十多岁的人素来是烈哄哄的盛气凌人，像一盆炽火。经了洗炼磨折，忧谗畏讥，仿佛这两年之间，竟老了二十多岁以上，成了老年人似的澄清的渊池。

兄弟和朋友们终天发着愁，他倒不着急。照旧的养竹看花，府衙里一有什么风吹草动，便立刻有惊报来。太守曾公也终日戚戚，惟怕缇骑们突然的光临。

提心吊胆的一天像一年似的过着。

民间窃窃在私议。市井侠少们在愤激的嚷着，不顾一切。

“难道这批太监要杀尽江南的好人？”

一个人攘臂而出道：“奴才们敢到常州来捉人，我们便给他们些颜色看看。”

另一个人扬起双拳道：“我这拳头有些痒痒的，好久不曾发利市了。”

市井骚动得厉害。谣言蜂起。府县衙左右不断的有泼皮们一堆堆的在探望，在私语。

几家罢职闲居的绅士们的家的左近，也不时的聚集着不少的游手好闲的人物。

仲修道：“缇骑要到这里来，怕会出大乱子。”

泽垒道：“前天有人从苏州来，那边也是乱哄哄的；恐怕要激起民变。”

应升想不到这事会激起另一种风波。他开始有些着急。

“一人做事一个当，怎么敢牵连到父老们身上呢。这事关系太大，千万要劝他们镇静！万不可胡乱的动！”应升道。

“去劝谁呢？千百张嘴，千百样的脸孔，无端而聚，无端而散，去劝谁呢？”仲修道。

“这都是激于气愤的好百姓呢！”泽垒道。

正在谈着，街道上忽然人声鼎沸起来。

“来了，来了！捉到他们！拉他们下骑来！”

“请太守严审！奉谁的命令来的？”

“假传圣旨，大逆不道！捉下骑来，捉下骑来！”

处处是鼎沸的人声，千百张嘴若出一言，千百张脸同样的悲愤。

缇骑们还未到府衙，便在大街上为群众所包围。其势亟亟可危。好事之徒随手拾起石子来向他们掷去。也有执着粗大的白梃赶了来的。

人愈聚愈多。气势足以粉碎这些缇骑们的心胆！力量能够把他们践踏在地上，踏成黑土似的细尘！

太守曾公连忙赶了来，再三劝谕百姓们。

“一切有我在着。校尉们奉命而来，身不由己。也还不知奉有何等样的旨意。不等开读是不会知道的。诸位千万稍安毋躁！要让校尉们到府衙中再说。千万不可鲁莽。”

曾太守向来与百姓们有好感，他的劝谕和不断的打躬作揖，软化了群众的心。

群众让出一条路。曾太守领了缇骑们向府衙而去。

蜂拥在衙前不散。

“快开读圣旨！”乱哄哄的声音在叫。

“快开读，快开读！”千万声在应和。

缇骑们惊喘稍定，便向排下的香案前站定了，一个首领刚刚展开了诏，读道。

“查李应升……”

百姓们立刻骚动起来，说道：“是来捕捉李老爷的！是东厂的主意！是矫诏来捉的！”

“捉下这些矫诏的人！魏阉的奴才！”

“捉下这些奴才们！”

不知有多少声口在喊、在叫、在悲愤的嚷，在绝望的号呼。

曾太守的劝谕的话，沉没于群众的声浪里一点也听不见。缇骑们躲藏到太守的身后。

几个盛气的粗豪的侠少们，已经一步步走向前去，预备向前冲，捉住缇骑们，生生的撕裂了。

应升已得到了这消息。立刻穿着衣冠，赶到府前来。他的大兄和徐、顾二人紧紧的跟在他身边。

“李老爷倒自己来了！”几个见到了的人低语着，有些诧怪。

群众不自觉的让开了一条路。

“李老爷，”“李老爷，”群众窃窃的互语着。多数人不曾识得他；跂起足来，以得瞻丰采为幸。

曾太守见到他，放下了一腔心事。

“老兄台，小弟正欲差人到府相邀，不意老兄台倒已下降敝衙。今日之事，务恳设法。乱子闹大了，于老兄台亦有未便之处。”

应升道：“小弟是来领罪就道的。不知父老们为何如此错爱？”

群众默默无声，把愤怒换成了凄凉。分不出是惜别，还是攀恋。

他站了出来，想要说话，一阵酸楚，几乎眼泪要落下去。勉

强的说道："诸位父老，承诸位错爱……"说到这里再也说不下去了。

错落的声音嚷道："我们要留下李老爷；这旨意是假的，我们不能听任魏阉乱政!"

应升大声的说道："这事责任太大。我得了罪，这罪是我自己担当的！万不可再加重罪名！父老们万不可因爱我之故，反而害我，也害自己，我决不忍贻害地方！且于事无补！皇上定律至严，父老们守法为上!"

"我们不要守这种颠倒黑白，诬害好人的法律!"错落的声音叫道。

"这话错了，"应升道。"法律定了下来，我们便该遵守。而且我去了也未见得便是得个死罪。皇恩浩大，必有是非大白之日。这时，还该让我前去待罪！万不可以爱我的，反来害我，也来害地方!"

百姓们还是叫道："我们不奉伪诏，""我们要留下李老爷!""捉住这些传达伪诏的奴才们!"

又骚动了起来。形势亟亟，有几个少年们已经跑上了大厅，跃跃欲试的。

群众大声的若出于一口的叫道："我们要留下李老爷!"

相持不下。群众不散，愈聚愈多。

"诸位，"应升大叫道，"我在这里向诸位跪求，"随即跪了下来，对着群众连连叩首。他不自禁的呜咽着。

群众号啕的大哭；也有回脸啜泣，不忍正视的。

未之前有的凄楚!

这一哭，倒泄去了不少的悲愤。

曾太守也回脸呜咽着。

"请诸位散回，请诸位散回，天色已是不早了！诸位如不散

去，我永远的跪着不起来!”应升跪着，连连的拜求。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乌鸦们不知人事，照旧的鼓噪而飞过天空。

群众们渐渐的减少了，一个个叹息着，挂着泪珠而散去。

应升见群众散尽，便毅然的向缇骑们说道：“便即上道吧。迟恐有变。”

曾太守问道：“不处分家事么?”

应升道：“没有什么可处分的。”

他们连夜的走了。只有应升的大兄随去照料。仲修、泽垒哭得难分难舍的，然而不得不别。

中途，应升知道了苏州留周顺昌打缇骑的事变，到常州去的缇骑们窃窃的以没有遭祸为幸，故供奉得应升颇好。

应升在途中寄蒋泽垒一诗道：

与兄异姓为兄弟，意气宁论杯酒端。
他日蒙恩弛党禁，老亲稚子待君看。

但他实已知无可幸免。大阔步的走着应走的道路，踏着前面的六君子的血迹前进。

1939 年 6 月 15 日写毕

（原载 1939 年世界书局《十人集》）

访 问

天色老是阴沉沉的，又不肯痛痛快快的下一阵大雨。不时的，飘下一阵子雨丝，忽然的又停了。令人捉摸不住，到底是晴了没有，抬头望望天空，实在不敢乐观。那末阴沉沉的漫天的灰色，仿佛大帐幕似的笼罩在上头，丝毫的晴意都没有。

周荫甫拖着疲倦的足，挣扎的进了房门，拉长了脸一声不响。

他妻子知道他从外滩步行到家，实在是累极了，便不敢去惹恼他。本来有一肚子的话要说，米已经没有了，要买。明天的小菜钱也还没有着落。小荫的皮鞋破得不能再穿了。士芳要做一件新的花布旗袍。已经老早答应了她的，这几天就要穿，可是花布还不曾买好。房租已经来要过第二次了。二房东的脸色很不好看。……

可是她没有作声，静静的在替他预备晚餐。

吃粥时，一家门都没有好气。士芳鼓着嘴，要说不说的。小荫在对着半年不变的一碟咸菜和一块红腐乳生气，他勉强的吞下了一碗粥，便放下筷子，要走开。

“怎么只吃一碗粥？不饿么？”她问道。

小荫苦着脸，摇摇头。

电灯的光，黄得发暗。二房东只许他们用十支光以下的灯泡，说是电费太贵了。

周荫甫皱着眉，勉强的把两碗粥呼噜呼噜的喝完。深长的吐了一口气，坐到房里唯一的安舒的所在，一张年高德劭，满身伤痕的沙发上去。

他拿起早上在街上买的日报在看。挤紧了双眉，在一字字的琢磨着，为了电灯太暗，他不能不吃力的看着。

她在洗碗，士芳在预备功课。小荫已经跑到门外和同伴玩去了。

房里静悄悄的。他心境比较的显得平定些。疲劳也开始恢复了过来。

他读着这日报的副刊，有一篇文章说，如今的物价高涨，民生雕敝，都是政府不好，要过好的日子，便非首先改革政府不可。

他买了这份报，是随随便便的；他本来天天看《新闻报》。这一天，为了《新闻报》卖完了，所以，便买了这一份。

那些论调，他都从来不曾听到过。但句句似乎都打在他的心头，在替他说话，也仿佛是他自己在说着似的。

“为什么要警管区制度呢？这不是十足的法西斯的作风么？恐怕战前和战时的德国，意大利和日本，那三个极端反动的国家，也没有那末普遍而深入的扰民之举吧。”

“为了维护人民居住的自由权，我们应该拒绝警察的访问，拒绝回答他的问题。”

他读了以上的另一篇文字，也觉得颇有道理。这几天，公司里的同事们和邻里的居民们，已经在乱纷纷的讨论着，警察来了，将怎样对付他们呢？有什么话好谈呢？一定会显得十分狼狈的。

也有许多不平的愤愤的议论。

“难道不放心我们老百姓们，把我们都当作了不稳分子了？就在敌伪时代，也没有敌探们作那末普遍的访求！”

周荫甫向来是不关心那一套的，他只是安分守己的活着。逆来顺受，仿佛是惯了似的。遇到这种扰民之举，他只是皱着眉，暗地里在愁着；将怎样对付过去这难关呢？

“也许不会访问我们吧。万一果然来了，将怎么办呢？”

他想起，便有一阵阴影似的愁情飞过心头。

看了这段文章，他微微的起了些波动。

拒绝他的访求？拒绝回答一切问题？

他在一瞬间，有这末一个大浪似的疑问。

然而他的“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哲学立刻在抬头了。为什么要自找麻烦呢？

大家能够齐心的都拒绝他们么？要是只有少数的人拒绝访问，怕不会惹起乱子来么？

“不怕官，只怕管。”这个古老的常识也在作怪。

如果得罪了他们，一时也许不发作，将来的麻烦一定要多着呢。

他想得心里烦透了，便把报顺手抛在地板上，闭了眼，独自在养神。

桌上的小闹钟在滴滴答答的走着。门外有叫卖茯苓糕，桂花白糖糕的声音。

邻居们都静悄悄的，突然的石破天惊似的，隔壁王家新生的小娃娃在大哭。

这一切他天天都习惯了的，无害于他的静养。

他有些迷迷糊糊的，仿佛游太虚。

正觉得有点舒适，忽然弄堂里有皮鞋足，在重重的走着，仿

佛很有威风似的。

他心里一震，静听着这沉重的皮鞋声走着，走到他家门口停住了。

“难道是来了?”他惊慌的在心里自问着。

铜的门环答答的在叩着。

他从沙发上挣扎了起来，有点慌，也有点不乐意，走到天井里，拔了门闩，开了门。

“是八号么?”一个瘦削的脸的警察问道，腋下夹了一个黑皮的公事皮包。

他点点头。

这警察便挨身走进门来，随手把门关上。

他的双眉很浓，双眼有神，仿佛在刺探着你的心上的什么秘密似的。

不问声主人，他便大模大样的在那张唯一的舒服的沙发上坐下了。

周荫甫恭敬而且惶恐的坐在旁边一张硬板凳上陪着。士芳和他的太太都停止了工作，也慌乱的以睁大了的眼望着他们俩。

这警察慢条斯理的打开了黑色的公事皮包，拿出一大迭纸张来，在寻找着。

什么声响都没有。连纸头翻动的声音都听得到。

空气有点窒塞。

他翻了半天，翻出一张纸来，放在膝盖头，眼看着纸，问道：

“这儿是八号?”

他又点一次头。

“是二层楼的房子?”

“是的。”他恭顺的答道。

“住了几家人家?”

“楼上一家，亭子间一家，楼下客堂一家，披间一家，一共是四家。”

“你是二房东么?”

他摇摇头。

“二房东姓石，山东潍县人，做买卖的，家里有一妻二子一女，是么?”

“是的。”

“你是租的客堂间住么?”

“是的。”

“每个月房租多少？住了几年了?”

他有点为难。二房东曾经再三关照过他，有人问房租数目，不能照实数告诉人家。

他期期艾艾的答道：“住了七八年了，每月的房租是……是八九百元。”

“你怎么的！难道自己也不知道居住年月的准确日期了么?难道连房租的确数也不知道了么？这调查是要紧的。防止奸宄匿迹。什么话都得老老实实的回答。不能隐瞒。我有底子的。和底子不对，就显然有问题。要小心！”他一口气的教训了一顿。

周荫甫涨红了脸一声不响。

“到底住了多少年？房租到底多少?”他追紧了一步，迫问着。

他越发慌乱了，在静听着的他的妻和士芳也都显得有点慌乱。

“是八年。房租是九百元一月。”他极力镇定的答道。

警察看着纸头，摇摇头。

“和你填的东西不对。你再想想看。有问题，大有问题!”

他头脑盖上仿佛嘤的一声，灵魂飞了出去。他费尽了心思，在追索着。从前填写的那张表，到底怎么填的，他实在想不出了。

“你姓周?”警察又问了下去。他机械的点点头。

“名叫什么?”

“叫荫甫。”

“在哪儿做事?”

“在仁记路永泰公司做职员。”

“这公司是做什么买卖的？月薪多少?”

“是做股票买卖的。月薪只有三万五千元。”

“现在还做股票么?”

“是的。”

警察又抬起头，注视着他，说道：“你知道现在股票是政府禁止买卖的么？这公司有问题。你在那里是做什么的?”

他心里益发慌了，不暇细想的答道：“是听电话，报股票行情的。”

“从哪里打来的电话？这要查，要仔细的查。你要好好的回答我。有问题，有问题。这是重要的大事件，不能含糊过去！你回答！立刻回答!”他拿起一张空白纸来，一手从警服的口袋里，拔出一支自来水笔来，等待着写下去。

周荫甫的脸色变得苍白了，双手在抖着，嘴唇也在发抖。

“我……我……也不知道……只知道是叫一二二五九……的电话。”

警察把这号码记了下去，“你不知道那对方公司的地址和牌号么？果真不知道么？不得说谎。说了谎查出来，要吃官司的。”

“实在不知道,”他浑身在抖着。

“你家里有几口人?”

“一妻，一子，一女。”

“妻做什么的？叫什么姓名？子叫什么？在哪里读书，做事？多少岁了？生日是几月几日？女叫什么？有读书么？”

“妻叫周陈氏，不做事，”他答道。

警察连忙拦住了他，“这不成的！现在不作兴用什么‘氏’的，总应该有个名字。”

“实在是没有。”

“不成！总得有一个。”

“是，是，马上就替她取一个名字。”

警察点点头，表示赞同。

“子名小荫，年十二岁，在初中读书。”

警察看着纸头，说道：“不成！现在要说实在的岁数。到底是几岁零几个月？”

他无望的在细细的计算着。妻也在焦灼着。还是士芳算了出来，道：“实在岁数是十岁零八个月。”

警察向士芳望着，“是你的女儿么？有读书没有？”

“是，名叫士芳，在育华中学读书。”

警察又注意了起来。“哪里的育华中学？是在中山路中段的那一家中学么？”

他答道：“是的，”心里在疑惑着，不知又要有什么毛病发生。

果然警察大发议论了。“这学校不好。是异党分子办的，常闹乱子。你这女儿思想受毒，大有问题，得好好的注意着。”说着，便在纸头上做下什么记号。

周荫甫头脑有些混乱，不知回答什么好。他的妻脸上也变了色，手在抖着。

士芳鼓起嘴，有点愤然。

“你的薪水每月够用么?”

周荫甫摇摇头答道：“现在物价高，米粮贵，每月总是不够用的。”

“不够用，怎么办呢？有做别的事么？有兼差没有？有做别的投机事业没有？有做别的买卖没有?”

周荫甫本来在这家股票公司里，自己也常做着抢帽子的花头，有时全靠了这，才敷衍得过这艰难的日子，但被他这一路教训下去，实在不敢再说实话了，便摇摇头的说道：“没有做别的事。”

“那末一家四口怎么够敷衍下去呢?”

“只好早晚吃吃粥，勉强的过着苦日子。”

警察的紧绷着的脸松了下去，仿佛很同情似的，“原是的，现在谁不过着苦日子呢！在开始建国的时候，大家都得吃些苦。好日子在后头呢！工业发达了，工厂多了，生活自会提高的。”

周荫甫茫然的点点头。

警察从沙发上站了起来，把纸条收拾好了，放入公事皮包里去，大声道：“好了，打扰了你好半天，为了公事，不能不如此办。以后有机会还要常常来麻烦你。”说着，便走到天井，自己开了门出去。

周荫甫机械的送他到门口，点点头，心头还在卜卜的跳着。

回到了客堂，方才松了一口气，仿佛过了一重鬼门关似的，茫然，而又觉得有点凄楚。

一阵细雨又随着晚风飘洒了下来。

不知什么时候会放晴。

1946年6月写

汨 罗 江

汨罗江的水，涨得比往年都高。瘦骨头似的嶙峋的滩石，都被隐没在江水中。远远的望过去，疾流的水，处处的激起一团团的白色的浪花；本地人和打鱼的汉子们都熟悉的知道，那些有白浪花的地方，就是很高巉的江中岩石的隐伏处，往来的船只，碰上了就会粉身碎骨。在瘦巉巉的江岸边，满布着铁黑色的石块，那些石块镶嵌在鲜红色的泥土上面，一红一黑衬托得异常艳丽，活像一个红装艳艳的少女，穿了一身大红衣，衣上点缀着不规则的大黑点子的花纹。翠绿色的兰草，肥茁茁的一丛丛的滋长在红土上面，也就像少女的红衣上，缀上了一条狭长的绿色的花边，越显得她的打扮的俏丽。

江边站着许多老树，有木兰，有桂树，有苍松，有古柏。薜荔攀缘在这些树干上，迎风晃动着有光泽的翠生生的绿叶。

天气是晴朗的。好几天不曾下雨了，开始显得有些闷热。从江边升起的水蒸气里，夹杂着香草、香木的气味，浓烈而甜蜜的熏人欲醉。是刚入二月的孟春的季候。

屈原，这位多忧的身材瘦削的诗人，一清早的就在江边上散步。他双眼深凹进去，显得疲劳，然而还奕奕发光。看来，他昨

夜又是失眠一夜了。他披散着秋霜似的疏疏的白头发，几绺长须，飘拂在胸前，像雪白的蚕丝，衬托在他的青色的衣袍上面。

他住在这里已有好几年了。他老是一清早就在江边上散步，无目的地走着，走着。有时，嘴里在吟诵些什么，还不时发着叹息。他显得孤独，也显得严肃。但这一带的老百姓们对他是亲切的；他们尊敬他，觉得他是可亲可爱的，是他们当中的一个。他常常的帮助他们，一点也没有贵族的架子。他也下地种稻，割谷。他参加他们的迎神赛会，还写了些新鲜的歌辞儿，教给当地的巫觋们歌唱。那些歌辞儿是那末新鲜，像新出水的荷花，在晨光中开放着大嘴的那末新鲜，又是那末漂亮，那末亲切，配合着他们所熟悉、所喜爱的漫长而刚劲的调子，像柔丝，又像铜鞭似的，直打中他们的心坎儿，缠绕着上去。是他们的生命的一部分，是和他们的生活结在一起，打成一片的。老幼男妇，渐渐的都学会了唱，在田里插秧针时唱着；在挥动着镰刀，喜悦的割下黄澄澄沉甸甸的稻子时唱着；在立在门前看牛羊闲散的从牧地里归来的时候唱着；在冬天农闲，阖家团聚着闲嗑牙的时候唱着。一个人唱着，大伙儿便都聚了拢来不由自主的和着。屈原有时站在那里听着，微笑着，紧锁着的双眉也暂时的松解开了。这些歌，使他们更喜爱他们的美丽的家园，他们的美丽的土地，他们的芳香的草与木，以及他们的与生俱来的一切。他们使这些勤劳勇敢、朴实聪明的农民们更滋长着爱楚国的心。那调子是那末亲切而熟悉，是那末清丽而恳挚。那楚歌，宛转而刚劲，漫长而雄健，正和楚国的人的性情相融合在一起了。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

（我长久叹息着而流眼泪啊，可怜人民的生活多灾多难！）

——《离骚》

他们唱到这里的时候，不由自主的流下热泪来。还有谁像他这样的能够想到他们的痛苦与灾难呢?

当地的贵族地主们，和他们的狗腿子们，除了抢走了他们辛苦收获的黄金色的谷粒，抢夺去他们的肥敦敦的牛羊，要他们去造房屋，修车辆，还要抽去乡中的壮丁们去打仗之外，还有谁来问问他们的寒暖疾苦呢?他们第一次听到了这样的同情的话儿，怎能不感到热泪横流呢?

这二十多年来，楚国的人民也够痛苦了。他们受尽了种种的灾难。照例的横征暴敛之外，更加上连年的战争，连年的失败，更加上权臣恶吏们的额外的贪赃求利，全不顾人民的死活，取之尽珠玑，用之如泥沙。朱门里笙歌鼎沸，乡村里呼饥号寒。老百姓们衣不蔽体，贵族们打扮得浑身上下都是锦绣，还出奇出怪的时行什么狭窄窄的细腰，把壮健的少女们活生生的逼得不敢多食，弄得脸黄肌瘦，甚至饿得死去。

政府里的人们，包括怀王和现在的王爷在内，整天的受秦国的愚弄，今天讲和，明天打仗，一会儿联齐反秦，一会儿又是联秦绝齐，主意老拿不定，总是吃了大亏，打着败仗。怀王被秦人骗进了武关，死在那里。他的尸身送回国的时候，老百姓们是又恨又怜。他的儿子，现在的王爷，不想替他父亲报仇，过了不久，反而迎娶了秦王的女儿做妻子。他相信如狼似虎的秦人，听任他们的摆布。在全国人民咬牙切齿的痛恨秦人的时候，他却反向敌人求亲取乐，自己以为从此可以高枕无忧，和那些大臣们整天的歌舞取乐，丝毫不作防备。

老百姓们吃了大亏之后是不会忘记的。在二十多年前，怀王起兵去攻击秦国，被秦杀得大败而回，死了八万多人，将军屈匄也被俘虏去了，整个汉中的一大片的地方也被秦人占领了。哪个地方没有哭儿、哭夫、哭父的人；谁死了亲人不想报仇!那勇敢

刚强的楚人，便自动的纷纷报名投军，怀王的军队又壮大起来。第二次攻秦出兵的时候，军心便大为不同。在蓝田的一战，几乎成了大功。不料被魏兵抄了后路，又只好退了回来。诸侯们欺侮楚国的逐渐的衰弱下去，又合兵来攻。那一仗，楚兵又大败亏输，大将唐眛也被杀了。

汨罗江边的好些村庄里，十家就有八家是丧失了他们的亲生儿子，他们的丈夫和养家的父亲的。孩子们长大了，母亲们天天在告诉他们父亲是怎样死去了的。他们心里的仇恨，和年龄一同的成长。少年们自动的结成团体，在下地耕种之外，得空就练武，人人节省下来钱，来打造兵器，人人有把剑佩在身旁，长长的矛戟，强的弓，锋利的箭，也家家都有储备着。

屈原来到了这里，他从酒酣色醉的郢都移居到这个地方，是第一次和那末勤劳勇敢的老百姓们接触。初初有些不惯，显得生疏，但空气是那末不同，仿佛从闷热的破屋子里逃到空气新鲜的园苑中似的。他，一个忠贞的爱国的诗人，便自然而然的深深的爱上了这些刚强的爱国的老百姓们。他成为他们当中的一个。其初也和他相当疏远，但不久，朴实忠诚的农民们便开始喜欢他，不当他是一个外边来的人，他对他们讲说古今的故事，天下的大势，让他们懂得了不少的东西。他们也处处关心着他的生活，见他整天的忧郁发愁，便常常的想法子来宽解他。老头子们常常去找他闲聊天，孩子们也时时的牵着他的手，要他到田地里，或江边上去，采撷香草野花。

这一天，他一清早便在江边散步，孩子们还没有出门。他无目的地懒散的走着。自己觉得岁数一天天的大了，精神越来越不济，头发越来越稀少，今天早上用木梳梳理的时候，就落了好几十根白发下来。晚上上了席，总是展转反侧的睡不着。想前想后，一桩桩的故事都在心头上翻腾着，像白老鼠在踏轮子似的，

一刻也不停。他想着怀王的胡涂，无故的听信了上官大夫的谗言，把自己疏远了。他满怀的忠忱与冤屈，没法子表白。朝政是一天天的坏下去。外交政策一点也把握不定。内政是乱得一团糟。贪官污吏压迫得老百姓们饥寒交迫，怨怒得只想爆发。怀王轻信了秦国的间谍张仪的话，和齐国绝了交。受了欺骗之后，又愤怒的出兵去攻打秦国，结果是大败而归，楚国从此衰弱下去。他完全明白秦国那一套诡计，但他没有一点儿机会来向怀王劝谏，只是东奔西跑的求人代向怀王进谏。谁也没有理他。直到兵败之后，怀王才想起了他，又把他招回朝廷。他极力主张和齐国联欢结好。怀王就派他出使到齐国去。在他离开朝廷的当儿，秦国怕楚、齐又要联合起来，连忙派人来说，要还给楚国的汉中地方，彼此讲和。糊涂的怀王，一心只记着张仪的仇恨，他不要汉中地方，只要张仪。张仪来到了，又听信了靳尚和宠爱的妃子郑袖的话，轻轻易易的放了他回去。张仪一走，屈原就回来了。他知道了这事，气得只跳足。“如何能放虎回山?”

怀王也后悔起来,连忙派兵去追赶张仪时,他已经走得远了。

秦昭王娶了楚国的王族的女儿，借着亲戚的关系，要请怀王和他相见。怀王很高兴，也要借这个机会，和秦国交好。他准备着要动身。屈原劝他道：“不能去的！秦是个虎狼之国，绝对不要相信他们的话。千万不要去!”

但怀王的小儿子子兰却劝他去，说道：“有这个好机会和秦国交好，为什么不去呢?”

没主见的怀王到底糊里糊涂地去了。果然被扣留在那里，抱着一腔的愤怒而死去。

他的大儿子熊横继承他做了楚王，倒叫子兰当政，做了令尹。子兰讨厌屈原的多话，又怕他再出来当权，便天天向熊横说他的坏话，又指使上官大夫向熊横说，屈原做了好些诗歌在讥骂

国王。熊横被他们这一批人所包围，见了屈原便也如眼中之钉似的，一天也容不了他，便把他驱逐出朝廷，叫他住到汨罗江边去。

屈原在这江边已经住了几年了。他从过往的旅客们的嘴里，知道朝廷的政治越发闹得不像样子。那些当权的人，整天的只知道贪污作乐，一点远见也没有。又捧抬着熊横，叫他向秦国求亲，做了秦王的女婿。信任着秦人，依靠着秦国的势力，半点儿也不作防备。

屈原明白得很，这样的闹下去，非弄到亡国不可。但他有什么办法来救这可爱的国呢？来保全这可爱的国土不受秦人的侵入呢？他天天的在想着，念着，在忧伤着。见到老百姓们的被压迫，受苦难，被榨取得那末残酷，而民心还是那末激昂慷慨，大有作为。他热爱这些朴实勇敢的人们，他到了这里，才真正的发现了可爱的祖国里的真正可爱的人们。

但有谁来率领他们呢？他自己是已经衰老了。他只能把一腔的忠愤，向他们倾吐着，向他们殷勤的谈着，说着，歌着，唱着，把忠贞爱国的火种传播着。但他自己是没有气力来率领他们了。

从郢都来的每一个消息，都使他愤怒，使他发愁，使他更加忧伤，更加衰老下去。一桩桩的往事，叫他失眠。可怕的未来的灾祸，更触动着他的有远见的心怀。说不定哪一天，最坏的一场大祸事，就会来到。他仿佛亲自看到这场未来的大灾难似的，整夜的睁大着失眠的眼，躺在席上，总想尽他的力量来挽救。但当权的人们，黑漆一团的正在追欢求乐，谁还来听他那一套呢？

一清早就在江边走着。一丛兰草在一块边上长出，衬切着红艳艳的泥土，格外的显得肥绿有光。小池塘里，芰荷正昂起头来，向着朝阳，张开了嫩黄色的一张小脸。许多不知名的香草，

戴着清露，纷纷把自己的香气喷吐在早上的清新的空气里。

披散着头发的屈原深深的吸了一口清气，那一股芳香，暂时吹散了他的忧愁。这是多末愉快的早晨。他懒散的走到池塘边上，无意的向水面一照，自己也吓了一跳，想不到自己这几年来是那末衰老得快，气色是那末灰暗，身体是那末瘦削，不由得自己怜惜自己起来，眼圈子红着，几乎又要掉下泪来。眼睛一模糊，水上的影子也就看不清楚了。

一个渔父手提着鱼网，正向江边走来，要上船到江心打鱼，见了屈原，向他行了一个礼。屈原还他一揖。他怜恤的问道："你大夫昨夜又没有好睡吧？"

屈原道："可不是么？老是睡不着觉。又是光着眼等天亮。听着家家的鸡啼，再也睡不下去，就起身了。"

渔父安慰他道："你大夫何必这样的操心呢？"

屈原道："满朝廷的官儿们都是混沌沌的过日子，他们活像一潭混泥水似的，只有我，自己觉得是清洁不污的。他们像喝醉了酒的人似的，黑漆一团，什么也不明白，做事颠三倒四的，只有我这没有喝酒的人，还是清醒着的，看得明明白白，怎能不伤心呢？"

渔父道："你大夫何必自己吃苦呢？他们都是混沌沌的，你为什么不随顺着他们些呢？他们都喝醉了，你为什么不也随着他们喝些酒糟儿呢？犯不着怀着一心才智而被他们放逐到这里来。"

屈原叹了一口气，说道："你不知道，干净的人谁肯随着他们做龌龊的事呢？明白过来的人还再能假装着糊涂么？"他眼望着汨罗江的水，看着一层层激起的白浪花，若有所思的自言自语道："我宁可投身江水，把身子埋葬在江鱼肚子里去，岂肯以自己洁白的身子给蒙上一层黑污点么？"

渔父摇摇头，也皱着双眉，向江边走上船去。

正在这个时候，忽然听得远处的村庄里有狗声急急的吠着。顿时人声也鼎沸起来，还夹杂着妇女的呼哭之声。

屈原的心沉了下去，像挂上了重重的铅块似的。预想的大祸事难道竟来了么？

他三步并作两步的向村庄里走去。他心脏在胸腔急跳着，两眼睁得更大了。

村众一见到他，连忙嚷道：“屈大夫，大祸事！大祸事！”

屈原看见村众围着三个男子，在乱嚷着。那三个人走得浑身是汗水，有一个人左手臂上还涓涓汩汩的直往外冒着鲜血。他右手靠着他父亲的肩上，勉强的站稳着。

“直走了三天，滴水也不曾入口，好容易才逃出虎口！”项家的小伙子说道，一边在大口的把凉水往嘴里倒。

“完了！完了！房子烧光了！好凶狠的贼强盗，见人就杀，一街上都是死尸！”景家的二儿子接着说道。

那受了伤的景家三儿子愤愤的说道：“不知怎么一回事的，秦兵就杀来了。那些混蛋，只顾自己性命，都逃走了。没有一个将官在率领着我们。平常作威作福的，在这时候却悄悄的溜走了。我们只好乱纷纷的自己拿起矛，拔出剑，弯上弓前去迎敌。有什么办法抗敌得住他们呢？”

景家二儿子道：“三弟手臂上中了一箭。他还想向前狠斗，我们硬把他拉住，才退回来，一同走了。”

项家的小伙子镇定了下来，才哭道：“大哥死了！”

项大嫂子一声不响，奔回家里，放声号啕的大哭起来。

村众被这场大祸患惊得呆住了。狗在哀哀的急吠着。

屈原分开了众人，向这三个急行人问道：“怎么一回事？怎么一回事？你们定了心慢慢的说来。”

景家二儿子道："我也不知道怎么一回事。我们是守卫郢都的，被分派在看守南门。前天深夜里，忽然看见北门头火光烧了起来。我们还以为是谁家失火呢！一会儿，火苗头越燃的多了。城里顿时哭嚷连天。一会儿，就有不少抱儿携女的人们，狼狼狈狈向南门逃来，挤着向城门口逃去。我问道：'有什么事？'他们只回答一句道：'秦兵杀来了！'我们连忙回营，披上衣甲，拿起长矛，再找营官，他不知在什么时候已经溜得不见踪影了。项大哥大喊一声，挥着矛，叫道：'都跟我来！'他便首先冲向前去。我们百十个人都随了他前去。一路上逃的人塞满了街道。嚷的、哭的、叫喊着的、呼儿叫娘的，嚷成一片。项大哥和我们走了小路，好容易才到了王爷的宫门前。那里是火光熊熊，在火光里看见我们被杀的人，老的少的，男的女的都有，纵纵横横的躺在地上。秦兵三三两两的还在赶着杀人。有的跑到人家屋里去抢东西。项大哥气红了眼，大喝一声，冲向最近一个秦兵，把矛头直刺进他的肚里。这家伙一声不哼的躺下了。旁边的几个秦兵冲了过来。我们蜂拥上去，几个交手，也就解决了。宫里望楼上鼓声忽然大作。秦兵四面八方都兜围了过来。我们虽然众寡不敌，还是狠命的向前杀敌。项大哥叫道：'好！好！来的越多，杀得越痛快！'正说着，从什么地方射来一支冷箭，直插进他的胸膛，他倒下了，还挥着手，挣扎着要起来。大家伙顾不到搀扶他，只是和秦兵拚着命，人人杀红了眼。我见项大哥挣扎了一会，头颅垂了下来，死了。不一会，我们的人渐渐的少了。三弟的左臂也中了一箭，他还想向前杀，我们二人硬把他拖回来。仗着我们街道熟，走了小巷，才逃出南门，上路回家。"

事情是明白了。秦兵攻袭了毫无防备的郢都，很快的就进了城，占领了王宫。

"王爷们有消息么？逃出城了没有？"屈原急急的问道。

景家二儿子道："听说是出了东门走了。官官吏吏的一大伙子，一听到秦兵进城，便收拾细软，坐上车跑了。谁还顾得城里百姓们的死活。"

屈原大喊一声，两只眼睛红了，随即号啕大哭起来。村众想到伤心处，也随着他哭了起来。顿时哭声闹成一片。

"哭有什么用呢？得趁早想个办法。"景家三儿子说道。

屈原止住了哭，哽咽的问道："对的，秦兵说不定还会向南追来。"

这个村庄里前前后后出去了二十多个壮丁，如今只回来了三个。全村老的，弱的凑合起来，总共不到五十多人。

"只要他们追来，我们一定要和他们拚个你死我活。我是活着不离开汨罗江边了。"景家二儿子道。

"是的，我们活在这汨罗江上，死也要死在这汨罗江上。"项家的小伙子说道。

景老头儿见多识广，连忙稳住大家道："事已至此，我们一面去打探消息，一面俱作准备。现在，大家都回家去歇歇吧。"

村众渐渐的散去。

太阳已经毒热起来。快到中午了。屈原倚着一棵老桂树站着，一言不发。他的心沉下去。他所预想的最坏的祸事，果然是来到了！没想到来得那末快！难道这可爱的祖国便真的会无声无色的覆亡了么？楚国的英勇的男儿们会让这可爱的祖国，美丽的家园给虎狼似的敌人所侵占了么？

"不会的！不会的！勇敢的楚人是永远的不会屈服的！"他自言自语的说道。

他浑身无力地走回家。一进门，便躺在席上哀哀的大哭起来。到底哭了多久，他自己也不知道。哭得力竭声嘶的时候，便朦朦胧胧的熟睡了。醒来的时候，头边席上还是一大片湿的。

太阳已经快下山了。斜晖照射在东墙上，显得格外的暗黄惨淡，仿佛是世界的末日。

他要喊，要叫，有许多话要向每一个楚国的人说。浑身的劲儿，不知从哪里来的，一骨碌翻身坐了起来。身边就是一张长几，墙边架子上满堆的是削去了青皮的竹简。他取了一大把竹简放在几上，捉起笔来，诗思泉涌的一根一根往下写，一面自己吟哦着。

“皇天啊！你是怎样的没有道理！
“怎么会让老百姓们遭受了那末沉重的灾祸！
“老百姓们妻离子散的到处逃亡，
“刚刚是春天，却让他们向东奔跑。
“他们离去了美丽的家园，远远的走了，
“沿着江夏的水，而流亡到各处去。”

他写到郢都的陷落，写到老百姓们哭泣的离开了郢都，再也见不到这可爱的城邑，这城邑如今是一片的瓦砾场，被烧杀得好不凄惨！再也回不来了，再也看不见那高大的梓树，再也看不到那巍巍的东门了。故都是远了，一天天的远了！

写到这里，他自己的热泪又流得满脸。

他写到权臣们的误国，贪官污吏们的罪恶，他自己虽是楚国的同姓大夫，休戚相关，把楚国的前途看得明明白白，却有话没处说，有意见没法提出，一个湛湛的忠心，无人领会，一腔温热的鲜血，只是洒向空中，又不由得不悲愤横溢，把泪水都烧灼干了。

“睁大了双眼远远的望着郢都，

“要想回去，什么时候才能回去呢？
“鸟儿是要飞回故乡的，
“狐狸要死，还要跑到土山洞里去死。
“我是离得郢都远了，那不是我的罪过，
“哪一天，哪一夜，我曾忘记了我可爱的郢都！”

他写了这篇《哀郢》，又朗朗的歌唱了一遍。

这一夜，他直写到天色将亮。又是一夜的不能入睡。第二天一早，他匆匆的梳理了白发，又跑到江边上散步。嘴里吟哦着。

村庄里的人，一个也不曾遇到，他们仿佛在忙着什么。

到了中午的时候，项老头儿到了屈原家里来。他说道：“屈大夫，我们村众想举办一个追悼亡人的祭祀。你大夫知道，这几次大战，我们村里出去了二十多个壮丁，回来的只有三个。家家都有个把儿子，或者丈夫，或者父亲，战死在沙场上。准备在三月初三日办这件事。女巫们也已经约下了。我们都盼望着你大夫能够替我们做一篇唱词儿。”

屈原正念着那些鬼雄，那些为国牺牲的壮士们。楚国的人民是英勇无匹的，只是被贪墨的权臣们所误，被胡涂的王爷们所害，弄得身死战场，国还不救。可爱可敬的英勇的战士们是尽了他们的责任了，该杀的当政把权的人们却贪生怕死的苟活着。他想到这里，不由得又愤火中烧。

“好的，”他答道，“我一定做。”

这一夜，他又整夜的不曾睡，在吟哦着，在朗唱着，在疾写着。他写：楚国勇士们身披犀甲，手执长矛，奔向前方。前方是战车在奔驰着，与敌车的轮子互相错插着，抛了长矛，拔出短剑来刺敌。敌人像天上的云朵似的纷纷拥拥，双方的旌旗，迎风飘摇，把太阳光都遮住了。双方把硬弓利箭像黄蜂出巢似的飞射出

去。他写：个个人奋勇争先，越过车队，向前追杀。左边的一匹马倒下来了，右边的一匹马也受了刀伤，连忙解了下来，再赶车向前。双手执着鼓槌，咚咚的敲着鼓。他写：太阳都变得黑了，天空仿佛就要坠落下来。天神们仿佛在发怒。壮士们一个个的倒下了，躺在战场上没人理睬。壮士们一出发了就不再回来，那战场离家乡是那末远。

死去的壮士们身上还佩着长剑，挂着硬弓，
头颅虽然和身躯离开了，心还是不屈不挠。
是那末勇敢，又是那末壮烈，
刚强的楚人是永远不可凌犯的！
身体虽然死去，神还是有灵验的，
你们的魂魄啊！也会是鬼的英雄！

——《山鬼》

他把这歌词儿教会了女巫们。很快的，村众也都学会了唱。这歌词儿鼓舞了楚国人民的心，坚定了他们的为国牺牲的意志。他们不哀而怒，不悲而愤。他使他们把悲愤变成力量。

但他自己则精力似乎已经衰竭了。他从二月听到郢都失陷的消息之后，便心神恍惚，身体更坏下去。双眼更凹了，渐渐的失了神。肩头更耸瘦起来，脸色更加难看了。

一直没有消息。秦兵把路拦断了。不知道楚王逃到什么地方去？北方的情形究竟怎样的？是不是还在抵抗？秦兵还继续的追上去没有？七思八想，老在心里转着。有时想到坏的结果，有时又觉得楚是决不会亡国的，心里又自宽自慰着。但心神老是不定，老是整夜在失眠。

已经入了夏天。草木莽莽的长得更为繁茂。汨罗江边的香草

野花，蒸发出一股香气，弥漫在空中，嗅吸了进去，便使人昏昏欲醉。他照常的披散着白发，在江边散步。一步步走得更慢了，他有点支持不住自己。他想到郢都，想到胡涂的熊横，想到自己的耿耿忠心没法表白，想到那些权臣们倒上为下，玉石不分，方的东西硬会刓成圆的，自己是瞎子还以为双眼奕奕的人是失明的，把凤凰关闭在鸡笼里，却叫鸡儿在翔舞。朝政种种，莫非颠倒错乱。他以一个人的力量，还受着邑犬的群吠，有什么法子改变这些乱政呢？当时有许多世臣们，在自己的国内被排斥了，便跑到别的国里去做国卿，照样的享受荣华富贵，锦衣玉食。他不是那样人的同类。他是生根在楚地的，生是楚国人，死是楚国鬼。他是那末挚怀着楚国，那末热爱着楚国的人民。他压根儿没有起过离开祖国的念头。

他越想越悲，越想越气。连夜的失眠，使他更加憔悴不堪。连精神也支持不住了。他想勉强的挣扎着，实在是支撑不起来。他已经六十二岁了，像太阳快要黄昏似的，含着满心的忧哀，只是想死。

“没有办法了，没有办法了。”他老是这样的自言自语着。

五月初四的夜里，天气闷热得异常。天色是墨漆似的黑，连一点星光也没有。将要下雨的样子。云色重得很。门外的香草的芬芳气，间歇的被夜风吹了进来。

他下了决心，捉起了笔，写了他最后的一篇歌辞——《怀沙》。

第二天一清早，他整了整衣服，梳理了白发，走向汨罗江边，清晨的风还带着昨夜的热气，一点也不觉得清凉。老桂树亭亭的站在那里。东方已经有红光了。五色斑斓的云彩，映得满天空绚丽光华。

他觉得天是可爱的，大地是亲切的。草木是有光泽的，江水

是清碧得见底。老百姓们的朴实勇敢，更和他的心紧紧的贴近。他舍弃不了这一切，但他实在没有气力再支持下去了。

他一步步的走下江边，走到石滩，拾起一块大石头，塞进长袍里，把腰带紧紧的系住了。回来望着江边的村庄，几家的炊烟已经袅袅的升在天空。他长长叹了一口气，一言不发的踊身向江心一跳，便沉了下去。江水微微的起了一阵溅波。

渔父在船上远远的望见了屈原向江心跳下，连忙大嚷起来："救人啊！救人啊！屈大夫投江自杀了！"

好几只渔船都急急的划了过来，用竹竿子在打捞。村众听见叫喊，也都奔到江边上来。他们束手无策的在干着急。打捞了半天，也不见一丝踪影。直忙到中午，他们方才放弃了打救。

但屈原是不死的。他永远活在汨罗江边的人民的心上，也永远活在楚国人民的心上。他们唱着他的歌词，就如他还活在世上一样。他的歌词和他们的生活是那末亲切，那么贴近！

他们世世代代的想念着这个伟大的爱国诗人。他的歌词永远鼓舞他们为祖国的光荣而斗争。

每到五月初五这一天，他们便划出船来到江心去打救他，还盼望着能够打救到他。

（原载《收获》1957年第2期）

活报剧两则

秋晨　春的中国

秋　　晨

第　一　场

大街上，行人寥落可数，商店的伙友，聚而偶语，几个妇人小孩及穿洋服者立在巷口观望，如有所待。远远的，三个穿黑衣的警察，手执藤条，监护七八个穿蓝布衣裤的人走来，这些人的手都被一条长的粗麻绳连贯的紧缚着。

甲被缚者　先生，放了我，家里等我回去呢，先生，放了我吧，做做好事!

甲警察　不许多话! 快走!

乙被缚者　先生，可怜我一家四口，靠我一人!

甲警察　难道那边没有钱给你么?

甲被缚者　先生，我没有力气，实在抬不动东西。

乙警察　我们不管，你和上官说去吧。

丙被缚者　（无可奈何状）为什么还不到呢?

甲警察　快走，就要到了。

（路旁有一穿短衣者站着惊望，乙警察即前去捉住他）

乙警察　走!

（即将他一手缚在长麻绳的一端）

新被缚者　（惊惶状）唉!（眼视同伴，作绝望状）

（一行人渐渐走过）

甲妇人　作孽呀! 捉去打仗，什么时候能回来呢?

穿洋服者　（自负状）穿长衫的不至被捉。还好，还好!

甲孩　刚才我看见一个穿长衫的人也被捉去。

（大家默然，幕渐落）

第　二　场

巷口，一家茶栈，十数工人在工作，一个孩子匆匆的跑进。

孩子　你们的阿蔡被捉去了!（即奔下）

（大家惊惶的互看，沉默了一刻）

甲工人　快叫帐房先生去保!

乙丙工人　是的，快去叫!

丁工人　帐房先生还在睡觉呢。

甲工人　（焦急状）我去叫他起来!（下）

（屋内有咳嗽声，良久，甲工人上）

甲工人　帐房先生起来了，快打脸水去。

（大众默然，良久，无人站起身）

丙工人　我们不敢出去，运气坏的，恐又要被捉去。

（大众默然）

乙工人　烦劳隔壁周大嫂替我们去打水吧。

甲工人　好的，我就去请她。

周大嫂声　不要紧，不要紧，我就去。

（大家作略快慰状，幕下。）

第 三 场

另一巷口，柴店前。警察从店内拽一短衣青年出。

老妇人 （追出）先生，不要把我的孩子拉去，他不会做事，他在店内要记帐的，先生，做做好事！

（警察不语，只捉着青年不放。）

老妇人 （惶急欲泣）先生，做做好事，放了他吧！

警察 不能放，上官命令。

老妇人 （无计）唉，天呀！（几欲晕去）

店旁一妇人 （求情状）先生，你放了他吧，店里没有他是不行的，他又不会抬东西。

警察 （作怒状）你不用管。（捉青年）快走！

青年 好的，好的。（欲泣，向老妇人）母亲，不要紧的，不要紧的。

（警察捉青年下，老妇人大哭，幕下。）

第 四 场

景如第一场，三黑衣的警察，以绳牵十数人走过。

甲被缚者 难道你们连做生意人也捉么？

甲警察 不管，快走！

甲被缚者 （反抗态）不走，怎么样？我是开店的，有职业的，你们瞎了眼么？

乙警察 （以藤条打甲被缚者）你敢强！小心些！

（甲被缚者挣脱，急逃，乙警察追下。一刻后，乙警察捉甲上，尽力用藤条打他，头上都是血。）

乙警察　（连连以藤条打他）逃到哪里去?（以绳反缚甲双手）

（甲被缚者垂头丧气，默默无言，忍受着，同缚者都露恐怖之状。）

第五场

景同上，又三四黑衣人捉捕七八人上。

壮年妇人　（追随其后）放了他吧，先生，先生！我们一家都靠他一个人呢！可怜我们吧，先生，先生！

甲警察　不能放，上官要一千人，还不够得多呢。

壮年妇人　唉！可怜我们先生，放了他吧，放了一个人也不要紧！先生，先生！

乙警察　（以藤条作威吓状）还敢跟来！

丙警察　跟来！很好，请她也到军队里当缝补匠去。

（乙丙警察作欲去捉她状。）

壮年妇人　（避下）不敢，不敢！

（一行人渐渐走过，壮年妇人还远远的紧跟不舍，眼圈红着，脸上微有泪痕。幕下。）

第六场

火车站的铁栅旁。栅外有多人聚观，栅内地上的一伤者，满身是血，呻吟着。

甲旁观者　为什么？什么事伤的?

乙旁观者　可怜，听说他是被拉夫役，不愿前去，由正开走的火车上逃下，故受了伤。

甲旁观者　为什么不抬到医院里去?

乙旁观者 医院里人说，已不能救，不收，故抬回放在这里。

丙旁观者 （愤怒）该死！该死！这些争权夺利的狞狗！

（伤者呻吟着，离他不二十步有一全武装的兵站着守望，观众益多。一刻大家忽散开逃去，一印度巡捕执竹鞭驱逐他们。幕下。）

第 七 场

邻间一警署前，枯黄叶将落尽的两树间，以绳围缚十数人在那里，二警立署门旁。

衣服整齐的乡人 先生，放了我去，我有要紧事，实在的，有要紧事！

（警察们不理会他。）

乡人 先生，真有要事，家里等我买东西回去，先生，求你放了我！

另一乡人 先生，我家里有病人，到上海去抓药的，先生，我一定要回去。

（警察们自在的互相笑语着，全不理会他们。幕落，尚隐隐闻见乡人们的哀恳声。）

第 八 场

车站的旁门，十数黑衣的警察，监护百余被捉的人进站，旁观者甚多，俱为妇人小孩及上流人。

上面的许多被捉者，如青年，如壮年妇人之夫，如乡人们，等等，俱被捉进站，第四场中的被打者，头上血迹已略干。

旁观的妇人中，有作绝望的低哭者。

第 九 场

华界外租界的一个桥上，聚集二百余散工归家的工人。他们呆立在那里，不敢进华界，脸上都有惊惶之色。

夜色渐渐的罩住了一切，隐约的看他们还团聚在原处未散。

三五个华捕，一个英捕，徘徊于众工人的左近。幕落。

——十四、十、十九、写于上海。

（原载1925年10月24日《文学周报》第196期）

春的中国

地：中国上海的一个工厂。时：民国十五年三月廿日

(一个初春的晴明早晨，太阳送了使人愉快的生意给园中的树木。嫩黄的柳丝，在风中飘拂着。园的一角，是一座大楼，绿影可映入窗中。楼下是一个办公室。时间是八时五十分，室中已有三个青年办事员在着，聚于一处谈话。某一张桌上，摊开了一张日报，一个中年的办事员在默默的阅报。)

青年甲　五卅事件没有了结，现在北京又闹了这么大的乱子，死了这许多人。这个大惨杀的意义，实比五卅事件为更重大。

青年乙　（慨叹状）那时，他们曾说道："你们中国人年年内乱，死了无数的人，为什么都不作响，都不抗议，现在死了几个青年，却如此的罢工，罢市，罢学起来。不幸开枪者是外国人，不是中国人，所以你们大家便如此重视了！"现在，他们更可以有实证可引了。完了，完了，一切都完了。什么"五卅""五卅"，快不用提了，我们自己也对手无寸铁的青年开枪了，且死的人更多了！

青年丙　而且也是诬他们以赤化！

青年甲　不错，赤化是最好的罪名。随便的杀了什么人都可以加他们以这个名义，以便实施他们的“格杀勿论”的手段。

青年乙　可见军阀与英日的侵略者手段正无两样！

青年甲　所以我们打倒英日的侵略者，同时必须打倒军阀。

青年乙　（怀疑状）这事怎么会发生在国民军治下的北京？国民军不是素以提倡民众爱国运动，素以与民众同调；反抗英日的侵略者著称的么？怎能会容许军士们对爱国的群众开枪？

青年丙　（国民军的同情者）但今天报上说，开枪的不是国民军的兵士，乃是属于福安系的卫队。

青年乙　国民军总有些默许的嫌疑。难道尸居余气的什么段执政，敢于将没落的末运时，如此大胆的开罪于民众么？

青年甲　恰好前几日属于国民军的某大将乃有“整饬学风”的通电发出。也许与此次惨杀事件，不无关系。

中年者　（推开了报，插说。）当然。我早说军阀没有一个好东西。都是“一丘之貉”，无论什么张冯吴！

青年丙　不见得吧，不应该这样的罗织他们入罪！

青年乙　也许他们将藉此以洗刷他们的赤化嫌疑，以挽回他们的已失去的英、日侵略者的同情！

中年者　想必是如此！不然决不会容许那些卫队去惨杀青年的。

青年丙　这些话也许是持论太酷了。我们论人，总喜欢说什么“诛心”之论。“莫须有”三字不知害死了多少人！这是从宋儒传袭下来的一种牢不可破的人物批判法呀！

青年乙　但他们实在是有些嫌疑！

中年者　嫌疑总能是不避免的！

青年甲　且看他们以后的行事如何再说吧。如果是积极的帮助

执改，以压迫愤慨的民众，那么他们的罪状是证实了。现在且慢说什么。

青年丙　哦。(默然了许久) 这倒不错。不过持论总不可过酷，当事者总有些不可诉出的苦衷。

(青年丁匆上，手执着日报。)

青年丁　北京又杀死了许多人，你们知道么?

青年甲乙　(同声) 早已知道了，正在讨论这事。

中年者　我早说过都不是好东西。中国是无救的了。(慨叹状)

青年丁　徒然悲观是无用的。他们既然都不是东西，那末，我们自己来!

中年者　自己来! 谈何容易!

青年丙　我们现在只能信托比较有希望的军人们。

青年乙　无望，无望! 军人一成了阀便都无用了!

青年甲　闲话别说，我们且讨论我们对于这件大事的态度。似乎我们不该再守缄默了。

中年者与青年乙　(同声) 发宣言么，通电么? 与他们讲法律么? 有什么用! 空话，空话!

青年丙　连空话也不说，那末，大家不是都死了么!

青年甲　我们应该管事。去年闹得那末利害，今年同样的事却不管了。难道真是的因为"不幸放枪的是外国人所以闹闹，"放枪的是中国人便不闹么?

青年乙　(摇头) 闹闹也是好的，但总未见得有什么效果。

中年者　不错，恐难得有效果。

青年甲　(摇头失望状) 唉，我难道不知决难有效果。………

青年丙　不过闹闹而已。这次再不闹，太不成样子了!

青年丁　(气度严正) 不然，不然! 我们是要说话的，不管他有没有效果! 不能因为没有效果便不说。我们是为了正义，

为了人道，为了中国，而说话的。且不应该说空话而已，还应该进一步而做去！“成败利钝非我所知。”先烈们已经流血了，已经牺牲了，继起者难道便无人！难道“人”，有血的“人”已都死尽了！有血的“人”，便都应该起来说话，起来做去，为中国，为人道，为正义！

（众默然，青年甲丙似受感动。青年乙与中年者茫然的注视着窗外方披上绿衣的树木，脸上罩了一层踌躇的阴云）

青年丁　（兴奋状）事情是人为的。无论什么事，只要做去，迟早便都可成功。虽然不能定成功于我们的手，终于要成功于我们的第二代，第三代的。“悲观”“懒惰”及“怀疑”乃成事之贼。真的，中国的事决不是无希望的，无可为的。如此伟大的一个国家，正充满了灿烂可爱的前途，如春天似的，具着无限量的生长力，无限量的光明的将来。我们怎么能悲观，能绝望呢？这种的大惨杀事件，非惟不足以阻止我们的前进，且更足以使我们明白我们之益不可不努力，没有无代价的成功，也没有无流血的革命。大残虐的发生，便是预示着大变动的将实现。试看法国，俄国……

（众默然，脸上似都耀着一层神洁的光。窗外太阳光正徘徊在绿丛中，照得常青的树叶闪闪的放光，嫩黄的柳，与浅绿新生的草木，也都似具着无限量的活力，在微笑，在前进。现在是春天！中国的春天！）

（原载1926年3月28日《文学周报》第218期）

郑振铎全集

第一卷

策　　划：李津生　刘英民　　统　　筹：李世琦

责任编辑：刘英民　李艳明　　装帧设计：张守义

美术编辑：赵小明　　责任校对：李桂香

出版发行：花山文艺出版社（石家庄市和平西路新文里8号）

印　　刷：张家口市印刷总厂（张家口市建国路15号）

封面印刷：河北新华印刷二厂（石家庄市建设南大街18号）

经　　销：新华书店

850×1168毫米　1/32　382.375印张　9508千字　1998年11月第1版

1998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　定价：(精)980元

ISBN7—80611—680—X/I·626

（全二十卷）